

被称为导致人类思想革命的经典名著之一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JD.COM 京东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梦的解析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著
贾宁 / 译

人为什么会做梦
为什么会做奇怪的梦
梦意味和诉说着什么
梦将我们引向何方……

译林出版社

目录

[译者前言](#)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第五版序言](#)

[第六版序言](#)

[第八版序言](#)

[英文第三版（修订版）序言](#)

[第一章 与梦的问题相关的科学文献](#)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对一个梦例的分析](#)

[第三章 梦是欲望达成](#)

[第四章 梦的伪装](#)

[第五章 梦的材料和源头](#)

[第六章 梦的工作](#)

[第七章 梦的过程的心理学](#)

[附录一 论梦（1901年）](#)

[附录二 论梦的解析理论和实践（1923年）](#)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译者前言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是一部备受争议的书。它奠定了“潜意识”学说的基础，在人类自我认识之路上树立起新的里程碑。1956年，美国人唐斯博士将其列为“改变历史的书”“划时代的不朽巨著”之一，与《物种起源》及《天体运行论》并称为导致人类三大思想革命的经典。

在推崇者看来，这部著作如同一把火炬，照亮了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但是在反对者眼中，这部著作充满主观臆断，毫无科学性。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P.B.梅多直言，该学说是“20世纪最惊人、最狂妄的智力骗局”。

无论孰是孰非，不可否认的是，《梦的解析》已经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医学博士，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大致可以说，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围绕着“潜意识”和“性”展开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欲望的变相满足”——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欲望（主要是性）会受到压抑；但在睡梦中，压抑减轻，潜意识里的欲望会以扭曲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弗洛伊德自称发现了真理：梦是无意识欲望及儿时欲望的变相满足；恋父恋母情结

每个人都有；儿童也有性意识。这种观点惊世骇俗，带来的赞誉和抨击都非常强烈。一般认为，弗洛伊德挖掘潜意识的价值，是有学术价值的；但他把梦的意义完全归结为欲望，显得很牵强；他把人的欲望几乎完全归结为性，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未免以偏概全。

《梦的解析》出版至今，影响遍及全世界。中译本众多，我们这个译本多有参照，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同时，我们力求译文通俗化，以利普通读者的阅读。如有不足，请读者不吝指教。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版序言

在本书中，我尝试阐明梦的解析。由于心理学研究证实，梦是变态精神的第一种现象，其余诸如癔症恐惧症、强迫症、妄想症之类的同类现象，必然也会因实际缘由得到众医生的关注，因此我认为我的这一尝试并没有超出神经病理学的范畴。梦本身在这些现象中并没有实际重要性，可它作为一种示例，却有比较高的理论价值。医生若不能解释梦的源头，便无法了解恐惧症、强迫症、妄想症，要治疗这些症状，更属无稽之谈。

然而，本书之所以出现各种不足，以上梦的解析的重要性相关的原因也都负有责任。本书中经常会遇到不连贯的地方，被迫中止阐述，这些地方刚好就是连接梦的产生和综合性更强的变态心理学的点。本书不会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以后如果有

时间、精力和更多资料，我会再专门探讨这些问题。

为阐明梦的解析过程而不得不选择的材料的特殊性，使得本书论述的难度进一步提升。大家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会了解，为什么我不能援引那些已经刊登在文献中的梦，或是来源不清不楚的梦。我只能在自己的梦或是正在我这里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患的梦中挑选。然而，由于病患患有神经症，他们的梦形成过程更复杂，不适合做梦的解析范例，因此我不能选他们的梦。可是选我自己的梦便免不了要在公众面前展示我的很多私人精神生活，这超越了我的心意，也超越了所有科学家的写作义务。这自然不包含诗人在内。尽管会痛苦，我还是不得不这么做。我不想彻底放弃为我的心理学发现提供证据的可能，因此宁愿向这种需求屈服，不过为了隐藏我那些不当行为，我会借助省略或是替代手段。不过，这也会导致例证不再具备那么高的价值。希望大家能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设想，原谅我；而若有人觉得我的梦牵涉到他，也请原谅我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这种权利就算在别的地方没有，在梦里也应该有。

弗洛伊德（1900年）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版序言

若不出十年，本书（绝对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就要再版，那并非在第一版序言中我谈及的诸位同行的兴致导致的结果。我对梦的新研究方法一开始给我的精神病学

同行带来了疑惑，但他们好像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专业哲学家只将梦视为意识状态的从属，习惯用几句话就把梦生活中的问题略过了。很明显，他们并未留意到我们对梦的研究能推导出很多结论，我们的心理学理论必定会因这些结论改变。那些评论家在科学期刊中表明的态度，只会让人相信我这部作品一定不会引发什么反响。少数勇敢的拥趸以我的理论为依据，开展医学上的精神分析，利用我的方法解析梦，根据解析的结果为神经症患者治疗。他们对本书有需求，但只凭他们，不可能买完第一版的所有书。所以我要感谢有文化涵养、有好奇心、范围更广阔的读者群体，九年后，我能再度承担起这项艰巨但在多方面都具备基础意义的工作，要归功于他们的兴趣。

本书基本不用做大的改动，这让我很欣慰。我要做的，只是在少数地方加入新材料，将我最近增加的经验形成的几个细节的主要内容加入其中，另外重新对几处内容展开论述。而我对梦与梦的解析的核心意思，还有据此推导出的心理学原理都保持不变，因此，这部作品在我看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读过我其余作品（主题是精神神经症的起因和机制）的人都知道，还未定论的观点，我不会提，就算其是既定事实也是一样，并且为了跟我的知识发展步伐一致，我会不断对我的论述做出修正。然而，在梦生活的研究中，我一开始的结论现在依然没有改变。多年来，我在研究神经症问题的过程中，经常感到犹疑，甚至信念动摇，而我每次重新坚定信念，都是《梦的解析》的功劳。而科学界中那些反对我的人，必然也是因为某种坚定的本能，才拒绝接受我的观点，特别是对梦的研究的观点。

修订本书期间，我挑选的材料，也就是我本人的梦，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必进行大的修改。尽管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让它们失去了时效或意义，但我终归是利用它们阐明了梦的解析原则。对我本人而言，本书还有一重意义，在我完成它时才发现：它是我自我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我对父亲离世，对自己人生中最重

要、最痛苦经历的反应。尽管有了这样的发现，要抹杀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依然是不可能的。然而，用何种材料领悟梦的重要性和掌握解析梦的方法，对读者而言并无大的区别。

某些新增的重要材料若无法加入原先的正文，我会将其全部加上方括号，同时标注增加日期。 ①

贝希特斯加登，1908年夏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版序言

第一、二版之间隔了足足九年，第二、三版之间却只隔了一年多。原本我应该为这一转变欣喜。然而，我不希望用过去读者对本书的忽略，证实本书价值匮乏；也不觉得当前很多人对本书产生兴趣，便能证实这是一本好书。

科技的进步对《梦的解析》也产生了作用。1899年，我创作本书时，尚未形成性学理论，对精神神经症相对复杂的形式分析也在起步阶段。我期待对梦的解析能帮助人们从心理角度分析神经症；而对神经症的深入理解，之后又反过来对我们跟梦相关的观念产生影响。梦的解析理论本身也发展到了更高的层次，不过在第一版中，并未着重提出这一发展方向。我本人的经验和威廉·斯泰克尔等人的著作，都促使我更加精准地评判象征在梦里（更准确的说法是在潜意识思想里）的作用的广泛性与重要性。所以我在这几年间累积了很多值得关注的素材，为了在本书中加入这

些新观点，我极力在正文中加入大量内容或添加注释。若这些新增内容不在本书的框架范围内，或我没能将本书内容提升至知识最新的发展水平，都要归咎于科学的高速发展，还请大家体谅。甚至我能大胆预测此后的版本跟这个版本会在哪些方面存有差异，前提是还要再版的话。此后的版本跟想象力丰富的小说、神话、谚语、民间传说等更为丰富的材料之间的关联会更密切，还会对梦和神经症、精神疾病的关联展开更详细的探讨。

挑选新增内容时，奥托·兰克先生给了我颇有帮助，还帮我修改了所有校样。在此要向他和其他为本书付出过、提出修改建议的人表达我的谢意。

维也纳，1911年春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四版序言

纽约的布里尔博士去年（1913年）出版了本书的英译本。

此次，奥托·兰克在担当校订之余，还写了单独的两章，放在第六章的附录中。

维也纳，1914年6月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五版序言

大战期间，大家对《梦的解析》依旧兴致勃勃，眼下又要出新版。但我们根本不可能对1914年之后的出版物有全面了解，对国外在这段时间的出版物，我和兰克博士都一无所知。

赫洛斯博士和费仑齐博士翻译的《梦的解析》匈牙利文版本马上就要出版了。我的《精神分析序论》在1916年至1917年间，也由维也纳的雨果·海勒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包含了论梦十一讲，目的在于让论述更加精炼，跟神经症理论建立更密切的关联。虽然部分内容写得更加详尽，但它的总体性质还是对《梦的解析》的浓缩。

由始至终，我都没能为本书做基础修订。尽管这能让本书和现在的精神分析观念统一，却不可避免会使其历史特征受损。在问世将近二十载后，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布达佩斯—斯泰布鲁克，1918年7月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六版序言

这一版出版时未做任何修改，这还是头一回，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图书行业当前

的艰难处境和长久以来对本书新版的需求。不过，后面的参考书目录已经完善，最新的书目也加入其中。这是奥托·兰克博士的功劳。

先前我预测在问世将近二十载后，本书的历史使命应该已经完成。但我这一预测如今看来并没有证实。与之相反，本书还要完成一项新任务。若它之前的作用仅仅是为梦的性质提供某些信息，那消除对这些信息固执的误解，便是它当前的任务，重要性与上一个任务持平。

维也纳，1921年4月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八版序言

1922年，本书的上一版（第七版）出版，之后这段时期，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了我的《全集》。《全集》第二卷刊登了第一版《梦的解析》，一个字都没改，第三卷刊登了第一版问世后新增的所有内容。这段时期，《梦的解析》的国外译本全都依照常见单卷本翻译而成。法语版书名是《梦的科学》，由L.迈耶森翻译而成，收入1926年的《当代哲学丛书》；瑞典版书名是《梦的解析》，由约翰·兰奎斯特翻译而成；西班牙版1922年由路易斯·洛佩兹-巴雷斯特罗斯和托雷斯翻译而成，收入我的《全集》第六卷和第七卷。匈牙利文版1918年我就翻译完了，但直到现在也没出版。①

我在此次修订中，依然将本书大致视为一种历史文献，仅仅修改了我觉得能让自己

的观点更清楚、更深刻的地方。据此，我放弃了将本书出版后问世的一切跟梦相关的著作全都收录在一个书目里的念头，该部分已被删除。而在之前的版本中，奥托·兰克的《梦和创作》《梦和神话》两篇论文也被删除了。

维也纳，1929年12月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英文第三版（修订版）序言

（英文第三版（修订版）序言）

G.斯坦利·赫尔1909年邀请我到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做第一个与精神分析有关的演讲。布里尔博士在同一年出版了第一个英译本，之后又先后出版了我的几部作品。若非布里尔博士的翻译和其余各类活动，精神分析也不会影响或者将要影响美国人的理性生活。

1911年，他的首个《梦的解析》英译本出版。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变，我们对神经症的观点也变化巨大。1900年本书出版时，便因为对心理学作出的新贡献，震惊全世界，直到现在，本书的基本内容都没有改动过。我有幸取得的所有成果中，价值最高的部分全都包括在本书中，即便以我现在的观念分析，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若在巧合下才能拥有这种醒悟，那这种巧合一生都不可能再出现第二次。

维也纳，1931年3月15日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章 与梦的问题相关的科学文献

（与梦的问题相关的科学文献）

在下文中，我会证实有种心理技术，或许能对梦做出解释，若这种技术得到应用，那每个梦都能展现出一种有意义的精神构造，并和清醒生活的心理活动内部某个点产生特别的关联。另外，我会更深入地将梦的难以理解之处形成的经过，尽可能解释清楚，进而推导出各类引发梦的精神力量的性质。就是这些力量彼此的组合与冲突造就了梦。我的描述就终止于此，因为梦的问题已经发展成综合性更强的问题，要解决它，只能参照其余类型的资料。

我会评价一下此前与梦相关的著作和在现代科学中梦占据的地位，形式类似于序言，因为之后我很难再有机会谈及这些问题了。经过数千年的讨论，在梦的问题上依旧没有多少科学见解——这是文献中普遍承认的事实，再给出证明好像很多余。这些著作的索引在本书的附录中，其中包含很多令人兴奋的观察，很多跟我们的主题相关、非常吸引人的资料，不过很少涉及梦的本质，更有甚者，根本完全没有涉及，也没有最终解答梦的任何一个难以理解的方面。而只接受过普通教育的读者，对这一领域的知识了解自然更少。

可能有人会问②，对于梦，史前原始部族的人有何见解，他们在形成对世界、灵魂的概念时，梦发挥了何种作用；这是个很诱人的题目，可是我只能舍弃，因为我不

打算就该领域的问题展开探讨。我一定要向大家推荐约翰·卢伯克爵士、赫伯特·斯宾塞、E.B.泰勒等人的著作，我只想补充一句，这些范围广阔的问题与推断，要在我们完成目前梦的解析这项任务之后才能开始领悟，否则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古希腊和古罗马人 ①对梦的态度，肯定能展现史前人类对梦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很明显，梦跟他们信仰的超自然世界关联紧密，是鬼神对他们的启发。并且对做梦者来说，梦毋庸置疑存在某种重要目的，通常是对未来的预兆。以梦的价值与可信程度为依据，对梦进行归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梦的内容和梦给人的印象变化多端，要对梦形成统一的观点很困难。古代某些哲学家对占卜的一般看法，当然会多多少少影响他们对梦的态度。

梦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著作中，已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梦并非源自上帝，其性质并非神圣的。由于梦的天性是“恶魔一样的”，而非“神赋予的”，即梦并非源自超自然的启发，其依然遵从人类精神法则，尽管该法则跟神的意旨还是有关联的，因此可以说，梦是“恶魔的”。梦的定义是人在睡眠期间产生的心理活动。

亚里士多德已经了解了梦生活的一些特征。比如他了解到，睡眠中某些轻微的刺激会被梦转化成强烈的刺激，“人只是身体某部位有轻微的灼热感，却会梦到自己正在火中行走，热得不堪忍受”。据此，他推导出梦能将清醒时没有感觉到的一些身体变化，首次清晰地告知医生。 ②

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人将梦视为神的产物，而非做梦者内心形成的，这点我们已经了解。另外有两种显然对立的思想，在各个时代对梦的阐述中发挥作用：第一种认为梦是真实的，具备价值，能够向做梦者发出警报，或预示其将来；第二种认为梦是空乏的，没有价值，是为了引导做梦者走上错误道路，或是毁掉做梦者。

格鲁普（1906年，第二卷，第930页）以马克罗比乌斯和阿尔特米多鲁斯的一种分类方法为依据，引述原文：“梦分两种。一种被认为不涉及将来，只被现在或过去影响。其中包含失眠症，对某个确定的观念或与其对立的事物——比如饥饿或是饱食——的直接再现，对某种观念的想象范围，比如噩梦或是梦魇予以扩张。另外一种梦与之相反，被认为左右了将来。其中包含在梦中直接接纳神谕之类的预言，对将来某个事件的预测，以及要做出解释的象征梦。在很多个世纪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学说。”

“梦的解析”的问题，跟梦的各类不同评价关联紧密。① 通常说来，人们都期待梦能预示某种重要结果，不过，并非全部梦都能马上得到解释，而要确定某个令人费解的梦是不是对某件重要事情的预示同样不可能，所以人们极力想将一个难以理解的梦变成能够理解且具备关键意义的。生活在古代后期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是公认最了不起的解析梦的权威，他的著作《详梦》内容翔实，保留至今，足可以对其余相关著作的损失做出弥补②。

古人接纳的史前与梦相关的观念，必定跟他们对宇宙的普遍见解百分百吻合。人们习惯将这种见解当成真实，投射到外部世界，但是唯有在心灵生活中，这种见解才具备真实。而且他们对梦的见解的思考，只是他们早上醒来后，梦给清醒内心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迹：梦相较于内心的其他内容，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外部印迹。某些情况下，我们认为现代已经没有支持梦的超自然来源说的依据了，其实并非如此。只要曾经占据主导的广阔的超自然领域尚未彻底臣服于科学阐释脚下，那么那些虔诚、神秘的作者便会牢牢守住这种剩余观念；另外还有一些人，很理智，没有奇思异想，仅仅是利用梦这种现象匪夷所思的性质，为现存的、超人的精神力量的宗教信仰寻找支撑（如哈夫纳），很明显，部分哲学派系（比如追随谢林③的人）之所以对梦生活评价很高，正是因为古人对梦的神圣性质毫无争议。对梦的预

警性和预示将来的力量的辩论，也一直没有终止过。无论拥有科学态度的思想家怎样强烈地感受到一定要抛开这种信仰，并试图用心理学解释搜集到的所有跟梦相关的材料，都是力不从心。

无论对梦的研究在一些方面多有价值，都没有通向任何特殊方向的发展路线可以遵循，没有稳固的基础，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编写梦的科学研究史难度很高；所有新作者基本都是从头来过，对同一个问题重新审视。若我想依照年份顺序，总结、评论与梦相关的全部作者的观念，那我必然无法综合阐述梦的知识当前的状况。因此，相较于以作者为依据，我宁可选择以题目为依据的论述方式，在顺次提出有关梦的问题时，我会尽可能对文献中牵涉到的每个问题的解决材料加以利用。

因为梦的文献相当分散，并跟其余很多学科混杂，要全部搜集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记叙过程中，只要我没有漏掉基本事实和主要观点，大家就权且满足吧。

前段时间，大部分研究梦的作者都有种趋向，把睡眠与梦关联起来处理，依照惯例，他们还要对某些跟病理学相关的相似状况，某些诸如幻象之类跟梦相似的现象展开研究。近期的著作则刚好相反，出现了对论题加以限制的趋向，更有甚者，将研究对象局限在梦生活范畴内的特定问题。这种改变产生了一种信念，就是要解释梦这类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出统一结论，必须借助一系列详细的研究。这种信念让我感到欣慰。本书能做出的小小贡献，便是这类以心理学为主要性质的详细研究。至于睡眠问题，我少有机会讨论，虽然精神结构中也有些功能性条件的改变，牵涉到睡眠状态的某一特性，不过由于睡眠大致属于生理学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不准备谈及睡眠类问题。

我们在就梦现象本身展开科学研究时，产生了下列问题。对这些问题要分别予以思

考，但其彼此间多多少少会有重合，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梦和清醒生活间的关系

刚从梦中醒来的人难免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念头，认为尽管梦本身并非从另外一个世界而来，但自己无论如何都算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逗留过。老生理学家布达赫对梦的现象做出了细致、慎重的描绘（1838年，第499页），他在经常被引用的这段话中，表述了这样一种信念：“平凡的生活中包含着勤奋与愉悦、痛苦与快乐，到了梦中，这些都不会复现。梦拥有相反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超越平凡的生活，更有甚者，在我们满怀忧虑，痛不欲生，或是竭尽所能寻求问题的解决时，梦呈现给我们的内容也都跟这些一点关联都没有，或仅有很少的关联；或梦仅仅展现主要格调和真实象征。” I.H.费希特（1864年，第一卷，第541页）也曾谈及这些“补充的梦”，并说了相同的话，说它们是精神自我治愈性质的神秘馈赠之一。①在自己的著作《论梦的性质与起源》中，斯图吕贝尔也有相似的观点：“人在梦中，便与其清醒意识的世界脱离了。”他还说（同上，第17页）：“我们对清醒意识井井有条的内容的记忆和它的正常行为，也在梦中消失了。”此外还有（同上，第19页）：“心在梦里基本没有记忆，跟清醒生活的日常内容与事件彻底隔离。”

不过，对于梦和清醒生活间的关系，大部分作者的看法都与此相反。比如哈夫纳（1887年，第245页）认为：“梦首先是清醒生活的延续。我们的梦跟自己近期意识内部的观念往往存在密切关联。在之前一天的遭遇中，总能找到梦的线索，只要认真寻觅即可。”对布达赫的言论，维安特（1893年，第6页）的反对尤为激烈：“因为事实上，大部分梦很明显是将我们带回平常生活，而非与之脱离。”莫瑞（1878年，第51页）用格言的方式说：“我们的梦便是我们看到的、表达的、想得到的、付诸行动的。”在自己的心理学论著中，杰森明确写道：“一般说来，是

做梦者的人格、年龄、性别、阶级、教育水平、生活习惯，还有他此前生活中的所有事件和体验，共同决定了他的梦的内容。”

在这一问题上，哲学家J.G.E.马斯的態度最为含混②（1805年，第一卷，第168页及第173页）。温特斯坦（1912年）引用了他的话，表示：“经验证明，我们最热衷的事物梦到的次数最多，这证实我们的梦必然受到我们热衷的事物影响。充满野心的人会梦到自己拔得头筹或必定会取得成功。恋爱中的人会梦到自己四处奔波，使恋人的愿望得到满足……一旦在内心长眠的欲望与厌憎被唤醒，便会跟某些相关观念组合成梦，或使这些观念进入业已存在的梦中。”

梦的内容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观点，古代就出现了。拉德斯托克（1879年，第134页）说过，远征希腊前，薛西斯一世 ①遭到大家的劝阻，可是他再三梦到有人催促他动身。有个名叫阿尔塔巴努斯的波斯释梦者，老迈而聪慧，说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语中的。

在说教诗《物性论》中，卢克莱修写下了下列诗句：“无论我们热烈追求什么，无论我们对过去怎样念念不忘，心灵都会专注于我们追逐的对象，并会频繁在我们的梦中现身；辩护人寻找证据，琢磨法律；将军指挥决策，征战沙场。”

西塞罗（《预言》）的诗歌跟莫瑞多年后表述的意思一模一样：“彼时白天的思考与行为的残留，在灵魂内部波动最为激烈。”

梦和清醒生活间的关系涉及的这两种观念彼此矛盾，好像难以达成一致。我们就此想到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8页之后）对梦的看法。在他看来，只能对梦的特征展开一组非常矛盾的比较，要对其展开描绘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表示：“第一个比较包括两点，梦彻底退出现实生活，以及梦和现实生活彼此不断入侵、依傍。梦和

清醒时感受到的现实生活之间有无法跨越的隔阂，也可以说是彼此封闭的，双方彻底隔离……梦让我们摆脱现实，将我们对现实正常的记忆抹杀掉，让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过另外一种生活，完全迥异于现实生活……”然后，希尔德布兰特又说，我们的全部生命和存在方式在我们入睡以后，便好像“在看不见的活动门里彻底消失了”。一个人能在梦中乘船抵达圣赫勒拿岛，跟被囚于岛上的拿破仑用摩泽尔葡萄酒做一单生意，这名退位的国王热情招待了他，等他醒来，发现这个有意思的幻想成空时，会觉得很失落。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不过，我们先来对比一下梦和现实，做梦者从来没有卖过酒或是想过做个卖酒商人。对于拿破仑，他一点怜悯都没有，还因为爱国之情对其满怀愤恨。他跟拿破仑全无私人关系，甚至拿破仑在岛上离世时，他还没有出生，因此，梦的经验就好比位于两段前后相继、彼此统一的生活之间的迥然不同的事物。

随后，希尔德布兰特又说：“可明显与之相反的说法也有可能百分百正确。在我看来，（梦和现实）依然同时存在彼此独立、隔绝的关系和最亲密的关系。更有甚者，我们能够说，所有内容的梦都是从现实中，从对现实默默思考的理智生活中产生的……梦的结果再变化多端，都跟现实世界密不可分；梦严肃至极、滑稽可笑的构造的基本材料，要么来自我们亲眼看到的感性世界，要么已经在我们清醒的思想内部占据了位置。换言之，梦的源头便是我们的内外部既有经验。”

二、梦的材料——梦中的记忆

梦的内容所有的构成材料都多多少少源自体验，即在梦中复现或是重新记起，这在我们看来确凿无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梦的内容和现实间的这种关系，能在对比中轻而易举得到。刚好相反，我们需要细致观察这种关系，不仅如此，很多梦会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解析。因为尽管梦的记忆功能展现有多种常被谈及的特性，却无

法解释。我们很应该深入考察这些特性。

某些情况下，我们觉得自己梦到的内容并非我们清醒时的知识或是体验。我们对梦中的某样事物有印象，却不记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体验过，或是在什么时候体验过，于是便对梦中事物的源头产生了质疑，倾向于相信梦具备一种能力，可独立产生。但通常在许久过后，我们又因一种新体验，记起已被遗忘的一件事，并将梦的源头一起揭示出来。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相较于清醒时的记忆，我们在梦中了解、记忆的事物范围更广阔。 ①

德尔波夫（1885年，第107页之后）曾列举过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梦例。他做了个梦，看到自家院子白雪遍布，雪地里有两小蜥蜴，就快冻僵了。他很喜欢动物，便将它们拾起来，帮它们取暖，然后送它们回到原先的住所——一个位于墙上的小窝。他知道蜥蜴很喜欢吃墙上生长的一种蕨类植物，便摘了少许叶子喂给它们吃。在梦中，他了解到这种蕨类名为*Asplenium rutamuralis*。梦还在继续，但情节偏离了，后来才又回到蜥蜴这里。当时，又出现了两条蜥蜴，正在吃剩下的蕨类叶子，这让德尔波夫很惊讶。环视四下，他看到第五、第六条蜥蜴正朝墙上的小窝爬去，它们排成一条长队，占据了整条路，朝同一个方向爬.....

在清醒状态中，德尔波夫仅了解少量植物的拉丁文名字，*Asplenium*并不包括在内。自己能准确说出一种蕨类叫这种名字，让他很惊讶。他的梦有少许误差，这种蕨类准确的名字叫*Asplenium rutamuraria*。要说这是种巧合，可能性不大。对德尔波夫而言，自己怎样在梦中得知“*Asplenium*”这个名字，是个未解之谜。

这名哲学家做这个梦是在1862年，过了16年，他在拜访一位朋友时看到了一本小小的花卉标本册子，瑞士一些地区的人向外国人出售这种册子，留作纪念。突然之间，他回想起来了。掀开这本册子，他清楚看见在自己梦中出现的*Asplenium*，他

还在底下亲手写下了这个拉丁文名字。这时能够确定了。他这位朋友的妹妹在1860年蜜月旅行时跟德尔波夫见过面，她送给哥哥这本标本册子，由一名植物学家口述，由德尔波夫耐心地在所有植物标本下方写下拉丁文名字。

而德尔波夫有幸又找到了这个梦另一部分被遗忘的源头，使其更应该被记录下来。1877年，他偶然发现一本旧杂志的插图中有一支长长的蜥蜴队伍，跟他在1862年梦到的一模一样。这本杂志是1861年的，在德尔波夫的印象中，该杂志出版第一期时，他就开始订阅了。

在清醒生活中无法记起梦中能自由安排的记忆，是一项相当显著且具备理论价值的事实。为了引起更大关注，接下来我要列举几个“记忆强烈”的梦。莫瑞曾说，有段日子，白天他脑子里总是反复出现一个词汇“Mussidum”，他对这个词汇唯一的了解是它是法国的一个小镇。一天晚上，他梦到跟一个人交谈，对方说自己来自Mussidum，问他知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说它是法国多尔多涅省一个小镇。醒来后，莫瑞对自己在梦中说的话半信半疑，便去查地名词典，结果竟是对的。这证实了人在梦中拥有更多的知识，不过还没有找到知识被遗忘的原因。

杰森（1885年，第551页）报告了一个很久以前的梦，也是相似的状况。这是老斯卡里格尔（曾被亨宁斯引用，1784年，第300页）做的一个梦，他作了一首诗，歌颂维罗纳的名人。他还梦到有个人说自己叫布鲁诺勒斯，因他没提到自己，向他抱怨。尽管对此人毫无印象，斯卡里格尔还是为他写了几首诗。之后，斯卡里格尔的儿子得知，的确有个名叫布鲁诺勒斯的人生活在维罗纳，人们将他视为评论家，为他举行纪念活动。

瓦希德（1911年，第232页之后）曾经引用了赫维·圣丹尼斯描绘的一个记忆强烈的梦，①其特征是前一个梦中没有辨别出的记忆，被后一个梦补足了。“有一回，我

在梦中看到一名年轻金发女子。她在跟我妹妹交谈，向我妹妹展示了一件刺绣。在梦中，我认为我之前肯定经常跟她见面，她给我的感觉非常熟悉。醒来后，我依然清楚记得她的容貌，但是我跟她根本素未谋面。随即，我又梦到了相同的场景。.....在第二个梦中，我跟金发女子交流，问她之前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她说：‘当然见过，伯尼克海岸你没有印象了吗？’我马上醒了，对梦中所有的细节都记忆深刻。”

还是这位作者（依旧是瓦希德引用的，同上，第233页至234页）提及，他有一位音乐家朋友在梦中听见一支曲子，但他之前对此好像一点印象都没有。过了几年，他终于在一本旧乐曲收藏录中找到了这支曲子，可对于自己之前有没有看过它，他依旧不复记忆。

在《心灵研究协会记录集》中，麦尔斯发布了自己收集的这种记忆强烈的梦，可是这些资料我没能找到。

我认为，所有梦的研究者都会发现一种十分常见的状况：某些清醒时没有记起来的知识和记忆，在梦中却得以运用或浮现。为神经质病人做精神分析时，在一个星期内，我要多次说服病人相信，他们在清醒时毫无记忆的引语、脏话之类，他们在梦中的确很熟悉，并对其加以应用。在这里，我还要列举一个纯粹的记忆强烈的梦例，从中能轻而易举地看出只会出现在梦中的知识的源头。

我有一位病人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中他在一家餐厅点了一道“Kontuszówka”。他跟我说了这个梦，问我什么是“Kontuszówka”，他从来没听说过。我说这是波兰一种酒的名称，我一早就从广告招贴中清楚知道了这种酒，他不可能自己创造出这个名词来。他一开始不怎么相信，过了几天，他到一家餐厅去，走到街道拐角处，看到了广告招贴，其中就有这种酒的名称，而最近几个月，他每天都要从这条

街上走最少两次。

在我自己的梦中，①我留意到偶然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能否找到梦中某些特殊元素的源头。举个例子，写本书的前几年，我脑海中反复出现一座构造简单的教堂尖塔，至于在什么时候看到过它，我却无论如何都回想不起来。之后我忽然想起，我肯定是在萨尔茨堡到赖兴哈尔之间的一座小型火车站上看到过它。1886年，我第一次从那里经过，而做梦时已是90年代后期。近几年，我将所有精力都用来研究梦，不断在梦中见到这个特殊的地点，几乎要生厌了。梦中，我在自己左侧看到一片黑暗的空间，隐约有很多形状怪异的砂岩。我模糊地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啤酒窖的入口，不过我并不愿意相信。梦中这一景象有何意义，源头为何，我都搞不清楚。1907年，我在机缘巧合下到了帕多亚，1885年之后，我再未踏足此地，这让我感到遗憾。首次造访这座漂亮的大学城时，我没有看见乔托②在迈多拉·德尔竞技场教堂画的壁画，很失望。当天我启程前往教堂，又中途折返，因为听说教堂当天不对外开放。过了12年，重新来到此地，我决定先去参观竞技场教堂。走在通往教堂的街上，差不多到1885年我折返的那个地点时，我在左侧看到了一个有很多砂岩的地方，频繁在我梦中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里。事实上，这是一座餐厅花园的入口。

复现于梦中的材料，有一部分源头并非清醒时思想的记忆与活动，而是童年时期的经验。有几位作者留意到并着重指出了这一点，我只要将他们罗列出来即可。

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23页）说：“我已明确表明，某些情况下，梦会借助一种神奇的复现力量，让童年时期遥远甚至不复记忆的事情重回内心。”

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40页）说：“我们观察到，某些情况下，有些被之后的累积掩藏至深的童年经验，会被梦发掘出来，而那些特殊的地点、事件、人物依旧维持原样，鲜活生动，令这一观念更加醒目。这种产生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拥有极

高精神价值，之后又以清醒意识的快乐记忆在梦中呈现的经验，并非梦的全部内容。梦中深刻的记忆，也包含那些能一直上溯到童年时期的人物、事物、地点、事件的形象。这些形象可能在梦中和清醒时都给人怪异、陌生的感觉，因为它们可能没有巨大的精神价值或毫不生动，或原本拥有这二者，却早就失去了。”

沃尔科特（1875年，第119页）说：“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经验极易在梦中出现，这点尤其引人注目。我们不再回想或觉得一早就失去价值的事情，却在梦持续的提醒下回想起来。”

记忆强烈的梦由以下状况引起：童年材料主动出现在梦中，而大家都知道，大多数材料都因记忆的意识官能空缺变得很不清晰。我再来举几个梦例。

莫瑞（1878年，第92页）说起自己童年时代经常从出生的地方莫尔去邻近的特利波特村，彼时那个村子正在建造一座桥，莫瑞的父亲是监工。有一天夜里，莫瑞梦到自己又到特利波特村的街道上玩耍。有个身穿制服的男人走到他身边，莫瑞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C，是守桥者。醒来以后，莫瑞质疑梦中的记忆是否真实，去问一名老女佣，她从他幼时便开始照料他。女佣说：“C就是你父亲建桥时那个守桥者。”

为更深入地证明梦中的童年记忆是正确的，莫瑞（同上，第143页至144页）又列举了一个梦例。做梦者是一位F先生。小时候，他住在蒙特布里森。在离开当地二十五载后，他准备回去看看，跟阔别多年的几位亲友见见面。启程前一晚，他梦到自己抵达了蒙特布里森近郊，碰到了一位自称T的先生，此人是他父亲的朋友，但他从未见过此人。他记得幼时听说过这个名字，可醒来后已经忘了他的模样。过了几天，F先生真的到了蒙特布里森，到了他在梦中好像搞不清楚的那个地点，碰到了一位绅士，就是他梦到的T先生，他马上认出他来了，不过跟他的梦比起来，T先生本

人看上去年纪大很多。

在这方面，我也能以我的一个梦作为例子，不过梦中上溯的是一种组合，而非印象。我曾在梦中见到一个人，并了解到他是我故乡的一位医生。我看不清他的脸，却觉得他跟我一名中学男老师好像同一个人，我时而还会碰到这位老师。醒来后，我想不到这二人有何关联。可在问过母亲后，我了解到这位医生出现在我的童年时期，他还是独眼。尽管他下巴上的一道伤疤或许会提醒我回想起他的职业，但我跟他已经三十八年没见过面了，在清醒状态下，我也不认为自己曾经回忆起他。

从另外一方面说，很多作者都认为，大部分梦中发现的元素都源自做梦前几日，这一观点似乎在尝试制衡过度突出童年经验在梦中发挥的作用的观点。更有甚者，罗伯特（1886年，第46页）公开表示，通常说来，正常的梦只跟做梦前几日的印象相关。然而，我们会看到，罗伯特这一梦的理论基本点是，将最近的印象放到最前面，最久远的印象融入背景中。不过，他的表述也有正确的成分，我的研究能为其提供证明。在美国作家纳尔逊（1888年，第380页之后）看来，两天或三天前的印象在梦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一天前的印象似乎还不够模糊，不够遥远。

部分作者不喜欢讨论梦的内容和清醒生活间的紧密关联，他们时常遭遇以下事实：清醒时占据思维的深刻印象，只有在某种程度上退出白天的思维活动后，才会在梦中出现。所以人们失去亲人后，虽然满心悲痛，却无法梦到他们（德拉格，1891年，第40页）。另一方面，近来有位观察者海拉姆小姐（海拉姆、维德，1896年，第410页至411页）搜集了一些反例，认为在这一点上，所有人的心理都有其特殊性。

梦中记忆的第三个特征是复现材料的选择，该特征最显著，理解难度也最高。我们发觉除了最重要的东西外，最不重要、最没有异议的细枝末节同样值得回忆，跟在

清醒生活中没有区别。对此，部分作者感到十分惊讶，我会列举出他们中的几个。

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11页）说：“梦的元素并非源自振奋人心的大事，或前一日让人不得不留意的勃勃兴致，而是源自偶然的细节或最近无关紧要的小事，或许久之前的经验——这点最吸引人。人们因亲人亡故陷入巨大的悲痛，夜不能寐，记忆在此时反倒变得一片模糊，导致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又悲伤不已。而另一方面，在路上行走时，我们跟一个额头长疣子的陌生人擦身而过，对他并没有过分留意，但在我们的梦中，这个疣子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39页）说：“解析梦时，经常发现梦中有些元素的确产生自一两天前的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在清醒时看，要么零散不重要，要么过后即忘。偶然听到的对话，不经意间看到的其余人的动作，擦身而过的人与物，阅读时看到的零散内容等，都属于这类经验。”

哈夫洛克·艾里斯（1899年，第727页）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清醒生活中最深藏不露的情绪和反复思考的问题，都不会马上出现在梦的意识中。刚发生的事能复现于梦中的，大多是白天的零碎小事或已被遗忘的印象。而白天最让人精疲力竭的活动，夜晚却进入了最深层次的睡眠。”

宾兹（1878年，第44页至45页）就是以梦中记忆的这个特性为依据，表达了对一度赞同的梦的解析的反对意见：“正常的梦也有相似的问题。我们为何一直梦不到昨天的记忆印象？为何总是无缘无故梦到那些年代久远、基本没有印象的事物？梦中意识为何总在激活那些毫不重要的记忆场景，对过去的经历感受最敏锐的脑细胞却一直保持缄默，直到清醒后才很快被激活，参与新活动？”

梦中记忆选中的是清醒经验中毫不重要所以无人留意的元素，这很容易导致梦依靠

于清醒生活的事实被普遍忽略，或最低限度，让我们随意借助一个梦的例子为这种依靠做证明，变得非常困难。惠顿·卡尔金斯小姐（1893年，第315页）统计并分析了自己和诸位同事的梦，发现11%的梦跟清醒生活无明显关联。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12页之后）的意见是，若我们能为探究梦的源头付出足够多的时间与耐心，必然能对每个梦做出解析。他表示，这是一项“极度繁琐却不会得到回报的工作。原因就是，为了它，我们要从记忆最偏僻的角落搜索出各类一点精神价值都没有的事件，或是从过后马上就忘掉的事件中，挖掘出此前各类毫不重要的事件。”很遗憾，这位作者的眼光如此锐利，却因为这个不好的开头而没有勇气继续走这条路；若他继续走下去，可能已经触碰到了梦的解析的主旨。

对所有普通的记忆理论而言，梦中记忆的展现方式相当重要，这点毋庸置疑。它让我们了解到“所有精神印象都不会彻底消失”。（肖尔茨，1893年，第59页）或如德尔波夫所言：“就算是最微不足道的印象，留下的印迹也不可能消失，并能在任意时间死而复生。”从很多精神生活的病理现象中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之后，我们还会提及一些梦的理论，尝试借助人忘却的白天里的部分经验，为梦的荒诞与跳跃作出解释。若对刚刚谈及的梦中记忆非同一般的能力还有印象，就能感知这些理论的矛盾性了。

人们或许会将梦的这一想象彻底归入记忆现象，认为梦作为某种复现活动对外展现出来，就算是在夜里，这种活动也如常进行，其自身便是目的。这跟皮尔茨（1899年）的观点可能吻合，他说做梦的时间与梦的内容存在显著的固定关联——熟睡时做的梦复现的是很久以前的印象，凌晨时做的梦复现的是近期印象。然而，因为在处理将要回忆的材料时，梦采取了不一样的方式，所以这种观点从开头便无法成立。斯图吕贝尔表示，梦不是各类体验的复现，这一观点是对的。梦走出了第一步，可链条上的第二环却缺失了，或呈现时采用了不一样的形式，或被全新的事物

取而代之。梦产生的仅仅是一些记忆碎片，却是梦理论的结论仰仗的普遍原则。也有一些梦的特例，能将人们清醒时记得的经验百分百复现出来。德尔波夫曾提及，他有一名大学同事在梦中复现了自己白天遭遇的一场大难不死的车祸中所有细节。卡尔金斯也提到两个完全复现了前一日发生的事件的梦。之后，我也会谈及一个梦，是对我童年时期一次遭遇的百分百复制。 ①

三、梦的刺激与源头

有一句谚语：“梦是因为消化不好形成的。”这能帮助我们理解梦的刺激与源头。这句谚语说明了睡眠被打搅所以产生了梦这一理论。梦是对打搅的反应，睡眠期间，我们若非受到打搅，便不会做梦。

有相当一部分梦的文献，都在讨论梦产生的原因。很明显，只有在梦变成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后，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古人认为梦是神对人的启发，梦产生于神的旨意或是魔法，这些力量的目的和对它们正确的认知，形成了梦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再四处探寻形成梦的刺激就没有必要了。不过，形成梦的刺激是唯一的还是多种多样的问题，马上出现在了科学领域；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人们开始思考，解释梦产生的原因是属于心理学还是生理学范畴。大部分权威人士好像都认同，打搅睡眠的原因即梦的源头可以是类型多样的，身体与心理受到的刺激都能变成梦的刺激。可对于梦的产生元素的排序与重要性，大家的观点却不太统一。

梦的源头不会超出以下四种类型，也可以把它们当作对梦的分类：1.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2.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3.内部（器官的）躯体刺激；4.纯粹精神来源的刺激。

（一）外部感觉刺激

哲学家斯图吕贝尔与梦相关的作品，多次提醒我们对梦的问题展开思考。其子小斯图吕贝尔曾出版了一部他对一位病人的观察记录，十分有名。这位病人患有皮肤感觉缺失症，几个高级感官也失去了感觉。此人跟外界相连的感觉通道只剩了一小部分，若这些也都关闭了，他便会陷入昏睡。而我们如果想睡觉，通常也会想办法构建一种类似于斯图吕贝尔这一实验的环境。我们将眼睛这一最关键的感觉通道关闭，同时尽可能让其余感觉不再受到刺激，或让已经开始的刺激保持原状。就算无法百分百做到这些，也能睡着。我们无法彻底避免自己的感官受刺激，或让感官的兴奋活动全都暂停，随时都会因强烈的刺激醒来。这证实：“内心即便在睡眠期间，也不会切断跟躯体外部世界的关联。”我们的感官在睡眠中受到刺激，极易转变成梦的源头。

这种刺激数目繁多，既有适合睡眠的刺激，又有无法避免只能一直忍受的刺激，还有能让人从睡眠中醒来的偶然性刺激。比如一道刺眼的光，一种能听到的噪音，一股刺鼻的味道。睡眠期间不经意的动作，让身体某个部位暴露出来，因此觉得冷，或是因为改变姿态，感受到压迫，受到蚊虫叮咬，或一些很小的变故，都会让我们的多种感官在夜里受到刺激。有细心的观察者搜罗了一系列梦例，其中清醒时留意到的刺激跟部分梦的内容普遍契合，把这些刺激当成梦的源头也无不可。

接下来我会引用杰森搜罗的一些同类型梦例，其中牵涉到感官刺激都是客观的，且从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偶然的。

“各种隐约听到的声音，都能引发与之对应的梦中情境。打雷能让我们感觉自己身在战场；公鸡打鸣会演变为人的惊叫声；吱嘎作响的门能让我们梦到有人入室盗窃；被子掉下去，会梦到裸身走路或是跳进水里；斜躺在床上，双脚落到床外，会梦到立在悬崖边上或坠崖；头滑落到枕头底下，会梦到头上方高处有一块石头，就

要落下来砸到我们；精液积攒，会做充满情欲的梦；某个部位感到疼痛，会梦到受虐、挨打、受伤.....

“有一回，迈耶尔（1758年，第33页）梦到自己被几个人殴打，大拇趾和二拇趾中间被人钉了一根木桩子，仰面躺在地上。醒来以后，他发现自己的两根脚趾中间紧紧夹了一根稻草。亨宁斯（1784年，第258页）曾记录，有一回，迈耶尔用衬衫紧紧缠住自己的脖子，结果梦到自己受了绞刑。年轻时，霍夫鲍尔梦到自己从很高的墙上摔下来，醒来以后发现自己真的摔到了地上，因为自己的床塌了.....格里高利说，他有一回把脚放到热水壶上面，结果梦到自己爬到埃特纳火山 ①上，地表热得不堪忍受。有人睡觉时在额头上放了泥罨剂，梦到有一帮印第安人要剥他的头皮。有个人睡衣湿了，梦到自己被人从一条小溪中拖过。有个人睡觉时忽然痛风发作，梦到自己在宗教法庭的拉肢架上遭受酷刑。（麦克尼什，1835年，第40页）”

若使睡眠者受到系统的感官刺激，便能使其梦到与这些刺激对应的内容，那便可以证明梦的刺激和梦的内容相似的观点。杰森（1855年，第925页）曾引用麦克尼什的言论（同上），其中提及吉罗·德·布萨里安齐（1848年，第55页）曾做过这类实验：“他将自己的膝盖暴露在外面，结果梦到自己夜里坐着一辆邮车旅行。他表示，旅行的人都了解夜里坐在邮车里，膝盖会有多冷。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后脑暴露在外面，结果梦到自己在露天的环境里参与一场宗教仪式。此处要解释一下，他所在村子里的村民平时都包裹着头，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露出头来。”

莫瑞（1875年，第154页至156页）重新观察了自己干预的一些梦（其余实验都失败了）。

1. 用羽毛在自己嘴唇和鼻头上搔痒——梦到自己脸上覆盖了一张用沥青做的面具，被人连着皮肤一起撕扯下来，痛不欲生。

2. 用镊子磨剪子——在梦中听到1848年革命时期嘹亮的铃声，然后是骚乱声。
3. 嗅科隆香水——梦到自己来到约翰·玛丽·玛丽安娜在开罗的店铺中，遇到了一些荒诞不羁的危险经历，具体记不清了。
4. 轻轻揉捏脖子——梦到医生正在为自己擦芥子硬膏，并回想起童年时为自己诊治过的一位医生。
5. 将一块灼烫的烙铁靠近脸部——梦到“司炉” ①强行闯入民宅，为了让住户交出钱财，逼迫他们将双脚伸到火盆里。随后，阿布朗特公爵夫人到了，他幻想她是她的秘书。
8. 额头落了一滴水——梦到自己身处意大利，正在喝奥维托白葡萄酒，热得浑身冒汗。
9. 蜡烛光透过一张红色的纸，反复映照在脸上——梦到炎热难耐的糟糕天气，随后爆发了风暴，他在英吉利海峡居住期间曾经历过这种风暴。

赫维·德·圣丹尼斯（1867年，第268页、第376页之后）、维安特等人也曾尝试用实验干预梦，详见他们的报告。

很多作者针对以下言论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梦能够将感官世界中突然出现的印象编织进梦的结构，用游戏的方式实现一种灾难性的结局，而这好像是事先就安排好的，梦的这种技巧让人惊叹。”（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36页）还是这个作者，又说：“年轻时，我习惯在早上某个确定的时间，用闹钟将自己叫醒，闹钟铃声数百次被放进漫长又彼此相关的梦中，似乎到了这时，梦就该走到终点了，而这刚好就是梦的高潮。”（同上，第37页）

我再援引三个关于闹钟的梦，不过诱因不同（同上，第27页之后）。

沃尔科特（1875年，第108页之后）说：“有一回，一名作曲家梦到自己正在给学生上课，竭力想将一个重要的问题解释清楚。解释完了，他问一名男生是不是听明白了，这名男生大叫道：‘是啊！’声音就像发了疯一样。他气愤地批评这名男生不该大喊大叫，想不到所有学生都齐声大叫起来：‘是啊！’之后，叫声演变为‘着火了’。他醒过来，听到真有人在街上大叫：‘着火了！’”

卡尼尔（1865年，第一卷，第476页）讲了一个故事，关于拿破仑在马车里睡觉时被炸弹爆炸声吓醒。拿破仑梦到自己再度带领军队横渡塔里亚门托河，结果遭遇意大利军队的轰炸，最后忽然惊叫起来：“我们被暗算了！”

莫瑞（1878年，第161页）做过一个很出名的梦。梦中，他生病了，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旁边坐着他母亲。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亲眼见证了多次骇人的屠杀后，他自己也被送进了革命法庭，见到了同在那里的一些大人物，如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等。他接受了审讯，过程记不清了，之后被判处死刑。他被带上刑场，四周挤满了民众。他上了断头台，刽子手将他绑在木板上。木板倾斜，刀落下来，他身首异处。他惊醒过来，发觉床头板倒在自己的颈椎处，跟梦中刀落在他脖子上的位置一模一样。

勒·洛林（1894年）和艾戈尔（1895年）因为这个梦，在《哲学评论》上展开了一场很有意思的辩论。辩论的重点是，从做梦者感觉到刺激到清醒这么短的时间内，能不能将这么多材料压缩成梦。

这类梦让人们觉得，睡眠过程中的客观感觉刺激，是梦一切源头中最确定无疑的一种。外行甚至觉得这是梦仅有的源头。若问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但不了解梦的人梦

产生的源头，他一定会列举自己做过受外部感觉刺激的梦。然而，科学研究仅止于此是不行的，要在既已观察到的事实中发掘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刺激出现在梦中，采用的是另外一种相关形式，而非原样呈现。然而，一如莫瑞（1854年，第72页）所言，梦的刺激和形成的梦之间存在“一种密切但并非唯一的关联”。这时再去看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37页之后）那三个跟闹钟相关的梦，我们便会质疑同样的刺激为何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梦，为何偏偏是这三种梦，而不是别的梦。

“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个春日的早上到外边漫步。我从绿油油的田地中走到附近的村子，看到村民们都盛装打扮，胳膊下夹着赞美诗，赶去教堂。这天是礼拜日，很快就要开始早上的礼拜了。我也想参与其中。不过，在这之前，我先来到教堂的院子里乘凉，刚才我走路走得太热了。我在那里看那些墓碑上的碑文时，敲钟人爬上了钟楼，这座乡村教堂小小的钟就在钟楼顶端，我看到它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静止不动，而再过片刻，它就会被敲响，拉开礼拜的序幕。随即，钟真的摇摆起来，发出响声，声音十分尖锐，将我从梦中唤醒。随后，我发现原来是我的闹钟在响。

“第二个梦例是在一个晴朗的冬天，地面覆盖着很厚的雪。我跟人约好坐单人雪橇去参加一个聚会，可等了很久才有人给我送来雪橇。我将皮毡铺在雪橇上，放好暖脚套，做好了准备，之后便坐上去，等待雪橇出发。又等了很长时间，等到我拉扯缰绳，马才在我的催促下启程。雪橇晃动得厉害，上面挂的铃铛叮当作响，这响声很耳熟。随后，我被巨大的铃声惊醒，再次发觉是我的闹钟在响。

“第三个例子是我看到一名厨娘，端着几摞盘子从走廊朝餐厅走去。我看到那些盘子摇摇欲坠，提醒她：‘小心盘子。’她不耐烦地说了些自己是这方面的老手之类的话。但我还是凝视着她，满心焦灼，一如我的预测，她忽然被门槛绊倒，数十个盘子全都摔在地上，噼里啪啦摔成了碎片。之后，响声并未停下来，还变成了铃

声。我随即醒来，发现依旧是闹钟。”

为什么在梦中心灵会将客观感觉刺激的性质搞混？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103页）和冯特（1874年，第659页之后）就该问题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解答：心灵在睡眠期间，是在方便产生错觉的前提下接受外界刺激的。我们辨识并且正确阐释了感觉的印象，意思是，只要这一印象足够强，足够清楚，延续时间足够长，我们又有充足的时间对其进行思考，便能以此前的经验为依据，将其划分到正确的记忆组。若没能满足以上条件，我们便会误解印象源头的事物。“一个人在广阔的田野中漫步，远远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一开始，他或许会将它当成一匹马。”再走近一点，他或许又会觉得那是一头牛。到了最后，他终于看清楚了，那原来是一群席地而坐的人。跟以上状况相似，心灵在睡眠期间对外界刺激产生的印象也会产生不确定性；心灵的错觉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外界印象唤醒了或多或少的记忆意象，印象正是借助这些记忆意象才形成了自身的精神价值。而依照斯图吕贝尔的理论，在大量跟意象关联的记忆组中，哪组会被唤醒，在各类可能的联想中，哪种会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同样不能确定，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心灵随意选择的结果。

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要面对两种选择：一是承认我们不可能更深入地找到梦的形成法则，不再探求是否还有其余元素决定做梦者以感官印象引发的幻觉为依据，对梦做出解释。二是可以假定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对做梦者施加的感官刺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出现在梦中的记忆意象是由其余元素决定的。而我们若能对莫瑞那些实验性质的梦展开细致研究，便会发现，这些实验仅仅解释了梦的源头其中一种必要元素，梦的其余内容好像与此没有关联，再加上其有明确的细节，仅仅借助外界的实验元素对其做出解释是不够的。人们确实开始对错觉学说与客观印象导致梦的形成一事生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在人们发现梦中这些印象如此怪异，如此难以解释时，变得格外强烈。西蒙（1888年）据此描绘了他做的一个梦：他看到桌子旁边坐了几

个巨人，他们正在吃饭，嘴巴开开合合，发出十分可怕的声音，清清楚楚传到他的耳朵里。醒来以后，他得知是有一匹马从他窗前跑过，马蹄发出了有节奏的声音。我可以在没有做梦者从旁配合的前提下，大胆解析这个梦：马蹄声唤醒了对巨人国、慧驷国等跟《格列佛游记》相关的记忆组。这非同一般的记忆组难道不能是动机选择的，而一定要源自外界刺激吗？①

（二）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

在梦的形成中，客观感觉刺激发挥着毋庸置疑的作用，虽然有各类反对呼声，我们依然不能不承认这点。若在性质、频率方面，这类刺激看上去都不够充足，无法对一切梦的意象做出解释，那我们便要去寻觅其他源头。将内部和外部感觉刺激放在一起思考的观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无法确定，但近来对梦的成因的讨论，都很明显地运用了这种观点，只是程度深浅不同。冯特（1874年，第657页）说：“我认为，主观的视觉与听觉，在梦中错觉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熟知的主观视觉和听觉，共同造就了梦中的幻觉。当我们清醒时，这些感觉都是无形的，但我们眼前一片黑暗时，这些感觉便显现出来了，与之相同的还有传到耳朵里的铃声与嗡嗡声。视网膜的主观兴奋在其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据此我们才能解释，人们做梦时总能看到很多相似或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原因。我们看到了数不清的鸟、蝴蝶、鱼或颜色各异的甲虫、花等，这些虚幻的形状是由黑暗中闪烁的光斑在视野内形成的，其中包含着数不清的光点，在梦中形成了很多独立的影像，因为自身不断运动，便被当作了运动体。梦中时常出现的各类动物形象，显然也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这些变化多端的形式可以轻而易举地依照做梦者主观判断的发光意象，选择与之对应的形式。”

由于不像客观感觉刺激那样对外部机缘存有依赖性，主观感觉刺激身为梦象的源

头，占据着显著的优势。有人说，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拿它来作为解释，的确如此。然而，它相较于客观感觉刺激，同样存在缺陷，在梦的形成中只能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或者无法像客观刺激一样，轻而易举地借助观察与实验被证明。证明主观感觉刺激能产生梦的最重要证据是“睡前幻觉”，或用约翰尼斯·缪勒（1826年）的专业术语“幻视现象”。某些人在睡前极易出现这种生动、多变的意象，睁开眼后还能继续维持很短的时间。莫瑞便经常遇到这种状况，还对其做过细致的研究（此前，缪勒也做过这样的实验），使它们跟梦象的关系，或者说跟梦象的统一性得以保留。在他看来（莫瑞，1878年，第59页之后），一定要确保某种程度的精神被动性，也就是注意力松弛，才能方便形成这种睡前幻觉。睡前幻觉会在进入这种昏沉状态后很快出现（不过此人平时一定要很容易出现睡前幻觉）。此后或许会苏醒，再数次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最后睡着。莫瑞发觉，若能在短时间内醒来，便能在梦中辨认出睡前幻觉在眼前形成的意象（同上，第134页之后）。有一回，他在睡前幻觉中看到一帮面目、发型怪异的人缠着他，让他非常反感，醒来后，他依然记得他们的模样。另有一回，他因控制饮食感到饥饿，便在睡前幻觉中看到一只手正拿着叉子，在一个盘子里叉食物。随后，他梦到自己在餐桌旁，听到用餐者的刀叉撞击声。还有一回，他在睡觉前觉得眼睛有点疼，便在睡前幻觉中看见很多极小的字，要辨认出它们，需要看得非常仔细。他在一个小时后醒来，记得自己梦到一本字体非常小的书，阅读相当辛苦。

跟幻视现象一样，对字词、名字之类的幻听也经常出现在睡前幻觉中，之后再出现在梦中，一如歌剧中都有序曲，阐明歌剧的主旨。

近来有位睡前幻觉观察者G.T.莱德（1892年），用跟缪勒、莫瑞相同的方法做了一系列实验，之后他能做到在睡着2到5分钟后忽然醒来，眼睛却继续闭合。如此一来，他便能将刚从视网膜中消失的感觉跟记忆中的梦象对比。他表示这二者的内部

关联存在于一切梦中，因为心灵在梦中感应到的事物形状或轮廓，都以视网膜上的光点、光线为基础。如视网膜中平行排列成一行一行的光点，到了梦中，便成了书里的字行。而他本人是这样描绘的：“梦中，我正在看的书页从清楚的印刷逐渐褪变成像是透过纸上一个椭圆小孔看书，字迹非常模糊，因为距离太远了。”莱德的观点是（尽管他没有低估中枢元素在该现象中发挥的作用），视觉性质的梦只有借助眼球的视网膜刺激才能形成。这跟那类在黑房子中睡着后不久做的梦十分契合。但早上就要醒来时，在慢慢变亮的房子里照进眼睛的客观光线，才是刺激梦产生的源头。视网膜自动发出的光具备这种不断转移、转变的性质，跟梦中意象不断转变的过程统一。所有认可莱德的观察很重要的人，都会对主观刺激源头在梦中发挥的作用给出客观评价。因为在我们梦的组成中，视觉意象占据着关键地位。其余感觉都是不连续、次要的，唯一的例外是听觉。

（三）内部躯体刺激

接下来，我们开始从有机体内部探讨梦的源头，应记住，虽然我们体内的所有器官在健康状态下基本不会向我们汇报工作，但当它们处于亢奋状态或患有疾病时，便会变成我们最重要的痛苦源头。这些刺激作为梦的源头，等同于外部感觉刺激或痛苦刺激。斯图吕贝尔的作品中就有这类古老的实验（1877年，第107页）。“相较于清醒时，睡眠期间心灵对躯体的感觉更深刻，更广泛，它不得不接受身体各个部位的刺激，受其影响，但在清醒时，我们根本不会留意这些。”因此，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说过，一开始生病时，可能在清醒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在梦中却能感觉到，这是因为梦能将印象放大（同上，第3页）。医学界的部分作品对梦有预兆作用并不赞同，却同意梦能预兆疾病（西蒙，1888年，第31页，及部分早期作者的作品）^①。

梦能诊断疾病的例子出现在书里，好像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比如狄西（1892年，第62页之后）曾引用了安提古（1884年，第43页）的一个案例：有位女士时年四十三岁，看上去十分健康，但在几年间，她不断做焦虑的梦，为此她去做了身体检查，发觉自己患了早期心脏病，这种疾病之后导致了她的死亡。

内脏器官的严重病变是很多梦的起因。大多数人都已了解到，频繁做焦虑的梦，说明心脏或肺部出现了病变。梦的这一面的确已被很多权威作者着重点明，在这里，我要做的只是罗列一些参考资料：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70页）、斯皮塔（1882年，第241页之后）、莫瑞（1878年，第33页之后）、西蒙（1888年）、狄西（1898年，第60页之后）等。更有甚者，在狄西看来，出现病变的器官不同，会导致梦的内容性质不同。比如心脏病病人的梦通常都很短，内容往往牵涉到某个人的死亡，而快要醒来时，都会有一个恐怖的结局。肺病病人时常梦到窒息、拥堵或是飞翔之类的情景，且时常重复之前的噩梦（博纳做过很成功的相关研究，脸向下趴着或掩住口鼻做实验）。患有消化疾病的病人，会常常做享用或反感食物的梦。最后一点，所有人都很熟悉性兴奋对梦的影响，躯体刺激能产生梦的理论从这一点中得到了最强大的证明。

另外，所有看过这一问题材料的人，都会留意到有些作者之所以研究梦，就是因为自己的疾病对梦的内容产生了影响，莫瑞（1878年，第451页之后）、维安特（1893年）等人都是如此。

然而，虽然这些都得到了证实，但在研究梦的源头时，它们能发挥的作用却跟我们的想象有很大差距。因为所有人都会做梦，每天夜里都有可能做梦，健康的人也不例外。所以器官病变显然并非做梦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关注的是普通人做一般梦而非特殊梦的源头。

我们只要再前进一步，便能研究比上文更加多样、广泛的梦的源头，多到无穷尽。若躯体病变确定能成为梦的刺激源头，若承认睡眠期间，心灵脱离了外部世界，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身体内部，那么假设内部器官不用处在病变状态中，就能产生刺激——这种刺激能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梦象——并抵达睡眠中的心灵，便是符合情理的。我们在清醒时会产生一种零散、普遍的感受，这仅仅是一种性质隐晦的心境，从医学角度看，是身体的各类器官体系共同造就了这种感受。而夜间则是另外一种状况，还是这种感觉，却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借助各类组成发挥作用，由此变成了促进梦的意象形成的刺激源头中实力最强、最具广泛性的一种。若这个推论是正确的，那我们只要对器官刺激转变成梦象时参照的法则展开研究即可。

眼下我们已开始探讨梦的源头理论，这是医学界所有权威关注的焦点。我们的生命核心（狄西称其为“内脏自我”）的模糊性，跟梦的源头的模糊性非常契合，导致我们无法不将它们关联起来。对医学界人士而言，将植物性机体感觉当成梦的源头的理论格外吸引人，因为它对证明梦和与之相似的精神病有相同的起因，会有帮助；内部器官导致的正常功能感觉的变化与刺激，跟精神病的源头关联紧密。所以躯体刺激理论存在多种起源也很正常。

争议还没有停止，哲学家叔本华在1851年提出的观点，对某些作者影响深远。叔本华认为，人类借助自己的智慧和外部世界的作用，获得了对宇宙的印象，之后利用时间、空间、因果关系模式，重塑了这些印象，最终产生了对宇宙的认知。有机体内部与交感神经系统的刺激，在白天多是借助潜意识作用于我们的情绪。然而，到了夜里，白天繁杂错乱的印象不再困住我们的思想，我们才留意到了身体内部刺激，一如白天听不到溪水流动的声音，夜里却能听到。可除了借助自身独有的功能作用于这些刺激外，理智还能借助何种方式影响它们呢？这些刺激被重新塑造成这样一种形式——占据时间、空间，遵循因果法则——这样便形成了梦（叔本华，

1862年，第一卷，第249页之后）。此后，斯尔纳（1861年）和年代更晚的沃尔科特（1875年）又对躯体刺激和梦的意象关系展开了更细致的研究。这个问题留待我们说到各类与梦相关的理论时再谈。

经过长期的持续调查，精神病学家克劳斯（1859年，第1255页）证实，由机体决定的感觉是梦、幻觉、谵妄、妄想的共同起源。有机体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能成为梦或妄想的源头。机体决定的感觉“可分为两种类型：1.组成普通心境的感觉（正常感觉）；2.有机体植物性主要体系原本就具备的特殊感觉，具体又分为五类：肌肉的、呼吸的、胃的、性的和皮肤的感觉”。在克劳斯看来，躯体刺激梦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在某些联想法则的指引下，已经产生的感觉将与之对应的意象唤醒，跟意象组合成有机体结构，但意识只能对这种结构产生不正常的反应。因为这种结构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跟随感觉产生的意象上，对感觉却毫不留意，真正的事实一直被曲解的原因就在于此。克劳斯以“感觉转变为梦象的‘超具体化’”这一专业术语，来形容这个过程。

现在，大多数人都认同了在梦的产生过程中，器官的躯体刺激发挥的作用，但对于决定二者关系的法则，却存在很大争议，并且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因此，要在躯体刺激理论上解析梦，便需要解决怎样从梦的内容探寻引发梦的器官刺激这一特殊难题，若不认可斯尔纳（1861年）的解析法则，就会发现，偏偏就是梦的内容才能证明有机体刺激的存在。

各类“典型”梦很多人都做过，内容也很相像，因此在对它们展开解析时，有很多成分都是相同的。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样一些梦：从高处坠落、掉牙、飞行、全身赤裸或衣衫不整而感到窘迫。最后这种梦可能是做梦者踢开了被子或暴露了身体某个部位，纯粹是因为其感觉。梦到掉牙可能是因为“牙齿刺激”，不过这种刺

激并不一定属于疾病方面。而梦到飞行，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119页）的解释是，胸膛的皮肤变得麻木时，为了解释肺叶的开合形成的刺激，从心灵生出一种幻觉，能让人觉得自己正悬浮在半空。而梦到从高处坠落，可能是因为皮肤失去压力感时，胳膊忽然甩出去或蜷曲的腿忽然伸直，恢复了这种压力感，这种意识转变就在梦中形成了坠落的幻觉（同上，第118页）。这些解释看似很有道理，却存在显著的缺陷，证据匮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人们可以假设有机体的各组感觉在心灵中消失或呈现，形成一个假设体系，最后搭建起完整的梦的解析系统。典型的梦与其源头就说到这里，以后再讨论。

西蒙（1888年，第34页之后）曾为了总结哪种器官刺激会引发哪种梦的规律，尝试将一系列类似的梦对比。他断定睡眠期间一个平常负责展现情绪的器官，若在外部刺激下进入了一般是由情绪导致的亢奋状况，便会梦到跟那种情绪相关的意象。而在睡眠期间，某种器官若处在活动、亢奋、受打搅的状态下，便会梦到跟该器官功能相关的意象。

穆里·沃尔德（1896年）也想借助实验，为躯体刺激理论在某个特殊领域提出的梦的形成元素做出证明。实验具体说来，就是改变人睡眠时肢体的姿势，对比各种睡姿跟做的梦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包括以下几点：

1. 梦中肢体的姿势跟现实中肢体的姿势基本一致。因此我们会梦到自己的肢体是静止的，而现实就是这样。
2. 若梦到肢体活动，在该活动过程中的某个肢体姿势，必然跟现实中的姿势吻合。
3. 做梦者可能会在梦中将自己的肢体姿势赋予别人。
4. 在梦中做动作时，或许会遭受阻碍。

5. 肢体姿势特别，或许会梦到动物或是怪物，其姿势与做梦者的实际姿势存在相同点。

6. 肢体的姿势或许会导致梦到与此相关的念头，比如手指的动作会梦到数字。

我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判断，在研究梦的意象的决定元素时，就算是躯体刺激理论也无法彻底摒弃其随意性。

（四）纯粹精神源头的刺激

我们在研究梦和清醒生活的关系和梦的材料时发现，从古至今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人们会梦到自己清醒时的经历和感兴趣的事。这类从清醒生活进入睡眠的兴趣，在组成梦和生活之间的精神连接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层次更深且不容忽略的梦的源头。它跟睡眠过程中产生的兴趣——睡眠者受到刺激产生的——联合起来，确实能对所有梦的意象的源头做出解释。然而，也有相反的观念认为，睡眠者因为梦，跟清醒时的兴趣拉开了距离，并且我们只会梦到那些曾经让我们非常感动，之后又不再感兴趣的事物，这好像已经成为了一项规律。所以在解析梦的各个步骤中，我们都会加上诸如“经常性”“一般情况下”之类的限定词，并承认一些特殊状况的合理性。

若梦的源头仅用清醒时的兴趣和睡眠期间的内外部刺激就能解释清楚，那对于梦的各个元素，我们就都能作出满意的解释，这样一来，只需再确定精神和躯体刺激在各类梦中发挥的作用，所有工作就都完成了。所有研究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自己对梦的源头的某些（通常是很多）部分毫无了解，人们不可能每晚都梦到自己白天做的事，清醒时的兴趣不可能对梦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

梦的其余精神源头还没被发现。我们因此发觉，梦最特殊的材料，也就是观念性梦

的意象的源头，所有文献资料都很少谈及，唯一的例外是斯尔纳的研究资料，我们会在之后说到。这方面的大部分作者，面对这种窘境，都趋向于尽可能降低产生梦的精神元素发挥的作用，这类元素获取难度太高了。他们确实将梦分成了因神经刺激作用产生和因联想产生这两大类别，第二类只有一个源头，就是复现（过去遭遇过的材料，冯特，1874年，第657页之后）。然而，他们不管怎样都免不了会遭遇这种问题：“是不是所有梦都能在无躯体刺激的状况下产生。”（沃尔科特，1875年，第127页）更有甚者，要描绘一个纯联想性的梦，难度也很高，“联想性梦的核心仅仅是松散的组合，或者根本不存在如此真实的核心（源自躯体刺激）问题。梦中背离了理智与常识的思维过程，甚至不再被任何与之关联的躯体或是精神刺激连为一体，只能任由思维的变化多端、杂乱无章控制自身。”（同上，第118页）冯特（1874年，第656页至657页）也努力将精神元素在梦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降至最低。他表示，将梦的幻想完全当成幻觉好像也不合情理，事实上，大部分梦的意象可能是错觉，源自在睡眠期间也从未停止的微弱的感觉印象。维安特（1893年，第17页）将相同的观念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在提及一切梦的意象时，他很肯定地说：“一开始，它们以感觉刺激为源头，之后才产生了复制性联想，并依附于这种联想。”狄西（1898年，第183页）更进一步确立了刺激的精神源头的界限，“纯粹精神源头的梦根本不存在”，“人们梦到的思想都产生自外部世界”（同上，第6页）。

以著名哲学家冯特为代表的某些作者站在中立立场上，强调躯体和神经刺激（未知的和在白天被当成兴趣的都包括在内）在大部分梦中都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我们会在本书之后的内容中发现，要解开梦产生的谜题，可借助对源自精神、尚未被感知的刺激的揭露实现。而高估并非源自精神生活的刺激对梦的产生发挥的作用，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因为要发现并借助实验证明这类刺激，都没什么难度。

更何况，梦的躯体刺激源头理论跟当前流行的精神病学思想是统一的。人们非常肯定大脑是有机体的主宰。然而，只要能证明精神生活独立于显著的机体变化之外，或精神生活是自发的，就会引起当代精神病学者的恐慌，好像承认这些便必然会重回自然哲学时代，或用形而上学观点解释心灵性质的时代。精神病学者的疑虑似乎是要让心灵受到监护，同时坚信心灵的所有冲动都无法证明其存在有其独有的方式。他们这样做，只表明他们很不信任躯体和精神间因果关联的有效性。就算调查证实某个现象最重要的兴奋源头来自精神，终有一日，更深层次的研究也会找到精神事件的有机体基础。然而，我们现在的知识若还局限在对精神的理解中，便不能否认精神是存在的。 ①

四、为何醒来后会忘记梦

众所周知，早上醒来后，梦会被逐渐忘掉。而梦自然也能被记住，我们了解梦的存在，凭借的就是清醒后的记忆。不过，我们经常觉得，我们记住的只是梦大量内容中的一部分。我们还会留意到，过了一个白天后，早上还清楚记得的梦，在记忆中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经常很确定自己做了梦，对梦的内容却一无所知。对于梦极易被忘掉这项事实，我们都习惯了，根本不觉得其非常怪异：一个人夜里做了梦，到了白天却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更有甚者，连自己做没做过梦都不确定。而另外一种状况是，对梦的记忆十分长久，迥异平常。我曾经对病人25年前乃至更早的梦做过分析，我自己也对37年前乃至更早之前做过的一个梦印象深刻。这些全都让人惊讶不已，可要马上解释其原因，却是不可能的。

毋庸置疑，梦的遗忘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斯图吕贝尔看来，其中有很多原因，无法将其解释清楚，斯图吕贝尔为此作出了最详尽的阐述（1877年，第79页之后）。

第一，在清醒生活中引起遗忘的原因，同样也在梦的遗忘中发挥作用。在清醒生活中，我们会遗忘数不清的感觉与知觉，因为它们太过微小或引发的兴奋感太微不足道。很多梦象也是一样，因其本身太过微弱，所以轻而易举就被忘记了，但与它们相邻的更强的意象，却没有被忘记。不过，梦象能否被记住，强度并非仅有的决定因素。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82页）和其余某些作者都承认，人们经常记住了一些虚无缥缈或感觉力量匮乏的梦，却忘记了那些生动异常的梦。另外，清醒时，我们习惯于留意那些发生过很多次的事，而遗忘了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可大部分梦象都只会出现一次^①，梦因此变得更容易被忘记。梦易被遗忘的第三个原因或许更关键：感觉、想法之类要摆脱孤立，置身于某种恰当的关联与组合中，才能不被忘记。若一首短诗被拆分成若干字词，再打乱顺序，记忆的难度就会变得很高。“若依照恰当的顺序将它们组合起来，词语之间相互关联，记忆起来就会变得容易，且很久都不会遗忘。记忆杂乱无序的内容和记忆毫无意义的事物，通常都是一样的艰难。”（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83页）大部分梦都难以理解，没有章法。梦的内容便是由这类缺少真实内容，难以记忆的事物构成的。它们很快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因此难以记忆。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168页）说自己观察到，只有非常特别的梦才不易被遗忘，这一观念跟以上状况基本没有契合的地方。

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82页之后）认为，在梦的遗忘方面，梦和现实生活关联的其余一些元素依然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清醒意识中，梦很容易被忘记，这明显跟之前的事实相类似，也就是梦基本不会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有条理的整体，而仅仅是从其中挑选出一些细节，让这些细节脱离清醒记忆不可或缺的精神背景。梦的组合因此难以在心灵的精神有序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子。我们无法借助其余事物加强对梦的记忆。“梦的构造好似从我们的心理生活这块地面上的上升，如云一般漂浮在精神的空间中，然后被风吹得无影无踪。”（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87页）醒来以

后，精神又被我们感知到的真实世界占据了，一切梦的力量都不是这一力量的对手。我们因此得到了另外一种能对该问题做出阐释的因素。一如朝阳升起后，繁星就要消失，白天降临后，梦便要为白天繁多的印象让出位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让梦很容易被忘记，就是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梦没什么兴趣。不管是科研人员还是其余什么人，若在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梦保持关注，便会发觉自己做梦比平日多了，很明显，是他对梦的记忆变强了，记住的梦多了。

贝尼尼（1898年，第155页至156页）曾经援引博纳泰利（1880年）以斯图吕贝尔的观念为基础，增加的另外两个梦易被遗忘的原因：（1）清醒状态与睡眠状态间正常感觉的更替，对二者的彼此复现没有好处；（2）梦中观念材料的排列组合，跟在清醒生活中的排列组合不一样，导致其不能在清醒意识中获得解释。

虽然梦因为以上原因，变得很容易遗忘，但显然很多梦还是被记住了（就像斯图吕贝尔坚持的那样，1877年，第6页）。相关作者一直在尝试找出掌控梦的记忆的原则，这相当于承认了这一问题依旧让人疑惑不解。近期，一些梦的记忆的特点被着重指出（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169页；狄西，1898年，第148页之后）——原本就应该这么做，比如有些梦早上好像被遗忘了，可白天若有偶然的感触碰到梦的内容，对梦的记忆便会复苏。

然而，梦的记忆理论整体而言极易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从而使其价值遭到贬低。既然有那么多的梦都被忘记了，那么那些被记住的梦是否曾遭到歪曲就让人很不确定了。

斯图吕贝尔也质疑过梦的记忆的准确性（1877年，第197页）：“清醒时，意识极易在无意间歪曲对梦的记忆；我们其实并未梦到各类事物，但我们让自己相信梦到

过。”

杰森（1855年，第547页）也曾着重点明这点：“另外有种特殊状况，此前在研究，解析连续、统一的梦时好像并没有得到重视，可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在回想这种梦时，我们总会在不知不觉间填充梦象间的空白。事实上，我们记忆中非常连续、统一的梦，极少或者压根儿就不是连续的。在讲述自己的梦时，就算是最诚实的人也免不了会添枝加叶。人的心灵在看待事物时，有种非常强烈的联系习惯，会很不理智地将原先不连续、没有关系的梦看成连续的。”

艾戈尔（1895年，第41页）的一些观念毋庸置疑都是他独立提出来的，但就像是杰森观念的翻版：“观察梦会遇到一个独特的难题，只有马上将自己遭遇的和观察的写下来，才能解决这一难题。如若不然，用不了多久便会遗忘，可能是部分遗忘，也可能是全部遗忘。后者并不重要，前者却会引发危机。原因就是，在描绘那些尚未忘记的内容时，我们极易借助想象，将破碎的记忆填充为完整的……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创造艺术家；而若不断重复我们描绘的梦的内容，便会让我们对这些内容深信不疑。”

斯皮塔（1882年，第388页）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在描绘自己的梦时，我们首次将某种秩序加入了梦中松散组合的因素中。“将先后顺序与因果关联赋予原本并列存在的事物，即让逻辑匮乏的梦变得有逻辑了。”

只有客观验证才能证实我们的记忆是否真实，但对梦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梦仅仅是我们的个人经历，记忆是我们描绘梦时仅有的依据，既然如此，我们对梦的记忆的价值何在？①

五、梦鲜明的心理特征

我们对梦的科学研究，始于一个假设：梦诞生于我们的心理活动。但对我们而言，已经做过的梦却像是一种异己的事物，这很令人惊讶。我们基本不承认梦源自我们自身。我们觉得梦是从外部世界进入心灵的，这种感觉的源头在哪里？参照对梦的源头的讨论，可以断定，这种陌生的感觉并非由梦的内容的材料决定，因为无论在梦中还是清醒生活中，这类材料都十分平常。当前我们讨论的这种印象，是不是心灵加工过程对其加以改动或装饰后形成的，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据此试探着描绘出梦的心理属性。

G.T.费希纳在自己的《心理物理学纲要》（1899年，第2页、第520页至521页）中，以超越其余任何人的力度，着重点明了梦和现实生活的本质差异及据此推导出的更具深远意义的结论。他认为，要阐释梦生活在跟现实生活的对比中展现出的特征，“只将梦当作意识阈限下的心理生活”，或让注意力脱离外部世界的影响，都是不够的。更有甚者，他会质疑梦中的场景有别于清醒时的生活场景。“若心理物理活动在梦中和清醒时有一样的场景，那梦在我眼中便成了仅仅是对清醒生活观念无力度的伸展，且一定要是相同的材料，相同的形式，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

我们至今都不了解费希纳谈及的这一心理活动场景的变动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人继续他的研究。我认为，从解剖学入手，将其视为生理方面的大脑定位机能，甚至视为大脑皮质的组织分层的可能性都可以排除了。但它若能应用到由一串彼此相连的动力元素组成的精神构造中，便能最终证实这一观念是正确的，充满启示的。

其余某些作者则在重视梦生活更鲜明的特征，并将其视为出发点，获取更深层次的解释中，得到了满足。

我们才说过，刚刚睡着时，会呈现出梦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可称其为预睡现象。施莱尔马赫（1862年，第351页）说清醒状态的特征在于，思想活动出现时，是以

概念而非意象的形式。梦采用的大多是意象思维，并且我们能看到，进入睡眠状态后，自主活动变得很艰难，却产生了完全属于意象的不自主观念。梦中会保留以下两种特征，一是自主的概念活动无法完成，二是意象出现（通常跟以上抽象状态存在关联）。我们会在梦的心理学分析强迫下，将它们视为梦生活的基本特征。入睡前幻想出来的这些意象，有着跟梦中意象相同的内容。

因此，虽然梦主要借助视觉意象展开思维，但另外也会借助听觉意象，还有其余感官印象——借助的程度比前面两种意象低。很多事情会在梦中呈现为思想或观念，即或许会呈现为语言表达的残留形式，跟在清醒生活中没什么两样。但梦真正的特色只有一点，就是在梦的内容中展现为意象的重要元素，它们像感觉的呈现，多过像记忆的呈现。我们先不说跟幻觉性质相关的一切争议，所有精神病学者对于这些都非常熟悉。我们先跟该领域的权威探讨一下他们对梦形成幻觉，也就是用幻觉取代思想的论断。视觉与听觉在这一点上有相同的表现：若人开始睡觉时，脑海中记着一串音符，那这一记忆便会转变为曲调相同的幻觉。当此人醒来时，这一幻觉便会再度转变成记忆——在真正睡着之前，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转变会出现很多次——不过，这种记忆会马上衰弱，并跟之前的记忆有不一样的性质。梦和清醒时与之对应的思维之间，不光只有把观念转变成幻觉这一种区别。借助意象，梦创造了一种情境，用这些意象展现出一个真实事件。一如斯皮塔（1882年，第145页）所言，观念因它们而“戏剧化”。然而，我们要对梦生活的这项特征有全面了解，必须对以下事实有更深层次的认知：我们在梦中好像不是在思考，而是在体验；即我们百分百信任我们的幻觉——这是通常的状况，还有些特例要特别观察。等到醒来后，我们才发觉自己仅仅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思考，而没有任何实际经历。真正的梦和白日梦，因为这个特征才得以区分开，而白日梦跟现实一直都界限分明。

布达赫（1838年，第1502页之后）总结了我们讨论过的所有梦生活的特

征：“（1）心灵的主观活动在梦中以客观形式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被我们的知觉官能当成了感觉印象……（2）睡眠是自我权威终结的象征，所以引发了或多或少的被动……只有在自我权威减弱后，才可能出现跟随睡眠一起出现的意象。”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心灵对梦的幻觉的信任。在自我“权威”活动结束后，才会出现这种信任。斯图吕贝尔（1877年）相信，心灵在这一点上正确行使了自己的功能，同时跟自身机制协调统一。梦的组成部分真实一如清醒生活中借助感官形成的心理经验（同上，第34页），而绝非某种表象。清醒时，心灵借助字词意象和语言形成观念与思想，到了梦中，却是由真正的感官意象形成了观念与思想（同上，第35页）。另外，由于感觉与意象也像在清醒时一样占据空间，因此梦中也存在空间意识（同上，第36页）。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心灵和心灵的意象与知觉，在梦中与在清醒状态中有相同的关系（同上，第43页）。而这种关系若出现了偏差，是因为睡眠状态中缺少了一种仅有的能区分感知觉源自内部还是外部的标准。将梦象交由仅有的能证实其客观真实性的标准检验，是不可能的。可心灵除了这样做以外，根本无法将那些只是随意相互替换的意象和那些元素不能随意相互替换的状况区分开。无法将因果规律引入梦的内容中，便是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同上，第50页至51页）。总之一句话，心灵之所以信任梦的主观世界，是因为心灵跟外部世界脱离了关系。

在一场有别于此的心理学辩论过后，德尔波夫得到了同样的结论（1885年，第84页）：由于在睡眠中，我们跟外界脱离了关系，没有别的印象能跟梦象对比，因此我们相信梦象是真实的。然而，我们并非因在梦中不能检验这些幻觉的真实性，才选择相信它们。在梦中好像能用这样一种方式检验：我们能抚摸梦中看到的玫瑰。德尔波夫认为，只有我们醒来这一经验事实，能作为检验我们是在梦中还是清醒的

真实可信的标准。若我醒来时，发觉自己裸身躺在床上，就能判断在我睡着与醒来中间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幻想出来的。由于我的心理有种（不会睡着的）习惯，会假定存在一个跟我的自我对照的客观世界，因此在睡眠过程中，我会把梦象当作真实的。 ①

所以跟外部世界脱离关系，好像就能被当作梦生活最鲜明特色的决定性元素了。所以援引布达赫许久之前的某些精深透彻的论述就变得很有必要了，既能帮助揭露睡眠过程中心灵和外部世界的关联，又能避免高估上述总结的价值。他说：“睡眠只有在我们的的心灵接收不到感觉刺激时才会产生……然而，决定睡眠的真实首要条件是对感觉刺激缺少兴趣，而非缺少感觉刺激。 ②某些感官印象对维持心灵平和或许是很有必要的。磨面工人要听着磨盘转动声才能睡得着，总是点着灯睡觉的人不点灯便辗转难眠。”（布达赫，1838年，第482页）

“心灵在睡眠过程中将自己跟外界隔离，同时从自己的周边地区退回来。……不过，跟外界的关联并没有彻底断开。若在睡眠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所有听觉或感觉，除非醒来，否则不会听到任何声音，感觉到任何事物，那我们也许永远都不能被叫醒了。……借助以下事实，这类感觉可以获得更加清晰的证据，那就是通常叫醒我们的不只是感觉印象的强度，还包括其精神关联——一个人在睡眠期间，也许不会被跟他没有关联的字词叫醒，却会被他自己的名字叫醒……所以即使在睡眠期间，心灵也能区分出不一样的感觉……同样是因为这样，一种对某个人意义重大的感觉刺激消失时，也能将此人叫醒。比如习惯点灯睡觉的人，会在灯灭时醒来，磨面工人会在磨盘转动声停止时醒来。他们之所以醒来，是因为感觉刺激中断了。这证明在睡眠中，人们依然能感知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没有对其形成干扰，要么是因为这些活动根本不重要，要么是因为它们能让他产生满足感。”（同上，第485页至486页）

就算我们对这些抗议的呼声不予理睬——它们绝对不是微不足道的，也必须要承认，截至目前，我们将梦生活跟外界的隔离当作其特征形成的原因，并不能对梦的奇异特征作出彻底的解释。否则我们便能将梦中的幻觉变成观念，将梦中的情境变成思想，进而解决梦的解析这一难题了。我们醒来以后，就是这样在记忆中复现梦的，可无论我们复现的梦是完整的还是只有一部分，解析梦的难度都不会降低。

一切权威人士的确都斩钉截铁地断言：在梦中，清醒生活的观念材料必然产生了其余更深刻的变化。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27页至28页）就曾点明其中的一种变化：“心灵在感觉功能和正常的重要意识中断后，丧失了感情、期待、兴趣、活动之类生长的土壤。各类感情、兴趣、价值判断等跟清醒生活的记忆意象相关的精神状态，同样承受着……某种不清晰的压力，导致它们跟那些意象也断了联系；在清醒生活中，人、物体、事件、动作之类的知觉意象接连不断地独自复现出来，但它们原本的精神价值却都脱离了它们，导致它们在心灵中随心所欲地飘荡……”斯图吕贝尔表示，在创造意象的陌生性时，意象丧失了精神价值（这是跟外界隔离导致的结果）这项事实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我们也因为这种陌生性，区分开了记忆中的梦和真实生活。

人睡着以后，会马上失去一种精神活动，也就是有意识地引导观念变动的能力。有一点提示，放在任何情况下都颇有道理，就是睡眠状态会对心灵全部的官能产生影响，某些官能的活动基本彻底中止。可是，其余官能是不是能够正常运行呢？这样一来，精神作用在睡眠状态中的降低，是否就无法对梦的鲜明特征作出解释了？在清醒状态中对梦中意象的判定，为该观点提供了依据。梦不具备连续性，能够无条件接纳最矛盾的内容，不理睬我们在清醒时的重要知识，对所有的不可能表示认同，并对伦理道德置若罔闻。清醒时，人们若像在梦中一样做事、讲话，会被当成精神失常。对于梦中的精神活动，我们给出了很低的评价，或者判定所有高智商官

能在梦中已暂时停止活动，或全部事件都被大幅度歪曲，真相好像就是如此。

权威人士在表达这种梦的观念时，彰显出的统一性迥异平常（本章会另外讨论相关特例）；某种针对梦生活的特殊理论或解释，是这些判断的直接产物。不过，我要暂停一般性的讨论，开始讨论一组包括哲学家、医生在内的作者对梦的心理特征的描绘。

勒莫因（1855年）认为：“不连续性是梦的本质特征之一。”

莫瑞（1878年，第163页）对他的观念表示赞同：“所有梦都有不连续、时间偏差、荒谬等问题，绝对合理的梦是不存在的。”

斯皮塔（1882年，第193页）援引黑格尔的话说：“梦一点客观、合理的连续性都不具备。”

杜嘉斯（1897年a，第417页）说：“在梦中，精神、感情和心理都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官能随意发挥，没有目的，没有节制；人的心灵在梦中变成了精神的某种自动化。”

就连自身观念跟睡眠期间心理活动目的性缺失的观念存在巨大差别的沃尔科特（1875年，第14页）也说：“清醒状态中，被中心自我的逻辑力量融合为一体的观念生活，到了梦中就变得松松垮垮、不连续、一片混乱了。”

西塞罗（《占卜》，II，lxxi，第146页）对梦的荒谬性作出了最直截了当的评价：“在我们遭遇的所有事情中，最无法想象、最混乱、最异常的状况都存在于梦中。”

费希纳（1889年，第二卷，第522页）说：“一如心理活动从清醒者的脑子里转移

到了白痴的脑子里。”

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145页）表示：“在这种丧失理智的活动中，根本无法找到固定规律。梦在脱离了指引人们清醒观念的理性意志与注意力的掌控后，就成了变化多端、一片混乱的涡流。”

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45页）表示：“在推理过程中，做梦者的跳跃让人惊讶！他这样冷眼旁观自己最熟悉的经验被彻底推翻。在那些荒谬的笑话和妄言让他醒来前，他准备不带任何迟疑地接纳哪怕是最违背自然与社会规律的矛盾。做梦者能将三乘三的结果算作二十，而不会觉得有丝毫不妥。而看到小狗颂诗，人死后自行走向墓穴，石头漂浮在水面上，或奉命赶赴伯恩伯格公爵的领地，或前往列支敦士登公国检阅其海军，或在波尔塔瓦战争爆发前夕，被人游说去查理十二世的军队中当兵，做梦者都不会有半点惊讶。”

宾兹（1878年，第33页）关于梦的理论，建立在以下印象的基础上：“梦的内容大多都没有意义。做梦者将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和事件组合起来，随后又用比之前更缺少理智和意义的人和事件取而代之，宛如转动的万花筒。在不完全睡眠状态中的大脑，就这样不断变换花样，直至做梦者醒来，抱着自己的头质疑自己还有没有能力进行理智思考。”

莫瑞（1878年，第50页）在梦象和清醒思维中间找到了一种对应的关系，对医生而言，这一发现意义不凡。“在理智范围内，这些意象的形成（在人清醒时，这些意象是由意志唤醒的）占据的地位，对应着在运动范围内，舞蹈症和瘫痪症的部分活动占据的地位……”他更进一步，将梦视为“思维与推理能力的一系列退化”。（同上，第27页）

跟莫瑞相同或是相似的各类高级心理功能的相关理论，基本不必再重复了。比如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26页）曾提及，在梦展现出荒诞性之前，已经给建立在关联基础上的心灵逻辑操作罩上了一层阴影。斯皮塔（1882年，第148页）也表示，梦中的观念好像毫无因果关联。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153页至154页）及其余部分作者，都笃信梦缺少判断和推理性。约德勒（1896年，第123页）表示，梦不具备批评和以意识整体内容为依据纠正一系列知觉的能力。他又说：“各类出现在梦中的意识活动的形式，都是不完整、被压抑、彼此独立的。”斯特利科尔（1879年，第98页）等作者在解释梦的内容与清醒常识的矛盾时，给出了梦中的事实很容易被忘记，梦中的观念不存在逻辑等理由。

整体而言，这些作者并不认同梦中的心理作用，不过认可梦中依然有精神活动某种程度的残留。在这方面，论述最清晰的当属冯特，他的理论对相关作者具有决定性影响。大家也许会质疑，残留在梦中的精神活动的性质是怎样的。普遍认为，虽然梦的遗忘性可用来解释梦的部分荒诞性，但复现也就是记忆功能最不受影响，甚至超越了清醒时的这一功能（具体见本章第二节）。斯皮塔（1882年，第84页）认为，梦的指挥者是心灵的感情生活，不会被睡眠影响。此处的“感情”即“组成人类最深刻主观本质的感情的稳定组合”。

肖尔茨（1893年，第64页）的观点是，梦的材料因某种在梦中作用的精神活动，产生了“用比喻的方式再解释”的趋向。希贝克（1877年，第11页）也发现，在梦中，心灵具备能对一切感知发挥作用的功能——“扩大解释”。要估计明显是梦中级别最高的心理功能，也就是意识功能的地位，难度非常高。原因是，据我们了解，梦的所有内容都源自意识，因此梦中有意识，这点毋庸置疑；但斯皮塔的观点是，梦中有的仅仅是意识，而非自我意识。这种区别德尔波夫并不赞同。

主导观念顺序排列的联想规律也适用于梦象，且在梦中，这些规律的主导作用显得更加突出、强劲。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70页）表示：“梦的展开，好像是以单纯观念法则或随着观念产生的机体刺激法则为依据的，反省、常识、审美、道德等不会对其造成半点影响。”

现在总结一下以上作者的梦的产生过程理论：我已经罗列出来的（具体见本章第三节）源头各异的各种感觉刺激，先是在心灵唤醒了一系列展现为幻觉的观念，或者如冯特所言，因它们诞生于内外部刺激，所以产生了一种错觉，这样说更加准确。这些观念依照我们熟知的联想规律组合在一起，然后依照这一规律更深入地唤醒一系列观念（或是意象）。心灵中残留的组织和思维功能，尽可能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冯特，1874年，第658页；维安特，1893年）。那些并非来源于外部的意象到底是以哪种联想组合为依据产生了动机，是整个过程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但我们时常能留意到，将梦象连为一体的联想，有别于清醒时的联想，类型相当特殊。沃尔科特（1875年，第15页）说：“联想在梦中以偶然的相似性、刚刚能感觉到的联系性，随意发挥作用。这种偶然、不合逻辑的联想，充斥在所有梦中。”莫瑞（1878年，第126页）为了以梦中观念的关联为依据，对比梦生活和某些精神病，对这种关联非常看重。他总结了“谵妄”的两大特征：“自发或自动的精神活动；观念联想不正常或没有规律。”莫瑞以自己做过的两个梦，为该问题做出了很好的解释。梦象只以词语发音相似为依据组合起来。第一个梦是，他去耶路撒冷或麦加朝圣（pèlerinage），途中遇到了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对方送给他一把铲子（pelle），这把铲子之后变作了一柄宽大的剑（同上，第137页）。第二个梦是，他在公路上一边走一边看里程碑上标注的千米（kilometres）数，之后到了一家杂货店，见到有人正在往一个大天平上放千克（kilogramme）砝码，为他称体重。店主告诉他：“这里是济罗罗岛（Gilolo）^①，不是巴黎。”之后他又

在梦中见到了半边莲（lobelia），以及他前不久刚从报纸上得知已经离世的洛佩兹（Lopez）将军，之后他又去玩了乐透（lotto）游戏，最后醒来（同上，126页）。②

毋庸置疑，我们会发现，若没有争议——这种争议并不简单——我们就不会这样低估精神功能在梦中发挥的作用。以对梦生活很轻蔑的斯皮塔（1882年，第118页）为例，他执意相信，在清醒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心理法则，对梦一样适用。而杜嘉斯（1897年a）则表示：“梦和理智之间根本没有矛盾，更有甚者，梦根本不缺少理智。”然而，这些作者若不能将自己的观念跟梦中的无政府状态和功能崩溃相协调，为双方的统一做出证明，那这些判断就不会有价值。好像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梦中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没有秩序的，或者仅仅是种伪饰，一如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从梦中得到的敏锐判断。这些作者要么未以表面现象作为判断的依据，要么将梦向他们展现的现象完全当成了另一回事。

哈夫洛克·艾里斯（1899年，第721页）因此并未在梦表面的荒谬中滞留，而是点明了梦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感情与不完备思想的无政府世界，我们对其展开研究，便能对精神生活发展的原始阶段有所了解。

詹姆斯·萨利（1893年，第36页）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但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①相较于其余心理学家，他更笃信梦有隐蔽含义，所以他的观念我们应格外留意。“梦是保留我们持续（早期）人格的一种方式。我们在睡眠期间恢复了早期看待、感知事物的方式，重返许久之前主宰我们的冲动与活动。”

明智的德尔波夫（1885年，第222页）表示：“睡眠期间，除了知觉，理智、想象、记忆、意志、道德等全部精神功能都完整保存下来了，只在想象中、易变动的事物上发挥作用。做梦者像演员一样随心所欲地演出某种角色，疯子或哲学家、刽

子手或被斩首者、巨人或小矮人、魔鬼或天使皆可。”不过，由于他并未给出任何证明，驳斥与此相反的观念，他的这一观念并未受到重视。

赫维·德·圣丹尼斯认为梦中不具备精神功能，为此提出了最激烈的抗议。莫瑞曾就这个问题跟他展开了生动的讨论。我为寻觅其作品费尽心机，结果未能如愿。在谈及赫维时，莫瑞（1878年，第19页）说：“赫维将所有行动和注意的自由，赋予了睡眠期间的理智，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睡眠好像只不过是感官关闭，与外界隔离。因此，他认为，睡眠者依然能让自己的思想自由活动，跟关闭了一切感官的人基本没有区别。人在清醒时和做梦时的思想只有一种差异，就是做梦时的思想得到了一种客观、可见的形式，对记忆的展现好像也变成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

莫瑞还补充道：“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人做梦时，无法表现出清醒时的理智功能平衡。”

瓦希德（1911年，第146页之后）更加清晰地阐释了圣丹尼斯的作品，为了阐释梦中显著的不连续性，他还援引了一段话（这段话其实是瓦希德的转述，并非原文）：“梦象是思想的复件。思想是根本，视象仅仅是附属。我们一定要在视象产生时了解怎样寻找观念的顺序，怎样解析梦的构造，从而对梦的不连续性作出阐释，很多稀奇古怪的现象也将因此变得简单，符合逻辑……我们若了解了怎样解析它们，再不合逻辑的梦也能有符合逻辑的解释。”

约翰·斯塔科（1913年，第243页）表示，此前就有一位名叫沃尔夫·戴维森（1799年，第136页）的作者对梦的不连续性作出了相似的解释，此人的作品我没什么了解。他表示：“我们梦中思想鲜明的跳跃性，都以联想法则为依据，但某些情况下，这些关联在我们的心灵中非常不清晰，导致我们的观念其实没有跳跃，看上去却像是跳跃了。”

在梦作为精神产物价值如何的问题上，这方面的文献存在巨大差异。有的极力贬低——对此我们非常熟悉，有的极力提升，甚至认为梦具备比清醒状态下更强大的功能。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19页之后）将梦的所有心理学特征概括成三大矛盾，而第三大矛盾便是对以上两种针锋相对的价值的估计：“这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强化与弱化的对比，前者频繁发生，最终变成了高超的技巧，后者却低至人类水准之下。说到前者，我们从经验中看到，在梦极具天赋的创新与构造中，既深刻又亲密的感情、细腻的感觉、清晰的视象、细致的观察、敏锐的才思频繁出现，就算在清醒状态中，都不会出现这一切。更有甚者，我们会梦到一首绝好的诗歌、形象的比喻、出众的幽默、少有的讽刺。梦在面对这个世界时，怀有一种奇异的理想主义观念，并在梦中增强了其对世界本质深刻认知的成效。梦将人们看到的质朴之美展现为圣洁之美，将高贵装点为庄重，将人们畏惧的变成恐怖的形象，将人们感兴趣的变成极具吸引力的笑料。而醒来后，人们或许会继续沉迷于上述体验，觉得类似体验在真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对同样一件事的看法为何会这样两极化？是否因为某些权威人士忽略了荒谬的梦，某些则忽略了深刻、敏锐的梦？若这两类梦都是存在的，便能证明两种推断都正确，那何必还要探究梦独有的心理特征？梦中既能出现对心理生活最大的贬低，又能出现清醒生活都很难遇到的褒扬，莫非这还不足以证明梦中可以发生任何事吗？这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方便，都逃不开一个阻碍：必须坚信梦确实存在鲜明的特征，才能积极对梦展开研究。在梦的基本领域，这类特征广泛适用，完全能让那些显著的矛盾统统不复存在。

在已成为过去的理智时代，对梦的精神领域的研究成功，无疑会更易获得更强烈的认可，彼时主要是哲学，而非精确的自然科学在研究人类的心灵。以舒伯特（1814年，第20页之后）为例，他说精神从外部自然力量中获得解脱，灵魂不再被感官约

束，因此产生了梦。小费希特（1864年，第一卷，第143页之后）等人^①也发表过差不多的观点。他们都表示，梦是心理生活境界的提升，要理解这点，对今人来说好像很困难。如今常将这种观念挂在嘴上的，只剩了神秘主义者^②和虔诚派教徒。科学思维方式也对梦的评价发挥着全新的作用。尤其是医学领域的某些作者有种趋向，将梦中的精神活动看成琐碎的，无意义的；但哲学家与业余心理学家对该问题的观念，却应受到重视。他们都认为梦具备某种精神价值。那些轻视梦的精神功能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将躯体刺激当成梦的源头，反过来，那些坚持梦中仍保留着大半精神功能的人，自然会认为做梦者的心灵就能形成梦的刺激。

记忆是梦生活高级官能中最鲜明的一种，有时就算跟清醒状态的官能对比，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已经在这一章的第二节中详细讨论了这点，还列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能够凌驾于时空之上，是梦的第二个优点，早期某些作者已经讨论过，很明显，它并没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25页）曾说，由于这点人们在清醒状态中也能做到，因此它仅仅是一种思维形式，算不上优点。据说，相较于清醒生活，梦在跟时间的关系方面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时间进程的影响。例如，莫瑞那个被斩首的梦可以证明，梦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压缩极多的感觉内容，远超过清醒状态。对该结论的抗议有很多。勒·洛林（1894年）和艾戈尔（1895年）曾就梦的表面连续性发表论文，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十分有趣，不过，由于该问题实在太微妙、深奥，现在还难以下定论。^③

大量真实案例和查巴尼克斯（1897年）罗列的案例集，好像已经证实了梦中能做清醒时做的理智工作，清醒时没有得到的结论，也许能在梦中得到。另外，梦能解决难题，还能为诗人、音乐家提供灵感。尽管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对其含义依旧存在很多原则方面的疑问。^④

至于梦能否预示将来，同样存有争议。这一点无可避免地遭人质疑，却又不断有人下这种结论。由于我们很快会在自然心理学范畴内，借助一些援引的案例为这一观点找到证据，因此要做到公平，就不能断言其没有半点事实依据。

六、梦中的道德感

鉴于某些对梦的研究深入之后才能出现的原因，我会对以下两个问题分别予以阐述：一是道德和感情会不会进入梦生活，进入的程度如何；二是梦的心理学问题。我们在该领域也会遭遇迥然不同的观念。很奇怪，不同作者在谈及梦中心灵的其余各种功能时，都会出现相同的争议。有些人坚信道德不在梦中发挥主导作用，另外一些人则坚信人的道德本性也存在于梦中。

我们会根据梦的一般经验毫不迟疑地断定第一种观点是对的。杰森（1855年，第553页）说：“在梦中，我们不会更善良，不会有更强的道德感。正好相反，在梦中，意识好像一直处在缄默中，我们不会产生怜悯之情，甚至会犯下盗窃、迫害、杀人等最恶劣的罪行，且毫无悔意。”

瑞德斯托克（1897年，第164页）说：“在梦中，联想的出现和观念的联合不会顾及反思、尝试、审美与道德，这点不应忘记。道德的冷酷占据主导，对道德最缺乏判断力。”

沃尔科特（1875年，第23页）说：“在性方面，梦极其放纵，这点我们都了解。做梦者完全不顾廉耻，缺少道德感与道德判断；他还会看到包括他最敬重的人在内的所有人做那种事，而在清醒状态中，他甚至都没勇气将那个人与那种事相连。”

叔本华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1862年，第一卷，第245页）：在梦中，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与其性格统一。斯皮塔（1882年，第188页）援引了K.P.费希尔（1850

年，第72页之后）的观点：在梦生活中，主观感情与欲望或情绪与热忱都得到了自由展现，而人们的道德特征也在其中展现出来。

哈夫纳（1884年，第251页）说：“有道德之人在梦中总会远远避开仇恨、妒忌、愤怒等恶事，展现出崇高的道德；而恶人在梦中也会看到跟清醒时一样的情景。反例极少。”

肖尔茨（朱厄特英译本，1893年，第62页）说：“梦展现真实：虽然我们在面对世界时，会带上高贵或卑微的伪饰，但在梦中，我们掌握了了解自身本质的方法，……在梦中，正义之人不会做出违法的事；就算他违法了，也会产生畏惧感，一如他会畏惧违背他天性的所有事。有个人因梦到自己杀了罗马皇帝，而被皇帝处决。在皇帝看来，人梦到什么，清醒时便会做什么，因此此人必须处决。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做梦都想不到’是指无法立足于人们心灵和脑子里的事，那这句话从两种意义上说都是对的。”（与之相反，在柏拉图看来，只会梦到其他人清醒时做的事的人，才是最好的。①）

斯皮塔（1882年，第192页）援引了普法夫（1868年，第9页）改编的一句众所周知的谚语：“把你的梦说给我听，我便能了解你的心。”

希尔德布兰特最关注的问题当属梦的道德问题，在我看过的一切梦的研究作品中，他创作的一部小册子拥有最完美的形式和最多样化的内容，因此我从中援引了很多内容。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54页）曾提出一项规律：生活越纯净，梦便越纯净；生活越污秽，梦便越污秽。他笃信人在梦中也会延续清醒时的道德天性。他说：“再严重的演算错误、对科学原理的破坏或时间误差，都不会让我们感到忐忑，连质疑都没有，可善良与丑恶、正确与错误、道德与罪孽的区别，我们一直牢记在心。康德的绝对规律始终追随我们，不管我们在梦中失去了多少清醒时在身边

环绕的东西.....不过，这只能解释为，尽管想象、推理、记忆等功能都在梦中遭受干扰，但人性本质即道德本质已在人们的思想中深深扎根，无序的变化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同上，第45页之后）

两方作者在持续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观念改变或动摇。认为在梦中道德人格不再发挥作用的作者，严格说来对不道德的梦应该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会满怀信心，对从梦的荒诞性推导出真实生活的理智活动的观念表示抗议，同样的，他们也可能拒绝对做梦者应对自己的梦负责一事展开讨论，或试图从梦中的罪恶行径推导出做梦者本质恶劣。那些坚持“绝对规律”在梦中也会发挥作用的人，同样应该理智一些，接纳以下观点：不道德的梦跟做梦者本质邪恶与否也许并无关联。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我们不希望他们做那种应被指责的梦，这样他们便不会对自己的道德产生质疑。

但似乎没有人能满怀信心地对自己的善与恶作出准确的评价，同样没有人能说自己从未做过不道德的梦。虽然在梦的道德问题上持有彼此对立的观点，但两方作者都在尝试解释不道德的梦的源头。新的矛盾出现了：究竟应该从心灵的功能还是从躯体对心灵的恶劣影响中寻觅这种源头？就这样，这两种观点的拥趸在事实的逻辑强制性逼迫下，不得不一起承认，梦的不道德性拥有特殊的精神源头。

即便是相信梦中也存在道德观的作者，都慎重地避免假定人要为自己的梦负全责。如哈夫纳（1887年，第250页）说：“在梦中，我们丧失了思想与意志，而它们是我们的生活具备真实性与现实性仅有的基础，所以我们不必对自己的梦负责.....所以梦的欲望与行动便没有善恶之分了。”但之后他又表示，由于人们间接导致了罪恶之梦的形成，因此他们要对此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他们要在清醒生活中用道德清洗自己的心灵，特别是在睡觉之前，这是他们的义务。

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48页之后）深入、详尽地分析了既反对又接纳人要对梦的道德内容负责这一状况。在他看来，在考虑梦的不道德状况时，一定要承认梦的隐含内容借助戏剧化形式展现了出来，并承认将非常复杂的思想过程压缩在了极短的时间内，另外还要顾及它们进展的方式，更有甚者，还要承认梦的观念太过混乱，以至于原先的意义都已不复存在。不过，他也表示自己非常迟疑，做梦者是否可以完全不必为自己梦中的罪恶与错误负责。

“我们若心急想要否定某项有失偏颇的责任，尤其是当其牵涉到我们的目的时，时常会这样说：‘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做那种事。’这一是因为我们认为，在我们能负责的思想领域中，梦的位置最为偏远，且梦中的思想跟真实的我们关联太过松弛，要将其视为我们的思想，难度很高；但既然必须要明确否定这些思想存在于梦中，那就相当于承认了，要实现全面的自我辩护，一定要拓展到梦这个偏远的范畴中。因此，我的观点是，虽然是无心的，但我们依然在这方面说出了真相。”（同上，第49页）

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表示：“梦中所有行为都具备原始动机，曾借助某种方式（期待、欲望或冲动）作用于清醒时的心灵。”这一原始冲动并非梦创造的，梦仅仅是复制了它，拓展了它，用夸张的方式将我们心中的少量历史材料详细展现出来，仅仅是对耶稣使徒“恨他兄弟的人便是凶手”一句话的戏剧化。醒来以后，我们虽然感觉到了道德的力量，对梦中胡编乱造的罪孽一笑而过，但对形成这些罪孽的原始材料，却绝对无法笑着面对。我们认为，自己要对梦中犯下的过错负一定责任。“总之，只要我们对耶稣‘罪恶的念头源自内心’这句基本无可挑剔的话有所了解，就会相信，即便是梦中的罪孽，也会让我们产生基本的罪恶感。”（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51页之后）

希尔德布兰特由此发现，梦中的不道德起源于罪恶冲动的萌芽或是暗示，清醒时，它们以诱惑的形式从我们的心灵经过；他将这些不道德因素加入了他对人道德价值的评判中，不带半点犹疑。历史上那些虔诚、神圣的人，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与评判方式，才将自己看作值得同情的罪人。 ①

这些不一致的思想到处都是；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思想，它们甚至存在于道德以外的范畴内。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对它们的判断并不严肃。在这方面，斯皮塔（1882年，第194页）曾经援引泽勒（1818年，第120页至121页）的话说：“心灵极少会恰如其分地组织起来，随时都具备充足的力量，避免不重要、怪异、非理性的事物，扰乱人们正常、清晰的思维。了不起的思想家深刻的反思和最庄重、诚挚的思想，都被这些梦一样滑稽、忍无可忍的杂乱思想打搅了，让他们不能不发出怨言。”

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55页）还说了一段话，让这些不一致的思想具备了心理学意义。大致意思如下：因为梦，我们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人类最深刻、最不为人知的本性，而在清醒时，我们根本不能进入其中。在自己的《人类学》中，康德也阐述了相似的观点。他表示，揭露我们暗藏的本性，似乎就是梦存在的目的，它揭露的并非我们当前的状态，而是若采用了另外一种成长方式，我们会长成什么样。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84页）也表示，梦不断向人们揭露他们不想承认的事，仅此而已，因此说梦都是谎言是不公正的。埃德曼（1852年，第115页）说：“梦从不跟我说应该如何评价某人，不过我的确从梦中了解了我对某人的真实评价与感受，这让我十分惊讶。” I.H.费希特也阐述了相似的观点：“相较于清醒时对自己的观察，梦确实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人的整体素质。” ①

我们会发现，那些跟我们的道德意识矛盾不断的冲动，不过是类似于我们已经了解

的一项事实：梦能够获取人们清醒时不会出现，或出现了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观念材料。因此，贝尼尼（1898年，第149页）说：“我们被长期压制的欲望好像又苏醒了，埋葬已久的热忱又复生了，眼前出现了一些平日里连想都不会想的人和事。”沃尔科特（1875年，第105页）说：“清醒时，我们基本不会留意或不会再记起的思想，却时常借助梦告诉我们，它们还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除了上述内容外，我们再度回想起了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人们入睡时，总会有“不随意观念”或意象随之产生。

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将梦所有的观念材料都归纳为“不随意观念”。跟不道德和荒谬的梦的一样，这些材料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疑问。有一点区别很关键：这种不随意观念在道德范畴内的部分，跟我们平日的道德态度是矛盾的，而剩余部分却只让我们觉得怪异、陌生。截止到现在，我们尚未对此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之后我们要探讨的是出现在梦中的这些不随意观念有何意义，对清醒和梦中心灵的研究来说，梦中这些在道德方面不协调的冲动又会发挥何种作用。新矛盾产生了，权威人士再次分成两大派别。希尔德布兰特等作者认为，就算是在清醒状态中，这种不道德的冲动也具备某种力量，虽因受到约束无法变成实际行动，但到了梦中，它们便会引发某些行动，清醒时我们感觉不到这种冲动，是因为心理受到了压制。梦就这样揭露了人的部分真实本性，另外建造了一条通道，能让我们了解隐蔽的内心。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56页）正是借助这些条件，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梦具有预警能力，能像医生承认的梦能将未发现的身体疾病引向人的意识一样，将人们的注意力引至心灵内部的道德薄弱环节。因此，斯皮塔（1882年，第193页之后）肯定也接纳了这一观念，才会在谈及影响心灵的刺激源头时（比如青春期）这样宽慰做梦者：他能做的就是清醒时谨守道德规范，时刻留意控制恶念，避免将

其付诸行动。我们可据此将“不随意观念”视为清醒时“受到压制”的观念，其产生是一种单纯的精神现象。

还有一些作者不认同这一结论。比如在杰森（1855年，第360页）看来，不管在梦中还是清醒状态中，在发烧还是谵妄状态中，这类不随意观念“都带有意志活动结束的特征，同时多多少少带有内部冲动引发的意象与观念的机械连续性”。杰森认为，对做梦者的精神生活而言，一切不道德的梦都只是他对该观念内容偶尔的认知；很明显，它并不能证明做梦者本人的精神冲动。

而莫瑞好像也赋予了梦一种能力，其目的在于解析梦的构造，而非随意破坏精神活动。在描绘那些不道德的梦时，他说：“那是我们的冲动在发表意见，左右我们的行动，虽然理智偶尔会向我们发出警告，但没办法让我们回头。我有自己的错误和罪恶的冲动，清醒时，我可以抵制且一般都能成功抵制它们。可到了梦中，我却臣服于它们，根据它们的命令做事，没有恐惧与悔意。……我觉得是某种冲动刺激了我心灵中那些构成梦的视象的产生，可是我的意志已经消失了，无力将它们压制下去。”（莫瑞，1878年，第113页）

相较于同类型作者，莫瑞最清晰、最准确地揭露了梦拥有一种能力，可将现在被强力压制或封闭的不道德倾向揭露出来，他表示：“人在梦中将自我彻底展现出来，原始，赤裸，没有半点矫饰，在脱离意志掌控的第一时间，人就变成了各类冲动的傀儡。而在清醒时，他跟各类冲动之间隔着良知、荣誉、恐惧等，它们共同庇护着他。”（同上，第165页）之后一段又写道：“梦中展现了人类本能。人在梦中，便等同于重返自然状态。他的心灵受之后的观念腐蚀程度越小，在梦中越容易被性质相反的冲动影响。”（同上，第462页）他又列举了自己做过的梦，表示自己在梦中很少被这种迷信影响，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强烈批判过这种迷信。

但由于莫瑞只将自己认真观察到的现象视为证明“心理自主”的依据，认为这种自主主导了梦，形成了精神活动的对立面，因此在梦生活的研究中，他这些敏锐的反省并无价值。

斯特利科尔（1879年，第51页）说：“幻觉并非梦唯一的组成元素。比如某个人在梦中遇到大盗而心生畏惧，大盗确实是幻觉，但畏惧是真实的。”为此，我们要留意一项事实：判断梦中感情的方式，有别于判断剩余梦中内容。与此同时，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梦中的精神过程，哪部分才能被视作真实的，即能被划入清醒生活的精神过程。

七、做梦与做梦功能的理论

从一个特殊角度对自己观察到的尽量多的梦的特征作出阐释，并确定在更广阔的现象范围内梦占据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跟梦相关的理论。各类理论区别很大，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在确立梦的基本特征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之后的阐释与关联都建立在该选择的基础上。但因为人们惯于寻求目的性阐释，所以那些将某项功能划分到梦的过程中的理论，更容易被人接纳。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已熟知了数种多多少少能称之为梦的理論的观念。古代人坚信梦是神明给人类的启发，用于指引人类的行为，人们从中获得了所有与梦相关的有价值信息，这便是一种完整的梦的理论。在梦变成科研对象后，发展出了大量理论，截止到现在，部分理论依旧很不完善。

将这些理论全都罗列出来是没有必要的，不妨以它们对梦中精神活动的数量与性质的基本假设为依据，大致将其分成三种类型。

（1）德尔波夫（1885年，第221页之后）等作者认为，梦中，白天所有精神活动都

得以继续，他们假设心灵一直维持着自身机能，不会睡着；不过，有别于清醒时，心灵在睡眠时的功能必定能造就不一样的结果。这些理论能不能在睡眠状态下，彻底区分开梦和清醒思想，是它们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它们也无法说明梦拥有任何功能；未曾解释出人做梦的原因，和在不恰当的前提条件下，精神构造的复杂机制能继续运行的原因。做梦好像并非有利的反应，没有梦的睡眠或受到刺激醒来才是。

（2）跟第一种理论相反，有些理论认为梦是低级的精神活动，是松松垮垮的联想，是引入材料数量的减少。这些理论在睡眠的特征中必然会提出一些观念，迥异于上文中德尔波夫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睡眠对心灵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在隔离了心灵和外界的同时，强行进入精神机制，使其暂停发挥作用。我可以援引精神病学的一个比喻，说第一种理论是依照偏激狂的模式构造梦，第二种理论却认为梦跟心智不足、精神错乱类似。

医学界、科学界都盛行一种理论，说精神活动在睡眠期间丧失了大半功能，因此只能梦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精神活动。从普通人对梦的解析的兴趣角度来说，该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它避开了处理梦中很多矛盾的难题，这是梦的解析中最惹人反感的阻碍，这一点应该留意。在它看来，梦是部分清醒造成的结果，如赫尔巴特（1892年，第307页）所言：“某种循序渐进的、部分的、反常的清醒。”如此一来，该理论便能借助一系列持续增长直至彻底清醒的状态，为精神功能在梦中发挥作用的系列变动作出阐释，这种变动就是从它们偶然的荒诞性彰显的无效直至彻底清醒集中精力这段时期，智力功能的变动。

有些人发觉表达梦时一定要用生理学术语，或觉得用这类术语更加科学，他们想得到的都能在宾兹（1878年，第43页）的观点中找到：“黎明之际，这一（迟钝）状态将走向终点，但过程却是循序渐进的。积聚于大脑蛋白中的疲劳元素逐渐消散，

持续流动的血液将它们慢慢溶解。分散于各处的细胞逐渐复苏，可其周边地区依旧迟钝。这些四散分布的细胞群开始在人们模糊的意识中独立活动，大脑中掌控联想的那一部分却没有对它们加以约束。由此形成的意象，大多跟近期的客观印象契合，杂乱、荒谬地呈现出来。越来越多的脑细胞脱离了模糊状态，梦的无意义性便慢慢消失了。”

在当代所有生理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中，都能找到这类将梦视为不完整、部分清醒状态的观点。而莫瑞（1878年，第6页之后）的论述是最细致的。他好像认为，清醒与睡眠两种状态可在不同的解剖学范畴内来回移动，且每个解剖学范畴都关系到精神的某种特殊功能。而我的观点是，就算部分清醒的理论获得证明，但在细节方面还存在大量问题，有待商榷。

这一观念跟梦拥有任意功能的观念，当然是背道而驰的。其后，宾兹正确阐述了对梦的地位和意义最合逻辑的结论：“我们观察到的所有事实，都让我们断定梦一定要具备躯体过程的特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类过程都没有用处，很多时候，显然还是病态的……”

用在梦中时，“躯体”一词——宾兹用斜体突出了这个词——包含多种意思。第一，它指梦的病因学，由于这种理论有种趋向，尽量不要将梦的诱因引向躯体，因此在利用药物研究梦的实验结果时，宾兹觉得这一含义格外突出。该观点可用极端方式阐述成：在睡眠中，我们若能摒弃所有刺激，便不必也不可能再做梦，等到早上，我们受到新的刺激，慢慢清醒过来，这一过程或许会在梦中呈现出来。然而，睡眠期间不可能不受刺激，刺激会像靡非斯特抱怨的生命胚芽^①一样，从方方面面，内部、外部，乃至清醒时完全不会留意的部位，入侵睡眠者的身体。睡眠因此受到打搅，心灵的各个角落先后被叫醒。部分清醒导致在很短的时间内，心灵发挥

了作用，之后再度进入睡眠状态。梦便是对刺激打搅睡眠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偶然且纯粹多余的。

然而，将梦——其终究是心灵的一种功能——描绘成一种躯体过程，还有另外一重含义。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说明梦不值得被划归为精神过程。曾经有人将梦比喻成“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弹钢琴”（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84页）。基本只有严谨的科学界人士才会持有这种或类似于这种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根本无法对梦作出解释，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如何能弹奏一曲动人的音乐？

反对梦的部分清醒观点的人，很久之前就出现了。布达赫（1838年，第508页之后）说：“第一，认为梦是部分清醒的观点，对清醒和睡眠的理解一点帮助都没有；第二，这仅仅表明，梦中部分精神力量在活动，剩余部分在休息，但在人类的一生之中，其实一直存在这种状况，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这种以把梦当作躯体过程的观点为主导的理论，暗藏了罗伯特在1886年第一次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该假设十分吸引人，因为其能说明梦有一个功利目的。罗伯特的这一理论建立在自己观察到的两项事实基础上：一是人们只会梦到清醒时最无意义的小事，二是人们极少梦到清醒时有兴趣且重要的事情。在之前探讨梦的材料时，这两项事实我们都思考过。罗伯特（1886年，第10页）说，人们从来不会梦到自己深入思考的事，只会梦到清醒时稍作思考或转瞬即逝的念头，这便是普遍存在的事实：“由于梦是由前一日做梦者未曾充分留意的感觉印象形成的，因此解释的难度非常高。”（同上，第19页至20页）所以某个印象能不能进入梦中，关键在于该印象在形成时有没有受到打搅，其本身是不是微不足道，导致根本不必再进行加工。

罗伯特说梦是“躯体的清除过程，借助对该过程的精神反应，人们才意识到了

它”（同上，第9页）。梦是将形成以后马上被杀死的思想清除出去。“人若丧失了做梦的能力，大脑中便会积攒很多残缺、加工不完善的观念和表面印象，变得一片混乱，对应该化作整体被吸收的思想造成干扰，从而渐渐丧失正常的神智。”（同上，第10页）梦对负荷沉重的大脑而言，宛如一个安全阀，能够治愈并排泄（同上，第32页）。

能正确理解罗伯特观点的人，不会问他心灵是怎样借助梦中的观念排泄的。很明显，罗伯特是从梦内容的两大特征中推导出，睡眠期间借助一种方式将一切没有价值的印象清除出去，是一个躯体过程；并且做梦只是人们在这种清除过程中接收到的信息，而非一种特殊的精神过程。而心灵在夜里并非只出现了清除这一件事。罗伯特补充说，某些清醒时产生的念头也得以加工，“所有未被清除的思想都借助联想的线索，结合成无害的想象画面，保存在记忆中”（同上，第23页）。

不过，罗伯特在评论梦的源头的性质时，却得出了迥异于上文中占据主导的理论的结论。后者认为，人们若非接连受到内外部的感官刺激，是不会做梦的。罗伯特却认为，梦的源头是心灵，心灵负担过重，要将某些部分清除出去。另外，他还断定，作为梦的决定元素，这些源自躯体的原因只能发挥附属作用，这些元素若没能从清醒生活中得到组成梦的材料，便不可能形成梦，这一观点很合逻辑。他说仅有的束缚是承认梦中起源于心灵深处的荒谬意象，或许跟神经刺激有关（同上，第48页）。所以罗伯特认为梦并非百分百依赖躯体过程。不过，他也不认为梦是精神过程，清醒生活的精神过程中根本没有梦；梦是跟精神活动相关的器官在每个夜晚的躯体过程，还具备一项功能，可避免这些器官紧张过度，或者说可洗涤心灵。

德拉戈也以相同的梦选择材料的特征为依据，阐述了自己的理论。需要留意，他的结论跟罗伯特截然相反，这是对相同事物细小的观念差别造成的。

德拉戈（1891年，第41页）依据失去至亲的个人经历指出，白天充斥着我们思想的事情，并不会在夜晚进入我们的梦，除非有新事件取代它，充斥我们的思想。在调查研究过其余人的经历后，他断定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他曾观察过一对年轻夫妻的梦，认为这个有意思的例子，能证明这种普遍有效性：“他们若很爱对方，在结婚前夕和蜜月中，就会在梦中见到对方；他们跟性欲相关的梦，都发生在他们和跟他们没有关联以至于厌恶的人之间。”（同上，第41页）而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梦呢？德拉戈的观点是，前一日甚或更早发生的小事和残留，会成为梦的材料。起初，我们侧重于将出现在梦中的事物当作梦生活的产物，但认真研究过后才发觉那是对我们的经验无意识的复现，只是我们没认出来而已。不过，这类观念材料有一个共性：源自那些比我们的理智对我们的感官影响更激烈的印象，或那些出现后很快便不再留意的印象。印象越不被意识留意，就越有力量，从而越有可能被梦到。

我们就这样得到了罗伯特着重点明的两种类似印象：无关紧要的和没有经过处理的。但德拉戈却转而写道，这些印象之所以能形成梦，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处理，而非它们无关紧要。零碎的印象从某种角度说的确也没有被完善处理；它们具备新印象的性质，所以“是受到压力的弹簧”，到了梦中便重获自由。相较于那些微不足道，因而基本没被留意的印象，人们更容易梦到那些自身强烈，却在检查时遭受阻碍或被刻意压制的印象。白天，被约束、被压制的精神力量积攒起来，到了夜里便成了梦的动力，梦中，被压制的精神材料得以展现出来（同上，1891年，第43页）。①

很遗憾，德拉戈在这方面的思考就此终止。他认为独立的精神活动在梦产生的原因中只占了极小的成分，所以他的理论属于占据主导的部分清醒论：“总之，梦是一些附属于记忆的思维，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记忆强大到足以将这个过程从中截断，并用一个纽带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该纽带的强度与清晰度不定，由彼时睡眠压

制大脑活动的程度决定。”（同上，第46页）

（3）第三种理论是，在梦中，心灵有一种能力或者趋向，实现某种特别的心理活动，清醒时，这种心理活动完全或部分无法完成。让这些能力发挥作用，是梦被赋予的一种实用功能。这种理论囊括了早期很多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对梦的评论。可我在此只需援引布达赫（1835年，第512页）的一句话：“梦是一种心灵的自然活动，是所有感官中心自由运动的活力，不被个体能力约束，不被自我意识打搅，也不被自身决定引领”。

布达赫等作者把心灵肆意运用自身力量视为心灵在为第二天的工作消除疲惫，积攒精力，其实就像是心灵在度假。所以布达赫用欣赏的态度援引了诗人诺瓦利斯对梦的赞美：“梦是一处避难所，能逃避乏味的生活。它让想象力重获自由，打破了每天客观、呆板的模式，排遣了人类心中无尽的烦恼，让愁眉苦脸的人欢快嬉戏，宛如孩童。我们若不再做梦，必然会迅速衰老，因此只将梦视作上天赠予我们的礼物是不够的，还要将梦视作老去路上的好伙伴。”

普金耶（1846年，第456页）也描绘了梦的复原和治疗功能，且态度更为坚定：“创造性的梦是这些功能的主要发挥者，这些功能跟清醒时的事物无关，是想象力的自由嬉戏。心灵想缓解紧张，让自己从紧张和疲惫中复原，它不希望在睡眠中继续清醒时的紧张状态，因此先创造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状态。用快乐医治悲伤，用希望和幸福医治焦虑，用爱和友谊医治仇恨，用勇气和未来战胜恐惧，用自信和坚定克服犹疑，将没有希望的期待变为现实。在梦中，很多清醒时一再被撕开的心灵伤口终于愈合，在梦的庇护下，不再受伤。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的治愈作用便是仰仗这些。”人们都觉得睡眠对精神活动有好处，而梦是睡眠给心灵的一种好处，心灵不想丧失对梦的信任。

1861年，斯尔纳提出了一个意义深刻、长远的观点：梦是心灵的一种特殊活动，只在睡眠期间自由扩展。斯尔纳的写作风格有点夸张，对这个观点满怀热情，那些无法产生同感的人势必会对这种热情心生排斥。阐释该观点时，斯尔纳语言晦涩，论述艰深，难以理解，沃尔科特用简单的语言评述道：“这部神秘的巨著中不断出现充满启示意义的亮光，如闪电一样从光芒四射的云朵中照射出来，但并没能照亮哲学家前行的道路。”斯尔纳的学生就是这样评判老师的作品的（沃尔科特，1875年，第29页）。

斯尔纳不相信心灵的能力可在梦中百分百延续。他（同上，第30页）曾揭露出①，在梦中，人的自我核心（某种自发力量）怎样丧失了神经力，由此引发的人类认知、感情、意志、观念发挥作用的过程怎样被改变，还有这些精神功能的残留怎样变得只具备机械性，而不再具备真正的精神特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从理智及任意一种恰当的掌控中，这种或许能被说成是“想象”的心理活动获得了解脱，一下攀升至最高处，不再受任何约束。虽然在梦中，想象将最近清醒时的记忆当成组建自身的材料，但其构造却跟清醒生活一点相像之处都没有。在梦中，它兼具复现和创新两种能力（同上，第31页）。梦的特殊性便是由它的特性组成的。它更愿意展现没有束缚、夸张、奇异的内容。可因为它不被思想束缚，又形成了以下特性：灵活多变、变化莫测。对于温柔的感情和激烈的情绪，它相当敏感，且能迅速将内部世界的内容融合到外部世界变化的图像中。在梦中，想象力的概念性语言表达能力匮乏，只能向人们展示图像。另外，因为没有概念来将描绘简单化，它便将形象生动的图画利用到了极致。所以再生动的梦的语言都是繁冗、笨重的。并且它喜欢用新奇的而非墨守成规的形式展现客观事物，因此效果一定会比较模糊，这导致梦只能展现出客观事物众多特性中的一种，想象的“符号化活动”由此产生……（同上，第32页）还有一个特征很重要，就是在梦中，想象力通常只会描绘事物最大概的轮

廓，绝不会将其完整展现出来。所以梦的图景就像是在灵感驱策下完成的速写。但只是复现客观事物，不会让梦获得满足，无论如何都会有种内部需求让它在梦中的自己和客观事物之间建立关联，密切也好，疏离也罢，进而形成一个事件。举个例子，某个视觉刺激导致人梦到路面上出现了数枚金币，于是欢欢喜喜地将它们捡走（同上，第33页）。

斯尔纳认为，梦中，想象力创作艺术作品的材料多半都源自躯体刺激，而在清醒时，这些刺激是很不清晰的。所以跟冯特等生理学家可能严肃过头的理论比起来，斯尔纳充满想象力的理论在其余方方面面都与之截然相反，唯独在梦的源头与刺激方面却与之一模一样。生理学上认为，适应内部躯体刺激的某些观念产生后，对该刺激的心理反应便宣告结束；根据联想，这些观点会再引发其余观点，到这一步，梦中精神事件的发展好像也走到了终点。而斯尔纳还认为，躯体刺激只是给心灵想象的材料，其余作者心目中梦结束的时刻，才是斯尔纳心目中梦开始的时刻。

当然了，梦的想象对躯体刺激的反应并无半点有用的目的。它仅仅是在跟它们嬉戏，用变幻的象征手段，将形成梦的躯体刺激源头的轮廓描画出来。虽然沃尔科特等作者都不认同他的观点，斯尔纳还是坚持梦的想象还存在一种将有机体当成整体，也就是一座完整的房屋展现出来的特殊喜好。好在这并非它唯一的展现形式，它还能利用多座房屋展现有机体的某个组成。比如在一条长街上，两侧都是房屋，这或许是源自肠道带来的刺激。而一座房屋的各部分可用来表示身体的各部位。所以在头疼引发的梦中，天花板可能代表了头，上面有一些蟾蜍一样的蜘蛛，让人厌恶（同上，第33页之后）。

此外所有事物都能代表身体中能形成梦的刺激的部位。“比如火炉能代表肺，火燃烧产生风的呼啸声；空的抽屉或篮子能代表心脏；所有圆形的袋状物或空心物都能

代表膀胱。在由男性生殖器官刺激产生的梦中，会出现表示男性生殖器的竖笛、烟斗，或表示阴毛的皮毛。而在女性生殖器官刺激产生的梦中，可能会出现被房屋围绕的院落，表示双腿之间的区域，还可能会出现一条窄狭湿滑的小径，跟院落相连，表示阴道，做梦者一定会走过这条小径，送一封信给某位男士。”（同上，第34页）这种由躯体刺激引发的梦，到了最后，想象力多半会揭开面纱，将器官或器官的功能直接展现出来，这点相当重要。因此，牙齿刺激产生的梦，结尾处多半是做梦者梦到自己的牙被拔下来（同上，第35页）。

在留意形成刺激的器官形状的同时，梦的想象还可能展现该器官内部的东西。比如肠道刺激会让人梦到自己走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膀胱刺激会让人梦到自己走在鼓着泡沫的小溪边。刺激引发的兴奋性质或刺激欲望也都会用象征方式展现出来。比如疼痛刺激会让人梦到被一群狗围击或跟一群公牛厮杀，性欲刺激会让女性梦到被裸男追赶（同上，第35页之后）。梦采用的方式十分多样，而想象的象征活动还是所有梦的中心力量（同上，第36页）。沃尔科特更进一步探究了梦的想象本质，同时竭力在哲学体系中帮它找到了它的位子。然而，虽然他这部作品十分优秀，感情充沛，但对那些没有哲学基础的人而言，依旧难以理解。

斯尔纳的象征化想象不具备功利性功能。睡眠期间，心灵跟自己受到的刺激做游戏。人们很有可能会质疑心灵在戏弄自己。我也可能会被质疑没有必要对斯尔纳的理论做出如此详细的研究，毕竟该理论显然是很随意的，背离了一切研究规律。那些无视斯尔纳的理论、态度高傲的人，让我非常不满，斯尔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梦，是对心灵不清晰的部分开展的极具个人天分的研究。另外，几千年来，世人一直觉得该理论的研究主题神秘莫测，但同时也觉得该主题与其意义都非常重要，而精密科学对该主题唯一的贡献就是否定其意义与重要性，精密科学本身也承认了。最后，说实话，解析梦确实有点玄妙。斯尔纳为解析梦付出的努力，在世人眼中就

如神经节细胞，如前文中提及的宾兹等严肃的研究者的理论（该理论描绘了渐渐清醒的黎明悄悄进入大脑皮质还处于睡眠状态的大量细胞中）一样难以想象。我想证明斯尔纳的理论中确实存在现实的元素，尽管现在对于这些现实的元素，人们的认知并不清晰，以至于梦的理论必备的普遍特性缺失。而比较斯尔纳的理论 with 医学界的观念，我们会发现，对梦的解析直到现在依旧徘徊在两种极致之间。

八、梦和精神疾病的关系

说到梦和精神疾病的关系时，我们会想到三个问题：（1）病因学和临床学的关系，比如梦彰显或引发了某种精神疾病状态，或梦结束后留下了精神疾病状态；（2）罹患精神疾病会导致梦发生改变；（3）梦和精神疾病的内部关联，它们的相似之处证明它们有相似的本质。早期医学领域的作者，尤其喜欢研究二者的各类关系，如今解析梦的作者又开始热衷于此，这点在以下作者搜集的文献资料中表现得一清二楚：斯皮塔（1882年，第196页之后、第319页之后）、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217页）、莫瑞（1878年，第124页之后）、狄西（1898年，第77页之后）。桑克提斯近些年也开始集中研究该主题^①。只要粗略阅读一下这些资料，便足以达成我们的讨论目标了。

要说明梦和精神疾病的临床学、病因学的关联，可以下列观察为例。克劳斯（1858年，第619页）曾援引霍恩鲍姆（1830年，第124页）的言论，表示妄想型精神疾病首次发作的源头，一般都是焦虑或可怕的梦，其核心观念与梦存在关联。在偏执狂之类的病例中，桑克提斯也观察到了相似的状况，判断梦是部分“精神疾病形成的真正源头”。桑克提斯指出，也许是在一场梦中揭露了妄想型材料，才引发了精神疾病；也许是之后更深层次的多场梦，渐渐引发了精神疾病。不过，要解决一些问题，才能证实这种说法。他有一个病人，在做完一个耐人寻味的梦后，就会发作数

次轻微的癔症，之后再进入焦虑性抑郁。费利（狄西援引，1898年，第78页）报告过一个案例，由梦引发了癔症性麻痹。梦在这些例子中是精神失常的起因。可要说精神失常先是在梦中出现，在梦中突破，也是正确的。托马耶（1897年）据此留意到一些焦虑梦，指出这些梦就相当于癫痫发作。艾里森（瑞德斯托克援引，1879年，第225页）曾谈及一种“夜发性精神疾病”，白天，病人一切如常，到了晚上便开始出现规律性的幻觉、狂乱等。桑克提斯（1899年，第226页）也报告过自己观察到的某些相似病例（有个酒精中毒的病人大骂妻子红杏出墙，跟妄想症发作一样）。狄西也报告了最近的一些病例（1898年，第147页之后），其中建立在各类妄想性假设、强迫性冲动基础上的病理性行为，源头都是梦。而在吉斯莱恩（1833年）报告的一个例子中，间歇性精神失常代替了睡眠。

随着梦心理学的发展，梦的精神病理学终将会成为医生关注的焦点。

在精神病人康复期间，通常能明显观察到，虽然白天他们的功能已恢复正常，但到了梦中，仍然被精神疾病困扰。克劳斯（1859年，第270页）说这是格里高利第一个发现的。狄西（1898年，第89页）曾援引麦克利奥（1847年）对一名狂躁症病人的描绘，彻底康复一周后，该病人依旧在梦中被狂躁症最具代表性的症状——不断变化的思想和狂烈的热情干扰。

截止到现在，依旧很少有人研究梦在慢性精神疾病中的变化。然而，人们从许久之前就开始着重留意梦和精神疾病的内部关系，二者在一个很广阔的范围内都是统一的。莫瑞（1854年，第124页）说最早发现这种统一性的是卡巴尼斯（1802年），之后是赖鲁特（1852年）、J.默卢（1855年），尤其是哲学家曼恩·德·布莱恩。毋庸置疑，这种比较还能上溯至更早期。在对该问题展开讨论时，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217页）援引了很多梦和精神疾病的相似点。1764年，康德说：“精神病人

是清醒的做梦者。”克劳斯（1859年，第270页）也说：“精神疾病是人在清醒时做的梦。”叔本华（1862年，第一卷，第246页）说，梦是短时间的疯狂，疯狂是长时间的梦。哈根（1846年，第812页）说谵妄是种梦生活，不过这种梦的源头是疾病，而非睡眠。冯特（1878年，第662页）说：“在梦中，人们基本能遇到精神病院能出现的所有状况。”

斯皮塔（1882年，第199页）用跟莫瑞（1854年）基本一样的方式，将二者对比基础的区别——列举出来：（1）自我意识被搁置或至少受阻，无法透彻观察环境的性质，所以不会再感到惊讶，且丧失了道德意识；（2）梦中，各类感官知觉减弱，而在精神疾病中，却往往会大幅增强；（3）观念全部根据联想和再生规律组合成自发序列，同时使观念间的关系丧失比例（夸大与幻象），从而引起（4）人格改变或在某些时候出现人格逆转和性格特征的颠倒错乱。

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219页）又补充了在两种状况下的材料相似性：“大多数幻觉和错觉都出现在视觉、听觉一般感觉范畴内。嗅觉和味觉在梦中基本不会发挥作用。——发烧的病人与做梦者的记忆都源自许久之前；而做梦者与病人都会将清醒者和健康者已忘却的记忆回想起来。”只有在对所有表情动作的细节，尤其是表情特征的相似性展开观察时，人们才能对梦和精神疾病的相似性有充足了解。

“在梦中，承受着身体与精神折磨的人获得了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健康与快乐。因此，精神疾病中同样有快乐、富贵、崇高的美好情景。一般说来，谵妄主要是由想象中的财富与心愿达成两方面组成的，而这二者的拥有或破灭，便是精神失常的心理学基础。在谵妄中，丧子的母亲感受着身为人母的快乐，丧失财富的男人觉得自己依旧拥有大把财富，遭到背叛的姑娘觉得自己正享受柔情蜜意。”

（瑞德斯托克的这段描述，相当于概括了葛瑞辛格尔详细观察的结果。葛瑞辛格尔

清楚点明，梦和精神疾病的观念有一个共同特征，便是欲望获得满足。我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梦和精神疾病的心理学理论的决定因素，都存在于该事实中。）

“梦和精神失常的主要特征是，一系列荒诞的思维和判断力下降。”（瑞德斯托克继续往下说）我们发觉，在这种状态中，我们高估了主体的精神成就，在清醒状态下，这些成就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梦中思想急速涌动，精神疾病中思想迅疾奔驰，二者很是相似，都欠缺了时间概念。梦中可能会人格分裂，比如做梦者将自己一个人的知识分给两个人，外部自我对真正的自我做出纠正。这类似于人们熟知的幻觉性妄想狂。做梦者一样能听到另外一个自我在谈论他的思想。就算是慢性妄想性思想，也跟呆板、反复出现的病理性梦存在共同点。被治愈的谵妄病人通常会表示，患病期间，他们就像做了一场梦，其中并非没有快乐；有时候，他们真会表示生病期间有种做梦的感觉，一如在睡觉时做梦。

瑞德斯托克说完这些以后，顺理成章开始对自己和其余人的观点加以总结：“作为一种变态的病理现象，精神失常可被视为是正常的周期性做梦状况的增强。”（同上，第228页）

克劳斯（1859年，第270页之后）尝试在梦和精神失常中间建立一种比二者的外在相似性更贴近本质的关系。他发觉，这种关系存在于它们的病理学中，更准确的说法是，存在于它们的刺激源头中。他认为，我们也了解，二者的共同基本元素存在于机体决定的感觉、躯体刺激产生的感觉、所有器官的正常感觉中（佩斯，1857年，第二卷，第21页；莫瑞援引，1878年，第52页）。

梦和精神失常有相似点，这是无法否认的，这种相似点是跟梦生活相关的医学理论最强大的驱动力，甚至蔓延到了梦和精神失常的细节特点中。梦在该理论中是无用的干扰过程，是精神活动削弱的体现。可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对精神疾病

的源头还没有足够的认知，因此无法寄希望于通过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最终能解析梦。反过来，对梦的态度转变，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已有的精神疾病内部机制的观念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解析梦方面付出的努力，也会推动精神疾病的解释工作向前发展。

后序（1909年）

本书的第一、二版中没有增加梦的研究文献，是有原因的。虽然读者不太赞同，我却一直没有动摇。写完了这类似于导言的第一章，我描述早期作者研究梦的方式的动机已所剩无几，再做下去，要花费巨大精力，却不会收获理想的结果。因为此后九年间，并未出现新的有价值的相关材料和观点。这段时期出版的作品，大多没有谈及也没有思考过我提出的观点。而那些自诩为梦的“研究者”的作者极少留意我的作品，他们正是不愿掌握新知识的典型，但科学领域的工作者，就是以不断掌握新知识为特征。他们正契合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嘲讽：“饱学之士没有好奇心。”若在科学领域也有报复的权利，那我当然可以不理睬本书出版后问世的文献。有科学期刊刊登了几篇对本书的简短评论，对本书缺乏了解，简直是误解，对此，我只能说一句话，让他们重读本书——或让他们读读本书！

很多医生已经决定采用本书中的精神分析方式医治病人，他们分析了很多梦，并将结论发表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作者发表了类似的作品。我将他们的作品加入自己的论述，是因为他们并不只是肯定了我的观点。在本书末尾，我又新增了一个参考书目，囊括了本书第一版之后的大多数重要作品。桑克提斯（1899年）对梦的综合性论著（出版后很快出现了德文译本）跟本书基本是同步出版，因此彼时我们无法互相评论。我的结论是，他费尽心机写成的作品毫无思想，甚至无法让读者联想到我探讨的问题，真是件憾事。

有必要提及的只有两部跟我讨论梦的方法十分接近的作品。年轻的哲学家赫尔曼·斯沃博达（1904年）在精神领域引入了威廉·弗里斯发现的生物周期（23天，28天）。在自己被想象力充斥的工作中，他极力想用这把钥匙解开梦的谜题。他的研究结果好像低估了梦的意义。他认为梦是记忆的集中，这些记忆在做梦的当天夜里构成了第一次或第几次完整的生物周期。我一开始跟他通信时，觉得他对该理论的态度不够严肃，之后才明白我是错的。接下来，我还会说到我观察到的一些结果，关系到斯沃博达的提议，不过我并未从中得到有力的结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种与梦相关的观点，跟我的理论核心百分百契合，这让我非常惊喜。这一观点比我的作品问世更早，不可能被我的作品影响。所以这位作者是仅有的跟我有相同理论要点的作者，我一定要为此庆贺。这一观点出自一本名为《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的书，作者署名“林库斯”，第二版问世于1900年^①。

后序（1914年）

以上辩解是1909年写的。之后情况变化，我解析梦的作品开始受到重视。可这种情况却导致我不能再对先前的文献加以拓展。《梦的解析》引来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与思考，人们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可是由于他们的观点都建立在我的观点之上，在将自己的观点阐释清楚之前，我不能对他们的观点作出评判。在近期的文献资料中，我找到了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加以研究，在随后的几章中，它们会在恰当的地方出现。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对一个梦例的分析

本书的标题已清楚表明，我会选用哪种传统的方法，对梦展开研究。证明梦是能被解释的，是我为自己设立的目标。若第一章能对解决该问题有所帮助，那也仅仅是我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我一说梦是能被解释的，马上就跟梦的流行理论对立起来了，实质是跟除斯尔纳的理论以外的一切梦的理论对立起来了；原因是，对梦的“解释”便等同于赋予梦某种“意义”，也就是将梦替换为人类精神活动链条中其余同等有效且关键的环节。我们都知道，梦的科学理论认为梦并非精神活动，而仅仅是躯体过程，将自己的痕迹留在了精神器官上，因此这些理论并未给解析梦留出半点余地。而一直以来，大众都表现出了一种相反的态度，行使了反对这项不容置疑的权利；尽管承认了梦的不可理喻、荒谬，却不肯承认梦不具备任何意义。我们在一种模糊的直觉引导下，好像能够做出一种假设，所有梦都具备某种意义，即便这种意义是隐藏的。梦是其余思想的替代品，要找出梦隐藏的意义，一定要将其替代的对象找出来。

人类从古至今都在关注梦的“解析”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曾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将梦的内容视为整体，尝试将其替换成另外一种能够理解，并与其有相似的内容。所谓的“象征性”解析梦就是如此，不过该方法并不能适用于那些理解难度高、混乱不堪的梦。《圣经》中，约瑟夫为埃及法老解析梦，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七头瘦牛追赶着七头肥牛，并吃掉了它们。这个梦象征着七年丰收过后，会面

临七年灾荒，将之前七年的盈余消耗干净。想象力丰富的作者以这种象征性解释为依据，编造了他们的大部分梦：在某种与梦有着相同特色的伪饰中，复现了作者的思想。①梦的意义多半跟将来有关，且能预示将来（古代梦的预示意义的残留），正因为这样，对梦的象征性解释要转变成将来时。不过，要阐明这种象征性解释的方法是不可能的。要有灵活的头脑和敏锐的直觉，才能解释成功，所以除非拥有特殊的天赋，否认便不能借助象征解析梦，并将其提升为一种艺术活动。②

第二种解析梦的方法，便不必拥有这种天赋。这种方法名为“解码法”，将梦视为一种密码，依照某种确定的方法，能将所有符号转换成另外一种意义明确的符号。比如梦见一封信和一场葬礼。“解梦书”中说“信”一定要翻译成“麻烦”，“葬礼”一定要翻译成“订婚”，将这两个解码后的关键词连起来，便有了能预示将来的结果。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③写过一本解析梦的书，改变了解码过程，对先前解码的机械性作出了某种程度的改良。该方法兼顾了梦的内容和做梦者的性格与所处的环境。相同的梦的元素，对有钱人和穷人、已婚人士和单身者、演讲家和生意人的意义各不相同。解码针对的是梦的各个组成，而非将梦视为整体。一如在研究地质混合物时，要分别研究构成其的每一块岩石。这种解析梦的解码法的出现，毋庸置疑受到了梦的不连续性和混乱性的启示。①

以上两种盛行的解析梦的方法，无疑都不属于对梦的研究。原因是，在应用方面，象征法有其受限性，不能应用于所有梦；解码法又完全依靠“解梦书”，偏偏我们又无法确定这把“钥匙”是否可以信赖。这迫使大家跟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样，摒弃解析梦的各类可能，将其视为白日做梦。②

可我了解得更加清晰。我再度意识到，很多时候，相较于当代普遍盛行的科学定论，古已有之、被固执坚守的通俗观点更接近真理。我一定要坚信，梦有意义，且

能用科学方法进行解析。

我得到这一方法，靠的是下列渠道。为了达到治疗效果，我在多年间集中精力对一些精神病理结构（癔症性恐惧症、强迫症等）作出阐释。我这样做，其实是在跟约瑟夫·布罗伊尔一场关键的交谈后开始的，他认为这些结构是病理症状，只要能解开这些结构，就能医治这些症状（布罗伊尔、弗洛伊德，1895年）。若上溯至病人形成这种病态观念的心理生活元素，就能消除这种观念，治愈病人。我下定决心，沿着布罗伊尔点明的这条道路前进，战胜各类困难，直至得到完整的解释，因为若采取别的治疗方法，我根本力不从心，并且会遭遇难以理解的精神阻碍。我会在后文中详述我用这种方法获取的最终形式和成果。我就是在这一精神分析过程中，遇到了解析梦的问题。我让病人向我坦承跟某一事件相关的所有思想；他们把自己做的梦和其余某些事都告诉了我，我明白到，梦是从一个病态观念上溯到之前的记忆的精神活动链条中的一环。在将梦视为一种病症后，只要再前行小小的一步，就能把解析梦当成治疗病症的方法了。

让病人做好心理准备，也包含在这种方法中。我们努力让病人改变两点：更多地留意精神感受，更少地批评每日对脑海中思想的拣选。如此一来，他才能在观察自己这件事上倾尽全力，要是能平静地躺在床上，再合上眼睛，就再好不过了。此时一定不能批评自己感知到的所有思想。我们让病人了解到，精神分析成功与否，完全在于他的注意力能否集中，而且无论他脑海中出现了什么，都要向我们汇报，断然不能因为觉得一些念头不重要，没有关联，好像无意义，就将其压下去。在处理脑海中的所有想法时，他一定要将成见全部抛开。因为他平日里总是抱着批判的态度，所以无法圆满解释自己的梦、强迫念头或其余病症。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我留意到正在做自我反省的人和正在观察自己的精神过程的

人，拥有迥然不同的整体心灵构造。即便是跟最聚精会神的自我观察相比，反省也要多出一项精神活动，这点从自我反省者紧张的神情、紧蹙的眉头和自我观察者平和的神情中就能看出来。二者都聚精会神，可自我反省者还要兼顾批评功能，该功能将他感知到的部分观念进入他意识的道路斩断，让它们无法再追随向它们开放的一连串思想，至于无法感知的观念，则在感知前就压制住了它们。至于自我观察者，只要压制自己的批评功能即可。这样，在批评功能发挥作用时感知不到的无数观念，就会进入他的意识。通过这种途径，自我观察者获取的新材料便能为他的病态观念和梦的结构作出解释了。此处很明显是指要建立一种精神状态，其精神能量的分配（持续变化的注意力）有点类似于入睡前状态（无疑也类似于催眠状态）。入睡过程中，一些思考活动（批评性质的）松懈，“不随意观念”随之产生，清醒期间，这类思考活动原本被用于作用于我们的观念进程（这类松懈一般被归咎于“疲惫”）。它们在不随意观念产生后，变成了能被听觉感知的意象（参见前文引述的施莱尔马赫等人的阐述）。①在用来分析梦和病态观念的状态中，病人为了某种目的，有意避开了这类活动，节省的能量（或部分能量）便用来追随此时出现且维持着观念性质（有别于入睡状态）的不随意思想。如此一来，不随意观念便转变成了随意观念。

不过，有些人很难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观念，原因是，这些观念“完全是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并且由于在正常状态中，批评功能总会对这些观念产生影响，因此也很难压制批评功能。这类“不随意观念”极易为了抗拒自身的出现，发起激烈抵抗。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表示，创作诗歌时，也一定要持有类似的态度。有些朋友因自身的创新能力匮乏怨天尤人，席勒在写给格尔纳的一封信中（幸好奥托·兰克找到了这封信）回应道：“我认为，你们用理智约束了自己的想象力，所以才会缺少创新能力。为了更加具体地阐释我的观念，我会打一个比方。面

对接连涌至的各类观念，用理智进行过分严格的审核，好像并不是一件好事，还会让心灵的创新能力受挫。一个观念独立看来也许很微小甚至荒诞至极，可另外一个荒诞的观念紧随其后出现，也许就能让它变成重要观念；若又产生了其余相同的观念，并与它组合起来，它便能成为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除非理智能将一个观念保存下来，直到它跟其余观念产生关联，否则理智根本无法批评这些观念。而创新性思维产生后，理智（我的观点）便会放任各类观念纷纷涌入，然后理智才会将它们视为整体，加以观察、审核。这种持续时间极短的纵容，会让你的判断力——也许你不是这样称呼它的——产生羞耻感与畏惧感，但所有创新性头脑中都存在这种纵容，只是其存在于头脑中的时间有长有短，有思想的艺术家和做梦者的区别就在于此。因为你对这种观念抵制过早或筛选过分严格，所以才会缺少创新能力。”

要做到席勒口中的理智约束松弛和批评缺席的自我观察，难度并不高。我的大部分病人在接受过一次指引后，就能做到了。而我自己能百分百做到，方法是将脑海中出现的观念全部写下来。用在批评上的精神能量越少，用在自我观察上的精神能量就越多，目标的差异导致其数量差异巨大。

我们从该方法执行的第一步中了解到，我们留意的是梦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而非梦的整体。若向一个无经验的病人提问：“你想起了什么事跟这个梦有关？”他一般什么都想不起来。可若将他的梦切分成很多片段，那每个片段他都会联想到很多内容，这些联想便是梦的特殊部分的“背景思想”。这种解析梦的方法跟传统的象征法有极大差别，却有点类似于“解码法”，解析梦时，没有将梦视为整体，而是切分成了很多片段。打从一开始，这种方法便将梦视为复合性质，大量精神成分混杂。

我在为神经症病人做精神分析时，分析过超过一千个梦例，可眼下在阐释解析梦的

理论和技巧时，我却不能将它们作为例子，首先是因为有人会抗议说这些都是神经症病人的梦，不能据此推导健康者的梦，另外还因为，这些病人的梦的主体必定关系到其病况，解析每个梦时，都要先探究神经症的性质与其主要病因，这些新颖、难解的问题会分散我们对梦的注意力，因此我断然不能利用这些梦例。反过来，我却想将目前已做出的梦的解析，当作解决难度更高的神经症心理学问题的第一步。可不对我这些病人的梦加以利用，便等于舍弃了最重要的材料，我那些特别的内容便所剩无几了，只留下一些健康的熟人间或说给我听的梦，或梦生活文献中引述的梦。这些梦都没有解析，因此发掘不出它们的意义，真是件憾事。用盛行的解码法解梦，仅需一本解码书便能翻译出梦内容的所有片段，但我解析梦的程序却没有这么方便。正好相反，我要将同样的梦内容，在不同的人或背景中隐含的不同意义发掘出来。因此，我能解析的便只剩下了自己的梦，这些梦源自一个基本健康的人，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为我提供多样且便捷的材料。这种“自我解析”是否值得信任，自然会有人质疑，他们还会说用这些梦能推导出什么结论都不足为奇。然而，我认为相较于解析别人，自我解析更有裨益。不妨通过一个实验找出在梦的解析中，自我解析能发挥怎样的作用。然而，为此我必须解决其余一些难题。大量揭露自己的私隐，必然会让人心生犹疑，还会让其余人误会这种解析。不过，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德尔波夫说：“只要一个心理学家认为承认自身弱点，对解决某个难题会有帮助，那他便有责任这样做。”并且我很确定，一开始，大家会被我轻率的言谈举止吸引，但很快就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借助它们解决心理学问题上^①。

之后，为了阐述解析梦的方法，我会挑一个自己做的梦，每一个都要有前言。因此，请大家先把我的兴趣当成自己的兴趣，跟我一起对我日常生活的小事加以分析，因为要找出梦隐藏的意义，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895年夏，我为一位跟我们一家私交甚笃的年轻女士展开精神分析治疗。身处这种关系中，一位医生，特别是一位精神治疗医生会遭遇很多复杂的感情，这是很自然的。医生的个人兴趣与其权威成反比；治疗中的任何一点挫败，都会对两家人长久维持的情谊造成影响。最终，此次治疗成功了一部分：治愈了病人的癔症性焦虑症，但没有治愈其他病症。彼时我不是很清楚癔症治愈的标准，因此提出了一项治疗方案，病人有些抗拒，双方出现了一些矛盾，到了暑假，治疗中止了。后来，我一位年轻的同事兼故友奥托过来探望我，之前他去了乡间度假村，探望住在那里的我的病人伊尔玛一家。我问伊尔玛的病情如何，他说：“她好了一些，不过并未完全康复。”他的回答或是语气，让我觉得不舒服。从他的言语中，我感受到了指责的意味，可能是指责我承诺太多，但并未做到。我认为，奥托是受病人家属（我认为他们对那次治疗一直持有异议）影响，才没有从我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知我这种想法对不对。不过，这种不悦的情绪，彼时我并没有清楚感知，也没有分毫表露。为了证明我的想法，当晚我将伊尔玛的病历写出来，想送去给M博士（他是我们业内的翘楚，我跟他有点交情）。当夜（准确说来是后半夜），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后立即记录下来，如下。

1895年7月23日至24日的梦

一座大厅——我们在招呼很多宾客，其中包括伊尔玛，我马上带她到旁边去，似乎要对她的信函做出回应，同时对她拒绝我的“治疗方案”提出谴责。我说：“若时至今日，你还觉得疼，那全要怪你自己。”她说：“我的喉咙、胃、肚子有多疼，你知道吗？我疼得都要窒息了。”我惊讶地看着她，她的脸惨白且浮肿。我心想肯定是我没有查出她得了一种器质性病。我带她到窗户那边，帮她检查喉咙，她却像镶了假牙似的不情不愿。我认为，她没有必要这样。——此时，她的嘴巴张开到恰当的程度，在她喉咙右侧，我看到了一块很大的白色斑点，另有一块奇异如鼻腔鼻

甲骨一样卷曲的构造，表面有一大片灰白色的斑点。——我马上叫M博士过来，他也检查了一遍，证实了我的结论……M博士的状态迥异平常，面色惨白，脚有点跛，下巴上的胡须都刮光了……她身边还站着我朋友奥托，而我朋友李奥波尔特正隔着衣服，在她胸前叩诊，说：“胸部左下有浊音。”他还表示，她左肩有一块皮肤有浸润性病灶。（虽然她没有脱衣服，但我也留意到了）……M博士说：“一定是感染了，不过不要紧。很快就会生痢疾，腹泻能排出有毒物质。”她是如何感染的，我们都很清楚。前段时间，她觉得不舒服，奥托为她注射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这些药物名称用加粗的印刷体在我面前展现出来），这种药物不应该这么草率地注射，注射器也可能不干净。

这个梦相较于其余梦有一点好处，就是做梦前一天发生了何事与它相联，我心知肚明。在前言里，我表述得一清二楚。我的思维一直被从奥托处听说的伊尔玛的病情，以及凌晨才完成的病历占据，这些事情在我睡着后，继续在我脑海中盘踞。可若只了解了前言和梦的内容，还是无法看出梦的意义。它的意义连我都不清楚。梦中伊尔玛的症状也让我很惊讶，这并非我为她医治的症状。注射丙基制剂和M博士的劝慰之词更属无稽。我认为，相较于梦的开始，结局更加模糊，概括。我需要详细分析一下，找出其全部意义。

分 析

一座大厅，我们在招呼很多宾客。彼时，我们正在临近卡伦贝格一座山上的房子中避暑。那座房子名叫贝尔维尤，原本是为娱乐设计的，接待室如大厅一般高大敞亮。做这个梦时，我就住在贝尔维尤，再过几日，便是我太太的生日了。做梦前一日，我太太说要请很多朋友来为自己庆贺生日，伊尔玛也在受邀的名单中。所以我在梦中便先行出现了生日宴会的场景：包括伊尔玛在内的很多宾客来到贝尔维尤的

大厅，我们正在招呼他们。

我对她拒绝我的“治疗方案”提出谴责。我说：“若时至今日，你还觉得疼，那全要怪你自己。”也许在清醒状态中，我曾对她说过这种话。彼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尽管此后证明我是错的），我觉得自己全部的职责就是跟病人说，她的症状中隐含着何种意义；而对方愿不愿意接纳我的治疗方案，虽然是治疗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也与我无关。这种错误观念（还好眼下我已经改正过来了）让我在一段时期内摆脱了压力，虽然免不了会有些失误，但病人还是对我能治愈他们怀有期待。——我留意到，我就是心急想让伊尔玛知道，她现在还会感受到疼痛，责任并不在我，所以才会在梦中向她说那番话。若错误都在她，我自然就不用承担责任了。这不就是我做这个梦的目的吗？

伊尔玛抱怨自己的喉咙、胃、肚子疼到窒息。伊尔玛原本就胃疼，不过不强烈；更多的时候，她是抱怨自己想呕吐。然而，她从未感到喉咙、肚子疼或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我因何会梦到这几种症状，我本人很疑惑，这个谜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她的脸惨白且浮肿。伊尔玛的脸色一直很好，我开始疑心自己梦到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

我很惊讶，暗想肯定是我没有查出她得了一种器质性病。只治疗神经症的专家总免不了忧心自己会在习惯驱使下，将别的医生划归到器质性病的很多病症当成癔症，加以治疗。但我同时也在暗暗质疑自己的惊讶是不是真心的，不过不方便讲出来。若伊尔玛得的是器质性病，而我只治疗癔症，那我便可以再度推卸责任了。我其实很希望是我诊断错了，那就不用因为医治不力受到指责了。

我带她到窗户那边，帮她检查喉咙，她却像镶了假牙似的不情不愿。我认为，她没

有必要这样。我从来没有帮伊尔玛检查过口腔。梦中的情景让我回忆起前段时间为一名政府女官员做检查：她初看就如年轻漂亮的画中人，可到了张嘴时，她又为遮掩自己的假牙费尽心机。我从中又联想到其余一些医学检查，会揭露某些让医生和病人都很不悦的小秘密。“我认为，她没有必要这样”，毋庸置疑，这先是在赞美伊尔玛，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有别的意义（在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于分析时，人会对自己有没有将期许的背景思想全部发掘出来存有质疑）。忽然，我从伊尔玛临窗而立的画面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我对伊尔玛一位闺中密友很有好感。一天晚上，我去探望她这位密友，当时她在窗前站着，跟我梦中复现的场景一模一样。那次就是M博士说她喉咙里有白色的斑点。M博士和斑点就这样在我梦中复现了。到了这时，我终于想起来，我在最近几个月获得了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位女士也患有癔症。这件事确实是伊尔玛告诉我的。我对她的病情了解多少？有一点我很确定，她患有癔症性窒息，跟我梦到的伊尔玛病症相同。因此，我在梦中将她们二人对调了。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时期，我经常在想她也应该过来让我帮她治病。不过，由于她极为守旧，我认为她根本不会这样做。她执拗一如我的梦。还有一个原因，她很健康，不必他人帮忙，就能照料好自己，因此她不必来找我。而惨白、浮肿、假牙这三个特点，并不属于伊尔玛或她的密友。假牙的起因是上面提及的那名女官员；眼下，我觉得如果不是假牙，而是龋齿，我会更加满意。之后，我又想起一个人，这几个特点她全都有。她同样不是我的病人，而我也不希望她来找我治病。我觉得她不会是个顺从的病人，因为她在面对我时总有些忐忑。平日里，她面色惨白，偶尔还会浮肿，不过她是个很健康的人。①这表示我是将其余两位不愿看医生的病人当成了伊尔玛。可我在梦中将伊尔玛和她的朋友对调，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可能是我自己的喜好吧，可能我更同情她的朋友，或者觉得她更聪明。伊尔玛不肯接纳我的治疗方案，让我觉得她很蠢。她的朋友或许会更聪明，即她或许会更愿意接纳我的治疗方案。因此她会张嘴，并且相较于伊尔玛，她跟我说了更多的话。①

我在她喉咙里看到一块很大的白色斑点，还在她鼻腔鼻甲骨表面看到了灰白色的斑点。我从那块白斑想到伊尔玛朋友的白喉，想到我的长女两年前身患重病，当时我有多忧虑，多恐惧。鼻甲骨上的白斑还让我想起自己曾出现过那种症状。那段时期，为了减轻鼻子的疼痛，我时常使用可卡因。前几日，我收到消息，一名女病人效仿我使用可卡因，导致鼻黏膜坏死。1884年，我向大众阐述了可卡因的作用，结果广受指责。我有一位好朋友就是因为误服这种药，提早死亡。这件事发生在1895年之前 ②。

我马上叫M博士过来，他也检查了一遍。以M博士在我们行内的地位，出现梦中这种场景很正常。然而，对“马上”一词却要更深入地解释一番。由此我回想起一起医疗事故。我曾多次给一位女病人开一种药物索佛那，彼时它被判定没有副作用，后来却导致该病人严重中毒，我马上叫前辈同事过来帮忙。说我一直记着这件事，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我那名中毒而死的病人，跟我的长女重名。之前，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件事，到了此刻，我才感觉这像是一种报复。梦中这种人物身份的对换还有一种意义：两个玛蒂尔达对换身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似乎是我在利用所有机会，对自己医德欠缺提出指责。

M博士面色惨白，脚有点跛，下巴上的胡须都刮光了。他的确面色惨白，这种病态时常让朋友们为他忧心。但剩余的两个特征却属于其他人。我想起居住在海外的兄长，他的胡须总是刮得很干净；并且他的容貌跟我梦中的M博士很相像，前提是我没记错的话。前几天，我收到消息，他得了髋部关节炎，因此有点跛脚。我觉得我肯定是因为某个原因，才会在梦中将这两个人搞混了。随后，我想起来，近期他们都拒绝了我的一项提议，让我对他们很不满意。

此刻，病人身边站着我朋友奥托，而我另一位朋友李奥波尔特正在她胸前叩诊，说

她胸部左下有浊音。我朋友李奥波尔特是奥托的亲戚，也是一名医生。相同的职业让他们变成了对手，时常被人比来比去。我曾在一所儿童医院的神经门诊科工作，当时，他们都做过我的助手，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在那儿，经常会出现我梦到的这类场景。我跟奥托探讨病况时，李奥波尔特总会再给病人做一次检查，之后为我们的探讨结果提供建议，结果总会给我们惊喜。他们两个就好比布拉希格和他的朋友卡尔^①，一个聪明，一个沉稳。若我在梦中对比过奥托和慎重的李奥波尔特，那毋庸置疑，我对后者更加偏爱。这一对比，跟我那不太听话的病人伊尔玛跟她更聪明的朋友间的对比有点相像。眼下，我又找到了另外一条跟我梦中思想相关的线索。胸部左下有浊音，与我另外一个病例非常相像，李奥波尔特的细致在那个病例中再度得以展现。我还有种模糊不清的念头，就是转移性感染，不过，这或许意味着眼下我对伊尔玛病症的判定很像肺结核，因此我很期待伊尔玛就是那位病人。

她左肩有一块皮肤有浸润性病灶。我马上想起自己肩膀上的风湿病，每次我工作至深夜，它都会发作，感觉相当明显。梦里“我也留意到了……”意义也非常模糊。事实上，我是在自己身上留意到了这点。我很疑惑自己会用“有一块皮肤有浸润性病灶”的说法。“左上后部浸润性”才是我们通常的说法，可以指代肺部，所以再度牵涉到了肺结核。

虽然她没有脱衣服。这句话不管怎么说，都很多余。一般在为孩子做检查时，我们才会让他们脱衣服，可能这跟检查成年女子的方法产生了对比。我听说有个颇有名气的医生，在为病人检查时，从来不会要求其脱衣服。我能联想到的就是这些。老实说，我并不愿意更进一步分析。

M博士说：“一定是感染了，不过不要紧。很快就会生痢疾，腹泻能排出有毒物质。”起初，我觉得这话有点滑稽，不过同样要仔细分析。经过深入分析，原来它

也是有意义的。在梦中，病人罹患了局部性白喉。在我的印象中，长女生病后，我们曾就局部性白喉和由此引发的全身性感染，也就是白喉展开讨论。李奥波尔特说，可将浊音部位视为转移性病灶，因为就是该部位引发了全身性感染。可我又想起白喉不会出现这种转移，这更像是脓血症。

不要紧。这应该是一句劝慰，对以下的场景好像也适用。在这之前，我梦到病人因严重的器质性感染，产生了疼痛感。在我看来，我仅仅是想借助这一方式推脱责任。因为白喉长时间无法治愈，不应归咎于精神治疗。可是安排伊尔玛罹患这种重症，只是为帮自己推卸责任，实在太残酷了，我无法心安。因此我要得到一种伊尔玛会痊愈的承诺。这句劝慰由M博士说出口，我认为是很不错的。然而，我又在此处形成了一种凌驾于梦之上的态度，还需要去解释这种态度。

只是，这句劝慰因何会显得这样荒诞呢？

痢疾。有种观点好像很久以前就出现了，那就是粪便能将致病物排出体外。莫非是因为M博士经常会给出一些牵强的解释和令人意外的病理关联，我才会借机取笑他吗？我曾在数月前为一个年轻人治病，他的肠道病症严重，某些医生说他患了“营养不良性贫血”。我判断他患的是瘰症，但不想为他做精神治疗，反而游说他去海外旅行。前几天，我收到他从埃及发出的一封信，灰心丧气地告诉我，他在埃及被查出患了痢疾。我疑心这是庸医对瘰症的误诊。不过，我也不由得自责，让病人在瘰症性肠道病严重发作时期，又染上了器质性病。而在德语中，痢疾和白喉的发音十分相似。可白喉这一带有不详预兆的词语，并没有出现在梦中。

我肯定是在讥讽M博士的劝慰“会生痢疾……”因为我由此回想起前几年，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个差不多的故事，主角是另外一位医生。那位医生邀请M博士为一位重症病人会诊，M博士见那位医生乐观得过了头，只能提醒他，自己在病人的尿液中发现

了白蛋白。尽管对方没有明确说出“不要紧”，却也说：“白蛋白能迅速排出体外！”我终于确定，这部分梦的内容是为了讥讽那些诊断不出癌症的医生。之后，我又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联想，似乎就是为这种念头做证明：“病人（伊尔玛的朋友）得了癌症后，又生了肺结核，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病症，M博士有没有看出来？他是继续被这种症状瞒骗，还是已经留意到癌症了？”

可我为什么会这样对自己的朋友呢？答案很简单，M博士也跟伊尔玛一样，不怎么赞成我的治疗方案。因此，在梦中，我向他们二人报复，我对伊尔玛说：“若时至今日，你还觉得疼，那全要怪你自己。”然后又让M博士说出了那种荒诞的劝慰。

她是如何感染的，我们都很清楚。梦中直接得到了此事的答案，让人十分费解。因为是李奥波尔特发现了感染一事，就在前不久，我们对此事还毫无了解。

她觉得不舒服，我朋友奥托便为她注射了一次。奥托跟我说过，他暂住于伊尔玛家中时，有一回被叫到旁边一家旅店去，为一名忽然抱恙的客人注射。我由此再度回想起我那个因使用可卡因中毒而死的朋友，她罔顾我口服的提议，选择了注射。

注射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因何会联想到这些？做梦前那个晚上，我正在写病历，我太太打开了一支瓶身上标注着“安娜纳思”^①的酒，这是奥托送的：他习惯事无大小，都要送人礼物。我期盼他结婚后，他太太能纠正他这个毛病。

② 我从来不喝这种酒，因为它有浓烈的杂醇油味道。我太太提议过将酒转送给佣人，我没有答应（因为慎重），并说不应该让他们中毒，语气中带着悲悯。很明显，我从杂醇油（戊基）的气味联想到了丙基、甲基等同类型药物，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梦到丙基制剂。在梦中，我的确做了一种替换，闻到了戊基的气味，看到了丙基。不过，有机化学中也会出现这种替换。

三甲胺。能梦到它的化学结构式，证明我曾花费巨大精力去记忆它，并且好像是为了彰显一种特殊重要性，所以用加粗的印刷体呈现出这一化学结构式。三甲胺要引导我联想到什么呢？我回想起和一位朋友 ①的交谈，我这么多年间创作的作品，他都非常熟悉，一如我对他的作品也非常熟悉。彼时，他跟我谈及性交时产生的化学物质，他认为三甲胺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从三甲胺联想到了性欲，而我想治疗精神失常，一个关键元素便是性欲。我的病人伊尔玛还很年轻，就死了丈夫。很明显，这一点可以帮我为自己没能治愈她做出有力辩解。她的朋友自然很想改变这一事实。我在梦中将两个人混合成了一个人，而除伊尔玛之外的女病人也是年纪轻轻便死了丈夫，这有些不同寻常。

我开始思考，梦中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因何会如此突显。这个词语集中了这么多的关键主题。除了指代性欲这个强大的元素外，三甲胺还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每次无人同意我的观点时，只要想到他赞同我，我就会觉得心满意足。这个对我的人生如此关键的人，必定会再度出现在我的联想中。他是鼻腔和鼻窦炎领域的专家，还曾提醒人们留意鼻甲骨和女性生殖器官存在明显的关系（详见伊尔玛喉咙中三个卷曲状的构造）。我曾经让他检查伊尔玛的胃疼跟鼻腔有无关联。可彼时他得了化脓性鼻炎，我非常忧心；这毋庸置疑是在暗示我梦到的脓血症，关系到我梦中的转移感染，在我头脑中隐约呈现出来。

这种药物不应该这么草率地注射。这种对做事鲁莽的谴责，直接针对我朋友奥托。当天下午，他用言语和表情向我抗议，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其中好像包含着以下含义：“他的观点太容易动摇了！”“他下定论太草率了！”另外我还想到了那位心急注射可卡因而死的朋友。我从未想过可卡因作药用时，可以采用注射的方式。此外，我留意到，在责备奥托用药草率时，玛蒂尔达的悲惨故事再度浮现在我的记忆中，我也可以用相同的理由责怪自己。很明显，我这是在为证明自己很有责

任感搜集证据，不过也为我没有责任感提供了证明。

注射器也可能不干净。这同样是在责备奥托，不过起因不同。做梦前一日，我遇到了一名病人的儿子，病人是个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了，每天我都要给她打两针吗啡。她儿子跟我说，目前她住在乡间，得了静脉炎。我认为这肯定是因为注射器不干净。而一直以来，我为了保证注射器的清洁不断更换，两年间一起感染的病例都没出现过，这让我很骄傲。简而言之，我还是非常有责任感的。想到静脉炎，我又想起了我太太，她有一回怀孕期间得了血栓。如此一来，我脑子里便呈现出了我太太、伊尔玛以及去世的玛蒂尔达三种相似的场景。我之所以会在梦中将她们三人混为一体，就是因为这种相似性。

我已将这个梦解析完了。① 解析过程中，因对梦的内容与其隐藏意义的比较，我脑子里产生了很多念头，很难抑制。另外，对于梦的“意义”，我开始有所了解。我逐渐察觉到，梦达成了一种意向，这种意向还是我梦的起因。做梦前一晚发生的事件（奥托告诉我的事以及我写的病历）让我产生了一些期待，在梦中得以实现。梦得出了一个结论：要为伊尔玛一直未间断的疼痛负责的是奥托，不是我。我因奥托称伊尔玛的病没治好而恼恨他，梦给了我一个机会，向他报复。为了让我推脱难以推脱的过失，梦给我了大量的借口。我期待会发生的某些事，都在梦中发生了。所以梦的动机是一个欲望，梦的内容便是该欲望达成。

这个梦至此便大致清晰了。不过，其中很多细节我之所以能获得更加清晰的认知，都是基于梦是欲望达成这个观点。奥托对我的反对，让我产生了报复心理，我抓住他两个把柄，一是治疗期间不够小心（注射），二是将带有杂醇油气味的劣酒送给我，在梦中，我发觉注射丙基制剂能将二者结合起来。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满意，为了继续报复，我将他和一个更强大的对手作比较，好像在表达：“相较于

你，我更欣赏他。”但奥托自然不是我唯一的泄愤对象，还有不接纳我治疗方案的病人，我将她换成了一个更加聪明、顺从的人。此外，我还用清楚暗示其愚昧（“很快就会生痢疾”之类）的方式，报复了和我有不同意见的M博士。跟我用伊尔玛的朋友取代伊尔玛，用李奥波尔特取代奥托一样，我似乎也很想用一个人才华更出众的人（那个跟我谈及三甲胺的好朋友）取代M博士。“将这三个人全部赶出去！为了避免那些本不应由我承受的指责，用我选择的三个人取代他们。”如此一来，我就借助十分巧妙的方式，在梦中证实了对我的指责根本没有半点依据。伊尔玛承受这种病痛，该受指责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因为她不肯接纳我的治疗方案。由于她的病痛是器质性的，不能用精神疗法治疗，因此跟我没有关系。孀居才是她病痛的起因（详见三甲胺那段），对此我无能为力。是奥托导致了伊尔玛的疼痛，他注射时不小心，用药也出现了失误，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跟我那位老太太病人患了静脉炎一样，奥托也用了不干净的针头，我却从来没在注射时伤害病人。我留意到一点，这些对伊尔玛疾病的解释（全都是为了帮我推卸责任）并不完全统一，甚至彼此矛盾。这个梦纯粹是为了辩解，让人生动联想起某个人在邻居抱怨他弄坏了自己借给他的水壶时，作出的辩解。他说，第一，自己还给邻居水壶时，水壶并没坏；第二，自己借水壶时，上面就有个窟窿了；第三，他压根儿没向邻居借过水壶。这就出现了很多状况，此人的三个理由中任意一个成立，此人都会无罪。

梦中还有一些主题发挥了作用，不过它们跟伊尔玛的病没有显著关系。我长女的疾病，跟我长女重名的病人的疾病，可卡因的副作用，那个在埃及旅行的病人的疾病，对太太的关怀，我哥哥的状况，M博士，我自己的病，对那个得了化脓性鼻炎却没出现在梦中的朋友的担忧，这些事加在一起好像表现出一点：“医生的职业道德便是关注自己和其余人的健康。”奥托向我谈及伊尔玛的状况时，我那种隐约的不高兴，再度浮现于记忆中。回忆期间，这一系列在梦中发挥了作用的思想，让我得

以表述出这种刹那间的感觉，仿佛是奥托在跟我说：“作为医生，你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这一系列思想接下来便为我掌控，让我可以证明自己非常负责，非常关注朋友、病人的身体健康。而这些材料认为奥托对我的指责是对的，让我很不悦，这点需要留意。大家也许会说这些材料很客观，可不管怎样，这一系列隐藏于梦中的广泛的思想，明显跟我希望自己不必为伊尔玛的病负责任有关。

我无意假装自己已将这个梦所有的意义都揭露出来了，也无意说自己对梦的解析是完美的。我能在其中花费更多时间，找到更多信息，另外就其揭露出来的新问题展开讨论。我明白，要找到新线索，需要从哪些关键处着手，可念及我各个梦的各种状况，这样的解析工作，我无意再做下去了。若有人认为我有所隐瞒，我会向其提议，做一个类似的实验，要比我更加坦率。当前已经得到的新认知，让我很满足。解析梦时若能采用这种方法，便会发觉梦并非像一些权威人士所言，仅仅展现了心灵杂乱无章的活动，事实上，梦是有意义的。我们会在做完梦的解析后发现：梦是欲望达成 ①。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章 梦是欲望达成

如果我们从峡谷中穿过，看到一片广阔的高地，道路纵横，景色美不胜收，这时我们应该会短暂驻足，为接下来先去什么地方陷入沉思。眼下我们就面临着这种情况。站在首次成功解析梦的巅峰，因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豁然开朗。梦并非不懂音

乐的人利用乐器发出的无节奏声音，并非没有意义的或荒诞的，也并不表示人们部分思想睡眠，另外部分思想苏醒。与此相反，它们是百分百有效的精神现象，即欲望达成。它们是由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组成的，跟清醒状态下能被理解的心理活动相连。

然而，我们刚刚开始为这一发现感到欣喜时，便遭遇了一系列问题。若从解析梦中，我们了解到梦是欲望达成，那这种表现欲望达成的方式何以会如此迥异平常，让人疑惑？它们在成为我们清醒后依然记得的显梦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类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梦的材料源头在哪里？从梦的思想中能够观察到的很多特征——比如它们彼此矛盾（参见上文中借水壶的例子）——又源自哪里？梦能不能揭露人们内部心理过程中的某些新事物？梦的内容能不能将我们清醒时的观点纠正过来？

我的建议是，将这些问题暂时搁置，沿着一条确定的道路继续前进。我们已了解梦是欲望达成，那我们关注的第一点肯定是，这是上文中解析过的梦例（伊尔玛注射那个梦）独有的特征，还是梦的普遍特征。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发掘出每个梦都具备某种意义或精神价值，但各个梦的意义也许各不相同。第一个梦是欲望达成，第二个梦是畏惧展现，第三个梦也许仅仅是深入思考，第四个梦只是重复了某段记忆。我们能不能找到别的欲望达成的梦，还是一切梦都是欲望达成？

我们能很容易地证实，一般而言，梦都很明显地表现成欲望达成，这导致人们一直无法破解梦的语言一事，让人很费解。比如我经常做一个梦，就跟实验差不多，想做就能做。晚饭时，我若吃了鳗鱼、橄榄等咸味很重的食物，就会在夜间因口渴醒过来，此前通常会梦到自己在大口大口喝水，水的味道好像甘泉，醇美至极。之后，我醒来，被迫真去喝水。而醒来后，我才察觉自己做了这种跟口渴有关的梦。

因为口渴，就希望喝水，这种希望在梦中变为了现实。因此，我们能比较容易地发现，梦是在实施一项功能。我睡觉很沉，身体需求很难将我唤醒。若借助喝水的梦便能解决口渴的问题，那就不必真去喝水了。这是一种方便梦，取代了实际行动，这类状况也存在于实际生活中。可惜我能通过梦到对奥托和M博士的报复获得满足，却无法通过梦到喝水解决口渴问题。不过，两种梦有着同样的意向。我这种口渴梦前段时间出现了某些变化。入睡前，我就觉得口渴，喝掉了摆在床边桌子上的一杯水。入睡数小时后，我再度感到口渴，这时我只能去太太那边的桌子上拿水喝，因此我又做了个梦，跟这个场景相当契合，我太太从一个花瓶中倒水给我，事实上，那个花瓶是伊特拉斯坎人^①的骨灰坛，我去意大利旅行时带回来的，之后我又将它送了人。我喝水时，水是咸的（很明显这是因为骨灰的缘故），随后便醒了。我们能留意到，在梦中，所有事件都能很方便地安排好。因为其仅有的目的，便是达成“我”的希望。方便自己和造福他人确实无法兼顾。骨灰坛出现在梦中，或许是为达成另外一种欲望。就像我拿不到太太那边的水一样，我对那个骨灰坛已归别人所有，心存遗憾。而我最终会因这骨灰坛和口中不断加重的咸味清醒过来。^②

青年时代，我经常做这种方便梦。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我习惯于工作至半夜三更，早上很难起得早。因此，我时常梦到自己起床了，在脸盆架旁边站着，很快，我便明白自己还在床上没有起，不过我也乘机多睡了片刻。有位年轻的医生同事也有这种赖床的习惯。他曾描述过一个很有意思又很简单的梦。他住的公寓距离医院很近，为了避免上班迟到，他让女房东每早叫自己起床，女房东发觉这很有难度。有一天早上，他睡得格外沉，女房东叫他：“快点起床，佩匹先生，要去医院上班了。”他以一个梦作为回应，他梦到自己住了院，床边挂了一个写着“佩匹，医科学生，22岁”的牌子。他告诉自己：“我都住院了，哪里还用得着再去医院？”他翻了个身，又睡了。他就这样坦承了自己做梦的动机。

另外还有一个刺激对睡眠发挥作用的梦例。我有个女病人不得已做了一个下巴手术，可不算成功。医生吩咐她不论半天黑夜都要在下巴的一侧佩戴冷敷器，可是一睡着，她就会把冷敷器丢开，已经成了习惯。有一回，她又犯了这种错误，医生让我痛斥她。她说：“这回是因为昨晚我做的一个梦，我自己也不想这样。我梦到我坐在戏院包厢，正聚精会神看着歌剧。卡尔·梅耶尔先生却在疗养院，因为下巴疼怨言不断。我心想，我戴这个东西做什么，我的下巴又不疼！所以我就把它拽下来，扔掉了。”这个可怜的病人做的梦，刚好展现出人在不快乐时常说的一句话：“我要说，我可以想到一些更快乐的事。”这个梦展现的就是一件快乐的事。至于卡尔·梅耶尔先生，代她承受痛苦的人，不过是个她认识但没有联系的青年。

在其余正常人的梦例中，我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梦是欲望达成的例子。有个朋友得知我这一理论，转述给自己的太太听。有一天，他告诉我：“我太太让我跟你说，昨天她梦到自己来了月经。你说这该怎么解释？”我的确能猜出个中因由：一位年轻的已婚女士，梦到自己来了月经，表示她的月经很久没来了。我很肯定，她是想再享受一段时间的自由，然后才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这等于公开表示她已怀有身孕。另有一位朋友给我写来一封信，说自己的太太梦到内衣前面粘有奶渍。这同样表明她怀孕了，不过不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她期待自己能有更多奶喂这第二个孩子。

有位年轻的女士为了照顾一个身患传染病的孩子，接连数周没出过门。孩子康复后，她梦到自己来到一个聚会上，遇到了阿尔丰斯·都德、保罗·布尔热和马尔塞·普雷沃斯特，他们全都非常高兴，对她十分亲切。除马尔塞·普雷沃斯特外，其余两位作家都跟他们的肖像画很相像，而她从未看到过马尔塞·普雷沃斯特的肖像画，梦中他跟.....前天到病房消毒的防疫官有些相像，过去这段日子，他是她的首位造访者。所以这个梦可以解析成：“应该做一些比长时间照顾病人更有意思的事了。”

以上梦例应该能充分证明，在不同的状况下，那些只能解析为欲望达成的梦，时常清清楚楚地表示出欲望达成这层含义。这些梦都很简短、简单，有别于权威人士关注的重点——复杂错乱的梦。即便是这样，先对这些简单的梦做研究，依旧很有价值。我们想找到孩子做的形式极为简单的梦，他们的心理活动毋庸置疑要简单过成人。对低等动物构造或发展的研究，对了解高等动物会有帮助，同样的，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也必然会了解成人心理学有帮助。然而，截至目前，依旧没有多少人借助儿童心理学将该目标变为现实。

通常说来，孩子的梦完全是欲望达成，在这样的状况下，相较于成人的梦，它们看起来非常乏味。它们无法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们在证实梦的基本性质，也就是梦是欲望达成时，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从我的子女那里，我搜集了一些这种梦例。

其中两个梦都发生于1896年夏，当时我们从奥西湖去风景优美的荷尔斯太特村度假。有一个梦是我八岁半的女儿做的，另外一个是我五岁三个月的儿子做的。不过，我要先做个说明，原本我们在靠近奥西湖的山中避暑，在晴朗的日子里，从那里能看到达赫斯坦山的美景，利用望远镜能清楚看到山上的西蒙尼小屋。孩子们经常用望远镜看，至于有没有看清，我就知道了。旅行前，我跟孩子们说，荷尔斯太特就在达赫斯坦山脚。他们热切盼望着出发。我们从荷尔斯太特往艾奇恩塔尔山上爬，沿途风景变化多端，孩子们非常开心。可五岁的儿子很快失去了耐性，看到一座山就问是不是达赫斯坦山，我只能说：“这只是达赫斯坦山下面的一座小山。”几次问答过后，他沉默了，连我们邀请他攀上一座陡坡看瀑布，他都断然拒绝。我觉得他肯定是疲倦了。可到了翌日早上，他却兴奋地告诉我：“我昨晚梦到我们到了西蒙尼小屋。”我终于醒悟过来。他在我谈及达赫斯坦山时，就盼着在去荷尔斯太特途中爬这座山，在用望远镜看这座山时，我们对其谈论得越多，他便觉

得距离这座小屋越近。因此，我们用小山、瀑布之类敷衍他，他觉得很失落，看上去没什么精神，但昨晚的梦补偿了他。我尝试了解他梦中的细枝末节，可惜内容寥寥无几，只有一句他从别人那里听说的“要花六个小时才能爬上去”。

八岁半的女儿也因此次旅行产生了一些期待，而要将它们变为现实，也只好借助梦。有一回，我们带着邻居家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一块儿去荷尔斯太特。这个男孩已经是小男子汉了，很有风度，我女儿很喜欢他。她在翌日早上跟我说她做了个梦：“太有意思了！我梦到艾米尔成了我们家的一份子，叫你们爸爸妈妈，跟男孩们一样，和我们一块儿在一个大房间里睡觉。之后，妈妈进来了，把一大把包着蓝色、绿色糖纸的巧克力丢到我们的床底下。”她的几个兄弟都表示这个梦一点意义都没有，跟那些权威人士观点一致。很明显，他们并未继承我解析梦的才能。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女儿都为其中的部分内容做了辩解，搞清楚具体是哪部分，会对神经症理论的阐述有帮助。“艾米尔跟我们成了一家人确实是假的，可巧克力是真的。”让我疑惑不解的正是后者，我太太做出了说明。孩子们在从车站回家的路上，驻足于一台自动售货机旁，他们已养成一种习惯，从这里买包裹着闪亮锡纸的巧克力。这一回，他们也想买，可他们的妈妈觉得今天满足他们的心愿已经够多了，这个就留待梦中满足吧。这件事我并未留意。可我很了解女儿未曾辩解的那部分梦的内容，那个行事一板一眼的小客人在路上跟他们说，等“爸爸”“妈妈”追上来，大家再一起出发，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种临时的亲戚关系，被这个小女孩当作了永久的。她的感情还无法构思出比梦中的兄妹关系更高层次的在一起的方式。而把巧克力丢到床底下又是为什么呢，我是无法明白，除非去询问她。

有个朋友跟我提及一个梦，跟我儿子的梦很相像。做梦的是一个小女孩，当时八岁。父亲带着她跟其余几个孩子一起徒步前往临近维也纳的多恩巴赫，去看看那边的罗雷尔小屋。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走到一半又回来了，他向孩子们承诺

下次再来，以免孩子们失望过度。返回途中，他们见到一个路标，标识着去哈米欧，父亲因为相同的原因拒绝了他们，同时承诺下次会去。这个八岁的小女孩翌日早上心满意足地告诉父亲：“爸爸，昨晚我做了个梦，梦到你带我们去了罗雷尔小屋，还有哈米欧。”她在父亲的承诺兑现之前，便迫不及待地实现了。

另外有一个梦，也很简单、清晰，做梦者是我另外一个女儿，时间在她看过奥西湖的美景过后。她当时才三岁三个月。这是第一次坐船到湖对岸去，由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因此船开到码头时，她还不愿下船，并难过地哭起来。翌日早上，她说：“昨天晚上，我又到湖里去了。”希望在梦中这次她能在湖里停留更长时间。

我的长子八岁时已经可以在梦中将自己的幻想变成现实：他梦到自己跟阿喀琉斯坐着一辆双轮战车，帮他们赶车的是迪欧米底。事实上，做梦前一日，他收到了姐姐送的一本希腊神话，看完后就变得十分兴奋。

若孩子的呓语也算是梦，那我搜集的梦例中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做的梦。我小女儿十九个月时，有一天早上不断地呕吐，所以一天都没吃饭。当天晚上，她在梦里欣喜地叫起来：“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莓、煎（蛋）饼、布（丁）！”她那时候有个习惯，先说自己的名字，说明自己拥有哪些东西。看来这一连串食物，便是她最想吃的。她把“草莓”说了两遍，两遍还不一样，其实是在反对家里的卫生规定。毋庸置疑，她已经发觉保姆认为她吃了过多的草莓，才会呕吐。所以在梦中，她便表达了对这个令人反感的判决的抗议。 ①

尽管我们持有一种观点，儿童时期由于无性欲，因此十分快乐，但两大本能中的另外一种同样造就了巨大的失望与空虚，所以有效刺激产生了梦。 ②另外还有个梦例。我侄子现在22个月，大人让他在我过生日当天向我道贺，还要送我一小篮樱桃，可彼时还没到樱桃收获的季节。他一直念叨“里头有樱桃”，却不肯把篮子交

到我手上，可能是因为这个任务对他而言有点难了。但他找到了一个补偿的方式。他习惯于每早跟妈妈说自己梦到了“白兵”——有一回，他在街上见到一个穿着白色斗篷的军官，十分艳羨。把樱桃送给我之后，翌日一早他就兴高采烈地说：“樱桃都被白兵吃掉了。”他只可能从梦中获取这一信息。①

我对动物的梦没有了解。不过，我留意到我学生说的一句谚语：“鹅会梦到什么？梦到玉米。”②这两句谚语便囊括了梦是欲望达成的所有理论。①

很明显，我们只借助对语言的利用，就能快速为我们跟梦的隐含意义相关的理论作出证明。但某些时候，一般的语言在谈及梦时，也确实会表现出轻蔑（“梦是空话”好像就为对梦的科学评判提供了支持）。然而，与梦相关的日常语言，整体看来都跟欲望达成有关。若发觉事实超出了预期，我们便会欣喜地说：“我做梦都没想过会这样！”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四章 梦的伪装

若我继续坚持所有梦都是欲望达成，此外没有别的梦的类型，一定会招致强烈反对，这一点我预先就想到了。

那些评论家会跟我说：“有些权威人士一早就留意到，可以将一些梦视为欲望达成。这种观点已经一点都不新颖了。可参见瑞德斯托克（1879年，第137页之后）、沃尔科特（1875年，第110页之后）、普金耶（1846年，第456页）、狄西

(1898年,第70页)、西蒙(1888年,第42页,特伦克男爵在被囚禁期间因饥饿所做的梦)、葛瑞辛格尔(1845年,第89页)的描述。①不过,说除欲望达成的梦外没有其他梦,仅仅是将这个命题更不公平的普遍化,好在要驳斥这一观点非常简单。对梦是欲望达成的理论抗议最强烈的是悲观主义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在《无意识哲学》(1890年,第二卷,第344页)中,他表示:‘做梦期间,我们觉得清醒生活中所有的烦恼都进入了睡眠状态,有文化涵养的人获得的科学与艺术乐趣,是仅有的无法进入梦中的事物。’就算是不太悲观的观察者,也认为相较于快乐的梦,痛苦和不快乐的梦更加普遍。比如肖尔茨(1893年,第57页)、沃尔科特(1875年,第80页)等人。而弗洛伦斯·海拉姆和萨拉·维德两位女性观察者更以自己的梦为依据,罗列了观察的数据,统计出在梦中占据主导的是不快乐的内容。不快乐的梦占了57.2%,快乐的梦只占了28.6%。除了这些包含了平日里各种不快乐的梦外,还有一些被不快乐的情绪充斥的焦虑梦,这种情绪会持续到将做梦者唤醒。孩子②是这种焦虑梦最常见的受害者,你却说他们的梦是欲望达成,不带半点伪饰。”

焦虑梦似乎的确让梦是欲望达成的结论无法再以普通命题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所有这些命题好像都变成谬论了。

但这些看起来非常确定的反对意见,驳斥起来并不算难。只要留意一个事实,我的理论并不是以梦的表面呈现为基础,而是借助解析梦,将梦中隐藏的思想揭露出来。我们一定要对比一下梦显露的和隐藏的内容。有些梦彰显的确实是最让人痛苦的内容,但有没有人曾试着对这些梦作出解析,将其隐藏的思想揭露出来?若答案是没有,那抗议我的两种观点就不成立:解析过后,痛苦的梦与焦虑的梦最终仍有可能是欲望达成。①

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若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有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再找到一个新问题，跟原先的问题放在一起解决，这就好比砸碎一个坚果比较困难，同时砸碎两个坚果就会容易一些。在解决“痛苦的梦和焦虑的梦怎么可能是欲望达成”时，借助反省，我们又加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内容毫不重要，最后却被证实是欲望达成的梦可以彰显自身意义，而不带半点伪饰？”以伊尔玛注射的梦为例，我曾经为此做过大段解析。这并不是一个痛苦的梦，解析过后，它被证明是一个欲望达成的典型梦例。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解析呢？直接表述其含义不行吗？伊尔玛注射的梦，初看并未达成做梦者的希望。别说读者，就算是我，在解析这个梦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梦这种迫切需要解析的现象，可称为“梦的伪装”，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什么是梦的伪装的源头？

我们立即就能想出很多法子解决这一问题，比如我们在睡眠期间无法将梦的思想直接表述出来。然而，对一些梦的解析，又让我们不得不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梦的伪装。我会再度以自己做的梦为例。如此一来，我就要再度将自己轻率的言谈举止呈现于大家面前，但只要能清楚阐明问题，我的牺牲便是值得的。

前 言

我在1897年春获悉，我们大学的两位教授已经推荐我担任临时教授。这个消息表明我获得了两位优秀人物的认可，且与个人感情无关，这让我喜出望外。然而，我马上提醒自己，不要对此寄予希望。近几年，教育部对这种推荐完全不予考虑，有几位同事年龄比我大，能力又不逊色于我，还在等待这种任命。我认为自己不会比他们更走运，所以对于这件事，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而我知道自己野心不大，就算没有教授头衔，也一样能满足于自己的事业成就。更何况，葡萄悬挂得那么高，我连评价它们是酸是甜的资格都没有。

有一天黄昏时分，有个朋友过来探望我，长久以来，我一直将他当作一个范例。他一早就当上了候选教授。有教授头衔的医生，都被病人视为半神。跟我的顺其自然不同，他时常去教育部的办公室，期待能尽快被任命为教授。当天他来探望我之前，又去了一趟教育部，跟我说，教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被他逼得无路可走。他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是不是因为教派原因，自己才这么久都得不到任命。对方说因为当前的感情因素，阁下升职的时机还不成熟。这位朋友概括道：“不管怎么样，我对自己当下的处境总算有了了解。”这一定会让我对此事更加顺其自然，但对我而言，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为教派原因对我一样适用。

翌日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梦的形式便是它最特别的地方。这个梦有两个思想和两个分别紧随其后的形象。但由于梦的第二部分不涉及当前讨论的这个梦的目的，因此我只向大家汇报第一部分。

（1）.....我朋友R是我叔叔——对于他，我有着很深的感情。

（2）我认真观察他的脸，觉得形状有点扭曲，好像变长了一点，特别突出的是黄色的络腮胡。

随后的两个片段同样是一个思想后面跟着一个形象，在此就不提了。

解 析

早上，我回想起这个梦，笑着说：“简直太荒诞了。”可整整一天，我都记挂着这个梦。到了晚上，我责怪自己：“若病人在解析自己的梦时只说了一句太荒诞，你肯定会批判他，同时质疑他是不是想避开梦中令人不快的隐含意义，不想了解它们。你怎么对病人，就该怎么对自己。你觉得梦很荒诞，便表明你心里不想解析它。不可以这样蒙混过关。”我随即开始解析这个梦。

“R是我叔叔”是什么意思？我只有一个叔叔，就是约瑟夫。① 他有段悲惨的经历。（30年前）他为了赚快钱，卷入一宗非法贸易，受到严厉制裁。我的父亲悲伤欲绝，头发几天内就花白一片，他时常说，约瑟夫叔叔是蠢，但并不是坏人。这就是他的原话。若我梦到的朋友R便是我叔叔，那我其实是想说R很蠢。这真让人既意外又不悦！——我还梦到他的脸，脸很长，长着黄胡须。我朋友R的须发原本是黑色的，当其转为花白时，便渐渐失去了青春活力。黑胡子逐根逐根产生了让人不悦的变化：从棕红色到黄褐色，最终到花白色。彼时，我朋友R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中，而我刚巧留意到自己的胡须也是一样，因此灰心丧气。我梦到的那张脸就跟高尔顿的复合照片（高尔顿曾为了突显家庭成员脸部的相似性，在一张底片上拍下了几张脸）一样，同时属于我朋友R和约瑟夫叔叔。因此，毋庸置疑，我觉得我朋友R跟约瑟夫叔叔一样，是个很蠢的人。

我做这种比较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明白，继续埋头思考。可是没什么结果，因为约瑟夫叔叔是个犯人，我朋友R却有着毫无瑕疵的人格……只有一回，他骑自行车时撞到一个孩子，因此被罚款。莫非我还记挂着那件事？做这样的比较实在太滑稽了。我回想起前几日，我跟同事N针对该话题交流过。我跟N在路上相遇，他同样被推荐升职为教授，并祝贺我也得到了相同的资格。我立即拒绝了他的道贺：“你是过来人，了解这种推荐，怎么还能这样取笑我呢？”他开玩笑似的说：“这也不一定。只有我才不能升职。有个女人把我告上法庭，这你是知道的。这个案件已被驳回，但我没必要说服你相信这一点。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耻敲诈，为了不让原告受惩处，我惹来了一身麻烦。教育部却能用这作为借口，不给我升职。而你的人格是毫无瑕疵的。”如此一来，我便明白了罪犯是什么人，明白了该怎样解析这个梦，梦有何目的。约瑟夫叔叔取代了那两个未获得晋升的同事，一个很蠢，一个是嫌疑犯。至此，他们为何会展现成这种方式，我也了解了。若我朋友R和N没能晋升，是因为教

派原因，那我也很难晋升。若是因为别的跟我不符的原因，那我就很有可能晋升。这个梦的步骤如下：先让他们中的一个R变成很蠢的人，再让余下的N变成嫌疑犯，最后不蠢且未犯罪的我便跟他们没有相同点了。这样一来，我便能获得即将晋升的欣喜，逃避跟R一样灰心丧气的处境。

然而，我觉得一定要对这个梦作出更深层次的解析。现已取得的结果并不能让我最终满意。为了保证自己能升职，我贬低了自己敬重的两名同事，却毫无负罪感，这让我十分忐忑。可这种感觉在我了解到梦中此举的价值时，便不复存在了。我并非真的觉得R很蠢，也不相信N会因为被敲诈而无法升职。另外，我也不相信伊尔玛病情加重，是因为奥托为她注射了丙基制剂。这两个梦例表达的仅仅是我觉得这样就能达成我的欲望。相较于第一个梦例，第二个梦例中我的欲望达成的观点少了一些荒诞成分，用更加巧妙的方式，借助客观事实搭建起了梦的结构，好像用心编造的毁谤，给人一种“有些道理”的印象。这是因为有位本专业的教授投票反对R升职，我朋友R又在无意间给了我材料，正好符合我的心意。不过，我需要强调一点，为这个梦作更深层次的解释，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又回想起还有一个梦的片段没有考虑。当我梦到R是我叔叔后，便对他生出了一种亲近、温暖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源头在哪里？我对约瑟夫叔叔并无这种感情，可这么多年来，我却一直很喜欢、很敬重R。可若面对面向他表达梦中那种亲近的感情，必然会让他十分惊讶。我对他的感情就像我把他的人格跟我叔叔的人格混杂，从而对他的智商作出的判断一样，太过夸张，不够真实，尽管这种夸张是反方向的。这时候，我又有了新的想法。这个梦并不是隐梦，其中的感情并非梦中隐藏的思想。正好相反，这种感情跟隐梦是对立的，是为了掩饰梦真正的解释。可能梦能够存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回忆自己怎样抵触解析这个梦，怎样拖延时间，怎样说这个梦非常荒诞。参照精神分析治疗，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连这种抵触的态

度都应该解析。这是一种感情表达，尽管不具备判断的价值。我的小女儿要是不想吃苹果，别人给她一个苹果，她一口都没吃就说是酸的。若病人也采取了这种做法，就表示他们在尝试将某种想法压下去。同样的，我不愿意解析我的梦，就是因为解析中涵盖了我所抵触的事物。解析结束后，我终于了解到，我抵触的原来是R很蠢这个结论。我对R的感情源自我对梦的压制，而非隐含的梦念。若在这一点上，我的梦将自己伪装成了隐梦的对立面，正是为了这种伪装，梦中才表现出了这样的感情。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伪装是一种掩饰的方法，非常精妙。我的梦念中有对R的毁谤；而梦中表现出的却是对他的喜欢，以此让我忽略对他的毁谤。

这一发现似乎具备普遍意义。第三章列举的梦例的确有些是欲望达成，而不带任何伪饰。可那些很难认出是欲望达成的梦（也就是伪装的梦）必然存在一种趋向，抵触欲望的展现。这种抵触导致欲望只能用伪装的方式展现。我尝试找到某种社会现象，跟这种心灵内部事件对应。这类心理活动伪装，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哪个领域？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有某种权力，另一个就得心存顾虑，伪装或者说掩饰自己的心理活动。平日里，我展现出来的礼貌谦逊很多都属于这种伪装。我在向大家解析我的梦时，也被迫做出了相似的伪装。有这样两句诗，对这种不得不做的伪装发出了怨言：

能贯通的最高真理，

却无法直接说给学生听。 ①

政治评论家在描绘一些不符合政府心意的真相时，也会遭遇相同的难题，要想避免被政府打压，就要进行一些掩饰；若是口头发布出来，就会在之后受到处罚；若是打算印刷出版，就会在之前被封杀。这样的稽查，身为作家一定要小心。所以作者只能用温和的语气、遮遮掩掩的方式，将自己的观念表达出来。稽查的严格与敏感

度，成了束缚作者批判的尺度，有时候要将直接推导替换成隐喻，有时候为了避免惩罚，还要佯装幼稚。比如作者用中国清朝两名官员的争论隐喻本国的两名官员。越是严格的稽查制度，越能造就广泛的伪装手法和读者巧妙的领悟方式。 ①

即便在最微不足道的地方，稽查现象与梦的伪装也是彼此契合的，这表明二者的决定因素是一样的。据此，我们能够假设所有人的梦都能借助两种精神力量（或者称其为趋势或系统）的作用，获取自己的形式。一种精神力量组成梦表述的希望，另外一种对其进行稽查，让梦在表述希望时，不得不采取伪装的方式，而发挥稽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究竟是什么性质，还没有答案。梦的隐藏意义无法在分析前被感知，梦的显著意义却能被有意识地记忆，所以假定第二种力量拥有一种特殊权利，能准许思想进入意识中，好像是合情合理的。若无法借助第二种因素，要从第一种系统进入意识，是不可能的。第二种因素又利用自身权利，改变想进入意识的思想的形式，使之符合自己的标准。我们就这样确立了意识的“本质”的概念：我们将事物转变成意识的过程视为特殊的精神活动，跟表象或观念的产生过程不同，且独立于该过程以外；将意识视为一种感官，感知从其余地方而来的资料。这些同样是心理病理学必不可少的基本假设，之后还会详述。

若我们能接受对两种元素和它们跟意识之间关联的描述，那在政治领域中也存在类似于我在梦里对R有很深的感情，解析梦时又对他很没有礼貌的状况。假设在一个社会中，到处都存在争斗，害怕丧失权力的统治者和业已醒觉的公众意识的争斗也包含其中。民众抗议得不到拥护的官员，呼吁其下台，统治者却在提不出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为这名官员升职，以此显示自己完全不将民众愿望看在眼里。我的第二种元素使用相同的方式，掌控了对意识的接近，同时着重显示出我朋友R，展现出一种过度的感情，这是因为第一种元素系统的欲望冲动因自身的一些特殊原因，故意评价他是愚蠢之人。 ①

我们这样思考，觉得解析梦能让我们获得依靠哲学无法获得的定论，其中涉及我们的精神机构构造。现在我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可我已经搞清楚了梦的伪装，再返回最初的问题：痛苦的梦怎样达成欲望。这点在以下状况下是成立的：存在梦的伪装，为了掩饰自己的欲望，才会梦到痛苦的内容。我们在假设存在两种心理元素后，可更进一步，说痛苦的梦的确囊括对第二种元素而言是痛苦的内容，而第一种元素的欲望，便是借助这些内容达成的。若所有梦的源头都是第一种元素，那所有梦都可以展现欲望。但对梦而言，第二种元素不是创新性的，而是防御性的。①若只考虑第二种元素对梦发挥的作用，我们便无法解析梦，权威人士发现的梦的难题，也都将成为难解之谜。

梦隐含着对欲望达成的表述这层含义，要获得新证明，一定要分析各个具体的梦例。我会挑选有痛苦内容的几个梦例，试着做出解析。部分梦是癔症病人做的，所以要写大篇的序言，某些情况下还要偏离主题，对癔症特色的精神过程展开讨论。可我一定得直面这种难题，否则无法证实我的理论。

我在为神经症病人做精神分析治疗时，都会跟他探讨他做过的梦，这点前面已经说过了。为了解他的病症，我需要在探讨期间向他做各类心理解释。导致病人经常以不逊于我同行的程度，冷酷地批评我。他们还经常向我的梦是欲望达成的理论提出抗议，以下几个梦例就是他们用来驳斥我的：

有个聪慧的女病人说：“你一直说梦是欲望达成。那我跟你说一个刚好相反的梦，我并未在梦中得到满足，不知你会做何解释。我梦到我在准备一场晚宴，可家里只有熏鲑鱼这一种食物。于是，我想到外面采购，可这时正是礼拜天下午，商店都不营业。所以我打电话叫外卖，但电话也坏了。我只能不举办晚宴了。”

我说，这个梦初看是连续且井井有条的，且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可要确定其意

义，只怕还要进行解析。“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做梦前一日发生的事件通常会成为梦的起因，这你是了解的。”

解 析

女病人的丈夫是一名卖肉的生意人，勤劳忠厚。一天，他说自己的体重不断增长，应该减肥了。之后每天早上，他都会去锻炼身体，严格掌控饮食，并谢绝参加一切晚宴。——讲到这里，女病人笑道，丈夫在经常吃饭的餐厅认识了一名画家。画家说自己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好看的脸，所以要给他画一张肖像画。丈夫痛快地答应下来，向画家道谢，可是丈夫很清楚，自己的脸连一个年轻姑娘的半边屁股都比不上。①女病人又让丈夫不要再为自己买鱼子酱了。

为什么要这样说，我问她。她说自己一直都希望能在早餐中吃到鱼子酱三明治，可又觉得这样太奢侈。若她让丈夫去买，他自然会马上照做。可她并不想这样，她想继续用这件事跟他说笑。

她的解释不大可信。这种站不住脚的原因背后，一般都藏着不愿坦承的动机。我由此联想到伯恩海姆催眠病人。有个被催眠的病人被问及为何要做出这种动作，他没回答不知道，只觉得一定要编造借口。这名女病人的“鱼子酱”借口也许与之类似。显然，她在实际生活中，不得不编造一个尚未获得满足的欲望，呈现于梦中。可她执着于一个没有被满足的欲望，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截止到这时，她形成的联想还无法完全解析这个梦，于是我让她往下说。她像在逾越一种阻碍般暂停了片刻，接着说她在做梦前一日去拜访了一名女性朋友。因为丈夫经常夸赞这位朋友，所以她十分嫉妒。好在丈夫喜欢女性丰腴一些，而这位朋友却很瘦。我问她跟这位朋友聊了什么。她说，朋友想长胖一点，还问她：“你几时

再请我们吃饭？你的厨艺简直太好了。”

这个梦的含义至此已昭然若揭，我跟女病人说：“你听到她想让你请她吃饭时，心想：‘别痴心妄想了！我做好美味佳肴，请你来吃，好叫你吃胖以后引诱我丈夫。这么愚蠢的事，我才不会做呢！’你梦到自己偏巧无法举办晚宴，正好满足了你不想你朋友变得丰腴的心愿。而你丈夫因为要减肥，拒绝任何晚宴，也让你了解到，人之所以长胖，都是因为去人家家里赴宴。”眼下只要再对梦中的一些巧合，诸如熏鲑鱼等作出解释就可以了。我问：“你怎么会梦到熏鲑鱼呢？”她说：“我那位朋友最喜欢吃熏鲑鱼。”刚好她这位朋友我也认识，基本我的女病人有多爱鱼子酱，她就有多爱熏鲑鱼。

解析这个梦时，若增加一些额外的细节，必然会产生另外一种更奇妙的解析。（两种解析非但不矛盾，还有相同的基础，借助这个梦例，能有效证实一点：跟其余心理病理结构一样，梦也往往具备一种以上的含义。）在梦中，这位女病人舍弃了一个欲望，而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在尝试舍弃一个欲望（鱼子酱三明治）。她那位女朋友也展现出一个欲望（想变得更丰腴），而女病人并不想让她欲望达成，所以她梦到她没能实现自己的欲望也很正常。不过，在梦中，女病人却梦到了自己没能达成欲望。若假定她梦到的其实并非自己，而是那位朋友，她出现只是作为朋友的替身，或者她将自己跟朋友“等同”了，于是对于这个梦便出现了一种新解析。在实际生活中，我认为她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她舍弃了一个欲望，正好可以证实这种“等同性”。

然而，癡症等同性是什么意思呢？解释起来很麻烦。在癡症的症状机制中，等同性是一种相当关键的元素。它就像包揽了戏中所有的角色，让病人在症状中不光展现自己的体验，还展现其余很多人的体验。有人会说，这只是癡症模仿，也就是癡症

病人对其余人引起自己注意的症状进行模仿的能力，这种同情已经增强至能够复现的强度。但这仅仅说明了心理过程在癔症模仿中所走的路。这条路有别于精神活动走的路。后者主体是潜意识的推导，比通常的癔症模仿更为繁琐。要解释这一点，举个例子就行。例如，一名医生正在为一名得了某种特殊抽搐症的女病人治疗，女病人跟一些有其余症状的病人住在同一间病房。若这名医生某天早上看到病房中其余病人都在模仿女病人的癔症抽搐，那他只会毫不惊讶地说：“其余病人仅仅是出于精神感应，才会在看见她的症状后进行模仿。”他说的是对的，可精神感应的形成方式是这样的：病人对彼此的了解，一般要超过医生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在医生查完房后，便开始彼此观察。试想某个病人突然病发，用不了多久，其余病人便会明白其病发的源头是一封家信，还是婚姻恋爱矛盾，抑或是其他原因。他们因此心生同情，得出一种尚未进入意识的推导结论：“我的状况跟他一样，若他能因这个原因病发，我也会。”这个结论若能进入意识，便会引致对这种病发的恐慌。但这种结论其实是产生自另外一个精神范畴，因此真的引发了令人恐慌的症状。所以这种等同性是建立在处境相同的同化作用基础上，并非纯粹的模仿。它呈现为以潜意识内部保留的共同因素为源头的一种相似性。

在癔症中，等同性最常用于代表一种共有的性元素。癔症女病人最常见的是将自己和跟自己有过性关系的男性或跟这些男性有过性关系的其余女性等同起来。我们经常说恋爱中的男女关系亲密到“好像一个人”，便是相同的意思。癔症幻想跟梦一样，病人要实现等同性的目标，不用真的发生性关系，只要存在这种念头就行。因此，现在我分析的这位女病人为了展现自己对女朋友的嫉妒心（她本人很清楚这并不公道），便以癔症思维的规律为依据，在梦中将自己等同为那位女朋友，为了实现这种等同，还编造出舍弃欲望这种症状。可将该过程总结为：在梦中，女病人代替她的女朋友，原因有二，一是女朋友正在代替她跟她丈夫产生关联，二是她想代

替女朋友，从丈夫那里获得很高的评价。 ①

还有一位女病人做了一个梦，跟我的梦理论截然相反，不过，要清楚解析这个梦并无难度。一个欲望无法达成，表示另外一个欲望达成了，就是这个梦的模式。有一回，我跟她解释了梦是欲望达成，第二天，她便跟我说，她梦到自己跟婆婆准备一块儿到乡间度假。我知道，她很不情愿跟婆婆一起过今年夏天，就在前几日，她还特意在远离她们度假地点的村子里租了房子，以免太接近婆婆。这跟我的梦是欲望达成的理论不刚好截然相反吗？她尚未获得满意的梦的解析。我们解析这个梦时，无疑要遵循梦的先后逻辑。梦中证明我的理论是错的，所以她的欲望便是我的错误，在梦中，她已达成了这一欲望。而她想证明我的错误的欲望，是在跟度假事务的关联中达成的，其实涉及另外一个问题，比这更加严重。因为我在那段时期前后，从她的材料中推导出她人生的某段时期必然发生了一件左右她病情的大事。起初，她不承认，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印象。可很快她就证明了我的推论。所以她一直期盼着我是错的，在梦中，这一期盼转变为跟婆婆度假一事，以此让她有充足依据的欲望——她一开始意识到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获得满足。

我再举个例子，只需猜测便能解析，不必加以分析。例子的主角是我一个朋友，他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有一回，他听我做了一场关于梦是欲望达成这个新理论的小型演讲。回家以后，他做了个梦，梦到自己的诉讼案件全都败诉了（他是一名大律师）。之后，他用这个梦驳斥我的理论。律师所有案件都胜诉是不可能的吧，我顾左右而言他。不过，我心里在想：“我们做了八年同学，我的成绩一直让所有人望尘莫及，你却一直是中等左右。你怎么会不期待（毕业之后）终有一日，我会输得一塌糊涂？”

另有一位病人，也为了驳斥我的理论，讲述了一个更加悲痛之梦。

这位年轻的女病人开头便说：“如今我姐姐只剩了卡尔这一个孩子，这件事你应该知道。我跟她一块儿住的时候，她便失去了奥托，也就是卡尔的兄长。奥托基本是我抚养长大的，我最喜爱的就是他。他弟弟我也非常喜爱，但比不上对奥托的爱。昨晚我梦见我看到卡尔死了，交叉着两手躺在一口小箱子里，周围被蜡烛围绕——跟小奥托当年死时没什么两样，我曾因那件事深受打击。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呢？请你告诉我。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知道的，莫非我如此狠毒，想让姐姐仅余的一个孩子也死去，或是我希望死的不是我更偏爱的奥托，而是卡尔？”

我跟她说，第二种解析肯定不成立。经过短暂的深思，我将正确的解析告诉了她，之后她也认可了。她此前的所有经历我都了如指掌，因此我才能正确解析她的梦。

童年时代，她便父母双亡，年长她很多的姐姐将她养大。她跟姐姐家的一位男性朋友相爱。这段关系很难被其余人接受，虽然他们曾有可能结婚，但最终因姐姐的干预分手，而姐姐并未解释自己干预他们的原因。那个男人之后再也没有来过；小奥托成了她新的感情寄托。她在小奥托夭折后没多久开始一个人住，可她对那个男人的感情一直无法克制。出于自尊，她一直躲着他，可之后那些追求她的男人，都没能让她动心。她每回听说自己爱的那个男人——一名文学教授要做演讲，都会过去听；所有能远观他的机会，她都不肯放过。做梦前一日，我记得她跟我说过，那名教授要出席一场专场音乐会，她想再见见他，因此也想赶去参加。音乐会就在翌日举行，当天她跟我说起了她的梦。我因此轻而易举地解析了这个梦。我问她，对小奥托夭折后发生的事还有没有印象。她马上说：“有，阔别许久过后，教授又过来了，我们在小奥托的棺材旁边见面。”我已经猜到是这样了。我解析了这个梦：“这种事会在另外一个孩子夭折后再度发生，你会陪着你姐姐，教授必然会来哀悼，如此一来，你就能跟上次一样和他见面了。这个梦仅仅说明了你想再次见到他，你期待这一天很久了。你有一张入场券，可以参加今天的音乐会，而你的梦提

前几小时预测了你们的重逢，这是一场急不可耐的梦。”

毋庸置疑，她选择了一个悲痛欲绝无法兼顾爱情的情景，欲望在其中一般都会被压制，以此作为掩饰。然而，梦依旧将真实的情景彻底复现出来了：即便在自己深爱的孩子的棺材旁边，她也无法压抑对这个阔别已久的拜访者的深情。

还有一位女病人，做了一个与之相似的梦，解析却迥然不同。这个年轻的女病人机智、开朗，这种性格从她在治疗过程中形成的观念联想中也能隐约看出来。这位太太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好像梦到自己十五岁的独生女儿去世了，在一个“木箱子”里躺着。虽然她也觉得“木箱子”这个细节也许有别的意思^①，但她还是故意想利用这个梦，驳斥我的梦是欲望达成的理论。解析梦时，她回想起做梦前一晚她参加了一场聚会，大家一起讨论，在德语中，英语的“箱子”有“箱子”“包厢”“胸膛”“耳光”等几种翻译。梦的其余内容则更进一步，显示出她觉得英语的“箱子”一词牵涉到德语单词“容器”，而据她所知，在俚语中，容器还有女性生殖器的意思。若她对解剖学也有所了解的话，便能假设孩子躺在箱子里，其实是象征着她还是一个胚胎，置身于母亲的子宫里。她在了解了这一点后，不再否认自己梦到的就是自己实际的欲望。她跟很多已婚的年轻女士一样，觉得怀孕很难受，更有甚者，她有好几次都希望孩子胎死腹中。有一回，她跟丈夫激烈争吵，之后曾捶打自己的腹部，想将孩子打死。这个孩子的死亡，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耽误了15年的欲望达成。若在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后，一个欲望才获得满足，那由于在此期间变化众多，无法辨识也是很正常的。

在“典型梦”的章节中，我会继续就以上两个梦及其余同系列的梦展开探讨。接下来，我会用新梦例证实那些跟我们的期待相左的梦，同样应该解析为欲望达成。

这个梦是跟我很熟悉的一名律师做的。他想游说我不要动不动就判定梦是欲望达

成，所以说这个梦给我听。他说：“我梦到我牵着一名女士朝我家里走去，走到家门口时，看到那里停放着一辆马车，车门是关闭的。一名男士过来向我出示了警员证，让我跟他去警察局。我想先处理一下事务，便让他等一会儿。你认为我想被警察抓捕吗？”——当然不，可你了解警察抓你的原因吗？——“了解，我认为是因为我犯了杀婴罪。”——杀婴罪？这种罪行只能是母亲对刚出生的婴儿犯下的，这你一定很清楚吧？——“我很清楚。”一开始，对梦的描绘都是不完整的，只有解析时才能将遗漏的部分补足。解析梦时，这些补足的部分关键至极。——你做这个梦有什么背景？是不是前一晚发生了什么？——“这事有些微妙，我不愿意跟你说。”——可我认为你应该说，否则这个梦就没法解析了。——“那好，事实上，昨晚我跟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人在一起过夜，没有在家。早上醒来，我们再度发生了关系，之后，我重新入睡，做了这个梦。”——她已婚？——“对。”——你不希望她因为你怀孕吧？——“当然，要不然我们的关系就藏不住了。”——那你们发生关系不是通常的那种了？——“我很小心，没有在她体内射精。”——我猜测，夜间你多次采用这一方法，但早上这次，你不是很放心。——“也许。”——这样你的梦便是一种欲望达成，在跟你承诺这位女士不会因你怀孕，或者她生出的婴儿被你杀死了。个中关联显而易见。前几日，我们在一起聊起婚姻生活的烦恼，你还有印象吗？最突出的矛盾在于，发生性关系时，不管用何种方式避孕，都是法律允许的。可只要精子与卵子结合成胎儿，不管用何种方式干涉，都是违背法律的。我因此联想起中世纪一场论战，当时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在精子与卵子结合的刹那，胎儿拥有了灵魂，之后的干涉才能说是谋杀。赖劳有首诗题为《亡者的幸福》，内容有些诡异，你应该还有印象，里面将杀婴与避孕等同起来。——“今天早上，我还偶尔想到了赖劳，真奇怪。”——这也是对你梦的反响，而与此同时，你的梦中还包含了另外一种欲望的达成。你牵着那位女士朝你家里走去，所以你不是像在实际生活中去她那里过夜，而是要带她回家 ①。作为梦的核心，欲望达成将

自己伪装成这种惹人厌恶的模样，是出于什么考虑？答案也许有多个方面。我在一篇探讨焦虑性神经症病因学的论文（弗洛伊德，1895年b）中提及，焦虑性神经症的病因包括不完全性交。你的状况也跟这差不多，长期采用这样的性交方式，让你觉得压抑，于是在你的梦中，这便成了元素之一。而这种情绪还被你用来作为欲望达成的掩饰。不过，杀婴罪一事并未解释清楚，犯这种罪的只会是女性，你怎么会想到呢？——“几年之前，我曾牵涉到这样一宗事件中。我跟一个少女发生关系，并使她怀孕，她为了让事情不至于更糟，去堕了胎。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但我要负责，我很担心这件事会泄露出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满心惶恐。”——你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便是你这么忧心自己避孕失败的原因。

我在一场演讲中谈及这个梦，有个年轻的医生听到了，也许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回家以后，他马上据此为自己另外一个主题的梦做了解析。他在做梦前一日呈交了所得税报表，他完全是据实填写的，因为他要申报的所得税并不多。此后，他梦到有个熟人刚开完税务委员会会议，回来跟他说所有报表都通过了，唯有他的报表受到普遍质疑，为此他要缴付大笔罚款。他在实际生活中想成为一名医生，有很高的收入，这个梦是一个欲望达成梦，并不带有多少伪装。我因此联想到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有位狂躁易怒的男士向她求婚，大家都劝她不要答应，以免婚后被家暴。她却说：“我要真被家暴就好了。”她这样热切地想要结婚，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的悲惨遭遇，更有甚者，她将其变成了自己的欲望。

有种梦十分普遍，② 以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或自己不想看到的事情的发生为主题，跟我的理论好像矛盾。一般情况下，我都将这种梦划分为“反欲望梦”。在我看来，总体而言，这种梦主要牵涉到两项原则。其中一项会严重影响人类的梦与现实，但即便是这样，先前我也没有谈及它。证明我的理论不成立，是这种梦的其中一个起因。治疗期间，对我的理论持反对态度的病人时常会做这种梦。其实一般说来，首

次听到该理论的病人都会做这种梦。①

为了证实这项原则，我再来举一个例子。这是一名病人治疗期间做的一个梦。这位年轻的姑娘执意要让我为她治疗，为此她跟自己的家人和诸位专家爆发了激烈争执。她曾经做过一个梦，家人禁止她来我这边。之后，她让我不要忘了，我曾承诺可以为她提供免费治疗，前提是有这种必要的话。我却说：“在费用方面，我什么保证都不会做。”用这个梦例证实梦是欲望达成，确实很有难度。可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却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会梦见我说这种话？解答了这一问题，会对证实该原则有帮助。我自然从未跟她说过这种话。可她有个哥哥，对她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善意驱使下，他欺骗她说我做过这种承诺。证实哥哥是对的，便是她做这个梦的目的。除了在梦中坚持哥哥是对外，她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坚持，她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奥古斯特·斯塔科 ②（1911年）曾做过一个打眼一看难以用欲望达成理论来解释的梦，他解析了这个梦：我的左手食指尖上出现了梅毒的初期症状

（Primary affection）。也许有人会认为，除做梦者不想看到的事情外，这个梦中所有事情都非常清楚，连续，没必要解析。可只要稍作研究，便会发现“初期症状”（Primary affection）这个词语跟“初恋”（Prima affectio）很相近。如此一来，就如斯塔科所言，让人讨厌的溃疡就变成了“带有强烈感情的欲望达成的范例”。

另外一个造就反欲望梦的起因非常显著，③导致大家时常无视它，就算是我，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将其发掘出来。很多人的性体质中都存在受虐成分，攻击性质的施虐成分反过来，就转变成了这种受虐成分。“精神受虐狂”从身体受虐中得不到快感，要从精神受虐中得到。这种人有很大可能性会做背离欲望或是不快乐的梦，

由于这些梦满足了他们的受虐欲望，因此也是欲望达成。有这样一个梦例：有个年轻男子幼时费尽心机虐待自己的哥哥，还对哥哥产生了同性恋情愫。他在自身性格彻底转变后做了一个梦，分成三部分：（1）哥哥在拿他开玩笑；（2）一对成人同性恋在爱抚对方；（3）哥哥将他长久以来期待能接手的店铺卖掉。醒来后，他沮丧至极。可这不管怎么样都是受虐狂做的梦，为其作出如下解析或许是合情合理的：“若哥哥是为了报复我以前对他做的错事，所以卖掉店铺，那就是我自找的。”

但愿这些梦例能为有痛苦内容的梦也能达成欲望，提供充足的证据（若未出现新的异议的话）。①而每次解析这类梦，都会将那些我们不想提及或回想的题目摆在我们眼前，这一状况也绝不会被视为一种巧合。这些梦激起的痛苦情绪，跟阻挠我们探讨或谈及这种题目的反感情绪（通常说来，这种反感都会取得成功），毋庸置疑是统一的，可在被迫对这类问题作出处理时，我们一定要战胜这类情绪。然而，这种复现于梦中的不快乐情绪也是有欲望的。所有人都有某些欲望不想让其他人了解，乃至自己都不想承认。而我们已证实，梦的伪装跟梦的不快乐性质相关。并且我们可以确定，因为对梦的主题或由此形成的欲望极为排斥，想压制住它们，才会出现梦的伪装，伪装到无法辨识的程度。实际上，梦的伪装就是一种稽查活动。若要兼顾解析不快乐的梦时揭露出的所有问题，就要对表述梦的性质的公式做出下列订正：梦是（受到压制或压抑的）欲望（伪装的）达成。②

包含痛苦内容的梦，还有焦虑梦这个尚待探讨的特别分支。将这种梦视为欲望达成的梦，让非专业人士难以接受。可我依旧能为该问题做出简明的解答。它们只是向我们展现了神经焦虑整体的问题，没有再提出新问题。我们在解析梦的这种内容时会看到，梦的内容证明的焦虑跟恐惧症中相关观念证明的焦虑，基本一致。比如站在窗前时，我们必然会很小心，因为有可能掉下去。可恐惧症病人在这种情况下，

对掉下去存有如此强烈且无法摆脱的恐慌，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却让我们难以理解。我们由此发现，对恐慌与焦虑的梦的解释可以是相同的。表面看来，这两种状况下的焦虑，都附着于伴随焦虑产生的观念中，但其真实源头并非如此。

梦中的焦虑和神经症的焦虑关系如此密切，导致在对前者展开讨论时，必然要牵涉到后者。我在描述神经症焦虑的一篇简短的文章（弗洛伊德，1895年b）中提出了我的观点：神经症焦虑等同于一种脱离自身目的、毫无头绪的力比多，其源头是性生活。这个结论之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让我们能据此推导出焦虑梦包含性内容，原先属于性内容的力比多已经转化成焦虑。之后，我还会为证明这个观点，对一些神经症病人的梦例展开解析。我在更深入地探讨梦的理论时，会再度探讨焦虑梦的决定性元素，还有它们跟欲望达成理论的统一性。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五章 梦的材料和源头

解析伊尔玛注射的梦例时，我们了解到，梦或许会是一种欲望达成。我们因此压制了解析过程中或许会产生的对其余科学问题的兴趣，将所有兴趣都放在了对梦的普遍特征的寻觅中。我们在从一条道路走到目的地后，将沿着来时路寻觅新起点，对其余跟梦生活相关的问题展开探讨。因此，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已将梦是欲望达成这个问题研究透彻，但现在我们要将其权且搁置。

我们已能利用梦的解析过程，发现梦的隐意的重要性远超过梦的显意，那当前的第

一要务便是重新观察梦提出的各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圆满解决显意中好像很难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详细罗列了对梦和清醒生活的关系问题，梦的材料源头问题，权威人士作出的论述。大家无疑还记得梦中记忆的三个特征，彼时并未作出解释，只是多次谈及：

（1）梦选择的多是近几天的印象。详见罗伯特（1886年，第46页）、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39页）、希尔德布兰特（1875年，第11页）、海拉姆与维德（1896年，第410页之后）。

（2）由于梦回忆的是次要且被忽略的小事，而非实质性大事，因此，梦在挑选材料时依据的原则有别于清醒时的记忆。

（3）童年时代最开始的印象，常常对梦发挥决定性作用，连彼时一些零碎的小事和清醒状态下完全遗忘的事，也会频繁进入梦中。①

早期的诸位作者已经研究过梦在选择材料时的这些特征，不过都是以其显意为依据。

一、梦的近期、不重要的材料

若以我本人的经验为依据，为梦内容中的各类因素寻觅源头，那我马上就能判定，在做梦前一日的经验中，必然存在与梦的接触点。我研究过的所有梦，我本人的也好，其他人的也罢，都证明这是正确的。某些情况下，我只要谨记这点，便能借助对前一日发生事件的观察，着手解析梦。这种方法在很多时候都是最便捷的。在前面几章中，我细致解析了两个梦（伊尔玛注射的梦和长着黄胡须的叔叔的梦），基

本用不着再论述什么，它们的内容显然都跟前一日的经验存在关联。不过，我会借助我自己的梦，证明这一规律是普遍适用的，用不着将梦的所有内容都说出来，只要说出能证明其源头的内容就够了。

（1）我去拜访一家人，他们并不情愿招呼我，……我被迫让一名女士久候。

源头：前一晚，我在跟一名女性亲戚交谈时说，她想买的商品现在还没有，一定要等到……

（2）我完成了一部专业作品，跟一种（不是十分确切的）植物相关。

源头：前一天早上，我看到一部樱草属植物的专业作品摆放在书店的橱窗中。

（3）我在街头看见一对母女，其中女儿是我的病人。

源头：我在前一天晚上听一位女病人说，她妈妈不允许她继续接受我的治疗。

（4）我在S&R书店以每年20弗洛林的费用，订了一本期刊。

源头：前一日，我太太说我还有20弗洛林的一周家用没给她。

（5）我好像成了社会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收到了他们发来的信函。

源头：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收到了自由选举委员会和人权同盟理事会的信函，我已经正式加入了后者。

（6）有个模样酷似柏克林的人，在海面一座凸出的悬崖上站立着。

源头：《妖岛上的德莱弗斯》和同一时期英国的亲戚告诉我的消息。

大家忍不住会问，这些跟梦有关的接触点到底发生在做梦前一日还是做梦前一段时期？从理论上说，该问题好像并不重要。不过，我还是更愿意将其确定为做梦前一日，我称之为“梦日”。表面看来，有些梦的源头好像是两三日之前的印象，但仔细考察过后就会发现，这是做梦前一日对前几日事情的回忆产生的印象复现。这种复现就在做梦前一日，事情与梦中间，至于是什么偶发事件导致前一日回想起之前的印象，也能从中找到答案。

另一方面，①我不认为，激发白天印象与在梦中复现之间有固定的时间间隔，具备某种生物学意义（在1904年的作品中，斯沃博达指出，该时间间隔在18小时以内）。①

该问题哈夫洛克·艾里斯（1911年，第24页）也留意到了，② 不过，他表示自己曾为寻觅这种周期性花费了很大精力，结果一无所获。他记录下了自己做过的一个梦：他身在西班牙，想去一个地方，那地方不知是叫达劳斯、瓦劳斯还是扎劳斯。醒来后，他将这些地名完全忘掉了，便将梦搁置一旁。过了几个月，他发现圣塞瓦斯蒂安到毕尔巴鄂之间有个车站，就叫扎劳斯，做梦前250天，他曾经从这里经过。

我由此确定，所有梦的刺激元素，都存在于“入睡”前的体验中。因此，梦的内容跟近期印象（仅有的例外是做梦当日）的关系，与梦的内容跟所有年代久远的印象的关系是一样的。一旦思想链条将“梦日”（近期印象）经验和许久之前的经验相联，做梦者人生各个时期便都能为梦提供材料。

可梦更喜欢从近期印象中选择材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若能更加详细地分析一下刚刚谈及的任意一个梦例，便都能构成假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做出了以下选择。

植物学专著之梦

我曾经创作过一部跟某类植物相关的作品。现在我眼前就摆着这部作品，我翻过一页折叠的彩色插画，书中每一页都有一个好像取自植物标本簿的干燥植物标本。

解 析

当天上午，在书店的橱窗中，我看到了一本题为《樱草科植物》的新书，很明显是一本樱草科植物的专业著作。

我太太喜欢樱草科花卉，我总是不记得带她喜欢的花回家，时常为此自责。——我从“带花回家”这个题目，联想到我经常跟朋友说起的一件趣事，也可以兼顾阐明我的理论：遗忘通常被潜意识目的左右，我们能据此推断主体的真实目的。有位少妇总在生日当天收到丈夫送的花，已经养成了习惯。后来有一回她过生日时，却没有出现这种感情象征，她因此落泪。丈夫回家后，对她落泪的原因不明所以，她说自己今天过生日。丈夫拍着自己的头说：“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不起，我现在就去买花。”可少妇毫无欣慰感，她明白，自己在丈夫心中的地位已不如从前，所以他才会忘记此事。这名少妇便是L夫人，她曾在几年前在我这里接受治疗，我做这个梦的前两日，她来拜访我太太，说自己现在已经好了很多。

接下来再说一个新线索。我想起自己真的写过一部植物学专著性质的作品，即我的毕业论文，一篇跟古柯植物相关的论文。卡尔·科勒曾因此留意到古柯碱（可卡因）的麻醉性。在论文中，我谈及了生物碱的这类作用，不过谈的层次很浅。我由此回想起，我在做梦的翌日早上（我到黄昏时分才开始分析，只因当其时没有时间）想起了古柯碱，就像白日做梦。我心想，我要是得了青光眼，就去柏林做手术，不过，我会去我朋友弗里斯处，请他帮我找外科医生，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

事。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不知道我的身份，一定会在我面前炫耀，古柯碱麻醉剂为他的手术带来了多大便利，我表面上毫无反应，心里却会想我对此也有贡献。我转而想起一名医生请自己的同行帮自己治病，传出去多让人窘迫。柏林这名外科医生对我的身份一无所知，因此跟其余病人一样，我也要支付相关费用给他。在回想起这个白日梦后，我终于发现了隐藏在梦背后的一个特殊事件。科勒的发现问世后没过多久，我的父亲就得了青光眼，我有位朋友科尼西斯坦是眼科医生，帮他做了手术。手术时负责古柯碱麻醉的就是科勒，他曾评论说三位古柯碱的功臣，因为这个病例被联系到了一起。

之后，我又开始回忆上一次想起古柯碱的时间。是在几天以前，当时我正在阅读一本纪念文集，是学生为了感谢和纪念自己的老师、实验室主任工作50周年编撰的。其中罗列了实验室的优秀人物，科勒发现古柯碱的麻醉功能的事迹也包含其中。忽然，我想起做梦前一日发生的一件事，也跟这个梦有关联。我跟科尼西斯坦教授结伴回家途中，讨论起一个每回都让我情绪振奋的话题。途经门厅时，加特纳教授及其年轻的太太也加入了讨论。我不由得为他太太的美貌说了几句赞美之词。刚刚我提及的那部文集，其中一个编撰者就是加特纳教授，我回想起那部文集，可能也跟他有关。讨论期间，我们还谈到了那位在生日时遭遇不快的L太太。这简单一提让我产生了另外一种联想。

我想再就梦的内容中的剩余决定元素加以讨论。书中夹着好像取自植物标本簿的干燥植物标本。我因此回想起中学时期的一件事。有一回，校长让一些高年级生检查并清洁学校的植物标本簿，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小蛀虫。校长只分给我几页，好像对我的工作没什么信心。在我的印象中，这几页包含了数种十字花科植物。我一直不喜欢植物学。有一回，植物学考试的题目就是辨认十字花科植物，我没能辨认出来。幸好我的理论部分考得不错，如若不然，成绩一定非常糟糕。随后，我又联想

到了菊科植物。我记得，我非常喜欢的法国百合便属于菊科植物，我太太经常买这种花送给我，她比我慷慨。

我面对着那部植物学作品，又回想起一些事。做梦前一日，我收到弗里斯从柏林寄来的一封信，其中谈及他的想象：你这部解析梦的作品把我迷住了，我看见它已经完成，就摆放在我眼前，我正在逐页翻看。他这种预测的天分，真让我艳羡，我真希望能看见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就摆放在我眼前！

折叠的彩色插画。在医学院就读期间，我便痴迷于各类专著。彼时我并没有什么钱，但依旧订了很多医学期刊，里面的彩色插画迷住了我，这种勤奋的学习劲头，让我引以为傲。等到我的论文发表时，我也被迫创作了一些插画，加入其中。有一回，同事们因我的插画非常拙劣取笑我。其后，我莫名其妙又回想起了一件童年往事。父亲为了哄我和妹妹开心，将一本带有彩色插画的《波斯旅行记》给我们撕着玩。这不能算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当时，我才五岁，妹妹才三岁。被我们撕成碎片的书（我好像说过它们一片片宛如法国百合的花瓣）并未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读书以后，我收藏书籍成瘾，跟我喜欢研究专著有些相似。（在想起樱花科植物和法国百合时，已经出现了“喜欢”这个词。）我变成了书虫，在首次分析自己时，我已经意识到，后来我之所以这么热爱书，就是因为这段童年记忆形成的“屏蔽记忆”。但我一早就发觉，这种爱好也有不好的一面。十七岁那年，我欠下大笔无法偿还的买书钱。我对书的热爱，并不能让父亲宽恕我欠下这笔巨额债务。我从对这段少年往事的回忆，联想起做梦当晚跟科尼西斯坦的交谈，我们又谈起了我因对买书太过沉迷招致批评。

我不会对这个梦作出更深层次的解析，因为这跟本书没有关系，但我要点明其方向。我在解析梦时回想起跟科尼西斯坦的交谈，且并非只考虑了一个方向。在想到

交谈的某些主题时，我对于梦的意义便突显出来了。只要对从梦开始的一切思想链条——想起太太和我喜欢的花，想起古柯碱，想起向同行求医的窘迫，想起对专著研究的突出兴趣，想起对植物学等科学分支的忽略等——展开更深入的探究，最后都会变成我跟科尼西斯坦多个交流分支的一两种构成。跟我们解析的第一个梦（伊尔玛注射的梦）一样，这个梦也会变为自我辩护性质，为个人权利申诉。这会导致先前出现在梦中的材料进入新阶段，讨论时，以两个梦之间出现的新材料为依据，原本明显跟梦没有关系的表述形式，也因此变得有意义了。它的含义是：“那篇有价值、有纪念性的论文（跟古柯碱相关），终归是我创作出来的。”跟早前解析的梦一样为自己辩驳：“我是个有良知又努力的学生。”我在两个梦中都执着于：“我做这种事，是我自己准许的。”由于用梦例描绘梦的内容跟做梦前一日引发梦的刺激间的关系，是我们仅有的目标，所以我解释到这里就足够了。我们只需留意到显梦明显关系到“梦日”的某个事件。可在解析梦时，就会从当天另外一个事件中冒出梦的第二个源头。不过，这两个印象中跟梦关联的第一个印象是次要的；我曾经被书店橱窗中一本书的书名吸引，却对其内容没有兴趣。但第二个体验很有心理学价值；我跟那名眼科医生朋友交谈了整整一小时。我把一些跟我们两个都关联紧密的消息告诉了他，这还刺激我想起了各类重要的记忆。但我们共同的朋友却在我们的交谈结束前将其打断了。

眼下一定要解决的问题是“梦日”这两个印象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跟夜里所做的梦又存在何种关系。显梦牵涉到的印象基本都毫不重要，好像是为了证实梦的材料都是从白天一些小事中挑选出来的。但解析时的全部线索却又落到了一些关键的、能合理刺激人们感情的印象中。若只能借助解析出来的梦的隐意确定梦的意义（好像也只能这样），就会呈现出一个崭新、有意义的事实，这点让人预想不到。就这样，梦何以一直将白天那些没有价值的小事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就变成了一个没

有意义的问题，而清醒生活用不着再进入梦中，与梦是人们在无关紧要的愚蠢事务中浪费自己的精神力量，都变成了无根据的论点。然而，实情刚好相反：白天我们反复思考什么材料，晚上左右我们梦念的就是什么材料，能出现在我们梦中的，只有白天这些盘踞在我们心头的事务。

然而，就算是白天那些的确能让我觉得兴奋的印象刺激我做了梦，但实际进入我梦中的却只有那些毫不重要的小事，这又是怎么回事？最显著的解释毋庸置疑是梦的伪装。在前一章中，我将其视为一种能发挥稽查作用的精神力量。所以在跟樱草科植物专著相关的记忆中，我能够达到暗指我跟朋友的谈话的目的，这跟在那个放弃举办晚宴的梦中，做梦者用“熏鲑鱼”暗指自己对女友的评价道理相同。表面看来，专著与跟眼科医生的交谈并无关联，到底是怎样的核心环节让前者的印象构成了对后者的暗指，成了眼下我们唯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关联在放弃举办晚宴的梦例中能很容易地看出来，在为数甚多的观念中，最直接的就是女朋友最喜欢的食物“熏鲑鱼”，女朋友的人格很有可能在做梦者内心引发这种观念。后面这个梦初看有两个无关的印象，它们之间只有发生在同一日这一个相同点，我看见那本专著是在上午，交谈是在当天黄昏时分。分析过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起初并不存在这种关联，它是在之后回忆时，由两个印象的观念结合而成的。这个梦中的某些中间环节，我已留意到了，还在解析记录中将其重点标注出来。我认为，在没有其他元素影响的情况下，樱草科植物学专著的概念会引发两种概念：一是这是我太太很喜欢的花，二是太太生日时没收到花。这些毫不起眼的思想竟然引发了一个梦，真是难以想象。就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

上帝啊，请告诉我们真情，但不是以鬼魂跃出坟墓的方式！

但在解析过程中，我忽又想起打断我们交谈的人名叫加特纳^①，他太太美若鲜花绽

放，写下这些词汇时，我又想起了一个名叫芙罗拉的女病人，希腊神话里的花神也叫这个动听的名字，而我们讨论的重点就在于此。它们必然是从那组植物学的概念中产生的中间环节，构成了当日毫不重要和刺激梦产生的两个印象中间的桥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更深入的关系——以古柯碱为核心的一组观念足可以构成科尼西斯坦与我的植物学专著之间的关系；两组观念因为这些关系达到了更密切的交融，导致一种体验变为了对另外一种体验的隐喻。

我知道这么做会招致批判，说其带有随意性、人为性。人们会问，若加特纳教授及其美丽的太太并未出现，我们谈论的那位女病人也不叫芙罗拉，而是叫安娜之类，又会怎样？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没有这些思想链条，必然会有另外一些思想链条。这种链条的形成，跟用作消遣的谜语、双关语的构思一样，一点难度都没有。笑话是看不到边界的。也可以更深入地说，若当日的两个印象无法产生足够多的中间环节，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梦的内容。当天的另外一个印象（每天都会有大量这种印象进入我们心中，但马上就会被忘记）便会取代专著的位子，跟交谈的材料相联，呈现于梦中。由于是“专著”而非其他观念被选中，发挥这种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假设在这种关系中，它是最恰当的中间环节。莱辛的《狡猾的小汉斯》对“最富有的人才拥有最多的财富”表示惊讶，但我们用不着这样。

我们的说明必然会引发对一种心理过程的质疑与不解，因为这种心理过程，毫不重要的经验代替了重要的精神经验。在随后的一章中，我会继续对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操作特点作出说明，降低其理解的难度。我们在这里只重视该过程的结果，并且只能借助解析梦时众多有规律的观察，假设其是真实的。该过程中好像存在一种强调精神的“移置”作用。某些原本不够强烈的原始观念，利用这一方式，借助中间环节，从原先凝聚了大量精神能量的强烈观念中获取能量，最终得到了充足的能量，并让它们进入了意识。这种移置作用在讨论感情性质或常见运动问题时是很普通

的。下面的例子无疑都属于这种移置作用：老姑娘将动物当成情感寄托；老光棍收藏成瘾；战士为了保卫一片彩色布——旗帜，付出自己的鲜血甚至生命；一对恋人为表达祝福，紧紧握手几秒钟；《奥赛罗》中一条手帕遗失，便引发了暴怒等。可若是用这种方法与原则决定进入意识的内容，即决定思考的内容，我们便会觉得是种病态，若在清醒状况下出现了这种病态，我们也会觉得是思想方面出了问题。尽管我们在梦的移置作用中发现的精神过程并不能说是病理障碍，但也有别于正常过程，可将其视为一种更具原发性的过程。这一结论在下文中才能推导出来，但我不得不在这里说出来。

如此一来，零碎经验的残留物也存在于梦内容中的事实，便能被解释成梦的伪装（借助移置作用）的展现，另外，我们还能由此记起，是两种精神起因间的通道中的稽查作用形成了梦的伪装这一结论。所有梦的解析都能从清醒生活中找到真实、拥有重要精神意义的源头，虽然该源头的回忆已经不再是关键，其余毫不重要的源头的回忆才是。我们因此得出了跟罗伯特截然相反的理论，由于他解析梦的根据已经消失，因此他的理论也失去了作用。他只是因为误会，才会接纳完全不存在的事物，无法将梦的表层意义替换成梦的真实意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不支持罗伯特的理论：若借助某种特别的心理活动将白天记忆的“垃圾”解放出来，便是梦要发挥的作用，那我们在睡眠期间要做的工作，就会比清醒状态下的心理活动更加痛苦难做。因为我们要将毫不重要的印象都剔除，以此维护我们的记忆。这些要剔除的记忆数目庞大，花费整整一夜或许都不够。但更可能出现的状况是，那些毫不重要的印象，不必半点精神力量的干涉，就已完全被遗忘了。

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抛弃罗伯特的理论之前，都应该先对其展开更深入的思考。因为有个问题还没有解释，就是为什么梦的内容一般都是由清醒状态下，特别是做梦前一日毫不重要的印象形成的。该印象和潜意识中真正梦的源头，通常没有直接

关系，我认为是之后在梦工作期间才形成了关系，目的好像是要让有意识的移置作用变得更加合理，更加有用。所以在跟最近（尽管毫不重要）印象的关系中，必然存在一种强制力量，且该印象必然具备一种尤其适于达成该目的的属性。因为若非这样，梦念要将重点移置到自身观念范畴的不重要成分中，也一样没有难度。

或许能借助以下观察，把这件事搞清楚。若我们在一天之中有两个甚至更多的经验，都适宜形成梦，那这些经验必然会在梦中组合为一个单一整体。举个例子，我在一个夏季的下午进入一节火车车厢，碰到了两个朋友，他们却不认识对方。他们一个是我的医生同行，成绩卓著；一个来自跟我有关的名门望族。我向他们介绍了彼此。但旅程中，他们交流时，依旧把我当成媒介。没过多久，我便发现我要经常改变话题，轮番跟他们交流。有个刚刚做医生的年轻人，是我跟那位医生朋友都认识的，我想请那位朋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多举荐这个年轻人。他表示自己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能，可惜其相貌平凡，要想成为上流社会的家庭医生，难度相当高。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他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之后，我又问另外一个朋友他姑妈的身体状况（她是我一个病人的妈妈），她身患重症，终日卧床。此次旅行过后，我梦到我举荐的年轻人在一座异常奢华的大厅中，圆滑老练地在我一帮有身份的朋友中间发表悼词，悼念那位年迈的女士（我另一位旅伴的姑妈，我跟她关系一向不好）。我的梦就这样将前一日两个印象交织在了一起。

我从很多相似的经验中推断出，在某个需求的驱使下，梦的工作将全部刺激都在梦中组合成了单一整体。 ①

接下来，我会继续探讨借助解析揭露的梦刺激源头，是来自近期（而且有意义）的某个事件，还是来自某种内心体验，也就是某个重要的精神事件的回忆——一连串思想链条——因而能发挥梦的刺激物的作用。众多解析显示，明显后者的可能性更

大。梦的刺激可能是一种内部过程，好像是做梦前一日的思想活动在该内部过程中变成了近期发生的一个事件。

好像是时候整理一下梦的源头的各类条件了。梦的源头可分为以下几种：

- (1) 某个近期的、拥有重要精神意义的经验直接在梦中展现出来。 ②
- (2) 梦将数个近期的、有意义的经验组合成单一整体。 ③
- (3) 一个或超过一个近期的、有意义的经验，借助一个时间相同却不重要的经验，在梦中展现出来。 ④
- (4) 一个内部的、重要的经验（一个记忆、一串思想链条等），往往借助一个近期的、不重要的印象，在梦中展现出来。 ⑤

显然，在解析梦时，有个条件总能获得满足：梦的内容的一种成分，往往复现了前一日的近期印象，即将展现于梦中的这个印象，可能属于梦真正的刺激源头周边的观念群（无论它是其中的基本成分还是毫不重要的成分），也可能属于毫不重要的印象范畴，同时，数目多少不一的中间环节，又在这一印象和梦周围的刺激源头之间建立起各种关系。所以控制条件展现出来的多样性，其实完全是由会不会产生移置作用这种选择决定的。借助该选择，便能解释梦的差距范畴，这跟医学理论用脑细胞由部分到全部醒觉的假说解释该问题一样简单。

若思考一下这四种可能的状况，还能更深入地留意到，为了形成梦，某个意义重大但并非近期的精神元素（某串思想链条或某个记忆等）能被近期但不重要的元素取代，条件只有两个：一是梦的内容一定要跟近期某个经验存在关系；二是梦的刺激一定要是一个依然具备意义的精神过程。以上四种状况中，能用一个印象同时满足

这两个条件的，只有第一种。另外，我们还能留意到，所有近期、不重要的印象都能产生梦，可这种能力一天（至多几天）后便会消失。据此能得出以下结论：从某些角度说，某个印象的新鲜性对梦的构成的精神价值，跟带有感情色彩的记忆或思想链条的价值是类似的。只有在之后的心理学讨论中，这类跟梦的形成相关的近期印象的价值才能更加突显。

从这一角度说，有时我们还会留意到，这类记忆与观念材料在夜里未被意识留意时，会产生变化。因此，做重要决定前先“睡一觉”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可这已经从梦的心理学偏离到睡眠心理学了。不过，这类探讨之后还会继续。 ①

对于上述结论，有人有不同意见，甚至想将其彻底推翻。若进入梦中的不重要印象一定是近期出现的，那某些早年生活元素也包含在梦中，又是什么原因？如斯图吕贝尔所言，这些元素近期出现时并不具备精神价值，且应该早就被遗忘了，这样一来，它们不就是既不新鲜又无精神意义了？

可参考神经症病人的精神分析结果，来对这类不同意见作出解释：在上述状况中，已经用毫不重要的材料（无论在梦中还是思考中）移置了精神重要性材料，这在早期生活中就发生了，且在记忆中固定下来。由于已经借助移置作用获得了重要的精神材料的价值，因此这些原本不重要的元素，现在已不再是毫不重要的了。复现于梦中的所有事物，都不再是毫不重要的了。

大家或许已从上述争论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我的观点是，毫不重要的梦的刺激物是不存在的，因此“天真纯洁”的梦也是不存在的。我非常支持这个结论，只有儿童的梦和夜里由感官刺激引发梦的简单反应是例外。此外，梦不是具备显著、重要的精神意义，就是经过伪装，要想发掘出其重要意义，一定要经过解释。梦关注的绝对不是琐事，让这种事打搅我们的睡眠，是不被容许的。 ①在细致分析过后，那些

表面看来“清清白白”的梦，也会反过来变成“披着羊皮的狼”。我非常愿意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展现梦是怎样伪装自己的，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对我的观点表示抗议。我会从我的病例卷宗中挑选一些看似“纯真”的梦例，加以分析。

（一）

有位年轻的女士，聪慧且有涵养，内向而少言。有一回，她描述了自己做的一个梦：“我梦到我去菜市场，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肉贩和女菜贩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毋庸置疑，这个梦是很纯真的，可一个梦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在我的追问下，她又说自己梦到跟提着篮子的厨子一块儿去菜市场。肉贩在听到她的几句询问后说：“那个再也买不着了。”他把另外一个东西交到她手上说：“这个也不错。”可是她没有接受，又去找女菜贩，对方想游说她买一种成捆、泛黑的特殊蔬菜。她说：“我不想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显然，这个梦关系到前一日发生的事。事实上，她的确去了菜市场，因为太晚了什么都没买到。所有状况加在一起，好像形成了一句话：“肉铺关门了。”可思考过后，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也许正好相反，这不就是对男人衣冠不整的隐晦说法吗①？然而，做梦者可能是想避免说脏话，所以并未这样说。为了解析这个梦，我会继续挖掘其中的细节。

当梦中的所有事物直接呈现为语言，不只是想到，而是说出来或是听到（很容易区分），这些语言通常都来自实际生活，也就是真说过这种话——虽然这种东西只能作为原材料，截取或是稍作改变都可以，尤其是在脱离了原先的前后关联后。②解析时有个方法，就是从这些语言出发。那肉贩那句“那个再也买不着了”有何起源？答案是我这里。我曾在几天前跟病人解释说，童年的早期经验“再也回想不起来了”，在解析中，“移情”和梦代替了它们。因此，我便是那个肉贩，她却是在

避免这些移情进入原有的思想感情中。那在梦中，她说“我不想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又是从哪里来的？我先将其拆分开，以方便解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是前一日她跟厨子争执时说的话；可她随即又说：“你注意一下你的行为！”很明显，此处出现了移置。在梦中，她只从自己跟厨子说的两句话中挑了一句说，可跟梦的内容更加契合的却刚好是被压制的那一句。这话只会在某个人大胆做出不当暗示，且忘记“关肉铺的门”时才会出现。而女菜贩的情节也能证明这一点。她卖的菜是成捆的（之后，病人又补充说是长捆的），泛黑，唯一的可能是芦笋和黑色（西班牙）小萝卜的混杂。有点知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是芦笋，可“黑萝卜”却能代表某种呼唤“滚开，小黑！”所以这有很大概率是最开始我们就猜到的性主题，我们那时就确定，这个梦真正的意思在“肉铺关门”这句话。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梦具备一种意义，可绝对不是那种纯真的意义，因此不必再去探究梦中所有意义了。③

（二）

这是上面这位病人做的另外一个纯真的梦：丈夫问她：“我们的钢琴应该调音了，你觉得呢？”她说：“用不着，不过音锤一定要调调。”

这同样是重复了前一日真实发生的事。丈夫问了这样的问题，她这样了解答。那这个梦该怎样解析呢？她曾经跟我说过，那架钢琴是一个让人厌恶的老旧箱子，发出的是难听的噪音，并且是丈夫婚前买的①等。不过，她那句“用不着”才是解析的重点。前一日，她去拜访一名女朋友时说过这句话。女朋友叫她把外套脱下来，她却说：“用不着，谢谢，我很快就走了。”我在听她陈述时想起，在前一日的解析过程中，她突然紧紧抓住自己的外套，上面开了一个扣。所以她好像是在说：“不要偷看，用不着。”而“箱子”一词是与之相似的“胸部”一词的替代

品。我从这个梦的解析中联想到，在发育期，她曾觉得自己发育得不够好，所以情绪低落。而念及“让人厌恶的”“难听的噪音”这种词汇，若我们还有印象，双关语或梦中女性身体较小的半球，不管是用在对比还是替代中都是对较大半球的暗示，那毋庸置疑，这个梦还能上溯至更早。

（三）

话说至此，我一定要在这个系列中插入一名年轻男士做的一个短小、纯真的梦。他梦到了一件恐怖的事，他再度穿上了冬季的外套。表面看来，他之所以做这个梦，是因为冬季降临。可认真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构成梦的这两件事并不协调。冬天穿厚外套会是件“恐怖”的事吗？而在解析过程中，做梦者的第一个联想就让这个梦丧失了纯真性。他回想起，有位女士昨天跟他说起她的秘密，说由于避孕套破裂她才有了最后一个孩子。在此基础上，他重新构建了自己的思想。避孕套很薄不保险，过厚又会难受。如此一来，大家都要穿戴的外套和避孕套，便形成了恰如其分的替代。对一名未婚男士来说，那名女士说的这种事当然是“恐怖的”。

我们再回去说那位纯真的女士。

（四）

她在烛台上插了一支蜡烛，结果蜡烛无法直立，它断掉了。学校的女生说她很蠢，但她说错不在自己。

这个梦也是实际发生过的。前一日，她的确往烛台上插了蜡烛，不过蜡烛没断。梦中采用了一种十分明显的象征。蜡烛这种东西能让女性产生性冲动，若蜡烛无法直立，断掉了，便是说男性阳痿（“错不在她”）。可这位女士受过严格的家教，怎么会了解蜡烛有这种用途？好在她清楚自己获取这一知识的源头。有一回，他们泛

舟于莱茵河上，另外一艘船从旁边经过，船上的学生兴奋地高唱一首歌：

当瑞典皇后

在紧紧闭合百叶窗后，

偷偷用阿波罗蜡烛…… ①

她那时候要么没听清楚，要么不知道最后一个词是什么意思，便让丈夫解释给她听。诗中的内容到了梦中，被她在校期间做的那件笨拙的事代替，或许是因为两件事中都有紧紧闭合的百叶窗。自慰与阳痿有非常显著的关系。在梦的隐意中，“阿波罗”又跟之前出现的处女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梦产生了关联。因此这个梦也绝不是纯真的。

（五）

从做梦者的实际生活中，能轻而易举地推导出结论，但从梦中推导结论不应该这样，为此我会再列举同一个做梦者另外一个看似纯真的梦。她说：“我梦到我昨天真的做过的一件事。我往一个小箱子里放书，放得太多了，都快盖不上盖了。夜里这件事就出现在了梦中。”做梦者在这个梦中突出了梦与现实的统一性。尽管在清醒思想中，对这种梦的判断与评论有一定地位，但还是会产生某些隐意。下文还有梦例，能作为该点的证明。这个梦确实描绘了白天实际发生的事。可能要耗费很多精力才能解释这类思想是如何产生的。不过，我们要说的仅仅是这个梦又关联到“箱子”（参见前文一个夭折的孩子躺在“小箱子”里），且箱子已经满满当当，别的任何东西都装不下了。这些解释已经足够了，但好在这次没出现不好的状况。

显然，在上述“纯真”的梦中，被稽查的都是性元素。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只能在后文中再论述。

二、作为梦的源头的幼儿阶段材料

我跟除罗伯特之外的作者一样，提出了梦的第三个特征：梦能包含童年早期的印象，表面看来，它们并不会进入清醒记忆中。因此，它们出现或不出现在梦中的频率，我们当然无法确定，因为在我们醒来以后，根本辨别不出这些梦元素的源头。因此，一定要获取客观证据，才能证实这些是童年时期的印象，但我们少有这种机会。莫瑞（1878年，第143页之后）曾举出一个很有力的梦例。有个人在离开家乡20年后，想回家乡看看，动身前一日，他梦见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并在街上跟一个陌生人聊天。回到家乡后，他发现梦中陌生的地方就在家乡附近，梦中的陌生人则是自己亡父的朋友，还活在世上。这证明他幼时确实见过这个地方和这个人。这个梦也能解析成一个急不可耐的梦，跟那个口袋里装着音乐会入场券的梦，以及那个父亲向女儿承诺带她去哈密欧的梦是一样的。做梦者复现了自己童年时期的某一特殊印象，若不加以解析，很难找出其动机所在。

有个听过我演讲的人，经常说自己很少做伪装的梦。有一回，他跟我说，他前段时间梦到自己以前的家庭教师和保姆睡在了一张床上，那个保姆照顾他到十一岁。他在梦中还能辨认出地点。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向哥哥询问。哥哥笑着说这是真的。事情发生时，哥哥已经六岁了，记得一清二楚。那对恋人只要想发生关系，就给哥哥喝啤酒，把他灌醉。做梦者跟保姆住一个房间，但他当时只有三岁，他们觉得他不会妨碍他们。

另外有种能证明梦中包含童年时期元素的方法，而且用不着解析。这种梦被称为“反复呈现”梦，也就是成年后又反复梦到童年时做过的梦。虽然我本人从未做

过这种梦，但我能列举出这种梦例，其中有一部分源自我的记录。有位三十岁的医生跟我说，他从小到大经常梦到一头黄狮子。他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这头狮子。最终，他发觉原来这头狮子的原型是一只丢失良久的瓷狮子。虽然他对此毫无印象，却在之后从母亲口中了解到，他幼时很喜欢这只瓷狮子。

若从显梦转到解析过后才能察觉的梦念，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梦中，我们的童年经验也会发挥作用，可我们很难想起其内容。梦到黄狮子的医生还提到一个相关的典型梦例，颇有研究价值，并且很有意思。他在读过奈森的极地探险报告后做了个梦：自己在冰原中，利用电疗法为这名勇气可嘉的探险家治疗坐骨神经痛。他在解析这个梦时，回想起幼时听到的一个故事，据此能很好地解析这个梦。三四岁时，他头一回听长辈讲述航海探险的故事，他一定是将航海（Reisen）听成了腹绞痛（Reissen），问父亲航海是不是一种病症。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犯这种尴尬的错误，而他自己之后也一直牢记于心。

还有一个差不多的梦例，在解析我那个植物学专著的梦时，我回忆起幼时跟父亲相关的一件事。我五岁时，父亲给了我一本带有彩色插画的书，让我撕碎了玩。我不确定该记忆在决定梦的内容的形成时有没有发挥作用，又或者这种关系是在解析梦时才形成的。不过，我们根据彼此交织的多样化联想环节推断，应该是上述第一种状况。这些联想环节包括：樱草属植物——喜欢的花——喜欢的食物——法国百合；一片片撕碎如撕碎法国百合（彼时我经常听人说瓜分中国）——标本收藏簿——喜欢吃书的书蛀虫。然而，迄今为止，我尚未说明这个梦的最终意义，它跟我童年时期一个相关情景关联紧密。

在解析另外一系列梦时，我们会了解，真实欲望刺激产生的梦，欲望达成在梦中的复现，都可能源自童年。而我们发觉我们的梦中依然保留着童年和童年时期的所有

冲动，这真让人惊讶。

我会再度谈及我朋友R是我叔叔的梦，我们已经解析过这个梦，还得到了启示。在解析中，我们清楚看到我想升职为教授是梦的动机，而我在梦中对我朋友R的感情，我们也已经解析过，还将这种解析当成在梦念中抗议对我两名同事的毁谤导致的结果。这是我的梦，我认为应该再往下解析，因为我无法对已经得出的结论感到满足。我明白，在清醒状况下，我断然不会那样评判我的两位同事，梦中扭曲了他们的形象。我不想像他们一样无法获得升职，但我在梦中与在现实中对他们的评判差别如此悬殊，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若我真的这么想升职为教授，以至于展现出一种畸形的野心，这种野心我自己都未曾感知，我会非常惊讶。在这一点上，熟人对我的评价如何，我并不清楚。可能我的确有野心，可这种野心不会用在副教授这种职位上，而应该一早就转到别的方面了。

那这种造就梦的野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我忽然想起幼时经常听说的一件事。我出世时，有位老农妇曾向我骄傲的母亲发出预言，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由于无数母亲都对自己孩子的前途满怀憧憬，无数农妇等身份的人都因失去掌控命运的能力，而将希望放在将来，因此这种预言必然是十分常见的。再说了，说出这种预言对农妇并无半点害处。我这样追逐功名，是不是就是源头之一呢？然而，我由此又想起了另外一个经验，同样是童年经验，比刚刚的经验出现稍迟，也许能解释得更清楚。十二岁那年，我经常被父母带到维也纳郊外著名的普拉特公园玩。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公园一家餐厅见到一个男人，在各张餐桌间徘徊，不管别人给他出什么题目，他只要思考一会儿，就能当场创作一首诗。父母让我请他来到我们的餐桌旁，他向我表达了谢意。在询问我们出的题目之前，他先送了一首短诗给我。他非常兴奋地预言，我以后很有可能会成为内阁部长。这个预言我一直牢记在心。彼时恰好是“比格尔”内阁时期^①，我父亲前段时间刚买了赫布斯

特、吉斯科拉、昂格尔、波格尔等中产阶级职业家的肖像画，用来装饰我们的家，同时表达我们的敬意。其中还包括犹太人，之后所有努力上进的犹太学生都会将一只比格尔部长式样的公文夹放在自己的书包里。读大学前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想报读法律专业，肯定是因为深受这段时期这些事的影响。然而，读大学前夕，我又转而选择了医学专业，学医势必就做不了部长了。重归正题，再来说我的梦。我到这时才醒悟到，事实上，我的梦已经把我从贫乏的现实带回了满怀希望的“比格尔”内阁时期，而我竭尽所能想要达成的欲望，便是重返那个年代。由于我那两位学识渊博且出色的同事都是犹太人，因此在梦中，我对他们那样不恭，说他们一个很愚蠢，一个犯了罪，好像已经将自己放到了部长的位子上。轮到我报复部长了！他不晋升我为副教授，在梦中，我便取代他的位子，向他报仇。

另外一个梦例更加清楚地表明：虽然当前的欲望刺激产生了梦，但童年时的记忆会使其大大增强。我回想起因极度想去罗马做的一连串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这一欲望的满足要在梦中才能实现。因为在我有空去旅行的季节，我的身体并不准许我居住在罗马。①比如我曾梦到从火车窗望见了台伯河和安吉洛桥。但实际上我并未到过这座城市，火车开动以后，我才发现这一点。在梦中，我看到的景象其实是一位病人客厅摆放的一幅著名的版画，我曾用心观察过它。另外有一回，我被人带到一座小山的山顶上，观看被云雾笼罩的罗马，我看得非常清楚，而彼时我跟罗马却有相当长的距离，这让我十分吃惊。这个梦内容丰富，在这里没办法全都描述出来。然而，“远眺爱慕之城”的主题却一清二楚。在梦中，我第一次看见的那座被云雾笼罩的城市是吕贝克，那座小山是葛利辛山。第三次，我总算梦到了真正的罗马，但当地的景色完全没有城市特征，一条窄窄的小河中流淌着黑水，河岸一边是黑色的悬崖峭壁，一边是开满了大白花的草地，我非常失望，然后看见了一个认识的人，他叫朱柯尔（我曾见过他一面），我想向他请教怎样才能去城里。而想在梦

中见到在实际生活中都没见到的城市，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将梦中的景象分解成多个元素，发觉白花园自我曾经到过的意大利拉韦纳，有段时间，它曾取代罗马，成了意大利首都。拉韦纳城外沼泽的黑水中长着美丽的水百合。在梦中，它们被安置在了草地上，跟我故乡奥塞湖的水仙花一样，这是因为当它们长在水里时，很难采摘。我从那座紧靠河流的峭壁联想到临近卡尔斯巴德（有名的矿泉疗养处）的泰伯尔河谷。“卡尔斯巴德”能帮助我解析向朱柯尔先生问路的小细节。这一梦的材料包含了两个犹太人的幽默故事，其中不仅包含了很多智慧，还有很多世俗的酸楚，写信、交谈时，我们经常援引它们。第一个故事涉及“身体状况”，有个犹太人身无长物，逃票登上了去卡尔斯巴德的快车，每回查票时，他都会被发现，赶下车去，受到的惩罚也越来越严厉。在这一悲剧性旅程的一个车站中，他碰到了一位朋友，问他想坐车去哪里，他说：“我想去卡尔斯巴德，只要我的身体状况允许。”据此，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个故事，有个犹太人，不懂法语，在巴黎问怎样才能到达里西尼大道。巴黎同样是很想去的地方，首次站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时，我觉得很满足，好像其余欲望也都达成了。“问路”同样是暗指罗马，有句谚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妇孺皆知。而朱柯尔^①则暗指体质性糖尿病人的疗养胜地卡尔斯巴德。我之所以做这个梦，是因为我跟柏林一位朋友相约复活节时在布拉格聚首，讨论“糖”和“糖尿病”是否存在更深入的关系。

此后没过多久，我第四次做梦，再度到了罗马。在梦中，我眼前是一个街道拐角，贴着很多德语张贴，这让我很是惊讶。做梦前一日，我给那位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我觉得布拉格不一定是个适合德国人的旅游地点，还说我不想波西米亚城市会面，想改在罗马。我之所以会有这种希望，也许要上溯至读书时，彼时在布拉格使用德语还是被允许的。顺便一提，我自小成长的小城在摩拉维亚，当地住着很多斯拉夫人，因此对捷克语我必然有一定了解。十七岁时，我听过一支捷克民谣，虽然

不清楚它的内涵，但没费什么力气就记在了脑子里，直到今时今日还能整首背诵。所以这两个梦跟我早期的童年生活肯定有联系。

上一回，我去意大利旅行，先去了特拉西梅诺湖。最终在能看见台伯河，距离罗马五十英里的地方，转而去了别处，真是太遗憾了，我发觉我的童年记忆将这条通向永恒之城的路的印象加强了。在筹备翌年经过罗马，前往那不勒斯时，我想起一名古典作家曾这样写道：“确定了前往罗马的计划后，他心中的志忑更强烈了，不停在书房走动，思考自己是要做温克尔曼副校长还是汉尼拔将军。”其实，我走的是汉尼拔的老路。在大家都期待他进攻罗马时，他却转而进攻坎伯格纳，而我跟他一样，注定要与罗马失之交臂。由于在这些方面跟他的相似点，读书时我很崇拜他。当时我跟很多孩子一样，同情三次布匿战争中的迦太基人，而非罗马人。我在升入高年级后才了解了身为异族代表了什么，我从其余学生的反闪族观点中明白到，一定要立场鲜明。我对这位闪族英雄的敬意不断增强。汉尼拔和罗马在年轻的我看来，就是坚定反抗的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矛盾的象征，随着这一反闪族运动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我在年轻时代的思想感情模式也固定下来了。所以我的梦生活中其余所有热切期待，都被伪装成了到罗马去，而只有拥有腓尼基人的勇气和意志力，才能达成这些心愿，不过最后也可能重蹈汉尼拔的覆辙，因为没能攻进罗马，一生引以为憾。

我又回想起一件童年往事，直到现在，这件事的力量依然不时对我的感情和梦产生影响。彼时我十岁或是十二岁，跟随父亲出去散步，听他说他对这个世界某些事物的观点。有一回，他说跟他年轻时相比，现在很多状况都大为改善。他说：“我年轻时，一个礼拜六，我在你出生的那条街上散步，我穿得很整齐，还戴着一顶新皮帽。一名基督教徒忽然走过来，伸手将我的帽子打进泥地里，大叫：‘犹太人，滚！’”我问：“你是怎么回应的？”他心平气和地说：“我捡起了我的帽

子。”这个牵着孩子、身强体壮的男人竟如此胆怯，让我惊讶至极。我比较了一下这个场景和我更喜欢的一个场景：哈米尔卡·巴卡——汉尼拔的父亲，让儿子对着家族神坛起誓，要向罗马人复仇。此后，在我的想象中，汉尼拔就有了不可磨灭的地位。①

我认为，我对这名迦太基将领的热忱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此处再次牵涉到我将业已产生的感情移置到新事物中。最开始阅读时，我有本泰尔著的《执政和帝国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将拿破仑军队里的元帅写在标签纸上，贴到我的木头兵后背上。彼时，我最喜欢马塞纳（其犹太名是马拉赛②，这种感情无疑也是因为我跟他的生日刚好差了一百年整）。③因为都逾越过阿尔卑斯山，所以拿破仑自比为汉尼拔。其实在我更早的童年时期，已经出现了这种尚武精神。三岁时，我经常跟一个大我一岁的孩子一起玩，我俩关系很好，但也经常动手打架。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强大，一个弱小，必然是弱小的一方刺激产生了打架的欲望。

对梦的分析越是深入，就越有可能从中找到童年经验，在隐梦的源头中，它们发挥着某种程度的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梦在彰显内容时，极少不删减，不变动，完全依照其本来面目。不过，无疑也有这样一类梦例，我能继续往其中增添童年时代的相关情景。我有位病人梦到了一次性事件，基本不带半点伪装，并且马上被判定为真实的记忆。事实上，虽然此事在他清醒状态的记忆中有点模糊不清了，但从来没有彻底消失。不过，他在分析过后才苏醒过来。我这位病人十二岁那年去探望一位朋友，朋友正躺在床上，因一个偶然的动作，身体裸露出来。我的病人看见了他的生殖器，在某种冲动的驱使下，他将自己的生殖器也露出来，还伸手握住了朋友的生殖器。朋友非常愤怒且惊讶地瞪视他。他觉得很窘迫，松了手。这一景象与彼时细致入微的感

情，在二十三年后居然又反复出现在他梦中。但这个梦有了一些变动，他由主动变为被动，他朋友变为了他当前一位朋友。

童年时期的情景通常会借助隐喻在显梦中展现出来，要揭露其意义，一般需要解析。就算将这种梦例记录下来，也很难取信于人。因为要证实这类童年经验真的发生过，很难找到其他证据，若上溯至更早期，只能得到无法辨识的模糊记忆。要证明这些童年经验的真实性，只能以精神分析工作提供的所有元素为依据。若我为实现解析梦的目的，独立于背景之外，记录某些由推论得出的童年经验，或许无法给人留下多少记忆，而若我无法引述所有的解析材料，就更是如此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列举这样的几个梦例。

（一）

我有一位女病人，她做的梦全都以“匆忙”为特色：唯恐误了自己要坐的火车之类。有一回，她梦到要去拜访一个女朋友，妈妈让她不要步行，坐出租车去，她不听，跑步去了，沿途不停地摔跤。她由对该材料的解析，联想到童年时奔跑玩耍的游戏（维也纳人口中的“横冲直撞”“疯狂奔跑”）。另外还有个很特别的梦，让她回想起童年时期常说的一句绕口令“牛在跑，跑到倒”，语速不断加快，直至变成一个词的发音（没有意义）。其实这也是“匆忙”的一种。这些跟其他小女孩玩耍的纯真经验代替了一些不够纯真的经验，因此才会被留在记忆中。

（二）

这是另外一个女病人做的梦：她在一个摆满了各类机器，似乎是外科整形室的大屋子里。有人跟她说，时间不足，她只能跟另外5个人共同接受治疗。她不肯答应，拒绝躺在床上或其余任意地方。她在角落中站着，等我说事实并非如此。另外5个人此

时都在讥笑她这样做很蠢——她好像同时在画着很多小方格。

梦的前半部分是对我的移情作用，关系到治疗；后半部分是对一个童年景象的暗示。梦中的床在两部分中间建立了关系。

整形室暗指我曾跟她说，治疗时间这么长，性质这么复杂，堪比整形手术。刚开始治疗时，我无奈地跟她说，短期内我无法给她太多时间，等到以后才有可能每天给她完整的一小时。她原本就有的敏感因为这句话受到触动，儿童容易得癔症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特性：永远对爱充满热望，不知餍足。这位病人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小的一个（所以此外还有5个人），且是父亲最宠爱的一个，可她依然觉得自己崇拜的父亲给自己的时间和关注少得可怜——她在等我说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源头是有个裁缝店的小学徒把她订做的一套衣服送过来给她，她马上付了钱。之后，她问丈夫，若小学徒弄丢了钱，自己是否要多付一次。丈夫讥笑道是的（梦里的讥笑）。她便不停追问，等他说事实并非如此。从中能够推导出，她或许在梦的隐意中想起，若我给她双倍的时间，她是不是要支付双倍的治疗费用——这一想法在她看来是小气的或者说不纯真的（在梦中，童年时期的不纯真通常会被贪财取代，“不纯真”一词将它们关联在了一起）。若梦中等我说这段内容仅仅是在拐弯抹角地表示“不纯真”，那“她在角落中站着”与“拒绝躺在床上”便跟童年时期的以下情景相符：她把床弄脏了，在角落里罚站，被威胁说父亲再也不会爱她了，哥哥姐姐都会讥笑她之类。——小方格是她的小侄女在她面前玩的一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九方格游戏，让横着和竖着的数字加起来都等于十五。

（三）

有个男人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正在看两个男孩在打架，从地上丢弃的工具能够推断，他们的父亲应该是桶匠。一个男孩将另外一个戴着蓝宝石耳环的男孩打倒在

地。后者急忙拿起手杖进攻前者，要对他加以严惩。前者跑向一个应该是他们母亲的女人那边，让她保护自己。那是一个劳动妇女，在木栅栏边上站着，背对着做梦者。然后，她转过身来，双眼下眼皮上有红色的肉凸起，看上去十分可怖，吓得做梦者逃跑了。

这个梦让前日一的零散小事都得到了充足的利用。做梦者的确在街上看到一个孩子将另外一个打倒在地，做梦者去帮忙调解，他们却都逃走了。——桶匠的儿子。要解释这点，只能利用之后他一个梦中出现的谚语：“直将桶底都戳穿”。——依据自身经验，他断定蓝宝石耳环基本都是妓女戴的，他由此想起跟两个男孩相关的一首有名的打油诗，“另外一个男孩叫玛丽”（其实是个女孩）。——站着的女人。两个男孩跑掉之后，他便在多瑙河沿岸行走，见四下没人，便冲着一排木栅栏小便。片刻过后，出现了一个老太太，她一身肃穆的装扮，冲着他平易近人地笑了笑，还给了他一张名片，上面附有地址。梦中的女人也在木栅栏旁边，他曾小便的地方，所以她一定也在小便。这正好契合了她可怕的脸和凸起的红肉，这一定是蹲下时阴门张开的象征。童年时代，他曾看见过这种画面，再呈现于之后的记忆中，便成了“浮肉”（伤口）。

这个梦联系起了他童年时期两度看到女孩生殖器的场景。有一回是女孩被推倒在地，有一回是女孩在小便。从梦的另外一部分，他又想起自己曾因这些场景引发了对性的好奇心，受到了父亲的恐吓与严惩。

（四）

接下来这个（一位老太太所做的）梦，背后有多种童年回忆，经过巧妙组合，变成了一个单一想象。

她急急忙忙走出家门采购。到格拉本街 ①时，她像垮掉了一样，两膝都软掉了。一大帮人尤其是一些出租车司机都在围观，却没人帮忙扶她站起来。她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到了后来，应该是成功了，她进了一辆出租车要回家去，从她背后的车窗中扔进了一个又大又重的篮子（似乎是装货的篮子）。

做梦者正是那位童年时喜欢肆无忌惮地玩耍，在梦中总是匆匆忙忙的女病人。毋庸置疑，梦中的第一个情景源头是她看到了马的前蹄踏空；而垮掉就是说赛马。年轻时，她擅长骑马，更年轻时，她就跟一匹马似的。她从摔倒联想起守门者十七岁的儿子曾因癫痫病发作摔倒在大街上，有人用车将他送回家，当时她还处在童年早期。此事她自然只是听说过，可是癫痫症发作（摔倒的病症）的念头，在她的想象中牢牢盘踞，最终导致她患了癔症。——一般说来，女人梦到摔倒都带着性暗示：她将自己想象为一个“堕落的女人”。这个梦更是如此，女病人在维也纳有名的妓女活动地点格拉本街摔倒了。篮子在德语中有好几种意思，其中就包括拒绝，她由此联想起自己曾无数次拒绝别人的求婚，之后她也曾埋怨自己受到了相同的待遇。这又关系到无人扶她站起来一事。她解释说，这也意味着拒绝。篮子更深入地提醒她留意业已出现在分析中的想象。她想象自己已经结婚，一定要亲自出去采购。这个词另外还能用来表示佣人。她因此回想起童年时期发生的几件事：首先想起自己十二岁那年，一个女厨子因为偷盗被解雇，下跪求饶；之后想起一个女佣人因为跟家里的车夫有染被解雇（之后他们结婚了）。因此，这段记忆是梦里的车夫（司机）的源头（跟实际相反，梦里的车夫并未将摔倒的女人扶起来），还有篮子从她背后丢进来，并且是穿过车窗，她由此想起通过火车车窗将行李递进去运走，想起乡下有种爬到恋人窗户里的风俗，想起在乡下时听说的一些趣事：有位绅士从窗户往一名女子的房间里扔了几颗青梅，乡间有个智障从窗户吓唬自己的妹妹。她又隐约想起一件事，十岁那年，她在乡村的保姆跟家里一个佣人有染（她这种小女孩都

看出来)，两人都被解雇，扔出家门（梦中却是“扔进来”，似乎是它的反面）。——这个故事，我们已从多个方面解释过了。在维也纳，佣人的行李被轻视地称为“七颗梅子”，“拾起你那七颗梅子滚出这里！”

我的记录中当然有很多病人的梦例，这些梦例能在解析中上溯到童年时期模糊不清和已经忘记的印象，更有甚者是三岁之前。可从这些梦中得到的结论，若要用到普通的梦中，就要存疑了。毕竟这些做梦者都患有神经症，尤其是癔症，他们梦到的童年时期的情景或许不是由梦的性质决定的，而是受到了神经症的影响。但我本人的梦并未呈现出严重的神经症症状，可在解析过程中，我却时常在梦的隐意中找到某种童年时的情景，这让我预想不到，而我那一系列的梦也马上跟我童年时一些经验引发的各类联想组合在了一起。这种梦例我已列举过好几个，我会再列举几个，它们都跟多方面存在关联。要使这一节达到完满，一定要再举一两个我自己的梦例，其源头是最近的事跟遗忘已久的童年经验的组合。

1. 我在一次旅行过后，拖着疲惫、饥饿的身体入睡，在梦中，这些人类的基本需求还在彰显自己的存在，我因此做了这样一个梦。

为了找些布丁，我来到厨房。有三位女士站在那里，有一位是旅馆的老板娘，她好像在做汤圆，手里正揉搓着什么，她说我一定得等她先做完（我听不太清楚），我没有耐性，还有种受辱的感觉，就走了。我穿上一件大衣，可是太长了，脱下来后，我发觉上面缝了毛皮，这让我很吃惊。我又换了另外一件大衣，里子边缘处绣着长条状的土耳其花纹。这时走进一个陌生人，脸很长，胡须很短，他说这件大衣是他的，让我不要穿。我将大衣上的土耳其花纹给他看。他说：“土耳其（花纹……）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我们很快又和解了。

解析这个梦时，我想起了自己读的第一本小说（当时差不多十三岁），真是意外，

其实我是从第一卷的末尾开始读的。这本小说的题目是什么，作者是谁，我一直都不清楚，却对结局记忆犹新：英雄发了疯，不停高叫着佩拉姬等三个女人的名字，他人生中最大的快乐和悲伤都来自她们。我是怎么想起这段记忆的，我始终没能明白。我从三个女人联想到掌控人类命运的三位女神，另外，我知道三个女人中有一个（梦里的老板娘）是赐予人类生命和最开始的营养成分（跟我的状况一样）的母亲。在女性的乳房中，爱情与饥饿得以聚合，我这样想到。在谈及自己美丽的乳娘时，一个尊崇女性之美的年轻人说：“我没能更好地对我的机会加以利用，真是件憾事。”这件趣事常被我用来自神经症机制中为“推迟动作”的元素加以解释。

——如此一来，似乎是三位女神中的一位正在揉搓汤圆；这种职业对命运女神而言很怪异，需要解释一下。这关系到我童年更早期的一段记忆。六岁那年，母亲教育我人类都由尘土塑造而成，最终也一定会化归尘土。我对这个跟我的思想不符的观念表示质疑。为了证实人类都是尘土塑造的，母亲做出一个揉搓汤圆的动作，然后向我展示手掌表皮的鳞屑构成的汗泥。我大吃一惊，之后默认了“生命最终要重返自然”。因此我进入厨房时，发觉她们果真是命运女神，就像童年时期，我感到饥饿时，母亲一般都会在炉火边提醒我，要等晚饭做好了才能吃。——接下来再说说汤圆。我从科诺德^①这个名字联想到一名大学老师，我的组织学知识（包括表皮知识在内）便是他教的，他曾指控科诺德窃取了他的作品。窃取便是抢占别人的财物，所以清晰地进入了梦的第二个部分：我被当成了经常在演讲厅偷衣服的小偷。“窃取”这一词汇自动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所以我未经思考，就写了下来；眼下，我留意到，它或许在梦的内容中各不相同的显意中间建造了一座桥

（Brücke）。这一连串联想佩拉姬（Pélagie）——窃取（plagiarizing）——横口鱼（plagiostomes）或鲨鱼（sharks）——鱼鳔（fish-bladder），将旧小说跟科诺德那件事和大衣（这个词语在德语中有大衣、外套、避孕套等意思）关联起来，跟性技术工具有显著的关系（参见莫瑞以字母发音为依据的梦）。这一大串联

想毋庸置疑是很遥远，没有意义的，只能在梦中而非清醒生活中产生。可是好像有一种需求，要建立一种不将任意事物当作神圣的强迫性关联，让我从布吕克（Brücke这个词的本意是桥）这个高尚的名称中，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座让我度过快乐的学生时光的学院。

因此，我们趴在那智慧的胸口（Brücke）上，

每天都能找到无尽的欢乐。 ②

这跟梦中让我遭受折磨（plaguing）的欲望构成了显著的对比。最终，我又回想起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老师弗雷西（Fleischl，跟德语单词“肉”Fleisch读音相同），这个名字跟科诺德一样好像一种食物，另外展现出表皮鳞屑引发的糟糕的场景（我母亲和老板娘），疯狂（小说），还有从药店③买来的古柯碱——能治疗饥饿。

为了充分解析梦的内容中尚未解析的部分，我可以根据这条繁冗错杂的思想链条继续探究；可是这会让我本人牺牲太多，绝对不能这么做。所以我只从中选择一条能直接引导我们进入复杂思想中某个梦念的线索。那个不让我穿大衣的长脸短须的陌生男人长得很像斯巴拉多一个生意人，我太太从他那里买了不少土耳其布料。他的名字叫波波维，这个词语有多种意思。幽默作家斯特腾海姆曾发表过这样的评论：“他红着脸把他的姓名说给我听，又握住了我的手。”我发觉，我又跟之前滥用佩拉姬、克洛德、布吕克、弗雷西等名字一样，滥用了这个名字。童年时期，大家经常用名字来互相打趣，可我的名字也很容易被人拿来开玩笑，所以我若再这么做下去，会遭到报复的。歌德曾说，人对自己的名字，几乎跟皮肤触感的敏感度差不多。他说，赫尔德曾经用他的名字创作了一首诗：

你们是众神（Göttern）的后代，还是野蛮人（Gothen）的后代，又或者是粪便（Kote）的后代——你们的形象高高在上，最终还是要回归尘土！

我留意到，我这些滥用名字的题外话仅仅是种抱怨。一定要转移话题了：我从我太太在斯巴拉多买布料一事想起了另外一宗在卡塔罗的买卖。过分小心让我失去了一个赚钱的良机（参考失去摸奶娘乳房的良机）。饥饿还将这样一种思想引进了梦中：“能得到的就不用推辞，就算为此犯点小错误也没什么，既然机会来了，就不应该错失，毕竟生命很短，人人都要走向死亡。”这种享乐主义观念必然会害怕稽查作用，因此只好潜藏在梦里，因为其内部包含性意义，并且其中展现的欲望无法在不犯错的情况下骤然打住。就这样，梦中，一切各不相同、包含对立意义的思想开始公然活动：梦中会出现做梦者对精神获得满足时的记忆，各种发挥阻挠作用的思想，乃至对最让人反感的性惩罚的胁迫。

2. 第二个梦的前言更加长。

我要去奥塞湖过暑假，为此我开车赶赴维也纳西火车站乘车，可在抵达月台时，更早开向伊西尔 ① 的火车还在站内。在那儿，我见到了图恩伯爵 ②，他可能又要去伊西尔跟皇帝见面。他坐了一辆敞篷车过来，也不顾正在下雨，他直接朝区间列车的进站口走去。门口的检票员并不知道他是谁，让他出示车票，他一句解释都没有，轻蔑地推开了对方。开往伊西尔的列车出站后，我原本应从月台返回候车室；我为了能待在月台上，说了不少好话。之后，我开始观察有没有人通过贿赂得到保留的火车包厢，若有，我会为了获取相同的权利，高声抗议。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哼唱一支曲子，应该是《费加罗婚礼》 ③ 中的费加罗咏叹调：

若我的伯爵想跳舞，

若我的伯爵想跳舞，

那就让他跳个够，

我要为他演奏一曲助兴。

（ 我不确定其他人能不能听出是这支曲子。 ）

整个晚上，我都很浮躁，不停地跟佣人、车夫争论——希望他们不要因此受到伤害。一时之间，各类高傲与革命的思想都进入我脑海中，好像费加罗的台词和在法兰西剧院看到的博马舍的喜剧，我想起那些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伟人的家伙肆无忌惮的言辞，以及阿尔马维瓦伯爵要对苏珊娜行使领主初夜权 ④，还有心存恶意的反对派记者怎样用图恩伯爵的名字打趣他是“不务正业的伯爵” ⑤。我并非妒忌他，跟他比起来，我才是不务正业的伯爵，在他谨小慎微觐见皇帝时，我却在度假！我计划着暑假期间的各类娱乐活动。此时，月台上来了一名绅士，原来是政府的医务监考官，我认出他来了。由于他做的那些工作，人们尊称他“与政府同眠”。他要求乘务员根据他的身份，为他提供二分之一一个头等包厢。我听到一名乘务员问同事：“这位半价头等票先生，我们应该安排到哪里？”我心想这的确是个特权的案例，而我的头等票却是全价的。其实我已经获得了一间包厢，不过不是套间，夜里上卫生间有些不便。我为此向列车长发出怨言，但没有用，我便给出了一个报复性质的提议，为了方便旅客，应该在包厢的地板上凿个窟窿。而在凌晨2点45分，我确实因尿急醒过来了，在此之前我做了个梦：

一群学生在集会，有位伯爵（图恩伯爵或塔菲伯爵 ①）在发表演说。有人好像要挑衅，让他评价一下德国人，他高傲地表示，德国人最爱的花是款冬，还往自己的纽扣眼里插了一片破了的叶子，其实是一片枯叶。我暴跳如雷——我暴跳如雷，② 尽

管我也很惊讶，自己竟会表现出这样的态度。

（之后画面模糊起来）我处在一个大学礼堂一样的地方，门口处已经拉起警戒线，我们一定要逃跑。我贸然进入一排明显是部长级套间的房间，里面的摆设很奢华，家具是棕紫色的；最终，我来到一条走廊，有个强壮的太太坐在那里，她是一名管家。我不想跟她讲话，她却问我要不要她帮忙提灯带路，很明显，她觉得我有权利从这里通行。我也不知是借助手势还是言语让她在楼梯口驻足；我觉得自己巧妙地躲过了一劫。走下楼梯后，我看见一条通向上方的小道，窄小陡峭，便从中走过去了。

（画面再度模糊起来）.....我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好像是逃离城市，跟第一个问题逃离礼堂没有区别。我乘坐一辆出租马车去车站。车夫抱怨了我几句，好像因为我累得不轻。我说：“我不能让你的车在铁路上行驶。”言下之意，我们已经在铁路上走了很久了。火车站都设立了严格的警备，我在思考克瑞姆斯和赞尼姆这两个地方选哪个作为我的目的地，可念及皇帝可能住在那儿，我宁愿去拉格兹之类的地方。此刻，我正坐在火车包厢中，好像坐在斯塔特波恩（郊外的铁路）的客车里。我的纽扣眼里塞了个长东西，好像一条辫子，旁边是用很贵的材料制作的棕紫色紫罗兰，很是醒目。（梦中的场景在这里断开了。）

我再度来到火车站，同行的是一名上了年纪的绅士。我为无法辨识的剩余部分制订了一个计划；思考跟体验好像是一样的，该计划随即变为了现实。他似乎是个盲人，不管怎么样，有一只眼睛肯定是看不见的，我把一个男士玻璃尿壶（肯定是从城里买来的或是带过来的）交到他手上。如此一来，我便成了一名护士，而且由于他看不见，我必须要把尿壶交到他手上。我们这副模样，检票员若是看到了，必然会不加留意地放我们走。这位老人的态度与泌尿器官这时好像都开始变形。（就在

这时，我醒过来了，心急想要小便。）

整场梦都像是一种想象，将我带回1848年革命时期。我之所以回想起那一年，是因为1898年的（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50周年纪念日 and 到瓦修的短期旅行。我曾在那次旅行期间，拜访了学生革命领袖费肖夫的隐退地埃莫斯托夫^①。我又联想到英格兰和我哥哥住的地方。他经常用“50年前”（这个词语出自丹尼生爵士的一首诗《50年前》）跟自己的太太开玩笑，孩子们时常纠正其是“15年前”。因为看见了图恩伯爵，所以我才会产生这种革命幻想，这跟意大利教堂正面和背面的构造并无有机关联是一个道理，其有别于教堂的特色是，背后一片混乱，处处裂缝，很多内部构造都对外显露出来。

梦的第一部分好像融合了几个场景，可将其逐一切分开。伯爵非常高傲的模样，源自十五岁时我读中学时留下的一个印象。有位男老师很愚昧，不受欢迎，大家合谋戏弄他。班里一个自诩为英格兰亨利八世的男生是主谋。他让我负责领导进攻，并确立了进攻的信号，就是多瑙河对奥地利（参考瓦修）有多重要的辩论。班里这帮叛逆的学生中有一个贵族出身的男生，长得又高又瘦，人称“长颈鹿”。他在被德语老师批评时站得直挺挺的，神情跟我梦到的伯爵很像。喜爱的花及纽扣眼插着的像花的东西（让我想起同一天我送给一名女性朋友的兰花和耶利奇的玫瑰^①），尤其让我想起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一幕第一场中玫瑰战争的起始部分。——从这里开始，马上便能触及红色和白色康乃馨了。有两段分别以德语和西班牙语写成的小诗，不动声色地进入了解析中：

玫瑰、郁金香、康乃馨，

所有花儿终会凋零。

伊莎贝拉，

别为花的凋零哭泣。

在《费加罗婚礼》中，也曾出现过第二段西班牙语诗。白色康乃馨在维也纳代表对犹太人的抗议，红色康乃馨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象征。之后我又回想起，有一回，我搭乘火车在美丽的撒克逊乡村（参考盎格鲁-撒克逊）旅行，遇上了反闪族挑衅。——梦中第一个情景的第三个场面要上溯至我的大学时期。彼时，一个德国大学生俱乐部正在讨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我还很年轻，对唯物主义坚信不疑，初生牛犊不怕虎，贸然提出了一个十分偏执的观念。有个年龄和年级都要超过我的男生随即站起来，那时候，他做领袖或者一个大型组织领导人的才能就彰显出来了。

（顺便一提，他的名字同样是种动物名称 ②。）他将我痛斥了一顿，还说他小时候也养过猪，之后才醒悟到自己的错误，重回父亲家。我暴跳如雷（就跟梦里一样），粗暴（这个词语在德语中还有一种意思“跟猪一样粗鲁”）地驳斥道，对他刚刚说话的语气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已了解到他自幼就跟猪在一起。（在梦里，我很吃惊自己竟会持有这种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态度。）观众们全都十分震惊，让我收回那些话，我不肯答应。好在那名受辱的男生并未将这视为一种挑衅，依旧保持着理智，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梦中第一个情景还有一些更加深入的元素。伯爵提及的款冬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产生了一连串联想：款冬（德语是Huflattich，翻译成英文是hooflettuce马蹄莴苣）——莴苣（lettuce）——沙拉（salad，通常是指凉拌莴苣）——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德语是salathund，翻译成英语，直译为saladdog，意译为dog-in-the-manager）。还有一大串侮辱性词语的联想：长颈鹿Giraffe（Giraffe，Affe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猴子）、猪、狗，参照这些，我还能推导出用“驴”之类的

词汇侮辱另外一位大学老师。而根据左拉的小说《萌芽》，款冬还能翻译成（无论正确与否）法语蒲公英（pisse-en-lit）。《萌芽》里有个小男孩听说用蒲公英能做沙拉。法语中的狗是“chien”，我时常由此想到一项重要的身体机能（法语chier是大便，pisser是小便）。随后，我还要从物质的三种形态（固态、液态、气态）中搜集不雅案例。依旧是《萌芽》，其中对将要爆发的革命的描述随处可见。有一段是关于排放气体的“放屁”（flatus）的特殊竞争的描绘。①我终于清楚看到放“屁”的道路一早就建好了：花，西班牙小诗，伊莎贝拉，《伊莎贝拉与斐迪南》，亨利八世，英国历史，英国的敌人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人击败无敌舰队后，在勋章上刻下“他们将他们吹得支离破碎”的字样②，鉴于西班牙舰队是暴风吹垮的，我曾想过在详细论述瘾症理论与治疗时，将这句话当成“治疗”一章的标题，但也只是想想而已。

再来说说梦的第二个情景。我无法展开细致解析，因为还要顾及稽查作用。我曾在想象中，取代了革命时期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的地位。他也有一段冒险经历，跟鹰（Adler）相关，还有大小便失禁的疾病等。虽然故事中的大多数内容都是霍夫拉特（宫廷枢密官）参考Aula（宫廷，礼堂）描述出来的，但在我看来，该方面要合法地通过稽查作用是不可能的。梦里出现的套间（rooms）源自我亲眼见识过的那位爵爷的客厅或是车厢。不过在梦里，“房间”（德语是Zimmer）经常指女人（Frauenzimmer）①，在这里指妓女。女管家的形象展现出我对一位非常机智的女士毫无感恩之心。我待在她房间里时，她殷切接待了我，还说了很多好故事给我听，但我给她的回报却毫不友善。——灯暗指一个以《情海惊涛》为题的感人故事，其中涉及希罗和黎安德，是巴泽尔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依据写成的——我从这里又联想到西班牙无敌舰队与风暴。②

我不打算再细致分析梦中剩余两段的内容，只挑选一些引发两个童年场景的元素，

毕竟我讨论这个梦就始于这一点。大家觉得是性材料让我压抑，这并非事实的全部。所有人都隐瞒了别人很多事，但无法隐瞒自己。眼下，我一定要隐藏这一结果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对隐藏梦的真正内容展开内部稽查。因此，务必要解释一点，对梦中三个（最后）情节的解析，展现出它们都是不合情理的自我夸耀，是一种荒诞不羁的狂妄自大，在清醒状态下受到压抑，只有在某些显梦中才会展现出来（比如“我觉得自己十分机智”）。这表明，做梦前一晚我非常兴奋。这种自我夸耀已经牵涉到很多方面。比如在谈及格拉茨时，说“格拉茨有什么呀！”这种话在人对自己的富足感到骄傲时，才会时常挂在嘴边。了不起的拉伯雷对高康大和庞塔格吕埃父子的生活和功绩的完美描绘，大家若还有印象，自然能明白梦的第一段情节中含带的自我夸耀。

以下是一些童年的相关材料（我承诺过会给大家）。我为了旅行，买了一个新皮箱，是棕紫色的。在梦中，这种颜色出现了好多次：用很贵的材料制作的棕紫色紫罗兰和一旁的“少女饰物”、部长级套间中陈设的家具。通常孩子们都觉得，新事物都能让人留意到。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我的一件童年往事，我的记忆被对记忆的描绘取代了。听人说，两岁时，我还在尿床，每回被责骂，我便会宽慰父亲，说我会到最近的镇子里买张崭新、漂亮的红床给他做礼物。这基本解释了“我们从城里带过来或必须要买尿壶”这句题外话的源头：人一定要信守承诺（男士尿壶跟女用衣箱或是木箱子的象征意义并列，这点也要留意）。我在童年时代的所有狂妄的自夸，都在这种承诺中展露出来了。在梦中难以小便的重要意义，我们已经找出来了，而从神经症病人的精神分析中，我们也已发觉尿床跟野心勃勃的性格特征之间的关联有多紧密。 ①

七八岁时，我们家发生的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有天晚上，我在睡觉前违背家规，坚持要在父母的卧室睡，父亲批评我说：“这孩子长大以后肯定成不了大

器。”我的野心必定因此大受打击，多年以来，我不断梦到这一情景，且总在取得某种成绩、成功时，似乎在回应：“我是可以成大器的。”在正在解析的这个梦中，这一情景为最后的情节提供了材料，但角色的身份却对调了，这是出于报复心理。此刻，老人（他有一只眼睛看不见，即得了青光眼，很明显是我父亲）②就像我幼时冲着他小便一样，冲着我小便。我从青光眼再度联想到古柯碱，他做手术时，它曾经帮过他，这样一来，我就好像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同时还取笑了他；他看不见了，我必须将尿壶递到他手上，这暗示我发现了瘾症理论并倍感骄傲。③

不管怎么样，我童年时期两次小便的场景都跟狂妄自大有紧密的关系；然而，它们出现于我前往奥塞湖旅行途中，必然还跟两种偶然状况相关：一是我的包厢没有卫生间，二是完全能想象到我早上会很难上厕所。我因这一生理需求醒来。可能会有人觉得我做梦的真正原因是这些感觉。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是梦念引发了小便的欲望。睡眠期间，我极少受到生理需求的打扰，像这次在凌晨2点45分醒来就更是少见了。而在其他更舒服的旅程中，就算我醒得很早，也从来没有急于小便的感觉，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证据。总之一句话，我们可将上述问题留待之后解决。

解析梦时积攒的经验，让我留意到一项事实：就算是打眼一看就能彻底解析清楚的梦，由于其源头和颇具刺激性的欲望很容易被发现，因此也能借助联想上溯到童年早期。鉴于此，我必须要进一步探究，该特征能不能更深入地组成做梦的首要条件。该说法若能广泛成立，便能形成以下意义：所有梦的显意都跟近期经验相关，隐意则跟最早期经验相关。我对瘾症的分析其实已经能证实，这些人类最早期经验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没有改变。要证明这种假想，难度很高，我会在之后的内容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究，在梦的产生过程中，童年的最早期经验能发挥何种作用。

这一章一开头已经罗列出了梦的记忆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梦的内容大多是不

重要的材料。这一点已经在上溯至梦的伪装时解释清楚了。另外两个特征是梦对近期与童年时期材料的重视，也能获得证明。不过，我们尚无法从做梦的动机角度阐释这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及其评价之后还要再研究，这点需要牢记。一定要在别处帮它们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在睡眠状态心理学中，或在之后详细论述精神机构构造的讨论中。而直到我们明白解析梦就好比一扇窗，能窥探到精神机构的内部状况时，才能做到这点。

然而，我马上在对最后几个梦的解析中留意到另外一种推断。通常情况下，梦的意义好像都不仅仅只有一种。就像我们罗列的梦例证实梦不光能同时达成几个欲望；梦的意义或是欲望还能相互重合，最终上溯至童年早期一个欲望的达成。于是，有个问题再度出现了：更准确的说法是不是将这类现象的出现表述为“必然是”，而非“一般是”。①

三、梦的躯体源头

若想让一个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对梦感兴趣，同时为了该目的，询问此人梦的源头是什么，那他一般都会表现得很自信。他会马上想起，是消化不良或身体姿势或睡眠过程中一些零碎小事，对梦产生了影响。这种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元素并不能解释梦中所有事。

在第一章第五节中，我对科学家已经明示了躯体刺激源头在梦的产生中发挥的作用，作出了充分讨论，在此，只要回顾一下相关研究成果即可。躯体刺激源头可分为三种类型：外部世界引发的客观感觉刺激，只有主观依据的感官内部兴奋状态，源自体内的躯体刺激。除这些躯体刺激外，这些权威对梦的一切困难的精神源头都没有加以重视，甚至将其全都摒弃在外。在研究了与躯体刺激源头相关的意见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数观察和实验已经证明了感官的客观刺激（有些包含

了睡眠期间发生的偶然事件的刺激，有些包含了干扰睡眠的心灵兴奋）有多重要。而梦中对睡觉之前的感觉意象的复现，则可以证明主观感觉刺激发挥的作用。此外，尽管梦中产生的意象与观念，以及内部躯体刺激间的显著关联，目前尚无法证明，然而，作为梦的源头，人们的消化、排泄与性器官的兴奋对梦的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

“神经刺激”与“躯体刺激”就这样成了梦的躯体源头，在很多作者看来，这二者甚至是梦仅有的源头。

另外还有很多人对此表示质疑，有种是质疑躯体刺激理论是否适合，而非其是否正确。

无论这种理论的拥趸对其事实依据多有信心——尤其是那些能很容易地追溯到梦的内容的偶然与外部神经刺激——他们好像都认可了一点，外部刺激不可能是梦中为数众多的观念材料的唯一源头。为了解决该问题，玛丽·惠顿·卡尔金斯女士（1893年，第312页）曾经在长达六周的时间内，连续观察自己和另外一个人做的梦，发现两人的梦中材料仅有13.2%和6.7%源自外部感觉元素；源自机体感觉的梦只有两个。我以自己的经验为依据提出的质疑，因这一统计数字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据。

很多人提议把梦分成两种形式——“源自神经刺激的梦”及其他，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很详细了。比如斯皮塔就把梦分成了“源自神经刺激”和“源自联想”两种类型。但这种区分要让人满意，除非能证明梦的躯体源头与其观念内容间的关联。所以在外部刺激源头很少见的不同意见之外，又出现了一种不同意见：用这种源头解析梦，并没有充足依据。该理论的拥趸务必要解答以下两个问题：外部刺激在梦中被人感觉到时，往往不是以自身真实的性质，而是以让人误会的性质，原因何在；而这些被误会的刺激引发的心灵反应结果如此变化多端，原因又何在。

斯图吕贝尔解释说，睡眠期间，心灵已经跟外界脱离了关系，所以无法正确解释客观感觉刺激，还要被迫以很多难以确定的印象为基础，搭建错觉。他的原话是：“睡眠期间，某种感觉或是复合感觉、某种感情或是任意一种精神过程，因外部和内部刺激在心灵中形成，同时被心灵感知到。该过程要在清醒状态留给梦的经验范畴内唤醒各类感觉意象，即唤醒那些早期知觉，它们要么是完全赤裸的，要么具备某种程度的精神价值。”该过程好像多多少少都帮自己搜罗了一些这种类型的意象，所以诞生于神经刺激的印象才会得到恰如其分的精神价值。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就跟在清醒状态中的行为一样）是在“解释”神经刺激的过程中，睡眠的心灵留下的印象。这种解释结果被称为“源自神经刺激的梦”，即心灵根据复现规律发挥精神作用的神经刺激，决定了梦的成分。

冯特（1874年，第656页之后）也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出现在梦中的思想大多源自感官刺激（尤其是普通的机体感觉），所以大部分思想都是想象的错觉，极少有纯粹的记忆思想在被加强后变成了幻觉。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84页）曾经以该理论为依据，提出了一个恰当的比喻阐明梦的内容与其刺激间的关系，“一如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弹钢琴”。梦在这一观念中，不是源自精神动机的心理现象，而是生理刺激的产物，因为产生影响的生理构造没有别的方式展现这种生理刺激，便将其展现成了精神症状。比如海涅特曾经为解释强制性观念，根据相同的假设，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比喻：“一如钟表上的数字，有一些比其余那些更加突显。”

无论梦的躯体刺激理论多么普及，多么吸引人，其不足都清晰可见。因为梦的各种躯体刺激都要求睡眠的精神机构制造错觉，对其加以阐述，由此作出了无数解释的尝试——即在梦的内容中，刺激能展现为众多各不相同的观念。①可是斯图吕贝尔和冯特的理论无法在掌控外界刺激和为解释挑选的梦念的关系中间找出任意一种动

机——即无法对利普斯（1883年，第170页）描绘的这些刺激“通常能在它们的创造活动期间作出显著的选择”加以阐释。另外，针对整体错觉理论参照的假定，也就是心灵在睡眠状态下无法辨识客观刺激的真实性质，还存在一种不同观念。生理学家布达赫一早就表示，心灵就算在睡眠状态中，也能正确阐释接收到的感觉印象，同时以这些阐释为根据作出反应。他留意到，人在睡眠期间会忽略那些普通的印象，但不会忽略那些对他们格外重要的印象（比如奶娘喂奶，婴儿吃奶等）；并且人在睡眠期间听不到那些无关紧要的听觉印象，却极易因为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醒来。——这些全都证明，睡眠期间，心灵也能辨认出感觉。依据这些观察结果，布达赫进一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一定要假设在睡眠期间并非不能对感官刺激作出解释，而仅仅是对其没有太多兴趣。布达赫得出这一结论是在1830年，1883年，利普斯在批判躯体刺激理论时，再度援引了该结论，一字未改。这导致心灵的作用就像有个笑话里，一个睡觉的人被人问睡着没有，他说：“没有。”对方说：“既然如此，我想向你借10个弗洛林！”他当即推辞说：“睡着了。”

梦的躯体刺激理论的不恰当，还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到证实。尽管这种外部刺激在我的梦一开始的内容中就出现了，但并不是逼迫我非做梦不可，有观察能证实这点。比如睡眠期间，我感受到一种触觉刺激，却能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反应。可以不予理会或直到醒来后才发觉，比如大腿露在外面，胳膊承受压力等。这样的例子在病理学中数都数不清，睡眠期间，强烈的兴奋感和运动刺激可能不会发挥半点作用。另一种情况是，睡眠期间，我能对某种感觉产生意识——我能感受到它“入侵”了我的睡眠——（通常是疼痛刺激导致了这种情况），可这种疼痛感却没有被我编织进梦里。第三种可能是对于这类感觉，我还能做出觉醒反应，之后从中脱身。①属于神经刺激并能进入我梦中的，唯有第四种可能。但其余可能跟第四种可能形成梦的概率，最低限度是持平的。做梦不光要有躯体刺激源头，还要有动机。

其余作者——斯尔纳和赞同他观点的哲学家沃尔科特也都客观评判了上文中我在解释梦的躯体刺激源头时的不足。他们尝试在躯体刺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梦象中，为精神活动作出更准确的界定，即他们极力想再度将做梦大致当成是一种心理需求，也就是精神活动。除了用极具诗意与活力的手法描绘出梦产生时展现的各类心理特色外，斯尔纳还自觉找到了心灵采用何种原则处理眼前的刺激。他认为，在想象从白天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后，梦的工作就尝试用象征方式，将产生刺激的器官的特殊性质与刺激本身的性质复现出来，为了能从梦象中推导出躯体的感受、器官的状态和相关刺激的性质，他给出了一种“梦书”，作为解析梦的指引，“所以猫的梦象表示勃然大怒，一块光滑且色彩浅淡的面包表示全身赤裸。”（沃尔科特，1875年，第32页）人的整个身体在梦的想象中变成了一座房屋，器官是房屋的各个组成部分。“牙疼梦”中的高大拱形门厅表示口腔，下降的楼梯表示咽喉和食道。“头痛梦”中的天花板表示头，上面布满了蟾蜍似的蜘蛛，惹人生厌。”（同上，第33页之后）另有很多相似的象征，表示同一种器官，“所以熊熊燃烧的风箱表示呼吸的肺部，空的盒子或篮子表示心脏，圆形的袋状物或内部中空的物体表示膀胱。”（同上，第34页）“梦做完时，梦到的器官或功能通常会明示出来，并跟做梦者的身体相关，这一点格外关键。所以牙疼梦最终的结局，一般是做梦者被拔下了一颗牙。”（同上，第35页）

这种解析梦的理论的主要特色好像太夸张了，不一定能得到其余作者的认同，至少其论证在我看来就难以接受。该理论明显包含了古代用象征主义方法解析梦，唯一的区别在于，该理论的解析范围只局限于人类的身体。因为缺少一切能用科学阐释的技术，斯尔纳的理论实用性必定会严重受限。它好像赋予了随意性解释以自由，尤其是在梦的内容中，相同的刺激能展现成不同的形式。所以斯尔纳的门徒沃尔科特都说，自己不能证明一座房屋可作为人类身体的象征。还有一种抗议表示，在梦

的工作中，心灵的功能没有功效，也没有目的；因为根据当前讨论的理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心灵能处理刺激，它只能把遇到的刺激组合成想象。

另外还有一个针对斯尔纳的躯体刺激象征理论的重要反对意见。既然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刺激到处都存在，且睡眠期间心灵跟它们的距离比清醒时更接近，那么心灵为什么不是整夜或是每夜都梦到这些器官呢？对此可提出一个必不可少的附属要求，就是一定要借助眼睛、耳朵、手、肠道等器官，形成特别的兴奋感，以唤醒梦的活动。然而，这种刺激增强的客观性质却很难获得证实，唯有极少数梦例除外。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119页）已经点明，若肺叶开合的象征表现就是梦到飞翔，那么或是要更加频繁地做这种梦，或是要证明做梦期间呼吸会变得更加急促。除这些外，还有第三种可能，也许是最大的可能：彼时有一些特殊动机在发挥作用，引导做梦者留意到平日里一直存在的内脏感觉。不过，斯尔纳的理论远没达到这种可能性范畴。

斯尔纳与沃尔科特的理论价值在于，让梦的内容中一些尚未得到解释的特征被人留意到，以期获得新的研究成果。梦中的确包含着身体器官与其功能的象征表现。梦到水，一般暗示膀胱受到刺激，梦到直立的棍子或是柱子则暗示男性生殖器，诸如此类。相较于贫乏无味的梦，被活跃运动和缤纷色彩充斥的梦通常会被解析为“具备视觉刺激的梦”。而幻觉在那些以声音语言为特色的梦中发挥的作用，也是很难否认的。斯尔纳（1861年，第167页）曾经论述过这样一个梦：一帮长着浅色头发、容貌清秀的孩子，分成两排在桥上面对面坐着，彼此进攻，之后回到原位，最终，做梦者梦到自己坐在桥上，把一颗长长的牙齿从下颌上拔下来。沃尔科特（1875年，第52页）也论述过一个相似的梦：梦到一个橱柜的两排抽屉，最终同样拔了一颗牙。他们两个记录了很多相似的梦例，所以我们无法不去追寻斯尔纳理论的实质，就指责其没有半点依据。于是，为牙齿刺激这类象征作出全新的解释，便

成了我们的任务所在。

我在讨论梦的躯体源头的全过程中，有意不加入我自己的解析梦的观点。若眼下能利用其他作者研究梦的材料时从没用过的方法，证实梦自身具备一种精神活动价值，梦的动机产生自欲望达成，而梦的内容的直接材料源自前一日的经验，那一旦其他一切关于梦的理论忽略了这种关键的研究方法，仅将梦视为对躯体刺激的一种精神反应，没有用处且难以理解，那这些理论都能被直接否定掉，而事先不必作出专业批评。如若不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便会出现两种类型的梦，分别以做梦者和部分早期权威作者的观察为依据。因此，必须要在我的梦的理论中，为梦源自躯体刺激这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依据的事实找到一定位置，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我们已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提出了梦的工作必定会将同时活动的刺激全部综合成统一整体的观点。我们观察到，若前一日留下的两个或超过两个的深刻经验能组合成一个印象，那一些源自这些经验的欲望也能组合成一个梦。而具备精神价值的印象只要能跟前一日那些毫不重要的经验频繁建立彼此沟通的观念，双方就能组合成梦的材料。所以梦是对心灵在睡眠期间展现的一切活动材料的反应。截至目前，对梦的材料作出的解析已经让我们了解到，梦的材料是精神残留与记忆印迹的组合。我们被迫将一种目前还无法确定的“当时活动”性质赐予这种精神残留与记忆印迹（特别是近期和童年时期的内容）。这样一来，呈现为感觉的近期刺激将这些当时活动的记忆加入睡眠中，会形成怎样的梦，就很容易推测了。因为这种当时活动的性质，这些感官刺激再度证明了自身对梦的重要性；它们跟其他当时活动的精神材料组合成有用的材料，用于梦的形成。也就是说，睡眠期间的刺激跟大家熟悉的清醒经验的精神残留结合，巧妙满足了欲望。前面提过对睡眠期间的躯体刺激的反应不止一种，因此，此处的结合并非一定会产生。若真的产生了，便表示这种梦的内容或许会是观念性的材料，这种梦能同时彰显两种源头：躯体的与精神的。

躯体刺激加入梦的精神源头，并不会改变梦的实质：一个梦，无论它的欲望达成在当时活动的材料作用下展现为何种形式，都是欲望达成的象征。

接下来，我要阐述几种能改变外部刺激对梦的重要程度的特殊元素。上文中曾提及，睡眠期间，一个人在承受了相对强烈的客观刺激时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是受其生理与偶然元素在某个刹那的组合决定的。睡眠的深浅（习惯与偶然的）和刺激的强弱或许会让一个人压制住刺激，继续沉睡，却会让另一个人不得不苏醒，或想办法战胜刺激，让刺激进入梦中。外界刺激在不同的人身上展现的频率，会因组合状况的区别各有差异。以我为例，我睡觉很沉，一切能打搅睡眠的事件都会被我坚决摒弃在外，因此我极少因外界的兴奋源头做梦，但精神动机却能轻而易举地让我做梦。在此，我只记录我在一个梦中辨认出的一种客观的痛苦刺激源头，据此观察外部刺激是怎样在这个特殊的梦中发挥作用，产生巨大帮助的。

我梦到自己在骑一匹灰色的马，起初，我骑马似乎是被迫的，心中畏怯，笨手笨脚。随后，我遇到一名同事P，他身穿一套粗花呢制服，跟我一样在骑马，身体挺得笔直，他提醒我留意某件事（可能跟我笨拙的骑马姿势有关）。接下来我骑马便得心应手了，骑得又稳又舒服，还非常气定神闲。我的马鞍是从马脖子一直蔓延至马屁股的一块垫子。就这样，我骑着马，走在两辆货车中间。我在街上骑行了一段路程后，调转马头想要下马，一开始我选的下马地点是街道旁边一座空的小教堂前，而我真正想选的却是另外一座小教堂。我住的旅店也在这条街上，我牵着马走过去，但原本我可以直接骑马过去的，我好像觉得骑马过去会很害羞。旅店门口站着一名店里的帮工，他交给我一张便笺，还取笑我。便笺是属于我的，上面写了两句话，底下标注了两条线，这两句话分别是“不要食物”和“不要工作”（看不清楚），一种模糊不清的观念就此形成，我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失业了。

这个梦初看并非源自某种痛苦刺激的作用或是压力。然而，几天前，我生了疖子，痛不欲生，阴囊根部最终长出一个疖子，有苹果那么大，走起路来苦不堪言。我承受着种种折磨，发烧导致的疲倦感，没有食欲以及工作繁忙，情绪极为低落。我的医生工作只能勉强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骑马必然是最不适合我的活动。可我偏偏梦到了骑马，这应该是对我的疾病最激烈的否定。我并不会骑马，梦到骑马也只有这一回。生平只上过一次不带马鞍的马背，且一点都不欢喜。然而，我梦到自己骑马，阴部似乎根本没生疖子，更准确的说法是，我想让自己不生疖子。我的马鞍看样子是一种能帮助我睡眠的泥罨剂，入睡后前几个小时，我可能因其缓解作用，感觉不到疼痛了。之后，疼痛感又涌现出来，试图叫醒我，所以我做了梦，在梦中自我劝慰：“继续睡觉，不要苏醒！你没有生疖子，不用醒来，若你那个部位生了疖子，必然无法骑马，可你现在却正在马上。”疼痛感被压下去，梦获胜了，我又沉沉睡着了。

然而，如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财产的生意人的幻觉那样，借助一个脱离实际病情的执拗思想将我的疖子“敷衍”过去，并不能使我的梦获得满足。① 被舍弃的感觉细节和压制这种感觉的情景，都借助梦将其他正在我心里活动的材料和梦里的情景相联，复现出这些材料。我骑的马是灰色的，跟我最后在乡下见到我同事P身上穿的芝麻呢制服颜色相同。有种很普遍的观点，人之所以生疖子，是因为吃了加入太多调味料的食物——不管怎么样，这的确很容易引发糖尿病，跟生疖子也不无关联。P之前取代我为一名女病人治疗，打那以后，他就开始在我面前表现得高高在上，好像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事实上，我对那名女病人的治疗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德语是Kunststücke，我在梦中像特技骑师一样斜坐在马背上，德语是Kunstreiter）。然而，这名女病人却如传说中周末骑士的马驮着我，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②马由此变成了女病人的象征（它在梦里非常聪慧）。我觉得气定神闲

是说我被P取代之前，在女病人家里的地位。本市医学领域的领袖中有几位是我的监护人，前不久，他们中的一位跟我说起女病人的家庭，表示：“在我看来，你就好比稳坐马鞍。”在饱受病痛折磨的这段时期，我依然要每天做8小时到10小时的精神治疗，这同样是一项不小的功劳。然而，我很清楚，我要继续从事这种艰苦的工作，一定要先彻底养好身体。梦中，我觉得非常压抑，其实是暗示我的艰难处境（便笺上写的“不要工作”“不要食物”，跟神经衰弱症病人向医生展示的一样）。我在更深入地解析梦时，发觉梦的工作已经打通了一条新路子，将骑马的欲望场景转向小时候我跟大自己一岁的侄子争吵的场景，我侄子目前住在英格兰。梦中剩余的元素源自意大利，其中的街道都是我在维罗纳和锡耶纳见过的。若解析更进一步，便能引向性的梦念。梦中意大利的乡村美景好像在暗指一名女病人，她从来没到过意大利，“到意大利去”（德语是genItalien）——生殖器（德语是Genitalien），而这跟我在P之前去那名女病人家中为她治疗是有关联的，跟我长疖子的部位也是有关联的。

我在另外一个梦中，也成功排除了一次睡眠干扰，此次干扰同样源自一种感觉刺激。机缘巧合下，我发觉了梦与偶然刺激间的关系，进而对梦形成了解。那个炎夏，我在蒂罗尔山中避暑，早上梦到教皇去世，吓醒了。对于这个非视觉的梦，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唯一记得的是，前段时间，我在报纸上看到教皇生了点小病，这是这个梦仅有的依据。但做梦当天早上，我太太曾经问过我，早上有恐怖的钟声响起，我有没有听到。我完全没听到，却一下明白了我的梦。虔诚的蒂罗尔人尝试用钟声将我唤醒，我却想继续睡觉，因此作出了这种反应。我用虚构的梦的内容报复了他们，因此得以继续沉睡，完全忽略了那扰人的钟声。

前几章的梦例中有几个能用来研究神经刺激，比如我大口喝水的梦。很明显，这个梦仅有的源头是躯体刺激，仅有的动机是感觉的欲望（口渴）。跟其他某些简单的

梦例很相像，在这个梦中，一种躯体刺激好像就能形成一种欲望。而那名晚上丢开脸上的冷敷器的女病人的梦，却是用一种非同一般的方法，对疼痛刺激作出反应，以此展现欲望的达成：病人将病痛转嫁到他人身上，从而在短时间内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而我梦到三位命运女神，明显是因为饥饿才做的梦。不过，它让对营养成分的强烈需求，返回到孩子对母亲乳房的强烈需求，将一个隐晦但更让人感兴趣的欲望，用另一个纯真的欲望加以掩饰。我那个跟图恩伯爵相关的梦，展现了身体的偶然性需求跟最强烈（也最受压制）的精神冲动的组合。卡尼尔（1872年，第一卷，第476页）曾谈及拿破仑的一个梦，在被炸弹爆炸声唤醒前，拿破仑将这种声音编织进一个战争梦，显然，在睡眠中让精神活动干扰感觉，是其仅有的动机。有位年轻的律师，第一次处理破产诉讼案件，午睡时做了一个跟拿破仑一样的梦。他梦到了一位来自赫斯廷（加利西亚一座城镇）的莱希先生，他在处理这起案件时刚刚认识这位先生。赫斯廷（Husyatin）一词不停逼迫他留意它，他不得不醒来，发觉自己的太太咳嗽（Husten）得厉害。

来对比一下拿破仑（他睡觉同样很沉）跟那个睡觉很沉的大学生做的梦。女房东叫那名大学生起床，说他是时候去医院了，他却继续睡觉，梦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他的托辞是他用不着再起床去医院去，因为他已经在医院了。显然，这是一个方便的梦。做梦者承认了自己做梦的动机，不带半点掩饰，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个梦常见的隐秘。从某个角度说，所有梦都是方便的梦；其目的不是叫醒睡眠者，而是让其继续睡下去。梦不是对睡眠的打扰，而是对睡眠的庇护。我会在别处证实该观点和叫醒做梦者的某些精神元素间的关联。不过，我们已经能够证实，该观点对客观外部刺激作用同样适用。睡眠期间，外部刺激的强弱与意义引发的感觉，心灵或是完全不予理会，或是借助梦否定这些刺激，或是因为要被迫承认这些刺激，只

能借助某种解释将当下生动的感觉编织进欲望的某些场景中，同时跟睡眠达成统一。而将当下的感觉编织进梦，就是为了去除感觉的真实性。拿破仑之所以能继续沉睡，是因为他坚信打扰他睡觉的刺激只是梦中对阿柯尔战役炮火声的记忆。①

所以在各种情况下，睡眠欲望（意识自我对梦作出的功绩包括，意识自我对睡眠欲望倾注了所有注意力，梦的稽查作用，还有后文中的“润饰作用”）都要被当成产生梦的动机之一，所有成功的梦都是这种欲望达成。② 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一普遍存在且永恒不变的睡眠欲望，跟梦的内容不断达成的其他欲望存在什么关系。不过，在睡眠欲望中，我们找到了一些元素，能够弥补斯图吕贝尔与冯特理论的缺陷，还能阐明外部刺激解释的异常与随意。心灵能在睡眠期间准确解释外部刺激，能够将一种主动的兴趣包含在内，也能让睡眠者醒来，所以对外部刺激所有可能的解释中，唯一能获得承认的，就是那些跟睡眠欲望发挥的稽查作用统一的解释。“不是云雀，而是夜莺。”原因是，云雀是情人的夜晚结束的象征。而从获得承认的对外部刺激的解释中挑选出来的解释，跟心中潜藏的欲望冲动最为契合。所以出现在梦中的所有事件都不具备半分随意性，都是完全确定的。错误的解释只是一种托辞，跟错觉无关。我们要再度强调一点，当移置作用因为梦的稽查作用形成一种替代品时，产生的动作必然已从正常精神过程中偏移，这点绝不能否认。

外部神经刺激与内部躯体刺激若强烈到能引发心灵关注的程度，并且其结果能导致人做梦，却不至于将人唤醒，那它们就像在两个精神的梦刺激间寻找中间观念一样，构成了产生梦的焦点，也就是梦的关键材料。从这种梦的关键材料中，同样能追求一种恰如其分的欲望达成。从某个角度上说，的确是躯体元素决定了很多梦的内容。在这类极端的梦例中，甚至会出现某个欲望仅仅是为了形成梦而被唤醒，当其时，它本身并没有活动。梦说到底只是在某种情况下的欲望达成，而借助当时活动的感觉，找出因此达成的某个欲望，便是梦的任务所在。这类感官材料可能会让

人烦恼、痛苦，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依旧能形成梦。心灵能够自由掌控那些在达成时不会感到欣喜的欲望。这似乎形成了一种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在念及两种精神动因与它们之间的稽查作用时，就变得能够理解了。

心灵中有一些“受到压抑的”欲望，它们是原发性系统的，继发性系统不允许它们得到满足，这些我们已经了解了。在讨论这些欲望时，我不打算从历史角度入手，也就是它们曾经存在过，之后又被废止了。在研究精神神经症期间，我得到了最重要的压抑理论，认为尽管这些欲望受到了一种力量的压抑，但由始至终，它们都是存在的。我们说“压抑”这些冲动，跟这个词语的本意正好相符。有些精神机制能让受到压抑的欲望开拓出新的路子，获得满足，从头到尾，这些机制都维持着存在状态与工作秩序。这种受压抑的欲望满足后，继发性系统（能进入意识的系统）就失败了，表现出来便是痛苦，简而言之，睡眠期间，若形成了一种源自躯体的不快感，梦的工作便借助这一感觉，让原先被压抑的一种欲望获得了满足，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满足还被稽查作用束缚着。

这种情况能为一组焦虑梦作出解释，这种梦的结构跟欲望的理论不相符。另外一组焦虑梦展现出了不同的机制，因为梦的焦虑跟精神神经症的焦虑很有可能是一样的，其源头是心理的性兴奋，焦虑在这种状况下就跟受到压抑的力比多差不多。若真是这样，这种焦虑便被神经症症状的色彩覆盖了，一如焦虑梦整体，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欲望达成的目的达到何种程度，才可能失效。但也存在部分焦虑梦，是由躯体决定了其焦虑的感受，比如肺病或是心脏病导致呼吸困难。这时候，焦虑能借助梦的形式，让那些被狠狠压抑的欲望得到满足。还有一种方式也能缓解焦虑，就是这些欲望借助精神原因进入梦中。不过，这两种表面看来不一样的焦虑梦，其实很容易融合在一起。两组焦虑梦包含了感情倾向和观念内容这两种精神元素，二者关系很紧密。若一种元素非常活跃，就算在梦中，另外一种元素也

会被唤醒，要么是被躯体决定的焦虑唤醒了受到压抑的观念内容，要么是带有性兴奋的观念内容摆脱了压抑，从而缓解了焦虑。前者是躯体决定的感情获得了精神方面的解释，后者尽管都是精神决定的，但借助某种跟焦虑契合的躯体元素，能很容易地解释被压抑的内容。我们在理解过程中遭遇的一切难题，都跟梦无关。仅仅是因为我们讨论的对象是焦虑的产生与压抑的问题，才出现了这些难题。

毋庸置疑，内部躯体刺激包含了能够决定梦内容的身体普遍机体觉（或是混杂的一般感受性）。这只能意味着其能迫使梦念对梦内容中出现的材料加以选择，将与梦的性质相符的保留下来，余下的丢弃，并不意味着其本身就能形成梦的内容。而做梦前一日残留的普遍机体觉和严重影响梦的精神残留，必定也会产生关联。在梦中，这一整体心境有变或不变的自由，所以它要是不快乐，变得跟自身对立也无妨。

我据此认为，睡眠期间，躯体刺激源头若没有强烈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其在梦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就跟近几日留下的毫不重要的印象没有区别。也就是，它们若跟梦的精神源头产生的观念内容相符，便能对梦的形成发挥促进作用，如若不然，便一点帮助也没有。它们就好比那些能随时加以利用的现成、廉价材料，跟那些利用时需慎之又慎的宝贵材料不一样。这就好像艺术家用一块条纹玛瑙之类的宝石雕刻一件艺术品，宝石的体积、色泽、纹理，都会对展现一种主题、场景有帮助。然而，换成大理石之类的普通材料，艺术家动手时，只要借助自己想象出来的观念就够了。因此，我认为，要说明为什么一般强度的躯体刺激形成的梦的内容不是每晚或在每个梦中都会出现，这是唯一的方式。 ①

我觉得，若能列举一个梦例解释一下，就再好不过了。

一天，我尝试探究无法动弹、力不从心等受到限制的感觉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梦中，这类感觉经常出现，跟焦虑相像至极。于是，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正在上楼，身上基本没穿什么衣服。我每一步都能跨越三级楼梯，这样的效率让我很是欣喜。忽然，我见到一名女佣人从楼梯上冲着我迎面走下来。羞惭感让我慌忙躲避，偏巧就在这时，我感觉自己受到了限制：身体僵在原地，根本无法动弹。

解析——梦中的场景都是从实际生活中而来。在维也纳，我有一座两层小楼，中间只有一道楼梯，所有人都可以用。一楼是诊室和书房，二楼是起居室。每天夜深时，我在一楼完成工作，之后便从楼梯上到二楼的卧室。做梦当晚，我在从这条极短的路上经过时，的确衣冠不整，即我已经摘掉了硬领、领带、硬袖。平日里，我上楼都是一步迈两三级楼梯，在梦中，这被当作是一种欲望达成：做这种举动时，我表现得很轻松，证明我对自己的心脏功能很有自信。这种上楼梯的方式刚好还跟梦的后半部分被限制的感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我可以了解到——根本不必证明——梦能将动作以完美的形式展现出来，而没有丝毫难度。（回想一下飞翔的梦就足够了。）

可我在梦中走的楼梯，并非我家里那道。起初，我没有认出这是哪里，之后看见那个迎面走来的人，我才认出来了。每天，我都要去一个老太太家两次，帮她注射，梦里那个人就是她家的女佣人；梦里那道楼梯就是她家的楼梯，每天我都要上下两回。

为什么我会梦到这道楼梯和女佣人呢？毋庸置疑，因衣衫不整而生的羞惭感带有性色彩；但我遇到的那个女佣人比我年纪大，举止粗鲁，容貌也不美。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这样解释：每天早上，我去这家人家中拜访，上楼梯时总会觉得喉咙不舒服，便往楼梯上吐痰。由于这家人的一楼和二楼都没有放置痰盂，我觉得楼梯弄脏要归咎于没有痰盂，而不是我。对于此事，这家的女管家观点跟我不一样，她也是个粗鲁的老太太（不过她确实很注重整洁）。她常常偷窥我有没有弄脏楼梯。若看

到我吐痰，她会大声埋怨；接下来的好几天，她都会对我很不友好。做梦前一日，那个女佣人做的事，愈发加重了我对女管家的厌恶。跟平时一样，我很快帮女病人看完了病，走到客厅时，被女佣人拦下了，她说：“医生，今天你本该先擦干净靴子再进来，家里的红地毯又被你全弄脏了。”我之所以梦到楼梯和女佣人，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上楼梯和把痰吐在楼梯上存在一种内部关联。人们通常认为，咽喉炎和心脏病是吸烟这种恶习带来的两大惩罚。我吸烟的恶习导致我在自家女管家心目中同样与干净无缘，因此在梦中，这两件事合并成了一件事。

在我能够解释衣衫不整的典型梦的源头之前，不能再对这个梦做出更深入的解析了。眼下只能先从这个梦中得到一个暂时性的结论：除非之前和之后的特殊情节有需求，否则梦中不会出现运动受到限制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的运动能力在睡眠期间出现了变化，才梦到了这种情况，毕竟我刚刚才轻轻松松上了楼梯（好像就是为了给这件事提供证明）。

四、典型梦

通常情况下，我们要解析一个人的梦，必须先了解他藏在梦后面的潜意识思想。这必然会大大限制我们解析梦的技术的实用性。①一般说来，所有人在建造自己的梦世界时，都以自身特色为依据，导致其他人很难理解。不过，眼下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截然相反的梦：所有人梦到的都基本一样，人们因此形成了习惯，觉得这种梦对所有人的意义都一样。不管做这种梦的是什么人，其源头都应该是相同的，研究梦的源头用这种梦好像格外合适，因此，对于这些典型梦，人们有异常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能在这些典型梦中应用解析梦的技术；可我们不愿承认，我们的

技术刚好就是用在这种梦的材料上时，产生了让人非常失望的效果。原因就是，在解析一个典型梦时，做梦者跟在其他梦中一样，缺少各种能帮助理解的联想，就算有少量联想，也模糊得难以应用。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和弥补该技术缺陷的方法，会在本书后半部分（第六章第五节）做出说明。到时大家就会理解，为何我在这里只描述寥寥几种典型梦，其余都等之后再讨论。

（一）羞窘的裸露梦

有人会梦到自己全身赤裸或是衣衫不整，面对陌生人却没有半分羞惭。不过，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梦到自己赤身裸体，并切实感受到羞惭与困窘，极力想要逃跑之际，偏又遭遇了一种奇异的限制，难以移动自己的脚步，因此深陷痛苦，无法改变。典型梦必须要伴随着这种现象；如若不然，梦内容的主题就能包含在各类情节中，且因为每个人的特殊情况而各不相同。某种带着羞惭性质的痛苦情感，以及某种循例想用逃跑的方式避免出丑人前的欲望，结果却有心无力，这些便是典型梦的本质。大部分读者肯定都梦到过自己处在这种窘境中。

这里说的裸体，性质一般都很模糊。做梦者会说“我身上穿着内衣”，但通常都看不清楚。这类衣衫不整的场景多半很不清晰，描绘时也很不确定：“我穿着内衣或是衬裙。”做梦者的衣衫不整，通常不会严重到必然会令其羞惭的地步。皇家军人的裸体梦一般不会真正裸体，而是代之以对军队风纪的违背：“我走在街上，没有带佩刀，刚好迎面走来几名军官”，或是“我没系领带”，或是“我刚好穿了格子裤”之类。

当人觉得羞惭时，都是一些面目难辨的陌生人在旁边。典型梦中这些旁观者从来不会对当事人衣冠不整提出抗议，或加以留意。他们通常只会冷眼旁观，或（跟我一个非常清楚的梦中看到的一样）表情庄重且呆滞。这点需要多多思考。

做梦者的困窘与旁观者的漠然构成了梦中常见的矛盾。依照做梦者的情感，旁观者应该作出惊讶、讥讽或是愤怒的表情才对。然而，我的观点是，欲望达成已将这种状况下表示抗议的表情消除了，而有种力量又让做梦者自身一些特色得以保留，以至于梦的两个组成部分无法达成统一。这种因欲望达成而部分伪装的梦还未被彻底解析，这点已经得到了有趣的证明。汉斯·安徒生就是以这一状况为依据，创作了妇孺皆知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近期，在自己的童话剧《吉祥物》里，路德维希·福尔达也作出了诗一般的阐述。在《皇帝的新衣》中，安徒生说有两个骗子自称为皇帝做了一件昂贵的长袍，只有品格高尚、忠实的人才能看到。皇帝穿上这件事隐形的长袍走出来，旁观者居然全都假装没看到他全身赤裸，因为他们怕这件长袍真的能测验他们的品格。

在梦中，我们也遇到了相同的状况。可以假设这种难以理解的梦内容还在记忆中时，已经赋予了记忆中的情境一种全新的意义。在丧失原意义的过程中，这种情境被用作一种新的刺激。下文中会谈及，继发性精神系统有意识的思想活动，经常用这种方式歪曲梦内容，这种歪曲必定会被当成梦的最终形式的决定性因素。^①而在强迫观念与恐惧症的形成过程中，这种歪曲（必然发生在同一精神人格之中）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是何种材料导致了这种歪曲，我们在梦中就已了解。骗子是梦，皇帝便是做梦者；梦的道德目的暗示了，梦的隐意跟变成了压抑牺牲品的受限欲望之间存在关系。从前后情节分析，我解析的神经症病人的梦例，都是建立在童年早期记忆基础上的。童年时期，能看见我们衣衫不整的，只有家人、保姆、女佣人和客人这种陌生人，而我们也只有在那时候，才不会因自己的裸体感到羞惭。^①好多孩子年纪渐长，依然喜欢裸体，非但不觉羞耻，还很高兴。他们笑嘻嘻地在自己身上拍打着，要是母亲或其他大人看到了，会斥责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以后不许了！”孩子们都有

裸体的欲望。全世界的乡下都会有这种两三岁的孩子，在人前掀开自己的衣服，他可能是在向人表示敬意呢！我有位病人清楚记得，他八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想穿着内衣跳着舞进入旁边妹妹的卧室，被保姆拦下了。童年时代，神经症病人在异性儿童面前裸体，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经验是那种脱衣服、穿衣服时总感觉被人偷窥的偏执狂妄想的源头。而那些性欲倒错的人有一部分有这种幼稚的冲动，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成了“暴露癖”。

在记忆中，纯真的童年好像天堂一样，但天堂也仅仅是童年时期想象出来的。人在伊甸园里赤裸相对，却不觉得羞惭，原因就在于此。人在产生羞惭与焦虑后，马上被驱赶出伊甸园，随即开始了性活动和文化活动。然而，每天夜里，我们可以重返天堂。我可以推测，无论其本身有着怎样的现实内容，童年早期（四岁生日之前）的印象极力追求复现，都仅仅是天性使然，并且这些印象的复现都是某种欲望达成，所以裸体梦便是裸露的梦。②

裸露梦的核心是做梦者的形象（是本人当前的形象，而非童年时期的形象）与其衣冠不整，后者通常都很模糊，原因要么是无数裸体记忆的重合，要么是稽查作用。另外还要附加那些彼时在场、令做梦者觉得羞惭的旁观者形象。我了解的展现孩童裸露场景的梦中，童年时代真正的旁观者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因就是，这种梦并非单纯的记忆。所有梦、癔症、强迫性神经症的复现中，都不会出现童年时期性兴趣的对象，这点让人很疑惑。这些旁观者只会在妄想症中出现，不过是出现在想象中，眼睛看不到。一群对现场的窘迫毫不留意的陌生人取代他们，出现在了梦中，这是做梦者只想在某个熟人面前暴露身体的反欲望。梦中的“一群陌生人”还能展现其他很多方面的关联，然而，他们通常表示一个反欲望的“秘密”。①这种颠倒的状况，还存在于妄想症的往事复现中。病人感觉自己不是孤独一人，而是正被人偷窥，不过，偷窥者是一群面目模糊的“陌生人”。

在裸露梦中，压抑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受继发性系统的影响，裸露梦的梦中场景在被禁止的情况下，依然展现了出来，可是某种痛苦的反应也由此产生。若要免除痛苦，梦中便不会再出现这种场景。

下文中还会讨论受到压抑的感情，其巧妙展现了意志与其否定之间的冲突，潜意识的目的要求不断出现裸露，稽查作用却极力想要制止。

典型梦和童话还有各类创造性文学的材料，绝对不是因为偶然与巧合才产生了关联。眼光精准且极具创新能力的作家，能将这种转换过程深入分析出来，把极富想象力的作品反过来上溯至一个梦。有位朋友让我留意戈特弗里德·凯勒《绿衣亨利》的一个段落：“亲爱的李，但愿你永远不要亲身体验奥德赛带着满身泥土，赤身裸体地在瑙西加及其女友面前现身，那种十分有趣又真实的窘境。你愿意听我说说，这种情况怎样才会发生吗？不妨来解析一个梦例。若你在远离故乡和家人的地方流浪，若你历尽沧桑，茕茕子立，那终有一晚，你会梦到自己将要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很多你思念的亲人，从闪亮、醉人的故乡景色中朝你走来。忽然之间，你发觉自己破衣烂衫，衣不蔽体，风尘仆仆。你会感到羞惭与恐惧，慌慌张张想找件衣服穿，或找一处地方藏身，最终，你被吓醒了，满头是汗。异乡客有生之年会不断做这种痛苦的梦。荷马便是从最深刻的永恒人性中发掘出了这样的窘迫画面。”

诗人唤醒了读者心灵深处最深刻的永恒人性：那些已被忘却的童年心灵冲动。那些从童年时期就被压抑、禁止的欲望，便潜藏在异乡客的合理欲望背后，先进入意识，再进入梦中。瑙西加传说中那些具体化的梦都以焦虑梦为结局，原因就在于此。

我那个走上楼梯后发觉自己无法动弹的梦，拥有裸露梦的基本标志，因此也是一个裸露梦。从中应该能上溯至我的童年经验，若能挖掘出这些经验，便能帮助我们根

据女佣人对我做的事（斥责我把地毯弄脏了），判断她在我的梦里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刚好我也能给出一些必不可少的细节。精神分析已经证明，可用时间的相近来解释题材间的关联。没有显著关联却连续出现的两种思想，其实就是尚待解释的单一整体的一部分，这就好比写出a以后，随即就要写b，二者一定要构成ab这个音节。梦也是这样。我上楼梯的梦包含在一个梦系列中，该系列中其余梦是如何解析的，我也很清楚。这个特殊的梦既然跟该系列中其余梦一直是有关联的，那它处理的题材必然也是一样。其余梦都以一个保姆为依据，从我出生到两岁半，一直是她在照看我。对于她，我有种有意识的模糊不清的记忆。前段时间，母亲刚刚跟我说，她是个丑陋的老女人，不过很精干，很严肃。从我做的梦中，能推测出她对我不算和善，若我没有达到清洁标准，就会被她粗鲁地斥责。因为在我的梦中，那名女佣人承担起了这种教育的责任，所以她便象征着我那位保姆。还有一点可以证实：虽然在教育孩子守规矩时，保姆表现得很粗暴，但孩子依然对她很有好感。 ①

（二）亲人去世的梦

还有一种典型梦，是父亲兄弟姐妹子女这些至亲的死亡。这种梦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梦中麻木不仁，醒来以后，对自己这种反应感到吃惊；第二种是悲痛至极，乃至在梦中无法停止痛哭。

第一种不算是典型梦，因此不予考虑。在解析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意义有别于显梦，且故意隐藏了别的欲望。这类例子如那位女士梦到姐姐的幼子躺在棺材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梦并不表示做梦者想让自己的小外甥死，其中隐藏着她的一个欲望，她想借机见到一位她一直深爱却许久未见面的先生，很久以前，她曾在另外一个外甥的葬礼上见过他。这个梦真正的内容是这一欲望，其中并不包含悲伤，因此梦中没有悲伤情绪也就很正常了。需要留意，梦中的感情不是显意，而是

隐意，所以梦的观念内容并未发生改变。 ①

第二种梦却截然不同。做梦者在这种梦中幻想至亲死去，痛不欲生。这种梦的内容是期待梦中相关的人死。我已预想到全体读者和做过这种梦的人，必定会在感情的驱使下站在我的对立面，所以我的证据一定要有最广泛的基础。

前文中一个梦例说明，梦中达成的欲望通常不是当前存在的欲望，可能是先前舍弃的被隐藏或是被压制的欲望，它们并没有消失，否则便不会进入梦中。人们说它们已经死掉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它们就像《奥德赛》里的幽灵，喝下鲜血便会醒转。那个孩子躺在“木箱”里的梦，就藏着一个十五年前的愿望，病人也已经承认彼时这个愿望确曾出现过。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对于梦的理论，这点同样是有意义的），做梦者童年早期的记忆也潜藏在这个梦中。做梦者幼时（无法确定确切的时间）听说，母亲怀着她的时候，一度非常抑郁，恨不能胎死腹中，做梦者在怀孕期间的表现仅仅是在效仿母亲。

不管是什么人，若梦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至亲去世，并产生了显著的悲伤情绪，我断然不会用其来证实做梦者正在盼着亲人死亡。梦的理论也用不着这样的证据；不过，我能推导出，童年时期，做梦者一度盼着亲人死亡。可我觉得这种保守的观点并不能消除一切不同意见，他们会拿出否定当前这种愿望的劲头，否定他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因此，我只能以目前的证据为基础，将业已消失的那部分儿童心理生活重新建造出来。 ②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儿童跟他们的兄弟姐妹间的关系。由于成年的兄弟姐妹时常能体会到相互间的敌对态度，而这通常起因于童年时期的矛盾长久得不到解决，因此我很不理解，我们为何必须假设那是一种友善的关系。不过，毋庸置疑，也有不少成年的兄弟姐妹，童年时期矛盾重重，现在却能友好共处，同甘共苦。儿童时

期，年长者咒骂年幼者，抢走其玩具；年幼者满心怒火，却不敢发泄出来，既畏惧，又妒忌，这种欺凌让他们产生了最早的追求自由的冲动与正义感。父母对孩子们闹矛盾的原因一无所知，只会发牢骚。就算是最优秀的儿童，其性格也有别于我们期待的成年人的性格，这点很容易看出来。儿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对于自身需求有强烈的感受，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及，尤其是在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其余儿童时，而兄弟姐妹便是最早的受害者。可这种孩子只会被说成“淘气”，不会被定性成“恶劣”，因为这种恶行在成年人眼中，是不必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人们口中的儿童期到来之前，在这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家伙心目中，已经出现了利他主义与道德感的萌芽，（就像梅涅特说的）原发性自我将被续发性自我遮掩并压抑。道德自然不会跟年龄同步增长，不同的人，其道德的发展时期也不一样长。没能发展的道德便是“退化”，虽然这仅仅是发展受到了阻碍。在之后的发展遮掩了这种初始性格后，这种性格在癔症中依然能展现出全部或是部分。癔症病人的性格跟顽劣儿童相像至极。与之相反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它等同于在初始性格萌动时，将一种超道德观念强加于其中。

很多兄弟姐妹表面十分友爱，一人死亡会让其余人悲痛不已。然而，上溯至他们的童年时期，会发现依然有恶劣的欲望残留在他们相互间的潜意识中，并能在梦中达成。

两三岁或是更大一点的孩子对他们的弟弟妹妹的态度非常有意思。比如有个孩子一直是家里的独生子，如今大人告诉他，鸛鸟送了一个新婴儿给他，他凝视了这个婴儿很久，最终坚定地说：“让鸛鸟带他回去！” ①儿童可以准确计算出刚出生的弟弟妹妹会给自己造成怎样的损失，我对此毫不怀疑。我认识的一名女士如今跟小自己四岁的妹妹相处和睦，她跟我说，得知妹妹出世时，她很开心，同时又说：“可是她别想得到我的红帽子。” 就算这种利益损失儿童要到之后才能意识到，但敌对

的情绪在彼时就已产生了。有个小女孩还不到三岁，她觉得家里的婴儿再活下去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便尝试将其掐死在摇篮里。儿童的妒忌心理，这时候已经相当明显、激烈了。若弟弟妹妹真的死了，大人们便会将所有宠爱重新放在哥哥姐姐身上。若鸛鸟又送来一个婴儿，这个宠儿当然会盼着他跟之前的弟妹一样夭折，如此一来，自己就能重拾弟妹出生前及夭折后的快乐了。①但通常说来，完全是年龄差别决定了儿童对弟弟妹妹的态度。若年龄相差很大，在面对孤立无援的新生婴儿时，做姐姐的就会感受到母性天性在发挥作用。

相较于感觉迟钝的成年人观察到的，儿童时期对弟弟妹妹的仇视态度实际表现出来的频率要高得多。②

我的孩子接连出生，我根本没机会观察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为了填补这一疏漏，我正在观察我的小外甥。在满15个月之前，他在家里称王称霸，之后一个小小的女性竞争对手出生了，他遇到了挫折。大人说这个小男子汉在妹妹面前很像个骑士，又是亲吻她的手，又是抚摸她。可我确定，虽然他还不满两岁，但已经开始借助自己掌控的语言能力，指责自己心目中的多余人了。每次大人们说到妹妹，他都会高声插话：“她太小啦，太小啦！”这个婴儿近几个月慢慢长大了，再指责她太小已经不合适了，小男孩便找了一个在他看来大人们不应太留意她的借口。他不断提醒大人们，她没有长牙。③我们都记得，我另外一个姐姐的长女六岁那年，纠缠了所有姑妈、姨妈半个小时，一个一个问她们：“露西是不是还不懂这些？”露西就是她的竞争对手，小她两岁半。

据我所知，我全部女病人的这类兄弟姐妹去世的梦例，都包含着强烈的敌对情绪。唯一一个例外的梦例也能很容易地证实这一规律。我在一场分析会上跟一名女病人解释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从她的症状推测这类讨论跟她有关。但她从来没有做

过这种梦，这让我很惊讶。不过，四岁那年——当时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就开始做另外一个梦，明显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之后，她不断做相同的梦：很多孩子在操场上玩闹，他们全都是她的哥哥、姐姐、堂兄、堂姐，忽然之间，他们长出翅膀，飞到天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她想不出来，不过，这个梦的原始形式显然是她的哥哥姐姐堂兄堂姐全部死亡，稽查作用基本没产生效果。我可以作出这样大胆的解析：做梦者四岁之前，这帮孩子中的一个死了（做梦者父亲兄弟俩的孩子是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做梦者便向一个聪颖的大人询问孩子死了会怎样。大人应该会说：“会变成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因此，在梦中，做梦者的哥哥姐姐们全都长出翅膀——这很关键——飞走了，就像小天使一样。这名幼小的元凶却成了唯一的幸存者留下来，真让人费解！我推测那帮在操场上玩闹的孩子飞走前应该是一群蝴蝶，这个推测多半不会错。这个孩子觉得灵魂都长着蝴蝶一样的翅膀，好像是受古代传说的观点影响。

可能有人会插话辩驳：“就算兄弟姐妹间有敌对的冲动，可是孩子居然会凶残至此，盼着自己的对手或更强大的伙伴死亡，似乎死亡才是仅有的惩罚方式，简直无法想象。”这样说的人都没留意到一点，孩子们对死亡一词的理解跟我们迥然不同。成人无法忍受的各种恐惧，包括肉体腐朽、冷冰冰的墓穴和永恒的虚无，孩子们根本不了解。孩子对死亡的恐惧一无所知，他们会随随便便地用这种可怕的话恐吓小伙伴：“你再这样，就会跟弗朗兹一样死掉！”听到这种话，可怜的母亲会吓得直哆嗦，她也许会想起，大多数人在儿童时期就死掉了。有个八岁的孩子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回来以后，他也许会跟母亲说：“我太爱您了！等您死了，我会将您做成标本，摆在房间里，这样我想什么时候见您都可以！”孩子跟成人对死亡的理解差别就是这么惊人。 ①

并且由于从来没有见识过死亡之前的痛苦景象，对孩子们而言，“死亡”就等同

于“离开”，不再打搅那些活人。导致这种“离开”的原因是旅行、失业、冷漠还是死亡，孩子们并不清楚。②若一个孩子出生后，他的保姆很快被炒了鱿鱼，他的母亲也很快去世了，那分析显示，在他的记忆中，这两件事能够重叠成一个单一系列。孩子对大人的离开，不会有特别的感受。很多母亲在暑假期间离家几个礼拜，回来以后却得知孩子们根本没问过妈妈去了哪里，这让母亲十分悲伤。若母亲去世了，再也回不来了，一开始，孩子们好像忘掉了她，之后才开始默默哀悼。

所以若一个孩子希望另一个孩子离开，为了展现自己的欲望，他便可能会不受限地希望另一个孩子死掉。虽然儿童展现出来的欲望内容有别于成人，但对带有死亡欲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实，他们展现欲望的方式跟成人是一样的。

孩子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当成竞争对手，利用儿童的自我为中心，能够解释他们想让这种对手死亡的欲望，可他们想让父母死亡的欲望又该怎样解释？就算是他的自我为中心，也不会想让养育他、爱护他、满足他需求的父母死掉吧！

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借助对父母死亡梦的观察结果：死亡的父母大多跟做梦者性别相同，男性通常会梦到父亲死亡，女性通常会梦到母亲死亡。尽管我不能说梦全都是这样，但这种情况确实非常明显，以至于要解释这种情况，必须要有一个具备普遍意义的关键元素。① 人在童年有种性偏爱，男孩好像将父亲看作情敌，女孩好像将母亲看作情敌，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先除掉敌人。

大家在指责这是谬论之前，最好先思考一下现实生活中父母和儿童的关系。务必要区分开这种关系中的传统孝道要求和真实状况，这种关系中时常潜藏着敌对情绪。——一些不能通过稽查作用的欲望，因这种关系获得了巨大的机会。

我们先来思考父子关系。在我看来，人们赋予基督教的十诫教规的尊严，已导致人

们观察真实的能力模糊不清。大部分人已经公开背弃了第五诫，但是人们好像没有勇气承认这点。孝道在社会最低与最高阶级，已经被别的兴趣取而代之。古代神话与民间传说只能模糊展现出令人不悦的画面：父亲掌控着实权，处事残忍。克洛诺斯^②像公野猪吞掉母野猪的幼崽一样，吞掉了自己的孩子。而宙斯又将父亲阉割^③，取代了他的位子。古代家庭中，父亲制定的家规越松散，身为其法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敌对，越期待父亲的死亡，由自己取而代之。就算是中产阶级的父亲，也会阻碍儿子获得独立，让双方原有的敌对情绪更加膨胀。有位医生经常从独特的角度观察父亲去世时儿子的反应，他们会很悲伤，但又无法压抑终获自由的志满意得。当代社会的父亲，通常都死守早就过时的父亲权威。易卜生之类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了恒久存在的父子矛盾，很明显，他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声誉。

母女间的冲突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女儿身体发育，对获得性自由充满渴求时，却发觉母亲正在监视自己；而在看到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时，母亲不由得感叹自己青春不再，不得不割舍对性满足的欲望。

这些全都显而易见。然而，那些笃信所有人都应孝顺的人却觉得，这对解析父母去世的梦没有帮助。可是从上文的解释中，我们已获得提示，要探究对父母去世欲望的解释，需返回儿童早期。

以上假设无疑也在对精神神经症病人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从这些病例中，我们了解到，孩子一早就出现了性欲望——若在它的萌芽时期，能够这样称呼它的话。女孩最早的情感欲望对象是父亲^①，男孩则是母亲。父亲和母亲由此变成了男孩和女孩的敌人。这种感情能轻而易举转变成死亡欲望，这点已在兄弟姐妹的状况中获得证实。通常情况下，父母也会将各自的性偏爱鲜明展现出来：父亲一般都宠爱女儿，母亲一般都宠爱儿子，不过，在判断力未被性魔力打扰的情况下，父母依旧能

严格管束孩子。对于这样的偏爱，儿童的感觉异常敏锐，会抗议不喜欢自己的父亲或是母亲。被大人喜欢，不光能满足儿童的某个需求，还能满足他其余各方面的需求，所以他会任由性本能左右自己，若他跟父母的性偏爱正好契合，就会使自身力量增强。

人们对这种幼稚偏爱中的大部分视而不见，而到了儿童早期之后，这种偏爱有些依然表现得很明显。有个八岁的女孩，每回母亲从餐桌前走开，她都会立即坐到母亲的位子上，说：“现在我是妈妈了！卡尔，你还需要一点蔬菜吗？好，你自己来！”诸如此类。有个非常聪颖的四岁小女孩基本不会隐藏这样的心理，坦承道：“妈妈走吧，接着爸爸肯定会娶我做他的太太。”孩子的这类欲望跟她对母亲温柔的眷恋毫无矛盾。若父亲不在家时，男孩可以跟母亲一起睡，父亲回来后，他就要回自己的房间，跟自己不喜欢的人一起睡，为了经常跟自己喜爱的母亲一起睡，他自然会盼着父亲离家，而只有让父亲死亡，他的这一欲望才能获得满足，因为经验告诉孩子，像祖父那种“死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这种对幼儿的观察，跟我的解释完全相符，却无法彻底说服那些分析成年神经症病人的医生。根据前后关联，我们解析的这种梦，在后一种状况下只能解释成欲望的梦。

我有一名女病人曾痛哭着说：“我的亲戚肯定都觉得我很让人害怕，我再也不想跟他们见面了。”随后，她跟我说起她记忆中的一个梦，至于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她自然搞不清楚。她做这个梦时只有四岁。她梦到屋顶上有一只山猫或是狐狸之类在来回走动，随后，有一样东西或是她自己跌落下来，接着她母亲就被抬到房子外面，死掉了。——她大哭起来。我跟她说，她幼时曾希望母亲死掉，所以才做了这个梦，而她认为亲戚们觉得她很令人害怕，就是因为这个梦。说到这儿，她马上补

充了一些材料，对解析梦很有帮助。幼时，有个顽劣的小孩曾骂她是“山猫眼”。她三岁那年，母亲被屋顶掉落的一片瓦打破了头。

我曾详细研究过一位有过各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年轻女士。起初，她处在混乱的兴奋状态，非常讨厌自己的母亲，母亲一靠近她的床，就会遭到她的打骂，而对大自己两岁的姐姐，她却表现得非常温顺。随后，她进入了清醒而极度冷漠的状态，睡眠很差。我为她做治疗，解析她的梦，就是在这段时期。大批相关的梦都在展现她母亲的死亡，只是展现的隐蔽程度各不相同：有时候，她会梦到去参加一个老太太的葬礼；有时候，她会梦到跟姐姐披麻戴孝，在桌子旁边坐着。这些梦的意思都很明显。她渐渐康复后，又患上了癔症性恐惧症，而最让她恐怖的是母亲会出意外。这时，不管身在何处，她都会逼迫自己赶紧回家，确定母亲尚在人世。这一病例跟我从别处得来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极具启示性：面对同一个刺激观念，精神机制采取了各不相同的表现方式，就好像解释时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在我看来，混乱状态就是继发性精神动因被平日里受压抑的原发性精神动因推翻了。她潜意识里对母亲的敌视，获得了一种强大的运动性表现。进入平静状态后，反叛已被镇压下去，重新开始实施稽查作用，只有梦才能满足她的敌意，达成让母亲死亡的欲望。而在正常状态更加稳固之后，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导致她对母亲关注过了头。罹患癔症的女孩都非常依赖母亲，原因就在于此。

我曾深层次解析过一名年轻男士的潜意识。他得了强迫性神经症，简直无法再活在世上。他唯恐自己杀掉任何陌生人，所以不敢外出。每天他都在盘算各种类型的不在场证据，以证实本城若发生了谋杀案，凶手并非自己。他品德高尚，且接受过高等教育。分析证实（他也因此得以康复），这种让他极为痛苦的强迫心理，其实是一种谋杀严父的冲动，早在他七岁那年，就已经有意识地表现出这种冲动，这让他非常惊讶，不过，实际源头比这更早，要上溯到童年早期。他三十一岁那年，父亲

罹患重症，饱受折磨而死，他由此生出了强迫性自责，用恐惧症的方式转移到陌生人身上。他认为，自己连亲生父亲都想推落悬崖，怎么可能尊重陌生人的生命？所以他必须将自己反锁在屋里。

我的广泛经验证实，父母在所有精神神经症病人童年时期的心理生活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对父母其中一人的爱和对另外一人的恨，是童年产生的精神冲动材料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左右之后神经症症状的关键元素。不过，要说在这一点上，精神神经症病人和其余人存在显著区别，即他们可以创造全新或是很有特色的事物，我是不会相信的。更大的可能是（对正常儿童做的少量观察已证明了这点），他们仅仅是强烈表现出了对父母的爱与恨，但大部分儿童的这类感情都不够显著、强烈。

有个古代传说可以为这一发现作出证明，该传说深刻、普遍的影响力，只有在我的儿童心理假说广泛适用的情况下才能被大众理解。这个传说就是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以及索福克勒斯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国王拉伊奥斯与王后约卡斯塔之子。他出生之前，拉伊奥斯从神谕中获得警示，这个没出世的孩子日后会弑父，于是俄狄浦斯一出生就被遗弃了。有人救了他，他成了别国的王子。之后，他对自己的身世产生质疑，向神谕求助。神谕告诫他，他命中注定要杀掉父亲，娶母亲为妻，因此他必须离家出走。他以为现在的家就是自己真正的家，于是离开了，中途碰到拉伊奥斯国王，与其争执起来，将其杀死。然后，他抵达底比斯，斯芬克斯挡在路上，出谜语让他猜，他猜出来了。满怀感激的底比斯人推举他为王，同时让他娶约卡斯塔为妻。他统治了底比斯很长时间，期间国力强大，百姓安居乐业，他深受敬重，王后前前后后为他生育了两子两女，他却不知道她是他的母亲。后来，底比斯瘟疫盛行，当地人再度向神谕求助，这便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开头。使者将神谕带回来，上面说要控制瘟疫，

必须先将杀害拉伊奥斯的真凶赶出底比斯。

可是，他，他在什么地方？

这桩罪案年代久远，要从哪里寻觅线索？

剧本仅仅描述了罪案揭发的经过，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迭起。这一经过跟精神分析十分相像，杀害拉伊奥斯的真凶就是俄狄浦斯，然而，他同时又是死者与约卡斯塔的亲生子。俄狄浦斯在这一悲惨的罪行被揭穿后震惊无比，自刺双目，远走他乡，神谕终归变为了现实。

俄狄浦斯王是个命运悲剧，家喻户晓。有人说，神明最高意志与人类无法摆脱悲惨命运的冲突，便是悲剧的效果所在。这个悲剧能让人了解到，人的力量在神的意志面前无能为力，因此极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为了得到相似的悲剧效果，当代很多戏剧作家创作了相同的冲突。可这些当代的命运悲剧根本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其中无罪之人倾尽全力，依旧无法战胜诅咒与神谕的情节，根本不能触动观众的内心。

若说俄狄浦斯王这个悲剧对当代观众的感染力，跟它对彼时希腊人的感染力相比毫不逊色，只可能因为一个原因：这种感染力的关键是其冲突情节中某种特殊的性质，而非命运与人的意志间的冲突。我们心里肯定也存在一种呼唤，能对强加在俄狄浦斯王命运中的力量感同身受，却斥责“女祖先”等当代命运悲剧中的虚构情节太过荒诞。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的确存在一种元素，能为我们内心的呼唤作出解释，他的命运之所以能打动我们，仅仅因为一个原因：我们的命运同样如此，我们出生前，也跟他一样受到了来自神谕相同的诅咒。或许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如此：将母亲当作最初始的性冲动对象，将父亲当作最初始的仇视与杀害对象。这一观点已在人类的梦中得到证实。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仅仅是达成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欲望。不

过，我们最终摆脱了对母亲的性冲动和对父亲的妒忌，没有罹患精神神经症，比俄狄浦斯王走运。在俄狄浦斯王那里，我们的童年原始欲望得到了满足，随即从他身上撤回了所有压抑力量，从而压抑住了我们心中的这类欲望。诗人对过去了如指掌，将俄狄浦斯的罪孽展露人前，逼迫我们看到，我们心中也有相同的冲动，尽管受到了压抑，但没有消失。我们能从末尾的合唱中发现这样一种对照——

.....看啊！这便是俄狄浦斯

他揭开了黑暗的谜题，聪颖至极，成为一国之君；

他的命运羡慕旁人，他的光辉更胜星辉；

可眼下他却突然葬身痛苦的汪洋。

这对我们和我们的骄傲，我们这种从童年时期就自觉聪颖至极、至高无上的人来说，就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我们跟俄狄浦斯一样，完全不了解自然强行赋予我们的这种背弃道德的欲望，但当其被揭示出来后，我们又没有勇气直视童年时期的这些场景。 ①

索福克勒斯在这个悲剧的正文中，明确说明该传说源自一个古老的梦：儿童和父母间的关系，因为儿童第一次产生性冲动变得一片混乱，痛苦不堪。彼时，俄狄浦斯对自己的身世还一无所知，已经因为回想起神谕满心忐忑。尽管觉得此举并无意义，约卡斯塔还是跟他说起了一个很多人都做过的梦，想要宽慰他：

过去，很多人梦到与母亲结婚，

可他从未担心过这个预言，

依旧快乐地生活。

跟那时候一样，现在也有很多人梦到跟母亲性交，可是在说到这种事时，他们都会表现得非常愤怒、惊讶。很明显，这是悲剧的重点，同时补足了父亲死亡的梦。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两种典型梦的想象性反应。传说中必然会包括恐惧与自我惩处，一如成年人做这种梦，也会产生厌憎情绪。梦在其材料接受了基本无法辨识的润饰作用后，再次发生改变，且具备了神学目的（参考裸露梦的材料）。跟其余题材一样，该题材也尝试让神的无所不能跟人类的责任感和谐统一，但结果必定会失败。

而另外一部了不起的悲剧作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跟《俄狄浦斯王》的根基是一样的。①然而，两个相差甚远的文明时代在心理生活方面的区别，全都在对同样的材料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上展现了出来：在世俗生活中，人类的情绪越来越压抑。儿童内心潜藏的欲望，在《俄狄浦斯王》中用幻想的形式公然展现出来，并且能够在梦中获得满足。但《哈姆雷特》中的欲望依然被压抑着，从压抑的结果中才能窥视到它的存在，这跟神经症病人没什么两样。这个近代悲剧发挥的突出效果，跟人们无法参透戏中主角的性格，居然是一致的，真让人费解。戏中写哈姆雷特复仇时很犹豫，但他为什么会犹豫，看完整部戏都看不出来，在各种相关的解释中，没有一种能让人满意。歌德有一种观念，直到现在还很盛行：哈姆雷特是一种人的典型代表，由于智慧发展到极高的程度，他们的直接行动能力麻木了（他因为“思考时的惨白面容，被视为病人”）。还有一种观念：戏剧家竭尽所能展现的是一种能划归为“神经衰弱”性格的病态犹豫。但哈姆雷特绝对不是那种没有勇气行动的人，这点从戏中两个场景中能看出来：一是他在愤怒的驱使下，拔剑将躲在挂毯后面偷听的人杀死了；二是他利用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王子的冷酷，故意近乎巧妙地处决了两个想害他的大臣。可是面对父王的鬼魂交给自己的任务，他却表现

得十分犹豫，这是什么原因？还是任务的特殊性在作祟。哈姆雷特可以做任何事，唯独有一件是例外，那就是向那个达成了他童年欲望，杀他父亲，娶他母亲的人报仇。心中的自责取代了促使他报仇的仇恨，并且他觉得自己跟仇人相比好不到哪里去，以此来安抚自己的良知。我将哈姆雷特潜意识里的内容，翻译成了意识的语言。可能会有人根据我的解释，判断他患有癔症。若非如此，他在跟奥菲莉亚交谈时，不会展现出对性欲望强烈的反感。诗人内心也有相同的反感，且逐年增强，最终在《雅典的泰门》中完全表述出来。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展现的自然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在布兰迪斯（1896年）评论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提及，莎士比亚是在丧父后没多久，创作了《哈姆雷特》。据此推测他童年时期对父亲的感情再度复活，是很合情合理的。还有一种说法，莎士比亚有个儿子早亡，名叫“哈姆奈特”，跟“哈姆雷特”十分相近。《哈姆雷特》的主题是父子、母子关系，《麦克白》（创作时间基本一致）的主题与之相同，说的却是没有子女的问题。然而，梦的这一问题的跟一切神经症症状相同，都能作出“多重性解释”，在完全了解了梦以后，就非这样做不可了。诗人认为，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作品，背后都有不止一个单独的动机或是冲动，对其的解释也不应该只有一种。而我要做的是，试图解释极富创新能力的作家心底的冲动。①

为了证明亲人死亡的典型梦对梦的一般理论的重要意义，我一定要再多说几句。我们在这些梦中发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状况：有一个由压抑的欲望组成的梦念，原样进入梦中，没受到稽查作用的影响。只有在特殊元素发挥作用时，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可在我看来，以下两种元素对这种梦的形成会产生促进作用。第一，这一欲望一定要跟我们的关系疏远至极，以至于此事“我们做梦都没想到”。可是到头来，梦的稽查作用根本没有防备这个怪东西，就好比弑父罪没有包含在梭伦法典中。第二，这一被压抑、尚未被怀疑的欲望，在这种状况下，通常极易跟前一日的

残留观念交融，隐藏在对亲人安全的担忧背后。这种担忧要进入梦中，必须借助与之对应的欲望，这样一来，欲望就能藏到白天开始活跃的担忧后面了。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也许非常简单，仅仅是白天想什么，晚上就梦到什么。这种想法等同于让亲人死亡的梦不再跟梦的一般解析发生联系，错误地将一个原本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当成了一个根本没必要解决的谜题。

亲人死亡的梦和焦虑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受到压抑的欲望，在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梦中，已经找到了一种避开稽查作用的方法和被稽查作用推动形成的伪装。某种能够体验的痛苦情感，是梦中必然会出现的。同样的道理，焦虑梦只会在稽查作用全部或是部分被压抑时出现；反过来，若真实的焦虑感是由躯体源头直接引发的，必定会使稽查作用力度大增。所以稽查作用行使自身职责，同时推动梦的伪装的形成，就是为了避免出现焦虑和其他形式的痛苦感情，这一目的显而易见。

我在上文中已经说到了儿童的自我为中心，由于梦也具备这种特征，在此，我还能指出其与梦之间的关系。一切梦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做梦者深爱的自我存在于一切梦中，只是有时会带有伪装。一切在梦中达成的欲望都是自我的欲望，那些好像是为满足别人而做的梦统统都是伪装。接下来我们来解析几个梦例，表面看来好像与此相反。

1. 有个不到四岁的小男孩说自己梦到一个很大的盘子，里面装了一块很大的烤猪腿，还有配菜。那一整块还没切开的烤猪腿忽然被吃光了，至于是什么人吃的，他没有看到。 ①

到底是什么人在男孩的梦中吃掉了烤猪腿？我们从男孩做梦当日的体验中，必定能发现什么。医生说他这几天只能喝牛奶，做梦当晚，他因淘气受到惩罚，饿着肚子

睡了觉，这种惩罚对他来说不是第一次了，他勇敢地说自己根本不在意。他绝口不提饥饿，他明白自己什么食物都得不到。这个梦说明，他已经开始受教育影响。梦的伪装的源头，在其中揭露出来。梦中对美味的食物垂涎的人，毋庸置疑就是他。然而，他在梦中并没有像挨饿的孩子一样，直接开始吃（参考我女儿安娜那个吃苹果的梦），因为他明白大人不许自己吃肉，所以就变成了陌生人把肉吃掉了。

2. 有一天夜里，我梦到自己在一家书店橱窗里看到一套跟伟大的艺术家、世界历史、有名的城市相关的丛书，我经常买这种书。这部新丛书题为“著名演讲家”或者“著名演讲录”，第一卷以莱契尔博士为标题。

解析这个梦时，我认为自己不会在梦中关注莱契尔博士有多有名，他是德国国会反对党成员，发表的演讲篇幅都很长。但那个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家其实是我，几天前，我为几名新病人做了精神治疗，每天都要跟他们交流10至11小时。

3. 我梦到有位熟悉的大学同事告诉我：“我儿子近视。”随后是很短的对话与辩驳。在梦中第三个场景中，我跟我的长子出场了。从梦的隐意角度看，M教授及其儿子仅仅是我跟我大儿子的象征。在下文中，我还会就这个梦的另外一种特征展开讨论。

4. 这个梦例展现了虚情假意的关心怎样掩饰了真正卑鄙的利己主义情感。

我朋友奥托一脸病色，面部呈红褐色，眼球突起。

奥托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这么多年来，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一直是他照料，他们生病时，都是他帮他们治病，效果甚佳，他还经常送他们礼物，因为这些，我非常感激他。我做梦当日，他过来看我，我太太说他看起来既紧张又疲惫。当天晚上，我便做了这个梦，梦中的他似乎患有巴塞杜氏病。对我解析梦的规则视而不见的人都

会觉得，我是在忧心朋友的健康，并将其展现在了梦中。这背离了我的梦是欲望达成的观念，以及梦仅仅展现利己主义的冲动。不过，用这种方法解析梦的人，若能解释出我对奥托的忧心跟巴塞杜氏病相关的原因——其实我朋友真正的面色并不像得了这种病——我会非常开心。我的解析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回想起了六年前的一件事。一个黑漆漆的晚上，包括R教授在内的我们一群人坐车横穿N地的一片森林，我们还要走几个小时，才能抵达避暑处。司机有点犯困，车子翻到了一座堤坝下面，幸好大家都没受伤。不过，当天夜里我们只能住到近处一家小旅馆中。有位绅士跟我梦到的奥托一样，面部呈红褐色，眼球突起，显然患有巴塞杜氏病，不过没有甲状腺肿，他尽心竭力将我们安置好，问我们还有什么需要。R教授也不拐弯抹角，说：“只需要再借件长睡衣给我就行。”对方很有礼貌，答道：“我没有睡衣，对不起。”说完便走了。

在继续解析的过程中，我想到，除了是一种疾病的名称外，巴塞杜还是一位有名的教育家（在清醒状态下，我对此并不确定^①）。不过，我曾经跟我朋友奥托说，若我有什么意外，请他代我负责我子女的体育教育，尤其是青春期阶段（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长睡衣出现）。在梦里，我赋予了奥托那名高贵的帮助者的病症，其实是表示我要是有什么意外，虽然奥托承诺会帮忙，但实际一点都帮不了，就跟那名L男爵没什么两样。梦中的利己主义线索好像已经很清晰了。 ②

然而，这个梦哪里展现出了欲望达成？不是在我对我朋友奥托的报复中，在我的梦中，他好像一直在承受不公平对待^③。真正的展现在以下几点：在梦里，我用奥托取代L男爵，与此同时，我自己又取代了R教授。原因就是，R有事拜托L男爵，我也有事拜托奥托。这便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不能在方方面面跟R教授相比，但是我们同样都在学术领域以外开拓了一条新路子，而他到晚年才得到了自己早应得到的头衔。因此，这再度展现了我对成为教授的热切期盼！“晚年”一词有我要活得足够

长久，能亲自照料子女度过青春期之意，该词语自身便是一种欲望达成。

（三）其余典型梦

其余诸如梦到自己在空中快乐地飞行或是忧心自己会掉下来的典型梦，我都没有做过；我是完全以精神分析为依据来论述这种梦。④ 参照解析给出的材料，我们不得不推断，这些梦同样是对童年时期印象的复现。即这些梦牵涉到非常吸引儿童的游戏，运动动作也包含在内。所有叔叔都曾高举着孩子在屋里横冲直撞，跟他说飞行就是这样，或让他坐在自己膝盖上，忽然伸直双腿，让他滚下去，或将他举得高过头顶，然后做出让他突然坠落的假动作。这样的体验让儿童十分着迷，要求大人做完一次又一次，不知厌倦，尤其是当他们觉得有些畏惧、头晕时。在之后的岁月中，在梦里，他们重新获得了这类体验。不过，梦里没有双手支持他们，他们要么飘在半空，要么跌落下来。众所周知，孩子都很爱荡秋千、跷跷板之类的游戏。他们对这种游戏的记忆，因看到马戏团的杂技表演复现出来。①男孩的癔症发作，有些只有这种技巧高超的动作复现。尽管这种游戏自身十分纯洁，却能经常引发性快感。②若不断出现于梦中的飞行、坠落、头晕等体验都能用普通的词汇来概括，那便是儿童的嬉戏打闹，附着于其中的感情也会转变成焦虑。所有母亲都了解，在实际生活中，儿童的嬉戏打闹，最终都会变成吵架或哭闹。

所以对于那种认为是睡眠期间的触觉状态、肺部活动感觉等引发了飞行、坠落梦的理论，我已有了充足的反驳依据。我认为，这些感觉是部分记忆在梦中的复现，即它们不是梦的源头，而是梦内容的一部分。

然而，有一点我一定要坦承，对于这种典型梦，我尚无法作出充足的解析。③在这方面，我所掌握的材料刚好困住了我。不过，我依然坚持这类典型梦中形成的触觉与运动感觉，在不被需要时就会被忽视，只有在精神原因想要利用它们时，才会马

上被唤醒。而我对精神神经症病人症状的分析，还证明这类梦必然跟人类幼年时期经验存在某种关联。对这些感觉的记忆，在人生发展期间还会增加其他什么意义——虽然展现出来依然是典型梦，但不同的人意义可能已经不同了——我无法确定；然而，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非常愿意细致解析一些清楚的梦例。飞行、坠落、拔牙这种梦如此常见，我却说相关材料很匮乏，可能会让某些人疑惑不解。在此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在我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梦的解析后，我一次都没做过这种梦，我原本能对神经症病人的梦加以利用，可是有不少梦例隐含的意义，我尚不能完全明白，并且在研究这种梦的深层次内涵时，还有一种跟神经症的产生相关的精神力量从中作梗。

（四）考试梦

所有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得以升学的人都会经常发牢骚，说自己总是梦到考试不及格，或必须参加补考，情绪焦虑。而已经取得大学学位的人做的这类典型梦又变成了，梦到自己在大学最后一次考试中不及格；虽然有时在梦里他们都会抗议自己很多年前就毕业了，有些还成了大学讲师或是主治医生，但都无济于事。童年时期，我们因为恶作剧遭受的惩处，会在记忆中永存。到了学生时期两次关键的考试中，这种记忆会再度活跃。神经症病人的“考试焦虑”增强，也是因为这种童年的恐惧。学生生涯结束后，父母或是抚养人和老师都不会再对我们施以惩处。继续教育我们的职责，便由实际生活中残酷的因果关联承担起来。每回做错事或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时，我们都会预测到自己会因此遭受惩处——简而言之，我们每回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任时，就会梦到升学考试或毕业考试（谁都会害怕考试，哪怕事先已经准备得很充足了）。

要更深层次地解析考试梦，我一定要感激一个人，他是我的同事 ①，在这方面经验

老道，在一场科学讨论会上，他宣布自己观察到升学考试的梦只有通过考试的人才会做，没通过考试的人不会做。所以焦虑的考试梦（反复有证据表明，在第二天有项任务要完成，但又担心完不成时，就会做这种梦）好像是在表示，先前某一状况中的极度焦虑已被证明是不合理的，或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证明梦的内容被清醒状态曲解了。怒气冲冲地向梦提出抗议“可我现在已是一名医生了”，诸如此类，其实是梦给出的宽慰，因此能解释成“回想升学考试前你有多么焦虑，但最终你还是顺利通过了，现在你已是一名医生了，因此不用对明天感到畏惧，诸如此类。”所以白天残留的经验，便是梦中焦虑的真实源头。

尽管我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解释作出的论证并不多，但已经证明了这种解释是有效的。比如法医学的考试，我从来没有及格过，可我从来没有梦到自己考这门试，但植物学、动物学、化学考试我却经常梦到。过去为了备战这些考试，我曾倍感焦虑。可最终还是通过了，也不知道是上帝显灵还是老师有心要放我一马。我最常做的考试梦是考历史，但我的历史成绩是很不错的——实际是这样的，（口试时）我交卷的时候，那名心地善良的老师（第一章第二节中提到的一个梦中，对我有恩的那名独眼先生）已经留意到，我在三道题中的第二道上用指甲划了个标记，向他暗示在这道题上对我宽容一些。有位病人跟我说，他决定去参加第一次升学考试，结果通过了，之后他在部队考试中失利，因此一直没有得到任命。第一种考试经常出现在他梦中，第二种考试他却从来没有梦到过。①

我已点明的解析大部分典型梦时遭遇的独特难题，②也存在于解析考试梦时，即做梦者只给出了很少的相关材料，无法作出充足解释。要更好地理解这种梦，必须先收集足够多的梦例。不久之前，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除去宽慰的含义外，“你已是一名医生了”之类的抗议，还是一种对自我的批评。可将这话解释成：“眼下你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没有多少时间了，可这种愚蠢、幼稚的事你却还要做下去。”所

以这种混杂了自责与宽慰的东西，跟考试梦隐含的意思应该是相符的。若真是这样，那出现在考试梦中的“愚蠢”“幼稚”的自责，和应受到指责的性动作的反复存在关系，就变得很正常了。

威廉·斯科尔特是将考试梦解析成通常跟性体验、性成熟相关的第一人。他的观念在我的经验中得到了证明。①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六章 梦的工作

（梦的工作）

截至目前，人们在梦的相关问题上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直接处理人们记忆中展现的梦的显意。这一切的努力都极力想借助梦的显意解析梦，或（连解析都不必）以梦的显意为依据，推导梦的性质。眼下我们需要对另外一种现象展开讨论。在梦的显意与我们追寻的结论中间，我们加入了梦的隐意这种新的精神材料，或者依照我们的说法，是用我们的方式得到的梦念。我们能解析出梦的意义，靠的是这些梦念，而非梦的显意。就这样，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研究梦的显意和隐藏的梦念间的关系，并追寻后者向前者转变的过程。

人们的梦中展现出的隐意与显意，就好比用两种语言翻译一个主题。准确说来，显梦就像隐意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对比原文与译文，找到其中的符号与句法规律，便是我们的任务所在，一旦掌握了这些符号与规律，就能很容易地理解梦的隐意。

反过来，显梦就好比用象形文字写成的，要将其变成梦念的语言，只能逐个字翻译。在翻译这些符号时，若我们没有遵循其象征意义，而是尝试以其图像价值为依据，一定会走错路。以一幅猜字的画谜为例，其中画了一座房子，房顶上有一艘船，一个单独的字母，另有一个人，头被斩掉了，却在奔跑，诸如此类。画的整体与部分，表面看来都跟逻辑不符：船跟房顶有什么关联，没有脑袋的人怎么可能奔跑，并且人比房子还大。而由于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字母，因此若这是一幅风景画，字母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可我们若能将对整幅画与其各部分的批判丢到一旁，反过来将各个独立的部分用恰当的字母或是单词替代，便能猜出这幅画谜的正确谜底。用这种恰当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字词，可以组成极具诗意和寓意的句子，不会再像先前一样毫无意义。梦便是这种画谜。部分解析梦的前人之所以觉得这种画谜没有意义和价值，是因为他们误将画谜当作了美术作品。

一、梦的凝缩作用

在对比梦的显意与隐意时，所有人都会先留意到梦的工作中包括很多凝缩作用。对比的结果是，显意篇幅短小，范围狭窄，内容精炼；隐意范围广阔，内容丰富。若只用半张纸，就能将一个梦描述出来，那需要6倍、8倍甚至超过10倍的篇幅，才能解析完梦的隐意。尽管不同的梦，具体状况不同，但我的经验证实基本都是这样。梦的凝缩作用常常会被低估，原因是，大家总喜欢将已经揭露出来的隐意当作材料的全部，但其实还有更多的隐意潜藏在梦后面，在我们解析梦的工作进行到更深层次时就会发现这点。事实上，人根本无法将一个梦完全彻底地解析出来，这点务必要说明。就算解析的结果好像让人很满意，找不出什么瑕疵，但梦依然有可能具备另外一种含义，因此凝缩作用的程度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确定的。

精神材料在梦形成的过程中被大范围凝缩，导致梦的内容与梦念很不成比例，对该

问题的讨论还有一个答案，打眼一看好像很有道理。我们时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整整一夜都在做梦，梦到了很多内容，但大半都忘了。这样说来，醒来以后，我们只能记得梦的工作中一些残留的碎片；而若能记住所有梦的内容，梦念便会得到跟它差不多的范围。显然，这一说法也不无道理：若醒来以后，马上开始竭力回想梦的内容，一定能将尽可能多的内容精准复现出来，但若拖延至黄昏时分，对梦的记忆当然会逐渐变得不完整了。然而，另外也能证明，我们通常是因为一种错觉，才会觉得自己梦到的远超过记得的，个中原因之后会再讨论。第二，梦有遗忘的可能，并不会影响出现在梦工作过程中的凝缩作用的假定，原因是，这种假定能在保存下来的跟梦的各部分相关的观念数量中得到证明。就算我们已经遗忘了梦的大多数内容，也只能阻止我们靠近另外一组梦念。同时没有证据能证明，梦中被遗忘的部分跟从记得的部分中获取的相同观念间必然存在关系。①

梦的内容中所有特殊元素都能形成很多联想，在此基础上，大家免不了要质疑：作为一项原则问题，我们将之后在分析中发现的一切联想都当成梦念的组成，有没有充足的依据——即我们假定在睡眠期间，这些观念全都十分活跃，并推动了梦的形成，有没有充足的依据？这些未参与梦的形成的新思想链条，诞生于分析过程中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对此，我只能作出限制性解答。有些联想的确是在分析过程中诞生的。然而，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已在梦念中用一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的各种观念，才能形成新关联。这些新关联好像是环路或是短路的，其形成原因也许是其中有别的更深刻的关联通道。大批在分析过程中揭露出的思想，在梦形成期间已经很活跃了，这点我们绝不能否认。因为在对一连串跟梦的形成好像无关的思想展开工作后，我们可能会忽然找到某个观念，跟梦的内容相关，对梦的解析来说必不可少，然而，要抵达这个观念，一定要借助那一连串特殊思想。我会再度谈及那个植物学专著的梦，它包括的凝缩作用的数量，就算我没能对它进行彻底解析，也已非

常令人惊讶了。

入睡之后、做梦之前的精神状态，该怎样描绘？全部梦念是并列产生，先后产生，还是大批观念同时从不同中心出发，之后又汇聚成一个整体？我认为，当前不必对梦的形成过程中的精神状态，构成任意一种有弹性的概念。要记住，当前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潜意识思想过程，要区分它和我们有意识的自我观察过程，并没有难度。

无论如何，梦将凝缩过程当作自身形成的基础，这点毋庸置疑。但这一凝缩作用是怎样变为现实的？

若能想到被揭露出的所有梦念中，展现于梦中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且展现出来的是其观念元素，就能判定凝缩作用能变为现实，借助的是省略的方式，即梦仅仅是对梦念残破的复制，而非原样照搬，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念也非常不妥。不过，我们还是能将其当作临时起点，以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若梦念中能够成为梦的内容的一部分的元素很少，那什么才是这些元素的主要挑选依据？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留意梦的内容中那些必然已经符合这些条件的元素。而那些在形成期间出现过特殊凝缩过程的梦，无疑是该研究最便捷的材料。为此，我先挑选出了前面已经记录过的植物学专著之梦。

（一）植物学专著的梦

梦的内容——以前，我创作了一部跟某种植物相关的专著。这部作品就放在我眼前，我刚好翻到一页折叠的彩色插画，书中每一页都有一个干燥的植物标本。

植物学专著是这个梦中最醒目的元素。这源自做梦当日的一个印象：我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一部樱草科植物著作。梦的内容中只有著作与专著跟植物学的关系，并未谈及这种植物属于哪一科。“植物学专著”跟我的古柯碱专著的关联，立即彰显出来。我从“古柯碱”联想到《纪念文集》及几件发生在大学实验室的事，还联想到我的朋友科尼西斯坦，在介绍古柯碱时，这名眼科医生也出了一份力。通过科尼西斯坦医生，我又回想起昨天晚上跟他断断续续进行的交谈，以及同事之间在支付医疗费用时的各类权衡。真正强大的梦刺激是此次交谈；彼时樱草科植物作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它的性质却一点都不重要了。我认为，在前一天的两个经验中间，梦中的“植物学专著”已经变为“中间共同实体”；它原样照搬了毫不重要的印象，借助大批联想，跟具备深刻意义的精神事件产生了关联。

但除了“植物学专著”这一复合概念外，将组成它的两部分“植物学”与“专著”分开，同样能借助数不清的关联通道，在繁杂的梦念中逐层深入下去。跟“植物学”相关的有加特纳教授，他太太的如花美貌，我的女病人芙罗拉，还有那位生日时没收到花的太太。从加特纳，我又联想到我跟科尼西斯坦在实验中的交谈，期间谈及我那两位女病人。从跟花有关的年轻太太，我又联想到我太太喜欢花，以及白天时看见的那部专著的名称。“植物学”另外还让我回想起中学时期的一次经历，以及大学时期的一场考试。跟科尼西斯坦的交谈牵涉到我的喜好这一新主题，并借助我喜欢的法国百合这一中间环节，跟忘了送花这一大串观念相联。而“法国百合”背后又隐藏着 I 回想起意大利，以及童年时期首度跟书产生亲密关联的场景。就这样，在梦中，“植物学”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汇聚点，汇聚了数不清的联想，但我可以保证，这一切的联想都能在我跟科尼西斯坦医生的交谈中逐一找到。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一座思想的工厂中，就像《浮士德》中“纺织工的杰作”：

脚下一踩便扯出无数丝线，

梭子来去如飞，

纱线迅疾滑动，

一下连接起数不清的线头。

因此，梦例的“专著”也牵涉到两个主题：我研究的片面性，我的喜好要付出的高昂代价。

经过这些初级阶段的研究，我们能得出这些结论：“植物学”与“专著”这两种元素跟大批梦念关联丰富，因此能成为梦的内容，即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些集中无数梦念的“汇聚点”，在解析梦时还能具备各不相同的意义。此外，还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述对这个基本事实的解析：梦内容中的各个元素都能被证实是重复决定的，即能多次出现在梦念中。

若能对出现的梦念中其他与梦相关的成分展开细致观察，便会得到更多发现。那张折叠的彩色插画引领我走向一个新主题——我的研究工作被同事们批判，还有已经展现在梦中的我的特殊喜好；另外引领我回想起童年时期，我曾撕碎了一本带有彩色插画的书。而我从干燥的植物标本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植物标本簿，并对该记忆额外强调。

眼下，梦的内容和梦念间的关系性质已经很明显了。梦念的多次出现，决定了梦的各个元素，而每个梦念都代表了多个元素。联想的通道可将梦的一个元素引至多个梦念，也可将一个梦念引至梦的多个元素。所以梦不是像选民分区选举国会议员一样（用缩减方法）从梦的内容中选出特定的代表，由单个梦念或是一组梦念群组

成，而是由一整个拥有某种操纵过程的梦念组成，跟联名投票一样，那些在该过程中获得最多、最强支持的元素，就得到了进入梦的内容的权利。每个我用这种方式解析过的梦，都证明了一项基本原则：梦的各个元素都是由一整个梦念组成的，各个元素又都表现出它们是相关梦念多次决定的。

再举一个梦例，以证实梦的内容和梦念间的关系，的确很有必要。以下梦例的特点在于，它们之间的关联格外复杂，交织为一体。这个梦是我的一名幽闭恐惧症病人做的，至于我因何要这样命名这个十分精巧的梦的结构，大家很快就会了解了。

（二）“一个美梦”

他乘车跟一帮人赶去x街，街上有间很平常的旅店（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其中正在演出一部戏。他时而做观众，时而做演员。演完戏后，大伙儿务必要换回原来的装束，返回城里。有些人被带进楼下的房间，余下的人被带上楼。之后，一场争执爆发了。因为楼下的人还没换完装，楼上的人下不来，所以勃然大怒。他在楼下，他哥哥在楼上；楼上的人这么心急，导致他很生他哥哥的气（这一段很模糊）。更何况，来到这儿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决策与安排，楼上楼下分别有哪些人。随后，他一个人走上x街的上坡路回城。他非常疲惫，简直一步都迈不开。有名老绅士朝他走过来，对意大利国王破口大骂。等上了坡顶，他便觉得走路非常轻松了。

走上坡路时，他的步履维艰感如此真实，导致他醒来后很长时间，依然怀疑自己还在梦中，或那件事真的发生过。

这个梦的内容从梦的显意角度看，平淡无奇。解析这个梦时，我会打破以往的惯例，以做梦者看来最清楚的部分为切入点。

他梦到或者在梦中真实体验到自己疲惫不堪地走上坡路，呼吸不畅，而他在几年前

的确出现过一种症状，跟其他一些症状加在一起，被诊断成“肺结核”（表面看来或许跟癔症很相像）。在裸露梦中，我们已经对这种梦中运动受到限制的特殊感觉很熟悉了，这时我们再度发现，不管在什么时间，不管为了什么目的，都能使用这种材料。梦内容包括一开始爬坡时很艰难，到了坡顶就很轻松了，当时我便想起了阿尔丰斯·都德《萨福》里一段绝妙的内容，描绘了一名年轻男士抱情人上楼，一开始她非常轻，可越往上走越重，暗示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进程。都德是想借此给年轻男士们敲响警钟，别鲁莽地跟身份低微、身家不清白的女子确立爱情关系。不过，我认为这样解析我病人的梦是不对的，尽管我很清楚他曾跟一名女演员陷入热恋，近期又断绝了往来。再加上《萨福》跟梦里的情节刚好相反，梦里走上坡路是起初觉得艰难，之后才觉得轻松，小说则是起初很轻松，之后才变得艰难。然而，病人跟我说，我的解析跟他做梦前一晚在剧院看的一出戏的情节一模一样，让我很惊讶。这出戏是《维也纳巡礼》，讲述了一名起初很受尊重的少女，跟上流社会一些男士有染，借机往上爬，但最终还是摔下来了，沦为暗娼。他由此回想起前几年看的另外一出戏《步步高升》，海报上就画了一截楼梯。

再往下解析，近期跟他有染的那名女演员就住在X街，街上一家旅店都没有，不过，在他陪她在维也纳避暑期间，曾经在不远处一家小旅店中居住（德语 abgestiegen，意思是逗留、走下）。离开旅店时，他跟司机说：“没看到跳蚤，我可真走运。”（顺带一提，他害怕的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跳蚤。）司机说：“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这里只能算是客栈，称不上旅店！”

他由客栈这一概念，马上联想起一句诗：

近来住在一家客栈，

老板十分友善！

在这首乌兰德的诗中，客栈老板是一株苹果树，他从这儿又联想到《浮士德》里的诗：

浮士德（与年轻的魔女共舞）

我曾做过一个美梦，

梦到一株苹果树，

两个漂亮的苹果闪闪发光，

我被引诱得爬上了树。

美丽的魔女

你们对苹果的喜爱，

从在伊甸园中便开始了。

我感到满心喜悦，

因为它也在我园中生长。

苹果树与苹果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那名女演员漂亮的乳房，同样让做梦者痴迷。

根据以上解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这个梦中包含了做梦者童年时期的印象。若真是这样，其中必然牵涉到做梦者（如今他已三十岁了）的奶娘。奶娘的一对乳房，对婴儿而言就好比客栈。奶娘和都德描绘的萨福，好像都在暗示这位病人近期抛弃了自己的情妇。

梦中还出现了做梦者的哥哥，他在楼上，做梦者在楼下。但据我了解，做梦者的哥哥已经丧失了地位，做梦者的地位却得以保留，因此梦中跟现实是颠倒的。在向我反复陈述这个梦时，做梦者尽可能不说哥哥在楼上，他“在楼下”，避免清楚彰显社会地位，因为在维也纳说一个人“在楼下”，就表示他已经丧失了财富与地位，即在社会中“摔下来了”。必定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段内容才会在梦中用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梦念和梦内容间的另外一种关系，必然也能应用这种颠倒。而我们也已找到线索，解释这种颠倒。很明显，梦的结尾处也出现了颠倒，走上坡路的艰难，跟《萨福》中爬楼梯刚好相反。至于为什么会颠倒，很容易能看出来。《萨福》是一个男人抱着一个跟自己有着性关系的女人，梦念中却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男人，二者的位置颠倒。只有童年时期才会出现这种状况，因此只能是奶娘抱着很重的婴儿爬上楼。梦的结尾就这样变成了萨福和奶娘的双重象征。

在选定《萨福》这个题目时，作者有意暗指女同性恋，同样的，在病人心目中，梦中出现的“楼上”“楼下”也是暗示性幻想，而被压抑的欲望跟他的神经症也有关联。（梦的解析并不包含表现在梦中的哪些内容不是真实的记忆，而是想象的产物；从解析中，我们只能获得思想内容，至于其是否真实，要由我们自行判定。梦中，真实事件与想象事件看起来具有相同的效果；不光在梦中是这样，在更重要的精神结构产物中也是这样。）①

“一帮人”便表示一个秘密，我们已经了解了。他哥哥仅仅代表他之后全部的情敌（用“回顾性想象”引进的童年场景）。②绅士痛斥意大利国王那个片段，是由近期一个毫无意义的经验再度联想到底层人进入上流社会，一如都德对那名年轻男士的告诫，这对于吃奶的婴儿同样适用。③

有一名十分焦虑的老太太正在接受精神分析，她的梦中含有大量性思想，为此她非

常惶恐。她的梦的材料看起来很破碎，表面关联不足，因此她的梦我无法完全解析。

（三）金龟子的梦

梦的内容——她回想起自己将两只金龟子放在一个盒子里，她若不想它们窒息而死，就一定要放掉它们。她将盒子打开，看到金龟子已进入濒死状态。其中一只金龟子飞到窗户外面，有人让她关上窗，她照做时，不慎用窗框子压碎了另外那只金龟子。（露出厌憎的表情）

解析——她丈夫出门去了，她暂时跟十四岁的女儿同床。黄昏时分，女儿说水杯里有只飞蛾，让她留意，她并没将它拿出来；翌日早上，她又很怜悯这小小的生命。晚上，她读了一本书，描绘了几个男孩将一只猫放进沸水中煮，猫怎样身体痉挛。这便是她做梦的两个原因，其本身并无重要意义。但根据残酷对待动物这一主题，她继续往下探究。几年之前的一个暑假，他们在某处度假，她女儿曾十分残酷地对待动物。她捉了一些蝴蝶，又向母亲讨要了砒霜，将蝴蝶毒死。有一只身体被她用别针刺穿的飞蛾，在屋里飞行了好久；还有一些正要变成蛹的毛毛虫，被她活活饿死。而女孩在更小的时候，就经常撕裂大甲虫的身体、蝴蝶的翅膀。不过，眼下她年纪渐长，变得仁爱了，对这些残忍的举动十分惶恐。

病人对这一矛盾展开思考。她由此想到外表与性格的另外一个矛盾，类似于乔治·埃略特在《亚当·比德》中的描绘：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但很愚蠢，爱慕虚荣；一个姑娘长得很丑，但品格高尚。一名贵族去引诱那个蠢姑娘，一名工人却爱慕那个品格高尚的丑姑娘。她说，根据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不行的！看到她的外表，谁会知道她正饱受欲望折磨？

女儿开始捉蝴蝶那年，他们的住处金龟子泛滥成灾。对此深感愤怒的孩子们将金龟子残酷地碾碎。彼时，我这位女病人看到一个男人将金龟子（may-beetle）的翅膀撕扯下来，将其身体吞掉。她的出生日期和结婚日期都在五月份（May）。结婚后三天，她给父母写了封信，说自己很快乐，她说谎了。

她在做梦当晚给孩子们读了以前的一些信，严肃的、风趣的都有。最有意思的是一名钢琴老师为向她求婚写的信，彼时她还未出嫁。另有一封一名身份高贵^①的仰慕者写给她的信。

她有个女儿读了莫泊桑的一本“恶劣的书”^②，这让做母亲的很内疚。女儿向她讨要砒霜时，她想到了都德《富翁》中让莫拉公爵恢复青春的药。

她从“放掉它们”联想到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第一幕的最后一段：

别害怕，我绝不会强求你付出爱，

但现在就放你走，也太快了。

她从金龟子又联想到卡什说过的话：“你疯狂爱慕我，宛如甲虫。”继而又联想到《坦豪斯尔》中的一句话：

因为你的兴奋源自这种罪恶的欢乐……^③

丈夫不在家，导致她一直很焦虑。她忧心他会在旅程中遭遇意外，因此白天出现了很多幻觉。前段时间，我在帮她做精神分析时发现，她在潜意识中对丈夫的“衰老”心存怨言。从以下事件中，大致能推导出这个梦中隐藏的欲望：做梦前几日，她在做家务时，突然想到自己曾像下命令一般，让丈夫“去上吊”，这让她很害怕。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在几个小时前读到男人上吊时，会勃起得很厉害。从

被这种被害怕伪装的压抑中，跳出了对勃起的欲望。“去上吊”的真实意思就是“要尽可能地勃起，哪怕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富翁》里詹金斯医生恢复青春的药，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斑蝥（俗称“西班牙蝇”）这种最强有力的催情药，原材料便是碾碎的金龟子，病人一清二楚。显梦最核心部分的主要宗旨就在于此。

她跟丈夫争执的核心是窗户要打开还是关起来。她喜欢空气流通，因此习惯于开着窗睡觉，丈夫却刚好相反。精疲力竭是她在说做梦时出现的主要症状。

我已将以上三个梦的梦念中反复出现的显梦元素着重标识出来了，梦念跟梦的内容的多种关联，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不过，由于这三个梦都无法进行彻底的解析，要彰显梦的内容是怎样被多重性决定的，需要另外找一个能详细解析的梦。我选了伊尔玛注射的梦。从中很容易能看出，凝缩作用为形成梦采取的方法不只一种。

我的病人伊尔玛是显梦里的主要人物。在梦中，她展现出了自己日常的特征，所以她首先是她自己的代表。然而，我在窗前帮她检查时，梦念显示，她的态度源自另外一位我想让她取代我病人的女士。由于伊尔玛看起来像得了白喉粘膜病，导致我很担心我的长女，便用她取代了我的长女。而我一名中毒而死的病人的形象也隐含其中，因为她的名字跟我的长女很相近。伊尔玛的视觉形象，在梦发展期间始终维持原样，但得到了另外一些意义。她变为了一个生病的孩子，我们曾在儿童医院神经科为其做检查，我的两位朋友不同的个性，也从中表现出来。很明显，我女儿的形象为这一转变奠定了基础。伊尔玛不愿张嘴，暗示另外一位我曾为其做过检查的女士，进而暗示我太太。而我在伊尔玛喉咙里看到的病变，又隐藏着另一组人的形象。

梦中的伊尔玛让我联想到很多人，但他们的形象全都隐藏在“伊尔玛”的梦象后

面，一个都没在梦里出现，所以“伊尔玛”就成了一个组合形象，同时具备很多彼此矛盾的特性。凝缩工作删除的所有人的事情，都一点点汇聚到了伊尔玛身上，她因此变成了所有这些人的代表。

形成梦的凝缩作用还有一种方式，能形成“组合形象”，也就是将超过两个人的真实特征组合成一个单一梦象。我梦中M医生形象的形成，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他拥有R的名字与言行，却又兼具我长兄的身体特色与病症。由于R和我长兄都面色惨白，因此只有这个特征是双重决定的。

我那个黄胡须叔叔梦中的R医生，也是个复合型人物。然而，组成他的梦象的方式却是另外一种。我是在组合的过程中，将各个人的一些特征从记忆图像中删除了，而非直接将不同人的特征组合起来。我采用了高尔顿合成家族肖像的方式，用一张底片拍下两个人的肖像，突出两个人的共同特征，抵消、模糊那些不同特征。在我叔叔的梦中，脸上的黄胡须是两个人共有的，因此非常显眼，但两张脸却很模糊。顺便一提，胡须一度变成灰色的梦象，同样暗指我跟我父亲。

梦的凝缩作用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便是组成组合形象与复合形象。后文会再从另外一个联系角度论述。

出现在伊尔玛注射梦中的“痢疾”（dysentery）概念同样是多重性决定的：第一，它跟“白喉”（diphtheria）的发音接近；第二，它跟我没诊治出他的癰症，送他去东方的那名病人有关系。

这个梦中提及的丙基（propyls），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凝缩作用的范例。包含在梦念中的是“戊基”（amyls），而非丙基。我们猜想，在梦的这一部分的产生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独立的移置作用，事实就是这样。然而，借助更深层次的梦的解

析，又证实移置作用是效忠于凝缩作用的。把“丙基”多读上几遍，会发现它的读音跟“propylaea”（神殿入口）很接近，但除了雅典外，慕尼黑也有神殿入口。我曾在做梦前一年，到慕尼黑看望一位身患重病的朋友。就是在这位朋友的提示下，我才会梦到“丙基”后，马上又梦到了“三甲胺”（trimethylamin）。

在这里，我跟解析梦的其他方面时一样，忽略了一种明显的方式：在建立思想关联方面，重要性不同的理想，却好像具备相同的价值，因此，我被迫判断在显梦中，梦念中的戊基被丙基取而代之的过程应该是很有弹性的。

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一系列跟我朋友奥托相关的观念。他不了解也不支持我，还送了一瓶带杂醇油（戊基）气味的酒给我。另外一方面，我们还看到了一系列跟柏林的朋友（威廉·弗里斯）相关的截然相反的观念，他很了解并支持我，给了我一些和性过程的化学作用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我很感激他。

在与“奥托”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中，关系到梦的近期现实事件，才是我留意的关键刺激：其中一个被选中的元素就是戊基，它必然会成为梦的组成部分。而在与“威廉”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中，被唤醒的元素刚好跟“奥托”那一系列相反，而其中突出的元素，也是为了照应奥托那边已被突出的元素。在这个梦中，从头到尾，我都在不停地将我不喜欢的人转变成其反面——我喜欢的人，我一点点向这位朋友求救，让他去跟我的对手对抗。所以“奥托”系列中的“戊基”就将另外一个系列中的“三甲胺”记忆唤醒了，二者同属于化学范畴，“三甲胺”之所以能成为梦的内容，依靠的是多方面的支持。“戊基”在进入梦中时，或许会原封不动，不过会被“威廉”系列施加作用。因为在全部记忆范围中，“戊基”这个词语所做的一切搜索的目的，都是找一个元素，能赋予它双重作用。“丙基”（propyls）跟戊基关系紧密，“威廉”系列的慕尼黑又跟当地的propylaea（神殿入口）组合在了一

起，两个系列的观念组合成了“propyls-propylaea”，这样一来，这一中间元素就仿佛借助某种折中作用，找到了一条路，进入梦的内容，随后这里便产生了一个能被多重决定的中间公共实体。所以，多重决定作用显然一定会对某个元素进入显梦有帮助，此外，务必要立即将精力从实际目标转到相邻的某一联想，才能形成这种中间环节。

从伊尔玛注射这个梦的解析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梦形成过程中的凝缩作用，看到了凝缩作用的一些细节：有些元素在梦念中反复出现是出于什么原因，有些（外形展现为组合人物和复合构造的）新统一体是怎样产生的，有些中间共同实体又是怎样构成的。而之后再探讨在梦的形成中精神过程发挥的一切作用时，我们才会开始研究凝缩作用的目的和决定元素。现在只要能认识到，梦的凝缩作用是梦的隐意和显意间的一种关联特征，应该加以留意，便足够了。

在处理词语和名称时，梦的凝缩作用表现得最清晰。在梦里处理词语，通常跟处理事物没有区别，所以前者的组合方式跟事物展现一模一样。这类梦能造就最有意思、最匪夷所思的新词语。

1. 有一回，有位同事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过来给我看，我认为其高估了近来一个生理学发现的价值，而且整篇论文太注重形式，缺乏内容。第二天晚上，我梦到一句话，显然跟这篇论文相关：“它的写作风格非常noredal。”起初，我觉得这个词语难以解析。它必然是笨拙地模仿了德语中的“kolossal”（庞大的）与“pyramidal”（顶尖的）等最高级形容词，可是其字源到底是什么，我却想不出来。最终，我醒悟到这个怪异的单词是由两个名字构成的“Nore”（娜拉）与“Ekdal”（埃克达尔），即易卜生两部著名的戏剧《玩偶之家》和《疯狂的公爵》的主角。我前段时间刚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谈论的就是易卜生。而在梦

里，我批判的是同一个作者近期的一部作品。

2.有位女病人跟我说起一个短梦，最后以一个没有意义的复合词结束。她梦到自己跟丈夫去参加一个农民举办的宴会，她说：“最后会是普通的Maistollmütz。”在梦里，她隐约感觉这是种以玉米为原料制成的布丁，也就是玉米糊。这个词语能切分成这样几个词：Mais（玉米）、toll（疯狂）、mannstoll（慕男狂）、Olmütz奥尔缪兹（摩拉维亚一个镇）。用餐期间，她跟亲属交谈时，把这些词语都用上了。Mais中（顺便提及近期才开始的50周年展览会）①还隐藏着以下词语：Meisson（麦森一种鸟形瓷器），Miss（她有一位英国女教师亲戚正要前往奥尔缪兹），Meis（犹太俗语“让人讨厌的”）。这个混杂单词中的所有字母，都能引发一系列观念与联想。

3.一天，夜已经深了，有个熟人按响了一个年轻人家的门铃，并留下一张名片。当天晚上，年轻人做了个梦：“有个人为了修理一部家用的电话，工作到半夜三更。他离开后，那家人的电话还响个不停，是隔一段时间就响一次，不是一直在响。佣人又找那人回来，对方说，太滑稽了，一个tutelrein的人居然不会做这种事！”

在这个梦毫不重要的源头中，显然只包括一个元素。当做梦者将梦中这一情节跟先前经验排列成一组时，这个梦才有价值，尽管先前经验也毫不重要，但借助他的想象，它已获得了一种替代意义。孩童时期，他跟父亲一起住。有一回，他在没有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将一玻璃缸水泼到了地板上，家里的电话线全湿了，电话响个不停，将正在睡觉的父亲吵醒了。由于连续的响声等同于湿了，因此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的响声便表示滴落的水。可将tutelrein解析成三种意思，分别指向梦念中复现的三个主题。Tutel既是一个法律用语，代表“监护”，又是一个表示女性乳房的俚语。余下的rein和zimmertelegraph（家用电话）的前半部分组成了

zimmerrein (家务培训) , 就跟弄湿地板产生了紧密关联 , 其读音跟做梦者一名家庭成员的名字也很接近。 ①

4. 我曾做过一个好像以航海为核心内容的长而紊乱的梦 , 之后要停靠的码头叫 Hearsing , 再之后叫 Fliess , 而 Fliess 是我一个朋友的名字 , 他住在柏林 , 我经常到那边旅行。Hearsing 是个复合词 , 部分源自维也纳郊区的铁路名称 , 末尾通常会加上一个 ing , 比如 Hietzing , Leising , Mödling (古米提亚语 , 旧名 meaedeliciae , 意思是 “ 我的快乐 ” MeineFreud) 。剩余部分源自英语单词 “ 毁谤 ” hearsay , 还跟前一日一件毫不重要的梦的刺激产生了关联 :

FliogendeBlätter 期刊上发表了一首诗歌 , 毁谤侏儒 SagterHatergesage。将 ing 跟 Fliess 相连就能得到一个名词 Vlissingen , 这是我哥哥每回从英格兰回来时都会经过的一座港口。而 Vlissingen 的英文单词是 Flushing , 指 blushing (脸红) , 我由此联想到自己医治的红色恐惧症 (ereutophobia) , 以及近来别赫切列夫所写的一篇论述这一神经症的论文 , 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5. 有一回 , 我做了一个好像包含了两个段落的梦。在第一个段落中 , 我想起一个单词 Autodidasker ,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第二个段落准确复现了几天前我的一个简短、无害的幻想。该幻想大致是 , 下回我再跟 N 教授见面时 , 必须告诉他 : “ 前段时间我刚刚就一位病人的病症寻求你的意见 , 他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得了神经症。 ” 所以 Autodidasker 这一新单词一定要符合两点 : 首先 , 它一定要包含或是代表某种复合意义 ; 其次 , 该意义一定要跟我在清醒时寻求 N 教授的意见密切相关。

Autodidasker 轻而易举就能解析成法语 Autor (作家) 、 Autodidakt (自学者) 、 Lasker (拉斯科) , 我从 Lasker 又联想到一个名字 Lasalle (拉萨尔) 。 ① 第一个词是做梦的源头 , 且有意义。我曾为我太太买过 J. J. 戴维的几本

书，此人是奥地利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我哥哥的朋友，还是我的同乡。有一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她在戴维的书里读到了一个天才无法施展所长的悲剧，记忆深刻。我们由此谈到我们的孩子显示出来的天赋。她受那个故事的影响，很担心孩子们。我这样宽慰她，若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便不会出现她想象的那些危险。这天晚上，我想了很多。我将太太的担忧跟别的事掺杂在了一起。这名作者曾跟我哥哥就婚姻交流过一次，我由此联想到布雷斯劳，跟我们关系很好的一位女性朋友在当地结婚并定居。我从布雷斯劳处找到了我梦念的核心拉斯科和拉萨尔的例证——忧心我的孩子会被女人毁灭，另外还展现出了两种或许会造成毁灭的方法。^① 这些思想可总结成一句话“追求女人”（Cherchez la femme），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又让我想起我未婚的弟弟亚历山大（Alexander）。我发现他名字的简称艾利克斯（Alex），跟“拉斯科”（Lasker）变换字母顺序后的发音基本相同，我之所以能从布雷斯劳联想到别处，这一元素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不过，我这个名字和音节的游戏还具备更深的意义。其中表达了我对弟弟家庭美满的期待，它的表现方法如下。左拉（Zola）有一部展现艺术家生活的小说，题为《作品》，其主题跟我的梦念必然有相通的地方。左拉在描述自己和自己美满的家庭生活时，也采用了插曲的方式，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在小说中自称桑多兹（Sandoz）。这个名字也许是这样形成的：将Zola倒过来（孩子们一般都喜欢这么做）便是Al oz，好像还是很明显，他便把Al改了，用Alexander的第三个音节sand，取代二者相同的首音节Al，于是变成了Sandoz。我也用差不多的方法，构成了Autodidasker一词。

接下来一定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梦到自己要去跟N教授说，我们一起检查的那位病人不过是得了神经症。我工作的那一年末，诊治了一位新病人，遭遇了不小的考验。表面看来，这种疾病像是一种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可能脊髓出现了病变，不过

不能确诊。我原本能确诊为神经症（这就能顺利解决所有难题了），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病人竭力否认自己有性病史。犹豫不决之际，我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去向这名众人敬仰的医生求助，我对他的权威敬佩到了极点。听我陈述完有根据的质疑后，他给出了建议：“这肯定是神经症，继续往下观察。”因为我很清楚，我在神经症病因学方面的见解他并不认同，所以对于他的建议，我很迷惑，但并未明确表示反对。几天后，我让病人去找别的医生，我帮不了他。他却说自己有所欺瞒，请我原谅，我很意外。他表示非常抱歉，将自己患性病的起因一五一十说了出来。我一直期盼他能这么做，要确诊他的神经症，这是必不可少的。宽慰之余，我又觉得有点羞惭。这位顾问医生到底比我水准高，没被病前史误导，我想不承认也不行。所以我决定，下次跟他见面时，一定要承认错误，肯定他是正确的。

我在梦里做的就是这件事。然而，承认自己的错误，怎么能算是欲望达成？可我真正的欲望却是犯错误。我期待我的担忧是错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我期待在梦念中，我已承认的我太太的那些担忧是错的。梦中以主题为中心反复思考的正确与错误问题，跟梦念真正关心的问题距离不算遥远，这种二者必取其一的状况，不也存在于女人引发的器质性与机能性损伤，准确说来就是性范围内的梅毒性瘫痪与神经症中间吗？（拉萨尔的死因基本属于第二种。）

N教授在这个编织密集，但经过细致解析后又十分清晰的梦中发挥的作用，除了说明这种类比，满足我犯错误的欲望，以及偶然将布雷斯劳和我一位朋友结婚后在当地定居联系起来之外，还将会诊后我们之间发生的另外一件小事联系了起来。在说完自己的建议，终止了此次医疗讨论后，他跟我谈起了私人生活：“你有几个孩子？”“六个。”他表现得既艳羡又关怀，又问：“男孩女孩？”“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他们是我的骄傲，也是我的财富。”“那你可要当心了！女孩还好，男孩教育起来会有很多问题。”可截至目前，他们的言行都很正常，我这样辩解。相较

于他第一次诊断我的病人患了神经症，很明显，他对我儿子前途的第二次“诊断”并不会让我更高兴一些。于是，这两个印象便因它们的相近性和它们是同一时间体验的事实，建立了关联。此外，当我梦到神经症一事时，就是用它取代了家庭教育的交流，由于它跟我太太之后表现的忧虑关联更紧密，因此跟梦念的关联也就更多。以至于在梦中，我忧心N教授说教育男孩会有问题的话或许是对的，也隐藏到了我期待自己是错的欲望中。这样一来，还是那种想象，一点都没变，却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选择的代表。

6. “这天早上，①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体验到一个很好的语言凝缩作用的梦例。②有很多梦的片段，我基本想不起来了，其中有个既像手写体又像印刷体的单词，好像一下子停在我眼前。这个单词是erzefilisch，在一句话中：‘对于性感，它发挥了erzefilisch的影响。’这句话完全独立地呈现于我的意识中，跟前后都毫无关联。我马上醒悟到，这个单词原本应是erzieherisch（教育的），并质疑erzefilisch中的第二个e是否应该是i。在第二种状况下，我立即想到了syphilis（梅毒）这个单词，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开始解析这个梦，由于不管在私生活还是工作中，我都跟这种疾病没有半点关联，因此我费尽心机想搞清为什么我会梦到这个单词。我想起了erzehlerisch（同样是个没有意义的单词），这样erzefilisch中第二个音节的e就能解释通了。由此我回想起昨天晚上，家庭女教师Erzieherin让我给她解释一些卖淫的问题，而由于她的情绪活动发展异常，为了能在这方面对她施加影响，我又给了她一本赫斯论述卖淫的书。之后，我还跟她解释了（erzählt）相关的很多问题。忽然之间，我醒悟到syphilis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而要理解成跟性生活相关的poison（毒害）。所以对梦中这句话逻辑通顺的翻译便是‘我的这番话（erzählung）是想对家庭女教师（Erzieherin）发挥教育方面的（erzieherisch）影响，然而，我很担心这会同时让她受到毒

害。’ erzefilisch是由erzäh和erzish组合而成的。”

梦中自行编造出来的词句，跟大家熟悉的妄想症状况基本一致，在癔症和强迫性观念中也会出现。儿童玩的语言游戏，时而好像将词句当成真实客体，时而创造出新语言与人造句式，这些全都是梦和精神神经症现象的源头。

梦的工作展现出的凝缩作用，最容易在解析梦中没有意义的词句时彰显。大家不要仅以上文中少数一些梦例为依据，便断定这种材料十分少见，只是偶尔出现。它的出现其实很频繁。不过，由于这种对梦的解析要依靠精神分析治疗，因此能被观察并记录的，只是很少的梦例，而且除了精神病理学专家外，其余人都无法理解对这种梦例的解析。比如冯·卡尔平斯卡医生（1914年）论述的一个梦，其中包含了一个怪异的单词Svingnumelvi。还有些值得一提的状况，比如梦里出现的一个单词，本身并非无意义，可是它丧失了自身意义，跟其他相关意义连在一起，便相当于无意义了。比如陶思克（1913年）记录的一个梦，有个十岁的男孩梦到了一个单词category，其原意是女性生殖器，但tocategorate（分类）却是“小便”的意思。

若出现在梦里的词句显然是以某些思想为源头，那这些说出来的词句，通常都是从梦的材料中能回忆起来的语言中产生的。这些语言既能维持原样，也能在表达时，加入少许移置作用。一般情况下，梦里的语言都是用记忆中的语言组合起来的，前后关联能保持原样，却能表述多种或一种迥异于本意的意义。通常说来，梦里说的话便是暗示本来的事实。 ①

二、移置作用

在搜集凝缩作用的梦例时，我们发现另外有一种重要程度不逊于凝缩作用的关系，

越来越突显。某些元素在梦的显意中是主要成分，表现得很醒目，但到了梦的隐意中，却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推论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也就是梦里完全可以不出现明显代表梦念的实质性事物，梦好像能在梦念以外形成核心，梦内容的核心可以是不同的元素。以植物学专著的梦为例，很明显，梦内容的核心是“植物学”元素，但梦念却集中于同事间因职业责任感引发的矛盾冲突，和我更深入的自责——不应为个人喜好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由于我并不喜欢植物学，因此该元素只是因为对照，而跟梦念的核心产生了松散的关联，但在梦念的核心中一点都不重要。我病人的“萨福”一梦内容的核心是地位升降与身处楼上楼下，但其隐意的焦点却是和底层人发生性关系带来的危险。因此，梦念中进入梦内容的，好像只有一个独立的元素，且被夸大到了极点。而金龟子的梦也是一样，以性欲和残酷之间的关联为主题，梦的显意中的确出现了残酷这一元素，但完全没有谈及性欲，展现的是另外一种关联，即它脱离了原先的前后关联，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内容。又比如那个跟我叔叔相关的梦，漂亮的黄胡须是其核心，跟我的野心好像一点关联都没有，但偏偏梦念的核心就是我的野心。这种类型的梦，全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容置疑的“移置作用”的印象。而伊尔玛注射的梦却跟这些梦截然相反，在这个梦的形成过程中，不同元素在梦念中的同等地位基本能原样保持。一开始，我们会吃惊，梦的隐意和显意间竟存在这种意义和方向都难以捉摸的关系。但我们若能想到，在正常的生活中存在一种心理过程，构成该过程观念中有一种观念被选中，在意识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生动性，那我们一般就会判定，这种效果能证实这一占据优势地位的观念有了极高的价值，也就是让大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眼下我们却发现，在梦念拥有不同元素的前提下，在梦的形成中，这种价值居然没能维持甚至被无视。我们能直接确定梦念中具有最高精神价值的是哪一种元素。但这些趣味浓厚的重要元素在梦的形成中，却好像被看成是只有很少的价值，其余明显在梦念中毫不重要的元素，都能取代它们在梦中的地位。在挑选形成梦的各类观念时，起初，

精神强度 ①好像没有被留意到，多重决定的程度好像才是仅有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可假设出现在梦中的是出现较为频繁的观念，而非梦念中的重要观念。然而，在我们理解梦的形成时，这种假设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具备多重决定的元素和具备固定精神价值的元素，从事物实质角度看，一定要在同一意义上发挥作用。梦念中价值最高的观念，出现在梦念中的频率必然最高，毕竟各种不同的梦念好像就是从它们之中辐射出来的。即便是这样，梦在确定自身内容时，依然能拒绝那些被强调、多方面被强化的元素，选择其余一些属性弱于它们的元素。

在讨论梦内容的多重决定作用时，我们得出了另外一种印象，在此要加以利用，以解决上述难题。部分读者已经明白了这一讨论，他们还可能得出一种独立的结论：梦元素的多重决定作用是很明显的，根本不用证明，因此不算一个重要的发现。解析梦时，我们通常以梦的某些元素为切入点，将它们分别引申出来的联想记录下来，通过这种途径获取的梦材料，其中频频出现这些同一元素就很正常了。虽然这种不同意见我无法接受，但我要发表的意见跟它好像也有相近的地方。通过解析揭露出的思想，存在很多人为加入的东西，跟梦的中心相距甚远，表面看来是为某种特殊目的形成的。这种目的能很容易地推导出来。梦的显意和隐意间的关联，恰好是这些人为加入的东西制造出来的，且这种关联通常都是强迫性质的。解析梦时，若删掉这些元素，通常会导致梦内容中一些成分无法获得多重决定作用，更有甚者，连充足的决定作用都不能获得。这逼迫我们下结论：一般说来，决定梦内容的多重决定作用，是截至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某种精神力量的副产品，而非形成梦的主要元素。但在选择能进入梦中的特殊元素时，多重决定作用还是很关键的，因为若没有这种作用，有些孤立无援的梦材料要想有所收获，必须花费不小的精力。

所以作出以下假设好像是很合理的：梦的工作中存在某种发挥作用的精神力量，在消除那些具备高度精神作用的元素强度的同时，在具备低度精神价值的各类元素

中，借助多重决定作用创造新价值，随后再寻觅路径，进入梦的内容中。若果真如此，在梦的形成中，一定会有一种精神强度的转移与移置，形成了梦的显意与隐意的区别。我们假设的这一过程，也是梦的工作中关键的组成部分，即梦的“移置作用”。从实质上说，梦的移置作用与凝缩作用是在梦的活动形式中占据主导的两种元素。

在我看来，梦的移置作用中展现出的精神力量，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移置作用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梦的内容跟梦念的中心再无相像的地方，梦展现的仅仅是潜意识中梦的欲望的伪装。可将其上溯至一种精神动因对另外一种精神动因的稽查作用。移置作用是梦主要的伪装方法，用法律术语说就是“生效者得益”。因此，能够假设梦的移置作用源自内心防御的同一稽查作用的影响。 ①

在后文中，我们会再探讨移置作用、凝缩作用 and 多重决定作用这些元素，在梦的形成中对彼此的作用和重要性问题。眼下要说的是，梦念中那些能进入梦中的元素，务必要满足第二个条件：摆脱抵抗赋予的稽查作用。 ①之后再解析梦时，我们会把梦的移置作用当作确凿无疑的事实。

三、梦的展现方法

我们发现在梦的显意朝隐意转变期间，有梦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两种因素在发挥作用。在进一步讨论中，我们还会遇到另外两种决定因素，在选择梦的材料时，它们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

然而，我觉得一定要先初步介绍一下梦的解析过程，哪怕这有可能打断我们的研究。我本人确信，要清楚阐述梦的解析过程，同时让批判者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最便捷的方法便是细致解析某个特殊的梦例（就像第二章我解析伊尔玛注射的梦—

样)，之后将我发现的梦念收集起来，利用它们继续重塑梦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借助梦的综合完成梦的解析。其实，我已经以我的观点为依据，详细解析了多个梦例，然而，在此却不能再采取相同的做法，因为我被某些跟其中涉及的精神材料性质相关的原因束缚了，但凡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这些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原因是很有道理的。这种束缚不会对梦的解析造成多大影响，因为梦的解析并不是彻底的，就算只能对梦的少数构造进行解析，依然很有价值。可梦的综合就迥然不同了，能让大家彻底相信的梦必须是完整的。我可以完整综合那些不为人知的人做的梦。但只有我的神经症病人才能提供给我这种梦，所以只能权且搁置这一问题，等在另外一本书中，我能将对神经症病人的心理描绘和这个问题综合在一起时，再做探讨。①

在尝试综合梦念，进而形成梦时，我发现出现于梦的解析过程中的材料，其价值并非等同的。梦的材料中有一部分是由基本梦念构成的，这些基本梦念在梦的稽查作用不存在的情况下，完全能代替整个梦。剩余部分一般都被当作毫不重要的。这第二种思想多半不会被认为参与了梦的形成。这些思想中的一些联想，或许还关联到位于做梦和解析梦中间的这段梦后时间发生的事。这部分材料包含了一切由梦的显意连接到隐意的通道，还有我们在解析梦的过程中各类中间的、连接的联想，我们能发现上述通道，仰仗的正是这些联想。

在这里，我们的兴趣仅限于基本梦念。这些基本梦念出现时，一般是以某些或许会成为最复杂结构的思想与记忆的复合形式，我们在清醒生活中熟悉的所有联想的属性，它们都具备。它们往往是源自一个中心的一系列思想，不过有不少共同接触点。基本每个思想系列都具备矛盾的对立面，通过对比联想连接在一起。

该复杂构造的各个部分间自然存在最显著的逻辑关联，能代表前景、背景、偏移、

说明、条件、例证、辩驳。在梦工作的压力下，这些梦念的元素会翻转、破碎、挤压为一体，好像破碎的冰——其中引发的问题是，构成其框架的逻辑关系目前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梦怎样展现“如果”“因为”“就像”“尽管”“或是”等各种连词，若少了它们，我们是否就无法理解句子和语言了？

第一个务必要解答的问题是，梦念间的这些逻辑关联，梦自身不能展现。大多数梦展现、操控的仅仅是梦念的实质性内容，根本不会理会这些连词。但梦的解析过程一定要将梦的工作破坏的各种关联恢复原状，这是其任务所在。

形成梦的精神材料的性质，决定了梦无法展现这些关系。绘画、雕塑这两种造型艺术，相较于可利用语言的诗歌艺术，的确存在相似的局限性。而它们在竭力表现某种作品时，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被材料的性质局限。在创造出自己的表现规律之前，绘画艺术也努力弥补过这种不足。为了表现艺术家无法用绘画表现的内容，古代绘画的主要人物口中都会带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可能会有人抗议梦无法展现逻辑关联这一说法。依据就是，部分梦展现出了复杂至极的智力操作，梦中的各类表述跟清醒时的思想一点区别都没有，能展现矛盾，也能得到证实，能讥讽，也能对比。然而，这种表象同样具有欺骗性，若能深层次解析这种梦，就会发现这种思想全都不是智力活动在梦中的展现，而是梦念的一部分材料。梦例看上去像是思想的事物，复现的不是题材间的关联，而仅仅是梦念的题材，但能形成思维的只有前者。我会列举这方面的几个梦例。然而，这方面最容易确定的是，梦中一切说出来且经过特殊描绘的语言，都原封不动地复现了梦念材料记忆中的语言，或只做了极少的改动。通常说来，这种语言仅仅是暗示某个包含在梦念之中的事件，而梦的意义则是迥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

但我得承认，批判性思想活动在梦的形成过程中的确发挥了一些作用，而非只是单

纯复现了梦念中的材料。在这一部分的讨论结束时，我会再论述该元素发挥的作用，届时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从某种角度说，这种批判性思想仅仅是梦自身在完结之后形成的，而非由梦念引发的。

因此短时间内我可以说，在梦中，梦念间的逻辑关联并未得到独立展现，比如梦中呈现的一种矛盾，要么源自梦自身，要么源自某个梦念的题材。梦中的矛盾要跟梦念间的矛盾契合，只能采用最间接的手段。然而，就像绘画艺术最终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展现画中人的温柔、恫吓、告诫等目的，有别于在人物嘴里附加文字说明，梦为了展现梦念间的逻辑关联，也有可能找到一种方法，能恰如其分地修正展现梦的特征的方法。在这方面，不同的梦差别巨大，这点已被经验证实。部分梦根本罔顾自身材料的逻辑，部分梦却为了完全展现这些材料，倾尽全力。这导致有的梦跟自身能自由掌控的材料有很大距离，有的梦却基本没有距离。若像伊尔玛注射的梦一样，已在潜意识的梦念间建立了时间顺序，那在处理时间顺序时，梦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但梦念中这些关系展现难度这么高，梦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将它们明示出来呢？暂时先介绍这样几种方法：

第一，梦都是用普通的方法，思考梦各个部分间必然存在的各类关联，将所有材料组合成单一的情境或是事件，将逻辑关联同步复现出来。一如雅典画家帕拉萨斯，在一张画中画出了全部哲学家与诗人。从概念角度说，他们确是一个组织，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在同一个大厅或山顶上同时出现。

梦在所有细枝末节中应用了这种复现方法。若梦将两种关联紧密的元素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梦念中相应的部分必然会有一种格外紧密的关联。书写规则也是一样，ab是一个音节中的两个字母，若a、b中间有空格，便表明a是前一个单词最后一个字

母，b是后一个单词第一个字母。所以梦中元素的分配包含了梦念中密切相关的那些部分，而非梦材料中毫无关系的各个部分自由组合。

梦存在两个有相同实质的程序，以展现因果关联。假设存在一个梦念：“由于这样，因此必定会那样。”以从句为序梦，以主句为主梦，是梦中经常用到的展现方法。若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时间顺序也会颠倒过来，不过，梦中相对详细的部分，基本都跟主句一致。

我有位女病人就曾用这样的方法，在一个梦中展现因果关联。接下来，我会详细描绘这个好梦例。其中包含一个简短的序梦和一个很长的主梦，显然，梦的内容汇聚在一个主题中，不妨用“花的语言”来为其命名。

序梦：她进入厨房，看到两名女佣人，她挑刺说她们尚未预备好她“那份食物”。这时，她看到厨房里很多罐子为了晾干，都口在下、底在上堆在一起。两名女佣人到外面打水，途经一条直接流进她院子里的小河，她们必须趟过去。随后主梦开始了：有一些建造得很奇异的木栅栏，她必须从高处跨越它们，其间她的衣服并未被栅栏勾到，她因此很开心.....

序梦跟做梦者父母家相关。毋庸置疑，梦中出现的话，她经常听母亲说起。堆积如山的陶罐子源自同一座楼上的一家寻常的杂货店。梦的剩余部分跟她父亲相关，他经常调戏女佣人，有一次发洪水（他们家临近一条河），他病重不治而死。所以，序梦中隐藏着这样的思想：“由于我出生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身份卑微，环境糟糕.....”主梦用一种欲望达成的修正方法承接了这一思想，展现为：“我的出身很高贵。”所以这个梦真正的思想便是：“由于我的出身这样卑贱，我只能这样过完我的人生。”

根据我的了解，梦分为不均衡的两部分，有时并不表示两部分背后隐藏的观念间有因果关联，而是好像表示同一种材料在两个梦中的展现却不同（比如一个晚上做的一系列梦中，以射精或性高潮为终结的梦，肉体需求在这一系列梦中展现得越来越清晰 ①）。两个梦还可能源自梦材料不同的中心，内容或许会出现重合，可能一个内容在这个梦中会展现为中心，到了另外一个梦中就只是暗示，反过来也是一样。然而，很多梦分为简短的序梦与漫长的主梦，的确表示二者有因果关联。

另外一种展现因果关联的方法，适合这样一种梦：材料较少，梦中包含从一个意向（人和物皆可）到另外一个意向的转变。这种转变若只是留意到一个人或物取代了另外一个人或物，还不足以让我们认真思考因果关联的存在，除非这种转变就在我们面前发生。

从本质上说，两种展现因果关联的方法是同一种。因果关联在这两种状况下，都显示为时间顺序。第一种状况显示为梦的顺序，第二种状况却借助了两种意象直接的转变。大多数时候，因果关联完全无法显示出来，因为其已在做梦期间各种元素间必然会出现的混乱中消失了。

梦中无法展现出“要么.....要么.....”的二选一形式。一般情况下，两种选择会插入梦的前后关联中，效果似乎相等。伊尔马注射的梦中有一个相关的典型梦例，很明显，其隐意是“该为伊尔玛一直疼痛负责的，要么是她拒绝接纳我的做法，要么是我无法干预的她的性生活不幸，要么是她患的是器质性疾病，而非癥症，而不需要为此负责。”在这一切可能都得到满足后，梦又以梦的欲望为依据，毫不迟疑地增加了第四种方法。而我更进一步，在梦念的前后关联中加入“要么.....要么.....”，是在解析完梦以后。

但人们在描述一个梦时，经常会用到“要么.....要么.....”的句式。“要么在花园

里，要么在起居室里。”可梦念中展现的却是一种纯粹的相加“和”，而非二选一。大多数情况下，“要么……要么……”都被用来展现梦元素自身的模糊性，不过这一模糊性是可以解决的。这时一般的解析原则是将两种明显的选择元素当成效力相等的两部分，用“和”联系起来。

例如，我有一位朋友（弗里斯）有一回去了意大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因此做了一个梦，收到一封电报，上面有他的地址。电报上的字是蓝色的，第一个单词看不清楚，要么是Via（经过），要么是Villa（别墅），要么是Casa（房屋）；第二个单词是Secerno，非常清楚。第二个单词好像一个意大利人名，我由此想到我曾跟这位朋友探讨过词源学。这个单词同时也展现出他一直将自己的住处保密（secret），让我很气愤。解析时，这三种选择的每一种都能独立作为一串思想链条的起点，彼此的效果等同。①

父亲下葬前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张跟铁路候车室禁止吸烟的公告类似的告示、张贴或是海报，写着“请闭上双眼”或是“请闭上一只眼”。为了表示选择，一般我都会写作“请闭上双/一只眼”。两种写法的意义不同，可在解析梦时导向两种方向。我根据父亲的心意，选择葬礼一切从简。然而，家里有些人不赞同，觉得会让葬礼参与者轻视我们。“请闭上一只眼”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请装作没看见”。“要么……要么……”要展现的意义模糊性，在这里能轻而易举地展现出来。梦的工作根本无法用统一的用词展现梦念，再加上梦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导致即使在显梦中，两种思想也只能各行其是。②

某些梦中是利用将梦分成等同的前后两部分，解决了二选一的难题。

在处理对立与矛盾时，梦直接采用了无视的方法，十分突出。“不”在梦中好像是不存在的。梦非常喜欢将对立的部分组合在一起，或展现成同一事物。另外，梦还

经常将一种元素展现成其对立面，因此在梦念中出现任何对立的元素都是可以的，至于其意义究竟是正面还是反面的，初看之下无法确定。 ①

前文中刚刚谈及一个梦，梦中的第一从句（由于我的出身这样……）已经解析过了，做梦者梦到自己拿着一些盛放的花，跨过一些木栅栏。从这个意象，她联想到了一幅画，天使拿着百合花，去告诉圣母玛利亚耶稣诞生了（做梦者也叫玛利亚），之后又联想到一个场景：身穿白袍的少女从布置了常青树的街上经过，参加基督圣体节游行。所以毋庸置疑，梦里盛放的花暗指贞操。可花是类似于山茶花的红花，大多数盛放的花在她行至终点时已经萎谢（此时梦还在继续），所以显然是暗指月经。于是，这个纯真少女拿着像百合花的花枝，却暗示了茶花女的形象。茶花女平时都戴着一朵白茶花，月经到来时，就会戴一朵红茶花。梦中盛放的花（参考歌德的诗歌《磨坊主的女儿》中的“少女之花”）一方面表示纯洁，另一方面又表示了其对立面。这个梦一方面展现了做梦者为自己纯洁的生活心生宽慰，另一方面也在几个细节（比如花的萎谢）处展现了联想的对立面，因（童年时期）的不纯洁心生惭愧。很有可能在解析梦时分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思路，表面展现的是宽慰自己的思路，内里隐藏的是责备自己的思路，可二者既相似又相反的元素展现，都要仰仗显梦中的同一元素。

梦的形成机制只喜欢采用一种逻辑关联“正如”，具体说来就是类似、一致、接近。有别于其余任何关联，这种关联能在梦里展现出各类不同的关联。 ①梦的原始基础是由梦念材料中本就存在的平行现象和“正如”现象组成的。梦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因为那些被稽查作用反抗，无法进入梦中的梦念造就了一些新平行现象。而梦的工作的凝缩作用，又会对类似现象的展现发挥推动作用。

梦中，类似、一致、拥有共同属性都展现为统一，要么在原有梦念材料中展现出

来，要么展现为新结构。可将第一种可能命名为“模拟作用”，第二种可能命名为“复合作用”。前者用在人身上，后者用在事物的统一材料上，但也能用在人身上。通常说来，地点和人受到的待遇是同等的。

模拟作用即在显梦中，跟共同元素相关的某个人频繁现身，另外一个人或是别的人好像都被压抑。然而，在梦中所有关联与情境中，这个具有覆盖性的人要么明指他本人，要么暗指被他覆盖的人。复合则会拓展到多个人。梦中的状况是将相关各人的特性融合，而非以共同特性展现出来。因此，这些特性的融合能够形成一个新统一体，也就是一个复合人物。可采用各不相同的方法，达成这种复合的真实过程。梦中的人物能利用相关的某个人的名字，这非常类似于清醒状态下的认识，我们想要认定的一个人的容貌，却跟另外一个人很相像。而事实上，梦中的人物展现出来的复合外貌特性，分别属于不同的人。而梦象中另外一个人的参与，也可能不展现在外貌特性，而展现在我们为他提供的姿势、神态、语言和情境中。模拟作用和复合作用的不同，在第二种状况中就不太明显了。②然而，这种复合人物也有可能失败。这样一来，梦中的情境便会集中于其中一人身上，另一人（往往是更加重要的人）却成了观众，无事可做。面对这种状况，做梦者可以说：“我妈妈也在现场。”（斯特科尔）可将梦内容的这类元素比喻成象形文字手稿中的决定元素，其作用是解释其余符号，而不是发音。

梦中用来证明，更准确的说法是用来结合两个人的共同元素，既能出现，也能删除。模拟作用与复合作用通常的目的是，避免出现共同元素。我为避免说出“A仇恨我，B也仇恨我”的话，就在梦里制造了A与B的复合人物，或想象B独有的一种动作被A做完了。这样形成的梦中人物便拥有了一种新关系，我也能借助对A、B状况的展现，将两人的共同元素，也就是对我的仇恨，在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地方加插进去。这一方法通常能将梦的内容大幅凝缩。我若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找到可以等同

使用的一些状况，便不必再直接展现跟某个人相关的极度复杂的状况。显然，这种模拟作用可有效避免稽查作用的抗议对梦的工作做出严格要求。稽查作用抗议的可能就是梦念材料中某人的一些特定观念，所以我又去寻觅一个跟抗议的材料相关的人，不过仅仅是部分相关。这两个人在这个稽查点上的接触，启发我利用他们某些毫不重要的特性，组成一个复合人物。这个经模拟作用或复合作用形成的人物，在进入梦的内容时，便不必经过稽查作用了。就这样，我借助梦的凝缩作用，使梦的稽查作用获得了满足。

一般情况下，梦中若出现了两人间的一个共同元素，便是在暗示去寻觅另外一个因稽查作用而无法出现在梦中的共同元素。好像就是为了推进这一共同元素的展现，才出现了移置作用。复合人物通常会跟一个毫不重要的共同元素一起出现在梦中，据此，我们能够推导出，必然还有另外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共同元素潜藏在梦念中。

所以梦中的模拟作用与复合作用有多个目的：首先，将一个跟两人相关的共同元素展现出来；其次，将一个已经移置的共同元素展现出来；第三，将一个只是欲望的共同元素展现出来。因为期待有个共同元素可以跟两人间的彼此转换实现经常性的契合，所以梦中展现这一关系时，便借助了模拟作用。我在伊尔玛注射的梦中，想将另外一个人转换成伊尔玛，即我想让另外一位女士也成为我的病人。梦用这种方法达成了我的欲望：展现出来是伊尔玛，可她在接受我的检查时，却站在了另外一位女士曾经站过的地方。这种转换成了我叔叔那个梦的核心：我对诸位同事的态度与评价不会好于部长，以此将自己转换成了部长。

我所有的经验都证实，梦都跟做梦者本人相关，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若梦中出现的是个陌生人，而非我的自我，那我的自我一定是借助模拟作用潜藏在这个陌生人背后，并加插在梦的前后关联中。若梦中的确出现了我的自我，那也必定会有另外一

个人，借助模拟作用在我的自我背后潜藏着。解析这种梦时，一定要把跟另外一个人相关的共同元素，转换到我身上。另外有些梦会同时展现出我的自我和另外一个人，在搞清模拟作用后，我的自我会再度在另外那个人身上展现出来。所以借助这些模拟作用，我就能接触到被稽查作用排除的一些我的自我的观念了。可见，在一个梦中，我的自我能展现多次，有时候是直接发挥作用，有时候是借助对其他人的模拟作用。大量思想材料的凝缩，就是多次借助这种模拟作用实现的。① 在同一个梦中，做梦者的自我能够多次展现，或是用多种形式展现，这是很常见的，跟自我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关联中展现于有意识的思想，没有任何区别。比如这样一句话：“当我回想起我曾是这样健康的一个孩子。”②

相较于在人身上的应用，模拟作用用在地名上，理解难度更低，原因就是，梦中影响巨大的自我无法在后一种情况下发挥干扰作用。我做过一个跟罗马相关的梦，我在一个我认为是罗马的地方，当地的街上却出现了很多德语广告，我很惊讶。后者马上让我想到了布拉格，达成了我的一个欲望。该欲望或许能上溯至我身为一名德国民族主义者的那段年少时光，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做这个梦时，我跟我朋友（弗里斯）相约在布拉格会面，因此可用一个欲望的共同元素解释罗马和布拉格之间的模拟作用：我希望在罗马跟朋友会面，而非布拉格，即我情愿用布拉格来替换罗马，以达成此次聚会的目的。

由于复合作用引入梦内容中的元素，都是真实生活中无法感知的，因此该作用在梦时常展现的想象特征中尤为突显。毋庸置疑，形成梦中复合意象的精神过程，跟我们在清醒状态下想象或是描绘半人半神的怪兽或是龙很相像，仅有的不同是，复现想象的决定性元素，在清醒生活中是我们要创造的新结构的印象，但在复合结构中却是囊括在梦念中的共同元素，跟真实形状没有关联。梦中复合结构的形成，可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将一种事物的属性放到对另外一种相关事物的认知上，是最简

单的方法。有种相对复杂的技巧，是对两个对象在实际生活中一切相似点巧妙地加以利用，组合成一个新意象。这一新结构根据材料与组合的灵活性，能展现得极其荒诞或精巧。若各个将要凝缩成单独统一体的对象完全不协调统一，那一般情况下，在创造出这一复合结构后，梦的工作就结束了，该结构的中心比较清楚，其余特性却不清不楚。这种统一成一个意向的过程是失败的。两种展现相互重合，形成的结果等同于两种视象在彼此竞争。若画家想将一些特定的视觉形象组合成一个总体概念，也会呈现出相似的结果。

梦是很多这种复合结构的堆砌。我已经列举了几个解析过的梦例，现在再列举几个。之前我说过一个梦，内容是在“花的语言”中，病人走过的人生之路。梦中的自我拿着盛放的花，同时象征着纯洁与性的罪过。根据花枝上的花朵排列顺序，做梦者联想到了盛放的樱桃花。这些盛放的花单个看来很像山茶花，整体看来却像某种外来植物。梦念证明了该复合结构的各种元素。暗示她喜欢的各种礼物共同组成了盛放的花。比如，童年时期，她得到的是樱桃花，之后是山茶花，外来植物暗指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四海为家，曾为了取悦她，画过一种花。我还有一位女病人梦到了一座建筑，外形类似于海滨更衣室、乡间室外厕所、城市住宅顶楼的综合体。前两种元素都关系到裸体和脱裤子的人，它们跟第三种元素的组合产生的结论是，（她童年时期）在顶楼脱衣服的场景。另外有一名男士梦到了一个复合地方，由我的诊室和他跟太太的初识地点这两个“接待”过他的地方组成。①有个女孩得到哥哥的允诺，请她吃鱼子酱，之后她便梦到哥哥腿上全是黑色的鱼子酱颗粒。这种（道德意义方面的）“传染病毒”元素，跟她童年时期罹患“皮疹”的记忆（她腿上长满了斑点，但是红色的，不是黑色的），还有鱼子酱颗粒共同组合成了“哥哥给她的东西”这一新概念。跟其他梦中一样，在这个梦中，人体各个部位也被当成了东西。费伦齐记录过一个梦，其中由一名医生和一匹马共同组成了一个复合意

象，还穿了件睡衣。三种成分的共同元素的揭露，源自解析过程中女病人说睡衣暗示了童年时期她有一回看到父亲的场景。这三种状况都能归因于她对性的好奇心。幼年时期，保姆经常带她去军队的种马场，彼时她的好奇心还没有被压抑，在那里能获得极大的满足。

在前文中，我曾表示梦无法展现矛盾、对立或是否定的关系，眼下，我要初步否认这一观点。“对立”中包含的一系列梦，只通过模拟作用便能展现出来，即借助对比便能形成梦念的转变与替代间的关联。我已经列举了很多相关梦例。梦念中另一组对立的观念，能归类为“颠倒”或“刚好相反”，它们借助以下奇怪的方式入梦，简直像是笑话。“刚好相反”不会在显梦中直接展现出来，其展现仅仅借助（因为别的原因）邻近的几段业已形成或出现的梦的内容的材料，就像事情发生后的回忆。相较于描绘该过程，举例论证的理解难度更低。那个有意思的“上下”梦中展现出来的，跟梦念的原型——都德《萨福》的序幕刚好相反：前者向上爬是由难到易，后者却是由易到难。而做梦者跟他哥哥“楼上”“楼下”的关系，也以刚好相反的状态展现在梦中。这表明梦念的两种材料间有种颠倒的关系，在自己的童年想象中，做梦者被奶娘抱上楼，颠倒过来，便是小说男主角抱情妇上楼。

而我梦到歌德批判M先生，同样是“刚好相反”的展现，因此，一定要先将这个梦恢复原样，才能解析出来。我梦到歌德批判年轻的M先生，梦念中的实际状况却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年轻作者批判一个重要的人物——我朋友弗里斯。我在梦中计算时间时，是以歌德去世的时间为依据，但真正的依据却是瘫痪病人的生日。梦念中的决定性思想刚好和应将歌德视为疯子的思想相反。梦（的潜藏意义）表示：“若你无法理解这本书，不是因为作者无能，刚好相反，那是因为你（批评家）才能低下。”这种将事物反过来的梦，全都隐藏着“颠倒某件事”的轻视 ①（比如“萨福”一梦中，兄弟二人地位的颠倒）。另外，这种颠倒的方法，在源自受到压制的

同性恋冲动的梦中频繁出现。

顺带一提，①梦的工作最喜欢也最常用的展现方法之一，便是颠倒或是转变成事物的对立面。第一，它能展现一种跟梦念的某一特定元素相关的欲望达成。“真希望它能反过来！”这通常是面对一段不好的记忆时，自我的最佳回应展现方式。第二，在避免稽查作用方面，颠倒能发挥极佳的效果，因为它能大规模伪装将要展现的材料，打从一开始，就大力麻痹想要理解梦的尝试。因此，若某个梦坚决拒绝展现自身意义，那可以试着颠倒显梦中的某个特殊元素，这样整体状况多半会立即变得很清晰。

在题材颠倒以外，还有一种颠倒不能忽略，就是时间顺序的颠倒。在梦一开始展现出某件事的结果或某个思想链条的结论，在梦结尾处展现结论的前提条件或事件的起因，是梦的伪装经常采用的技巧。若不留意该技巧，那在解析梦时，便会无从下手。②

要揭露某些梦例的意义，③必须要对梦中方方面面的内容进行多次颠倒。举个例子，有个年轻的强迫性神经症病人做了一个梦，其中隐藏着一段记忆：他很畏惧他的父亲，从童年时代就期待父亲死。梦的内容是他太晚回家，遭到父亲的痛斥。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根据梦的前后关联和做梦者的联想，这句话一定隐藏着这样的意思：他觉得父亲老是很早（即很快）就回家，他很生父亲的气。他期待父亲再也不回家，这跟他期待父亲死是一样的。因为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出去了还没回来，他对另外一个孩子做出了性侵犯的动作，因此产生负罪感，并遭到警告的惩处：“这件事等你父亲回家再处理！”

若要深入一些，对梦的显意与隐意间的关联展开研究，最佳方法就是从梦本身切入，思考梦中展现方法的形式特征和潜藏的梦念间有何关联。在这些形式特征中，

各特殊梦象间的感觉强度的区别，梦中各个特殊部分以及不同的梦在对比中形成的清晰性的区别，在梦中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各个特殊梦象间的强度区别的范围，从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超过现实的清晰度，一直到我们觉得梦的特征中必定会存在的扰人的模糊性。不能拿这种模糊性跟我们感受到的实际对象的模糊程度对比。另外，我们经常说梦例不清晰的对象“转瞬即逝”，并觉得在感受那些更加清晰的梦象时，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到底是梦材料中的何种元素，决定了梦内容各个特殊片段不同的清晰性？

我们的切入点只能是对一些必定会出现的预想的抗议。由于梦材料中包含睡眠期间一些真正的感觉，因此可假定这些感觉可能引发梦中的各种元素，而其具备的特殊强度使其在梦内容中的地位也很醒目。反过来，所有清晰性极高的梦象，源头都是睡眠期间真实的感觉。然而，该事实却从未在我的经验中得到证明。在清晰性方面，从睡眠期间的实际印象（例如神经刺激）衍生出来的梦中各种元素，跟从记忆而来的其他元素绝对不会存在差异。实际元素在决定梦的强度时，一点作用都发挥不了。

有些特殊梦象的感觉强度（也就是清晰性），或许会跟梦念中相应元素的精神强度相关。这种精神强度跟精神价值等同，最重要的元素便是拥有最大强度的元素，而梦念的中心就是由它们组成的。但因为稽查作用，通常无法进入梦内容的，同样是这些元素。梦中代表它们的直接衍生物，强度也许会很大，但能否就此变成梦的核心，却是无法确定的。在对比研究了梦和梦的材料后，我们基本无法再做出乐观的预测。这方面的元素强度，跟那方面的元素强度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上，（就像尼采所言）梦念材料和梦之间出现了“所有精神价值的彻底转换”。在被强大的意象极力掩饰的梦中，在梦念中占据主导的直接衍生物一般只会展现成一种短

时间内的过渡元素。

反过来，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元素，决定了梦中各种元素的强度。首先，所有展现欲望达成的元素，显然都具备很大的强度。其次，梦中清晰性最高的元素，是最多联想的起点，也是拥有最多决定性因素的元素，这些已被分析证实。其经验性意义并不会因为以下论述改变：那些要大幅实施凝缩作用的元素，是梦的形成中展现强度最大的元素。我们的预期是，最后能把这一决定性因素及其余因素（跟欲望达成相关），用一个公式展现出来。

刚刚我讨论的形成一个梦的一些特定元素的强度和清晰度的问题，跟整个梦或是梦中各个段落的清晰度差异问题，绝不能混杂在一起。前者的清晰度是跟模糊度对比来说的，后者对比的却是混乱度。但在质的增加或减少上，这两种尺度无疑是平行的。一般说来，清晰的梦元素强度都很大，模糊的梦则很小。然而，相较于梦元素清晰度各不相同的问题，梦从清晰到模糊或是混乱的尺度问题更加复杂。后一个问题会留待之后讨论。

有个很令人惊讶的发现：少数梦例清晰或模糊的印象都是梦念材料引起的，且是梦念的一个组成，跟梦的构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做过这样一个梦，清醒之后，依旧认为此梦构造完整，既清晰，又完美，因此，我在半睡半醒之际，便想让大家认识一种不被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影响的新型梦，可以称其为“睡眠想象”。但我终究还是放弃了这种分类，①因为经过仔细观察后，我发现这种为数不多的梦也存在结构缺陷，跟其余任何梦没有区别。这种梦的内容，正好证实了一个雄雌同体理论，这是我跟我朋友（弗里斯）研究已久的难题。我们因梦的欲望达成的力量，判定该理论（它并没有在梦中展现出来）很清晰，没有任何瑕疵。所以在我看来，梦是完整的这一判断，其实是梦内容的一部分，且是基础部分。梦在这种状况中，好

像进入了我刚睡醒时的思想，让我觉得自己在为梦作判断，但实际上仅仅是部分梦念，没有准确展现在梦中。②在为一名女病人解析梦时，我曾遭遇了一模一样的状况。一开始，她只说“它太混乱太模糊”，不愿描述那个梦。在多次表示自己所言不一定正确后，最终她跟我说，她梦到了自己、丈夫、父亲这几个人，但她似乎辨认不清丈夫是不是就是自己的父亲，或谁是自己的父亲之类。解析这个梦时，我总能联想到一个时常发生的女佣人的故事。她只好告诉我，她想生个孩子，可“孩子的生父是什么人”，她却弄不清楚。① 所以这里再度证实，梦中清晰性不足，仅仅是梦的刺激材料的一部分，即这部分材料在梦的形式中展现出来。梦的形式或梦到的形式，被频频用于其内部隐藏的题材的展现。②

梦中巧妙呈现的部分，通常都被对梦的解释或明显无害的评论遮掩了，但其实是遮掩不住的。举个例子，有个做梦者称自己的梦“被擦掉”了一部分，但在解析时却发掘出一段童年记忆：他大便完，有个人一边帮他“擦”屁股一边讲话，他留神听着。另外有个梦例，更值得做细致的记录。有位年轻男士做了一个梦，异常清晰，他由此联想到一些童年幻觉的残留记忆。他梦到自己在一处避暑胜地的旅店过夜。他记错了房号，进入别人的房间，看见一位年纪大过他的女士及其两个女儿在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之后，他说：“这时候，梦中出现了一段空白，少了点什么。最终，房中有个男人要将我扔出去，我们厮打起来。”他无论如何都不明白梦中对童年记忆的主题和倾向的显著暗示，真相到最后才揭露出来，原来他提及的梦的空白部分，已经包括了他极力思考的内容。“空白”是几个女人脱掉衣服后露出的生殖器，“少了点什么”是女性生殖器最重要的特点。童年时期，他好奇心旺盛，很想偷窥女性生殖器，并且他觉得女性生殖器跟男性是一样的，这跟幼儿期性理论相符。

还有一个人，用非常相似的方式，展现了对梦的记忆。③他梦到：“我跟K小姐正

朝公园餐厅走去.....之后是一段模糊的部分.....中断了.....随后，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家妓院的客厅，其中有两三个女人，有一个只穿了内衣裤。”

解析：K小姐是他前上司的女儿，他说她其实是他妹妹的替身。他跟她交谈的机会很少，有一回谈到“我们好像都明白了自己的性别，似乎是我说了句‘我是男孩，你是女孩’”。梦里出现的餐厅，他只去过一回，同行的是一个对他而言毫无魅力的女孩——他姐夫的妹妹。还有一回，他从这家餐厅门前经过，同行的有三个女人分别是他妹妹、表妹和刚刚提及的他姐夫的妹妹。这三个姑娘都无法吸引他，可她们都是他的“妹妹”。至于妓院，他也不常去，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去过两三回。

梦里的“模糊部分”与“中断”，是解析这个梦的基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童年时期，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偶尔（尽管次数不多）窥视到一个妹妹的生殖器。他在几天后有意识地回忆起了梦里暗示的越矩行为。

同一天夜里做的所有梦，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分为几个段落，段落的数量与组合都是有意义的，能被当作梦的隐意的信息。①在对包含多个主要段落的梦或同一天夜里做的梦进行解析时，存在一种可能，要予以重视：这种断开且连续的梦，可能具备相同的意义，也可能用不一样的材料展现一样的冲动。若真是这样，那这些源头相同的梦中的第一个，通常是伪装的，还很羞涩，随后的梦则会相对清晰、可靠。

《圣经》中，约瑟夫解析的法拉那个跟牡牛和玉蜀黍相关的梦，就是这种类型。相较于《圣经》，约瑟夫斯对这个梦的描绘更加细致（《古犹太史》，第二卷，第五章）。在讲述完自己做的第一个梦后，法老说：“看见这个梦象，我就被吓醒了，在混乱中暗暗思索这个梦象的意义，期间又睡着了，做了比第一个梦更奇异的第二个梦，因此更加惊惧、疑惑.....”听无法老的讲述，约瑟夫说：“国王，表面看来，

这个梦有两种形式，实际上说的却是同一件事.....”

在《谣言心理学的贡献》（1910年b）中，荣格讲述了一名女学生做了一个伪装的性欲梦，在没有解析的情况下，便被其同学看穿了，之后这个梦又经历了更深层次的改动与修饰。在评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梦后，荣格说：“一系列梦象最开始要描绘的意象，就包括在其最后的思想中。借助一系列新象征符号、移置作用、无害的伪装，稽查作用让这种最开始的意象跟这个情结尽可能地保持距离，等等。”（同上，第87页）对梦的展现方法的这一特性，斯尔纳（1861年，第166页）非常熟悉，将它跟自己的器质性刺激理论结合成一项特殊规则：“最终，想象在所有被特殊神经刺激引发的象征性梦结构中，要遵从以下总则：起初，梦在展现引发刺激的对象时，只采用最遥远、最不确定的隐喻，最终，被展现的对象已几近干涸，它便直接展现刺激，或根据具体状况展现相关器官或器官功能。因此，在点明真正的器质性原因后，梦的目的便实现了.....”

针对斯尔纳的这项规则，奥托·兰克（1910年）给出了最直接的证明。他讲述了一个女孩在同一天夜里做的一个梦，这个梦包括两个单独的梦，其中有一段时间的间隔，第二个梦的结尾是性高潮。就算我们没能从做梦者处得到很多信息，也能详细解析第二个梦。从两个梦的内容的关联也能很容易地发现，第一个梦展现的内容跟第二个梦是相同的，但前者的展现方式更加羞涩。因此，结尾是性高潮的第二个梦，对解析第一个梦是有帮助的。依据这个梦，兰克对性高潮和遗精梦对梦理论的普遍意义，展开了正确的探讨。

不过，在我的经验中，人们在解析梦的清晰与混乱时，通常不会用到梦材料的展现是否清晰这一点。截止到现在，梦的形成中的某个元素我一直没有提及，但所有特殊梦的清晰度与混乱度都是由它决定的，后文一定会将它揭露出来。

有些梦例中的情境与背景会在持续一段时间后中断，出现这种描绘：“然而，同一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像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片刻过后，梦的主线又出现了。在梦的材料中，中断的内容仅仅是一种加插进去的思想，一个从句。梦念中的条件从句展现为同时性，也就是从“如果”（if）变为了“当……的时候”（when）。

那种时常在梦中出现，跟焦虑非常相近的运动受限的感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梦里，人想前行，却挪不动脚步；想做某件事，却遇到各种阻挠，赶不上火车，无力向侮辱自己的人复仇，诸如此类。在裸体梦中，我们提及过这种感受，不过没有详细解释。有一种解释很简单，不够成熟，说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睡眠期间经常出现运动麻痹。可是，为何不是每次都会梦到这种运动受限的感觉呢？据此，我们能作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尽管这种在睡眠过程中随时能被唤醒的感受，对刺激某种特殊展现会有帮助，但除非梦念材料对这种方式的展现有需求，否则它便不会被唤醒。

有时候，这种“什么事都做不到”的情况出现在梦中，仅仅是展现成梦内容的一部分，而非作为一种感受。我觉得要阐释梦的这一特性的意义，有个梦例应该非常合适。很明显，在这个梦中，我遭受了污蔑。对这个梦的概述如下：“此处是一家私人疗养院与其他几座建筑的混合体。有个男佣人来叫我去接受检查。在梦里，我了解到有人丢了东西，我成了嫌疑人，所以被叫去检查（解析证实，检查也包含身体检查，具备两种意义）。我什么都没说，就跟着男佣人去了，因为我根本没偷东西，再加上我还是这里的顾问。走到门口，我们碰到了另外一个佣人，他指着我问：‘你带这样一位受敬重的人过来做什么？’随后，我一个人走进一间摆放了很多器械的大厅，由此联想到地狱和可怕的刑具。我看到一名同事正在一台仪器上躺着，他好像没看到我，但我知道他肯定留意到我了。之后，有人跟我说，我能走了。可是我的帽子不知去了哪里，而且完全无法走动。”

很明显，这个梦的欲望达成是我的诚实得到承认，而且能够离开，所以梦念中必然存在各类跟该欲望矛盾的材料。我能走了，表示豁免，所以若在梦结尾处出现了一件阻挠我走的事，好像就能合理假设，这时候，受压抑的矛盾材料正在极力展现自身，所以我无法找到帽子，便表示“你到底不够诚实”。“什么都做不到”在这个梦里同样是相反的，是展现“不”的方式，因此我要修订之前提出的梦无法表示“不”的说法。①

“什么事都做不到”在其余梦中不是情境，而是感觉，是更有力地展现同一矛盾，展现对立意志抗拒的一种意志。所以运动受限的感受，便成了一种意志分歧的代表。后文中会谈到，睡眠期间伴生的运动麻痹，是做梦精神过程中一项基本决定因素。我们已经了解到，沿运动道路传输的冲动仅仅是一种意志，睡眠期间，我们的确能感受到冲动被压抑，这项事实更能说明，全过程能恰如其分地代表某种意志动作和与其对立的“不”。而我对焦虑的解释也能比较容易地说明，意志受到压抑的感受跟焦虑的关系这样紧密，且时常在梦中跟焦虑相联的原因。焦虑是一种源自潜意识，且被潜意识压抑的力比多冲动。①因此，在梦中跟焦虑产生关联的受限感觉，必然是一种能在某一时间产生力比多的意志动作问题，所以必然是一种性冲动问题。

有句话经常在梦中出现：“这只是个梦而已。”②我暂时要说的是，这一判断仅仅是想贬低梦的重要内容的重要程度，至于该判断的意义与精神价值，之后再探讨。有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很有意思，人称“梦里的梦”，也就是在梦中，梦的某些内容又被说成是“梦到的”。斯特科尔（1909年，第459页之后）对一些可靠的梦例做的解析，已经从相似意义上解决了该问题。它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使梦中“梦到的”事物丧失真实性，而对其重要程度予以贬低。从“梦里的梦”清醒过来后，梦里梦到的其实就是梦的欲望极力想要取代的被抹杀的真实。因此，假设梦里“梦到的”事物

代表了真实，是真实的记忆，而继续做梦仅仅是做梦者欲望的展现，是很合理的。所以“梦里的梦”包含的某一事件，等同于期盼那件被展现成梦的事件并未发生。也就是说，③梦的工作若将一个特殊事件当成一个梦，加插到梦里，就是对该事件真实程度最准确的证明，最毋庸置疑的确认。借助梦是一种否定的形式，梦的工作为梦是欲望达成的发现作出了证明。

四、梦的展现力

我们的研究截至目前，依然局限在梦用来展现各个梦念关系的方法上。但我们已经在研究过程中触碰到了最普遍的梦的改造问题，也就是梦的材料为了形成梦，一定要做出改变的问题。梦的材料的大多数关联已被剥夺，被一种强迫的过程钳制，并在各个元素的强度中间进行移置，从而达成了一种精神方面的价值转变，而这正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我们探讨的移置作用还仅限于用另外一种密切相关的观念替换某一特殊观念，以实现压缩作用。该方法是让两个元素中间的一个共同元素进入梦中，而非让两个元素都进入梦中。其他类型的移置作用，我们尚未谈及。分析证实，还有一种展现为相关思想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改变的移置作用。移置作用在以上两种状况中，都是以一系列联想为依据进行的，不过该过程可在不同的精神领域出现。移置作用能造成两种结果：用一个元素取代另外一个元素，或是用一个元素的语言形式取代另外一个元素的语言形式。

梦形成时出现的第二种移置作用有极高的理论意义，且非常适合为梦伪装时展现出来的幻觉的荒诞性做解释。移置作用的一般方向是，把梦念中单调、抽象的展现转变成具体、形象的展现。这种转变有何裨益，有何目的，显而易见。从梦的角度看，一个能形象化的事件是可以展现出来的：它能被引入梦中，可是抽象展现导致其处境艰难，一如用插画很难展现报纸的政治标题。这种置换提升了梦的展现力，

并大大有利于凝缩作用和稽查作用。要利用抽象形式的梦念，难度相当高，然而，一旦梦念转变成形象的语言，那相较于从前，梦工作需要用到的对比作用与模拟作用（若没有，可自己创造），就能在这种新形式和其他梦的材料中间更容易地建立起来了。因为各种语言的发展史都已证实，相较于抽象词语，具体词语的联想程度更高。可假设梦形成时做的大量中间工作，便是遵循为特定思想寻找合适的语言转换路线展开的，这样做是为了将分散的梦念尽可能简化成简单的展现。任何思想的展现方式若因其余原因被固定，都会对其余思想的展现方式发挥决定性、选择性作用，且可能打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这种作用。诗歌创作便是如此。一首押韵的两行诗，第二行一定要在展现一种合适的意义之余，跟第一行押韵。最优秀的诗歌不会给人一种刻意押韵的感觉。要用什么文字表达两种思想和彼此间的影响，一开头就确定了，之后只要略微改动一下，就能展现出韵律。

更有甚者，这种展现方式的变动在少数梦例中能直接推动梦的凝缩作用，用一种模糊的词语表述多种梦念。借助这种方式，梦的工作无处不在利用语言的机智。由于词语是无数观念的汇合点，注定是模糊的，因此不必对词语在梦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感到惊讶。神经症（比如强迫观念、恐惧症的形成）为了实现凝缩作用与伪装的目的，同样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词语的优势，在这一点上它跟梦相比也不逊色。 ①

梦的伪装显然也能从展现的移置作用中获益。若一个模糊的词语能取代两个模糊的词语，当然会引发混乱。若平日里庄重的展现方法，被形象化的展现取代，就会妨碍理解，尤其是梦从来不明示，其元素在理解时，要遵循字面意义还是图像意义，或这些元素跟梦的材料的关系是直接产生的还是借助了一些加插进去的中介词。 ②
在对任意一个梦元素展开分析时，都要考虑以下几点：

（1）它具备的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比如对立关系）；

(2) 它是不是历史解释 (比如记忆) ；

(3) 它是不是象征解释 ；

(4) 它的解释是不是以字面意义为依据。

即便性质如此模糊，我们依然能公正地表示，要理解梦的工作的产品，难度并不低于理解古代的象形文字，因为这种产品并没有让人理解这一目的。

我列举过多个完全用模糊的语言组合而成的梦例（比如伊尔玛注射的梦中“她的嘴巴张开到恰当的程度”，犹如我刚刚谈及的梦“完全无法走动”）。我再来描绘一个梦，从抽象思想向图像的转变，在这个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解析梦的方法，依然清楚有别于象征性梦的解析。象征性梦的解析中的象征关键是梦的解析者自由选择的，但文字伪装的梦的主要线索通常都是已知的，而基础是已稳固形成的语言习惯用法。若能在恰当的时间，自由利用正确的观念，那不用依靠做梦者提供的信息，便能将这类梦完全或是部分解析出来。

我认识的一名女士做过这样一个梦：她身处歌剧院中，瓦格纳的一部歌剧正在上演，凌晨7点45分，演出结束了。大家到歌剧院正厅前排摆放的桌子处进餐。她的表哥刚刚度完蜜月，跟他年轻的太太坐在一张桌子旁，还有一名贵族跟他们坐在一起，她的表嫂就像带回来一顶帽子一样，将这名贵族堂而皇之地带到了这里。正厅中间伫立着一座高塔，塔顶是一个平台，周围围着铁栅栏，长相酷似汉斯·里希特的指挥在高台上，不停沿着栅栏奔跑，指挥塔下的乐队，跑到汗流浹背。她跟一名女性朋友（我认识）在包厢中坐着。她并不知道它会这么长，她妹妹觉得她现在肯定很冷，所以准备从正厅拿一块很大的煤给她（似乎包厢在长时间演出期间需要保暖）。

这个梦全都聚集在一个情境中，可其余方面依旧无法解释，如正厅中间有座高塔，指挥就在塔顶指挥，而妹妹拿一块很大的煤给她，最让人觉得荒谬。不过，由于我知道做梦者的一些人际关系，梦的一些部分我可以独立解析出来。我了解到，她对一个因疯癫早早终结了音乐生涯的乐师很是同情，我据此将正厅里的塔看成是一种隐喻。她期待那个乐师超越其他乐队成员，站在里希特的高位上。这座塔就像一幅并列形成的复合画，塔的底部象征着此人了不起的才能，他像受困的犯人或是野兽（这同时暗示了这个悲剧性人物的名字 ①）一样，在塔顶平台的栅栏背后到处奔跑，象征着他最终的命运。两种观念组合在一起，便是一个词语“疯人塔”。

在找到了这个梦的展现方式后，我们可以根据相同的线索，对第二处显著的荒诞——做梦者的妹妹给做梦者送煤——加以解析。“煤”一定是“隐秘之爱”的象征。

没有火，也没有煤，

却能这样热烈地燃烧，

仿佛隐秘之爱，

绝不会有人知道。①

她以及她那位女性朋友始终没有结婚②。她妹妹却依然对结婚抱有期待，给她送去了一块煤。“她并不知道它会这么长”，到底是什么这么长，梦里没有明示。若这是一个故事，或许是在说“歌剧演出”，可这是一个梦，我们便能将其视为一个独立、模糊的实体，再加上“她结婚前”的修饰。梦中出现了做梦者的表哥夫妇坐在正厅的情景，而表嫂公然出轨更增强了“隐秘之爱”这种解析的可信度。隐秘之爱与公开之爱的矛盾，做梦者的热忱与年轻表嫂的冷漠的矛盾，便是这个梦的关键所

在。而两种状况中都有人“高高在上”，无论是对那名贵族还是对那名被人寄予很大期望的音乐家，这个词都一样适用。

我们总算在上述解析中找到了第三个因素。③对在隐意朝显意转变的过程中，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梦对自己利用的特殊精神材料展现力（以视觉意象的展现力为主）的考虑，一定要作出客观评判。各类依附在主要梦念的次要思想中，容易转变成视觉意象的，通常都会被先挑选出来；梦的工作同时还极力改造那些不太适用的思想，将其变成一种新语言形式，只要该过程能推动梦的展现，并据此放松被束缚的思想引发的心理压力，哪怕新形式迥异平常也无所谓。将梦里的思想内容改造成另外一种模式的工作，还能效忠于压缩作用的目的，并能跟另外一种原本不会现身的思想产生新关联，这第二种思想原本要展现的形式，很有可能早就改变了，因为它中途就要跟第一种思想汇聚在一起。

赫伯特·希尔伯勒（1909年）①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直接在梦的形成中观察思想向图像的转变，据此对梦工作的这个元素独立展开研究。他若在半醒半睡中进行一种理智工作，通常会发现思想逃避，出现一个图像，占据思想的位子，这个图像便是思想的替代品，他能辨识出来。他以“自我象征”作为对它的称呼，有些不合适。现在我将引述希尔伯勒论文中的几个例子，并且之后还会再对它们展开探讨，而我这样做，是由这类现象的一些特征决定的。

例子1——我觉得论文里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一定要作出修改。

象征——我发觉自己在刨一块木板。

例子5——我极力回想自己提出的形而上学目标。回想起这些目标是人们追求存在的基础时，极力想要逾越阻碍，实现更高形式的意识与存在层次。

象征——我像要切蛋糕一样，在蛋糕底部插入了一把长刀。

解析——我用刀的动作象征“逾越阻挠”……接下来是解释象征。用餐时，我经常帮大家切蛋糕并分发。我切蛋糕时很小心，因为我的刀很长，能弯曲。比较困难的是蛋糕切开后，干净利落地取出来。一定要小心把刀插入切开的蛋糕下边（等同于慢慢“逾越阻碍”，上升至另外一层“基础”）。不过由于象征中的蛋糕是千层糕，刀要切很多层（等同于意识与思想的层次），该画面便具备了更多的象征。

例子9——我忘记了一串思想链条的线索，极力想回想起来，但是思想的起点已经无迹可寻，这点我无法否认。

象征——排版工人的部分印版，末尾几行字已经脱落。

考虑到在有涵养之人的精神生活中，笑话、引语、歌曲、格言发挥的作用，我们能推测出，这种伪装经常能作为梦念的象征。以一个梦为例，有一些两轮运货车，满载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是什么意思？这些运货车代表了一种跟“萝卜青菜”，也就是“混乱”对立的欲望。这种梦我只听说过一回，因此很惊讶。②一种梦的象征的普遍有效性，仅以具备普遍性的隐喻和语言替代品为基础，在少量题材中出现。而梦的这种象征，大多都是精神神经症、传说、风俗等共有的。①

我们在深入探讨该问题时，必然会发现，在实施这种替代时，梦的工作没有半点创新。为实现其目的——在该梦例中便是被稽查作用阻碍，从而求得表现的可能——梦只是对潜意识中业已产生的通道加以利用，同时将被压抑的材料优先转换，在笑话与隐喻中，这些转换也能被意识到，另外还充斥着神经症病人的幻想。忽然之间，我有些理解了斯尔纳对梦的解析。前文中，我已为其基本正确性做过辩解。人对自己身体的想象具备优先性，并非梦独有的或仅有的特征。我的解析证明其时常

出现在神经症病人的潜意识中，源头是性好奇，成长阶段的少男少女对异性和同性的生殖器都满怀好奇之心。一如斯尔纳和沃尔科特正确地坚持房子的观念不仅仅是身体的象征；梦和神经症病人的梦与潜意识幻想都是这样。我的确了解到，有的病人用建筑象征身体和生殖器官（性兴趣已经大大超出外部生殖器的范畴）。在这些病人眼中，房梁和柱子象征大腿（一如《所罗门之歌》），门象征身上的口子（“洞穴”），水管象征泌尿器官等。然而，跟植物和厨房相关的观念也极易被选中，作为性意象的掩饰。②语言的习惯用法和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的富于想象的比喻累积，已经为前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所罗门之歌》中上帝的葡萄园、种子和少女的花园。而表面看来好像最纯洁的厨房生活，却能在思想与梦中展现性生活最丑陋、最不可捉摸的部分。要找出癔症症状的源头，一定要谨记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地方，却是性象征的最佳藏身处。患有神经症的儿童不能见到鲜血和生肉，一见到鸡蛋和通心粉便要作呕，神经症病人极力夸张人类惧怕蛇的天性——这些必然全都隐含着性意义。神经症病人对这种伪装方法的利用，始于人类早期文明阶段，并延续至今，虽有语言习惯用法、迷信、风俗遮掩，依然有据可循。

在前文中，我曾承诺要记录一位女病人做的跟“花”有关的梦，接下来我们就来插叙这个梦。我将能解析为性的元素都加了着重号。做梦者听完解析后，便丧失了对这个美梦的一切兴致。

- 1.序梦：她进入厨房，看见两名女佣人，便指责她们未将自己“那份食物”准备好，与此同时，她看到厨房倒放着很多罐子。之后，她梦到两名女佣人出去打水，沿途不得不趟过一条流经房子或院子的小河。①
- 2.主梦②：她从一些木栅栏或篱笆的高处③走下来，这些木栅栏或篱笆构造奇异，用小的方形枝条构成大枝条，然后组合起来。④此处无法攀缘。她非常开心自

己的衣服没被勾住，走下来时能从容自若。⑤她手拿一根很大的树枝，⑥枝条纵横伸展，红花盛放，好像一棵树。⑦它们跟盛放的樱花相关，可表面看来，更像是重瓣的山茶花，可是山茶花不会长在树上。刚刚走下来时，她拿着一枝花，之后一下变成两枝，然后又变成一枝。⑧走下来时，在树枝下端盛放的花大半都凋零了。下来后，她看到一名男佣人，感觉他在打理一棵相同的树，即他正用一块小木板刮除从树上垂落的一丛像苔藓又像头发的物体。其余工人也从花园中砍下很多相同的树枝，乱七八糟地丢在路上，导致很多人都来拿。不过，她对自己能不能也拿走一根⑨不确定，于是开口询问。有个年轻男子站在花园里（她认识的一名佣人），她过去问他，自己要怎么做才能将这种树枝移植到自己⑩花园里。他拥抱住她，她挣扎起来，问他想做什么，莫非他觉得她是人人都能拥抱的。他说这样做是可以的，不会带来坏处。⑪随后，他表示愿跟她去另外一座花园，将植树的方法说给她听，还说了一些话，她听不明白：“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三码（之后她改口说是三平方码）或者三寻地。”他似乎是在索取教她植树的回报，似乎是在要求在她的花园里得到这回报，或是想在不违法且不伤害她的前提下获得某种好处。而他到底有没有跟她说过什么，她完全没有印象了。

这个梦以象征元素为依据，⑫可以称其为“自传梦”。这种梦在精神分析中很常见，在其他状况中则很罕见。⑬

当然，⑭我还能提出很多相关材料，可若罗列出来，会迫使我们更多注意力转移到神经症上。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同的：没必要假定在梦的工作中，会有心灵的任意一种特殊象征化活动发挥作用。梦利用的仅仅是已经存在于潜意识思维中的象征化作用，因为其自身具备的展现力和对稽查作用的逃避，能让梦的构造的需求获得更好的满足。

五、梦的象征展现：更深入的典型梦例 ⑤

以上对“自传梦”的分析清晰显示出，从一开始，我便认出了象征在梦中的展现。而对于象征的范畴与重要性，我却是在之后积攒起经验后，才渐渐有了充足的认识。另外，我还必须提一提威廉·斯特科尔（1911年），他的影响对此功不可没。
[1925年]

斯特科尔在精神分析上的成就与失误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他提出了很多象征解释，起初，这些解释受到质疑，之后大半得到证明，被人接纳。我对他的解释的质疑是有依据的，并非有意贬低其学术价值。因为他用来证明自己的解释的梦例多半都不可信，他采用的方法并无科学价值。他只靠直觉，靠自己的天分直接解释象征符号。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这种天分，其有效性难以估测，导致其结果一点都不可信。这类似于医生只依靠嗅觉为病人诊治传染病，尽管相较于其他医生，有的医生确实更擅长在工作期间利用嗅觉（普通人的嗅觉已经退化），并能真的诊断出肠热病。
[1925年]

我们因精神分析的经验进展留意到，对于梦的这种象征显示，病人的直接理解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早发痴呆病人，因此人们有段时间一直觉得只有早发痴呆病人才会这样理解象征。①可这并非事实。这个问题跟个人天分或是特质有关，不具备显著的病理学意义。
[1925年]

在熟知了梦中运用很多象征来代表性内容后，我们会问这类象征是否具备永久性的固定意义，就跟速记符号一样，更有甚者，会萌生以编码原则为依据，编写一部新“梦书”的想法。对此，我们应该说这种象征作用并非只有梦才拥有，它仅仅展现了潜意识观念作用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存在于人类之间的观念作用，并且相较于梦，它在民间传说、神话、传奇、文学典故、谚语、流行笑话中分布得更广泛，更

完善。[1909年]

我们若不想远离梦的解析的范围，就不要尝试正确阐释各类象征的意义，不要讨论跟象征的概念相关的数不清的问题——其中大多数尚未得到解决。②所以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点明象征仅仅是一种间接展现方法。不过各类迹象都在提醒我们，不要把象征和其他间接展现方法混淆，对象征明显的特征视而不见。象征和象征代表的事物间的共同元素，在某些情况下清晰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又隐而不显，导致象征难以解释。但就是第二种状况阐明了象征关系的最后意义，证明其具备发生的性质。可能在史前时代，现代很多拥有象征关系的事物就是被概念或语言的同一性联系起来的。① 象征关系好像是一种残留，是之前的同一性的标志。在很多梦例中，相较于共同语言，共同象征的应用范围更广，这点舒伯特（1814年）已经点明了。② 很多象征跟语言一样历史悠久，但其他象征（“飞艇”“齐柏林”之类）却是随着时间的演变陆续出现的。[1914年]

梦便是用这种象征来掩饰梦念。很多梦念已经习惯或基本习惯用来表示相同的事物，但梦中的精神材料的特殊可塑性，却不容忽视。很多时候，在解释一种象征时，不能依照其象征意义，只能遵循其本来意义。但另外一些时候，做梦者却能从自身记忆中获得力量，把原本跟性没有关联的事物，用作性的象征。③若做梦者可选的象征很多，那他必定会选题材跟梦念的剩余材料相关的象征，即梦展现的象征依然存在特殊差别，只有典型梦是例外。[1909年，最末尾一句，1914年]

尽管斯尔纳之后的后期研究已经为梦的象征存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就算是哈夫洛克·艾里斯都承认人类的梦被象征充斥——但出现在梦中的象征在推动梦的解析同时，却增加了这种解析的难度，这是无法否认的。梦内容中若出现了象征元素，我们便无法以做梦者自由的联想为依据解析梦。而科学批判又不允许我们重拾古代梦

的解析的随意判断，这种判断的死而复生好像是斯特科尔一手促成的。所以在处理梦内容的象征元素时，我们采用了一种联合技术，对做梦者的联想加以利用，同时为弥补这种联想的缺陷，又加入了梦的解析者的象征知识。我们在解析梦时，一方面要慎之又慎，另一方面为了避开一切对梦的解析随意性的批判，对那些格外清楚的梦例展开细致研究。梦的解析者的工作中还有不确定性，原因之一是知识不够充足，在解析工作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原因之二则是象征自身具备的一些特性。一般说来，这些象征都具备多种意义，要对其做出正确解释，一定要联系前后文，好像理解中文一样。象征这种不置可否，跟承认梦具备“多重性解释”存在关联，也就是单一的梦内容能够展现的思想与欲望的性质可以迥然不同。

[1914年]

我的讨论不会因这些限定与保留终止。通常情况下，皇帝与皇后（或者国王与王后）象征做梦者的父亲与母亲，王子或公主象征做梦者。跟帝王一样，伟人也极具权威，因此在一些梦例中，歌德等伟人便象征着父母（希什曼，1913年）。[1919年]——所有诸如手杖、树枝、伞（打开之后象征勃起）等长形物体，都能象征男性生殖器。[1909年]情况相同的还有诸如刀、匕首、矛等长形锐利武器。[1911年]还有一种相同的象征，尽管常见，但未被透彻理解，就是指甲锉——有可能是因为它能上上下下地摩擦。[1909年]——箱子、盒子、柜子、炉子象征女性子宫。[1909年]相同的象征还有中空的物体、船以及各类容器。[1919年]——一般说来，梦里的房间都象征着女性（“Frauenzimmer”），尤其是当房间里不断有人进出时。[1909年] ①因此，对房间是打开的还是锁着的怀有兴趣，就能理解了（参考我的《一个癔症病例的分析判断》里杜拉的第一个梦，1905年e），开锁的钥匙的象征意义也就很明显了。在古民谣《艾伯斯坦伯爵》中，乌尔兰德用锁和钥匙的象征，创造了一个打动人心的通奸故事。[1911年]——梦里从一套房间经过，象征妓院或是

后宫。[1909年]不过，萨科斯列举了几个简单的梦，证实其也能象征结婚，与之构成对立。[1914年]——若梦到原先的一个房间变成了两个房间，或一个熟悉的房间被切分成了两个房间，或者反过来，都关系到童年时期的性好奇。女性的生殖器与肛门，在童年时期被看作一个整体，也就是“下身”（以幼儿的“泄殖腔学说”为依据）^①；之后才发觉这一身体部位包括两个分开的开口。[1919年]——台阶、梯子、楼梯和在其中上下，都象征性交的动作。^②——做梦者攀爬的光滑的墙壁，从上往下走的房屋正面（通常伴随着严重的焦虑），都等同于站立的人体，或是对婴幼儿时期在父母或是保姆身上攀爬的记忆的复现。“光滑”墙壁是男性的象征，做梦者时常会因为恐惧，抓紧房屋正面的“凸起”。[1911年]——桌子、餐桌、会议桌也是女性的象征——必然是因为对比，象征让它们的形体轮廓消失不见了。[1909年]——“木材”（wood）从语言关系角度说，好像是女性“材料”（material）的普遍象征。在葡萄牙语中，马德拉（Madeira）岛的意思是“木材”。[1911年]由于床和桌子关联紧密，因此到了梦里，床通常被桌子取代，导致性欲通常会转为食欲。[1909年]——而说到衣物，女性的帽子无疑是生殖器，且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与之相同的还有外套（德语“Mantel”），不过在象征中发音发挥了多大作用，尚无法确定。男性梦里的领带通常象征着男性生殖器，原因有二，一是领带这种长且下垂的物体只有男性才有，二是可参照自己的兴趣挑选领带，但自然界并未赋予男性挑选领带象征物的权利。^①在实际生活中，梦到这种象征的男人都对领带相当看重，一般还会有收藏领带的喜好。[1911年]——梦中一切复杂的器械通常都是生殖器的象征（且是男性生殖器）。[1919年]——梦的象征作用与“诙谐工作”^②，在该领域频频出现。[1919年]犁、锤子、来福枪、手枪、匕首、军刀等所有武器与工具，同样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919年]——而梦中出现的各种风光显然也是表示生殖器，架设了桥、树木遍布的小山尤其如此。[1911年]马希洛夫斯基曾发布了他搜集的一组梦例，做梦者将梦里的风景和其他地

点清清楚楚地画出来，显梦与隐梦的区别在画中显而易见。这些画初看好像平面画、地图之类。经过细致研究，就会发现它们是人体、生殖器等的象征，到了这时候，人们才能理解这些梦（参考普菲斯特论述密码、画谜的文章）。[1914年]若出现了新的词语，无法理解，不妨思考一下，其中有没有包含性意义。——梦里出现孩子，通常也是生殖器的象征，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喜欢用“小家伙”称呼自己的生殖器。[1925年]梦到跟孩子嬉闹、打架，通常表示自慰。[1911年]——谢顶、理发、拔牙、斩首都被梦的工作用来作为阉割的象征。若梦里两次或多次出现某个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符号，就表示在抵御阉割。③具备相同意义的还有出现在梦里的蜥蜴（参见前文中的蜥蜴梦），这种动物的尾巴断掉之后还能再生。——鱼、蜗牛、猫、老鼠（因为阴毛）等很多动物，在神话和民间传说中象征着生殖器，到了梦里，它们发挥着相同的作用，而蛇是最重要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小动物和小虫是孩子的象征，比如象征着让人厌恶的弟弟妹妹。虫子带来的骚扰，通常是怀孕的象征。[1919年]——飞艇是新近出现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有必要提一下。飞艇的这一象征意义，要么跟飞行相关，要么跟它的形状相关。[1911年]

斯特科尔还提出了其余很多象征，为了证明它们，还列举了梦例，不过这些证明并不充足。[1911年]斯特科尔的作品，尤其是《梦的语言》（1911年）中收集了最完备的对象征的解释。有不少解释很深刻，其正确性已被更深入的考察工作证实，比如与死亡的象征作用相关的一节。然而，由于斯特科尔过分缺少批判精神，且过分片面，导致他的其余解释与实用性遭到质疑，所以一定要慎重接纳他的结论。在这里，我只会列举他的几个梦例。

斯特科尔认为梦里的“右”与“左”具备伦理意义。“一般说来，右侧的道路是正义的，左侧的道路是罪恶的。所以‘左’能作为同性恋、乱伦、性倒错的象征，‘右’能作为结婚、跟妓女性交等的象征，通常以做梦者本人的道德标准为依

据。”（斯特科尔，1909年，第466页之后）——梦里的亲戚往往也是生殖器的象征。（同上，第473页）我只能证明子女和妹妹是这样的 ①——只要他们能被称为“小家伙”即可。可我的确也碰到过其余一些梦例，以姊妹作为乳房的象征，兄弟作为更大的乳房的象征。根据斯特科尔的解释，没能赶上车，表示对无法解决的年龄差距的抱恨（同上，第479页）——他表示，旅程中携带的行李是种能将人压倒的罪恶的担子。[1914年]斯特科尔时常赐予梦中的数字确定的象征意义，尽管这种解释在一些特殊梦例中好像是行得通的，但其本身并没有科学依据，不能广泛应用。[1911年]很多方面已经证明，出现在梦里的3象征着男性生殖器。[1914年] ②

斯特科尔提出了一种观点：生殖器象征具备双重意义。他表示：“有哪种象征（若能准许有多重意义）不能在男性和女性器官上通用？”（斯特科尔，1911年，第73页）由于想象事实上不是总被允许的，因此该观点的确切性大半已被括号里的从句消除了。然而，根据我的经验，面对极度复杂的事实，斯特科尔的观点是无法成立的，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部分象征能同时代表男性和女性生殖器，部分象征基本只代表一种性别的生殖器。想象不容许用尖长的物体或是武器象征女性生殖器，也不容许用柜子、箱子、盒子等中空的物体象征男性生殖器。梦和潜意识确实存在一种象征两性欲望的倾向，展现了一种原始特性，所以童年阶段对男性和女性生殖器的区分一无所知，以为二者的生殖器是相同的。[1911年]可若认为一个性别的象征能同时具备两性的意义，而忽略了在一些梦的展现中普遍存在性倒错，也就是男性展现成女性，女性展现成男性，同样是错误的。性倒错中的一个例子便是女人梦到自己想变成男人。[1925年]

在梦里，身体其他部位也能展现成生殖器，手脚能表示男性生殖器，嘴巴、耳朵乃至眼睛能表示女性生殖器的开口。黏液、泪水、尿液、精液等人体分泌物，能在梦中彼此替代。大致说来，斯特科尔的后一个观念是正确的，可利特勒（1913年b）批

判指出，一定要留意精液等具备重要意义的分泌物，事实上已经被不重要的分泌物取而代之了，这种批判是有据可循的。[1919年]

这些提示尚不够完备，我期待能借助它们，促进其他人对该题目展开更勤奋的研究。[1909年] ①在《精神分析序论》（1916年至1917年）中，我已经试过更加细致地解释梦的象征性。[1919年]

为了证明不借助梦的象征作用，便不能进行梦的解析，同时证明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必须接纳这种解释，我会列举几个利用了象征的梦例。[1911年]然而，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别高估了在梦的解析中象征占据的重要地位，解析梦时，不能舍弃做梦者的联想，将所有精力都用于象征的解析。这两种解析梦的方法缺一不可，然而，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占据首位的都是我起初描绘的联想，而占据决定地位的是做梦者给出的评价。象征的解释仅仅是种辅助方法。[1909年]

（一）帽子象征男性（或男性生殖器）[1911年] ①

（节选自一位年轻女士的梦，她患有广场恐惧症，病因便是对引诱的恐惧。）

“夏季，我漫步于大街上，头戴一顶草帽，草帽的形状很奇怪，中间向上凸起，两侧向下垂。”（描绘至此，她变得有些迟疑）“并且一侧比另外一侧更加低垂。我很快乐，很自信，从一帮年轻官员身边走过时，我暗想你们全都拿我没办法！”

对于梦中的帽子，她没有任何联想，因此我告诉她：“毋庸置疑，帽子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中间凸起，两侧下垂。帽子象征男人或许会让你难以理解，可是有句话不要忘了‘Unter die Haude Kommen’（意思是‘找个丈夫’，字面意思是‘躲到帽子里’）。”尽管帽子两侧下垂的幅度不同这一细节，才是梦的解析的重点，但我却故意不向她解释。接下来，我又跟她说，因为她丈夫的生殖器很完美，因此面对

那些军官，她根本用不着畏惧，即她不期待从他们那里获得好处。在没有任何庇护或陪伴的情况下，她没有勇气独自出去漫步，因为她总是幻想自己会遭到引诱。我已数次参照其他材料，用上述言辞解释她的焦虑。

最值得留意的是做梦者对该材料的反应。她不再描绘那顶帽子，并坚定地表示自己没说过帽子两侧下垂。我却坚持她这样说过，不肯做出半分妥协。经过片刻的沉默，她鼓足勇气向我询问，自己丈夫的睾丸一侧比另外一侧更加低垂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男性的普遍状况。如此一来，便清楚解释了帽子的这一特殊细节，我的解释因此被采纳。

我从病人口中得知这个梦时，已经对帽子的象征意义很熟悉了。还根据其他某些难以理解的梦猜测，帽子也可以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①

（二）“小家伙”象征生殖器——“被车碾压”象征性交[1911年]

（还是这位广场恐惧症病人做的另外一个梦。）

她的小女儿被她母亲送走了，她只能独自离开。随后，她跟母亲进入一节车厢，看到她的小家伙正沿着铁轨走直线，必然要被火车碾压。她骨头碎裂的声音传到她耳朵里（她并未感到真正的畏惧，只是觉得很难受）。接下来，她想试试能不能从后边看到那些部分，便从车窗探出身去，朝四下张望。之后，她责怪母亲不应该让小家伙独自走路。

解析：要彻底解析这个梦是很不容易的。它是一系列循环梦的组成部分，要彻底理解它，必须跟其余梦相联。在彻底孤立的状况下，很难得到构成象征必不可少的材料。——第一，病人表示要解释此次火车旅行，需要从过去的一次经历谈起，暗指她从精神病疗养院出去后的一次旅行。显然，她对自己在疗养院的医生心生爱慕。

她母亲带她回家，医生来车站送她，将一束鲜花作为道别礼物送给她。此事被她母亲看在眼里，窘迫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里，她母亲扮演了阻挠她初恋的角色；实际上，在病人的童年阶段，这名严肃的女士的确充当过这种角色。——她的第二种联想关系到这句话：“她想试试能不能从后边看到那些部分，便……朝四下张望。”表面看来，大家自然会由此联想到她小女儿被碾碎的身躯。然而，她的联想却朝另外一个方向伸展过去。有一回，她在浴室，从后边看到父亲的裸体。随后，她说到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着重指出从后边无法看到女性的生殖器，却能看到男性的生殖器。她就这样自行解释了“小家伙”就是生殖器的象征，她四岁的女儿“她的小家伙”便象征着她本人的生殖器。对于母亲曾期待她过一种好像没有生殖器的生活，她发出了指责，还表示这种指责在梦一开头的“她的小家伙被她母亲送走了，她只能独自离开”中已经出现了。她想象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象征一个男人都没有，一次性交^①都不可能——这不符合她的意愿。接下来，她的描述显示出，童年时期她曾因父亲的宠爱，被母亲妒忌。

从当晚的另外一个梦中，能够得到对这个梦更加深入的解释。在这个梦里，做梦者觉得自己是自己的兄弟。她小时候的确像个男孩，而且时常有人说她应该是个男孩。她觉得自己是自己的兄弟，为“小家伙”指代生殖器提供了尤为清晰的证明。母亲经常用阉割恐吓她，但只有她玩自己的阴茎，才会受到这样的惩处，所以她觉得自己是自己的兄弟，便证明她曾经像男孩子一样自慰过，可时至今日，在她的印象中，只有她弟弟自慰过。第二个梦给出的信息证明，在极小的时候，她便了解了男性生殖器，但之后遗忘了。这个梦另外还暗示了婴幼儿性理论，其中指出女孩便是受过阉割的男孩（弗洛伊德，1908年c）。我告诉她，她曾有过这种幼稚的念头，她说的确如此，还说她曾听到一个小男孩问一个小女孩：“是割了吗？”小女孩说：“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梦中将“小家伙”（性器官）送走，也关系到阉割的恐吓。母亲未将她生成男孩，是她对母亲最后的怨言。

尽管有其他很多源头能够证明“被车碾压过”象征着性交，但在这个梦中却不明显。

（三）建筑、阶梯、洞穴表示生殖器[1911年]

（一位年轻男士做的梦，他被父亲情结压制着。）

他跟他父亲出去漫步，地点好像是维也纳郊区的普拉特公园，他们看到一间大圆厅。一间小屋坐落在厅前，屋顶上拴着一只疲软的氢气球。父亲问，这个氢气球是用来做什么的。他给出了解释，但内心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问。随后，他们进入一个院子，里面铺了一张很大的金箔。父亲想撕一片，但唯恐有人看到，便四下观望了一番。他跟父亲说，只要跟看门人打声招呼就行了。从院子往下走几级石阶，便能进入一个洞穴，洞穴好像一张皮椅，四壁覆盖着软垫。底端是一个长长的平台，平台背后还有一个洞穴。……

解析：该做梦者的治疗结果并不被看好。他对某点之前的解析没有半分抗拒，但某点之后的解析却寸步难行。接下来的解析都是做梦者自行给出的：“圆厅象征我的生殖器，厅前拴着的氢气球象征我的阴茎，至于它何以如此疲软，我搞不清楚。”更加细致的解释如下：大圆厅象征臀部（孩子一般都将臀部当成生殖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厅前的小屋象征阴囊。父亲在梦中问他生殖器的作用和功能。很明显，该情境应该反过来，变成儿子向父亲询问。由于他从来没有这样问过父亲，因此应该把梦的隐念当成一个假定的愿望或是条件从句：“若我询问过父亲关于性的问题……”在梦的另外一部分中，立即就能发现该思想的后续。

我们无法用象征来解释铺了一张金箔的院子，这是对他父亲经营场地的暗示。我用“金箔”取代了他真实的商品，是因为我心中存有顾忌。梦中其余内容，我都没有变更过。做梦者一度子承父业，但他非常厌恶父亲旁门左道的经营方式。因此这个梦好像表示：“（如果我向他询问）他会欺骗我，一如欺骗那些顾客。”而撕金箔原本象征着经营的旁门左道，做梦者却另外解释成自慰的暗示。我一早就熟知了这个解释，并且自慰在私底下表达成相反的观念，也就是“我们能在大庭广众下自慰”，也暗暗契合了这一解释。因此，跟梦中第一幕的提问一样，将自慰归结到他父亲身上，都正好符合我们的预料。由于洞穴四壁都铺有软垫，做梦者便将洞穴解释成阴道。在我们看来，从洞穴出入都象征性交。

做梦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又解释了第一个洞穴底端的平台，以及平台后面另外一个洞穴。他曾经跟女性性交过，但没能成功，因为他的生殖器太过疲软，眼下他想依靠治疗，让生殖器的功能恢复。到结局处，这个梦更加隐晦不清。梦的第二个情境已经展现出另外一个题目对其施加的影响，比如父亲的经营活动、旁门左道和第一个洞穴是阴道的象征，都在暗示和做梦者母亲的关系，所有熟知这些事的人都会了解。 ①

（四）人表示男性生殖器，风景表示女性生殖器[1911年]

（这个梦例是达特纳描述的，做梦者是一名警察的妻子，她没有接受过教育。）

“.....有人闯进房间，她很惊恐，高声呼叫警察。可警察已带着两个游民悄无声息地进了教堂， ②有几级台阶③ 通向教堂，教堂后边是一座小山， ④山上是一片树林。⑤ 警察戴着钢盔和铜领，外面罩着斗篷，⑥ 下巴上长着棕黄色的胡子。两个游民悄悄跟随着警察，腰上系着形状好似袋子的围裙。⑦ 教堂前边和小山之间连着一道小道，两侧生长着杂草、灌木，地势越高就越密集，等到了山顶上，却变成了

一片普通的树林。”

（五）儿童的阉割梦[1919年]

1.有个男孩三岁五个月了，很明显，他不希望父亲从前线回来。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后又兴奋又烦恼，翻来覆去地说：“昨天晚上，爸爸把自己的头放到盘子里了。他为什么要这样？”

2.有个患有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的学生反复回想起自己六岁时做的一个梦：他去理发店理发，有个女人走过来，将他的头割下来。这个女人身材高大，神态严肃，他认出她是自己的母亲。

（六）小便的象征[1914年]

在匈牙利一本名为《引火纸》的漫画杂志上，费伦齐看到了下面这组图画（见250页），马上发现能用它们来证明梦的理论。奥托·兰克已将这组图画转载到了自己的一篇论文中（1912年a，第99页）。

这组图画题为“一名法国保姆做的梦”，从最后一幅画保姆因孩子的哭泣声醒来能够看出，前七幅画表示了梦的不同阶段。在第一幅画中，孩子已经觉察到自己的需求，寻求帮助，这种刺激原本应该能让做梦者醒转，可在梦里，做梦者正在带孩子散步，不在卧室。到了第二幅画，保姆带着孩子在街上小便，这样她就能继续睡觉了。然而，促使她醒来的刺激仍在持续并越来越强。没被留意到的小男孩的哭声越来越大。孩子对保姆的需求越强烈，保姆在梦里就越觉得自己不必醒来，因为所有事情都已处理好。这段时间，越来越强烈的刺激，在梦里变成了越来越多的象征，小孩的尿不断增多。第四幅画里的水已经能让一艘小艇漂浮起来，之后变成了平底船、帆船，最终变成了大轮船。借助这种巧妙的手段，这名极具天赋的画家将对睡

眠的渴望和越来越强的清醒刺激间的斗争展现了出来。

（七）楼梯梦[1911年]

（奥托·兰克描绘并解析。） ①

“我的一位同事曾向我描绘过牙齿刺激的梦，现在又向我讲述了一个很明显的遗精梦，我非常感激他：

“ ‘有个小女孩对我做了一件事，我想惩罚她，便从楼梯上跑下去追她。楼梯底下有个人（一名成年女性？）帮我拦下她，我有没有打她，我自己也不确定，突然我发觉我跟她正在楼梯中间性交（好像在半空悬浮着）。我仅仅是用阴茎摩擦她的外生殖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性交，这一过程中，我能将她的生殖器看得一清二楚，并看到她仰首朝向一侧。我在做性交的动作时看到，有两幅小小的风景画在我的左上侧（也好像在半空中悬浮着），画中有一座小房子，周围全是树。我看到更小的那幅画上没有画家的署名，却有我的教名，似乎这幅画是我的生日礼物。之后，我看到两幅画前边有张纸条，写着还有价格更低的画出售。（随即我隐约看到自己似乎正在楼梯平台的一张床上睡觉。）遗精的潮湿感让我醒过来。’

“解析：做梦者做梦这天晚上去过一家书店，等候招呼期间看见墙上挂着一些图画，题材类似于梦中的画。其中有幅小画格外吸引他，他走过去看画家叫什么名字，可那个名字他并未听说过。

“还是这天晚上，稍晚些时候，他跟几个朋友碰面时听说了一件事，有个波西米亚女佣人炫耀自己‘在楼梯上怀上’了私生子。这件事如此特别，做梦者询问了个中细节：这名女佣人和情人一起到她父母家，找不到偷情的良机，心急难耐的男人便在楼梯上跟她性交。做梦者说这孩子其实是在‘地窖台阶上的葡萄酒’里出生的，

这是一个讥讽掺假酒的玩笑话。

“梦中陆续出现了做梦前一日的很多相关事件，要记起它们并不难。不过，梦中还出现了一段幼时记忆，却很难回想起来。那道楼梯所在的房子，是他童年时最常待的地方，尤其是他的性觉醒也发生在那里。他时常在楼梯上做各种游戏，跨坐在楼梯扶手上滑下来，制造性快感。梦里，他下楼的速度也极快，他说快到脚不沾地，正所谓“飞”下来。考虑到他这种幼时经验，梦一开头就好像性兴奋元素的象征。不过，做梦者的确经常在这座楼梯和邻居家的楼梯上，跟邻居的孩子玩这种带有性色彩的游戏，且用跟梦中一样的方式令自己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弗洛伊德对性的象征作用的研究（1910年d）已经证实，梦中的楼梯与爬楼梯基本都象征性交，若我们谨记这一点，便能洞悉这个梦了。梦的结果，也就是遗精展现的梦的动机力量，完全是力比多性质的。睡眠期间，做梦者产生了性兴奋，展现在梦中便是从楼梯上迅速跑下来。以童年游戏为源头的性兴奋的施虐欲倾向展现在梦中，便是追赶、降服那个小女孩。梦的性欲截止到这时，依旧是象征性的，解析者若缺少经验，理解起来就会很困难。然而，这种象征的性满足从力比多兴奋的强度看，尚无法确保睡眠的安稳。等到性兴奋产生性欲高潮时，方才显示出整座楼梯是性交的象征。在弗洛伊德看来，将爬楼梯当成性交的象征，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动作都是有节奏的，这点在这个梦例中得到了格外清晰的证明：做梦者特别指出，性行为 and 上上下下的动作节奏，便是整个梦中最确定的因素。

“我一定要为那两幅画补充几句。除原先的意义外，两幅画还有一种象征意义‘Weibsbilder（淫娃荡妇）’^①。而一大一小两幅画，显然也表示梦里的一个大（成年）女人，一个小女孩。至于“还有价格更低的画”，却导向了妓女情结。而小画中做梦者的教名和他的生日礼物的念头，又在暗指父母情结（‘在楼梯上怀

上’ = ‘性交怀孕’)。

“做梦者在最后模糊不清的梦中场景中，看到自己在楼梯平台的一张床上躺着，感受到潮湿，好像是指重返幼儿时期——比幼时的自慰还要早，原型跟尿床带来的快感很相似。”

（八）变相楼梯梦[1911年]

我有位病人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因此禁欲，他总是将自己的母亲当作潜意识幻想的对象，不断梦到跟母亲一起爬楼梯。有一回，我告诉他，相较于他的强制禁欲，也许恰当的自慰对他更好，他随即做了这样一个梦：

他的钢琴老师说他疏于练琴，没有练习莫斯切尔斯的练习曲和克莱门特的高蹈派练习曲，因此责备他。

他评论说“钢琴练习曲”同样属于“阶梯”，由于琴键中包括音阶（阶梯），因此其本身就是一座楼梯。

可以说，所有现象都能展现性交与性欲。

（九）真实感觉与反复展现[1919年]

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讲述了自己做的一个梦。他将这个梦记得一清二楚，很确定自己是在四岁那年做了这个梦。为他父亲执行遗嘱的律师（他三岁那年，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买来两个很大的梨送给他，他吃了一个，剩余一个摆放到卧室窗台上。醒来以后，他对自己梦到的笃信不疑，执意问母亲讨要摆放在卧室窗台上的第二个梨。母亲觉得很滑稽。

解析：律师是一名年老的绅士，性格乐观。在做梦者的记忆中，他好像真的买过梨。而梦里的窗台跟真实的窗台一样。此外唯一跟梦有关的就是母亲前段时间跟他说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头上落着两只鸟，她心想它们什么时候飞走。结果它们并没有飞走，有只鸟还去吮吸她的嘴。

因为做梦者无法联想，我在解析这个梦时，便试图借助象征替代物的帮助。两个梨象征母亲哺乳他的两只乳房，窗台类似于房屋梦的阳台，是母亲胸部的凸起。由于母亲确实喂过他吃奶，而且他断奶比一般孩子要晚很多，做梦时他还能吃到母亲的奶，因此他醒来后才会对梦笃信不疑。可将这个梦翻译成：“妈妈，把我以前时常吮吸的乳房再给我（或给我看看）吧。”“以前”表示他已经吃掉的那个梨。梦中，一个在时间方面重复的动作，往往展现为某个物体的数量之多。

象征性在四岁的孩子身上发挥作用，自然相当令人瞩目。然而，这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普遍情况，可以确定人在最开始做梦时，就已经会利用象征了。

有位二十七岁的女士给出了以下完好的记忆，以证实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真实生活和梦中使用象征。她三岁半时，保姆带她和小她十一个月的弟弟，还有年纪在他们两个中间的表妹出去散步前，先来到卫生间。她是年龄最大的孩子，所以坐到了马桶上，其余两个孩子坐在便盆上。她问表妹：“你也有个钱包？”表妹说：“有一个。”保姆觉得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就转述给她们的妈妈听，结果得到了一顿痛斥。

说到这里，我要加插一个梦例（收录在阿尔弗雷德·罗比泽克1912年的一篇论文中），只要做梦者给出少许提示，就能解释这个梦中精妙至极的象征了。

（十）正常人梦里的象征问题[1914年]

抗议精神分析的人时常会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哈夫洛克·艾里斯（1911年，第168页）最近更着重指出，梦的象征可能不会出现在正常人身上，而仅仅是神经症病人的专属。然而，精神分析研究证实，正常人和神经症病人的生活并无实质差异，仅有数量不同，并且在解析梦时发现，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病人，内心都有那些受到压制的情结在发挥作用。它们的机制和象征的展现一模一样。相较于神经症病人做的梦，正常人纯真自然的梦，内容的确简单很多，意义更加明确，象征也更加具体。因为神经症病人的稽查作用更严格，梦的伪装更难以捉摸，导致象征的展现更隐晦，理解起来难度更高。这一点可从以下梦例中获得证实。做梦者是一个女孩，生性拘谨，有点守旧，不过没有神经症。我在跟她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她订了婚，但结婚遥遥无期，因为有些难题尚未解决。她说了这样一个梦给我听：

“我在一张桌子的中间位置摆放了庆贺生日的花。” ①我问了她一个问题，她在解答时表示，她梦到的好像是自己的家（当时她已经从那里搬走了），还有种“快乐的感觉”。

借助这一“通俗”象征，我或许能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解析这个梦。梦中展现了她的欲望，她想结婚。桌子和中间装饰的花是她和她的生殖器的象征。梦中，她未来的期望已经达成。她觉得自己很久以前就结婚了，因为她已经想要生育子女了。

我跟她说，“桌子的‘中间位置’”具备非同一般的意义（她表示赞同），可我不方便直接问她。我询问了她对梦的各个组成部分有何联想，小心避免向她暗示以上象征有何意义。解析过程中，她对解析产生了兴趣，因此不再拘束，而交流的严肃也让她变得坦诚了。

我问那些是什么花，一开始，她说：“是名贵的花，无论什么人，都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随后，她又说：“是山谷百合、紫罗兰、石竹花或麝香石竹。”我说，

梦里的“百合”一般是贞洁的象征。而她由“百合”产生的联想是“纯洁”，证明了这一观点。而梦里的“山谷”一般象征着女人。因此，这两个象征在花的英文名称中偶然结合，突出了她的贞洁之宝贵——名贵的花，无论是什么人，都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同时展现出她希望自己的丈夫明白该怎样珍视自己的价值。而在三种花的象征中，“名贵的花……”这句话的意义各不相同。

“紫罗兰”表面看来与性无关，可我敢推测，在潜意识中，这个词语能上溯至法语单词“viol”（强奸）的隐秘含义。做梦者联想到了英语单词“violate”，让我很惊讶，梦中将“violet”和“violate”两个单词的相似性利用到了极高的程度——二者仅有的区别是末尾一个音节的重音——以此借助“花的语言”阐述做梦者“强奸处女的暴力”（另外一个利用花的象征的词语violenceofdefloration）的念头，或是展现她性格中的受虐倾向。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以“词桥”作为渠道，跟潜意识相联。“无论是什么人，都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是说要为人妻，为人母，有时一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她在说到“石竹花”时，说的是“麝香石竹”，我联想到这个词语跟“肉体的”（carnal）的关系，做梦者却联想到了“颜色”（colour）。她还补充了一句，她未婚夫送她最频繁最多的花就是“石竹花”。交谈进行到最后，忽然之间，她坦承自己说了谎，她联想到的不是“颜色”，是“肉体化”（incarnation），刚好符合我的期待。而“颜色”一词同样取决于“肉色”（carnation）的意义，即决定二者的情结是相同的，因此“颜色”的联想并不遥远。此处的不够坦诚证实最强大的阻力就在这里，而这里也是象征最明显、力比多与其受到的压制在这个男性生殖器主题中矛盾最激烈的地方。做梦者评价未婚夫时常给自己送花，在展现“carnation”的双重意义的同时，还暗示了梦里的男性生殖器的意义。她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的礼物，在梦中展现为花，这种刺激元素被用来展现交换性礼物：她

以贞洁作为礼物，希望换来情感充沛的性生活作为回报。“名贵的花，无论是什么人，都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一定也拥有自己的物质价值——所以这个梦里的花的象征，包含了女性的贞洁、男性的力量，还有暴力强奸的隐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领域，用花来象征性也非常普遍，盛放的花是植物的性器官，象征人体的性器官。情人互相送花，潜意识中也许就有这样的意义。

梦里，她正在为生日做准备，这显然是表示婴儿出生。这时，她成了她的未婚夫，在为她怀孕产子做“部署”，也就是跟她性交。也许这就是梦的隐意：“我若是他，便不会再等下去，我会在未征得许可的情况下，采用暴力强奸我的未婚妻。”这点在“violate”中被点明，同时还揭露了力比多的虐待欲。

“我……部署”一句，在梦的更深层次中必定表示自身的性欲，即幼儿时期的性欲。

做梦者还展现了一种对自己身体缺憾的觉悟，这种觉悟只能展现在梦中。她将自身看成是一张各处都不突出的桌子，所以要将“中间部分”的宝贵重点突出——她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了“花的中间部分”——即重点突出她的贞洁。桌子是平面的，应该具备某种象征意义。

这个梦很集中，所有词语都代表一种象征，一点多余的词语都没有，这点应该留意。此后，做梦者又为这个梦补充了一些内容：“我拿绿色的皱纸为这些花做装饰。”随后，她又说这是种“装饰纸”，用来掩饰很平常的花瓶。她往下说：“为那些杂乱的让人看着不舒服的东西做掩饰。花的中央处有一片空白的地方，纸宛如丝绒或是苔藓。”她从“装饰”（decorate）联想到的是“体面”（decorum），跟我预想的一样。她表示，占据主导的是绿色，而她从绿色联想到的是“希望”，跟怀孕的另外一个联系。——梦这个部分中的主要元素中不包含拟人，是羞耻和自我展露的观念占据了主导。为了让他觉得她很美，她开始装扮自己，但对自身的不

足，她是承认的，她害羞得说不出口，但在竭力弥补。她联想到“丝绒”“苔藓”，很明显是表示阴毛。

所以这个梦展现的是性和性器官的观念，女孩在清醒时基本没想过这些观念。她正在“为庆祝生日做部署”，即她正在性交。梦中展现了被强奸的畏惧感，甚或还有被强奸的快感。她承认自己身体的缺憾，同时通过过度评价自己的贞洁，过度弥补了自己身体的缺憾。她的性欲因自身的羞耻感得到了一个借口，而生儿育女便是她的目的所在。她还找到了一种表述经济思考的方法，这种思考不牵涉她未婚夫的内心。有种愉悦感以这个简单的梦为依托，也证明在梦中，强大的情绪情结已得到满足。

费伦齐（1917年）曾表示，①那些不想做精神分析的人所做的梦，具备最多的象征意义和梦的重要意义，他这样说是依据的。

此处我要加插一个现代历史人物做的梦。因为这个梦中出现了一个物体，它能在一切梦中作为男性生殖器的恰当代表。而它在这个梦中具备一种特性，能成为男性生殖器最明确的象征。该物体便是马鞭，无限延展的马鞭只能象征勃起。这个梦例另外还极好地证明了，不具备性意味的严肃梦同样能用幼儿时期的性材料展现。

（十一）俾斯麦做的梦[1919年]

在《男人和政治家》中，俾斯麦引用了1881年12月18日他写给威廉大帝的一封信，信中包含这样一段话：“我在陛下的信件鼓励下，决定将我在1863年春做的一个梦上报陛下。当时战争进行到了最残酷的阶段，结果如何，难以预料。我梦到（我在第二天早上跟我妻子和身边其他人说了这个梦）我正在阿尔卑斯山一条窄小的路上骑马，路右侧是悬崖，左侧是峭壁。越往前走，小路越窄，连马都不肯走了。我却

无法回身或是下马，因为空间根本不够。我使用左手握着的马鞭拍打光溜溜的岩壁，向上帝求助。马鞭无限延展，岩壁倾倒，仿佛碎裂的舞台布景，前方一片光明大道。普鲁士军队和旗帜在远处仿佛波西米亚风光的小山与森林中现身，虽然是在梦里，我依然马上醒悟到一定要将这件事上报陛下。从这个异常圆满的梦中醒来后，我满心愉悦，精神奕奕……”

这个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做梦者发觉自己“走投无路”，到了第二部分，他又如有神助，找到了生路。马和骑马者遭遇的困境辨识难度最低，是政治家深陷左右为难的境地，做梦当天晚上，他在思考问题和决策时，应该遭受了特殊的折磨。俾斯麦在上面这段引述中，用相同的比喻 ①描绘自己彼时所处的困境。因此，他一定很了解这个梦的意义。我们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梦例，来证明希尔伯勒的“功能现象”。出现在做梦者内心的某些过程，即他在思想中尝试的各类方法，全都遭遇了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无法摆脱那些纠缠着他的问题，进退维谷的马便是对此最准确的描绘。他断然不会产生投降或撤离的念头，他的骄傲不容许他这样做，展现在梦中便是“无法回身或是下马”。俾斯麦一直在鼓励自己，为他人创造福祉，这种人一定能轻而易举生出将自己比喻成马的想法。而他的确在很多地方都这样表示过，比如他有句话很出名：“好马至死都在工作。”“马不肯走”参照该意义，便表示一名疲倦的政治家觉得要从当前的种种顾忌中脱离，也就是说他正借助睡觉和做梦，脱离现实带给他的约束。到了第二部分，欲望达成在“阿尔卑斯山的小路”等言辞中得到暗示，变得显而易见。这时候，俾斯麦必然已经得知，自己接下来这个假期要在阿尔卑斯山的加斯坦度过，因此梦便让他摆脱了一切政务工作，来到这个地方。

梦的第二部分中，做梦者借助两种展现方式，达成了自身欲望：一是没有掩饰的明显的方式，二是象征方式。在象征中，欲望达成展现为突出的岩壁被光明大道取

代，即他极力追求的最便捷的“出路”；至于没有掩饰的展现，便是梦中行进的普鲁士军队。弗洛伊德的欲望满足理论，已足以解释这种预见性视象，再作出什么神秘莫测的假设是没有必要的。做这个梦时，俾斯麦已经明白，要解决国内矛盾，最佳途径就是在奥地利战争中取胜。所以做梦者在看见波西米亚也就是敌对国的领土上出现了普鲁士的军队和旗帜时，这个梦便像弗洛伊德假定的一样，展现了该欲望的达成。这个梦只有一个特征，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在梦中达成欲望还不能使做梦者满足，他还明白在实际生活中如何才能达成目标。所有对精神分析这种解析梦的技术很熟悉的人，都会留意到“无限延展”的马鞭这一特征。大家都知道马鞭、手杖、矛之类的物体都象征着男性生殖器，而马鞭的延伸性质更是男性生殖器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它的象征意义便更加确定了。马鞭“无限延展”的夸张，好像在暗指幼儿时期的注意力过分集中（hypercathexis）。做梦者手持马鞭显然是自慰的暗喻，这自然不是做梦者彼时面临的状况，而要上溯至遥远的童年时期的欲望。斯特科尔医生（1909年，第466页之后）发现，“左”在梦里表示错误、禁令、罪孽，而此处用在童年时期的违禁自慰中，尤为恰当。这一幼儿时期的最深层次和政治家目前计划的表面层次间很有可能存在一种中间层次，跟前两种层次相关。用马鞭抽打岩壁，向上帝求助，因此奇迹般获救，这一完整事件非常类似于《圣经》中摩西敲打岩石，从而得到水，拯救了焦渴的以色列孩子。俾斯麦的父母是新教徒，喜欢阅读圣经，据此我们可以不带半分迟疑地假设，对于《圣经》这个情节，俾斯麦必然非常熟悉。他身处这个战乱的年代，很有可能会自比为摩西，领导民众寻求生路，却遭到了民众的背弃与怨恨。因此我们在此处应该考虑到做梦者彼时的欲望。然而，《圣经》这一段内容还包括了一些借助自慰想象的细节。上帝下达命令时，摩西置若罔闻，手拿木杖，因此受到上帝的惩处，死后绝不能进入“希望之乡”。我们能从严禁手拿木杖（在梦里显然是握着生殖器）、木杖击打、液体流出、死亡恫吓中，发现一切幼儿时期自慰的重要元素。还能观察到一种纠正过程，

它将（最开始源自天才政治家的内心和源自儿童原始内心的）两种异质图画相联，另外还借助这一方法铲除了一切干扰元素，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除了在象征中展现为“左”手外，用手拿木杖代表严禁的与叛变的，已经不再明确展现出来了。而向上帝祈祷，在梦的显意中就好像对一切抗拒禁令或隐秘观念的思想极尽夸张。上帝给摩西的两个预言——他能看见希望之乡，可是无法进入其中——第一个显然已经达成（“看见小山和森林”），且完全没有提到第二个干扰性的预言。可能是受润饰作用的影响，水已被删除了。它使得这一景象跟之前的景象统一为一个整体，没有流出水，却用岩石的倾塌取而代之。

幼儿时期的自慰想象（对该主题的禁令也包含在内）结束后，儿童总想隐瞒自己生活中的权威人士，这点我们可以想象。到了梦里，这个愿望却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展现出来：想立即将发生的一切上报威廉大帝。不过，借助最巧妙、最隐晦的方式，这种颠倒实现了跟梦念表层的胜利想象和部分梦的显象的融合。一般说来，这种展现胜利与征服的梦都隐藏着追求性欲胜利的欲望。在这个梦中，做梦者在前行途中遭遇阻碍，用延展的马鞭开辟一条光明大道等特征，也许就是指代这一方向，然而，要据此推导出这种贯彻了整个梦的确切观念与欲望，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这个梦例伪装得十全十美，稽查作用让所有惹人反感的事物都无法穿透表层显露出来，以此避免了一切焦虑。在不用借助稽查作用便能使欲望达成的梦中，这个梦例堪称典范，因此，做梦者醒来以后觉得“满心愉悦，精神奕奕”，这点完全不必质疑。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梦例：

（十二）一名化学家做的梦[1909年]

做梦者是一名年轻男士，他正尝试戒掉自慰，跟女性性交。

序言：他在做梦前一日忙于指导一名学生做格氏反应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碘的催化作用导致镁溶解在纯乙醚中。该实验在两天之前发生爆炸，一名工作人员的手因此烧伤。

梦：1.他好像在合成苯镁溴化合物。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实验装置，却发觉自己处在某种怪异的不稳定状态中，已经变成了镁。他不断告诉自己：“实验开展得很顺利，我的双脚开始溶解，双膝也越来越软，这是正确的。”随后，他伸出双手，还去抚摸双脚。与此同时（他也不明白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他的双腿抬起，到了器皿外面，他再度告诉自己：“情况就是这样，但不应该是这样。”到了这时，他已半睡半醒，为了能跟我汇报这个梦，便又把梦回忆了一遍。梦的解决 ①让他相当惊惧，他在半睡半醒间亢奋不已，不停地絮叨：“苯，苯。”

2.他跟家人待在一个名字结尾是ing的地方 ②，十一点半，他们要去斯卓滕托尔跟一名特别的女士会面。可是他醒过来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所以他告诉自己：“太迟了，十二点半之前也没法赶到那儿。”片刻过后，他看到自己一家人都在桌子旁边围坐着，尤其是母亲，他看得非常清晰。女佣人将盛汤的碗端过来，他心想：“我们的晚餐刚刚开始，已经太迟了，不宜再出门。”

解析：即便是梦的前半部分，也跟他要去和那名女士会面存在关联（他在约会前一天晚上做了这个梦）。他对他指导的那名学生的评价是他很令人反感。有一回，他看到镁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跟那名学生说：“不对劲呀。”对方却好似漫不经心地说：“是没发生反应。”由于他对解析的反应，就跟这名学生对化合物的反应一样冷漠，因此这名学生肯定就是他。在梦里，他取代我进行操作。面对结果，他的反应这样冷漠，必然会让我十分不悦！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病人）是我的解析（或合成）材料。治疗效果是问题的关

键。他从梦里双腿的经历，联想到前一天晚上的一件事。在舞蹈课上，他遇到了一名女士，他一直热切地想要追求她。他抱她抱得那样紧，导致她有一回直接尖叫出声。后来，他不再那么用力地压她的双腿，随即感觉自己的大腿到膝盖——他梦到的就是膝盖，受到了来自她的强大压力。因此，这名女士这时便成了曲颈瓶里的镁——总算产生作用了。他对那名女士而言是男性，他对我而言却是女性。他跟那名女士若能顺利交往，他的治疗也会变得很顺利。他对自己的抚摸和对双膝的感受就是自慰，这跟他前一日的疲惫是契合的——他跟那名女士约定十一点半会面，他期盼自己因睡懒觉无法赴约，让自己的性对象待在家里（也就是继续自慰），这跟他的抵触是统一的。

他反复提及一个单词“phenyl”（苯基），他说自己非常喜欢以“-yl”结尾的“基”（radicals），像benzyl（丙基）、acetyl（乙酰基）等，因为使用起来很简单。这样的解释一点价值都没有。我跟他说起包含在另外一个基系列中的“Schlemihl”^①，他大笑起来，还说他夏天时读了一本书，作者是马塞尔·普雷沃斯特，书中有一章题为“遭到拒绝的爱情”，部分内容说的其实是“蠢材”。读到这些内容时，他告诉自己：“我就是这种人。”——他这次若是失约，便再度证明了自己是“蠢材”。

K.施罗特以H.斯沃博达的方法为依据做的一些实验，已经为梦里的性象征作用提供了证明。在被实验者接受深度催眠时，施罗特向其发出暗示，由此产生了梦。这种暗示还决定了梦的大多数内容。若暗示是要梦到正常或反常的性交，梦因为要遵从暗示，便会摒弃性材料，用借助精神分析而熟悉的象征取而代之。举个例子，若暗示一名女性被实验者跟自己的女性朋友同性相恋，梦中便会出现这名女性朋友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提包，带有“女性专用”的标签。听说对于梦里的象征与解析，做梦的女士毫无了解。可惜做完该实验后没多久，施罗特医生就自杀了，要正确评判

这些实验的价值，难度变得相当高。对这些梦的记录，只在《精神分析公报》的初始汇报（施罗特，1912年）中发表过。[1914年]

1923年，罗芬斯坦发表了一些相似的实验结果。由于没有使用催眠术，贝特海姆和哈特曼（1924年）做的一些实验格外有意思。他们将包含着猥亵性关系的故事说给患有科尔萨科夫氏综合症的病人听，让这些病人在慌张失措的情况下复述这些故事，观察其中出现了怎样的扭曲。在梦的解析中常见的象征（比如爬楼梯、刺杀、射击象征性交，刀、香烟象征男性生殖器）出现在其中。对于楼梯的象征，两位作者格外看重，他们客观表示：“这种象征是一切有意识地加以扭曲的欲望都无法实现的。”[1925年]

眼下，我们已公正评判了象征在梦里的重要作用，然后才能继续第五章中典型梦主题的讨论。[1914年]在我看来，可将这些梦大概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一直具备相同的意义；第二种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虽然其内容是相同的或是相似的。第一种典型梦里的考试梦，我已做过非常细致的探讨。[1909年]

没赶上火车的梦和考试梦，因为感情相似，应该划分为同一种类型。对它们的解释证明这种划分是正确的。它们是在安慰睡梦中感受到的另外一种焦虑（对死亡的畏惧）。死亡最常见的典型象征之一便是旅途中的“分离”。这些梦往往是用安慰的语气说：“你不会死（离开），不必忧心。”这就像考试梦里的安慰话：“这次考试对你来说无所谓，不必害怕。”安慰和焦虑并存，是解析这两种梦时遭遇的最大阻碍。[1911年]

长久以来，我在为病人解析梦时，对他们时常做的“牙齿刺激”梦始终未能理解，因为我没想到病人会如此抗拒对这些梦的解析。最终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男性之所以做这种梦，源头必然是青春期的自慰欲望。接下来，我要解析两个这样的梦，有

一个还是“飞行梦”。两个梦的做梦者是同一名年轻男士，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却在实际生活中受到压抑。

他正在歌剧院正厅的前排坐着，欣赏歌剧《费德里奥》，L先生坐在他身边。他非常想结交这位跟自己志同道合的L先生。忽然之间，他飞起来，从厅中穿行而过，还用手拔下了自己的两颗牙。

谈及飞行时，他表示自己好像被“扔到”半空。他从正在上映的《费德里奥》联想到这样一句貌似很恰当的台词：

他得到了一名讨人喜欢的女士.....

然而，用另外两句台词表达做梦者的欲望会更加准确：

他完成了了不起的抛起，因为他变为了一个朋友的朋友..... ①

实际上，这个梦也包含了“了不起的抛起”，但这并不只是欲望达成。其中还潜藏着一种悲痛的反省：交朋友时，做梦者很不幸，经常遭到“抛弃”。这隐藏着另外一种恐慌，唯恐再度遭遇不幸，被那名坐在他身边观看《费德里奥》的年轻先生拒绝。随后，这名不讨人喜欢的做梦者羞涩地坦承：先前一个朋友拒绝了他，他因欲望变得兴奋，接连自慰了两次。

第二个梦：两名大学教授取代我，为他做治疗，这两人他都很熟悉。其中一名教授在他的生殖器上做了少许动作。他很怕他要给自己做手术。另外一名教授拿一根铁棒撑着他的嘴，他因此掉了一两颗牙。他被缠上了四片绸子。

毋庸置疑，这个梦带有性意味。绸子将他跟他认识的一名同性恋等同了。在实际生活中，做梦者从未也从未想过跟男人性交。他对性交的想象，是以青春期熟悉的自

慰模式为参照的。

在我看来，可用同一种方式，解释牙齿刺激典型梦的多种变形（比如梦到别人给自己拔牙^②等）。可“牙齿刺激”到底是怎样获得这种意义的，却让我非常疑惑。值得一提的是，梦里常用身体从下往上的移位表示性。该状况在癔症中就有表现，在那些最低限度不被非议的身体部位中，展现出了原本属于生殖器的各类感觉与意向。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潜意识思维的象征作用用脸取代生殖器。根据这一方法，语言学也认可臀部和脸属于一个系列^③，“阴唇”跟嘴唇差不多，鼻子经常被比喻成男性生殖器，二者的毛发更是十分相像。唯一无法比喻的身体构造是牙齿，但在性压抑的压力下，就是这种相似与不相似的融合才让牙齿适于展现目的。

将牙齿刺激梦解释成自慰梦（对这种解释，我没有半分质疑），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①为了解释该问题，我已倾尽全力，剩余疑点只好权且搁置。不过，语言习惯用法中还有一个相似点值得留意。自慰的动作在我国还有一种粗鲁的说法是“拔出来”或是“拔下来”（“pulling one out”或是“pulling one down”）。这种说法及其想象源头，我并不了解，不过，牙齿跟前一种说法确实非常契合。

拔牙梦最流行的解释是亲人去世，可这种解释在精神分析看来，至多是一种对自慰的玩笑。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要引述一个牙齿刺激梦，这是奥托·兰克以我的观念为依据提供的。

“前段时间，我梦到牙医在我下颚一颗后牙上钻孔。钻孔时间过长，以至于这颗牙坏掉了。他用钳子轻而易举地拔出了这颗牙，我很惊讶。他说这不是真正需要医治的那颗牙，让我不必忧心。他将牙放到桌子上，牙（又变成了一颗上门牙）分成了多个层次。我很好奇，从手术椅上起身靠近它，问了一个很感兴趣的医学问题。牙

医正在用某种工具将这颗异常白的牙齿的各个部分分别碾碎（磨成粉），同时回答了我的问题，说这关系到青春期，牙齿这么容易拔出来，是青春期之前才有的状况。对女性而言，生育则是关键因素。

“随后，我留意到（我认为我正在半睡半醒之间）我已在梦里遗精，可具体是在梦的哪部分遗精，却无法确定，最大的可能是在拔牙的时候。

“接下来，我又梦到了一件事，但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我将帽子和上衣扔在了某个地方（应该是牙医的衣帽间），还期盼有人会送还给我。为了赶一辆刚刚开动的火车，我只穿了外衣便急急忙忙地走了。最后时刻，我跳上了末尾的火车厢，可那里已经有人站着了。无法进入车厢，我便竭尽所能忍受着旅程的不舒适，最终，我从困境中脱离出来。火车驶进一条很长的隧道，有两列火车迎面开过来，火车从它们中间穿过去，就像穿过一条隧道。我就像置身车外，透过一节车厢的窗子向里观望。

“在解析这个梦时，做梦前一日的经历与观念给出了相关材料：

“1.这几天，我的确去看过牙医。梦里被钻孔的那颗下颚上的牙，就是我觉得疼痛的牙，做梦的时候还在痛，而牙医在实际生活中为我看牙的时间，确实比我想象中长。做梦当天早上，因为牙疼，我又去看了牙医，牙医说我的牙疼可能源自下颚上另外一颗牙，暗示我再拔掉这颗牙。这便是彼时我正在生长的一颗“智齿”。对此，我就他的医德提出了质疑。

“2.当天下午，我因为牙疼迁怒于一名女士，被迫向她致歉。她跟我说，她有一颗牙，牙冠全碎了，却不敢将牙根拔出来。那颗牙就在上颚，她觉得拔‘上颚犬齿’非常疼，非常危险，尽管有个熟识的人曾跟她说过，拔上颚的牙难度并不高。

这名熟人说，有一回，他接受麻醉，被错拔了一颗牙，这导致她更加害怕手术了。她问我，怎样辨识臼齿和犬齿，‘上颌犬齿’究竟是臼齿还是犬齿。我告诉她，这种意见中包含着迷信元素，但有些流行观念也存在合理成分。她随即告诉了我一个她笃信不疑的古代流行观念：孕妇一旦牙疼，便会生儿子。

“3.我对这一观念产生了兴趣，我留意到，它涉及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出的用牙齿刺激梦取代手淫梦的典型意义，原因在于，在这种流行的观念中，牙齿跟男性生殖器（或者儿子）形成了关联。就在这天晚上，我翻查了《梦的解析》的相关内容，看到下列论述对我的梦造成的影响，跟我谈到的其余两种经验一样显著。在说到牙齿刺激时，弗洛伊德说：‘毋庸置疑，男性做这种梦的动机力量源头是青春期的自慰欲望。’ ‘在我看来，可用同一种方式解释牙齿刺激典型梦的多种变形（比如梦到别人给自己拔牙等）。可“牙齿刺激”到底是怎样获得这种意义的，却让我非常疑惑。值得一提的是，梦里常用身体从下往上的移位（在这个梦里是从下颌到上颌）表示性。该状况在癔症中就有表现，在那些最低限度不被非议的身体部位中，展现出了原本属于生殖器的各类感觉与意向。’他继续往下说：‘不过，语言习惯用法中还有一个相似点值得留意。自慰的动作在我国还有一种粗鲁的说法“拔出来”或是“拔下来”。’刚进入少年时期，我就对这种自慰的说法相当熟悉了，要从中找出潜藏在梦中的幼儿时期的材料，对无经验的梦的解析者而言难度极高。我唯一想补充的是，我从梦里轻而易举地拔牙和牙拔下来以后变为上门牙的状况联想到，幼时我曾轻而易举地拔下一颗松动的上门牙，没有感觉到疼痛。直到现在，这件事的所有细枝末节我依然能记得一清二楚。同样是在这一初期阶段，我进行了首次有意识的自慰。（这是种遮掩记忆。）

“弗洛伊德引用了C.G.荣格的一些话，大致意思是女性做的牙齿刺激梦有分娩意义，并且大多数孕妇都相信牙疼的意义，这能解释为何（青春期）男性和女性病人

梦中的决定元素不一样。我由此回想起更早些时候，我去看牙医，回来后很快便梦到自己刚做的金牙冠掉下来了。由于金牙冠价值不菲，因此在梦里，我觉得十分懊悔，它根本不值这个价钱。眼下，我已有了经验，能够解释这个梦了。这就相当于承认了从物质角度来说，跟人做爱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自慰划算（参考金牙冠）。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回想起这些，全因那名女士谈到的孕妇牙疼的意义。

“我觉得，我同事作出的解释颇有启示意味，令人无从反驳。我唯一想补充说明的是梦的第二部分可能具备的意义。这好像说明了，做梦者很明显遭遇了极大的阻挠（参考火车从不同方向在隧道中进出），才实现了从自慰到性交的过渡，还说明了性交带来的危险（参考孕妇和大衣）。为了实现该目标，做梦者使用了词桥 ‘Zahn-ziehen’（Zug）和 ‘Zahn-reissen’（Reisen）。

“从理论角度说，这个梦有两方面引发了我的兴致。首先，它为弗洛伊德的发现——梦里遗精伴随着拔牙动作——提供了证明。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遗精，都要被当作一种自慰满足，不必借助机械刺激就能达成。而且这种状况有别于普通状况，遗精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体性欲，不会针对某个对象（哪怕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甚至没有对象，至多只展现出（相较于牙科医生的）轻微同性恋倾向。

“其次，我觉得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有些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由于做梦前一日发生的事，已经能让人轻而易举地理解梦的内容了，因此完全不必用这个梦作为弗洛伊德观点的证据。做梦者去看牙医，跟一位女士交谈，翻阅《梦的解析》，尤其是他牙疼对他的睡眠造成的干扰，完全能解释他做这个梦的原因。若需要解释面对干扰他睡眠的牙疼，梦是怎样处理的，对他来说也不成问题——借助拔掉疼痛的牙齿的观念，并用力比多麻痹做梦者畏惧的牙疼感。然而，就算我们承认所有这些都是成立的，也无法真正相信做梦者只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就能在拔

牙和遗精中间建立关联，乃至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唯一的例外是，就像做梦者承认的一样（在‘拔出来’那句话中），这种关联很久之前就有了。在他跟那位女士交谈期间，这种关联苏醒了，不仅如此，还展现在了之后他汇报的情况中。因为一些能够理解的原因，他在翻阅《梦的解析》时，并不想轻易相信牙齿刺激梦的这一典型意义，同时想了解是不是只要是这种梦，就能应用这种意义。对他而言，这个梦至少证明了这个观念，同时说明了他产生这种质疑的原因。因此，这个梦从这一角度说，同样是一种欲望达成，也就是期待自己能笃信弗洛伊德该观念的应用范畴与可信性。”

第二种典型梦包括梦到飞行、漂浮、坠落、游水等。这种梦有什么意义？要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回复，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众所周知，在不同的梦中，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源头相同的只有这些梦中包括的原始感性材料。[1909年]

我因精神分析提供的信息，被迫给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梦也是对童年记忆的复现，其中涉及那些对儿童最具吸引力的游戏，包括运动。所有做叔叔的都曾将孩子高举在半空，在屋里转圈子，都曾让孩子跨坐在自己膝头，冷不丁伸直双腿，或是高高抛起孩子，之后突然佯装将他摔下来。这种体验，特别是其中能让他们有少许恐惧感和眩晕感的体验，孩子们兴趣浓厚，翻来覆去地尝试。过了很多年，在梦中，他们重新感受到这样的经验，然而，支撑他们的双手却不见了，所以他们要么在半空中悬浮，要么因没有支撑坠落。大家都知道，幼儿做这种游戏（还有荡秋千、玩跷跷板）时非常快乐。在欣赏马戏团的杂技表演时，他们对这种游戏的记忆被唤醒了。某些情况下，男孩癔症发作，只是对这些技巧的复现，且复现得十分熟练。尽管这些运动游戏自身是很纯洁的，却能频频引发性感觉。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这类活动，我会用嬉闹（romping，德语是“Hetzen”）——一直在飞行、坠落、眩晕之类的梦里复现，这种体验的附属快感却转变成了焦虑。可儿童之间的嬉

闹往往会以争执、哭泣告终，这是所有母亲都了解的。[1900年]

所以我有充足的依据向以下理论提出抗议：睡眠期间的触觉或是肺部的运动感觉之类，形成了飞行与坠落的梦。这些感觉在我眼中，是梦引发的部分记忆的复现，即它们属于梦的内容，而非梦的源头。[1900年]

所以这类源自同一源头的多种相似的运动感觉材料，就用来展现各类可能的梦念。对在半空飘浮或是飞行的梦（通常都带着快乐的意味）的解释各不相同：有些人的解释具备个人特色，有些人的解释却具备典型性。我有一位女病人，时常梦到自己悬浮在大街上。她的身材相当矮小，且唯恐被其他人弄脏，不愿跟人接触。这种悬浮梦让她的两个欲望得以达成：双脚不触碰地面和头部探向更高空。另外一位女士做的悬浮梦，展现出的欲望是“如同一只鸟”，另有一些做梦者仅仅因为白天无人叫他们天使，夜里便梦到自己变成了天使。男性的飞行梦往往带有强烈的性色彩，个中原因在飞行与鸟的观念的紧密关联中得以解释。因此我们用不着惊讶，一些做梦者会炫耀自己的飞行能力。[1909年]

保罗·费登医生（居住在维也纳，之后搬到纽约）提出了一个学说，十分吸引人：由于人类的想象力时常聚焦在勃起这种神奇的现象中，必然会对其记忆深刻，因此这种飞行梦很多都代表勃起。（参见古代带有翅膀的男性生殖器。）[1911年]

有位严肃的梦研究者慕列·沃尔德根本不想解释梦，却对将飞行或悬浮梦解释成性欲表示赞同（沃尔德，1910年至1912年，第二卷，第791页），这点值得留意。他表示“悬浮梦最强大的动机”是性欲元素，还说做这种梦时，身体会感受到强烈的震动，且多半会同时出现勃起遗精，提醒大家留意。[1914年]

反过来，坠落梦的特征通常是焦虑。女性做这种梦的原因很简单，多半是以坠落作

为屈从于欲望引诱的象征。坠落梦的源头能上溯至幼儿时期。基本所有孩子幼儿时期都有坠落的经历，随后被抱起来抚慰，或者夜里孩子从小床上掉下来，会被母亲或是保姆抱回床上。[1909年]

常做游泳和顶着大浪前行的梦，且觉得非常开心的人，通常都有过尿床的恶习。在梦里，他们再度感受到这种恶习带来的欢乐。从以下多个梦例中，我们很快就能了解游泳梦最常见的意义。[1909年]

对关于火的梦的解释，证明了幼儿园为避免孩子们夜里尿床，不许他们“玩火”的禁令，因为这些梦里也隐藏着童年时期尿床的记忆。在《一个癔症病例的分析片段》（1905年e，第二节，杜拉第一个梦）中，我参照做梦者的病例，彻底解析、综合了一个关于火的梦，同时证实可以利用这类幼儿时期的材料展现成年后的冲动。[1911年]

若将“典型”理解为不同做梦者的梦中，时常会出现相同的显梦，那要想罗列出其他很多“典型梦”，就不是没有可能的了。举个例子，我们能够提及从狭窄的街上穿行而过，或是进入一座房屋的梦，以及碰到小偷的梦——神经质的人睡觉之前都会做出防御举措；遭到野兽（或是公牛、马）追赶，被人用刀、匕首、矛胁迫的梦，这两种都是焦虑者的显梦特色，诸如此类。非常有必要专门研究一下这种材料。不过，在此一定要开展两项观察，尽管这二者并不局限于典型梦中。[1909年]

对梦的研究越是深入，越要承认成年人的梦大多关系到性材料，且有性欲展现。只有真正的梦的解析者，即那些能从梦的显意进入隐意的人，而非单纯止步于将梦的显意记录下来（比如纳科的性欲梦作品）的人，才能对此作出正确判断。该事实非但不让人吃惊，还跟我解析梦的原则百分百契合。在所有本能中，只有性本能与其各类成分从童年就开始遭受巨大的压制（参考我的《性学三论》，1905年d）；也只

有性本能留下了这么多、这么强烈的潜意识欲望，时刻准备着形成梦。我们在解析梦时，绝对不能忽略性情结占据的重要地位，但也不能将它们夸大成梦仅有的重要元素。[1909年]

很多梦经过细致解析后，都能肯定具备双性欲望，原因是，其中允许存在多重性解释，由此展现出跟做梦者正常的性活动相反的同性恋冲动。不过，我并不打算支持斯特科尔（1911年）和阿德勒（1910年）将一切梦都解释成双性欲望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这种观点也无法得到证明，因此好像不具备可能性。尤其是有一项显著的事实，我无法忽略，就是饥渴梦、排泄梦等很多梦，都不是为了满足广义上的性欲。因此，在我看来，所有梦背后都隐藏着死亡的幽灵（斯特科尔，1911年，第34页），所有梦都展现了从女性向男性发展的趋势（阿德勒，1910年）等观点，都超越了合法的梦的解析范畴。[1911年]

批评家没完没了地批评所有梦都要形成性解释的观念，跟我的《梦的解析》一点关系都没有。本书的前八版根本不存在这种观念，并且很明显，它跟本书其余观念存在矛盾。[1919年]

在别的地方，我曾指出有些表面看来非常纯洁的梦同样能表现粗鲁的性欲，为此我还能列举很多新梦例。而很多看似寻常、毫不重要的梦，在解析过后都能上溯至性欲冲动，具备鲜明的性意味，且多半让人预想不到。比如下面这个梦例，若不解析，谁会质疑其在展现性欲呢？做梦者说：有座门窗紧闭的小房子，紧靠两座宏伟的宫殿背后。我太太带我走过一条小道，走到小房子门前打开门，我迅速进入这座往上倾斜的院子，不费半点力气。进入窄狭的空间内部，开启紧闭的门窗，都是最常见的性象征，但凡有点解析梦的经验的人都能马上想到这些。另外，这个梦很明显是试图从背后跟女性性交（从女性两半丰满的臀部中间），往上倾斜的窄道无疑

是阴道的象征。妻子对做梦者的帮助，让我们不得不判断，做梦者在实际生活中之所以没做到这件事，完全是因为顾忌自己的妻子。做梦当日，做梦者家里住进一名年轻的女士，长得很漂亮，还让做梦者觉得，这样的亲近方式也许她不会抗拒。位于两座宫殿中间的小房子，让人想起布拉格的哈拉钦城堡，这名年轻的女士原先就住在这里。[1909年]

每回我跟一名病人谈及，俄狄浦斯梦也就是跟自己母亲性交的梦出现频率很高时，他的回应一般都是：“我对这种梦没有印象。”可他很快就会回想起其他一些不明显也不重要的梦，解析证明这些其实都是俄狄浦斯梦。我可以下一个结论：跟母亲性交的梦，少有直接展现出来的，多数都带有伪装。 ①

跟风景和 其他地点相关的梦，一直在突出一种自己来过这里很多次（出现在梦中的“熟识感”有特别的意义）的确定。这些地方全都是指母亲的生殖器，能让人这样坚信自己确曾到过的地方，只有这一个。[1909年]

唯一曾让我困惑过的，是一名强迫性神经症病人做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来到一座房子里，先前他曾来过两次，然而，很久之前，他曾跟我说过他六岁那年的一次经历。有一回，他跟母亲一起睡觉，母亲入睡后，他不慎将手指插进了母亲的生殖器。[1914年]

很多梦的内容都是从窄狭的空间中穿行而过或是浸泡在水里，还伴随着焦虑的情绪，这些都是由在子宫内部生活和分娩动作的想象引发的。有个男人曾梦到自己借助在子宫内生活的时机，看到了父母性交：

他在一个很深的坑里，其中有一扇窗，跟塞默林隧道 ①里的窗一样。他透过窗先看到了一片旷野，之后便幻想出一幅图画，以填补这片空白，这幅图画马上现身，发

挥了填补作用。画中有工具深犁过的农田、清新的空气、黑色的泥土，以及一种伴随产生的勤奋工作的感觉，给人带来轻松愉悦的记忆。随后，他看到一本讨论教育的书在自己眼前打开，书中谈及很多（儿童）性欲望，他很是惊讶，并联想到了我。

有一名女病人做过这样一个跟水有关的愉悦的梦，治疗期间，这个梦发挥了一些作用：在她暑假疗养地的一座湖边，惨白的月光落在湖面上，她就在这时进入了湖水中。

这个梦是个分娩梦，要清楚解析，一定要将显梦中的事实反过来。一定要用“从水中出来”，即“出生”来代替“进入水中”。①若能想起法语单词“lune”（月亮）的俚语意思（“底端”），便能发现婴儿的出生地，就这样，惨白的月亮变成了白色的底端，孩子能轻而易举地猜测到，他们就是从这里出生的。而病人想出生在自己的暑假疗养地，又意味着什么？她听到我的提问，立即说：“这不就是治疗过后我又重生了吗？”所以这个梦就是请我去她的疗养地继续为她治疗——即请我过去。这里面可能还有病人想做母亲的羞涩暗示。②

琼斯（1910年b）一篇论文中记录并解析了这样一个分娩梦：③“她站在海边，凝视着一个小男孩走进海中，他好像是她的孩子。海水渐渐漫过他的身体，只剩下他的头沉浮于海面。随后场景转换，她进入一家旅店的厅堂，里面人头涌动，她丈夫走了，她却跟一名陌生人‘开始交谈’。”在解析中，梦的第二部分展现出她想要摆脱自己的丈夫，跟别的男人性交……至于梦的第一部分，则是一种很明显的分娩幻想。跟神话一样，梦中婴儿从羊水中出来，一般都会展现为孩子进入水中的伪装。我们都很熟悉的相关梦例有阿多尼斯、奥西里斯、摩西、巴克赫斯的诞生。病人由头部沉浮于海面，马上联想到自己唯一一次怀孕时感受到的胎动。她由男孩走进水

中产生幻想，看到自己从水中抱出男孩，到婴儿房把他洗干净，穿好衣服，在自己家里安顿下来。

所以梦的第二部分展现了私奔的念头，是梦的隐意的第一部分，梦的隐意的第二部分是产生幻想，与之相符的是梦的第一部分。在这种顺序颠倒之外，梦的两部分还出现了更深层次的颠倒。在第一部分中，孩子走进水中，头部沉浮不定。而梦的隐意中先有胎动，之后孩子才从水中出来（双重颠倒）。在第二部分中，她丈夫离开了她；在梦的隐意中，则是她离开了丈夫。

亚伯拉罕（1902年，第22页之后）发表了另外一个分娩梦，做梦者是一名即将临盆的年轻女士。她房间的地板上出现了一条地道，跟水面直接相通（生殖道——羊水）。她将地板上的机关门打开，一只动物纵身跃出，全身毛发都呈棕色，好像一只海豹。它变成了她的弟弟，她对他就如母亲对孩子。[1911年]

在解析过一系列梦例后，兰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分娩梦跟小便刺激梦借助的象征作用相同，第二种梦用小便刺激来展现性欲刺激。这些梦不同层次的意义，对照着从婴儿时期便在不停变化的象征意义。[1914年]

这时应该再说回上一章一个讨论中断的问题了：① 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打搅睡眠的机体刺激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刺激产生的梦公然展现出欲望达成的一般倾向，服务于便捷目的，除此之外，多半还是一种相当明显的象征作用。原因是，在梦中，刺激往往会借助象征伪装试图鱼目混珠，一旦失败，就会唤醒做梦者。对于遗精梦、欲望高潮梦、因排泄需求而做的梦来说，这一点同样适用。“遗精梦的特殊性，在直接揭露那些目前被视为典型的性象征的同时，还揭露了那些争议极大的性象征。另外，它还使我们坚信，一些看似纯洁的梦中情境其实是在为赤裸裸的性情境开启大幕。相对罕见的遗精梦往往会直接展现赤裸裸的性场景，不带半点掩饰，

并且会在累积过后产生焦虑梦，同样能唤醒睡眠者。”（兰克，同上，第55页）

尤为明显的小便刺激梦的象征作用，在古代便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希波克拉底就曾表示，梦到喷泉和泉水意味着膀胱失调（哈夫洛克·艾里斯，1911年，第164页）。斯尔纳（1861年，第189页）对小便刺激象征的多重性质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强烈的小便刺激，通常都会转变为性部位的刺激和象征展现……一般说来，小便刺激梦都代表着性欲梦。”（同上，第192页）

在一篇讨论象征唤醒梦的层次作用的论文（奥托·兰克，1912年a）中，奥托·兰克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很多小便刺激梦都有很大概率源自性刺激，打从一开始，性刺激就想“后退”到幼儿的尿道性欲中，满足自己的欲望（同上，第78页）。在某些非常有启发性的梦中，尿道刺激在发挥作用，唤醒做梦者小便。期间，梦还在继续，之后在没有伪装的性欲想象中，将自身需求展现出来。

借助相似的方式，肠道刺激展现了自身包含的象征作用，并为已被社会人类学家充分证实的黄金和粪便间的关联提供了证明（弗洛伊德，1908年b；兰克，1912年a；达特纳，1913年；里克，1915年）。比如一名身患肠胃病，正在接受治疗的女士，梦到一个人在一座类似于乡村厕所的小木房里埋下黄金。到了梦的第二部分，她又在为自己刚刚大便完的小女儿擦屁股。（兰克，1912年，第55页）

救助梦和分娩梦之间存在关联。女性梦到救人，尤其是从水里救人，跟分娩的意义是一样的。可若是男性做这种梦，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①[1911年]

那些让某些人在入睡之前感到恐惧，乃至干扰其睡眠的大盗、小偷、鬼怪，源头是同一种类型的童年回忆。作为夜里的造访者，他们叫醒睡眠者，避免他们尿床，或掀开被子，看看儿童睡眠期间将双手摆到了哪里。我能借助对这种焦虑梦的解析，

进一步确定这些夜访者是什么人。梦到强盗，大多表示做梦者的父亲；梦到鬼怪，大多表示穿着睡袍的女人。[1909年]

六、多个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语言

我要先援引我收集的多个梦例，之后再谈在梦的产生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第四个因素占据的合理地位。这既是证明已知的三个因素间的彼此作用，也是为证明那些截止到目前依然没得到充分证明的讨论，或为点明由此产生的必然的结论。我发觉，阐释梦的工作时，要想借助梦例证明我的观点，难度非常大。唯有将能支持特殊主题的梦例放到全面思考梦的解析的框架中，才能使其具备说服力。缺少了原先的前后关联，它们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就算是对梦肤浅的解析，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千头万绪，导致我们原本想用作证据的联想头绪最终不复存在。若在下文中，我只能以各种事物和这一章前面几节相关内容的共同关联为依据，将这些事物联系起来，原因只能解释为这种技术方面的难题了。[1900年]

我先来列举几个梦中的特殊展现方式。

一名女士做的梦：一个女佣人站在梯子上，看起来像在擦窗户，一只黑猩猩和一只猩猩猫（之后做梦者纠正说是安哥拉猫）站在旁边。女佣人突然将这两只动物扔到做梦者这边，做梦者被黑猩猩抱住一起睡觉，觉得非常恶心——利用一种简单至极的方式，这个梦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借助语言的字面形象，展现语言本意。通常说来，“猴子”和动物名称是用来咒骂别人的，梦里的场景恰好是“抛掷咒骂”的意思。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简单的方法也应用到了其他很多梦的工作中。[1900年]

另外一个梦采用的方法与之非常相像：一名女士有个儿子的颅骨有显著的畸形。做

梦者得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胎位不正。医生表示，挤压能改善孩子的头部形状，但同时也会使其脑部受损。做梦者心想，畸形也没什么，反正是个男孩子。——梦中包含了对“童年印象”这一抽象概念的造形展现，在治疗的解析过程中，做梦者对这个概念的熟悉程度不断加深。[1900年]

梦的工作在以下梦例中采取的方法，略微有些不同。这个梦说的是到邻近格拉茨的希尔姆泰克 ①郊游。天降大雨。在一家破旧的旅店房间中，四面墙壁都在滴水，打湿了床单（相较于我的叙述，梦的第二部分的展现并不清晰）。“过多”便是这个梦的意义所在。一开始，这个展现在梦念中的抽象观念遭到严重扭曲，以“泛滥”“淹没”“液体”之类的形式展现出来——之后又以外边的雨水、里边墙上的水、打湿床单的水等相似场景展现出来——不是满溢，便是泛滥。[1900年]

在梦中，为了展现的目的，词语的读音远比拼写更加重要，尤其是这个规律也在韵诗中发挥作用。兰克（1910年，第482页）曾细致记录过一个女孩做的梦，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析。做梦者说，自己经过一片农田，将大麦、小麦饱满的麦穗（“Ahren”）割下来。迎面走来她少女时期的一位朋友，她却躲避起来，不想跟他碰面。经过解析，这个梦跟接吻有关——“光荣一吻”（“KussinEhren”的字表意思是“Kissinhonour”，跟“Ahren”发音一样）。①梦中的“Ahren”一定要割下来，而不是拔下来，它被展现成麦穗，因此跟“Ehren”凝结为一体，共同表示其他很多潜藏的观念。[1911年]

而在其他某些梦例中，由于语言的进化，对梦而言，事情已经变得相当简单了。语言中能使用的词汇数目繁多，它们原本都具备图像的、具体的意义，可是这种意义到了现在已经失去色彩，变成了抽象的。将先前充足的意义赐予这些词汇，或是上溯至它们的早期发展阶段，便是梦的全部工作。举个例子，一名男士梦到自己的弟

弟被关在一个“箱子”（Kasten）里，解析时，“柜子”（Schränk）——有“阻碍”“束缚”的抽象含义——取代了箱子。所以大致梦念是，应该“自我约束”（sich einschränken）的不是做梦者，而是他弟弟。

另外一名男士梦到自己爬上一座很高的山，从山顶能够俯瞰所有特殊的遥远风光（extensive view）。他将自己当成了在远东事务《调查》（survey，也有俯瞰的意思）期刊做编辑的一个兄弟。

《绿衣亨利》中谈到一个梦：一匹朝气蓬勃的马在美丽的麦田中打滚，每一株麦穗都是“一颗甜美的杏仁、一枚葡萄干、一枚崭新的便士……用红丝绸包裹着，用猪鬃毛捆扎着”。作者（或者做梦者）直截了当地解释了这一梦中场景：“马被麦穗刺痒了，大叫起来：‘我被燕麦扎到了’（Der Hafer sticht mich）。 ” ①

亨森（1890年）提及，北欧古代神话中的梦频频出现双关语，没有双关语或是语言游戏的梦很少见。[1914年]

将各类展现的方式搜集起来，以其基本原则为依据分类，是一项不小的工程。[1909年]有些展现方式简直能用“滑稽”形容，给人的感觉是，它们永远无法被人理解，除非有做梦者从旁辅助。[1911年]

1. 一名男士梦到，有人问他一个人的名字，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说这表示“这件事根本不应该进入他的梦”。[1911年]

2. 一名女病人跟我说，她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人全都又高又壮。随后，她说：“这表示梦中必然涉及我的某些童年记忆，因为所有成年人在童年时期的在我看来，都非常高大。”梦中并未出现她自己。——梦中跟童年相关的事实，也能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把时间转变成空间展现。不管还是人物还是景色，都好像相距甚远，不

是像在路的最末端，就是像从看戏用的望远镜的另外一头观望。[1911年]

3. 有一名男士，清醒时喜欢抽象与不确定的用词，但他头脑很灵活。他曾做过这样一个梦：他来到火车站，有一列火车才进站。火车没有动弹，是月台在向火车靠近。这一细节仅仅表示，我们想要在梦的内容中找到另外一种颠倒。做梦者由梦的解析结果联想到一些画册，画着一些头下脚上、用手走路的男人。[1911年]

4. 还是这个做梦者，跟我说起另外一个梦，梦很短，让人联想到制作画谜的技巧：在一辆汽车（automobile）上，他叔叔亲吻了他。他立即给出解释，说这个梦表示自慰（auto-erotism），这出乎我的预料。在清醒状态下，这个梦的内容很可能会被视为一个笑话。[1911年]

5. 一名男士梦到自己从床后面拉出一个女人。这表示他偏心于她。 ①[1914年]

6. 一名男士梦到自己做了官，坐在桌子这边，而皇帝坐在桌子那边。这表示他跟自己的父亲正处于对立的状态。[1914年]

7. 一名男士梦到自己正在医治一个人的断肢。经过解析，断肢（knockenbruch）是婚姻破裂（ehebruch，正确的说法是“私通”）的象征。② [1914年]

8. 一般说来，梦里的一天表示做梦者在童年某一特殊阶段的年龄。所以早上5点15分，在梦里就表示五岁零三个月。由于做梦者的弟弟出生时，他就处在这个年龄，所以这很关键。[1914年]

9. 梦里还有这样一种表示年龄的方法：一名女士梦到自己正在跟两个年龄相差15个月的小女孩散步。她无法由此联想到哪个熟人的家庭。后来，她给出了这种解释：两个孩子的年龄差，正好跟她童年时期遭遇的两次创伤的时间差相等，第一次创伤

发生时，她三岁半，第二次她四岁零九个月。[1914年]

10.人在接受精神治疗期间，频频梦到治疗和由此引发的很多观念与期待，是很普遍的。旅行是最常见的代表意象。一般是乘坐当代最复杂的交通工具汽车。在这种情况下，病人通常会以汽车的行驶速度为良机，发表讥讽言论。——若在病人的清醒观念中，“潜意识”是其中一项元素，必须展现在梦中，那用一些地下区域就能恰如其分地将其取代——若这些区域出现了，但跟分析治疗一点关联都没有，那多半表示女性的身体或是子宫——在梦里，“往下”一般关系到生殖器，“往上”却表示面部、嘴巴或是乳房。——无论令做梦者畏惧的热情冲动属于其本人还是其他人，多半都会被梦的工作展现为野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做出少许置换，就能将这些热情冲动的所有者替换成野兽。这类似于用野兽、狗、野马，象征让人惧怕的父亲的梦——这种展现方式会让人联想到图腾。）①可以这么说，用野兽取代力比多这种能让自己害怕，同时能用来压制与其对抗的力量。另外，时常还会出现做梦者让自己的神经症、“病态人格”摆脱自己的身体，展现为独立个人的情况。

[1919年]

11.汉斯·萨科斯记录过这样一个梦：“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我们了解到，梦的工作借助不同的方式，将某种视觉形式赋予了字词或是短语。比如梦的工作在展现一个双关语时，会以这种双关语意为转换点，分别在梦念和显梦中展现两个不同的意思。比如接下来这个简短的梦。这个梦为了展现的目的，借用了前一日一些恰当的印象。做梦当天，我感冒了，导致当天晚上，我打定主意这一整夜尽量不要下床。梦里，我好像还在做白天做的工作，不停地在—本册子上贴剪报、分类。我拼命想将一张剪报贴在册子上，可是贴不上（‘ergehtnichtaufdieseseite’），我因此深感痛苦。醒来以后，我依旧能感受到梦里的痛苦，因此不得不推翻了入睡前的打算。那个能维护我的睡眠的梦，还让我产生了一种幻觉，

用 ‘ergehtnichtaufdieseseite’（可是他不要去厕所）这个灵活的双关语，让我不愿下床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1914年]

梦的工作罔顾清醒时的批判对其合法还是不合法下的结论，借助自己掌握的所有方法，赋予了梦念视觉的展现。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梦的解析，只是有所耳闻的人，面对这种情况，免不了会将梦的工作当成笑话，对其存疑。在《梦的语言》（1911年）一书中，斯特科尔罗列了很多相关梦例，可是由于他的论断缺少批判性，采用的技巧也很随意，即便是态度客观的人，也不可避免会心生质疑，因此在此我会尽可能少去援引这些梦例。 [1919年]

12. 接下来是从V. 陶思克（1914年）以梦中的服饰和颜色为主题的一篇论文中摘取的一些梦例：

（1）A梦到之前的女主人身穿紧包着臀部的黑色发光（lüster）的衣服——相应的解析是女主人是淫娃荡妇（lüstern）。

（2）C梦到一位年轻姑娘身穿白色宽松的外衣走在一条街上，有白光照耀在她身上——做梦者首次跟一位姓白的姑娘亲热，就是在这条街上。

（3）D太太梦到八十岁的维也纳老艺人布莱塞尔（Blasel）穿着一身盔甲（invollerRüstung），在沙发上躺着。然后，他开始在桌椅上跳来跳去，对着镜子挥舞手里的一把匕首，好像在跟一个臆想中的敌人交锋——解析：做梦者身患慢性膀胱病，正在沙发上躺着接受分析治疗。她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身影，心想自己虽然年纪大，又有病，但看上去还是很强壮，很有精神（Rüstig）。

13. [1919年]梦里的“了不起的成就”。——一名男士梦到自己躺在床上，身怀六甲，他发觉自己身处困境，便喊起来：“我宁愿……”（解析时，他想到了一名护

士，便以“碎裂的石头”作为这句话的结尾）一幅地图挂在床后边，地图底端是一根木条。他抓住木条两头，想将其折断，结果木条纵向分成了两半。因为这个动作，他的痛苦减轻，分娩更加顺利。

他在没得到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将木条（Leiste）折断解析为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通过摆脱女性姿态，他逃避了分娩（治疗）带来的痛苦。木条不光裂开了，还纵向分裂成了两半，做梦者想到这种荒诞的细节，这种翻番和破坏的组合，暗示了阉割。阉割在梦中经常展现为两个男性生殖器同时出现。腹股沟（leiste）作为一种对立意愿的勇敢展现，是一个靠近生殖器的身体部位。在总结了这个梦的解析后，做梦者表示，他之所以宁愿变身为女性，是因为受到了强烈的阉割威胁。

14. [1919年]有一回，我要用法语解析一个我以一头大象的形象展现出来的梦。当然，我会问做梦者我呈现为一头大象的原因，他说因为“你在骗我”（“Vous me trompez”，trompez=trunk大象鼻子）。

梦的工作在展现专有名词等罕有的材料时，时常会借助平日里很少见到的联想。我曾梦到，老布吕克要求我执行一项解剖.....我很认真地找到了一样东西，类似于皱巴巴的锡箔纸（这个梦例后文还会谈及）。与之对应的联想（这对我来说并非易事）是“stanniol”^①，之后，我又发现我联想到的其实是Stannius这个名字，他是鱼类神经系统解剖领域的一名学者，我少年时的偶像。事实上，布吕克老师给我安排的第一项科学任务，牵涉到一种名为Ammocoetes的鱼类的神经系统（弗洛伊德，1877年a）。这种鱼的名字显然无法应用到画谜中。[1900年]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应被留意的奇异的梦，我必须记录下来，因为这个梦是一个孩子做的，解析起来也没有难度。有位女士说：“幼时我记得自己经常梦到上帝头戴一顶三角帽。用餐时，为了避免看到其余孩子盘子里还有多少食物，我也经常戴上

这种帽子。当时我已经了解上帝无所不能，因此这个梦就能解析为，虽然我头戴帽子，但我什么都知道。” ①[1909年]

梦的工作与其利用材料也就是梦念的方式，能在我们思考梦里的数字和计算时，为我们提供启示。再加上有种迷信的说法，梦里的数字对将来有很特殊的意义，因此我要挑选出几个这种类型的梦例。

（一）

在治疗将要结束时，一名女士梦到自己正准备去交纳一些费用。女儿从她钱包里拿出三个弗洛林，六十五个克鲁斯。做梦者问女儿：“只要二十一个克鲁斯就够了，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这个简短的梦不用做梦者深入解释，我已经明白了，因为她的状况我很清楚。她是从外国过来的，她女儿正在维也纳读书，她要想继续在我这里接受治疗，唯一的条件是她女儿继续待在维也纳。再过三周，这个女孩就要结束学业了，这名女士的治疗也要随之结束。女校长在她做梦前一日来征询她的意见，要不要让她女儿再在学校待一年。她自然能从这个暗示联想到，这样一来，她的治疗就能继续了。这个梦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此。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学年与治疗都余下三周，也就是二十一天（尽管实际治疗时间并没有这么长），梦中跟钱数紧密相关的数字，在梦念中指代的是时间——原因是时间便是金钱，此外并无更深刻的意义。三百六十五个克鲁斯即三个弗洛林加六十五个克鲁斯，很明显，出现在梦里的钱数很少，展现了一种欲望达成。做梦者想减少治疗费和学费的金额。

（二）

出现在另外一个梦中的数字，状况更加复杂。有位女士年龄不大，却已经结婚多年，她听说一个年龄跟她差不多的女性朋友爱丽丝刚刚订了婚，便做了这样一个

梦：她跟丈夫在戏院里，前排有一边的座位一个人都没有。丈夫说爱丽丝及其未婚夫也打算过来，可是只能买到不好的座位——用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这种票他们自然不会买。她认为，就算买了，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坏处。

梦中一个半弗洛林的源头在哪里？在做梦前一日发生的一件小事。她丈夫送给她的小姑子一百五十个弗洛林，对方很快买了一件珠宝，花光了这笔钱。一百五十个弗洛林相当于一百个一个半弗洛林，这点需要留意。至于三张票的三，唯一的解释便是那个刚刚订婚的女朋友刚好小她三个月。要完全解析这个梦，只要再找出前排座位没人坐的意义即可。这种情况毫不掩饰地暗示了一件偶发的小事，给了她丈夫一个很好的理由取笑她。有一次，她想去看下周上演的一部戏，不辞劳苦提前几天去买了票，并为此付出了一笔订票费。到戏院后，他们看到戏院一边基本没人，先前她那样着急买票，这时看来完全是多此一举。

这个梦的梦念就这样揭露出来了：“原本我可以不必这样着急结婚的，这么早就结婚，实在荒谬。爱丽丝的情况说明，到了最后，我总能嫁出去的。我的确应得到比现在多一百倍的（财富）” “我只需耐心等待即可”（对比小姑子的心急）“我的财富”（或者嫁妆）“要买我丈夫这种男人，足可以买三个”。

这个梦例的数字意义与前后关联的变化幅度，远超过前面那个梦例。这个梦中的改装与伪装层次更深，至于原因，可以说是在得到展现之前，这个梦的梦念一定要战胜一种极强的内部精神阻碍。梦中有个荒诞的细节，两个人要买三张票，这点更加需要我们留意。我要稍微提前探讨梦的荒诞，点明这个梦的内容中这一荒诞的细节，是为了突出“这么早就结婚，实在荒谬”这个梦念。一定要在梦中为荒诞找一个位子，数字三就巧妙地达成了该要求，其源头是两人三个月的年龄差这一微不足道的差异，至于将一百五十个弗洛林缩减至一个半，正好跟做梦者对自己的丈夫

（或者财富）潜意识中的轻蔑相符。

（三）

接下来这个梦展现了维护梦的声誉的计算方法：一名男士梦到自己在B家的椅子上坐着——他跟B家相识已久——告诉他们：“你们做了件大错事，不让玛丽跟我结婚。”——随后，他问那个女孩：“你多大了？”——她说：“我是1882年出生的。”——“哦，二十八岁了。”

这个计算很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他做这个梦是在1898年。做梦者的计算能力这样低下，只有全身麻痹病人能与之相比，除非有别的解释。我这位病人是个一看到女人就忘不了的男人。这几个月，他一直按时过来接受治疗，有位年轻的姑娘常常排在他后边，他时不时地打探她的状况，并很想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他觉得她差不多有二十八岁了，梦里的计算结果就源自这里。刚好他就是1882年结婚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来到我这里时，他总是忍不住要跟其余两位女士攀谈——就是总给他开门的那两位女佣人（都不算年轻了）。在谈及她们为何不回应他时，他表示因为在她们眼里，自己已是一个习惯固定的老绅士了。

（四）①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跟数字相关的梦例。其特征在于梦显著的决定或是多重决定的方式。是B.达特纳医生为我提供了这个梦及其解析。“我住的公寓属于一名警察。他梦到自己在街上巡逻（这是一种欲望达成）。一名巡官走过来，其领章上的号码前面是22，后面是62或26，简而言之有多个2。

“汇报这个梦时，做梦者将2262这一号码分开了，但是这一点就表示该号码的两部分意义各不相同。在他的印象中，做梦前一日，他们在警察局讨论起服务年资，讨

论了一名六十二岁退休的巡官领到的退休金。做梦者已经服务22年，要领到90%的退休金，还要再服务两年零两个月。这个梦先是展现了做梦者长久以来的一个欲望达成——升职成为巡官。做梦者就是那个领章号码为2262的高级官员。他在街上巡逻——他另外一个欲望——他剩余的两年零两个月的服务已经完成了，终于能跟那名六十二岁的巡官一样退休，领退休金了。” ①

这些梦例加上之后要谈及的梦例能让我们确定，梦的工作根本不会计算，也不在乎计算结果是否正确，仅仅是以计算作为展现梦念的形式，将用其他方法展现不出来的问题暗示出来。在这一点上，梦的工作将数字当成了展现自身目的的媒介，跟梦展现其他观念的方法没有区别——梦中能够辨识的用语言表述的专有名词和语言也包含在后者之中。

事实上，梦的工作并不能形成语言。无论梦中出现了多少讲话或是对话，是对是错，都会有解析证明，梦的全部工作就是将真正说过或听过的语言片段，从梦念中截取出来，相当随意地对待。除了将这些片段从前后关联中截取出来，切割开，汲取一些部分，排挤剩余部分外，梦通常还会对其进行重新排列。因此，梦中一段连续、完整的语言，解析时会被分解成三四个片段，彼此独立。梦一般会舍弃梦念中的词语本意，赐予其一种新意义，以构成新语言。② 我们若能认真观察出现在梦中的一段话，便会发觉其有一部分十分清楚、紧凑，剩余部分却好像之后新增的，是一些关联性的材料。我们可以像读书那样，将一些偶然漏掉的字母或是音节填充进去。这导致梦里的语言构造宛如角砾岩，用一种粘合胶将各类大岩石粘连起来。

以上状况准确说来，只对梦中具备感官性质、同时被做梦者描绘成交流的语言适用。其余类型的语言，做梦者并无听到或说过的感觉（也就是在梦里不具备听觉或运动感觉），仅仅类似于人类清醒活动中的思想，进入梦中时，通常不会做出半分

改动。这种未经改动的语言还有一个充沛的源头，好像是阅读材料，但若要具体追溯，难度很高。无论如何，鲜明展现在梦中的语言，都以做梦者真正说过或听过的内容为源头。

我曾为了别的目的，援引过一些梦例，其解析过程已经证实了这一梦中语言的源头。所以第五章第一节那个“纯真”的菜市场梦里，因为那句话“那个再也买不着了”，我就等同于肉贩了，而这个梦之所以能变成“纯真”的梦，其实是因为另外一句话“我不想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别忘了，做梦前一日，做梦者已经从她的厨子处获得了一些暗示，还给出了这样的回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你注意一下你的行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好像很纯洁，却暗示了梦的第二部分，从而让梦中潜藏的想象得到了巧妙的满足与暴露。

有很多梦例都能产生相同的结论，以下是其中一个。

做梦者正在一座很大的院子里焚烧几具尸体。他说，这种情况我看不下去了，我要走！（此处未必要说出来）之后，他碰到屠夫家的两个儿子，问：“味道好不好？”其中一个孩子说：“不好，一点都不好。”——俨然是将尸体看作了人肉。

这个梦的源头很纯真：晚饭过后，做梦者跟自己的太太去邻居家拜访。邻居家的人都很善良，但并不怎么合他胃口。有位热情的老太太正在用晚餐，硬逼^①（该观念可用男性间有性暗示的一句笑话表示）着他尝尝菜怎么样，他借口没胃口，婉拒了。对方却说了些类似于“你可以的，尝尝吧”的话。他被迫尝了一口，讨好地说：“的确不错。”等到跟太太独处时，他开始对邻居的执着和口味欠佳的菜发表怨言：“这种情况我看不下去了。”到了梦里，这个观念并未准确展现为语言，而仅仅对请他尝菜的老太太的容貌做了暗示，这必然表示他不愿看到她的样子。

还有一个更具启示性的梦例。由于这个梦的核心是由极其清楚的语言构成的，因此我将其放到了这里，不过要彻底解析这个梦，却要等到对梦里的感情进行探讨时。这个梦是我做的，清楚至极：晚上，我来到布吕克的实验室，听见了很轻的敲门声。打开门后，我看到（已故的）弗里契教授带着一群我不认识的人走进来，交谈了几句后，他在自己的桌子旁边坐下了。随后是第二个梦。七月，我朋友弗里斯偷偷来到维也纳，跟我（已故的）朋友P在街上谈话，被我看到了，随后，我跟着他们来到某地。他们似乎是在一张小桌子旁边相对而坐，我在桌角处落座。弗里斯提及自己的姐姐，表示在不到三刻钟之前，她刚离开了人世，还说了“这便是极限值”这样的话。P无法理解他的意思，他便转向我，问我跟P说过哪些与他相关的事。我觉得不可理喻，但我压抑着这种情绪，极力想让弗里斯明白，P已经死了（所以他什么事都理解不了，是很正常的），可事实上，我说的却是“Nonvixit”——这个错误我自己也留意到了。因此我死死瞪住P。他因为我的注视，面色惨白，身影模糊，眼珠出现了不健康的蓝——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我非常开心，并且到了这时，我明白到欧恩斯特·弗里契同样是个亡灵、“游魂”（“Nevenant”）。我又产生了一种感觉：这种人有很大概率会因他人的欢迎存在，又因他人的期待消失。

这个精妙的梦中包含了很多梦的特征——比如我在梦中利用的批判能力，用“Nonvixit”（“没有活到”）取代“Nonvivit”（“已经死去”），我本身也知道这是错的，又如我对死去的人和梦中被当作死去的人的无谓态度，最终推导出的结论的荒诞，还有我因这种荒诞得到的巨大满足等。这个梦例展现了这么多谜一样的特征，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解开梦中所有的困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梦中我做的事——为满足自己的野心，放弃自己极度敬重的人——在实际中不能做。一切隐瞒都会对我熟悉的梦的意义造成损害，导致在这里和之后，我只能选择性地解

析梦的几部分。

我用眼神让P消失的场景，是这个梦例的重要特色。他的眼睛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颜色，之后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场景我先前感受过一次。在我的印象中，我在生理研究所做示范实验员的那段时期，一大早就要去上班。布吕克听说我去学生实验室时数次迟到，有一天早上就准时在实验室开门时赶到，等我过去。他跟我说了很短的几句话，却极具针对性，不过我并不在乎。但他凝视我的那双蓝眼睛，却让我很恐慌，手足无措——一如梦里的P，好在二者颠倒了身份。这个了不起的人物的眼睛，到了老年依旧很漂亮，让所有人过目不忘，所有目睹过他发火的人都能明白，那个年轻的犯错者彼时情绪如何。

然而，我找到自己在梦中作出“没有活到”的判断的源头，却是很久之后的事了。最终，我回想起来，这两个在梦中清楚异常的单词，我是看到过，而不是听到过或是说过，我立即明白了它们源自何处。坐落在维也纳霍夫堡皇宫中的凯瑟·约瑟夫纪念碑基座上，雕刻了以下打动人心的文字：

Salutipatriaevixit

Nondiusedtatus. ①

（为了祖国的繁荣，

他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倾尽全力。）

我援引的这句碑文，刚好表示“此人微不足道——他甚至不在人世”，跟梦念中一系列敌对观念契合。不过，我因此又回想起，我是在大学走廊上的弗里契纪念碑揭幕 ②后没几天，做了这个梦。当时，我再度看到布吕克的纪念碑，所以必然是（在

潜意识里）感叹我朋友P极有才能，却英年早逝，他将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科学，却无法在同样的地方拥有自己的纪念碑，于是，我便在梦里帮他立碑纪念。另外，他也叫约瑟夫。 ①

依照梦的解析原则，这依然无法解释我用记忆中的凯瑟·约瑟夫纪念碑上的“没有活到”，取代梦念中要用到的“已经死去”。梦念中必然存在其他元素，能推动这种转移。我不由自主地留意到，梦的情境中融合了敌对与温情这两种跟我朋友P相关的情感。第一种展现在表层，第二种隐藏在内里。然而，它们都在“没有活到”中展现了出来。我帮他立碑纪念，是因为他作出的科学贡献；而我让他消失（展现在梦的末尾处），是因为他不应该心存恶念②。末尾这句话的语调很特别，我必然先在心里建立了一种模式。针对同一个人物，却并存着两种极其正确却彼此对立、无法兼容的反应，这样的对照在哪里能找到？唯有在这样一段文字中——读者对此记忆深刻，即莎士比亚《凯撒大帝》（第三幕第二场）中，布鲁特斯的一段自我辩解：“我为凯撒哭泣，是因为他对我的爱；我感到欣喜，是因为他的幸运；我敬重他，是因为他的勇敢；可我杀死他，是因为他野心勃勃！”这些话的构造和对立意义，跟我在梦念中揭露出来的不是刚好一模一样吗？因此在梦里，我扮演的始终是布鲁特斯。要是梦内容里还存在别的证据能证明这个让人吃惊的间接关联就好了！我认为，“七月，我朋友弗里斯来到维也纳”，多半就是这个关联。事实上，这个梦的细节一点依据都没有。根据我的了解，弗里斯从未在七月来过维也纳。不过，七月这个单词是凯撒大帝创造的，因此这多半是在暗示一种过渡思想，我希望自己能出演布鲁特斯。 ③

我的确曾出演过布鲁斯特，这事说起来有点诡异。当时我参照席勒的作品，表演了一场发生在布鲁特斯和凯撒之间的戏，观众是一些孩子。彼时我不过十四岁，另一位演员是我的侄子，比我大一岁。他从英国过来探亲，因此也算是一个归魂

（revenant，也可以说是归来的游子），他是我最早的玩伴。三岁之前，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都爱着对方，但也会打架，这种童年时期的关系就像我已点明的那样，决定了之后我跟同龄人的一切关系。从那之后，我侄子约翰得到了大量化身，虽然这些化身彰显了他人格的各个方面，但在我的潜意识记忆中，他的人格从来没有变过。他肯定打过我，而我也肯定勇敢地回击了这个暴躁的家伙，证据就是，长大以后我听人说，每回我父亲（即约翰的祖父）质问我：“为什么你要打约翰？”我都会说：“因为他打我，所以我打他。”——彼时我还未满两岁。我用“没有活到”替代“已经死去”，肯定是因为童年时期的这一情景，原因是德语单词“wachsen”在童年后期的孩子的语言中，意思就是打。对这种联系的应用，并不会让梦的工作感到羞耻。其实我对P持敌对态度，一点依据都没有，他远比我优秀，单是这一点，他就足以取代我的童年伙伴。这种敌对态度必然要上溯至童年时期我跟约翰之间复杂的关系。 ①

这个梦在后文中还会谈及。

七、荒诞的梦——梦中的理性活动

解析梦时经常会遇到荒诞的成分，所以现在必须马上开始讨论这种荒诞的源头与意义。有些人对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他们将梦的荒诞性当成证明梦是受压且破碎的心灵活动无意义的产物最重要的依据。

我会先谈几个梦例，梦中的荒诞性只停留在表层，在深入探究梦的意义时便会彻底消失。以下是几个跟做梦者的亡父相关的梦（表面看来似乎是巧合）。

（一）

这是我的一位病人做的一个梦，他父亲六年前去世了。他梦到父亲遭遇了一场重大

事故。父亲出去旅行，搭乘夜里的火车，结果火车出轨了。车座位被挤成一团，夹住了父亲的头部。随后，做梦者看到父亲在床上躺着，左边眉毛上边有一条竖着的伤口。他很惊讶父亲竟会遭遇车祸（跟我描述这个梦时，他补充道，他觉得惊讶是因为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的眼睛好亮啊！

参照梦的流行理论，我们应该这样解析这个梦：首先，我们应假定做梦者在想象这起意外事件时，肯定不记得父亲多年前去世了。然而，在做梦过程中，他又回想起了这件事，导致他还在梦中就开始惊讶自己会梦到这些。不过，我们从解析中了解到，这样的解释很明显不会有什么帮助。做梦者让一位雕塑家为自己制作了一尊父亲的半身雕塑。做梦前两天，他第一次过去查看。他将这视作一场灾难。那位雕塑家雕塑的依据是他父亲的照片，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做梦前一日，做梦者出于对父亲的孝顺，让一名老佣人去雕塑工作室查看用大理石雕成的头部，想知道他是不是也觉得雕塑得过窄了。眼下，他又开始回想这个梦的构成材料。父亲在世时，每回因生意不顺或生活艰难觉得苦闷时，都会用双手紧紧压住额头两侧，像要将自己的头压窄一些，因为它实在太宽了——四岁那年，病人目睹了一把手枪走火，熏黑了父亲的眼睛（“他的眼睛好亮啊！”）。每当父亲陷入沉思或情绪低落时，额头上都会出现一条很深的皱纹，跟梦中的伤口重合。这个梦的第二个起因，便是梦中用伤口取代这条皱纹。做梦者曾为自己的小女儿拍了一张照，底片从他手上掉下去，再捡起来时发觉小女儿的额头上划破了一道，痕迹跟眉毛构成一个直角。由于母亲去世前几日，他也曾弄坏了母亲的底片，因此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种迷信的不祥预感。所以这个梦的荒诞仅仅展现为一个语言表述方面的疏漏，将半身雕塑和照片跟本人混淆了。（看一张照片时）所有人都会说：“你不觉得父亲哪里有点奇怪吗？”要避免梦中的荒诞，难度并不高，单说这个梦例，其荒诞性如此昭然若揭，我们也许会觉得这是能够接受的，甚至是有心制造出来的。

（二）

这是我的一个梦例，跟上面这个梦例非常相像。（我父亲是1896年去世的。）我父亲去世后，让马扎尔人（匈牙利一个重要的民族）在政治方面团结为一个整体。随后，我看见一张图，很小很不清晰：似乎是在德国国会大厦中汇聚了一帮人，其中有个人在一两把椅子上站立着，被其余人环绕起来。我回想起他在床上离世时像极了加里波第，眼下这个承诺变为了现实，让我很是欣喜。

比这更荒诞的事应该没有了吧？我做这个梦时，由于国会有意拖延议案，迫使匈牙利人进入无政府状态，陷入危机，之后被柯罗曼·泽尔解救。① 梦里将这个情境的细节用这么小的图画展现出来，跟对这个梦的解析是有关系的。人的梦念通常展现为跟实际大小大致等同的视觉图像。但我在梦里看到的图画，却复现了奥地利历史书里的一幅木刻插画，描绘了在著名的“我们誓死效忠国王”事件发生期间，玛丽亚·德利萨参与普雷斯堡议会的情景。②梦里，我父亲跟图画中的玛丽亚·德利萨一样被民众环绕，不过我父亲站在了两把椅子（德语stuhl）上。他让大家集合起来，充当了主裁判（“stuhlrichter”，字表意思是椅子裁判）的角色（二者间的关联是德国一句俗语“我们用不着裁判”）——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在床上去世时，我们围在他身边，的确有人说他在床上的样子跟加里波第很像。他断气后，体温上升，脸庞越来越红……回想起这一情景，我立即身不由己地联想到：

在他背后，那空虚的幻影之中，

有掌控所有人的事物——共同命运。③

这些提升的思想，为“共同命运”的另外一种意义开辟了道路。父亲去世后体温上升，跟梦里提及的“他去世后”契合。他生命最后几周，肠道彻底麻痹（梗塞），

是他去世时遭遇的最痛苦的折磨。由此产生了所有不敬的念头。我有一名同学，读中学时就丧父——这件事让我深有感触，跟他成了朋友——有一回，他提及一名女性亲戚的悲伤往事，态度轻慢：她父亲在大街上猝死，被人送回家。大家帮他脱衣服时，看见他不知在弥留之际还是“去世后”排出了粪便（stuh1）。这一情形让他的女儿很是不悦，导致这个丑陋的细节一直停留在了她对父亲的记忆中。至此，我们已经触碰到了这个梦展现的欲望：“人去世后，要在子女面前维持伟大、圣洁的形象。”——但任何人不都会这么想吗？这个梦的荒诞性表现在哪里？梦显著的荒诞性仅仅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对于自身百分百合理的语言形象，人们习惯于对其各个部分间的矛盾包含的一切荒诞性视而不见，只给它一种停留在字表的形象。这个梦例再度让我们感受到，其显著的荒诞性是有意为之，并且在制造时煞费苦心。①

已经去世的人时常出现在梦里，②像活人一样跟我们共同活动，产生关联，这势必会引发某些原本不必要的惊讶和怪诞的解释，这只是我们对梦的理解不够深入的特别彰显。事实上，对这些梦的解释相当明显。我们时常会萌生这种念头：“若父亲还在世，面对这样的事，他会有何看法？”这一假设是梦无法表述的，梦唯一能做的就是某种特别的情境中展现人物。举个例子，有位年轻男士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有一回，他觉得自己花钱太大手大脚了，心生自责，就做了个梦，祖父死而复生，前来质问他。等到我们更加明确此人已不在人世时，便会将这个梦的批判性当作死去的人再也无法目睹这件事而生出的宽慰；或是觉得他再也无法干预其中的满足。

死者的亲人还会做另外一种荒诞梦，③其中并无滑稽与讥讽的意思。它展现了一种极致的否认，所以做梦者觉得根本无法想象的受压抑的思想，它却可能展现出来。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梦不会区分欲望与现实，如若不然，要解释这种梦就基本不可能了。举个例子，有位男士在父亲病重期间悉心照顾，父亲去世后，他悲痛欲

绝，做了一个没有意义的梦：父亲死而复生，跟平时一样跟他说话，然而（这点需要留意），他的确已经去世了，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若在“他的确已经去世了”后边补充一句“因为做梦者的欲望”，并将“他自己并不知道”解析成这的确是做梦者的欲望，就能轻而易举解析这个梦了。照顾父亲期间，他不止一次期盼父亲死去，即他的确萌生过死亡能终结父亲的痛苦的仁慈念头。父亲去世后，他陷入伤痛的那段日子，连这种仁慈的期望都成了他潜意识中自责的材料，似乎病人早逝的源头就是他这种念头。做梦者之所以能在梦里表述这种自责，是因为他幼儿时期抗拒父亲的欲望受到了刺激。可这个梦之所以显得荒诞，原因却正是梦的刺激跟白天的观念相距太远。 ①

在梦的解析方面，做梦者梦到自己所爱的死去的人，确实非常难以解析，得到的结果通常不能让人满意。原因在于，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矛盾感情在主宰做梦者跟死人的关系。在这样的梦里，时常会出现这种情形：起初，死人好像被当成了活人，之后忽然又成了死人，最后又成了活人，情况很混乱。最终，我明白了，因为做梦者有心想展现自己的冷漠（“对我来说，他是死是活都没什么区别”），所以才会一时死一时活。这种冷漠只是种欲望，并不真实；它是为了帮做梦者否认自身强烈至极且多半是矛盾的感情态度，将其变为自身矛盾感情的梦的展现。以下规则对我们解释其他做梦者跟死去的人产生关联的梦，多半会有帮助。若梦中没有谈及死去的人已经去世了，那做梦者跟死去的人就是同一个人：他梦到自己死了。若做梦者在做梦期间，忽然吃惊地告诉自己：“啊，他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就是在否认自己跟死人是同一个人，即否认梦到自己死了。——不过，要揭露这种梦中隐藏的所有机密，单凭这种解析远远不够，这一点不妨向大家坦承。

（三）

我可以点明梦的工作在以下梦例中刻意制造荒诞性的活动，但这种荒诞性在梦的材料中根本不存在。这是我做的一个梦，做这个梦时我刚启程去度假，碰到了图恩伯爵：我租了一辆车，让车夫送我去火车站。他似乎已经让我弄得非常疲倦了，向我提出某种抗议，我的回应是：“我自然不能跟你一起驾车沿着铁轨行走。”似乎我已跟他一起驾车沿着铁轨走了一段路了。在解析这个混乱且没有意义的梦时，我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我在做梦前一日租了一辆车，赶赴多恩巴赫 ①一条人迹罕至的大街。车夫不知道该怎么走，便跟大多数车夫一样盲目地往前，到了后来，我察觉到不妥，告诉他应该怎样走，并且批评了他几句。在之后的解析中，我回忆的一系列思想让我由这名车夫联想到贵族做派。眼下，我只能想到中产阶级平民对贵族记忆最深刻的一点：他们总爱坐在车夫的座位上。事实上，图恩伯爵便是奥地利这辆车的车夫。梦中第二句话是指我兄弟，我将他等同于车夫。有一年，我拒绝跟他一起去意大利玩。（“我不能跟你一起驾车沿着铁轨行走。”）由于他总是埋怨在这种旅程中，我为了在一天之中观赏多处美景，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疾奔，让他非常疲倦（梦原封不动地呈现了这点），因此为了惩罚他，我便拒绝了那次的行程。做梦当天黄昏时分，我兄弟跟我一起去了火车站，走到靠近干线终点的郊区火车站，快抵达火车站时，他为了搭乘郊区的火车到伯克斯多夫 ②去，便从车上跳了下去。我告诉他，他去伯克斯多夫要是不走郊区线，是走干线的话，就能跟我在一起久一点了。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梦到了跟实际刚好相反的情景：我已驾车沿着铁轨走了一段路了。这是一种辩驳——你也是这样。我对我兄弟说：“你在郊区线上走的那段路程，完全可以跟我一起在主线上走。”我在梦中将“郊区线火车”替换成了“出租车”，将整件事都打乱了（这种打乱在我将车夫和我兄弟关联起来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就这样在梦里成功塑造出了一种无意义的内容，理解难度好像很高，还跟我之前在梦里的说法产生了近乎直接的矛盾（“我不能跟你一起驾车沿着铁轨行走”）。但由于我将郊区铁路和出租车混为一谈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在梦

里安排了这件完全像谜一样的事情，必然是出于某种目的。

可这种目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梦的荒诞性的意义，还有认可甚至创造这种荒诞性的起因。我这样解释了以上梦例的荒诞性：这种梦应该存在某种事物，跟“fahren”^①一词存在关联，荒诞且难以解释。原因在于，梦念包括了一种需要展现的特殊结论。有位女士聪颖、热情，有一天晚上，我来到她（在这个梦的另外一部分中，她扮演了“女管家”的角色）家中做客，听到两个谜语，我无法解答，在场的其他人肯定都觉得我猜不出谜语的模样有点荒诞滑稽，因为这两个谜语他们都已经耳熟能详。谜底是“Nachkommen”和“Vorfahren”的双关语，而谜面是：

主人是怎样吩咐的，

车夫就是怎样做的；

它在坟墓里安然入睡，

成了所有人共有的。

（谜底是“Vorfahren”^②。）

第二个谜题跟第一个谜题前面的部分是一样的，让人非常不解。

主人是怎样吩咐的，

车夫就是怎样做的；

它在坟墓里安然入睡，

并非所有人共有的。

（谜底是“Nachkommon” ①。）

眼见图恩伯爵郑重地在前边驾驶，并表示了不起的绅士不厌其烦地降生（变为后人）后，我不由得感受到了费加罗的心境。梦的工作据此将这两个谜题看作了一些发挥媒介作用的思想。由于贵族和车夫很容易混为一谈，再加上有段时间，我们总以“schwager”（“车夫”或“堂兄弟”）作为对车夫的称谓，梦的凝缩便将我兄弟拉进了这个情境。可潜藏在背后的梦念却是：“为自己的先人心生骄傲是很荒诞的，与其这样，不如自己来做先人。”梦的荒诞性就源自判断某种事是“荒诞的”结论。而这也解释了梦中这一模糊不清的部分留下的难题：我觉得自己之前已跟车夫驾驶过一段路，原因何在？ ②

所以若判断有种“荒诞的”事物存在于梦念的某些元素之间，即不管是哪个做梦者，只要其潜意识思想中有批判或讥讽的动机，就会让梦变成荒诞的。所以荒诞性是梦的工作展现彼此间矛盾的方法——此外还有别的方法，比如在梦的内容中颠倒某种梦念的材料关系，借助运动压抑的感觉等。无论如何，梦的荒诞性是为了展现梦念的心境，它融合了讥讽或是大笑以及矛盾，不会被简单翻译成“不”。梦的工作之所以变得荒诞滑稽，无非就是因为这个目的。这样一来，显梦的形式便再度获得了隐梦的某个组成部分。 ③

前文中有个很好的具备这种意义的荒诞梦例：表演瓦格纳歌剧直至清晨7点45分，乐队指挥站在塔顶等。在没有解析的情况下，我给出了对这个梦的解释。其意义很明显：“这个世界如此混乱，这个社会如此癫狂；理应有收获的人一无所获，对此根本不在意的人却有了收获。”——在这个梦中，做梦者对比自己和表妹的命运——先前提到的荒诞梦例跟已故的父亲存在关联，绝对不是出于偶然。用来创造这种荒

诞梦的条件具备相同的特征。子女一早就开始批判父亲的权威；父亲对他们的要求如此严格，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密切留意父亲的所有缺陷。然而，父亲的形象引发了他们的孝心，父亲去世后尤其如此，导致他们对父亲的不认同因增强的稽查作用受到压抑，没能展现在意识中。

（四）

接下来还是一个跟已故父亲相关的荒诞梦。故乡的市议会给我送来一份某人住院的缴费单，1851年，此人在我家忽然发病，入院治疗。此事在我看来十分有意思，原因有二：第一，1851年，我尚未出生；第二，我父亲也许与此相关，但是他已经去世了。我到隔壁的房间探望他，跟他说起此事，当时他正在床上躺着。他回想起他曾在1851年因醉酒被囚禁或是拘留，这让我很惊讶。彼时他正供职于一家公司。我问他：“那你是不是经常喝酒？是不是没过多久就结婚了？”我计算了一下我的出生日期，我出生于1856年，似乎就是前面提及的那一年后紧接着的一年。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梦的梦念中有种极其痛苦且激烈的争辩，导致梦中接二连三展现出荒诞的成分。而这种争辩是公然展开的，我父亲公然受到了讥讽，这点尤其惊人。这种公开性好像背离了我们的那个假定：梦的稽查作用跟梦的工作存在关联。但只要我们看清楚，在这个梦中，争辩的对象是一个用暗喻展现的人，我父亲不过是在掩护此人，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这种状况了。一般说来，梦展现的都是对做梦者父亲的抗拒，但这个梦却刚好相反。我父亲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掩护。这个梦处理平日不容侵犯的对象的方式，不带半分伪饰，原因只有一个：当时我便了解自己实际针对的并不是他。要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定要上溯至梦的源头。我有位年纪大过我的同事，大家都觉得他的评判非常公正。我还有位病人 ①，他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已经是第五年了，我这位同事对此非常惊讶，并提

出了异议。此事过后，我便做了以上这个梦。在显著的伪装下，梦最开始的内容暗示了这名同事曾代替我父亲去做他无法继续的工作（“住院费”），而我们的关系恶化时，就像父子间出现误会时，儿子因父亲的地位和先前从他那里获得的好处必然会陷入感情冲突一样，我也陷入了相同的处境。梦念针对我办事没有效率受到的责备，提出了激烈的抗议，一开始，这种责备针对的是我为病人提供的治疗，之后扩展到了别的方面。我心想，我已经快过所有人了，莫非他不知道吗？跟一辈子比起来，四五年算长吗，再说了，接受治疗的这段时间，病人不是感觉生活愉快了很多吗？

由于这个梦将梦念各个组成部分的句子，原封不动地拼在了一起，因此其荒诞性给人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所以“我到隔壁的房间探望他”等句子，跟之前的内容牵涉的主题没有关联，同时将我快要订婚了，却没有征得他的许可的各类状况真实复现出来。于是，我由这句话联想到了这个老人在这个事件中展现出的宽容，同时跟另外一个人的做法构成了对比。还要注意，在这个梦的梦念中，我父亲被当成了大家名副其实的楷模，而稽查作用的实质是不能探讨受禁事物的真相，却能对其撒谎，因此讥讽我父亲就成了被容许的。之后的一句话大致是说他回想起自己“有一回因醉酒被囚禁”，此处，他已成了了不起的梅勒特^②的象征，跟我父亲没有半点关联。我非常敬重梅勒特，他是我的偶像。有一段时期，他很欣赏我，之后却忽然转变为跟我公然敌对。我因这个梦回想起，我曾听他亲口跟我说，年轻时，他沉溺于氯仿中毒，因此进了疗养院。我还因此回想起另外一件事，此事过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我跟他曾经针对男性瘾症是否存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纸上论战。^①他病重时，我去看他，问他的病况如何，他给出了细致的解答，末尾又说：“我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瘾症病例了！”他就这样承认了自己长久以来坚持反对的事，我很吃惊，也很满足。可是我在梦里用父亲取代梅勒特，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

看不出他们两个有哪里相像。这个十分短小的梦已足能展现出梦念中一个条件从句，可将这个从句彻底展开：“若我是一名教授或枢密顾问的儿子，必然能进展得更加迅速。”在梦里，我将父亲当作了枢密顾问或是教授——梦里对1851年这个时间的处理，是最让人关注，也最让人疑惑的一点。我似乎认为五年的时间差完全可以忽略，它跟1856年基本可以等同。然而，梦念极力想要展现的，就是梦中结尾这句话。四五年既是此次解析前面谈及的因那名同事对我的支持而感到欣喜的时间，也是我让未婚妻等候结婚的时间，巧合的是还是梦念急切想要追寻的让我那位病人等候彻底病愈的最长时间。梦念问：“五年算什么？”“五年对我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以后我还有大把时间。我终会完成这件事，一如我最终完成了那件事，而彼时你却对我没有信心。”而去除了前边表示世纪的18，余下的数字51，是由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意义决定的，它之所以多次出现在梦中，原因就在于此。51岁对男人而言，好像非常危险，我有好几名同事都是在51岁那年去世了，有一个才当上期待良久的教授没几天就去世了。②

（五）

这是另外一个跟数字有关的荒诞梦。我熟识的M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受到批判，这种批判在我们看来太过偏激——发表批判的人是歌德无疑。结果自然是M先生失去了立足之地。用餐时，他冲着几个人大发怨言；不过，他对歌德的敬重并没有因此事减少。我尝试把时间搞清楚，可是好像很难。歌德是1832年去世的，他必然是在那之前发表了对M先生的批判，因此，彼时的M先生必然还很年轻，也许才十八岁。但具体年份我无法确定，以至于全盘计算都变得非常模糊。顺便一提，歌德是在自己有名的论文《论自然》中发表了这些批判。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这个梦为自身的荒诞辩解的方法搞清楚了。我曾在用餐时

结识了几个人，其中之一便是M先生，前段时间，他邀请我给他弟弟检查身体，怀疑他弟弟可能要全身瘫痪了。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怀疑。此次造访出现的一点小意外，很让人窘迫，交谈期间，病人无端端说起哥哥早年做过的荒诞事。我问了病人的出生日期，为了确定他的记忆有没有问题，还让他做了几道简单的加法题，他顺利做出来了。我醒悟到，我在梦里的举动跟瘫痪病人很相近（我对我们所处的年代没有确切的概念）。另外一部分梦的材料，拥有另外一个最近的源头。我身在柏林的朋友弗里斯最近发表的一部作品，遭到了一本医学期刊非常不友好的“毁灭性”批判，而这本期刊的编辑就是我的一位朋友。这位批评家还很年轻，判断力不足。为了这件事，我亲自去找了那位编辑，因为我觉得我有干涉其中的权利。他对这篇评论表示非常抱歉，但不会作出弥补。因为这件事，我跟这本期刊断绝了往来，不过在绝交信中，我表示不想让此事影响我们的私交。这个梦还有第三个源头：一位女病人刚刚向我描述了她兄弟的病，他在癫狂状态下，大声呼喊：“自然！自然！”在医生们看来，他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读了歌德以此为主题的那篇优秀的论文，二是他为了钻研自然哲学，过度疲惫。我却想到，在使用“自然”这个词语时，就算是没受过教育的人都免不了会在其中加入性色彩。我的这种观点必然有正确的成分，因为之后这名不幸的年轻人将自己的生殖器切了下来。而他刚好是在十八岁那年疯掉的。

关于我朋友那部遭受了激烈批判的作品（另有一位批评家表示，“是作者疯了，还是读者疯了，大家已经搞不清楚了”），我需要做一下探讨。这关系到生命的年代资料，同时说明在生物学方面，歌德一生的意义是普通人的若干倍。其中清楚表明了我跟我朋友在梦中调换了位子（我尝试将时间搞清楚）。可我的所作所为就跟一名瘫痪病人差不多，梦里出现的大量材料也很荒诞。所以梦念是在讥讽：“他（我朋友）当然是个疯掉的白痴，你们（批评家）是更博学的天才，可反过来就不行

吗？”这种反过来的例子，在梦里层出不穷。比如说歌德批判青年是很荒诞的，青年倒是很有可能批判了不起的歌德。再比如我以瘫痪病人的生日为依据，计算歌德去世的时间。

可先前我就说过，所有梦都受利己主义动机的驱动。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梦中代我朋友接受批判，同时取代他的位子，一定要说清楚。单是清醒时的批判，还不至于让我采取这种做法。但那位十八岁病人的故事，对他呼喊“自然”的特殊解释，都暗示了由于我相信精神神经症的病因与性相关，因此跟大部分医生产生了对立。我可能告诉自己：“你朋友受到的批判，也可能出现在你身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事实就是如此。”因此在梦里，可用“我们”来替代“他”：“没错，我们是白痴，正确的是你们。”梦里还提到了歌德那篇优秀、简短的论文，唤醒了“我正在思考”的清晰记忆。因为中学毕业时，我正在犹豫进入哪个行业，最终决定读自然科学，是因为在一场演讲中，我听到有人朗诵了这篇论文。

（六）

我曾在前文中提及另外一个梦，同样是利己主义的，不过其中并无我的自我。那个简短的梦大致是说M教授表示：“我儿子近视……”我的解析是，这仅仅是为引出另外一个以我为主角的梦而做的序梦。略过的主梦包含的语言形式很荒诞，理解难度很高，要细致解析：

罗马城中发生了一些事，务必要将孩子们带到安全地带，大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随后，梦中出现了一座历史悠久的双扇大门（我在梦里辨认出这是西恩纳的“罗马门”），我在一座喷泉旁边坐着，悲伤得险些流下泪来。一名女士——女佣人或是修女——带着两个小男孩过来，把他们交到他们的父亲（不是我）手上，很明显大一点的孩子是我的长子，而剩下那个孩子长什么样，我并没看到。那名女士让我的

长子给她一个临别之吻。她长了一个红鼻子，非常引人注目，男孩拒绝亲吻她，仅仅挥手跟她道别，说“AufGeseres”，随后，他又冲着我们两个（或一个）说“AufUngeseres”，后面这个短语在我看来，有偏心的意思。①

我看了一部名为《新犹太人区》的戏，产生了大量凌乱的念头，这个梦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个犹太人的问题跟孩子的前途相关，我们无法为他们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也跟教育方式相关，能给他们跨越国界的自由——在相关梦念中，能很容易地辨识出这一切。

“我们在巴比伦河畔坐下哭泣。”西恩纳之所以声名远扬，靠的是当地美丽的喷泉，在这一点上，它跟罗马没什么两样。我每次梦到罗马，都会从我熟悉的地方中找一个取代它。有座庞大且闪烁着明亮灯火的建筑，坐落在西恩纳的罗马门旁边，众所周知，这便是曼尼柯米欧（Manicomio）精神病院。我做这个梦之前刚刚收到消息，有位跟我有同样宗教信仰的先生，辛辛苦苦在州立精神病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却被逼辞职。

“AufGeseres”（在这方面，梦的情景会启发我们联想到“AufWiedersehen”）和与其相反、没有意义的“AufUngeseres”引发了我们的兴致。从哲学家那儿，我了解到“Geseres”是个真正的希伯来语单词，是由动词“goiser”衍生而来的，翻译成“受难”或是“厄运”最为恰当。但其用在俗语中，却是“哭泣与悼念”的意思。至于“Ungeseres”，却是我创造出来的，这是我第一个留意到的单词，可它是什么意思，起初我并不清楚。不过，梦最后那个短语却表示喜欢“Ungeseres”多过“Geseres”，我因此产生了联想，这个单词的意思也因此彰显出来。与之相似的关联，还存在于鱼子酱中，相较于有盐（“gesalzen”）的鱼子酱，没有盐的（“ungesalzen”）更受欢迎。“将军的鱼子酱”表示贵族的虚

荣，其中潜藏着我对一名家庭成员玩笑一般的隐喻，我期待日后她能照看一下我的孩子，因为她的年纪比我轻。这同时契合了我的另外一名家庭成员，也就是那个勤劳的保姆的真实状况，她跟梦里的女佣人或是修女十分相像。可是在“gesalzen-ungesalzen” “Geseres-Ungeseres” 中间还是找不到过渡。这种过渡存在于“gesäuert-ungesäuert”（“发酵——没发酵”）中间。当初逃出埃及时，以色列人没有时间发酵面粉，此后作为纪念，在复活节后的一个礼拜，他们只食用没发酵过的面包。在解析梦的这个部分时，我忽然产生了一些联想，我要将其加插在这里。去年复活节时，我跟我那位柏林的朋友漫步于布罗斯劳这座陌生小镇的大街上。有个小女孩问我某条街怎么走，我只能说不知道。之后，我跟朋友说：“希望成年后，那个小女孩能更准确地鉴别什么人能帮她指路。”不多时，我看到一块门牌，上面写着：“海罗德医生，就诊时间……”我说：“但愿这位同行不是儿科医生。”当时我朋友正在跟我说，生理学方面两侧对称有何意义，还表示：“若我们只有额头中间长了一只眼，就跟独眼巨人（Cyclops）一样了……”我由此联想到那位教授在梦里说的一句话：“我儿子近视（Myops）……”我终于明白了“Geseres”的重要起源。多年前，还在读书的M教授的儿子（他现在已经是一名独立的思想家了）得了眼病，医生表示眼病让他陷入焦虑。医生说，眼病若仅限于一只眼就没事，若另外一只眼也被传染了，就很危险了。这只眼康复后没多久，另外那只眼也出现了被传染的症状。惊惧至极的孩子母亲，赶忙让医生来到他们在乡下的家里。不过，医生这次却转移了方向，对孩子的母亲大叫起来：“一只眼能康复，另一只眼自然也能康复。你怎么可以将这视为‘Geseres’（‘厄运’）？”他说的没错。

接下来要思考的是，所有这些跟我和我的家庭的关联。M教授的太太将儿子读书时用的课桌送给了我的长子，在梦里，我就是通过长子的嘴巴道别的。这种转变形成的

欲望，能很容易地猜测出来。但书桌结构也带有防止孩子近视及单侧视力的意思，所以梦里提到了“近视”（和之后的独眼巨人），还有“两侧性”。我关注的一侧性除了指身体上的一侧性外，还指智力发展的一侧性。跟梦中情境形成矛盾的，不就是这种形式荒诞的关注吗？孩子转到一侧道别，然后似乎是为了维持平衡，他又转到另外一侧说了截然相反的话。他的做法俨然遵守了两侧对称！

所以一般说来，梦看上去最荒诞时，其意义便最深刻。人若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又担心会惹来麻烦，事先都会先标榜自己的愚蠢，不管在哪个年代都是如此。如果他们的言论针对的对象觉得他们是在胡说八道，十分滑稽，就能对他们更宽容了。戏里的王子为了掩饰自己，被迫装疯，他的做法就像真实生活里的梦。因此，我们在讨论梦时，可以用哈姆雷特说过的话将真实情况用机智、艰深的外套隐藏起来。他表示：“我只在刮西北风时癫狂，等到南风吹起时，我便能辨识手锯和苍蝇！”^①

梦中的荒诞性问题至此已经解决了。由于梦念绝对不会是荒诞的——只要做梦者是正常人——只有在展现梦念中的批判、讥讽时，梦的工作才会造就荒诞梦或在梦中加入荒诞成分。

我的第二项任务是，证明梦的工作仅限于上文中谈及的三种因素^②，以及之后要谈及的第四种因素的组合；证明梦的功能仅限于在这四种状况下翻译梦念，并证明以下问题本身就是错的，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人们的各类心智官能是全部参与梦的活动，还是只有部分参与其中？不过，由于很多梦的内容中都包括判断、批判、赏识，因某一特殊的梦的元素感到惊讶，尝试作出解释、争辩，因此为了纠正这些事实引发的误会，我一定要挑选一些梦作为例证。

我的（简明扼要的）答案是：一切在梦里展现为判断活动的显著事件，都只是梦念的材料借助既有的结构形式，在梦的隐意中持续攀升，进入梦的显意，我们不能将

这些时间当作梦的工作的理智成果。我可以更深入地解释这一观点。梦的隐意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以下两部分构成的，一是醒来以后对某个还有印象的梦作出的判断，二是这个梦的复现在人们心目中引发的情感，二者都应囊括在对这个梦的解析中。

（1）在这方面，我曾在第六章第三节中援引过一个很有名的梦例。有位女病人因自己做的一个梦“太混乱太模糊”，不愿意告诉我。她梦到了一个人，可那个人究竟是她丈夫还是父亲，她辨识不清。随后，她又梦到一个垃圾箱，由此回想起她新婚时，有位年轻的亲戚过来拜访，她开玩笑说自己接下来的任务是搞一个新垃圾箱，翌日她便收到了一个盛满了山谷百合的垃圾箱。梦的这一部分展现了一句（德国）谚语：“没有长在自己的粪便肥料上。”①解析结束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梦的梦念源自做梦者小时候听的一个故事：一个怀孕的姑娘不清楚谁才是自己孩子的生父。因此，这个梦的展现已经满溢出来，渗透进清醒的思想，也就是利用清醒时对整个梦的判断，展现梦念的一种成分。

（2）还有一个相似的梦例。我有位病人做了个梦，醒来以后，他马上告诉自己：“我必须告诉医生。”他因此认为这个梦非常有意思。然而，经过解析，这个梦显然是在暗示他在接受治疗的这段日子与人通奸，并打定主意不跟我说。②

（3）第三个梦是我做的：我跟P去医院，途中经过一个有很多房子和花园的地方。我感觉自己之前经常梦到这个地方。其中的路线我并不太熟悉。他帮我指了一条路，转弯过后就到了一家餐馆（不是在花园里，是在室内）。在那儿，我跟人打听唐娜太太，得知后边有座小房子，便是她跟她三个孩子的住处。我朝那边走过去，抵达之前，我看见一个身影模糊的人带着我的两个小女儿。我跟她们在一起站立了片刻，就带她们离开了。是我太太将她们留在那里的，我因此责怪了她。

醒来后，我觉得十分满意，因为借助此次解析，我了解了“我之前梦到过这个地方”有何意义^③。解析其实并未说明这种梦的意义，仅仅表示“满意”不是对梦作出的判断，而是包含在梦的隐意中。婚姻赐予了我孩子，是让我觉得满意的原因。P有段跟我一样的人生经历，之后还得到了比我更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可是他结婚后，太太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再对梦作出全面解析是没有必要的，以下两个事件完全能阐明梦的意义。做梦前一日，我在报纸上读到多娜太太的讣闻（在梦里，我将其变成了唐娜太太），她因难产而死。我太太说，为我们最小的孩子接生的助产士，刚好也是死者的助产士。前段时间，我在一部英文小说中首度看到唐娜这个名字，因此对它很留意。这个梦还有一个源头，就是做梦的日期正好是我长子生日的前一日——我这个儿子好像带点诗人气质。

（4）在梦到我父亲去世后，又在政治上将马扎尔人团结起来后，我也得到了相同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这个梦最后一部分中形成的感情的后续。我还记得，当日躺在灵床上的他跟加里波第那么相像，最终这件事变为了现实，我很是欢喜……（我已不记得之后又梦到什么了）。梦里这个空白，能借助解析填补。这个空白说的是我的次子，我用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的教名（克伦威尔）为他命名。童年时期，我被这个历史人物深深吸引，在去了一趟英国后，就更是如此了。我在我次子出生前一年，已经决定若是男孩，一定要让他叫这个名字，他出生时，我的内心相当满足。（父亲受到压制的自大狂是怎样通过思想传给子女的，在此已昭然若揭，这很有可能就是在真实生活中成为必要时，将这种情感压抑变为现实的其中一种方法。）由于孩子与濒死之人一样，都会在床单上大便——二者都极易获得谅解，因此这个梦中才会出现孩子。在这一点上，不妨对比一下stuhlrichter（“主裁判”，字表意思是椅子裁判）和梦里想在子女面前展现自己的崇高与神圣的欲望。

（5）接下来我要从清醒后继续或进入其内部判断的思考，转向对梦中作出的判断进

行思考。为了给我的工作创造巨大便利，我将利用为别的目的记录的这类梦例。在那个歌德批判M先生的梦中，好像作出了很多判断。“我尝试着把时间搞清楚，可是好像很难。”这非常像在批判这样一种荒诞的观点：歌德居然会写文章批评我熟识的这位年轻人。“他也许才十八岁”却又像是计算出来的结果，虽然计算时脑子很不清楚。而最终的“具体的年份我无法确定”，可算是梦中一个不确定的例子。

所以这些话初看之下，全都是梦中作出的判断。然而经过解析，它们全都有别的意思，对梦的解析必不可少，并消除了梦所有荒诞的迹象。“我尝试着把时间搞清楚”一句，对调了我跟我朋友（弗里斯）的位子。正在努力搞清楚生命的年代资料的其实是他。这导致这句话丧失了对之前那句话的荒诞性提出抗议的判断意义。“可是好像很难”这句加插的话，应该跟之后“那种观点是有可能的”是一体的。面对那位告诉我她兄弟病情的女佣人，我说了相似的话：“我认为，他大声呼喊‘自然！自然！’，跟歌德存在关联的概率不大，更大的可能是，这些话具备大家熟知的性色彩。”此处的确展现了一个判断——不过是在实际生活中，而非梦中，梦念仅仅是偶然回想起它来，加以利用。梦的内容像利用其余一切梦念片段一样，对判断加以利用。梦中的判断跟数字“18”的联系并无意义，但当判断从真实背景中脱离时，却留下了痕迹。末尾的“具体的年份我无法确定”，仅仅是为了实现我对瘫痪病人更深层次的模拟，这种情况在为他们做检查时的确出现过。

在解析梦里作出的显著判断时，可以联想到本书一开头确定的梦的解析工作的原则：一定要将梦的各种成分间的表面关联性当成非本质的假象，不去重视；并应上溯至梦的各个元素的源头，使其原本的状态得以恢复。梦是组合而成的事物，一定要将其再度切分为片段，才能实现研究的目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这种表面关联性的产生，是因为有种精神力量在梦里发挥作用，即“润饰”梦的工作造就的材料。由此展现出一种新力量，根据其重要性，我们会将其作为构造梦的第四种因素。

(6) 这同样是先前谈及的一个梦例，判断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在那个从市议会收到缴费单的荒诞梦中，我问：“是不是没过多久你就结婚了？”我计算了一下我的出生日期，我出生于1856年，似乎就是前面提及的那一年后紧接着的一年，就像一整套逻辑结论。他病发后没多久，我父亲就结婚了，当时是1851年。我出生于1856年，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这些全都正确。这一错误的结论，起源于对欲望达成的兴趣，这一点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四五年对我而言完全可以忽略”，才是主要梦念。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这一整套逻辑结论中的每一步，都能用另外一种已经在梦念中被决定的方法解析。那位在我同事看来接受了太久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已经决定接受完治疗就结婚。梦里，我跟父亲交流的方式，好像审讯或是考试，我因此联想到一名大学教授，他经常事无巨细地问自己的学生：“你出生于哪一年？”——“1856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回答该问题时，学生一般会说父亲结尾处带着拉丁文的教名。这名教授得到学生的回答后，可以从学生父亲的教名中推导出某种结论，而这是从学生的名字中推导不出来的。所以梦里的结论推导，仅仅是在重复梦念中某段材料的结论推导。这一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出现在梦的内容中的结论必定源自梦念。但其既能展现为一段记忆材料，也能展现为一组看似有逻辑的梦念。然而，梦里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是梦念结论的代表。①

据此，我们能够继续解析这个梦，我从那名教授的提问联想到大学时期的学生注册表（当时我们填写都用拉丁文），继而联想到我的专业课程。对我而言，医学专业的五年学制根本不够长，我又偷偷学了几年。熟识我的人都觉得我很懒，对我能不能考试及格持质疑态度。没过多久，我就决定参加考试，虽然晚了，但到底及格了。这是对梦念全新的强化，刺激我直面我的评判者，像直面挑战一样：“虽然我用了更长的时间，你们对我没有信心，但是我接受的医学训练最终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会成功。世事多半如此。”

这个梦开头几句话，必然会引发争议。这种争议在清醒时也会出现，连荒诞都算不上：梦里，故乡的市议会给我送来一份缴费单，此事在我看来十分有意思，原因有二：第一，1851年，我尚未出生；第二，我父亲也许与此相关，但是他已经去世了。这两点是正确的，若我真收到了缴费单，我会给出一模一样的辩解理由。之前的解析已经说明这个梦以痛苦、讥笑的梦念为源头。若再假设梦的稽查作用有强大的理由，便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梦的工作本身就有动机，借助梦念中包含的模式，百分百有效地否定荒诞的暗示。然而，解析证明，这种对照并非梦的工作能自由制造出来的，唯有借助从梦念中获得的材料，才能达成该目标。这就好比让一个门外汉去抄写一个（在数字之外）带有加、减、根、幂之类的符号的代数方程式，最终将数字和符号混为一体。（梦的内容中）这两个论点还有以下起源。我第一次提出精神神经症在心理学解释方面的一些前提条件时，不断有人表示质疑和讥讽，每次回想起来我都会非常痛苦。比如我只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对之后生病的人来说，其生命中第二年甚至是第一年的印象一直在影响他们其后的感情生活；并且癔症症状最开始也最深刻的基础，可能就是由这些印象——虽然记忆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它们扭曲或是夸张了——构成的。当我找到恰当的机会，跟病人这样解释时，往往会被讥讽不如去寻找他们出生之前的回忆。而我的另外一个发现是，在女性病人的早期性冲动中，她们的父亲通常发挥着出人意料的作用，该发现遭遇相同的待遇也是很正常的。但我坚信这两种假设的正确性，我有充足的依据。我想到了几个能作证据的真实案例，比如一个孩子的父亲在他极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可之后的事实证明，他对早亡的父亲的各种记忆，依旧保存在潜意识中。要解释这种现象，只有借助精神分析。我很清楚，作为我这两种判断根据的结论是否有效，必然会遭受质疑，所以梦的工作刚好就是借助我担心遭受质疑的结论材料，得出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这是一种欲望达成。

(7) 有个很罕见的梦例，一开头就清楚表明了对忽然出现的问题的惊讶：老布吕克肯定是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跟解剖我的下半身，也就是我的骨盆和腿相关，真是怪异。之前，我似乎在解剖室见到过我的骨盆和腿，可是并没有产生半点恶心感，因为我没留意到我的身体少了这些组成部分。N. 路易斯跟我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她已经站到我身旁。骨盆拿出来了，连为一体的上下两部分都能看到了。还有些厚厚的肉质凸起（我在梦里联想到了痔疮）。上面覆盖着一些东西，好像皱巴巴的锡箔纸 ①，要将它们刮下来，得很小心。这时候，我又拥有了双腿，在城堡里走来走去。然后，我租了一辆车（因为我累了）。这辆车开向一座房子，房子大门打开，车走完整条走廊，转弯后又开到一片空地上。 ②最终，我去了阿尔卑斯山旅行，跟一名帮我提行李的当地向导从千变万化的景色中穿过。因为我的双腿很疲惫，有一段旅程是他背我走过的。路上很泥泞，我们走在路边上。有些人坐在地上，好像印第安红人或吉卜赛人，还有个小女孩。此前，走在滑溜溜的路面上时，我一直在惊讶我在经过解剖后还能这样自如行走，不知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最终来到一座小木房子跟前，房后有一扇打开的窗，向导放下我，往窗户上搭了两块原来就有的木板子，跨越窗户下面的深坑。我终于开始为我的腿惴惴不安了。可是我预想中的跨越并没有发生，反过来，却看到紧挨着木房子墙角的木板凳上躺了两个大人，好像还有两个孩子。我们跨越时，能帮上忙的似乎是孩子，而非木板。我心里打起了寒颤，随即就醒过来了。

对梦的凝缩作用的幅度有少许了解的人，都能想象得到，要用怎样的篇幅才能全面解析这个梦。好我在本书中，只需要将这个梦当成“梦中惊讶”的一个例子，就跟加插的“真是怪异”展现出来的一样。做这个梦的原因如下。N. 路易斯，即我的解剖助手，曾过来探望我，并表示要“借我一本书”。我借给她的是赖德·哈加德的《她》。我告诉她：“这本书很怪异，不过通篇都是隐意，永恒的女性，不朽的人

类情感.....”她插话说：“这本书我看过了，你有自己的作品给我看吗？”“我那部可以永世流传的作品还在创作中，所以没有！”——“好吧，可你那部所谓‘终极启发’的作品，那部你说连我们都能明白的作品，几时才能出版呢？”她的语气带点嘲讽。我没有回答，因为我发觉，她只是在帮别人警告我。我想起我那部与梦有关的作品包含了我的很多不为人知的性格，就算那部作品出版了，我也要作出巨大的牺牲。

你了解的最好的事，

绝对不能跟孩子提起。

所以梦里我收到任务，要解剖我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指我对我的梦的自我解析。老布吕克现身的时机很恰当。我最开始做科研工作的那几年，就曾将一项新发现束之高阁，要不是他极力游说我，我也不会发表。而我跟N.路易斯的交流引发的更深层次的梦念太过深刻，无法进入意识。因为其中涉及赖德·哈加德的《她》，所以散布到了《她》在我心中刺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材料中去了。至于“真是怪异”的判断，源头除了那本书外，还有该作者的另外一本书《世界的心》。这两本充满想象力的小说，是梦中很多元素的源头。泥泞的道路和只有借助木板子才能跨过去的深坑，都是《她》中提及的；而印第安红人、小女孩、木房子，都起源于《世界的心》。两本小说都是女性作为向导，描述的都是危险的旅行，《她》描绘了一条通向未知区域的道路，沿途少有人走，危机处处。我为这个梦做了一些记录，其中表明，我双腿的疲惫感源自白天真实的感受。伴随着双腿的疲倦，还有可能出现一种松懈的情绪和困惑的念头：“我的双腿还能支撑多长时间？”在小说《她》中，探险的结果是女向导死于神秘莫测的地下大火，并未使自己和他人获得永生。毋庸置疑，那种恐惧的情绪正活跃在梦念中。木房子必然是一口棺木，一座墓穴。然而，

梦的工作的完成，借助的却是最没有期待的思想方式——欲望达成。因为我曾进入过一座墓穴，不过是空的，坐落于奥尔维托附近，墓穴主人是伊特拉斯坎人，墓中空间窄狭，有两条石凳靠墙摆放，两副成年人的骸骨躺在上面。梦里木房子的内部构造跟这个墓穴差不多，只是原来的石头被木头取代了。这个梦好像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你若非躺到墓穴里不可，最佳选择就是伊特拉斯坎人的墓穴！”最沉痛的希望通过这样的置换，变为了最逼切的期许。①可很快我们便会发现，梦通常无法改变情感，却能把附着在情感上的观念反过来，真是不幸。所以在出现了父亲无法做到的，将由其子女做到的观念后——这是这本怪异的小说中出现的一个新隐喻，一个人的身份能世代传承长达两千年——我还是从“心理恐惧”中醒过来了。

②

（8）我另外一个梦同样展现了对某种体验的惊讶。不过，在出现这种惊讶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解析的企图，既显著又广泛，简直称得上优秀。这个梦不光有两个特色吸引我，单是梦自身就让我忍不住去全面解析它。7月18日或是19日夜里，我正在火车南线上旅行，梦到有人叫：“Hollthum站 ③到了，停车十分钟。”我马上联想到棘皮动物（holothurian）——联想到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些英勇的民众在这里，对统治他们的残暴君主实施了绝望的抵抗——没错，就是奥地利反改革运动——那地方好像位于斯蒂利亚或是蒂罗尔——我在当地隐约看到了一座小型博物馆，这些人的尸骨与遗物就收藏在那里，我迟疑着要不要出去，其实我心里很想这么做。有卖水果的女人蹲在火车站，像邀请一样把篮子高高举起——我无法确定火车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动了，满心迟疑，结果火车还是没有开动——我忽然来到另外一节车厢，人在这里，后背要紧靠着车厢壁，因为这里的家具和座位都很窄。

① 我很惊讶，推测我有可能是在睡眠中换了车厢。此处有包含一对英国兄妹在内的多名乘客，墙上书架上的书清楚映入眼帘：其中有（克勒克·马克斯韦尔的）《国富

论》，这是一本包了棕色书皮的大部头。那个英国男人问自己的妹妹，对席勒的一本书还有没有印象……这些书好像有我的，也有他们的。为了确定此事，我也想参与到他们的对话中……醒来以后，我浑身是汗，车窗一个都没开。火车即将抵达（斯蒂利亚的）马尔堡车站。

记录这个梦时，我又回想起我故意想要忘记的一部分梦的内容。我（用英语）跟那对英国兄妹说：“这本书是某人从（from）……”随即又纠正道：“这本书是某人写的（by）。”那个哥哥对妹妹说：“他说的没错！” ②

这个梦始于一个火车站的名称。我肯定是被这个站名搞得半睡半醒了，将它的原名马尔堡（Marburg）替换成了Hollthum。我在梦中听到的其实是“马尔堡”，此后梦中谈及了席勒，也许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斯蒂利亚之外还有个马尔堡，那是席勒的出生地。 ③此次旅行，我买了头等车厢的票，可是一点都不舒适。火车上非常拥挤，我那节车厢里有两位颇有贵族派头的女士与绅士，却非常不讲礼貌，我进去时，他们满脸不高兴，且不带半分掩饰。我很有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却视若无睹。这对夫妇（背向火车前进的方向）并排坐在一起，那名女士却用一把伞占了她对面靠窗的位子，根本不理睬当时我也在场。车门马上关起来了，他们想开窗，就此交谈了几句。他们应该立即就看出我非常想得到新鲜空气。当时正是夜里，天气闷热，车厢的窗户全都关上了，非常窒闷。以往旅行积累的经验让我明白，除了不用买票和买半价票的旅客外，没人会这样不讲礼貌，苛待其他乘客。检票员来查票时，我将自己花大价钱买的车票拿给他看。那名女士用目中无人甚至带着胁迫的语气说：“我先生可以免费乘车。”她的青春已所剩无几，外表端庄、肃穆，流露出不满的神色。那名男士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我准备睡觉。梦里，我用残酷的手法报复了这对让我不快的旅伴。这个梦前半部分断断续续的片段中潜藏了太多的轻视与侮辱，这点任何人都不能质疑。这个欲望达成后，又出现了换车厢这个新

欲望。梦时常变换场景，却不会惹来半点异议。我若从自己的记忆中快速找到了一对更加和善的旅伴，取代了这对旅伴，大家不必有半点惊讶。不过，在这个梦里，却存在一种不容许改变梦中场景的状况，需要解释一下。既然我对换车厢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我忽然来到另外一节车厢，是怎么一回事？解释只有一个：我换车厢肯定是在睡眠期间发生的事——这种现象存在于神经病理学的病例中，在正常人中非常少见。众所周知，有些人能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中坐车旅行，而不会展现出病态。等到了某个地方，他会忽然清醒过来，但对空缺的那段记忆一无所知。所以在这个梦里，我便宣称自己患了“自动漫游症”（*automatismeambulatoire*）。

通过解析，还能找到另外一种解决的途径。我认为，试图解释换车厢的举动显然是梦的工作，不过，其源头是我的一位神经症病人的记录，而非我本人。在前文中，我曾提及一名男士，接受过高等教育，人也很善良。父亲去世后没多久，他开始自责，觉得自己有谋杀倾向，他不得不实施了多种防御举措，避免惨剧发生，这使他烦恼不堪，无法排解。这是一个严重的强迫症病例，病人拥有百分百的自知力。起初，他每次外出都会心生顾忌，无法自控地去留意所有单身的路人最后出现在哪里。若某个人走出了他的观察范围，他便会痛苦地觉得那个人可能已经被自己杀死了。这种做法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凯恩幻觉”——“四海之内皆兄弟”。（《圣经》记载，凯恩即谋杀者，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阿伯尔。）后来，他不再出门，一直待在家里，因为所谓的防御是无法实现的。可他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看到登在报纸上的凶杀案，良心让他质疑那个被通缉的杀人犯就是自己。他接连几周都没出过家门，焦虑暂时消失了，但他后来忽然又萌生了一种想法，自己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从家里出去，然后又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杀了人。之后，他就锁上了自家的大门，让老门卫保管钥匙，同时要求门卫绝对不要把钥匙还给自己，无论自己再怎么求他。

我在无意识中换了车厢，源头就在这里。梦念中的材料进入梦中时，没有做出丝毫改动，另外，很明显这个梦要将我和那个病人等同。一个很简单的联想让我记起了他，我最近的一次夜间旅行是在几周前，陪伴我的就是他。他已经康复了，陪我到各个省份拜访他的亲戚，他们全都邀请我去给他们治病。我们包了一节车厢，整宿开着车窗，而且入睡前，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了解到，他生病的源头是他童年时期就有的对父亲的敌对冲动，关系到性的情境。因此，我将自己跟他等同，就表示我们之间有相似的感情。梦的第二部分的结尾，展现的其实是一种夸张的幻觉：由于我的介入，对两位年长的旅伴预先做好准备的调情造成了阻碍，因此他们才会对我那么冷漠。这种幻觉能上溯至童年早期，好奇心驱使他闯进了父母的卧室，父亲又将他驱逐出来。

举这些梦例已经够了。它们已经为我在前文中援引的梦中判断仅仅是复现了梦念中的一些原型，作出了充足的证明。通常情况下，这种复现都不够写实，偶尔会将一些非常不合适的东西加入其中，不过有时候也会运用得十分巧妙，让人打从一开始就觉得梦里存在独立的理智活动，就像最后这个梦例这样。从中能发现，尽管并非每个梦都会出现精神活动，但只要出现，就能将梦中源头各不相同的元素组合成统一体，在不产生矛盾的前提下，赋予其意义。不过，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要先对梦里出现的情感展现展开思考，同时将它跟解析在梦中发现的情感作对比，这两点非常急迫。

八、梦中的情感

我们因斯特利科尔（1879年，第51页）详细的观察结果留意到梦中展现的感情，它不会像梦的内容一样，醒来之后很容易忘记，它是值得重视的。斯特利科尔表示：“某个人在梦中遇到大盗而心生畏惧，大盗确实是幻觉，但畏惧是真实

的。”与之相同的还有在梦中感受到快乐。感觉证实，跟人在清醒时的感情强度比起来，人在睡梦中的感情强度毫不逊色。梦竭力想将梦中的感情变成真正的精神体验，却不要求梦的内容做到这一点。但在清醒时，我们无法这样体验感情，因为从精神方面评估某种感情的前提是，这种感情必须要跟某种观念性的材料存在紧密关联。若在清醒之际，感情与观念在性质与强度方面彼此矛盾，那就无法做出判断了。

清醒时必然会出现的感情结果，到了梦的观念内容中却极少出现，这很出人意料。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77页之后）表示，梦的观念的精神价值被剥夺了。然而，也有很多梦例中的强烈感情，展现出了跟这种感情无关的主题内容的关联，跟上述情况刚好相反。在某些梦例中，我所处的情境也许会很可怕、危险、惹人厌憎，但却不会真的引发厌憎和畏惧的情绪；而在另外一些梦例中，某件没有坏处的事却能让人畏惧，某件幼稚的事却能让人高兴无比。

这个梦生活的特殊谜题在我们从梦的显意进入梦的隐意后，便会得到最迅速、最彻底的解决。隐梦中根本不存在这种谜题，所以不必再为之心烦。解析证明，观念材料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发生了移置与替代，感情却没有什麼变化。被梦的伪装改变的观念材料，当然不会再跟维持原样的感情契合；而这种不契合会在解析为正确的材料找到了正确的位置后消失。 ①

感情是受稽查作用的抗拒影响的精神情结之一，不过它受到的影响是最轻微的，要填充缺漏的思想，只需借助它的指引即可。该状况在梦中，并不如在精神神经症中突出。精神神经症的感情强度，可能会因为神经症注意力的移置作用提升，但不管怎么样，这种感情在性质方面是恰如其分的。若癔症病人吃惊于自己会忍不住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感到畏惧，若强迫症病人吃惊于自己会毫无根据地痛苦自责，那

他们便将观念内容——无关紧要或是毫无根据——当成了本质事物，而这是错误的，并且由于他们将这样的观念内容当成了自己思想活动的起点，所以他们的斗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可借助精神分析返回正确的道路，明白感情是恰当的，并将原本属于感情却受到压制或被替代物移置的观念找回来。而所有这些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了解感情和观念内容并不会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构成一个统一体，它们是两个彼此切分的实体，只能勉强组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能够将它们分开。梦的解析就是在说明这样的事实。

接下来，我要先列举这样一个梦例，梦中的观念内容展现为显著的感情匮乏，而它原本是要促进感情宣泄的，个中原因见解析。

（一）

在沙漠里，她遇到了三只狮子。有一只狮子冲着她大笑，可她一点都不害怕它们。之后，她肯定是离开了它们，因为她正在往一棵树上爬；不过她看到她表姐已经爬到树上了，她表姐是一名法语老师，等等。

经过解析，得到了这些材料：她曾在自己的英语作文中写下一句话：“鬃毛是狮子的装饰。”这是这个梦的无关诱因。三只狮子分别源自：她父亲的胡子好像鬃毛一样；她的英语老师人称莱昂斯小姐（Miss Lyons）；她从一个熟识的人那里得到了一份礼物，一本罗伊（Loewe，德语意思是狮子）的民歌集。她怎么会对它们心生畏惧呢？——她看到过一个故事，有个黑人怂恿自己的同伴抗争，却被猎犬追赶，为了逃生，爬上了一棵树。在兴奋的状态下，她又罗列了一些记忆片段，比如一本期刊中提到了怎样捕捉狮子：“用筛子筛一筛沙漠，就能把狮子筛出来了。”此外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不过不太体面：一名官员在被问到为何不去讨好自己的顶头上司时表示，自己已经倾尽全力了，奈何上司地位太高。这名女士做梦当天，曾去

拜访了自己丈夫的上司，了解了这点，就能很容易地解释这个梦了。上司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她，还亲吻了她的手，尽管他是一位“大人物”（“bigbug”，德语是“GrossesTier”，字面意思是“大动物”），又是她家乡首府的“社交名流”（“sociallion”），但她对他却没有丝毫畏惧。因此，就跟《仲夏夜之梦》里的狮子一样，这只狮子也跟做梦者志趣相投，所有对梦中的狮子没有畏惧的人，都是同样的状况。

（二）

第二个是先前提过的一个年轻姑娘做的梦。她梦到姐姐的小儿子死后睡在棺材里，她却毫无痛苦、悲伤的感觉。通过解析，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梦中隐藏了她的一种欲望——她想再跟自己爱的男人见面，所以她的感情不会跟伪装契合，只会跟真实欲望契合。这便是为什么她一点都不伤心。

有些梦例中的感情，跟先前附着但已被替代的观念材料间存在关联。可另外一些梦例中的情结已经更加彻底地切分开。感情已经彻底摆脱它从属的观念，出现在梦的其余部分，同时迎合了梦念的新结构。这类似于梦中的判断行为，之前已经说过了。梦包含着梦念作出的重要结论，但可能会有迥然不同的材料去替换梦里这种结论。一般说来，这种移置作用都以对立原则为依据。

接下来这个可算是我解析得最细致的梦例之一中，有对该原则的展现。

（三）

有座碉堡先是伫立在海岸近处，之后转移到一条跟大海相通的窄窄的运河上。碉堡的司令官人称P先生。我跟他一起站在一间很大的接待室中，其中有三座窗，窗前高耸着雉堞一样的扶垛。我是驻防部队的军官，性质接近于志愿海军军官。由于我们

正在作战，很担心敌军的舰队会开到这里。P先生准备走了，向我发出指令：若我们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应该怎样应对。在那座危险的碉堡中，还住着他身有残疾的太太和几个孩子。轰炸开始后，一定要撤走大厅所有人。他呼吸声加重，转过身去，想要离开。我拉住他问，若有需要，怎样能联络到他。他说了几句，随即倒地死了。而他的死因显然是我的提问让他更加紧张，而他原本不必如此。我并没有将他的死亡放在心上，我思考的是他太太还要不要待在碉堡中，我要不要向上司汇报他的死亡消息，我是不是要接替他担当碉堡司令官，毕竟我的军阶只比他低一级。我在窗前站着，看着络绎不绝的船。这些商船在黑漆漆的水面上迅速行驶，有些船上耸立着烟囱，有些船上有突起的甲板（跟没有报告的序梦中的车站建筑一样）。我身边站着我兄弟，跟我一起朝窗外的运河眺望。我们看到一艘船，不禁吃惊地叫起来：“军舰到了！”但这其实是我方的一艘船在返航途中。随后又驶来一艘小船，从中间处被截断了，看上去很可笑，有些类似于杯子和箱子的东西出现在甲板上。我们一起叫起来：“早餐船！”

急速行驶的船、蔚蓝的海水、烟囱中冒出的褐色的烟——所有这些共同展现出一种令人紧张的凶兆。

梦中这个地方汇集了我在亚得里亚海（米兰梅尔、杜伊诺、威尼斯、阿奎利亚等地方）上的数次航行^①的记忆。我跟我兄弟在做这个梦几周前，去阿奎利亚做了一次短期旅行，过程很快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梦同时暗示了美国与西班牙的海战，还有对我在美国的亲戚人身安全的担忧与焦虑。梦里有两个地方的感情不恰当。第一个地方应该产生感情，结果没有，也就是我并没有将司令官的死亡放在心上；第二个地方我因误会军舰来了而极度惊恐，这种惊恐充斥着我此次睡眠的全过程。这个梦的结构很完美，巧妙分布的感情没有展现出半分显著的矛盾。我看到司令官死亡，并无理由感到畏惧，而我身为碉堡指挥，有充足的理由在敌方军

舰到来时陷入极度的惊恐。可是解析证明，P先生仅仅是我的替身（在梦中，我取代了他）。那名猝死的司令官便是我。梦念对我早逝之后我家庭的前景表示关怀。梦念中让我痛苦的只有这一点，因此，畏惧肯定是从这里切分出去的，随后跟我在梦里看到军舰关联在了一起。而解析又证明，那部分作为军舰源头的梦念中却全都是快乐的记忆。一年之前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正在威尼斯旅行，住在奇尔奥冯尼河岸上的房子里，我们透过窗户，眺望比平日更热闹的蔚蓝的环礁湖。众人已经做好准备热烈欢迎英国船的到来。我太太突然像孩子一样欢喜地叫起来：“英国军舰！”在梦里，相同的话语却让我惊惧不已。（这又是一个梦中的语言源自实际生活语言的例子，而我还会证实，梦的工作连我太太大叫的“英国”也没有放过。）所以，我在梦念转变成显梦期间，把快乐转变成了惊恐。而这种转变自身就展现了梦的部分隐意，这是我唯一需要说明的。该梦例证实，梦的工作能自由切分开感情及其梦念间的关联，还能在显梦中任意选择一个地方，安放这种感情。

我想更加细致地解析一下“早餐船”。这个梦的情境始终保持着其合理性，却因为这条船的出现迎来了不带半分意义的结尾。其后，我对这个梦的对象产生了更加准确的回忆，惊觉它原来是黑色的，因为从最宽大的中间部位被截断了，所以非常像伊特拉斯坎博物馆中最吸引人的一套器具。这套器具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早餐餐具，是用黑陶土制成的矩形浅盘子，带着两个把和杯子一样的容器，可以用来盛放咖啡或是茶。我们打听到，这是一名伊特拉斯坎女性梳妆用的器具

（toilette=toiletset），附带着小盒子，能放胭脂、香粉，我们开玩笑说真希望能带回去送给太太。所以梦中这个东西暗指黑色丧服（toilette=衣服），直接指代死亡。另外，我还从这一梦的对象联想到了葬船。①古人把尸体放到船上海葬，这便解释了梦里船的返航：

老人安然坐在船上，

悄无声息地返回港口。 ②

这里说的是失事船只的返航（“schiffbruch”，字表意思是“ship-break”，船断裂），早餐船（breakfast-ship）从中间断裂。至于“早餐船”这个名称的源头，是“军舰”前边落下的一个词语“英国的”（“English”，也有英语的意思）。英语单词“breakfast”还表示“breakingfast”（打破禁食），“打破”再度跟“船只失事”（“shipbreak”，船只断裂）产生关联，“禁食”也跟黑色丧服（toilette）产生了关联。

不过，梦中新创造出来的，只有“早餐船”这一个名词。在我的记忆中，这种事的确发生过，且是最近一次旅行途中最让人开心的事。对阿奎利亚供给的食物，我们不太放心，就从格里齐亚带了一些吃的去阿奎利亚，还在当地买了一支伊斯特拉名酒。小型邮轮在德莱密运河上缓慢行驶，从环礁湖空荡荡的湖面上经过，朝格拉多驶去，期间甲板上只有我们两名旅客，开心地享用早餐，这真是罕见的愉快的用餐体验。所谓“早餐船”就是这样，可这段最愉快的生活记忆中却隐藏着梦对未知、恐怖的未来最阴郁的思想。 ①

在梦的产生过程中，感情最突出的一点是它跟产生它的观念材料彼此分离。不过，这并非在从梦念向显梦转变期间仅有的、最重要的变化。对比梦念中的感情和梦中的感情，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出现在梦中的感情，必然也会出现在梦念中，反过来却不一定。梦不及形成梦的精神材料感情丰富。我在重新构建梦念时，往往会发现其内部最强烈的精神冲动极力想要突出自身，同时压倒其余站在自身对立面的力量。这时候，若再重新观察梦，会发现它多半色彩单调，情感色调也多半不够强烈。梦的工作将梦的内容和人类思想的情感色调都调得很寡淡，所以梦的工作其实就是压抑感情。比如那个植物学专著之梦。事实上，这个梦中的隐念是一种热情激

动的需求，既是针对行动的自由，也是针对个人生活的选择权。然而，这些梦念却形成了一个寡淡的梦：“我曾经创作过一部跟某类植物相关的作品。现在我眼前就摆着这部作品，我翻过一页折叠的彩色插画，书中每一页都有一个好像取自植物标本簿的干燥植物标本。”我由此联想到清理后的战场，遍布各处的尸体被和平的光景取代，战争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显梦中也能展现生动的感情。不过，首先要留意的是，很多梦都是看起来很寡淡，一旦深入其中就会深有感触，这是毋庸置疑的。

要从理论方面充分阐释梦的工作对感情的这种压抑，现在我还做不到。因为一定要先刻苦研究过感情理论与压抑机制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说的只有两件事，因为其他某些原因，我被迫将感情释放描绘成一种类似于运动和分泌神经发动过程向体内输出的过程。向外界传导的运动冲动，在睡眠期间好像遭遇了阻碍，而由潜意识思维唤醒的感情输出也是一样。在这种前提下，产生于梦念过程的感情冲动本就微弱，进入梦中后还是一样。这种观点认为“感情压抑”并非梦的工作造成的，睡眠才是导致其产生的唯一原因。这有可能是正确的，不过也有错误的成分。所有相对复杂的梦，都是各类精神力量的矛盾冲突的妥协。一方面，形成欲望的思想被迫努力抗拒与之对立的稽查作用；另外一方面，由于潜意识思维中的思想都带有某种感情，因此彼此之间都是对立矛盾的。以下观点应该是正确的：这些对立的力量对彼此的压制，与稽查作用对这些冲动的压制，共同造就了感情压抑。所以一如梦的伪装是稽查作用的第一个结果，一定要将感情压抑当成它的第二个结果。

接下来，我要描述的这个梦例中梦念的矛盾对立，可用梦中寡淡的情感色调解释。这是一个会让大家恶心的短梦。

（四）

有座小山上有个类似于露天厕所的玩意：一条长长的座板上有个很大的洞，座板末端覆盖着厚厚一层大便，有大有小，有新有旧。座板背靠一丛灌木。我冲座板射出一条很长的尿，将所有大便都冲掉了。大便能被轻而易举地冲进洞里，可是似乎还有一些大便在座板末端没冲干净。

这个梦从头到尾都没让我觉得恶心，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解析证明，构成这个梦的思想，全都是最令人高兴、最令人满意的。解析期间，我忽然想到大力士海格立斯帮奥吉斯王冲洗牛棚，我便是海格立斯。小山、灌木丛都源自我的孩子目前所在的奥塞湖。我已经找到了神经症在幼儿时期的患病源头，据此为我的孩子做了有效的预防。座板（上面自然没有那个洞）跟一名女病人为感谢我，送我的一件家具非常相像，我由此记起自己深受病人敬重。就连梦中堆积的大便，也存在一种解释，能够令我满意。无论这东西在实际生活中多让我恶心，在梦里，它却是一段对意大利美丽的土地的记忆。意大利小镇有跟梦中完全一样的厕所，大家都知道。而尿冲干净了一切则是个了不起的象征，格列佛扑灭利利普特的大火，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尽管这导致小人国王后不再宠爱他。同样是用这种方法，拉伯雷塑造的超人高康大报复了拜火教徒。他在巴黎圣母院顶上往城里撒尿。就在做梦前一晚，我刚刚翻看了加尼尔帮拉伯雷画的插画。此处同样有充足的证据证实我便是超人高康大，这真是不可思议。我去巴黎，最喜欢在巴黎圣母院的平台上休息，经常在空闲的下午攀爬那座教堂上雕刻着妖魔鬼怪的塔。我由所有大便在尿的冲击下迅速消失，联想到一句格言：“它们被它打垮了。”将来我要创作一部论述癔症治疗方法的专著，用这句话作为一章的题目。

而这个梦真正让人兴奋的原因如下：那个夏天的午后，天气很热，黄昏时分，我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癔症和行为倒错之间的关系。对我而言，这样的内容好像一点

价值都没有，这让我很不高兴。工作既沉重，又毫无乐趣，令人疲惫。我热切盼望能从这些跟人类污秽相关的絮叨中脱身，去跟孩子们欣赏意大利美景。我带着这种情绪，从演讲室来到露天咖啡馆，因为没有食欲，便随意吃了些东西。一名听众跟在我身边，请我允许他坐在一旁，陪我喝咖啡，吃卷饼。起初，他极力奉承我，说我教会了他很多知识，他看事物的眼光已经完全变了，而他好像奥吉斯王的牛棚一样的错误与成见，也被我的神经症理论冲刷干净了。总之一句话，我很伟大。我糟糕的情绪跟他像在赞颂太阳神似的颂歌非常不搭调。我极力不表现出自己的恶心，提早跟他道别，返回家中。睡前，我翻看了拉伯雷的作品，还看了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的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男孩的悲哀》。

产生梦的材料就是这些。我从迈耶尔的这篇小说中，又回想起童年一段记忆（参考图恩伯爵的梦末尾一个片段）。白天的恶心与厌憎情绪接连不断进入梦中，构成了梦的显意的所有材料。可到了夜晚，一种强烈乃至夸张的自我肯定情绪出现，取代了白天那种情绪。梦的内容一定要找到一种可以在相同的材料中同时展现出自卑与自大妄想的形式。梦的内容因双方的妥协变得模糊。然而，这些彼此对立的冲动，也因相互压抑制造了一种冷淡的感情色调。

根据欲望达成理论，若厌憎的感情不包含与之对立的自大妄想（它虽受到了压制，却有种令人欣喜的感情色调），便必然不会形成这个梦。由于烦恼很难闯入梦中，梦念中的烦恼要想进入梦，必须用欲望达成作为自己的伪装。

在让感情进入或是让感情消失的处理方法之外，梦的工作还有一种方法：将一些感情转变成对立面。解析梦的原则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该原则规定，梦中的所有元素都能解析成其对立面。它们是哪一面的代表，要由它们的前后关联全权决定，我们无法预测。大多数人都会对有关梦的书多参用相反性原则解析梦，持质疑态度。由

于在人的思想中，一种事物的观念往往与它的对立面紧密相连，因此将事物转变成其对立面，就变得有可能了。它跟其他移置作用一样，能服务于稽查作用的目的。可通常说来，它也源自欲望达成，因为欲望达成不过是将不快乐的事用快乐的事取代，也是一种移置作用。梦念中附着的感情也能像梦中的观念转变成其对立面一样，发生转变，并且这种感情的颠倒，好像多半都是由稽查作用完成的。实际生活中存在最接近梦的稽查作用的类比，也就是我们时常借助感情压抑与倒置，掩饰自我。举个例子，跟人交流时，我明明心里很想咒骂对方，表面上却不得不佯装赞美他，这种情况下，掩饰我对对方的真实感情是最重要的，展现思想的语言次之。若我跟他说的话，内容都很客气，可我的神情却展现出对他的敌对与轻视，那便等于公然看不起他。所以稽查作用要求我先压制自己的感情，伪装高手能伪装出截然相反的感情——心有怒火，却佯装微笑，心里谋划着怎样害人，却佯装友善。

展现出这种感情颠倒的最佳梦例，前文中已经谈过了。在“我叔叔和黄胡须”的梦中，我对我朋友R感情很深，但我的梦念却把他当成傻子。我们首次感知到梦的稽查作用，就是在这个感情颠倒的梦例中。不必假设这个梦中这种对立的感情是梦的工作无中生有的结果；大多数人都觉得梦念的材料中一早就有了这种对立的感情，它们非常兴奋，一旦被防御动机形成的精神力量强化，就能先行服务于梦的形成。我叔叔那个梦中的对立、温柔的感情，源头或许就存在于幼儿时期（梦的后半部分有相关暗示），而我童年早期经验的特殊性，已经将这种叔侄关系变成了我所有友情与仇恨的源头。

费伦齐（1916年）描述过一个梦例，①堪称这种感情颠倒的最佳梦例。“半夜三更，一位老绅士在睡眠期间不停地大笑，他太太很是吃惊，随即将他叫醒。其后，这位绅士讲述了自己当时做的梦：我在床上睡觉，一位跟我很熟的绅士闯进来。我想开灯，但开不了。又开了好多次，还是不行。我太太下床帮忙，结果也不成功。

她衣衫不整，对着那位绅士非常害羞，最终不再开灯，返回床上。这些事都太可笑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太太问：‘有什么好笑的？有什么好笑的？’我还在不停地笑，最后笑着醒过来。——翌日，这位老绅士既忧郁又头疼，他觉得应该是笑过头，笑累了。

“解析过后，这个梦好像不怎么好笑了。在潜伏的梦念中，那位闯入的‘跟我很熟的绅士’其实是指代‘了不起的未知’死亡形象——在做梦前一日在他的内心唤醒。这位老绅士完全有可能在做梦前一日联想到自己的死亡，因为他本身有动脉硬化症。不由得大笑起来，必然发生在他想到自己的死亡时，是悲痛与哭泣的替代物。他无论如何都打不开的灯，其实是生命的灯。也许就在前段时间，他试图与太太性交，但是没能成功，因此产生了这种忧郁的思想。当时太太衣衫不整，从旁帮忙，还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意识到自己垂垂老矣，梦的工作成功将他跟阳痿和死亡相关的忧郁思想转变成了一出喜剧，将哭泣转变成了大笑不止。”

有种有特殊要求、能够称为“虚伪的”梦 ②让欲望达成理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留意这种梦，始于女医生希尔费丁将以下梦例记录下来，供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讨论。在小说《解雇》中，罗塞格这样写道：“我一般睡得很沉，却在很多个夜晚失去了宁静。因为这么多年来，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和文人，却深受裁缝生活阴影的影响。它像恶魔般扰乱了我的生活。

“我很少在白天回想过去，就算回想也不会很投入。一个人在抛开世俗外衣，一心想要征服宇宙时，不会太留意这些事。当时年少轻狂的我对于自己夜里做的梦，也没怎么放在心上。等我形成了一种习惯，对所有事情都要做一番思考时，或者说庸俗开始在我心里萌芽时，我终于问自己，我总是梦到自己是一名裁缝，一直陪在师傅身边，却一点工钱都拿不到，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直在师傅身边又是缝衣服，又

是熨衣服，我很清楚自己不应该继续待在这里；我是镇里的居民，可以去做别的事。然而，我还是只能做师傅的帮手，因为我时常出去度假，时常在暑期出去游玩。我经常很愤怒，很忧愁，原本我能做更多更有用的事，结果却将宝贵的青春年华白白浪费了。虽然没有工钱可拿，但偶尔我的工作出现纰漏时，还是要被师傅训斥。某些时候，我弯腰驼背坐在阴暗的店里，会萌生这样的想法：我要告诉他我要走了。有一回，我真的这么做了，师傅却没留意，我只能赶紧坐回去，重新捡起自己的工作。

“当我从这种令人厌憎的梦中醒过来时，简直太开心了！我下定决心，下次做这种梦时，要极力大叫：‘一切都是假的，我正躺在床上睡觉呢……’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在梦中坐到了裁缝店里。

“几年间，这个梦带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规律性，一直延续下来。有一回，我梦到自己跟师傅去阿尔贝霍夫（他是个农夫，我一开始做学徒时，曾在他家工作）家工作。师傅极其不满意我的工作，冷冷地说：‘你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我真想瞧一瞧！’我想，起身跟他说我只是为了取悦他才跟他一块儿，说完便跟他道别，是最好的应对方法。然而，我并未这样做，师傅带了一名学徒过来，让我把凳子让出来，我照做了。我在角落里继续工作。这天，师傅还雇佣了一名工人，他是波西米亚人，一个阴险的伪君子——十九年前，他曾在这边工作过，有一回，他从旅馆回家，途中掉进一条小河里。他想坐下，但是没有位子。我用眼神询问师傅的意见，他告诉我：‘你走吧，你天生不适合做裁缝，我把你解雇了！’我一下子惊醒了。

“早上还有些黯淡的晨光穿过没有窗帘的窗子，落在我熟悉的房间里。四周都是艺术作品：精美的书架上摆放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无可比拟的莎士比亚、辉

煌的歌德——这些人物全都彪炳史册，流芳百世。已经醒来的孩子们正用清脆稚嫩的童音跟母亲玩闹，声音从隔壁传来。我好像重新感受到了田园生活的甜美与安宁的诗意，从这种生活中，我曾深深感受过沉思的快乐。但不是我先向师傅辞职，是师傅先解雇了我，让我很苦闷。

“这太让我惊讶了！在我梦到自己被师傅解雇后，就结束了那个漫长的裁缝梦，得享安宁——那段时期，我很快乐，很谦虚，可是也给我的生活笼罩了多年的阴影。”

这名作家少年时期做过裁缝的帮工，之后成名，要从他做的这一组梦中找出欲望达成在发挥关键作用，难度很高。做梦者所有的快乐都发生在白天，夜里的梦却一直被阴影笼罩——那种他最终得以摆脱的苦闷生活。该主题我略有了解，因为这种类型的梦，我也做过几个。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时，曾在化学研究所工作了很长时间，这门学科要求工作人员技术娴熟，但我一直没能做到。因此，清醒时，我一直不肯回想自己在初学阶段一事无成的羞耻经历。然而，我却经常梦到自己在实验室做分析和其余各类体验。跟考试梦一样，这些梦都让人很不快乐，并且总是模糊一片。我在对其中一个梦进行分析时，最终留意到解释这些梦的关键词“分析”。我从那时开始变成了一名“分析专家”。人们对我目前所做的分析评价颇高，不过这些都是“精神分析”。时至今日，我终于醒悟到，若我对白天的分析工作感到骄傲，简直是自满，觉得自己非常成功，那到了夜里，梦便会提醒我记起，我早期的分析工作有多失败，多令人沮丧。这些梦是在惩处暴发户，跟那位由裁缝学徒变为名作家的先生做的梦没有区别。这种梦展现出暴发户一样的骄傲和自我批判的矛盾，并站在自我批判那边，还选择了一种尖刻的警告，而非不合法的欲望达成作为梦的内容，这些都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很难解答。我们的结论是，最初，一种夸张的充满野心的想象，构成了这种梦的基础，可其后一种泼冷水的谦虚思想却代

替了这种想象。要记住，这种颠倒可能是由我们内心的受虐冲动引起的。称这种梦为“惩罚梦”，跟“欲望达成梦”区分开，我没有异议。截止到目前，我提出的梦的理论，在我看来并无半点局限性；在某些人看来，对立面的积聚是很怪异的，所以这仅仅是种语言方面的权宜举措，用于解决这些人的难题。①然而，只需更细致地观察一下这种梦，就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我跟实验室相关的梦中，有些背景很模糊，彼时正是我作为一名医学工作人员最苦闷、最失败的时期。我还没找到工作，且不清楚怎样谋生，但我却忽然找到了好几位适合结婚的女士，可以从中选择！因此，我又变得年轻了，尤其是她也变得年轻了——这个女人多少年来一直跟我同甘共苦。于是，这个梦的潜意识刺激便成了一个不停折磨一名老人内心的欲望。在心灵的另外一个层次上，虚荣与自我批判间的激烈矛盾的确决定了梦的内容，然而，能让这种矛盾展现为梦的内容的，唯有更加坚定的对重返年轻岁月的欲望。即便是在清醒时，我们也会偶尔喃喃自语：“今天诸事顺利，过去苦不堪言；不过都差不多，过去也很好——我还很年轻。”②

我时常遭遇另外一种我眼中的“虚伪的”梦：③跟绝交很多年的朋友重修旧好。分析证明，总会有某些原因，让我跟这些朋友彻底断绝关系，当他们是陌路人甚至仇敌，可到了梦里，我跟他们就变成了截然相反的关系。

我们在判断想象力丰富的作家记录的梦时，一定要作出充足的假设：他在谈及梦内容的细枝末节时，应该已将自己心目中毫不重要或是会使人无法集中精神的事物省略了。他的梦在这种状况中必然会出问题，要想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只需将所有内容事无巨细报告出来。

奥托·兰克曾告诉我，格林童话《小裁缝》中便有一个相似的暴发户的梦。在成为英雄和国王的乘龙快婿后，小裁缝某天晚上在跟公主同床睡觉时，梦到了自己先前学

过的手艺。公主因此生疑，让卫兵偷听他的呓语，想把他抓起来。事先收到风声的小裁缝留意对自己的梦作出了修正。

在经历了复杂的删减、压缩、颠倒过程后，梦念的感情最终变为了梦的感情，在经过详细分析后恰如其分地合成的梦中，能够辨识出这种复杂的过程。为了证明我罗列出的一些可能性，我会再引用几个梦中感情的案例。

（五）

说回老布吕克给我安排解剖自己骨盆的怪诞任务的梦，在梦中，我缺少了一种本该有的畏惧感（“Grauen”），这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种欲望达成。解剖表示了我在出版这部解析梦的作品时，我做的自我解析——在真实生活中，我因此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光，在拖了一年多后，才将这本书付印。之后，我形成了一种欲望，觉得这种痛苦的感觉或许是我能够战胜的，梦中的畏惧感缺失便是这样来的。不过，我还应为自己的头发不再变灰（这是“Grauen”在德语中的另外一种意思）而感到欣慰。我的头发已经灰白得厉害了，必须马上行动。于是，这样一种思想强自出现在了梦的结局处：我一定要让孩子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抵达我艰辛旅程的目标地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两个梦，梦中出现的满足感一直延续到醒来后。在第一个梦中，我预感到眼下我应该找到“之前我梦到过这里”一句话有何意义了，所以才有了满足感。事实上，这种满足感是指我的长子出世。在第二个梦中，我坚信一些“预示”最终得以实现，所以有了满足感。跟第一个梦类似，这个梦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为第二个孩子的出世心生满足。在这两个梦中，主宰梦念的感情移置延续到了梦中，可不管是什么梦，都不会这么简单，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更深入地解析这两个梦时，我们会发现这种满足感已经摆脱了稽查作用，且被另外一种源头增

强。另外这种源头原本会对稽查作用产生畏惧感，并且其感情必然会遭到抗拒，除非这种感情在某种被允许产生的合法相似的满足感掩护下，悄无声息地进入梦中。

我无法用这些真实的梦例，为该结论作出证明，真是件憾事，不过，我能从另外一种生活领域找到例证，表明我的本来意图。假设我对一个熟识的人憎恶至极，若他有何糟糕的经历，我便会非常开心，可我的道德本性又不容许我表现出这种强烈的冲动。我不敢展露想让他遭遇不幸的欲望，当他无辜遭遇灾祸时，我只能迫使自己表现得很遗憾，将满足感压抑下去。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若一个正被我憎恶的人做了坏事，因此遭受折磨，我会觉得他咎由自取，将自己的欣喜不带半分掩饰地表现出来。我发现，我在这方面跟其余没有偏见的人的态度一模一样。但我可以确定，我的满意感远比其余人更强烈；这是对我的憎恶这种源头增强的结果。长久以来，这种憎恶的感情被压抑在心里，无法释放，一旦出现变故，它们便开始自由活动，不受任何拘束。这种状况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少数惹人憎恶或不讨人喜欢的人一旦犯了错，多半会受到比他们应得的更重的惩罚，原因是，之前大家对他们的仇恨一直无从宣泄，这下终于有机会宣泄出来。显然，惩罚的执行人并没有做到公正。然而，长时间的压抑得到释放，让他们产生了满足感，根本留意不到这种不公正。此时的感情在质方面是客观的，在量方面却不一定了。自我批判对一方面松懈，引致其在另外一方面的疏漏，好比大门打开后，通常会涌入多到超乎想象的人流。

在心理学准许的范围内，我们也能对神经症性格一个明显的特征作出相同的解释，也就是某种原因引发的感情释放在质方面是正常的，在量方面却远超出限量。此前潜意识中受到压制的感情，便是这种过量的源头。这些源头跟真正的释放原因建立了联想的关联，同时借助感情其余正当、合理的源头，打通了最佳的感情释放渠道。所以，在思考此前和当前的压制动因时，不应将它们对彼此的压制当成它们仅

有的关联，更应看到这两种动因在某些时候会相互合作，使彼此增强，形成一种病态效果。

目前，我们先把这些跟精神机制相关的启发，用到对梦中感情阐述的理解中。在梦中展现并能在梦念中快速找到恰当位置的满意感情，只借助这种关系一般很难阐述清楚。通常还要在梦念中找到被稽查作用压制的另外一个源头。在正常状况下，这种压制造就的多半是跟满意相反的感情。但因为感情的第一个源头，其第二个源头就能使自身的满意感情不再受到压制，并增强第一个源头产生的满足感。可见是多个源头汇聚成了梦中的感情，它们跟梦念材料的关系受多重性决定。梦的工作中能造就同一感情的源头，共同造就了这种感情。 ①

本章第六节（四）中提及一个极好的梦例，核心是“已经死去”，我们能通过解析这个梦例，更深层次地体会这种复杂的关系。这个梦中性质不同的感情，在梦中的两个点集中展现出来。第一，我利用两个单词让我的对手和朋友消失，在这个点上便重合了敌视与痛苦的感觉——在梦中是“被奇怪的感情战胜”。第二，这个梦到最后，我很开心，因此继续支持这种可能——有种亡灵只借助欲望就能消灭，而我清醒时觉得这很荒诞。

做这个梦的起因，我没有说过，但它极其重要，并能引发对这个梦的深刻理解。从一位柏林朋友（弗里斯）那里，我了解到他要接受手术，关于他的病情的最新进展，我可以去询问他柏林的几位亲戚。手术过后，我先是收到了一些非常不确定的消息，因此陷入焦虑。原本我应该亲自过去看他，偏巧我当时正卧病在床。如今我在梦念中忧心我朋友的生死。我知道他唯一的妹妹年纪不大就因急病猝死。（弗里斯在梦里说到，她只过了45分钟便离开了人世。）我肯定想象得到，相较于他的妹妹，他的抵抗力也强不到哪里去，我已经收到了不少坏消息，若再没有好消息，我

一定要过去看他——可我到得太迟了，这让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①这种无法原谅成了这个梦的核心，不过借助了另外一种展现方式：学生时期，我敬重的老布吕克用他那双蓝眼睛凝视我，用那种恐怖的眼神责怪我。是什么造就了（跟弗里斯相关）这种情境的变化，马上就要揭示出来了。（跟布吕克相关的）情境自身无法在梦中复现我本人的体验形式。这个梦让我扮演消灭的角色，却将那双蓝眼睛赋予了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种颠倒源自欲望达成。我对朋友能否康复的忧心，对自己没能去看他的内疚，对他偷偷来维亚纳（探望我）的羞惭，让我觉得生病不能作为我宽恕自己的借口。所有这些在我梦中纵横交错，变成能清楚看到的情绪风暴，并在我的梦念中不断振荡。

然而，这个梦还有另外一个对我发挥着反作用的起因。手术结束后，开始那几天，我收到了一些坏消息，当时有人提醒我别跟被人谈这件事。这等于不相信我是个慎重的人，这种不必要的质疑让我很愤怒。我心知肚明，是传递消息的人太愚蠢，担心过了头，才会说这种话，跟我朋友没有关系。但这种话里有话的责怪并非一点依据也没有，我因此非常不悦。能伤害我们，让我们觉得尴尬的，只有具备实质性的指责。在我的印象中，我还相当年轻时，发生了一件跟我朋友完全无关的事。当时，我在两位朋友中间惹出了麻烦。作为朋友，他们都很尊重我。我却将他们其中一个说的话，告诉了另一个，而这原本是没必要的。我因此遭受指责，铭记至今。这两位朋友一位是弗里契教授，另一位教名是约瑟夫——我梦里的对手与朋友P，刚好教名也叫约瑟夫。①

这种“慎重”的成分和弗里契问我把多少与他相关的事告诉了P，都证明这个梦在指责我无法守住秘密。然而，我受到的“到得太迟”的指责之所以从当前转移到了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的那段时间，却刚好是因为那段（我年轻时不够慎重，还有因此造成的后果）记忆的插入。另外，我还利用梦中消灭情境，将第二个人变为了约

瑟夫。这个梦在指责我“到得太迟”的同时，还指责我无法守住秘密，而后一种指责原本是受到强烈压制的。这样一来，凝缩和移置在梦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与起因便都很清晰了。

当日，我被提醒不要将（弗里斯的病）秘密泄露出去时，并不算太生气，后来这种情绪之所以膨胀为针对我喜欢的人的仇恨洪流，是因为它在我心底增强了。这种增强起源于我的童年时期。我在前文中说过，我跟同龄人的友情与敌对，怎样上溯到了童年时期我跟大我一岁的侄子间的关系；他是怎样占据了比我高的地位；我是怎样为了进行自我保护，早早学会了反抗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谁都离不开谁，但据长辈们说，某些时候，我们又会打架、吵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一切朋友都是最开始这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灵，“彼时曾出现在我模糊的视线中”^①。少年时期，我跟侄子重逢，一起演戏，一个演凯撒，一个演布鲁斯特。我的感情生活一直要求我同时拥有一个密友，一个仇敌，而我总能不停地获得新的密友，新的仇敌。不仅如此，我总能完整复现童年时期的理想情境，让同一个人兼具密友和仇敌的身份——尽管无法像我童年早期一样同时产生或频繁变更。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近来引发感情的事件怎样重返童年情境，同时被该情境取代。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的问题，在神经症的心理学区解释中能找到适合它的位子。我们为了解析梦，可以假设以下内容能唤醒童年记忆或重构想象：两个孩子争抢一样东西，每个孩子都表示自己有权拥有它，因为自己比对方更先抢到它。没有公理，只有强权，于是两人打起来。梦证实我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错的（“我自己留意到错了”），可我当时是强势的一方，在场上占据主动。失败的那方急忙跑到他祖父（我父亲）那儿告状，我把父亲说的一句话拿过来为自己争辩：“因为他打我，所以我打他。”这一记忆也许是想象出来的，当我解析梦时，它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无法具体说明，毕竟找不到更多的依据），成为了梦念的中间元

素，像一口井汇聚流入的水一样，汇聚着激荡在梦念中的感情。可见，梦念的进行遵循的是以下路径：“你对我退让是咎由自取。你为何要想方设法推开我？我能轻而易举找到其他伙伴，你对我来说可有可无。”诸如此类。眼下，这些思想全都进入了能展现在梦中的路径。我也曾因为这种“让人让开”的态度，对我朋友约瑟夫（P）发出指责，他接替我，成了布吕克实验室的新任演示员，可是此处的升职如此缓慢，让人厌倦。布吕克的两名助手好像都不会离职，身为年轻人，耐不住性子是人之常情。我这位朋友知道自己不会长命百岁，跟上司的关系又不够亲近，偶尔公然显示自己的烦躁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名上司（弗里契）身患重病，P想要他离职的欲望也许不光包含着想让他升职，还有别的更邪恶的含义。我本人也曾在几年前强烈地想要填补某个职位的空缺，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受到压抑的欲望在有等级、有升职机会的情况下，必然会被唤醒。莎士比亚塑造的哈姆雷特王子，守着父亲的病床都忍不住想要戴上王冠。可梦针对这一冷漠的欲望惩处的是我朋友，不是我，这点能够预想得到。①“我杀死他，因为他野心勃勃。”他走了，因为他没有耐心等另外那个人走。在我出席了另外一个人的大学纪念碑揭幕仪式后，这些思想马上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所以可以这样解释我在梦中的满足感：“你是罪有应得，这样惩处你很公正。”

在我朋友（P）的葬礼上，一个年轻人说了一句好像很不恰当的话，大致意思是葬礼发言人的讲话好像是说，世界少了这名死者，就无法存续了。这句话展现了他的真实情感，也就是夸张的语言干扰了他悲伤的情绪。然而，这句话却变成了下列梦念的源头：“无法取代的人的确不存在。在送走了那么多人后，我依然生存在世上。我独自占据了这个地方，比他们所有人都活得长。”这个思想在我想去看我朋友（弗里斯），又担心他已去世时，再度在我脑海中出现，可它只有一种意义，就是由于我活得比某个人更长，由于是他死不是我死，由于我再度独自占据了这地

方，重温了童年时期的幻想，因此而感到快乐。这种独占一片区域的满足感，起源于幼儿时期，组成了梦中最重要的感情。我开心，是因为活下来的是我，我展现出的欣喜的利己主义天性，一如传说中一对夫妻中的一个跟另外一个说：“若我们之中有一个死了，我就搬去巴黎。”显然，我肯定不是死的那一个。

报告、解析某个人的梦，对个人自制力要求极高。毕竟在跟他共同生活的高尚的人群中，唯一能展现为坏人的就是他自己。因此，我认为人当然可以决定那些亡灵的存在时间，也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它们消失。我朋友约瑟夫遭受了何种惩处，前文中已经说过。不过，那些亡灵全都是我童年时期一位朋友的花神，因此我时常能轻而易举为某个人找到替身，已经成了一个能让我满足的源头；无法取代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认为自己同样能为即将离世的朋友找到替身。

可梦的稽查作用呢？它为何不极力抗议这一系列麻木的利己主义思想？为何不将随之产生的满足感转变为极度的不快？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这个人其余难以反对的思想也在同一时间得到了满足，并用自身感情掩饰了受到压制的童年时期的感情。我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又萌生了另外一种念头：“我失去了太多值得珍惜的朋友！他们之中一部分去世了，一部分跟我绝交了。好在我已帮他们找到了替身，此人对我而言，比对其他人更具意义，我不想再失去这个朋友，毕竟到了我这个年纪，很难再交新朋友了！”我为失去的朋友找到替身的满足感，可以不受干预，进入梦中。然而，源自童年时期带着敌对情绪的满足感，也在同一时间偷偷潜入梦中。童年感情毋庸置疑能使现在的合理感情增强，可童年的仇恨感情也得以复现出来。

梦中另外还包含了一组显著的暗示，能合理引发满足感。我朋友（弗里斯）前段时间刚刚得偿所愿，生了个女儿。他的妹妹早逝，我知道他一直为此伤心，因此我给他写信，说他必能把对已故妹妹的爱转移到小女儿身上，并能彻底忘记那个永远无

法弥补的损失。

就这样，这组思想重新跟梦念的中介思想产生了关联，不过联想的路径是反的：“无法取代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失去的重又得到了，那些仅仅是些亡灵。”眼下由于一起偶发事件，梦念中对立成分的各种联想又更加接近了。这个事件便是我朋友小女儿的名字跟我童年时期一个玩伴一模一样，这个玩伴是我人生第一个朋友和对手的姐姐，跟我同岁。得知这个小女孩名叫“葆琳”时，我深感满足。因为这是对一种巧合的暗示，我曾在梦里将约瑟夫替换为另外一个约瑟夫，还发觉“弗里契”与“弗里斯”的开头如此相像，让我难以压制。于是，我转而想到我子女的名字。为他们取名字时，我始终坚持一点：要以此纪念我爱的人，而不是追逐潮流。就这样，他们得到了那些亡灵的名字。简而言之，要实现永恒，仅有的方法不就是生孩子吗？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对梦的感情这一主题还有些话要说。组成某种主宰睡眠者心灵的元素，可以是大家口中的“心境”，也可以是某种情感倾向——并且该元素或许能对睡眠者的梦发挥决定性作用。他在做梦前一日的体验或思想，或是他的躯体，都可能成为这种心境的源头。这两种源头都可能伴随着相应的一系列思想。从梦的构成角度看，以下两点基本没有区别：一是梦念的这些观念内容借助初始形式决定了心境，二是建立在躯体基础上的情绪倾向唤醒了梦念的观念内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欲望达成构成了梦，而梦自身的精神动机力量，只能从欲望中得到。某种活动的心境和某种在睡眠中引发或变为正在活动的感觉，得到的待遇是相同的，可能被忽略，也可能从欲望达成角度得到新解释。由于大家普遍认为，睡眠期间的痛苦心境唤醒的强烈欲望要获得满足，只能是在梦中，因此这种痛苦的心境便成了梦的原动力。对附着在心境上的材料的检查一直没有间断，最终要用它来展现欲望达成。梦念的痛苦心境越强，越处于主宰地位，受到压制的最强烈的欲望冲

动就越会努力寻求展现的机会。因为不快乐的感情已经存在了，那项让自身进入梦中的艰难任务便也完成了。在这里，我们再度遭遇了焦虑梦的问题，其在梦的功能中属于边缘性质，这点之后会作出说明。

九、润饰作用 ①

接下来开始探讨梦的构成的第四项因素。若在继续研究梦的内容时，采用跟一开始相同的方式，也就是对比梦内容中的显著事件与其在梦念中的源头，就会遭遇一些元素，需要我们用全新的假设作出解释。在我的印象中，某些梦例会会让会做梦者觉得惊讶、烦恼或遭到排斥，而引发这些的，正是梦的内容的一些片段。在（上一节）很多梦例中，我已经说明，事实上，梦中这种评论性质的感受，大多并非针对梦的内容，而是梦念的组成，用以实现某些目的。然而，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材料，跟梦念的材料一点关系都没有，无法作出这样的解释。比如时常出现在梦中的一句评论“这只是个梦”，究竟有何意义？这句话是对梦真实的评论，在清醒生活中说也可以。事实上，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要醒过来了，但更多的情况是，它总出现在痛苦的感觉之后，而这种感觉会在辨识出这仅仅是做梦状态后重归平静。当梦中出现“这只是个梦”的思想时，其目的等同于奥芬巴赫的同名滑稽歌剧中安排给美丽的海伦的台词。①这种目的便是为了忍受之后发生的事，降低刚刚体验的事的重要程度。它能平息彼时某种会让自己不安定的特殊元素，同时让梦或歌剧的一幕无法继续下去。由于“这只是个梦”，因此继续睡觉、做梦会更舒适。我认为，梦中出现“这只是个梦”的评论性判断，只会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永远不会睡眠的稽查作用发现自己不慎放过了一个梦，已经没有时间去压制这个梦了，为了应对梦引发的焦虑或痛苦，便将这句话摆了出来。稽查作用这是在亡羊补牢。

不过，这强有力地证明了一点，梦念并非梦所有内容的源头，某种跟清醒思想基本

一致的精神功能，同样能对梦的内容发挥作用。当前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是不是仅局限于特殊状况，或是在发挥稽查作用之余，这种精神动因是不是也在梦的形成中发挥着一贯的作用。

对于后一种观点，我们毫不迟疑地持肯定态度。稽查机制无疑在限制、删减梦的内容，可梦的内容的加插与增加，同样是它的任务。加插的内容辨识难度不高。梦在报告它们时，总是表现得很迟疑，并且会说它们只是“好像”；它们自身不会太过生动，而且通常是梦的两部分内容间的中间环节，或是对中间空缺的填充。它们保存在记忆中的难度，要高过源自梦念的真正的材料。它们是梦中最早被遗忘的部分。通常人们抱怨梦的内容很丰富，可只记住了一些片段，大多数内容都忘记了时，我就会严重怀疑，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些用于连接的思想都很快被忘记了。全面解析显示，某些时候，这些加插的内容跟梦念的材料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我在认真考察过后，断定这种现象有些反常：尽管连接的思想通常都能上溯至梦念中的材料，但只依靠自身力量或是多重性决定，这些材料还是无法进入梦中。这种精神功能好像只有在某些极端的状况下，在我们正在思考的梦的形成中，才能有新创造。另外，它总是能对在梦念中找到的合适材料，尽可能加以利用。

将梦的工作的这个部分区分、揭露出来，便是精神功能的目的所在。① 这种功能展现的方式是笨手笨脚地修补梦的结构漏洞，一如诗人对哲学家恶意的嘲讽。② 梦在这种努力下，消除了外表的荒诞性与不连贯性，接近能被理解的经验模式，不过很多时候，这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梦的出现表面看来好像是符合逻辑，正确合理的；它们始于一种可能的状况，在一连串连续变化（尽管很少见）后引出一个基本合理的结论。这种接近于清醒思想的精神功能，持续对这种梦进行普遍修正；这种梦似乎是有意义的，但跟梦真正的意义有很长的距离。解析这些梦时，我们能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梦的材料在被随意润饰过后，材料间留存的关系已经少之又少。在

清醒过来接受解析之前，这些梦在梦中已经被解析过了。这种存在某种倾向的润饰在另外一些梦中只能部分成功；梦的连贯性好像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便一片混乱，缺乏意义，可能之后会再度变得合理。还有一些梦的润饰彻底失败了，大量材料零散破碎，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梦的构建中，还存在第四种力量，我们不会否认——很快，我们会发觉我们从很久以前就熟知它了。因为从其他方面来看，在四种因素中，我们唯一熟知的便是它——而这第四种因素能为梦作出新贡献，我不会否认。不过，它也基本只靠在梦念中业已产生的精神材料中作出选择，形成自身影响，在这一点上，它跟其他因素没有区别。有种梦好像省略了很多梦的外表的构建工作——即这种梦的梦念材料中已经出现了梦的外表，等候使用。梦念中的这种因素，我一般称其为“想象构成物”。③为了让大家不至于误会，也许我应该点明，它跟清醒生活的“白日梦”很相近。对于这些结构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精神病学家还没有充足的认知与讨论，可我认为，M.本尼迪克特好像已经开了个很好的头。① 拥有丰富想象力的诸位作家，也敏感地察觉到了白日梦的重要地位。比如阿尔丰斯·都德就曾在小说《富翁》中，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名小人物做的白日梦。我们在研究精神神经症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想象构成物”或“白日梦”直接预示了癔症症状或是其大部分症状，这让我们很惊讶。癔症症状只跟建立在真实记忆基础上的想象物存在关联，跟记忆并无关联。②白天常常会出现有意识的想象物，让我们有能力辨识这些结构；然而，还有很多潜意识的想象物，跟这种有意识的想象物并存，前者之所以滞留于潜意识中，是受自身内容和受到压制的材料源头逼迫的结果。在更深入地考察这些白天的想象物特征时，我们发现这种想象物应该跟夜里的想象物一样，称为“梦”。它们有很多特征都跟夜梦一致，要理解夜梦，最方便、最好的渠道就是研究它们。

它们跟梦一样，是欲望达成；它们跟梦一样，大多建立在童年早期的经验基础上；它们跟梦一样，能从稽查作用的松懈中获益。通过对它们结构的细致观察，我们能找出促进它们形成的愿望目的，以及它们跟建筑材料融合、重新组合、构成新整体的过程。它们跟童年记忆源头间的关系，一如17世纪罗马的巴洛克宫殿与它古代废墟间的关系，近代构造的材料源自古代废墟的铺地石和圆柱。

润饰作用这项构成梦的内容的第四种因素，再度证明某种活动能在不受其他一切影响的前提下，自主创造白日梦。简单说来就是，第四种因素努力将获取的材料变成类似于白日梦的事物。可若是梦念范畴内已经产生了这种白日梦，第四种因素便会先行掌控这既有的白日梦，想办法让其进入梦的内容。部分梦的内容止步于复现潜意识中白天的想象物。③比如那个小男孩梦到自己跟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并肩作战。我那个关于“Autodidasker”的梦的后半部分，真实复现了我想象自己跟N教授在白天进行了一段淳朴的对话。由于梦一定要满足某些复杂的条件才能存在，因此一般说来，既有的想象物只能形成梦的一部分，或能进入梦中的只是部分想象物。因此尽管想象物通常都能跟梦念的其他部分受到同等待遇，可在梦里，它一般都会被当作实体看待。我的梦里常出现某些比其他部分更醒目的部分，形成特殊的印象。相较于同一个梦的其他部分，它们流畅度更高，关联更紧密，持续时间更短，这些我能感受到。我很清楚这是梦中某些潜意识的想象物，却一直没能将它们保存在脑子里。而且跟梦念的其他成分一样，这些想象物也遭受了压抑与凝缩，还展现为彼此重合，诸如此类。在以下两种极端中间自然还存在一些过渡性质的案例：一种极端是它们形成了梦的内容（或最低限度形成了梦的外表），并一直如此；另一种极端是它们只在梦的内容中复现其中一种元素，或以某种关系疏远的暗喻为展现形式。很明显，这些存在于梦念中的想象物，能够满足稽查作用与凝缩作用需求的程度，决定了它们将来的命运。

我在挑选梦例时，极力避开了那些潜意识想象物占据关键地位的梦，因为只有在详细讨论过潜意识思维心理学后，才能引入这种独特的精神元素。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也不能彻底忽略想象物，毕竟它们经常全都进入梦中，从梦中窥到它们的存在更是常事。因此，我需要再列举一个梦例，它由两种想象物构成，二者好像彼此对立，可在一些方面又相互契合，第一种想象物停留在表层，第二种好像在为第一种作出解释。 ①

这个梦例是仅有的我没做详细记录的梦，它大致包含以下内容：做梦者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先生E，他在自己经常光顾的餐厅里坐着，梦里的餐厅相当真实。其后来了几个人，要带他走，有个人做出了拘捕他的架势。他告诉同桌用餐的那些人：“我很快回来，账我一会儿再付！”那些人却讥讽他说：“所有人都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明白！”他背后有位顾客大叫：“又有一个人走了！”随后，他被带进一个很小的房间，在那里看到一个抱孩子的女人。有个跟他一起过来的人介绍他说：“这位先生名叫米勒。”一名警察或职位相近的工作人员翻查着厚厚的卡片或是文件，说：“米勒！米勒！米勒！”最终，他问了做梦者一个问题。做梦者说：“愿意。”他又回身去瞧那个女人，只见她已长出了一脸大胡子。

这个梦很容易看出是由两个分开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表层部分是拘捕想象物，看似是梦的工作创造的新成果，但从其背后能够看出，这只是梦的工作稍稍改动了一下结婚想象物的成果。这两种想象物跟高尔顿的复合照片非常相像，拥有十分清晰的共同特征。这名年轻的未婚先生承诺会回来跟大家吃完这顿饭，已有经验的朋友大声质疑“又有一个人走了（结婚去了）”，这些都能跟两种解释比较容易地达成契合。与之相同的还有他在回答警察的提问时说“愿意”。而翻查厚厚的文件，反复念叨同一个名字，跟婚礼上宣读有相同名字的贺电这种不算重要的仪式相契合。新娘在梦中出现，说明表层的拘捕想象物不敌结婚想象物。而我通过提问（还没开

始解析这个梦），又找到了新娘在梦的最后长出胡子的原因。有一回，做梦者跟一个朋友在街上漫步，对于结婚这件事，两人都觉得很羞涩。一个长着一头黑发的漂亮姑娘迎面走来，他提醒朋友留意看，朋友说：“希望这种姑娘不要在几年后长出胡须，跟她父亲一样。”这个梦中当然也包含了更具隐藏性的梦的伪装。以“账我一会儿再付”为例，表明岳父对嫁妆的态度让他很忧心。显然，各种类型的忧虑，都让做梦者无法快乐地面对结婚想象物。其中一种忧虑便是害怕会丧失自由，展现在梦中便是受到拘捕。

若我们能暂时回归一个观点，梦的工作不愿利用梦念的材料自行拼凑，而更愿意利用既有想象物，那再去解决某个与梦相关的最有意思的未解之谜就变得有可能了。我曾在前文中讲述了莫瑞一个众所周知的经历，他正在做一个很长的梦，一块小木板打到他脖子后面，将他吓醒。这个梦宛如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故事的完整再现。由于这个梦前后统一，内容和将他吓醒的刺激的解释百分百契合，而刺激的产生又是他无法预言的，于是只剩了一种可能：在莫瑞的颈椎被木板打中和他马上醒来中间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并展现出了这个完整的梦。我们断然不能说，清醒生活里的思想活动能达到这种速度，所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梦的工作具备一种特别的功能，能将我们思维活动的速度加快至让人惊讶的地步。

当代有些作者（勒·洛林，1894年、1895年；艾戈尔，1895年；还有其他一些人）向这个迅速传播开来的结论表示强烈的抗议。他们在质疑莫瑞报告的这个梦是否正确的同时，尝试证实在去除夸张成分后，梦中这种思维活动的速度，人在清醒生活中也能达到。在我看来，要很快解决争论引发的某些原则问题是不可能的，但（艾戈尔等人）提出的反对证据，尤其是针对莫瑞那个断头台梦的证据确实不足为信，我本人对这个梦的解析如下。难道莫瑞这个梦不可以展现已在他记忆中存在多年的既有想象物，当他感知到刺激醒来时，这种想象物就被唤醒，也可以说是被暗示

了？若真是这样，那一个内容铺排得这样细致的梦，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任由做梦者安排的难题就全部解决了——这个梦的内容早就安排好了。若莫瑞是在清醒时被这块小木板打中了脖子后面，他完全可以萌生这种想法：“这好像斩首！”然而，他被木板打中实际却是在睡眠期间，借助这种被打中的刺激，梦的工作立即实现了某种欲望达成；它的想法似乎是这样的（这完全是种比喻）：“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将我这么多年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想象欲望变为现实。”我觉得，在强烈刺激的印象作用下，年轻人当然有能力编造出这种梦的内容。所有人都会向往那个传奇的“恐怖年代”，那些男女贵族，那些民族英雄，镇定、平静、优雅地迎接死亡，而一名法国人，一名文化史的研究者对此就更加向往了。一个沉迷于想象的年轻人，想象自己亲吻一名贵妇的手，向她道别，然后勇敢地朝绞刑架走去，个中滋味有着何等的吸引力！或是由野心构成了想象物的主要动机，他想象在那些强大的人中间有一个便是他，他们仅依靠自身的智慧与口才，就掌控了彼时民心混乱的城市——他们固执己见，处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为欧洲改革开拓了道路，却无法避免将来死在断头台上！或是想象自己是一名吉伦特党人，甚至是英雄丹东，又有着怎样的吸引力！莫瑞对这个梦的记忆存在这样一个特征：他“被带上断头台，四周全是民众”。这好像为莫瑞的想象物就是这种野心提供了证明。

这种从许久之前就已做好准备的想象物，只要在睡眠中稍微触及即可，不必完全展现出来。也就是，若演奏了几个小节的音乐，有人说这是莫扎特的《费加罗》，我脑子里便会马上同时出现而非逐个出现很多记忆。关键词就好比入口，能让网络的各个部分兴奋起来。潜意识思维应该也一样，刺激被唤醒后，让精神入口进入了兴奋状态，从而展现出对断头台完整的想象。然而，这种想象物是在做梦者醒来后的回想中呈现的，并未逐一呈现于睡眠过程中。醒来后，做梦者回想起来的是这个以整体激荡在梦中的想象物的所有细节。人在这种状况下，没办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真

的梦到了某件事。这种利用唤醒刺激让既有想象物整体进入兴奋状态的解释，也能用到其他被外部刺激唤醒的梦中，比如拿破仑在被爆炸声惊醒前做的战争梦。

在我看来，①贾斯汀·托波沃斯卡论述梦的时间长短的论文中谈及的梦例，意义最重大的当属麦卡里奥报告的一个梦，做梦者是剧作家卡西米尔·伯佐。一天晚上，伯佐的一个剧本首演，伯佐前去观看，他实在累极了，帷幕一拉开，他便在后台睡着了。在睡梦中，他看完了整部戏的五幕，还看见每一幕开始时，观众有何反应。演出结束时，他听见观众叫他的名字，并热烈鼓掌，他很欢喜。忽然，他醒过来，发现第一幕才刚刚上演，角色才说了几句话，他只睡了不到两分钟，他简直无法置信。我可以勇敢地作出假设，做梦者在这个梦中看完了整部戏的五幕，看见了观众对各种情节的反应，有很大概率是复现了业已完成的想象活动，而不必再在睡眠期间用材料创造新事物。跟其他作者一样，托波沃斯卡着重突出了观念流动速度加快的梦，这种梦表面看来格外具有连贯性，回想时不会在意细节，只会概述其全貌，这便是其迥异于其他梦的特色。尽管原作者并未推导出这一结论，但梦的工作触及的这种既有想象物，确实一定要具备这种特色。但要说这样便能解释一切被唤醒的梦，或是用这种方法便能解决梦中观念流动速度加快带来的所有问题，我同样无法确定。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想到，这种对梦的内容的润饰作用跟梦的工作其他元素间有何关联。莫非我们能假定那些构成梦的因素，如凝缩作用的倾向，逃避稽查作用的需求，对梦能接受的精神手段展现力的思考等，能先在提供的材料中集合，变成临时性梦的内容，之后再为迎合第二种动因的需求竭尽所能，重新打造这些内容？可能性不大。我们宁愿作出这种假定：打从一开始，这第二种因素便要求构成一项条件，必定能从梦中获得满足，并且跟凝缩作用、由抵抗引发的稽查作用和展现力制造的种种条件一样，这项条件也能利用一种诱导、选择的方式，同时作用于梦念中

展现的很多材料。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后了解到的这种因素，在梦的产生的四种因素中影响力是最小的。

以下论述会让我们觉得，对梦的内容发挥润饰作用的精神功能，很有可能等同于清醒时的思维活动。人清醒的（前意识的）思维活动对一切感知材料的态度，完全等同于润饰作用对梦的内容的态度。清醒思维的性质是，安排知觉材料的顺序，在其内部建立关联，迎合人们身为能被理解的整体期待。在这方面，我们做的其实已经超过了限度。一个很会变魔术的人便能借助我们的理智习惯，让我们上当受骗。在将各类感觉印象总结为一个能够理解的模式时，我们常会犯下最不可思议的错误，有时还会把当前材料的真相扭曲。

这种广泛存在的事件用不着更深层次的证明。读书时，我们总觉得书本材料一点错误都没有，对出现的错字毫不留意。曾有一名法国流行杂志的编辑跟人打赌，若让印刷工人在一篇很长的论文中的每句话中都加入单词“之前”或是“之后”，不会有读者看出不妥，他打赢了。我曾在多年前，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引发错误联想的可笑的案例。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议会开会期间，往会议厅丢了一枚炸弹，爆炸了。与会人员陷入恐慌，却因杜普伊一句很勇敢的话“会议继续”平静下来。坐在角落里的与会人员，被问到对这次的事件有何评价。有两名来自外省的与会人员，一个表示自己确实在演讲过后听见了爆炸声，但猜测着是议会的惯例，一个人发表完演讲，就要放炮；另外一个人应该已经听了多场演讲，他的观点是议会应该是为了对格外出色的演讲表示赞美，才要放炮，跟第一个人的观点很相近。

所以要求梦的内容一定要能被理解的精神动因，是人们正常的思维活动，梦的内容因此遵从了最开始的解释，进而引发了对梦的内容的彻底曲解。为达成我们的解释目的，有一项主要原则不能改变，源头存在疑点的梦，无论是清晰还是混乱，都要

沿着相同的路线一直上溯至梦念的材料，至于梦表面的连贯性，则不用顾及。

顺便一提，我们在第六章第三节中讨论过决定梦是清晰还是混乱的因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梦中接受过润饰作用的部分很清晰，其余部分很混乱。因为梦混乱的部分跟不生动的部分是重合的，所以梦的润饰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梦中不同成分的强度伸缩。

若要为经过正常思维的梦的最终形式找一种参照物，最佳选择是扉页中谜语一样的格言，许久以来，读者一直被其吸引。这些格言的目的在于，让读者相信某句话——为实现对比，往往是一句粗陋的俗语——是一句拉丁格言。为此依照组成音节将单词字母分开，重新排列组合。有的是真正的拉丁文，有的好像拉丁文缩写，有的格言漏了字母或是留有空白，让我们误以为一些单独的字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先放弃寻找格言的企图，尽可能不去留意那些字母表面的排列顺序，只留意那些字母，之后再将其排列组合成我们的母语单词，这样才能避免曲解。

大部分研究梦的作者都留意到了润饰作用是梦的工作的一部分，①对其给出了评价。哈夫洛克·艾里斯（1911年，第10页至11页）将它的功能作用描述得很有意思：“我们简直能想象到，睡眠意识好像在自言自语：‘主人的清醒意识要来了，它有强大的理智和逻辑之类的重要性。快点！先把事情安排好，把顺序——什么顺序都好——排列出来，别等它真的到了，到时什么都只能听它安排了。’”

德拉克罗瓦将润饰作用和清醒思维在作用方式方面的一致性解释得格外清晰：“并不是只有梦才有这样的解释功能。清醒状态下，我们对感觉材料做的逻辑协调工作同样如此。”詹姆斯·萨利（1893年，第355页至356页）、托波沃斯卡（1900年，第93页）都赞同这种观点。后者说：“心灵对不连贯的幻觉做的工作，一如其白天对感觉做的逻辑协调工作。借助想象环节，它将这些破碎的意象组合起来，并为其

中巨大的间隙做了填充。”

这种排列与解释的过程，在某些作者看来，始于梦中，终于梦醒之后。保尔翰（1894年，第546页）据此表示：“我一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梦在记忆中能够变形或是重新塑形……睡眠期间产生的系统化倾向的想象，却要等到醒来以后才能完成。清醒期间想象的改善，导致思维真实的速度显著提升。”伯纳德-勒鲁瓦和托波沃斯卡（1901年，第592页）这样评价这一观点：“反过来，梦中的解释和协调，除了要利用梦中的材料外，还要利用清醒生活中的可用材料……”

所以毋庸置疑，润饰作用这个在梦的形成中很容易辨识的因素的重要性被高估了，甚至成了梦的形成唯一的功臣。葛布洛特（1896年，第288页之后）、福柯（1906年）都认为，清醒思维能将出现在梦中的思想构建成梦，因此他们判断梦是在清醒时形成的。伯纳德-勒鲁瓦和托波沃斯卡（1901年）都认为：“有人觉得，能在清醒时界定梦的范围，（这些作者）将某种功能——用睡眠中展现的思想形成梦——赐予了清醒思维。”

我还要从对润饰作用的讨论出发，思考另外一种跟梦的工作相关的因素，近期，赫伯特·希尔伯勒某些巧妙的知觉观察，已对这种因素作出了说明。在前文中，我曾提及希尔伯勒在疲倦嗜睡状态中，强迫自己进行理智思维活动，刚好展现了思维朝意象转变的过程。他正在处理的思想就在此时消失了，通常取代抽象思维的梦象却展现了出来（参考刚刚谈及这一段的例证）。然而，这些实验中这时出现的好像能被当作梦的元素的意象，在某些情况下却表现得有别于正在处理的思想——即其代表的是疲惫和工作期间的艰难与不悦，或者说其代表的不是极力追逐的对象，而是主观状态及主体付出努力的功能模式。这种时常出现的现象，被希尔伯勒称为“功能现象”，跟他期待的“材料现象”形成对比。

举个例子：“有一天中午，我在沙发上躺着，觉得困极了，可我硬逼着自己考虑一个哲学问题。我想对比一下康德和叔本华对时间的看法。而要进行对比，首先要让他们二人的观点进入我的脑子里，可我太困了，无法马上做到这一点。接连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我便将所有精力都用于回想康德的观点，之后又将精力集中于叔本华的观点。然而，等我再去回想康德的观点时，却发觉它又逃跑了。我费尽心思也没能再找回来。忽然，这份徒劳无功变成了一种具体、可塑的形象，像一个梦境一样，在我紧紧闭合的眼前呈现出来：我向一名脾气不太好的秘书打听消息，他对我的一再追问置若罔闻，自顾自趴在桌子上。然后他半直起身体，使劲瞪了我一眼，眼睛里烧着怒火。”^①（希尔伯勒，1909年，第513页之后）

还有几个这样的梦例，都发生在人在睡眠与清醒间徘徊之际。

“梦例2——背景：清晨散步。彼时我正处在一定程度的睡眠状态（不清醒状态）中，并回忆起此前的一个梦，想要继续做这个梦。我感觉自己距离清醒状态越来越近，却期待着能在不清醒状态中逗留。

“梦境：我朝小溪迈出一只脚，旋即又收回，想继续待在岸这边。”（希尔伯勒，1912年，第625页）

“梦例6——背景和梦例4一样”（“他想继续躺在床上休息片刻，不过不要睡得太沉”）“我想多睡片刻”。

“梦境：我正在跟某个人道别，同时与其约好很快再见面。”（同上，第627页）

希尔伯勒在观察人入睡和清醒这两种主要状况时，了解到了“功能现象”，也就是“状态而不是对象的展现”。很明显，只有清醒后的状况才跟梦的解析的目的相关。希尔伯勒提供的很多病例都强烈表示显梦的末尾（旋即就要清醒过来）仅仅是

一种清醒的意向或是过程。展现出来的意象，诸如跨越门槛（“门槛的象征作用”），从一个房间进入另外一个房间，分别、回家、跟友人道别、潜水等。然而，我必须点明一点，相较于大家以希尔伯勒报告的梦例为依据作出的预测，我在解析自己和他人的梦例时，遭遇的门槛象征作用的梦远没有那么多。

利用“门槛象征作用”，绝对可以对梦的结构中一些元素作出解释，比如睡眠深度波动问题，梦的中断倾向问题等。只是还没发现具有说服力的相关梦例。好像是多重性决定的梦例出现频率更高。其中从梦念中获取材料内容的梦例，另外也被用于展现精神活动的某种状态。

希尔伯勒口中这种有意思的“功能现象”自身并无不妥，却在很多方面遭到滥用；人们在证实那种古老的对梦进行抽象、象征解释的倾向时，以它为证据。部分人对“功能类型”相当关注，将出现在梦中的一切理智活动或情绪过程都当作功能现象看待，罔顾做梦前一日的残留等材料跟其余材料有等同的进入梦中的权利。

在清醒思想构建梦这个方面，希尔伯勒现象作出了第二个贡献，尽管在出现频率和重要性上，第二个贡献都比不上“润饰作用”这第一个贡献，但依然得到了我们的认可。活跃在白天的部分注意力，在睡眠状态中仍在继续，并向梦趋近，监督、批判梦，且有权中止梦，这些都已获得证实。在精神动因中辨识出一种力量，让稽查员 ①保持清醒，好像是很有必要的，而稽查员对梦的形成有极强的束缚力，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在这一点上，希尔伯勒观察到，自我观察能在某些情况下作用于观察，并能构成梦的部分内容。我会另外找到更恰当的时机 ②，讨论这种在哲学家的心灵中格外突显的自我观察动因，跟内心知觉、被监视妄想、良知、梦的稽查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接下来，③ 我要总结一下这篇跟梦的工作相关、篇幅很长的讨论。我们遭遇了一个

问题：心灵在构建梦时，是运用了我们所有的精神官能，还是仅运用了那部分功能受限的官能。由于这种提问的方法跟实际不符，我们的研究让我们对其予以彻底否认。可若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只能是，尽管这二者看上去彼此不兼容，但都是正确的。我们能在梦的产生过程中，辨识出梦念的产生和梦念朝梦的内容的转变这两种功能有别的精神活动。梦念是我们倾尽一切精神能量创造出来的，没有半点不合理的成分。它们处在尚未变为意识的思想过程中——借助一些变化，这些思想过程也能变成有意识的思想。无论梦念中存在多少问题，虽有意思，但难以解决，都跟梦毫无特殊关联，解决时也不必跟梦的问题放在一起。① 另外一方面，精神活动的第二项功能，也就是潜意识思想转变为梦的显意，是梦的生活在梦的形成中独有的特征。跟我们的想象比起来，这种梦的工作跟我们的清醒思维间的实际矛盾要严重得多，就算是梦的形成中对精神功能的最低估计也是一样。梦的工作跟清醒思维比起来，更不细致，更不合理，更不难忘，或者说更不完整；不仅如此，在性质方面，二者也截然不同，所以无法直接比较。梦的工作只给事物创造新形式，根本不会去思考、计算或是判断。我们已将其要达成自身工作结果一定要满足的各种条件完整罗列出来了。梦便是这个要达成的结果，为此它想方设法要躲开稽查作用，并借助了精神强度不一的移置作用，以至于转换了所有精神价值。思想一定要全部或主要复现为视觉或是听觉记忆痕迹材料，这导致梦的工作在进行新的移置作用时，一定要考虑到展现力。也许是要制造超过夜晚梦念的强度，为实现该目的，便由梦念的各种成分形成了普遍的凝缩作用。各种思想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根本不必留意，借助一些形式的特征，梦最终赋予了原先的逻辑关系一种伪装。跟梦的观念内容比起来，梦念上附着的一切感情变化都偏少。通常说来，这种感情都会受到压抑；等到它们被保存下来时，便从原本从属的观念中脱离，跟性质相同的感情融合在了一起。能跟其他某些作者尝试用于梦的构建的一切活动的观点达成一定程度的契合的，只有部分梦的工作，也就是受部分清醒的思维程度不一的影响的

修正材料。②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七章 梦的过程的心理学

(第七章 梦的过程的心理学)

我从他人那里听过很多梦，其中有个梦的过程非常吸引我。是一位女病人向我讲述了这个梦，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确定其准确的源头，只听她说是在一场“梦的演说”中听到的。这名女士对这个梦记忆深刻，做了个一样的梦，即她在自己的梦中，复现了这个梦的一些成分；她借助这种方法，对梦中某种特殊的重要内容表示认同。

原先的梦例如下：有个孩子病了，父亲一直守候在他床边。孩子去世后，父亲到隔壁房间休息，为了能从自己床上看见隔壁孩子的遗体被点燃的长蜡烛围绕，他没有关上两个房间之间的那道门。一名老人受雇守着孩子的遗体，低声祈祷。睡了几小时后，父亲做了一个梦，孩子在他床边站着，拉着他的胳膊轻声埋怨：“父亲，我正在燃烧，你没有看到吗？”父亲惊醒，看到隔壁失了火。他冲过去，看到那名老人正在熟睡，一根蜡烛歪倒了，点燃了包裹着他心爱的孩子的被褥，以及孩子的一条胳膊。

这个打动人心的梦解释起来十分简单，那位女病人说演讲者给出了正确的解释。透过打开的门，耀眼的火光照到做梦者的眼皮上，让他明白一根蜡烛歪倒了，点燃了

遗体周围的某些东西，这和他在清醒状态下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也许他在睡觉期间，还在忧心那名老人能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这一解释，我毫无异议，但有几点需要补充：梦的内容一定是多重性决定的，梦中孩子说的那句话，他在世时肯定也说过，而且牵涉到父亲很重视的事。比如，孩子埋怨“我正在燃烧”，可能关系到孩子弥留之际发的高烧，“父亲，你没有看到吗”可能牵涉到一件非常敏感的事，不过我们并不清楚。

眼下，我们已经认可梦是有意义的过程，并与做梦者的精神体验契合，可我们为什么只有在非醒来不可时才会做梦，依旧是个未解之谜。另外，我们留意到，这个梦中也存在一种欲望达成。死去的孩子在梦里的行为，跟他在世时没有任何区别：跟他以前发烧时一样，这次他也是走到父亲床边，拉着父亲的胳膊，亲自提醒父亲，这便是他前半句话的源头。而父亲将睡眠延长了片刻，就是为使这个欲望达成。由于梦能让孩子活着，因此相较于清醒过来，父亲更愿意做梦。若父亲先醒了，推导出这个结论，冲进隔壁，就好像让孩子少活了一个梦的时间。

这个短梦的特征很吸引人。截止到目前，我们想确定的主要问题有：梦到底有何隐意，它的发现过程如何，它是怎样被梦的工作隐藏的。也就是说，对梦的解释才是截止到目前最吸引我们的。而当前这个梦很容易解释，意义也十分显著，但其依旧保留着一些主要特征，这种不同一定要解释清楚，这便是其有别于清醒思维的地方。我们要全面思考所有跟梦的解析相关的问题，其后才能发现梦的心理学有多不完备。

然而，在我们集中精力进行这种研究之前，最好能先回忆一下，我们一路走来，沿途有没有遗漏某些重要事物。我们已经走完的是旅程中最顺畅的一段路。截止到目前，我们走过的所有路程，都在指引我们追求光明、解释、百分百理解，当然前提

是我没有搞错的话；可一旦我们对梦的精神过程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所有道路都将一片漆黑。我们无法将梦解释为一种精神过程，毕竟解释就表示要上溯至已知事物，现在还没有哪种确切的心理学知识，将对梦的心理考察包含在内，为梦的解析奠基。反过来，我们被迫要提出很多类似于精神结构及其内部力量的假设。我们要让这些假设有价值，就不能让它们过分远离基础的逻辑构造，这要求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若对最初原始材料的描述有漏洞，就算我们的推导是正确的，并照顾到了所有逻辑可能，也依然有可能得出百分百错误的结论。在最细致地研究过梦或其余一切单独的活动后，我们依旧无法据此为精神机构的结构与功能下定论，做证明。除非我们能比较研究这种类型的所有功能，认真比对那些可靠性已得到证实的相关现象，这要求我们只能暂时搁置从分析梦的过程中得出的心理学假设，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的发现展开探讨，等到其跟上述假设发生关联时，再重新将这些假设捡起来。

一、梦的遗忘

之所以我提议先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它引发的难题始终没得到解决，可能会减弱梦的解析的基础，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很多人提出抗议，说事实上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要解析的梦，准确说来是我们没有信心搞清楚梦中真正发生了什么。

第一，我们记住并解析的梦遭到了不可靠记忆的切分。我们的记忆好像很难将梦的内容保留下来，而刚好又是梦中最关键的部分被记忆落下了。在集中精力思考梦的内容时，我们往往会发牢骚，梦到了那么多，记住的却只有一点点，可即便是这一点点，要完全确定也很有难度。

第二，有证据表明，我们对梦的记忆不光是破碎的，还经常展现为虚假的形式，相

当不真实。一方面，我们能够质疑梦的所有内容是不是真像我们的回忆一样破碎；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能够质疑梦是不是真能像我们的描述一样具有连续性。在回想梦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随意用新材料或随意挑选的材料，将从来没存在过或被忘却的空白填充起来；有没有为了让梦更加完善，在其中加入一些细节，最终难以确定哪些内容是原本就有的。斯皮塔（1882年，第338页）^①曾作出这样的推论：^②梦所有的条理性与连贯性，都是我们在回想时加入的。所以我们可能刚好彻底无视了我们想要确定其价值的事物。

截止到目前，我们在解析梦时，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些危险。正好相反，我们怎样解释了那些确切的梦的内容，就怎样解释了那些最琐碎、最不重要、最不明确梦的内容。给伊尔玛注射的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马上叫M博士过来。”我们假设若无特殊源头，就算是这个细节也不会进入梦中。这让我想起了一位不幸的病人，我“马上”叫一位年长的同事来到他病床前。而在那个显然很荒诞的梦中，我们判断51、56是两个没有意义的数字，所以没有将它们区分开，其中多次提到51，我们并未将这一现象视为理所应当或微不足道，而是据此探究到数字51背后隐藏的另外一种思路，最终发现51是我忧心的人寿终正寝的年纪，而这个梦的主要思路却是对长寿的赞美，二者对比显著。在“没有活到”那个梦中插入了一些诸如“P无法理解弗里斯的意思，弗里斯便转向我”之类的句子，我原本并没有留意。在解析走入困境后，我重新思考了这几句话，发觉这是梦念的一处转折，我从这里上溯到了童年时期的想象。这源自对以下诗句的领悟：

你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你，

直到在泥淖中相逢时，

我们才迅速了解了对方。 ①

很多梦例证明，这些最微不足道的元素，构成了每次梦的解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若想及时、完整地解析梦，就要抓紧时间审核这些元素。我们对梦的解析中所有文字表述方面的细小区别，都予以相同的重视。就算展现在梦中的观点没有意义或毫不重要，要将其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样对这种不足予以了重视。简而言之，我们将其他作者眼中胡编乱造、为避免混乱一下掠过的内容，都当成了重要部分。在此必须要解释一下这种矛盾。

尽管其他作者并不是错的，但对我们而言，对该问题加以解释会很有好处。我们对梦的源头的理解表明，要彻底消除矛盾不是不可能的。在描述梦时，我们的确将它们伪装了。我们再度发觉，正常思维动因形成的润饰经过，就包含在其中，且多半笨手笨脚。然而，梦的这种伪装只是一种润饰，是梦的稽查作用频频作用于梦念形成的。其他作者已经留意到了梦这种显著的伪装作用，甚至提出质疑，可我们明白，在潜藏的梦念中已经有一种不够显著但更有意义的伪装过程正在形成梦，所以我们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以上作者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们认为回想梦时引发的变形和语言表述都很随意，对更深入地解析梦没有帮助，对梦的认知就这样走进了误区。①精神事件对梦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被他们错误低估了。梦的形成绝对不是随意的。一切梦例都证明：一种思路若无法决定梦的某些元素，就会立即被另外一种思路取代。比如我想随意想出一个数字，可这根本不可能：呈现在梦中的数字必然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尽管它跟我当前的目的可能有相当遥远的距离。②人在清醒状态下对梦的安排做出的改变，也绝对不是随意的。这种种改变关系到其取代的梦的材料，还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路通向这一材料，而这一材料或许还是另外一种内容的替代品。

为了证实以上观点，我在解析病人的梦时提出了这样一种方法，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做梦者第一次报告一个梦时，我若觉得很难理解，就会要求对方复述一遍。复述基本不会再用原话。我从变化的语言中，刚好能看出梦的伪装的缺陷，一如哈根看到齐格菲衣服上的绣标。③解析就从这里入手。我提出的要求等于提醒做梦者，我会为解析这个梦花费更大的力气；抗拒促使他为了掩护梦的伪装的缺陷，立即把会泄密的语言用关系更加疏远的语言替换下来。我就此留意到了那些被他弃用的词句。他极力想要避免我来解析他的梦，却刚好为我提供了依据，推导出他要保护的绣标在哪里。

有些作者重点强调，在听取病人讲述自己的梦时，要持质疑态度，这并没有太多依据，理智方面并没有什么内容能支撑这种质疑。尽管人类的记忆并不准确，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必须给梦的记忆更多的信任。质疑梦或其细节报告是不是正确，仅仅是一种伪装的梦的稽查作用，一种避免梦念进入意识的抗议。④这种抗议以质疑形式依附于被容许出现的材料中，并未因移置作用和替代作用彻底耗尽。由于这种质疑很谨慎地只去触碰梦中细微且不明显的元素，绝不触碰被强化的元素，因此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将它们辨识出来。然而，我们已经了解到，梦念和梦之间的所有精神价值，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只有精神价值遭受贬低时，才会出现伪装。伪装展现自身通常都是采用这种方法，但偶尔也会止步于现状。因此若梦中一个不明显的元素遭到了质疑，我们便能据此推断该元素是被禁止梦念的直接派生物。就好像古代一个共和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或文艺复兴后出现的状况：革命人士占据了一切高位，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地位尽失。只有最贫穷、地位最低下的百姓，以及被推翻的政党最不忠心的拥护者才能留在城里，但这些人也无法得到信任，享受百分百的公民权。此处的不信任就跟我们这里的质疑差不多。我在解析梦时，执意抛开跟确定性相关的所有标准，坚持不管是哪种元素，只要有一点点进入

梦中的可能，就应百分百认可其确定性，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要想让解析持续下去，就一定要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梦中一切元素。一旦质疑某一元素的精神价值，就会导致病人无法联想到该元素背后潜藏的一切非自主观念，这便是其带给病人的精神结果，无需再做证明。若做梦者表示“梦中有没有这样一种观念，我无法确定，可我在这里联想到了与之相关的事物”，算不上错误，但这种话从来没有人说过；可实际上，解析之所以中止，是因为质疑，质疑还成了精神抗议的工具与派生物。对精神分析的猜测很合情理。其中有一项通用的原则：被干扰的梦的解析进程中必然存在抗议。①

要解释梦的遗忘，就不能忘了精神稽查作用的力量。很多人感觉自己夜里做了很多梦，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在了记忆中，其实这也许有别的意义，比如借助某种能够被感知的方式，梦的工作连续忙碌了一夜，结果只有一个简短的梦存留下来。显然，人醒来后，会渐渐忘记做过的梦，再怎么拼命回忆，多半都没有用。可我的观点是，我们对梦中间隙对梦的解析的限定太过高估，一如人往往会过分高估自己遗忘梦的程度。一般说来，借助解析便能将所有遗忘的梦的内容全部回想起来；很多梦例无法通过仅余的一个片段回想起整个梦——这点并不重要，最低限度是能找到完整的梦念。因此，在解析梦时，我们一定要维持强大的注意力和自控力，但也只是这样而已——不过，这同时也说明了，敌对（抗议）的目的同样在作用于梦的遗忘。①

对遗忘初级阶段的研究得出了确切的结论：梦的遗忘具有倾向性，服务于抗议。②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梦解析到一半，突然想起一个此前遗忘的片段。通常说来，这个从遗忘中挣脱出来的部分，都在梦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它承受了最强烈的抗议，因为它在通往梦的解析最便捷的道路中。本书的大量梦例中就有一个同样是在之后的思考过程中新增了一部分梦的内容。这是个旅行梦，我在梦中报复了两个讨

厌的旅伴；由于这部分内容很惹人反感，我的解析基本没有涉及。被略去的部分如下：“我（用英语）谈及席勒的一部著作，说‘这本书是某人从（from）……’，随即发觉自己说错了，又纠正‘这本书是某人写的（by）’。那个哥哥便对妹妹说：‘他说的没错！’”①

这种梦里的自我纠正，在某些作者看来非常奇异，我们却不必太过留意。我只需要列举我做的一个用词错误的典型梦。十九岁那年，我第一次到英国。整整一天，我都待在爱尔兰海岸。涨潮后有些海生动物被遗漏在了沙滩上，我以捡拾它们为乐。我正在认真观察一只海星——这个梦的开头便是Hollthurn、holothurians（海参类）之类的词语——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从我身旁经过，问：“这是海星吗？它还活着吗？”我说：“没错，他（He）还活着。”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语法错误，很羞愧，又把这句话用正确的说法说了一遍。在前面那个梦中，用德国人经常犯的一个语法错误取代我的错误，对“DasBuchistvonSchille”正确的翻译是“thebookisby”，而非“thebookisfrom”。在得知梦的工作的目的，与其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后，我们就用不着惊讶梦的工作会因为英语单词from跟德语单词Fromm（虔诚的）发音相同，能够形成显著的凝缩作用，就用前者替代了后者。然而，这一对海滩的无害记忆，跟我的梦有何关系？这个梦借助一个十分纯真的例子，显示我搞混了语法上或者实际生活中的性别。而要解析这个梦，这必定是最关键的点之一。要填充梦的空白，只需了解克勒克·马克斯韦尔的《物质与运动》一书的书名源头即可，这个源头便是莫里哀的“LeMaleddeImaginaire”（幻想症）——“Lamatièreeest-ellelaudable？”（事情是否顺利？）②——motion（肠蠕动）。

另外，为证明梦的遗忘多半源自抗议，我还能举出自己亲眼见证的事实作为证据。有位病人跟我说，他把自己做的一个梦忘光了，像根本没做过一样。我随即开始解

析，一旦遭遇抗议，我就会跟病人解释，鼓励、督促、帮助他，促使他跟不悦的思想妥协；在我即将成功之际，他突然叫起来：“我想起我的梦来了。”他之所以忘了这个梦，是受当天在梦的解析工作中干扰他的抗议影响。而我帮他战胜了这种抗议，其后他便回想起了这个梦。

当解析进行到某种程度时，同样能让人回想起四五天前乃至更早前做过却忘得一干二净的梦。①

精神分析的经验为以下结论提供了新证据：②梦之所以被遗忘，原因主要在于抗议，而非有些作者提出的清醒与睡眠两种状态不兼容的性质。我跟其他同事以及治疗期间的病人，都有过这种经验：睡眠期间，我们因做梦被惊醒后，会立即将自己的所有心理官能调动起来，对梦进行解析。一般说来，我都要完全解析过一个梦后，再继续睡觉，但早上醒来时，尽管我还记得自己做了梦，并解析了它，但对梦和解析工作的具体内容，却完全不复记忆了。③理智不仅没能记住梦的内容，还经常连带着遗忘了解析结果。然而，梦的解析工作与清醒思维间并没有某些权威人士在解释梦的遗忘时提到的精神鸿沟。

我对梦的遗忘的解释，遭到了莫顿·普林斯（1911年，第141页）的抗议。他提出了这样的依据：遗忘仅仅是附着于分裂的精神状态中的记忆缺失的特殊状况，其余类型的记忆缺失，无法应用我对这种特殊状况的解释，因此，这种解释就算只是为了当前的目的，也不具备任何意义。他这样说，等于表示他从来没有尝试过，从对分裂的精神状态的解释中为这些现象寻找一种动力学解释。他若是做过这种尝试，必然会发现压抑（准确说来是由压抑而生的抗议）不光解释了为何会出现精神分裂，还解释了附着于分裂的精神状态的记忆为何会缺失。

我在筹备本身的初稿时，做过一个实验，证实跟其余精神活动一样，梦也很少会被

遗忘，更有甚者，梦的记忆力不会比其余精神活动弱。我记录了很多自己做过的梦，但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对其进行解析，或是没能及时、完整地解析。为了证实我的观点，我需要获取部分材料，便尝试再去解析一两年之前的梦，最终都成功了。相较于最近的梦，这些许久之前的梦解析的难度反而更低。我觉得，也许是因为我战胜了彼时梦中很多干扰我的抗议，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在之后的解析工作中，我对比了此前想到的梦念和当前的结果。跟此前的梦念比起来，当前的梦念往往更丰富，并且旧梦念经常囊括在新梦念中，一点变化都没有。然而，没过多久，我就不觉得惊讶了。因为我记起我一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让病人像解析昨晚的梦一样，解析他们在机缘巧合下向我提及的许久之前的梦——方法相同，结果也相同，都很成功。我会在之后的一节论述焦虑梦时，列举另外两个延期解析的梦例。第一次做这种尝试时，我推测梦在该领域的活动，应该类似于神经症症状，这种推测是有依据的。因为我在为精神神经症病人，如癔症病人等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除了要对逼迫他来就诊的当前症状做出解释外，还要对许久不再出现的早期症状作出解释，相较于前者，后者难度更低。我在1895年出版的书籍《癔症研究》（布罗伊尔、弗洛伊德，1895年，病例5，凯瑟琳·M夫人）中，已经能够解释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十五岁时首次发作的癔症了。①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跟梦的解析关联并不紧密，应该能帮那些想借助对自己的梦的解析，证明我的观点的读者。

对自己的梦进行解析并非易事，就算没有半点精神动机从旁打搅，人也要经过持续的练习，才能了解自己的内心活动与其他平日未曾留意的感受。“不随意观念”是相当难以掌握的。解析过程中，一定要遵照本书的各类要求，同时一定不能提出任何批判，不能带有任何感情、理智方面的成见，极力控制住自我。一定要记住克劳德·贝纳德给生理实验人员的建议：“Travailler comme une bête.”即一定要跟野

兽一样刻苦耐劳，且完全不在意工作是否一定会有收获。这样一来，这项工作就没什么难做的了。

梦的解析工作多半不能一步到位；一系列联想往往会耗光人所有的精力，以至于无法再从当天的梦中找到什么。这时的最佳做法就是暂且搁置，第二天继续解析，可能到时就会被另外一部分梦的内容吸引，进入梦念新境界。这种解析可称为梦的“分批”解析。

对刚开始解析梦的人来说，最艰难的莫过于明白这样一点：彻底解析了一个纯粹、连贯的梦，理解了梦的内容中的所有元素，并不意味着工作完结。因为一个梦有很大概率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但他并没有留意到。丰富的潜意识联想是很难理解的，它们为了展现自身，都表现得相当活跃；可是也不要以为梦的工作能用一种含混、灵活的方式，将好几种意义同时表述出来，一如童话里那个小裁缝，在旅行途中一下打死了七只苍蝇。我会将某些没有必要的灵感加插在梦的解析中，亲自解析过梦的人必然会深有体会。

但我也无法证明希尔伯勒（1914年，第二部分，第五节）最先提出的观点：所有梦（或者说大部分梦或某种类型的梦）都需要两种解释，且这两种解释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其中一种解释，希尔伯勒称其为“精神分析”解释，表示其赋予了梦一种意义，一般是童年早期的性欲意义；另外一种解释更加重要，他称其为“理想精神”解释，即梦的工作以某种更加严肃、深刻的思想为材料。希尔伯勒报告了很多相关梦例，却没能为自己的观点作出证明。由于该观点背离了真相，我一定要提出抗议。大部分梦都没必要进行多重性解释，尤其是没必要进行理想精神解释。有一点务必要重视：跟近些年的其余所有理论一样，希尔伯勒的理论也是为了对梦产生的基本状况作出程度不一的掩饰，同时让我们不再留意其本能源头。我可以在很多

梦例中为他的观点找到证据。可在解析时，我发现在这些梦例中，由于清醒生活的一系列高度抽象的思想没有得到半点直接的表达，以至于梦的工作只能将其转变为梦。由于表达难度很高，梦的工作只能把握另外一系列跟抽象思想没有太大关联（通常是隐喻的方式）的理智材料。做梦者能轻易找到这种梦的抽象解释，但要利用我已经成熟的技术，才能正确解释那些加插材料。 ①

若问是不是每个梦都能解析，答案是否。在梦的解析过程中，时常会遭遇组成梦的伪装的精神力量的抗议。这种抗议力量的强度，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借助自身的理智、兴趣、自制能力、心理知识、解析梦的经验，战胜心中的抗议。通常我们都能取得一些进展，最低限度，能让我们确定梦是有意义的构造，而梦的一些意义多半都是据此发掘出来的。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状况：紧随其后的第二个梦能证明我们对第一个梦的暂时性解析是正确的，同时让这种解析更加深入。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内连续做的一系列梦，解析时应视为彼此关联的梦，因为这些梦通常都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我们时常发现两个前后相连的梦，第一个梦的核心位于第二个梦的边缘地带，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对两个梦的解析也应该互相补充。解析梦时，应该将同一天晚上做的不同梦视为整体，相关梦例我已列出了不少。

一般说来，就算是解析最为充分的梦，也会留下难解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梦念在解析过程中难以理解，且对理解梦的内容没有帮助。梦的关键之处就在这里，梦从这里向深邃的未知领域延展。解析梦时发现的梦念，通常会朝各个方向延展，没有尽头。好像一张大网，纠缠于人的思想中。就像从菌丝体中长出蘑菇一样，从该组织内部一些最复杂的地方，长出了梦的欲望。

说回梦的遗忘。截止到目前，我们依然没能从中得到半点重要的结论。毋庸置疑，清醒生活存在一种倾向——忘记夜里做的梦，不是醒来之后立即全部忘掉，就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忘掉。然而，我们却发现遗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夜里抗拒梦的精神力量，这时我们免不了就要问：梦是怎样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产生的？我们来假设一种最显著的状况：清醒生活完全排斥梦，就像梦完全没存在过一样。对精神力量的思考迫使我们承认，若夜里的抗议力量跟白天一样强大，便不会形成梦了。因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夜里，抗议必然丧失了部分力量，但由于我们曾证实，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它还有进行伪装的力量，因此它并不是力量尽失。由此我们想到，仅仅是因为抗议力量衰减，才产生了梦，这样一来，显然人醒来后，抗议力量完全恢复，立即就会将自己衰减时不得不容许出现的事完全抹杀掉。从描述心理学中，我们了解到梦的产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心灵处在睡眠状态中；现在还能补充一点：睡眠状态让内心的稽查作用松懈，从而让梦的产生变为了可能。显然，我们想将这视为以梦的遗忘为依据，唯一可能推导出的结论，进而推导出在睡眠和清醒两种状态下，发挥作用的能量各有多少。不过，我们先要暂时中止。我们对梦的心理学研究再深入一点，就能对梦的产生元素形成全新的观点。试图阻挡梦念进入意识的抗议，可能就会在自身力量不减的情况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一种观点，对梦的产生好像也有帮助：也许是睡眠状态同时造就了抗议的减弱与消失这两种元素。这个观点留待之后再讨论，转而再说其他。

眼下，我们一定要对另外一组对抗梦的解析程序的意见加以思考。这种梦的解析程序是，将日常生活中主导人类思想的有意向观念全部抛开，将全部精力集中于一个独立的梦的元素，将与之相关的自由思想记录下来，之后，再用相同的方法，处理梦的内容的第二部分。我们跟随思想伸展的方向，在不同的事件之间随意穿梭，而不去理会思想在朝哪个方向伸展。不过，我们应该坚信，最后我们一定能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抵达最初的梦念。

批判者这样表示反对：所有观念都能跟某一事物产生关联，若梦中某个单独的元素

引发了我们的某种联想，是很正常的。这种随意的思想链竟然能帮我们导入梦念，才是让人惊讶的地方。这可能是一种自我欺骗。我们一路跟随某个元素引发的一系列联想，直至其好像因故中断，便再去追随另外一个元素，这样做当然会让原本自由自在的联想变得越来越狭隘。由于在解析第二种观念时，我们脑海中依然保留着第一组联想，因此跟第一组联想相关的某些联想，便最易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就这样，我们自以为是地觉得在两个元素中间找到了一种思想，能表示接点。由于我们容许自己随心所欲地自由联想，同时摒弃了正常思维中从一种观念向另外一种观念的转变，因此最终从一系列中间思想中编造出所谓的“梦念”，对我们来说不算困难；这些“梦念”一点保证都没有，因为我们只是判定它们是梦的精神替代品，此外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但这些全都是编造出来的，一种巧妙的偶然组合。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耐性，都能为任意一个梦编造出自己期望获得的解析。

若果真有人这样抗议我们，我们当然能列举出以下辩解的理由：我们作出的梦的解析，让人记忆深刻；我们在追随梦的一个独立的观念时，其跟其余元素可怕的关联忽然展现出来；若我们对梦的解析之所以能这样事无巨细，是因为我们追随的精神关联预先就是连在一起的。辩解期间，我们还能指出，梦的解析和癔症的治疗有着相同的程序。癔症症状的出现与消失的一致性，能为这种方法的正确性作出证明，即本书中的解释的验证，是借鉴次要证据实现的。但有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直视：我们追随着一系列随意的、自由运动的思想，却能达成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是怎么回事？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解答该问题，却能破除其立足的根基。

说我们在解析梦的过程中，跟随思想随意飘荡，还说我们放弃反省，让不随意观念自由出现，都是不对的。有证据证明，我们已知的有意向的观念，是我们唯一能够摒弃的；摒弃之后，那些未知的有意向的观念——模糊一点的说法便是潜意识的观念——便会立即掌控局面，左右不随意观念的进度。我们对自己的心理过程施加的

一切影响，都无法令我们开展无意向性观念的思维；与之相同的还有精神错乱状态。①在这方面，精神病医生早早抛开了精神过程中存在关联的信念。我很清楚，跟在梦的产生和解析中一样，在癡症和妄想狂中也无法出现毫无目的的思想。在内源性精神疾病中，可能压根儿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在劳里特的假设（1834年，第131页）中，即便是在精神错乱状态下的谵妄，也具备一定意义。只是因为遗漏了部分中间环节，所以我们没能理解。当我得到机会，观察这些癡症时，我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由于稽查作用放弃了对自己工作的掩饰，不再支持那些无害思想，将自己抗议的所有东西都删除了，导致余下的思想全都残破不堪，因此出现了谵妄。这样的稽查作用就跟俄国边境的新闻检察官差不多，他们删除了国外报刊上的很多报道，之后才准许其流入国内，美其名曰保护读者。

某些严重的器质性大脑疾病中存在观念的偶然自由联想，但精神神经症的自由联想却一般被视为稽查作用对一系列思想发挥影响的结果，这些思想被潜意识中的有意向观念引入了意识中。①若呈现出来的观念（或意象）的连接，依据的是表面的联想，就能判断其是没有受到意向观念阻挠的自由联想的确切证据，谐音、双关语、无意义的时间巧合、玩笑、文字游戏，都属于此处的表面联想。这种特征在梦的各种元素通往中间思想的链条中，在从中间思想通往梦念的联想中都能找得到；我们在很多梦例的解析中找到了这种联想，因此感到惊讶。这些不松散、巧妙、幽默的联想，架起了桥梁，连接起了不同的思想。然而，要从这种稳定的状态中找到正确的解释，难度并不高。一旦一个精神元素跟另外一个精神元素通过一种惹人厌恶且表面化的联想关联起来，双方之间便必然会产生一种联想，既正确又更有深度，同时还承受着稽查作用的抗议。②

表面联想之所以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稽查作用的压力，而非有意向观念受到的压抑。一旦正常的联系渠道被稽查作用封锁，表面联想便会成为深层联想的替代品。

一如山区发了洪水，公路没法行走，交通便只能靠猎人偶尔使用的崎岖小道维持。

此处，我们能够区分开两种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的状况。第一种状况是稽查作用只会对两种连接的思想发挥作用，不会抗议两种单独的思想。所以二者会一前一后进入意识，将彼此间真正的连接隐藏起来，用一种预想不到的连接取而代之，这种连接一般附着于其余复杂观念，而非受到压制的主要连接。第二种状况是两种思想的内容都受到了稽查作用的抗议，导致二者都展现为替代的形式，将真实状态隐藏起来。可是被选中作为两种思想替代品的表面联想，必须要能作为原先两种思想间主要关联的代表。这两种状况在稽查作用的压制下，都出现了移置作用，从正常、严肃的联想，向荒诞、表面的联想转变。

由于我们知道出现了这样的移置作用，因此在解析梦的过程中，我们跟借助其他联想一样，毫不迟疑地借助了表面联想。 ①

以下两项原则在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应用频率最高：一、在放弃了意识的有意向观念后，观念的流动便被潜意识的有意向观念掌控了；二、表面联想仅仅是被移置作用利用，取代受到更深层次压制的联想。事实上，这两项原则已被精神分析技术当作了自身的基础。我若要求病人摒弃一切顾忌，向我报告他脑海中出现的所有观念，他便绝对不可能遗漏那些有意向的观念，并且即便他报告的内容看起来很纯真，很随意，但必然与他的疾病存在某种关系。而病人对我的完全信任，是他另外一个确凿无疑的有意向的观念。至于对这两项原则重要意义的全面理解与细致论述，就属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论述范畴了。至此，我们又抵达了一个前沿课题，只能再度暂停对梦的解析的论述。 ②

我们只从这些反对意见中得出了一个真正的结论：在梦的解析工作中产生的联想，并不一定都是夜晚梦的工作的功劳。清醒时我们所做的解析，其实是从梦的元素重

返梦念，梦的工作则刚好相反。这两条完全背离的路线有很大概率会相互连通，可白天我们依循的好像是一种新思想链，不时会遇到中间思想，在各处找到一些梦念，过程一如挖掘矿井。白天的思想材料怎样用这种新方法加入解释系列，夜里加强的抗议怎样让我们的解释更加曲折，都将呈现在我们眼前。然而，我们白天思考出来的旁支数量与性质，并不具备心理方面的重要意义，我们要做的只是将它们导向我们追求的梦念。

二、回归作用

我们必须在驳回了各类反对意见，或至少展现了我们的防御武器之后，马上开始对拖延许久的心理学讨论，此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先来小小总结一下已经取得的成果：梦跟其余一切精神活动的重要性等同；梦的动机力量通常是追求欲望达成；因为梦在产生过程中受到了精神稽查作用的影响，所以梦看起来并不是欲望，还带有很多特征和荒诞成分；梦的产生除了受稽查作用影响外，还受以下元素影响：务必要凝缩梦的精神材料，展现为感觉意象的可能性，梦要有合理且能被理解的外在结构（尽管也有例外）。以上条件全都为心理学假设与设定开拓了新领域。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研究是，梦的四种形成元素作为梦的动机力量的欲望与形成，彼此间有何关系，各自内部又有何关系；而在复杂的精神生活中，梦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也务必要解释清楚。

为了帮大家回想起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我在这一章开头描述了一个梦。这个梦（孩子燃烧）解析起来没什么难度，但目前的解析并不彻底。我问过做梦者为何不醒过来，而要做梦，也说过他有一个动机，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死。我们会在更深入的讨论过后，找到另外一个发挥作用的欲望。不过，现在我们就能给出一个结论：因为要达成欲望，所以睡眠期间的思想过程才会转变成梦。

若罔顾欲望达成，就会发现仅余下一项特征能区分精神事件的两种形式。梦念很有可能会萌生这种想法：“我看到停尸房里火光闪烁，可能我的孩子被一支歪倒的蜡烛点燃了。”这些思想被梦展现成一种真实的情境，能通过感官被感知，一如清醒时的体验。这种做梦过程在心理学方面最普遍、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梦将某种思想，且通常是展现某种欲望的思想客体化了，展现为一种似乎是我们亲自体验到的景象。

但梦的工作这种独特的特征，我们又该怎样解释？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怎样确定它在精神过程复杂的关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若更深入地观察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个梦的形式拥有两项特征，都很显著且接近于相互独立。一项特征是思想省掉了“可能”的字眼，展现为直接情境；另外一项特征是思想转变成了视觉形象和语言。

思想展现的期待向现在时的转变，在这个特殊的梦中好像并不明显。因为这个梦中的欲望达成，只能发挥非同一般的辅助作用。而在诸如伊尔玛注射的梦例中，梦的欲望尚未摆脱在睡眠中还在发挥作用的清醒思想。梦念表达了一个祈使句：“真希望为伊尔玛的病负责的是奥托！”梦压抑了这句话，用直接的现在时态取而代之：“没错，要对伊尔玛的病负责的是奥托。”梦念中达成的第一个变形就是这样，连伪装都没有。梦的第一项特征无需描绘太多。不妨转而讨论意识的想象产物——白日梦，其在处理观念内容时，采用了相同的方式。在都德的一篇小说中，乔伊斯先生^①失去了工作，在巴黎的大街上踟蹰（女儿却误会他正在办公室工作），他梦到了一些好机会，据此找到了工作——他这个梦就是现在时态。所以跟白日梦一样，梦也在借助相同的方式和权利，对现在时态加以利用。当欲望达成时，就会展现出现在时态。

然而，梦之所以有别于白日梦，是因为它具备第二项特征：梦的观念内容从思想转变成了视觉意象，对于该意象，我们不光是相信，还像是在亲自体验。不过，我立即就要补充一句：从思想到视觉意象的转变，并非在每个梦中都有展现。有些梦仅仅包括一些思想，可据此就要否定梦的本质是不行的。这种梦比如我做的“Autodidasker”梦。梦中感知元素匮乏，跟我在白天想到梦的内容时没什么两样。一切长梦中都包含一些有别于其他元素的元素，它们只是被想到、被知道了，没有得到感知形式，一如在清醒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想到、知道事物的方式。另外，一定要记住，这一从观念到感觉意象的转变，除了会在梦中出现外，还会作为独立实体，出现在普通人身上或神经症病人的幻觉与幻象中。简而言之，此处谈论的关系并非绝无仅有的。然而，一旦这项特征在梦中呈现出来，毋庸置疑还是最突出的；因此，我们要在不涉及这项特征的前提下想象梦的世界，是不可能的。然而，务必要经过大量的讨论，才能完全理解这项特征。

在很多梦的相关理论中，我想特别提出一名作者的观点，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在一场针对梦的这一主题的简短讨论中，了不起的费希纳（1889年，第二卷，第520页至521页）表示，梦中的活动情境有别于清醒时的观念生活。这便是能阐明梦生活特征的唯一一个假说。 ①

这句话表述了精神位置的概念。我将会对一项事实置之不理，即当前讨论的精神机构同时是一种意志的解剖学结构。在确定精神位置时，我会尽可能避免采用解剖学方式，而一直站在心理学立场上，根据以下建议行动：在描绘实现精神功能的构造时，将其跟复式显微镜、照相机等仪器同等对待。这样一来，精神位置就等同于仪器最初展现的一点。显微镜和望远镜中的这些点，位于那些理想部位，但不是在明显能触及的地方。在我看来，这类形象不够完美，完全可以理解。打这个比方只是为了帮大家理解精神功能作用的复杂性，将功能拆分成各种成分，分配给结构的各

个组成部分。根据我的了解，现在还没有人用这种分解的方式，探究组合精神工具的方法，可此举在我看来并无弊端。我认为，只要我们能理智判断，保持理论基础的正确性，就完全可以放任思想自由发展。由于讨论一切未知事物之初，都一定要有一些暂时概念从旁协助，因此首先我会作出一个假设，尽管粗陋，但很具体。

我们会据此把精神机构想象为一种复杂机器，称其各个组成为“动因”（agencies）^①或（更准确的）“系统”（systems）。能够想象得到，这些系统可能会像望远镜的各个透镜排列组合一样，相互间以一种有序的空间关系组合共存。依照空间顺序对精神系统进行排列，严格说来并无必要。若在某种精神过程中，兴奋能依照特殊的时间顺序从这些系统中穿行而过，构成一种固定顺序，对其而言就已经足够了。可能在其他某些过程中，还存在有别于此的顺序。我们会将这种机构的组成简称为“ ψ 系统”。

我们最先留意到的一点是，各种 ψ 系统组成的复合机构具备感觉或是方向性。我们的精神活动全部从（内外部）刺激开始，在神经分布^②处终止。为此我们会给这一结构一个感觉端，一个运动端。感觉端存在一个接受知觉的系统；运动端存在一个能产生运动活动的系统。通常说来，精神过程就是从感觉端向运动端前进。以下便是精神机构的总图式（图1）。

图1

不过，这仅仅是使一种我们早就熟识的需求——精神机构一定要跟反射机构有相同的结构——获得满足。所有精神活动都以反射过程为模式。

现在我们要在感觉端引进首次分化。知觉和精神机构的亲密接触，会留下一些所谓的“记忆痕迹”，相关的功能便是“记忆”。我们若执意要让精神过程作为系统的

附属，那记忆痕迹只能让系统元素发生永久变化。然而，一如在别的地方已经点明的，我们明显很难假设一个系统能够在正确维持自身各种元素变化的同时，一直不断接受新变化。所以我们会以主导我们尝试的假设原则为依据，将这两种功能分别划归两种系统。不妨假设机构最尖端的系统能接受知觉刺激，却不会保留其痕迹，因此便不存在记忆；而其后的第二个系统会将前一个系统暂时性的兴奋转变成痕迹，永久保留。这一精神结构如下图所示（图2）。

图2

众所周知，相较于跟知觉系统亲密接触的知觉内容，永久保留的内容更加丰富。在我们的记忆中，知觉是相互关联的——第一要遵循的是发生的同时性。这一事实被我们称为“联想”。所以若知觉系统完全没有记忆，自然也就无法保存联系的痕迹；若先前的联系残留的痕迹将影响新的知觉，那在行使功能期间，各个独立的知觉元素不可避免会遭受阻碍。这要求我们一定要假设，联想的基础就在记忆系统中。于是，联想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事实：抗议减弱与捷径开通，让兴奋能比较轻而易举地从这个记忆元素传到那个记忆元素，而不是别的记忆元素。

经过认真思考，我们有必要假设有多个而非一个这种记忆元素，其中从知觉元素开始传递的同一种兴奋留下了很多不同的痕迹，可永久保留。其中第一个记忆系统当然会包括跟时间同时性相关的联想痕迹；而在之后的各个系统中，对同一种知觉材料的处理，则会参照其他类型的偶合关系，比如其中一个系统能记录类似关系等等。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描绘出这种系统在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其特征的决定元素是跟记忆原料各种元素间的密切关联，即该系统在这些元素的兴奋传递期间抗议的强度如何，决定了我们是否需要提出更加深入的理论。

在这方面，我要额外补充几句，这些补充内容具备一般性，不过可能意义重大。因

为不能保存变化，知觉系统没有记忆，可向我们的意识提供多样化的感觉性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记忆却是属于潜意识的，给我们的心灵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记忆也是如此。它们能变成有意识的，但毋庸置疑，在潜意识状态下，它们能够发挥自身作用。我们口中的“性格”，建立在我们印象的记忆痕迹基础上，而那些对我们影响最为深刻的印象——早年印象，偏偏很少会变成意识。然而，只要变成了有意识的，它们便不会像知觉一样，展现出半分感觉性质，就算展现也极少。要对主宰神经元的兴奋状况有深入理解，一定要先证明记忆和意识的特性在 ψ 系统中彼此排斥。 ①

精神机构的感觉端结构的假说，始终没有触及梦或能从梦推导出的心理学知识。不过，梦给出的证据对我们理解精神机构的另外一部分会有帮助。在解释梦的产生时，我们只能勇敢地假设有两种精神动因，一种批判另外一种的活动，还将其摒弃到意识外。由此得出结论：批判性动因跟意识的关系，比被批判性动因跟意识的关系更紧密，前者就好比隔在被批判性动因和意识中间的筛子。并且我们还应将批判性动因视为一个指引我们的清醒生活，决定我们自主、有意识活动的机构。若我们用系统取代这些动因，那参照之前的假设，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将批判系统安装到精神机构的运动端上。接下来，我们会将这两个系统导入示意图，同时为展现它们跟意识的关系，帮它们命名（图3）。

图3

我们将运动端最末尾的系统命名为“前意识”（Pcs.），表示其中产生的兴奋过程在进入意识时，只要能满足其他一些条件，便可以不再遭受任何阻碍：比如达到某种强度，比如那种能描绘成“注意”的功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分配方式等。该系统还是自主运动的决定因素。它后边的系统，被我们称为“前意识”系统，因为它要

进入意识，一定要从前意识中经过，并且它的兴奋过程经过时都要被迫做出改动。 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将梦的原动力放在哪个系统中呢？放在潜意识系统中最方便。不过，我们会在之后更深入的讨论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并且梦的产生过程还必须仰仗前意识系统中的梦念。然而，在想到梦的欲望时，我们会发现，是潜意识给出了梦的形成的动机力量；后者让我们把潜意识系统当成了梦产生的起点。这一梦的促成因素跟其余一切思维结构一样，会竭尽所能进入前意识，进而进入意识。

有经验证明，白天因为抗议引发的稽查作用，这一途经前意识最后进入意识的路径无法抵达梦念。只有晚上这些梦念才会进入意识，问题的关键是，它们是怎样做到的，需要利用何种变化。若夜里梦念能进入意识，是因为切分潜意识和前意识的抗议力量减弱，那彼时我们做的梦不应带着我们彼时感兴趣的幻觉性质，而应该是观念性的。所以“Autodidasker”这类梦的产生可以用潜意识和前意识间稽查作用的减弱解释，但孩子被火烧到那类梦却不可以，而后者才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我们只能解释说，在幻觉性质的梦中，兴奋的运动方向是回归，向感觉端运动，最终抵达知觉系统，而不是传向精神机构的运动端。若清醒生活中源自潜意识的精神过程的方向是在“前进”，那梦便带有“回归”性质。 ②

毋庸置疑，这种回归作用是做梦过程中一种心理特征；可它并非只在梦中出现，这点一定不能忘记。有意向性的回忆和正常思维其余成分的形成过程中，也都包括了该精神机构的回归运动：从复杂的观念向记忆痕迹的初始材料倒退。这种回归运动在清醒状态下，从来不会超过记忆意象，也不再产生知觉意象的幻觉复现。但为什么梦中不是这样的？在思考梦的凝缩作用的工作时，一定要作出一个假设：梦的工作能将一个观念的强度，完全转移到另外一个观念上去。可能就是这种正常精神程

序的改动，引发了对知觉系统的反方向精力贯注：从思想一路退回到极度鲜明的感觉。

在突出这些现象的重要性时，我们不要自我欺骗。其实我们只是在为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命名而已。所谓“回归作用”，便是梦中一个观念退回其产生的源头——某种感觉意象。但就算是这样一种做法，验证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没有创新的命名有什么目的呢？“回归作用”这个名称，在我看来是有帮助的，最低限度，它跟已知的示意图里的事实相关。示意图里的精神机构是有方向的，设计出的示意图就是在这方面开始造福于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这幅图，不必详加思考，便能找到梦的产生的另外一项特征。若将做梦过程当作我们假设的精神结构中的一种“回归作用”，便能马上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一项事实作出解释：在梦的活动中，属于梦念的所有逻辑关系要么消失，要么很难展现，原因何在。这些关系在我们的示意图中，包含在第一个记忆系统之后的一些系统中，在回归作用的前提下，它们必将失去除知觉意象以外的所有展现方式，梦念的结构在回归作用中，分解成了自身的原始材料。

白天不能出现回归作用，是何种改变使然？我们只能作出一些推测。显然，该问题关系到附属于各种系统的能量灌输变化，这些系统因为这些变化，提升或是降低了兴奋过程从中经过的难度。然而，兴奋通道要在这种精神机构中产生相同的结果，方式并不止一种。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睡眠状态和精神机构感觉端出现的精力贯注变化。有一道兴奋流，白天不停地往运动端流。可到了晚上就停下来，不再阻挠兴奋流朝反方向回流。这时候，我们就像“与世隔绝”一样。部分权威作者表示这刚好能形成一种理论，证明梦的心理特征。

但在解释梦的回归作用时，一定要记得在生病的清醒状态中，也会产生回归作用，

这时便无法应用上述解释了。因为这时尽管出现了回归作用，感觉流却在向前流动，一点障碍都没有。我的观点是，癔症、妄想症的幻觉和正常人的幻视都属于回归作用，也就是思想朝意象的转变，然而，只有那些跟受到压制的记忆关联紧密，或维持着潜意识状态的思想，才能实现这种转变。

举个例子，有个十二岁的男孩——我年纪最小的癔症病人，因对“绿脸红眼睛”极度畏惧，无法睡眠。该现象的源头是四年前他经常看到的一个男孩的记忆，该记忆他偶尔也能意识到，但更多的时候是受到压制的。记忆中的男孩给他看了一幅吓唬人的画，内容是孩子的坏习惯会导致的恶果，自慰也包含在内，而我这位年幼的病人正因自慰心生自责。彼时，他妈妈告诉他，坏孩子会变成绿脸红眼睛。他心里的怪物就源自这里。刚好这个怪物又让他回想起母亲的另外一个恫吓：这种孩子会变成傻子，没办法上学，并会很快死去。这位年幼的病人学习成绩很差，正合了恫吓中的一部分；他的不随意联想表示，对恫吓的另外一部分，他畏惧到了极点。顺带一提，他在短期治疗过后，能够睡着了，不再神经过敏，那个学年结束时，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受到奖励。

而我另外一名癔症病人（一名四十岁的女士）表示自己生病前出现过一次幻视，在此我也要解释一下。一天早上，她睁眼便看到弟弟在房间里站着，但她很清楚他正被囚禁在精神病院里。她身旁躺着她的幼子。她生怕这孩子看到舅舅会吓得抽搐，使用床单挡住了他的脸，那个奇怪的身影随即消失了。这次的幻视源自这位女士一个歪曲的童年记忆，该记忆密切联系着她内心全部的潜意识材料，尽管记忆本身是有意识的。她曾听保姆说，她母亲（她在女病人一岁半时早早去世了）有癫痫病或是癔症抽搐，而病因是母亲的弟弟（女病人的舅舅）在头上蒙了一条床单吓唬人。所以此次幻想就将弟弟现身、床单、吓唬人与后果这些相同的记忆元素都包含在内了。不过，这些元素被安排到了另外一种背景，另外一个人身上。此次幻视，也可

以说被取代的思想动机，就是她很关心长得像舅舅的幼子，生怕他会重蹈舅舅的覆辙。

我用这两个梦例证实那个观点可能不够恰当，因为这二者都跟睡眠状态存在一定关联。因此，接下来我会谈及我对一名幻觉性妄想狂女病人的解析（弗洛伊德，1896年b），还有我还没发表的对精神神经症心理学研究的成果，①以证实那些大半以童年记忆为源头的影响，在这种回归性思想的转变中绝对不容忽略，这些记忆要么受到了压制，要么还在潜意识中保存着。那些跟以上记忆相关、被稽查作用禁止的思想，好像被记忆吸引到了回归作用中，以记忆的形式隐藏起来。从《癔症研究》（布罗伊尔、弗洛伊德，1895年——比如布罗伊尔的首个病史）中也能列举出一个事实：将幼儿时期的情景（无论是记忆也好，想象也好）引入意识，看上去就跟幻觉差不多，这种特性会一直延续到报告之前。有个相似的观察证明，部分人童年最早期的记忆将终生保有感觉的鲜明性，哪怕他们的记忆并非正常的视觉性，结果也是一样。

一旦留意到幼儿时期的经验与其引发的想象在梦念中发挥着多么大的作用，它们在梦的内容中出现的频率多高，它们又在多么频繁地造就梦的欲望，我们就必须承认，很有可能是那些隐藏在视觉形象中、极力想要复苏的记忆，向被排除在意识外的思想施压，同时因为极力想要展现自我，因此形成的吸引力，导致梦中的思想转变成了视觉意象，而这并非全部的结果。可见，梦能被描述成一种替代品，因为被转移到了近期的经验中，所以引发了幼年时期情景的改变。幼年情景是无法复现的，要满足这一要求，只能转变成梦。

这样说来，若幼年情景（或者其想象的复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梦的内容模式在发挥作用，那便摒弃了斯尔纳和他的拥趸提出的内源性刺激假说：如果梦展现得非常

鲜明或有格外丰富的视觉元素，就会形成“视觉刺激”状态，即在视觉器官中展现出内部兴奋。我不打算驳斥这种假说，只可以假设这种兴奋状态只对视觉器官的精神知觉系统适用；同时能更深入地点明这种兴奋状态是记忆唤醒的，是近期记忆刺激形成的视觉兴奋的复苏。我做过的梦中，没有一个能很好地证明幼年时期的记忆会造就这样的结果。我推测这是因为我的梦往往没有其他人的梦那样丰富的感觉元素，不过，这几年我做过的最鲜明、美丽的梦中像幻觉一样清楚的梦的内容，却能轻而易举地上溯至近期或更近期印象的感觉性质。我曾在前文中记录过一个梦，蔚蓝的海面，轮船烟囱中冒出的褐色的烟，深棕和深红色的建筑，都让我印象深刻。若这个梦多半是源自一种视觉刺激，可让我的视觉器官进入这种刺激状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发生在最近，又跟多年前的很多印象存在密切关系的印象。第一，我梦到的那些颜色，是我在做梦前一日看到孩子们搭起的美丽的积木房子的颜色，孩子们因为想得到我的夸赞才那么做的。那些大块的积木是深红色的，小块的积木有蓝色的，也有棕色的。而我近期在意大利旅行期间留下的印象，也跟这些颜色相关：环礁湖、伊桑佐漂亮的蓝色，卡索平原的棕色。梦中丰富的色彩，只是复现了我记忆中的一些景色。

来总结一下业已发现的梦的这一特征：将自己的观念内容转变成感觉意象。我们并未解释梦的工作的这一特征，或是将其上溯至任何已知的心理学定律；不过，我们还是用它来阐释了某个未知的含义，同时用“回归”展现其特征。我们说过，这种回归作用一旦出现，就有很大概率是一种反对思想走正常路径进入意识的抗议作用，并且是拥有鲜明感觉的记忆吸引思想造就的结果。①白天接连不断地从感觉中获取的经验流，到了梦里便进入停滞状态，但这对于回归作用的出现，可能会更有帮助。因为缺少这种辅助因素，其余回归作用的形成，只能借助其余各类动机的巨大强度。一定要记住，无论是梦中还是病理的回归作用的能量转换，都必然有别于

正常心理生活的回归作用。因为前面两种状况中的能量转换过程，有可能导致知觉系统完全幻觉式的精力贯注。我们在解析梦的工作时所说的“展现力”，却有可能关系到梦念引发的视觉景象形成的选择性吸引。

而且在神经症症状的形成理论中，② 回归作用发挥了不逊于在梦中发挥的作用。据此能够将回归作用分成三种类型：一、地形学回归作用，在之前的系统示意图中已经解释过了；二、时间性回归作用，即退回到早前的精神结构；三、形式回归作用，即将常用方法用原始的表述与展现方法取而代之。从根本上说，三种回归作用其实是一种，且通常会同步产生；时间越早，形式越原始，在心理地形学方面就越靠近感觉端（弗洛伊德，1917年d）。

回归作用这个主题谈到最后，①必须要谈及一个概念，一直以来，我们都无法摆脱它，在对精神神经症展开更深入的研究时，这个概念会再度出现，但展现出的强度不同；也就是说，做梦整体而言是做梦者重返早年状态的例子之一，复现了那些在他的儿童时期占据主导的本能冲动，还有彼时有效的展现方式。我们有望在个人的儿童时期背后，发现一幅有发生学意义的童年图画——展现人类发展的图画，事实上，个人发展仅仅是简单重复了生命中一个偶然的机遇。尼采曾说，梦中“残留着目前我们无法直接抵达的一种原始人性”，的确如此，我们能够期待借助对梦的解析，去理解人类的古老遗迹和精神天分。相较于我们的预测，梦和神经症保留下来的精神遗迹好像更多，因此，精神分析应该在重建人类起源最古老、最黑暗时期的科学中，占据最前面的位置。

我们对梦的心理学的第一部分研究，可能无法令人满意。不过，到底是在黑暗中摸索出了一条路，让人欣慰。只要我们没有彻底失去方向，必然还有别的路径能抵达我们已经抵达的领域，届时我们的压力就能减轻了。

三、欲望达成

我们从这章开头处孩子燃烧的梦中获得了一个良机，思考欲望达成理论需要解决的难题。若说梦仅仅是欲望达成，我们必然会非常吃惊，原因不光是这跟焦虑梦不符。分析一开始向我们展示出，还有一种意义与精神价值潜藏在梦背后，彼时我们完全没想到这种意义的性质这样单一。亚里士多德曾定义梦是睡眠状态中的思维延续，很勇敢，也很准确。我们的思维能形成判断、推导、否定、期望、意向等各类精神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夜里的梦却非要将自身内容局限为欲望形成，是什么原因？反过来，不是也有很多梦展示了焦虑等其余各类精神活动同样会转变成梦吗？这章一开始列举的梦例（非常明显）不就属于这种梦吗？父亲在睡梦中，有火光照到他眼皮上，他心急如焚地推导出，有根蜡烛歪倒了，孩子的遗体可能被点燃了。他将这一联想转变成梦，用某种感觉情境和现在时展现出来。在这里面，欲望达成发挥的作用如何？是源自清醒生活或某种新感觉印象刺激产生的连续思想，在梦中占据了主导，这一点莫非我们看不出来吗？这些全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欲望达成在梦中发挥的作用和连续进入睡眠的各类清醒思想的重要性，进行更严格的考察。

我们一早就以欲望达成为依据，将梦分为了两种类型。部分梦公然展现为欲望达成，另外一部分梦却很难看出是欲望达成，且经常借助可能的手段进行伪装。我们已经了解到，第二种状况受梦的稽查作用影响。我们发现，尽管成年人好像（这个限定需要突出）也会做公然展现欲望的短梦，但童年才是未经伪装、展现欲望的梦最频繁发生的阶段。

接下来有个问题，梦中达成的欲望从哪里而来？我们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有没有想过一些相反的可能或是其他选择？我想起了有意识的白天生活和潜意识中或只能在

夜里观察到的精神活动，对比显著。我能区分出这种欲望的三种源头：一、它可能在白天被唤醒，却因为外部原因没能得到满足，于是这个获得认可却没得到满足的欲望，就留给了夜晚；二、它可能出现在白天，却遭到排挤，于是留给了夜晚，这种欲望虽未被处理过，却受到了压制；三、它跟白天的生活也许没有关联，所以只在我们心灵没有受到压制的那部分展现出来，到夜晚才开始活跃。根据我们的精神机构示意图，我们会把第一种欲望放到前意识系统中；假设第二种欲望是从前意识被驱逐到了潜意识中，之后便没再变换位子；至于第三种欲望，在我们看来，完全没有超越潜意识系统的范围。这时问题出现了，对梦而言，这些源头各不相同的欲望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激发梦的能力是否相同？

解答该问题时，若我们能回顾一下以往的梦例，便能立即判定，要加上当天晚上出现的欲望冲动（口渴、性需求等），作为梦的欲望的第四个源头。并且在我们看来，梦的欲望源头不会影响构成梦的能力。我回想起有个小女孩做了个增加游湖时间的梦，以满足白天未尽的游兴，还有我记录的其他一些儿童梦。这些梦中的欲望全都源自做梦前一日，尽管没能满足，也没有受到压制。另有无数欲望在白天受到压制，便求助于梦的例子，在此列举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梦例。做梦者是个姑娘，很爱讥讽别人，她有个岁数比她小的朋友刚订婚。很多熟识的人不停地问她，认不认识那个年轻人，对他有什么评价。她一味说着赞美的话。事实上，尽管她非常想实话实说，表示这个人很平庸（dutzendmensch，字表意思是“一打人”，即能论打数的普通人），但她还是把这一真实想法隐藏了起来。当天晚上，她梦到又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千篇一律地表示：“以后要订货，只要说号码就够了。”最终借助大量的解析，我们明白到，一切经过伪装的梦都包含着源自潜意识、无法在白天被察觉的欲望。所以梦中的所有欲望，初看之下，都具备相同的重要性与力量。

尽管还找不到半点证据，但我知道实情并不是这样的。不过，我坚持相信梦的欲望

的决定相当严格。毋庸置疑，儿童梦证实了梦的形成源自白天没被满足的欲望。可这是儿童的欲望，是他们独有的一种欲望冲动力量，这点不能忘记。而我不确定，成年人白天没被满足的欲望，能否强大到形成一个梦。正好相反，我的观点是，随着人的本能生活受思维活动的掌控越来越强，导致那些儿童眼中强烈的自然欲望，到了成年人这里就变成难以产生或保留的了，放弃这些欲望的念头不断增强。一如童年异常鲜明的视觉意象的减弱存在个体差别，该领域也是一样，相较于其他人，有些人的幼儿式心理过程维持时间更长。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对成年人而言，前一日残留的没能达成的欲望并不能形成梦。我愿意承认源自意识的欲望冲动对梦的形成会有帮助，可也只是帮助而已。要产生梦，还需要前意识的欲望从别的地方不断获得动力。

动力的源头其实是潜意识。我假设，只有能不断唤醒相似的潜意识欲望，并从中获得支援的意识的欲望，才能促进梦的形成。我也从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了解到，这些潜意识欲望十分活跃，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跟源自意识的冲动结合，向这种偏弱的冲动传递自身的强大力量。① 看起来梦似乎是意识的欲望独立形成的，我们只能从梦的构成一些细小的特征中，辨识出前意识的标志。这些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欲望的活动永不停止，我由此联想到希腊神话里的泰坦人。这些巨人从远古时期就被胜利的诸神用大山压住了，但他们的四肢依然不停抽搐着，让大地感受到震撼。然而，一如对神经症的心理学研究显示的那样，这些受到压制的欲望都是从幼儿时期产生的。因此，我要推翻刚刚提出的梦的欲望源头毫不重要的观点，用以下观点取而代之：梦中的欲望必然源自幼儿时期。在成年人这里，这一源头是潜意识，到了儿童那里，便成了源自清醒生活、尚未满足却也没受到压制的欲望，因为儿童的潜意识和前意识中间尚未产生区分或稽查作用，可能区分是之后渐渐产生的。这种观念的普遍性无法获得证实，不过其经常被证实是正确的，某些情况下甚至无法对

其提出质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普通的命题。

所以我认为，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源自意识清醒时的欲望冲动一定要降到次要的位置。在我看来，这些欲望唯一的用途是增加梦的内容，比如在睡眠期间让当时的感觉材料活跃起来。根据这个思路，接下来我要开始思考白天留下的、有别于欲望的精神刺激。睡眠期间，有些人能暂时停止将精力全部集中在清醒思想中的能量。这些人全都是拿破仑这样的嗜睡者。可很多人一般都无法做到，或无法彻底做到。未解决的问题，丢不开的烦恼，深刻的印象，全都将思维活动引入了梦中，在所谓的前意识系统中继续进行。睡眠期间仍在继续的思想冲动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因某个原因没能在白天得出结论；二、因智商不够没能解决的问题；三、在白天遭受排斥、压制的；四、白天因前意识活动，在潜意识中继续维持兴奋状态；五、白天未曾留意，所以没有处理的印象。

不要低估了这些从白天遗留下来，进入睡眠中的精神强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尚待解决的问题。到了夜里，这些兴奋必然会为了展现自己，继续奋战；另外，我们还能确定，睡眠状态无法让前意识的兴奋过程的进行遵照一般的方式，最后变成意识。只有没睡着的人，其心理过程才会以正式的方式展现为意识。我无法确定前意识系统会因睡眠状态改变什么，①可大致能够确定，要从这一特殊系统的精力贯注的变化中，寻找睡眠的心理特征——睡眠期间瘫痪的运动能力也被该系统主导。另外一方面，梦的心理学研究也无法承诺，睡眠能对潜意识中发生的一切，造成除继发性变化外的其余变化。所以梦中没有半点源自前意识的兴奋，只有从潜意识中源源不断涌现出的欲望兴奋；前意识兴奋只能跟潜意识一起走曲折的路径，且只能在潜意识中获得增强。不过，前一日的前意识残留与梦的关系是怎样的？能够确定的是，它们在广泛地寻找路径，进入梦中，同时为了在夜里也能进入意识深处，对梦的内容加以利用。它们确实偶尔也会主宰梦的内容，同时强迫梦展现白天的活动，不过

除却欲望，白天的残留无疑还具备别的性质。考察它们进入梦中的条件，会给人们极大的启发，可能会对欲望达成理论产生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例如前文中记录过的一个梦例——我朋友奥托看起来好像得了巴塞杜氏病。做梦前一日，我看奥托的脸色好像生病了一样，因此很担心，这种担心跟其余跟他相关的事件一样，对我造成了巨大影响。直至入睡时，我还未停止担心。我很有可能是心急想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在我记录的夜里这个梦中，展现出了这种忧虑，但梦的内容没什么意义，也不牵涉到欲望。随即，我开始研究白天的担忧为什么会用这种不合适的方式在梦中展现出来。解析过后发现，这关系到我将我朋友模拟为L男爵，并将我自己模拟为R教授。我将自己在白天的思想，用这种特殊的代表取而代之，原因似乎只有一个。我一定是在潜意识中做好了准备，随时都能模拟R教授，因为我童年时期一个长久的欲望——自大狂欲望，只有借助这种模拟作用才能达成。白天，这种视朋友为仇敌的丑陋思想必然遭到了排挤，晚上便乘机跟欲望一起偷偷展现在梦中。不过，我在白天的担忧，同样借助一种替代物展现在了梦的内容中。白天的思想是一种担忧，而非欲望。为此，它被迫想方设法去联系一个目前正处在潜意识中且受到压制的幼年时期的欲望，该欲望经过伪装，便能成为意识的“源头”了。越是占据主导的担忧，建立的关联就越是勉强；欲望内容和忧虑中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关联。我们的梦例就是这样。

继续来看这个问题，①当梦念跟正常的忧虑、痛苦的反省、扰人的现实等跟欲望达成截然相反的材料共同出现时，梦会如何展现，思考该问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从中能产生很多结果，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梦的工作能将这痛苦的观念，全部替换成相反的观念，并压抑附着于这些观念的不快情绪，结果或许会形成一个直接、满意的梦，“欲望达成”显而易见，但好像仅限于此；二、痛苦的观念能做出一些改变——但不是改到面目全非——以此进入梦中，这种梦让人开始质疑

梦的欲望理论是否正确，为此，我们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这类有痛苦内容的梦可能会让人毫无感觉，可能会伴随着好像已被它的观念内容证明的所有痛苦感情，也可能发展成焦虑梦，将做梦者吓醒。

分析证明，跟其他梦一样，这种不快的梦也是欲望达成。虽然做梦者的自我对一个受到压制的潜意识欲望的满足体验很痛苦，但还是抓住白天痛苦残留的连续精力贯注给出的机会，让支持这些痛苦的残留经验进入了梦中。可在第一种梦中，潜意识欲望与意识欲望达到了契合；到了第二种梦中，潜意识与意识（受到压制的内容与自我）却分裂开了，一如在那个三个心愿的童话中，神仙满足那对夫妻的情境。受到压制的欲望获得满足后形成的强烈的满意感，能抵消附着于白天残留的痛苦感情。这时候，虽然欲望和恐惧都得到了满足，梦的感情基调却很平常。或者在梦的产生中，睡眠状态下的自我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受到压制的欲望达成展现出激烈的愤慨，进而在焦虑中清醒。所以我们的理论中很明显地揭露了，不快的梦和焦虑梦跟直接满足的梦有一模一样的欲望达成程度。

痛苦的梦也有可能是“惩罚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这些梦的认识，赋予了梦的理论更多的创新。这些梦依旧是潜意识欲望的达成，即做梦者存在一种因被禁止而受到压制的欲望冲动，因此产生了接受惩罚的欲望。这些梦截止到目前，依然跟以下条件相符：必然是潜意识的欲望给出了梦的产生的动机力量。但详细的心理研究证实，这种梦大大有别于其他展现欲望的梦。第二种梦中是受到压制的材料形成了梦的潜意识欲望，惩罚梦中的欲望同样是潜意识的，可它属于“自我”，而非受到压制的材料。

所以惩罚梦展示了一种可能，自我在梦的产生中发挥的作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要大大提升梦的产生机制的清晰度，不妨将“意识”与“潜意识”的划分，变

成“自我”与“压制”的划分。不过本书并不打算对此展开论述，因为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先搞清精神神经症的发病经过。我唯一想说的是，惩罚梦并不都是白天痛苦意识的残留。在相反的状况下，反倒更容易形成这种梦，也就是说白天的思想残留有满意的性质，但是这种满意是被禁止的。跟第一种梦一样，这些展现在梦的显意中的思想，只留下了相反的痕迹。所以惩罚梦的主要特征在于，构建梦的欲望源自一种自我的、抗拒压制的惩罚性欲望，尽管依旧是一种潜意识（也就是前意识）欲望，而非受到压制（也就是潜意识系统）的潜意识欲望。 ①

为证实我的观点，② 尤其是证实梦的工作怎样应对前一日痛苦预期的残留，接下来我要报告我做的一个梦。

“一开头并不清晰。我跟太太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她，她惊讶地说自己不想知道。我保证这对她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随即我便开始说，儿子的军官伙食团寄来一些钱（五千克朗？）……还有勋章……分配……这段时间，我跟她来到一间小屋，类似于储物间，在其中寻找什么。忽然，我看到了儿子，他穿着紧身运动衫（好像一头海豹？），戴着一顶小帽，没有穿制服。他似乎想将某样东西放到橱柜上，因此爬上了橱柜边的一只筐。我叫他，他没有回应。我好像看到他脸上或是额头上绑了绷带。他往嘴里塞了个东西。他的头发一片灰白。我心想：‘他为什么这样精疲力竭？他是不是还镶了假牙？’没等叫住他，我已经醒了，心脏跳得很快，但没有焦虑感。看看床边的钟，刚好两点半。”

这一次，我依旧无法解析整个梦，只能限定自己只对几个重要的点做出解析。我之所以做这个梦，是因为前一日的痛苦预期：我们跟前线的儿子有一周多都联系不上了。这个梦的内容显然表示，我坚信他已经受了伤，甚至牺牲了。很明显，梦一开头，我为了将痛苦的思想替换成相反的观念，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提到的信息都

很让人高兴，寄钱……勋章……分配……（钱源自我的医生生涯中一件高兴的事，为了颠倒话题，才用到了这里。）然而，我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我太太不想听这个消息，生怕是一个噩耗。这个梦的伪装到处都是破绽。若我儿子牺牲了，他的遗物就会被送回来，然后被我当成纪念品，分配给他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人。一般说来，只有牺牲的军官才会得到勋章，所以打从一开始，梦就极力想将原先否定的事直接展现出来，尽管欲望达成的倾向依然在借助伪装发挥作用。（梦里的地点转换，必然意味着希尔伯勒提出的“门槛象征作用”。）这个梦有何动机力量，让我这样展现痛苦的思想，我的确还无法解答。儿子在梦中展现为“爬上”，而非“倒下”。实际上，他以前是一名出色的爬山运动员。他穿了运动装，而不是制服，表示我正在担忧他会在之前受伤的地方遭遇意外，因为之前他曾在滑雪时摔跤，把大腿骨摔断了。另外一方面，他的衣着让他看上去如同一只海豹，我立即联想到一个年轻人——我们可爱的小外孙；头发一片灰白，则让我联想到我们的女婿，小外孙的父亲，他曾在战场上身受重伤。这说明了什么？……我说的够多了。——地点是储物间，还有一个橱柜，我想从中拿些什么（在梦中，他“想将某样东西放到橱柜上”）。——这些线索如此清晰，让我回想起了两三岁时我遭遇的一次意外。当时同样是在储物间，我为了拿橱柜或桌子上的好吃的，爬上了一个板凳，板凳歪倒了，凳脚打在我的下颚上，险些打掉了我的牙齿。这一记忆带着惩罚的观念：“你咎由自取。”这好像是对英勇的将士一种敌视的冲动。我在深入解析后，找到了我在儿子令人恐慌的意外中寻求满足的潜意识冲动，居然是老人对年轻人的妒忌，老人原以为这种心理早就死掉了。若儿子真的出现了意外，那追求这种受到压制的欲望达成的情绪，无疑就是由这种意外产生的痛苦感情的力量引发的，以此获得一点安慰。 ①

这时，我已经能准确说明潜意识欲望在梦中发挥的作用了。我完全能够肯定，有很

多梦都主要甚或完全以白天生活的残留为诱因；另外，我认为，若不是前一日我一直在忧心我朋友的健康状况，一定能安睡一整夜，哪怕是我想成为一名特别教授的欲望，都不能改变这一点。不过，只有忧虑还无法形成梦，忧虑要把握住一个欲望，才能形成梦的动机力量。

要解释这点，不妨打个比方。对梦来说，白天的思想就像一个企业家，若是没有资金，企业家再有想法和达成想法的能力，都无从下手。所以要有资本家来为其提供资金，无论前一日思想如何，这个资本家都只能是一个源自潜意识的欲望。 ①

这个资本家有时候本身就是一名企业家，且以下状况在梦中的确也更普遍：白天的活动刺激某个潜意识欲望，构建成一个梦。而以上比喻中经济条件的各类可能的变化，在梦中都有对应。可能企业家也能拿出一些资金；可能会有多名企业家请求同一资本家给他们投入资金；也可能会有多名资本家同时向一名企业家提供资金。与之对应，有的梦受多个欲望支持，而要罗列其他状况也并非难事，可对我们而言并无意义。我们会在下文中继续讨论梦的欲望。

上面这个比喻中的第三项比较元素，也就是企业家能支配的合适的资金量②，能对说明梦的结构细节发挥推动作用。前文中已经说过，大部分梦中都能找到一个中心点，感觉格外突出。一般说来，这个中心点就是愿望达成的直接展现，因为在铲除了梦的工作形成的各类移置作用后，便会显示出梦的真实内容的各类成分的感觉强度，已经取代了梦念中各类成分的精神强度。欲望达成周边区域的成分，其实是跟欲望对立的各类痛苦思想的派生，跟欲望达成的意义多半没有关联。然而，它们的强度足以使它们展现在梦中，原因刚好就是它们通常会借助一种人为关联，跟核心元素联系在一起。因此欲望达成的展现力量就扩张到了四周的部分区域中，区域中的各类元素，乃至自身不具备展现方式的元素，都因此得到了展现的力量。我们能

比较容易地在存在好几个欲望的梦中，划分出各个欲望达成的边界，其间的间隔便是各个欲望范围的界限。 ①

以上论述让白天残留在梦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我们依然需要多留意白天残留。它们必然是梦的形成最重要的元素，因为我们从经验中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所有梦的内容都跟近期的白天印象存在关联，而这些印象通常是最微不足道的。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梦的构成要加上这种内容。若要解释，一定要谨记潜意识欲望的作用，还要从神经症心理学中寻找相关知识。从神经症心理学中，我们了解到潜意识观念自身不能进入前意识，它要发挥作用，只能借助以下途径：跟前意识观念建立一定关系，将自己的强度移置到该观念中，同时将其当成自己的“掩饰”。我们因此遇到了“移情” ② 这一事实，它解释了神经症病人心理生活中很多令人惊讶的现象。从中得到不应该得到的强度的前意识观念，能够不因移情作用改变，也能在作用于移情的观念内容的强制下改变。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打比方，受到压制的观念就好比美国的牙医身处奥地利，要想行医，必须先找一名被法律承认的医生做保人。一如愿意为他做保人的不会是最忙碌的医生，为受到压制的观念掩饰的，通常也不会是那些异常活跃且吸引人的前意识观念或意识观念。潜意识更想跟那些毫不重要所以不被关注，或受到排挤暂时不被关注的前意识印象与观念建立关联。大家都知道联想理论中一条已被经验彻底证实的规律：一个观念若已在某个方面形成了密切关联，便会产生排斥其他一切关联的倾向。先前我曾想过在这个命题基础上，建立一种跟癔症性麻痹相关的理论。 ③ 若假设分析神经症时发现的一项事实——受到压制的观念也需要移情作用——也适用于梦，便能一下解决梦的两大难题：其一是所有梦的解析都证明，其中编织进了一些近期印象；其二是从性质角度说，这种近期元素通常都是最不值一提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这些近期的次要元素最不惧抗议引起的稽查作用，所以能经常入梦，取代年

代最久远的梦念。可尽管次要元素的出现能解释为其不受稽查作用的影响，但近期元素的频频出现，又证明了其对移情作用的需求。二者都使受到压制的观念对没有产生任何联想的材料的需求获得了满足——次要元素是因为尚无产生联想的机会，近期元素是因为尚无产生联想的时间。

所以不值一提的白天残留在作用于梦的产生时，除了从潜意识中借用了受到压制的欲望主宰本能外，还向潜意识提供了移情作用必需的依恋点，这对潜意识是不可或缺的。以上这种次要印象就是白天残留的一部分。我们若想在这方面对心灵过程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一定要理解前意识兴奋和潜意识兴奋彼此作用更深层次的关系。不过，这跟梦的研究并无关联，属于精神神经症研究不得不解决的课题。

最后，我还想就白天残留补充一点内容。真正对睡眠造成干扰的必然不是梦，而是白天残留，相反，梦对睡眠是起保护作用的。我会在之后讨论这个问题。

截止到现在，我们研究的一直是梦的欲望：我们已经研究了梦的欲望的潜意识源头，解析了其跟白天残留的关系，白天残留可能是欲望，或其他某些精神冲动，或仅仅只是最近印象。另外，我们还对各类清醒思维活动在梦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做了充足的研究。即便是各类极端的梦例，也能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到解析，比如梦中继续进行白天的活动时，出人预料地解决了清醒生活中没能解决的问题。①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并解析这种梦例，找到梦的幼儿期或受到压制的欲望源头，前意识活动这样成功，靠的就是这种欲望的支持与增强。不过，这些并没有为以下难题作出解答：为什么潜意识在睡眠期间只能提供使某种欲望获得满足的动机力量？只有对欲望的精神本质加以研究，才能解答该问题。我准备借助上文的精神机构示意图，开展这一研究。

精神机构能达到目前这种完备的程度，无疑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妨上溯至

其技能发展的早期某个阶段。我们从其他领域中一些被证明的假说中了解到，尽量避免刺激以保全自己^①，是精神机构最开始的形式，所以最开始，其结构遵守的是反射规律，让一切作用于自身的感觉兴奋能快速传输到运动末端，对外释放出去，然而，生活环境的各类变动在干涉这种简单的机能，而为精神机构更深层次的发展提供动力的，恰恰是这种干涉作用。一开始，生活环境向其发出挑战，借助的是基本的躯体需求形式。内部需求引发的兴奋想在运动中求得释放，可描述为“内部交换”或是“情绪展现”。婴儿感到饥饿时，会哭喊或是挣扎，可这并不能改变当前的状况，因为内部需求引发的兴奋是一种持续而非暂时的力量。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借助某种方法（对婴儿来说便是外界帮助）得到“满足体验”，从而结束内部刺激。满足体验的核心元素之一便是一种特殊知觉（比如上述例子中的营养知觉），之后，这种知觉的记忆形象便跟需求引发的兴奋记忆痕迹产生了关联。这种关联导致这种需求再度出现时，会马上引发一种精神冲动，重新对知觉的记忆形象进行精力贯注，同时再度唤醒知觉本身，也就是重建此前的满足情境。这类冲动便是所谓的欲望，知觉复现便是欲望达成，从需求引发的兴奋直达对知觉的完全精力贯注，是欲望达成最快捷的通道。完全有理由假设，精神机构确实拥有过一种欲望在幻觉作用中结束的原始状态。因此，最开始的这种精神活动的目标便是建立“知觉同一性”^②，也就是复现跟需求满足相关的知觉。

这种原发性的思维活动，必然会被生活中的痛苦体验变成更适合的继发性思维活动。精神机构内部遵循回归作用的捷径建立的知觉同一性，跟外部相同的知觉产生时的精力贯注结果是不一样的。后者一直有需求，但没有得到满足。唯有连续的内部关注，才能拥有跟外部关注一样的价值，比如幻觉型精神病和饥饿幻想在自己欲望的对象中耗尽了自身所有精神活动。若想对精神力量更高效地加以利用，一定要在回归作用结束前约束其不要超越记忆形象，同时要能利用其他方法，达成欲望的

知觉同一性 ①。这种对回归作用的约束和随之产生的兴奋转向，构成了第二个系统的任务：掌控随意运动，同时为了达成事先回忆的目标，对运动加以利用。不过，从记忆形象到外部世界建立知觉同一性的所有复杂思维活动，只形成了一条经验构建的欲望达成的曲折道路。 ②说到底，思维仅仅是幻觉性欲望的替代品，而很明显，梦才是欲望达成，除了欲望外，什么都无法驱动我们的精神机构。那些借助回归捷径达成欲望的梦，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这方面的精神机构的原始工作方法的样本，因为不合适，这种方法已被舍弃了。以前在心灵还很幼稚的阶段主宰清醒生活的方法，如今已被丢弃到夜晚，一如被成年人丢弃的弓、箭等武器，却依然被幼儿园的孩子所喜欢。梦便是已经被替代的幼年心理活动的片段。在清醒生活中，精神机构的这些工作方式一般被压抑着，到了精神病人中间，却变得很流行，这证明它们无法使我们对外部世界关系的需求获得满足。 ③

很明显，潜意识欲望冲动也想在白天发挥作用，而移情作用和精神病也都在努力从前意识系统进入意识，同时得到对运动的掌控力量。所以潜意识和前意识中间的稽查作用便成了我们精神健康的保障，它的存在已被梦证实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尊重它。然而，是不是由于稽查作用到了夜里松懈了，才导致受到压制的潜意识冲动进入意识，同时增加了幻觉性回归出现的概率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就算这个严格把关的守卫者睡着了——其睡眠很浅已得到证实——它依然能对运动能量关上大门。任何冲动从一般受到压制的潜意识闯进意识，都不必忧心；它们不会带来害处，因为它们无法驱动运动机构，而要改造外部世界，必须要借助运动机构才行。我们务必要保卫的城堡的安全，因睡眠状态得以保障。可若引发力量移置作用的，并非稽查作用在夜里的放松，而是该力量的病理减弱或潜意识兴奋的病理增强，与此同时，前意识不停得到能量贯注，运动大门也为其敞开着，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时守卫者被打倒了，潜意识兴奋打败了前意识，掌控了我们的语言和行动；

它们或许会强迫展现出幻觉性回归作用，另外利用知觉对精神能量分配的吸引力，掌控精神机构的活动进程（精神机构并不是为其设计的）。我们将在这种状态称作精神病。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介绍潜意识和前意识两大系统时中断的心理学骨架，重新搭建起来了。不过，在这样做之前，可以先继续讨论欲望是构建梦的唯一精神动机力量的结论。我们之所以接受了梦通常是欲望达成的观点，是因为梦是由潜意识系统造就的，而潜意识活动唯一的目标便是欲望达成，其唯一需要的力量便是欲望冲动。我们若执意要在梦的解析基础上得出这种具有深刻意义的心理学推论，就将梦放到了一个能包含其他精神结构的关系中。如果这种类似于潜意识系统的事物（或者从我们讨论的目的角度说，一个跟它相似的事物）真的存在，那其展现出来便不能只是梦；尽管所有梦都是欲望达成，但是必定还有梦以外的病理欲望达成形式。跟精神神经症相关的所有理论，其实都能归纳成一个主题：这些症状一定也要被视为潜意识欲望的达成^①。我们给出的解释，仅仅将梦变成了精神病学家心目中一项意义重大的首要元素，对梦的理解便等同于为精神病学纯心理学领域的问题找到了答案^②。

可这种病理的欲望达成，比如癔症症状等，还有一项基本特征是梦不具备的。本书频频引用的那些研究结果表明，一定要有两股思潮在我们心灵中汇合，才能出现癔症症状。一种症状除了是业已实现的潜意识欲望的展现外，还必然在前意识中展现出同一种症状要达成的欲望，因此，该症状至少拥有源自两个相互矛盾的系统的两项决定因素。跟梦中一样，不限制更多的决定因素的出现，也就是不限制症状的多重性决定。^①根据我当前的了解，通常说来，不是源自潜意识的决定因素都属于反对潜意识欲望的思想，如自我惩罚，据此我可以给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只有在两个源自不同的精神系统且相互对立的欲望达成的地方，癔症症状才能复合成同一展

现。（可对照近期我的一篇癔症幻想与其跟双性性欲关系的论文中，对癔症症状源头的讨论。）②用不着举例子，因为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事无巨细地论述相关的复杂状况。因此，我先把我的结论放到一边，只举一个例子，而这是为了更清楚地展现论点，而非为了论证。我有一位罹患癔症性呕吐的女病人，这种病症其实是为了达成她的一个潜意识幻想，该幻想始于她的青春期，就是连续怀孕，生很多孩子的欲望。为此她想跟尽可能多的男人性交，由此出现了一种抗拒这种放纵欲望的强大的防御性冲动。因为呕吐会让她丧失美丽的身材与相貌，无法再吸引男人，所以惩罚性思想便接受了这种症状。得到了两方面的认可后，该症状就变为了现实。古时候，帕提亚皇后为满足罗马三位执政者之一克拉苏的欲望，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她认为他是因为喜欢黄金才去远征，便命人在他死后往他喉咙里注入熔化的黄金，并说：“你终于得偿所愿了。”不过，根据我们当前的了解，梦展现的是源自潜意识的欲望达成，除非逼迫欲望连续进行多次伪装，否则占据优势地位的潜意识系统不会默认这种欲望达成。要在梦中寻找跟梦的欲望对立的思想，通常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解析梦时，才能偶尔观察到一些反向构成的迹象。比如我（长着黄胡须的）叔叔的梦中我对我朋友R的友情。不过，我们也能从其他领域找到前意识漏掉的元素。由于源自前意识的欲望能在梦经过种种伪装后展现出来，因此占据优势地位的系统退到了睡眠的欲望中，利用对精神机构精力贯注的改变，达成这种欲望，同时让这种欲望贯彻于睡眠的首尾。③

一般说来，前意识这种对睡眠的决定性欲望，都能促进梦的产生。我想起这一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梦，一个男人梦到隔壁出现了火光，因此猜测自己孩子的遗体被烧到了。这名父亲没有被火光惊醒，而是在梦中推导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因此判断跟这种结果契合的精神力量是，他想在梦中将儿子的生命延长片刻的欲望。由于我们无法解析这个梦，可能还有一些源自受到压制的材料的欲望，我们并未留意到。

不过，我们能够假设父亲的睡眠需求是形成这个梦的另外一种动机力量，跟儿子的生命一样，他的睡眠也在梦中延长了片刻。他的动机是“继续做梦，否则我肯定会醒”。同样的，其余所有的梦也都是睡眠欲望在为潜意识欲望提供支持。我曾在第三章记录过多个表面看来是方便的梦，其实全都是上述这种梦。惊醒的梦境中最易发现继续睡眠的欲望，它巧妙改变了外部感觉刺激，将其编织进梦中，使其无法再借助外部世界提醒做梦者，结果居然实现了跟继续睡眠并存。但在其他梦中，这种欲望也可能发挥相同的作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来源于内部，并可能惊醒做梦者。在某些梦中，前意识会在情况变得糟糕时告诉意识：“没关系，继续睡！只是一个梦而已！”尽管这不能算作公开表述，却从整体上展现了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活动对梦的态度。因此，我只能给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睡眠状态中，我们必然知道自己在睡觉，一如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有相反的观念表示，我们的意识对自己在睡觉毫无察觉，且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也仅限于特殊状况，也就是稽查作用的警戒松懈时。完全不必理会这种相反的观念。

另外一方面，①部分人对自己正在睡觉、做梦，有相当清晰的意识，所以好像能有意识地对梦加以指引。比如做梦者对梦中出现的转折不满，就能在不醒来的情况下中断这个梦，开始做一个全新的梦——就好比在舆论压力下，一位有名的戏剧作家会将自己的作品结局改成大团圆。或者在梦中进入一种性兴奋的情境时，他便能告诉自己：“为了避免遗精消耗精力，这个梦就到此为止吧，等到真实情境中再发泄出来！”

瓦希德（1911年，第139页）证明了赫维·圣丹尼斯（1867年，第268页之后）发表的一个结论：①他已经能够随意加快自己梦的进程，随意选择梦的方向了。这样一来，睡眠欲望好像就被观察、享受自己梦的潜意识欲望代替了。睡眠跟这种欲望并存，跟因一些特殊条件被满足而不愿醒来的精神状态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一点，大

家都已了解了，就是人越对自己的梦感兴趣，醒来后记得的梦的内容越多。

在论述指引梦的其他一些问题时，②费伦齐（1911年）表示：“梦从各种角度考察在瞬间占据人们心灵的思想，删掉那些对欲望达成造成威胁的梦的意象，同时尝试寻找新的解决方法，最终形成一种能通过妥协方式，使心灵两种动因获得满足的欲望达成。”

四、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在了解到潜意识整夜都集中注意力于睡眠欲望后，我们自然能更深入地理解做梦的过程。可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大致总结一下前文中谈到的事实。

做梦的情境或者是前一日清醒活动的残留，不过无法将所有能量贯注全都撤回来；或者是白天的清醒活动刺激产生的一种潜意识欲望；或者是在巧合下，这两种状况结合为一体（其中种种可能，我们都已论述过了）。潜意识欲望跟白天残留相联，同时对残留发生移情作用的状况，在白天和夜晚的睡眠状态中都有可能发生。此时出现的欲望或者将自己转移到新近材料中，或者是一种受压制的新近欲望，因被潜意识增强而重生。该欲望在正常的思维道路中，努力从前意识（其中一部分的确属于前意识）向意识冲刺。然而，它遭遇了稽查作用，受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它在这种关键时刻选择了伪装，因为欲望对新近材料的移情作用让伪装变得非常方便。至此，它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变为强迫性观念或是妄想等等，即变为一种被移情作用增强并因稽查作用伪装了自我表达的思想。不过，前意识的睡眠状态阻止它继续前行（很有可能是前意识系统为避免被潜意识入侵，保护自身，选择了降低自己的兴奋程度），于是梦的过程走上了回归的道路，因为睡眠状态的性质很特殊，刚好把这条路打通了。而记忆群的吸引力对梦的过程施加的作用，便是其回归的原因所在。某些记忆不会转变成后继系统中的文字，只会以视觉的精力贯注形式存在。

在回归的路上，梦的过程得到了展现力的属性（之后我会说到压缩问题）。这条曲折道路的第二部分，梦的过程已经走完了。第一部分是前进，直接从潜意识景象或想象进入前意识；第二部分是从稽查作用的边缘退回知觉。可在梦的内容变为知觉内容后，就好像开辟出了一条能躲避稽查作用，以及睡眠状态在前意识中设下障碍的路。它顺利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被意识留意到了。

在清醒生活中，被我们当作理解精神性质的感官的意识，有两种兴奋的源头：一种是能够接受兴奋的机构整体的边缘，也就是知觉系统；另一种还能接受快乐与痛苦的兴奋，而快乐与痛苦是机构内部能量转移仅有的精神性质。 ψ 系统包括前意识在内的其他一切过程，都不带有半点精神性质，它们要想成为意识的对象，只能将快乐或是痛苦引进知觉。据此，我们只能给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快乐与痛苦的释放，自动对精力贯注过程发挥着调节作用。可要更细致地调节，就一定要减少痛苦对观念进程发挥的作用。为此，前意识系统要具备一些性质，能够吸引意识；这要求将前意识过程和语言文字的记忆系统相联，因为该系统同样具备精神性质。长久以来，意识只是单独作为知觉感官存在，现在却因为该系统的性质，变成了某些思维过程的感官。意识就这样拥有了两个感觉面，分别指向知觉和前意识的思维过程。

一定要假设相较于指向知觉系统的感觉面，指向前意识的意识感觉面在接受兴奋方面迟钝很多。而夜里对思维过程缺乏兴趣，还存在另外一个目的：前意识对睡眠的需求导致思维停止。只要梦变成了知觉，就能借助刚刚获得的性质让意识兴奋，行使自身主要功能：引导前意识的部分有效的能量贯注留意兴奋产生的原因。因此，一定要承认所有梦都具备唤醒作用，即让前意识的部分静止力量重新活跃起来。这种力量导致梦为维持自身的连贯性和可理解性，接受了所谓润饰作用的影响。即这种力量像对待其他所有知觉内容一样对待梦，而梦在材料容许的范围内，也会被预期观念影响。梦的进程的这第三个部分一旦找到了方向，便会再度变为前进性进

程。

我认为，应就这些梦的进程的时间关系做少许解释，以避免误会。毋庸置疑，葛布洛特（1896年，第289页之后）是在莫瑞断头台梦的启示下，作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推断。他极力想要证明，只有在从睡眠到清醒的过渡时间内才会做梦。清醒需要一段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产生了梦。人们总觉得最后的梦象变得非常强烈，强行将自己唤醒。但其实是因为这时人就快要醒了，所以梦象才这么强烈。“梦是醒觉的开始。”

杜嘉斯（1897年b）业已指出，葛布洛特对大量事实视若无睹，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念普遍有效。梦发生于人们未清醒时——比如某些时候，我们会梦到自己在做梦。我们无法赞同梦只在清醒过程中发生，这跟我们对梦的工作的了解不符。正好相反，梦很有可能白天就开始第一部分工作了，但是被前意识掌控着。而梦的第二部分工作，的确都发生在夜里，包括稽查作用的改变、潜意识形成的吸引力、为了向知觉靠近作出的努力。若感觉整晚都在做梦，却无法说清楚梦的内容，那这种感觉通常是正确的。

不过，大家好像觉得，也许梦的进程在得到自身意义之前，不必维持前文中谈及的时间顺序：转移的梦的欲望最开始出现，随后是稽查作用的伪装，继而是遵循回归方向等。我是在无可奈何之下，才选择了这种叙述顺序，可真实情况必然是在各条道路上探寻，兴奋方向左摇右摆，最终在一个最恰当的方向上集中成为一个永久的特殊组合。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我推测梦的工作通常需要超过一天一夜的时间，才能达成自身结果。若真是这样，就不必疑惑梦何以会有这样绝妙的构造了。我认为，要求梦变成一种能被理解的知觉事件，在梦吸引意识留意自身之前，已经在发挥作用了。但其后梦的进程便大幅加快，因为跟其余一切能被感知的事物一样，梦

在这方面得到方式相同的对待。一如放烟花，准备需要很长时间，真正放起来，一瞬间就结束了。

截止到目前，梦的进程或是借助梦的工作吸引意识留意自己，获取足够的强度，以此突破睡眠的时间与深度，将前意识唤醒；或是梦尚未获取足够的强度，只能做好准备，等到注意在即将清醒之际变得活跃时，再与其聚合。大部分梦都产生于即将清醒时，它们展现出来的精神强度相对很低。不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睡梦中忽然醒来时，首先感知到的往往是梦中的事物。若是自动醒来，最先看到的同样是梦的工作创造的知觉内容，其次才是现实中的知觉内容。

但更具理论价值的是那些能在睡眠期间惊醒我们的梦。若对其他情况中常见的权宜之计还有印象，我们一定会问，一个梦，也就是一个潜意识欲望干扰睡眠，即潜意识欲望达成的力量源自何处。答案必然建立在能量关系基础上，而该关系我们尚未搞清。若能获取这种知识，我们可能会发现，若夜里能像白天那样严格掌控潜意识，那让梦自主行动，或是单独留意梦——留意程度不定，便是在节约能量。经验表明，做梦和睡眠可以同时进行，就算睡眠多次中断也无所谓，醒来以后又马上入睡，是一种特定的觉醒状态，跟人在睡眠中驱逐苍蝇一样。若能再度入睡，就表示已经处理好了中断。一如那个奶娘的梦中所展现的。睡眠欲望达成，可以和在一个特殊方向上维持一定的注意相统一。

不过，这里也出现了一种反对意见，建立在对潜意识过程了解更深的基础上。我极力坚持潜意识欲望的活跃性，可是在白天，它们自身的强度好像还是无法让人感知到。但若睡眠状态仍在继续，潜意识欲望已经证明自身的强度足以形成梦，同时唤醒前意识，那在被梦感知到以后，这种力量为何又消失不见了？莫非梦就不会像苍蝇被驱逐后又不断飞回一样，连续不断地出现？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梦消除了睡眠受

到的干扰？

我们很确定潜意识欲望一直很活跃。只要有一定的兴奋能对它们加以利用，就能维持梦的道路的通畅。潜意识过程的显著特征无疑包含着不可毁灭性。潜意识中没有终点、过去或是遗忘。这点在神经症尤其是癔症研究中格外突出。要疏导引发疾病的潜意识思想途径，只需兴奋累积到足够的强度即可。三十年前的羞耻经历若能靠近潜意识的情绪源头，就能跟近期感受一样新鲜，一回忆就能复苏，同时在兴奋的精力贯注引起的发作释放中展现出来。精神治疗要干涉的地方就是这里。精神治疗的任務便是处理这种潜意识，最终将其忘记。记忆越来越淡，印象也在情绪中变弱的情况，总被说成理所应当，是心理记忆被时间作用的结果，其实勤奋工作引起的润饰作用才是真正的原因。是前意识完成了这项工作，精神治疗没有别的方法，唯有让前意识去主宰潜意识。 ①

所以一切特殊的潜意识兴奋过程都能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潜意识兴奋过程不受触动，最终在某个点上强制性突破自我，在运动中释放出兴奋；一种是受前意识影响，兴奋被前意识约束，没有释放出来。出现在梦中的就是第二种可能。在意识中的兴奋引导下，源自潜意识的精力贯注会变为知觉，中途跟梦聚合，束缚梦的潜意识兴奋，令其无法再变成干扰行动。做梦者若真的醒来片刻，便能将干扰他睡眠的苍蝇彻底赶走。这时，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个方法的确很便捷，很实惠，任由潜意识欲望自由行动，借助回归作用形成梦，之后便不必在睡眠期间一直留意掌控潜意识，只需让前意识做少许工作，就能对梦加以束缚，作出部署。可以预言，尽管梦原本是种没有特殊意义的过程，却能在各类心理力量的彼此作用中得到某项功能。来说说这项功能。在潜意识中从来不受约束的兴奋，被梦的工作放到了前意识的掌控中；这一做法释放了潜意识兴奋，如同安全阀门一样，只用少许觉醒活动就能维持前意识睡眠。所以作为一系列精神结构的一个组成，梦跟其他组成一样，造就了

一种妥协；它要达成两种欲望，并使二者并存，因此它是在服务于两项系统。这时再提到前文中罗伯特的梦的“清除理论”，尽管在梦的前提和过程方面，我们跟他的观念有分歧，但对他的“清除理论”的主要观点梦的功能，我们会马上表示赞同。 ②

“两种欲望并存”的限制条件，另有暗示做梦功能可能会失败的含义。梦的过程能够始于一个潜意识欲望的达成；可若是对这个潜意识欲望的追逐对前意识造成了强烈的刺激，导致睡眠无法继续，那梦就毁坏了妥协关系，进而毁坏了梦的工作第二部分的达成。梦在这种情况下会立即中断，用彻底的清醒状态取而代之。这再度证明，若眼下梦扮演的并非通常的睡眠守护者，而是干扰者，责任并不在梦；不要由此对梦产生成见，将其目的中好的一面否定掉。像这种因为条件变化，有机体一些原本有用的手段失去作用，并形成干扰的例子还有很多。另外，不管怎么样，这种干扰还能实现一个新目的：让人留意这种变化，同时借助有机体的调节机制作出应对。我想到的自然是焦虑梦。我会解释一下这种梦，避免别人误会我想避开任何不符合欲望达成理论的证据。

形成焦虑的精神过程同样能达成欲望，双方并无矛盾。这能解释为欲望属于潜意识系统，却受到前意识系统的排斥与压抑。 ①压抑能表明人的精神正常程度，就算是百分百精神正常的人，其前意识也无法将潜意识彻底压下去。神经症症状表示这两个系统相互冲突；症状是由妥协产生的，暂时中断冲突。它们一方面让潜意识得到了释放兴奋的出口；另外一方面，又让前意识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控潜意识。比如对癔症性恐惧症或广场恐惧症的意义加以思考，会很有启发意义。假设有个神经症病人无法独自横穿马路——称其为“症状”是很正确的。若为了治疗这种症状，迫使他做他认为自己做不到的动作，便会引发焦虑。事实上，在马路上发作的焦虑，一般都是诱发广场恐惧症的源头。可见症状出现就是为了避免焦虑发作，恐惧症就像

前线耸立的碉堡，用于抵抗焦虑。

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就要探寻在这些过程中，感情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该领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我们来假设有必要压抑潜意识，若任由潜意识的观念活动自由行动，会形成一种感情，原本会让人很快乐，可在“压抑”过后就不快乐了。避免这种痛苦的释放，便是压抑的目的与结果。因为痛苦的释放可能是从潜意识的观念内容开始的，所以压抑也伸展到了这些观念内容中，这要求要有一项具体的依据，即一项跟感情发生性质相关的假设。该假设将感情当成一种运动或是分泌功能，潜意识内部的观念是其神经分布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观念好像在前意识的掌控下遭受了阻挠与压抑，不能再释放可能产生感情的冲动。所以只要前意识的精力贯注停下来，就会造成一种危险，潜意识兴奋能够释放的感情（作为业已发生的压抑作用的结果）只能是痛苦的焦虑感情。

若任由梦的进程自行发展，就可能遭遇这种危险。决定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元素有两个：其一是必然存在压抑；其二是受到压抑的欲望冲动持续增强，直至达到足够强的程度。所以这些决定元素完全不涉及梦的形成的心理学研究。若非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牵涉到这样一个观点——夜里的潜意识自由活动是焦虑产生的唯一元素，我原本能把跟焦虑梦有关的讨论全部删除，这样所有相关的模糊问题就都能避免了。

焦虑梦的相关理论是神经症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①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点明焦虑梦的理论和梦的进程问题的接触点。还有一项工作没有完成。由于我曾谈及神经症焦虑存在性源头，为了证明焦虑梦的梦念中包含性材料，我一定要对一些焦虑梦作出解析。①

在这一讨论中，我有充足的依据只列举一些年轻人做的焦虑梦，将神经症病人的大量焦虑梦放到一边。

我已经数十年没做过真正意义上的焦虑梦了，不过七八岁时做过一个焦虑梦，三十年后还有印象，还能将其解析出来。这是个相当逼真的梦，我在梦中看到我亲爱的母亲神情安宁，睡着了。有两三个嘴巴像鸟嘴的人抬着她进入房间，放到床上。我又哭又叫，清醒过来，父母闻声也醒了。梦中人身形非常高大，穿着奇怪的衣服，嘴巴好像鸟嘴，我推测他们一定是古代埃及墓中雕刻的鹰头神明，其源头是菲利普逊《圣经》中的插画。另外，我还从解析联想到一个守门人的儿子，我一直记得那个坏孩子名叫菲利普。幼时，我们经常一起在房前草坪上玩耍，我首次听到跟性交有关的俚语，就是他说出来的，有涵养之人都会用拉丁文词语“交媾”。这件事在梦里出现的鹰头 ②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我之所以能看出那个单词带有性色彩，必然是因为我这位年少老成的玩伴导师的表情。而梦中我母亲的表情的源头则是，我祖父去世前几日，我看到他在昏迷中扯鼻鼾时的表情。于是，梦的润饰作用的解释便是，我母亲命不久矣；墓中雕刻同样与之契合。焦虑让我清醒过来，并吵醒了父母，之后焦虑仍在继续。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看到母亲的脸时，我忽然变得很平静，似乎要证实她还没有死去。然而，在业已发展的焦虑作用下，已经产生了这种对梦的“续发”解释。我没有因梦到母亲即将去世而心生焦虑，只是因为已经受到了焦虑的作用，才会在前意识中给出这样的解释。若兼顾考虑到压抑，可将焦虑上溯至一种虽然模糊但很明显是性的渴求，在梦的视觉内容中，它获得了恰如其分的展现。

有位二十七岁的男士，曾患重病一年，他报告自己在十一到十三岁期间，时常梦到（伴随着强烈的焦虑）自己被一个拿着斧子的男人追赶，自己拼命想要逃跑，却在原地一动都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这是一个初看跟性欲全无关系的普通焦虑梦。解析时，做梦者首先想到了叔叔给他讲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做梦后），说有一天晚上，有个行动鬼祟的人在街上袭击了他；根据这个联想，做梦者推断自己做梦

时可能听到了一些类似事件。至于斧子，在他的印象中，他曾在那段时期前后用斧子劈柴，劈伤了自己的手。由此他立即联想到跟弟弟的关系。他时常虐待弟弟。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他用靴子踢破了弟弟的头，母亲说：“我怕他终有一日会被他打死。”忽然，他又回想起九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他父母很晚才回到家，上床休息，他佯装睡着了，很快就听到喘息声和一些很古怪的声音，他们在床上的姿势他也能感觉得到。更深入的想法证实，他对比了父母间这种关系和他跟弟弟的关系。他将父母这件事当成了暴力与挣扎，而他多次在母亲床上看到血迹，便更加确定了这种想法。

在实际生活中，成年人的性交经常会让看到的孩子感到惊讶和焦虑。我已为这种焦虑作出了解释，并判断此处讨论的是性兴奋，儿童还不知道怎样应对，并且毋庸置疑，他们因为当事人是自己的父母，给出了更低的评价，导致性兴奋转变成了焦虑。而在更小的时候，针对异性父母的性兴奋尚未受到压制，能够自由展现出来，这我们已经了解了。

我会毫不迟疑地用相同的说法，解释时常在儿童身上出现且伴随着幻觉的夜惊。这也是一个性冲动问题，儿童尚不理解，因此没有压抑。研究大致证实，这种冲动会周期性发作，原因就是，除了偶然的兴奋印象外，自发的周期性发展过程同样能增强性的力比多。

我还没有充足的观察材料，为该解释作出证明。 ①

另一方面，不管是在躯体还是精神方面，儿科医生都好像缺少了一种渠道，能全面了解这种现象。我忍不住想援引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例，观察这种梦例时，因为受到医学神话的蒙蔽，稍有不慎便会产生误会。这个梦例来自德巴科尔（1881年，第66页）以夜惊为主题的一篇论文。

有个十三岁的男孩，身体虚弱，焦虑多梦。睡眠期间，他经常受到干扰，基本每周都会被伴随着幻觉的严重焦虑发作惊醒一次。他清楚记得这些梦，说常有恶魔冲着他大叫：“我们抓到你了，我们抓到你了！”随后传来一股味道，是沥青混合着硫磺，原来他的皮肤着火了，他从梦中惊醒过来，一开始完全叫不出声，等到能发声时，他清清楚楚听到自己在说：“不，不，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做！”或是：“别这样，我再也不做这种事了！”有时候还会说：“奥博特从未做过这种事！”其后他睡觉时要穿着衣服，“因为不穿衣服，他就会被火烧到。”他不断做这种噩梦，危及自身健康，就在这时，他被送到了乡下。他在十八个月后康复了。十五岁时，他坦承道：“我一直感觉像被针扎，那个部位^①尤其兴奋，以至于我神经紧张过头，经常想从宿舍窗户中跳出去，这些我始终没有勇气承认。”

据此作出推断的难度其实并不高：1.这孩子幼时自慰过，因此受到重罚的威胁，但他否认了；（参考他说的话：“我再也不做这种事了！”他的否认：“奥博特从未做过这种事！”）2.进入青春期后，他的生殖器很痒，他又开始受到自慰的引诱；然而，3.他心中爆发出压制的努力，将他的力比多压下去，转变成了焦虑，他由此联想到之前受到的威胁与惩罚。

原作者（同上，69页）从观察中推导出以下结论：

- 1.青春期作用于这个虚弱的男孩，让他变得极其虚弱，引发了严重的脑贫血；^②
- 2.脑贫血引发了性格转变、魔鬼幻觉、强烈的夜晚（甚至白天）焦虑状态；
- 3.男孩的魔鬼幻觉和自责，能上溯至童年时期的宗教教育；
- 4.在漫长的乡间生活中，身体锻炼和青春期之后的体力恢复治愈了一切症状；

5. 男孩的大脑发育可能受到了遗传和他父亲以前遭受的梅毒感染这些先天元素的影响。

最终结论：“由于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在于大脑局部贫血，因此我们决定将该病例归到虚弱的无热性谵妄这种类型。”

五、原发过程和继发过程——压抑

我给自己安排了一项难度甚至超越了我的论述能力的任务，以此实现对梦的过程心理学更深层次的研究。我只能挨个论述这一复杂整体中实际同时发生的各元素。还要在论述每一个元素时，避开对其依据的论述，这的确不在我能掌控的范围内。阐释梦的心理学时，我没有谈及我的观念发展进程，眼下一定要全补上。尽管我之前对神经症心理的研究，决定了我对梦的问题的研究方法，但在做眼下这项工作时，我并不打算以前者为参考。但我在实际中又经常被迫采取相反的做法，把梦当成研究神经症心理学的依据，方向正好反过来了。我很清楚，这会给本书读者造成很多困扰，可惜这是不能改变的。

这种情况让我很不满，为了让我的努力得到更大的回报，或许我应该先停下来，思考其他问题。我发觉有个问题摆在我眼前，各个派系的作者对该问题的意见分歧极大，这点第一章已经说过了。这种矛盾中的大部分，都因我对梦中各种问题的处理方式得到了转圜的余地。唯一要做的是，彻底否认它们之间的两种观念：一是做梦的过程没有意义；二是梦是躯体的过程。此外，我能在我负责的论证中，为一切矛盾的观点找到证明，同时说明它们都能阐述部分真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梦是清醒生活的工作与兴趣的延续，隐藏梦念的发现，彻底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些梦好像只对我们觉得重要或兴趣浓厚的事予以关注，跟琐碎事毫

无关联。然而，与之相反的观点同样有理由被接纳，那就是梦只收集前一日遗留的毫不重要的琐碎事，且不涉及白天一切重要的兴趣，除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兴趣已经摆脱了清醒活动。梦的内容同样如此，其对梦念进行了伪装，展现为另外一种形式。因为一些涉及联想机制的原因，梦的过程更容易掌控那些还没有被清醒思想活动利用的近期、不重要的观念材料，并且梦通常会把精神强度从一些重要但被反对的内容上，转移到一些毫不重要的内容上，以此躲避稽查作用。

梦有记忆增强的性质，还涉及童年时期的材料，这些已经成了我们的理论基础之一。起源于幼儿时期的欲望，被梦的理论当成了梦的形成必不可少的动机力量。

我们当然不必质疑睡眠期间外界感觉刺激的重要意义，它已经被实验证明了；可这种材料和梦的欲望的关系，已被证实跟清醒活动遗留的思想和梦的欲望的关系是相同的。我们同样无法否定，梦对客观感觉刺激的解释，跟幻觉是一样的。可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解释的动机，其他作者却没有对此作出特殊说明。针对感觉刺激，他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被感知的客体不会对睡眠造成干扰，还能实现欲望达成的目标。而睡眠期间，感官的主观兴奋状态好像已经被特鲁布尔·赖德的证实了。我们的确没有将这种主观兴奋状态视为梦的特殊源头之一，但我们能对其作出解释，这要借助活动于梦背后回归的记忆复现的结果。

通常情况下，内部机体感觉都被当成梦的解析的终点，在我们的理论中，它们并非关键因素，却占据着一定地位。只要有需求，坠落、悬浮、受限等感觉都能随时为梦的工作提供材料，以展现梦念。

梦的过程非常迅疾，只能维持极短的时间，可以将其视为意识对事先构成的梦的内容的知觉。梦的过程前面的部分，好像也进行得十分缓慢、曲折。我们已经能够解答为什么能将很多材料凝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了。我们的观点是，这是在对心灵中

业已出现的结构的利用。

梦是伪装的，并被记忆掌控，承认这一点不会影响我们的观点；因为伪装从梦的形成的初始阶段就开始了，而它仅仅是其中连续展露出来的一部分。

心灵夜里会不会入睡，还是继续跟白天一样行使自身所有功能，争论十分激烈，看似难以达成一致，但我们发觉，这两种观念都称不上百分百的错误与正确。我们能够证实，那些包含了极其复杂的理智活动的梦念，利用了精神机构中几乎所有的资源。可这些梦念无疑都源自白天，所以只能假设心灵真的会入睡。因此，就算是部分睡眠说也存在一定价值。然而，我们发现睡眠状态的特征并非精神联结的瓦解，而是白天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系统，在睡眠欲望中贯注了所有精力。我们认为，尽管夜里从外部世界退回来的心灵活动并非决定因素，但依然是很重要的，能在梦中展现出回归的性质。我们完全可以舍弃思想流的掌控理论，可这不意味着心理生活的盲目。因为我们了解到，不随意观念在随意、有目的观念被舍弃后，就取代了其位置。在承认梦中有一些松散的关联之余，我们还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些松散的连接必定取代了其他某些更生动、更有意义的观念，这很让人预想不到。的确，我们能将梦当成荒诞的，但有大量梦例证实，就算表面看来荒诞至极的梦也是合理的。

关于梦的各项功能，我们并无反对意见。有人认为，梦的作用就好比心灵的安全阀。罗伯特（1866年，第10页之后）表示，所有有害事物，都会在梦中展现为无害的。该观点跟我们的梦能达成双重欲望的观点是一致的，另外，相较于罗伯特的解释，我们的解释更为深刻。而认为心灵能在梦中自由发挥自身功能作用的观点，也跟我的潜意识活动能让梦自由产生的观点契合。“心灵能让梦恢复到胚胎”的观点，以及哈夫洛克·艾里斯说梦是“被丰富的情绪和残缺的思想充斥的古老世界”的观点，同样都让我们欣喜。因为他们预先把我们的观点——那些在白天被压制的原

始活动形式跟梦的形成关联紧密——表达出来了。我们对萨利（1893年，第362页）的说法毫无异议：“梦带我们返回先前顺序发展的人格。睡眠期间，我们恢复了对事物古老的观点与感觉，恢复了许多之前掌控我们的冲动与活动。”我们也完全同意德拉戈的观点：“受到压制”的内容形成了“梦的动机力量”。

斯尔纳对“梦想象”的重要性的观点与解释，我们完全接纳，不过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该问题。梦创造想象并非关键所在，潜意识的想象活动形成了大多数梦念才是。斯尔纳点明了梦的源头，我们很感激；不过，他划分的梦的工作，基本都属于白天的潜意识活动。这种潜意识活动能刺激产生梦，也能引发神经症。而我们务必要给“梦的工作”以全新的理解，同时缩小其含义。

除此之外，关于梦和精神障碍间的关系，我完全无意否认，但是要将其放在更稳固的新基础上。

这种有新特色的梦理论总结了早期作者彼此矛盾的观点，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了统一。我们给了某些发现以新意义，而我们彻底拒之门外的观点很少。即便如此，我们的理论还是远不够完备。除在探寻心理学黑暗领域中遭遇的众多复杂难题外，有个新矛盾好像也很难解决。我们假设梦念源自百分百正常的心理活动，却在梦念中发现了大量不正常的思想过程。解析梦时，我们重遇它们，因为它们又扩张到了梦的显意中。因此，我们描绘的“梦的工作”，好像跟我们心目中的正常思维过程存在巨大差异，导致之前的作者作出的梦的精神功能作用水准很低的最尖锐批判，似乎有了充足的理由。

要解决这个难题，或许只能借助更深入的研究了。首先，我会更细致地考察梦的形成诸多联结中的一种。

我们已经了解，梦中能出现很多源自日常生活，且百分百符合逻辑程序的思想。因此，若说这些思想都源自正常的心理生活，我们无法表示质疑。在我们看来，梦念能复现所有有价值的思维过程，及其能展现的极其复杂的成就。不过，不能假设这种思维活动都完成于睡眠期间，如若不然，会严重扰乱我们当前对睡眠精神状态的理解。刚好相反，这些思想可能就源自做梦前一日，其进程在我们睡着后马上完成了，而我们的意识却对整个进程毫无感知。从中只能推导出一项结论：即便是最复杂的思想成就，也可能无需意识就能完成——这点在为所有癔症病人或存在强迫性观念的病人做精神分析时都能看到。这些梦念完全可以进入意识，必然是因为其他很多原因，它们在白天才没能进入意识。“进入意识”关系到一种特殊的精神功能，也就是注意的运用。好像只有在达到一定数量时，注意功能才能发挥作用，并能因其他目的，从目前的思想系列中转移。① 能阻止这种思想系列进入意识的，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意识的反省活动证明，我们在沿着一道特殊的路径集中注意，该路径中任何一个无法承受批判的观念都会让我们解体，也就是减少注意的精力贯注。业已开始却又解体的思想系列，虽然不再被注意，但仍在继续，直到在某个点上，它们实现某种特殊的强度时，才会再度被注意。所以一个思想系列若打从一开始就被判断是错的，或是对眼前的理智活动没有裨益，因此被（有意识地）排除出意识，那其依然能在不为意识察觉的情况下继续，直到入睡之际。

简单复述一遍：这样的思想系列便是“前意识”，在我们眼中，其拥有百分百的理性，却遭到忽略或压制或解体。接下来明确一下思想系列的形成状况。我们的观点是，一旦一个有目的的观念形成了，立即就会将我们口中的“精力贯注能量”的一定量的兴奋，转移到该观念选择的联想路径中。“遭到忽略”的思想系列没能受到这种精力贯注，“遭到压制”或“遭到遗弃”的思想系列则被撤销了这种精力贯注。因此，它们只能仰仗自身的兴奋。一个有目的的精力贯注的思想系列，有时能

将意识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这时它就会因意识作用受到“精力过度贯注”。为此，必须立即就意识的性质与功能，发表我的观点。

遵循这种方法在前意识中前行的思想系列，要么自动停止，要么继续向前。第一种结果的形成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全部思想系列因这种能量进入兴奋，之后当想要释放的兴奋转变成静止的精力贯注状态后，这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兴奋就慢慢消失了。若随即出现了第一种结果，那对梦的形成而言，该过程就失去了所有意义。然而，我们的潜意识中依然潜藏着其他一些有目的的观念，源自潜意识和活跃的欲望。这些观念能掌控自由活动的思想的兴奋，在兴奋和某个潜意识欲望中间建立关联，将潜意识欲望的能量转移到兴奋中。受到忽略或压制的思想系列因此得以维持，尽管依然无法进入意识——因其接受的潜意识强度不足。潜意识思想就这样“被拉进了潜意识中”。

另有其他联结方式，也对梦的形成发挥了作用。前意识思想系列能从一开始就跟潜意识欲望相联，因此遭到占据主导地位的有目的精力贯注的排斥；或其他原因（比如身体方面的原因）也能导致某个潜意识欲望变得活跃，向潜意识不支持，也就是不给予精力贯注的精神残留转移能量。上述三种状况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一个思想系列在前意识内部形成，却无法得到前意识的精力贯注，不过，潜意识向其提供了精力贯注。

思想系列在这之后连续变动，不再是正常的精神过程，还形成了一种惊人的精神病理结构。接下来，我会将这些变动的过程罗列出来，并进行分类。

1. 某些单个的观念强度足以将其完全释放出来，还从一个观念向另外一个观念传导，形成了一些高强度的观念，再加上该过程反复出现，导致最终全部思想系列的强度都集中在了某个思想元素中，我们熟知的梦的工作的“凝缩作用”，就这样呈

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之所以觉得梦难以解释，就是因为凝缩作用，我们无法在正常、有意识的心理生活中找到与其类似的现象。在正常的心理生活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观念，作为完整思想链条的终点与结果，它们极具精神意义，但其重要性却无法展现为任何对内部知觉的显著感性特征。其知觉展现的强度，也断然不会因其精神意义增强。而另一方面，凝缩过程中的精神关联，全都变成了对观念内容的强化。这就好比出书时将那些重点内容用斜体或是粗体印刷。又好比演讲时为表示强调，大声、缓慢地说出一些话。我从前一个比喻立即联想到一个梦的工作的案例，即“伊尔玛注射”梦中一个词“三甲胺”。而艺术史学者让我们留意到，最早期的历史人物雕塑将人物地位的高低直接展现为人物形象的大小。国王的体型是其臣子或战俘的两三倍。为展现这一效果，罗马时期的雕塑采用了更巧妙的方法。皇帝雕塑多安置在中间位置，直立姿态，雕塑精细。敌人在他脚下匍匐着。在这些侏儒中间，他看起来不算异常高大。如今下属给上司鞠躬，跟古代这种展现原则其实是一致的。

决定梦中凝缩作用前行方向的有两点：一是梦念的理想前意识关系，二是潜意识内部视觉记忆的吸引力。凝缩作用的结果，便是获得足以进入知觉系统的强度。

2. 因为强度能自由转移，凝缩作用中形成了一些“中介观念”，跟妥协类似，这种情况同样不曾在平时的正常观念活动中出现过，因为正常观念活动都将对“恰当”思想元素的选择、维持当作关键。另一方面，复合结构和妥协在我们极力想用语言表达前意识思想时，出现的频率格外高，因此被当成了“口误”。

3. 那些强度能彼此转移的观念，相互之间的关联最不紧密。那种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联想只能用在诙谐中，正常思维根本没将其放在眼里。而建立在同音异义和双关语基础上的联想，跟其他联想的价值尤为一致。

4.另有一些思想，相互矛盾，却不相互排斥，各自发展。它们经常像毫无矛盾一样，组合形成凝缩作用，或是达成某种妥协，虽不能被有意识的思想接纳，却一般不会被行动拒绝。

这些便是在梦的工作过程中，一些早前通过合理渠道形成的梦念展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异常过程。这些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将全部重点放到让贯注的能量变得灵活，得到释放；而精力贯注的精神元素的内容与意义则毫不重要。可以假设凝缩作用和妥协形成仅仅是为了推动回归作用，即将思想转变为意象。然而，对某些梦的解析（与综合）表明，尽管诸如Autodidaske的梦等梦例中不包含意象的回归作用，但仍彰显了跟其他梦相同的移置作用与凝缩作用过程。

我们被迫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梦的形成跟两种迥然不同的精神过程相关，一种过程形成了百分百合理的梦念，跟正常思维一样有效；另一种过程在处理梦念时，却采用了让人惊讶的非理智手段。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判定第二种过程便是梦的工作。眼下对于该过程的源头，我们该如何理解？

要解答该问题，一定要先对神经症，尤其是癔症心理学展开深入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了那些非理智精神过程，还有其他一些掌控癔症症状形成的过程，对此尚未详加描绘。在癔症中，我们也遭遇过一系列百分百理智的思想，跟我们的有意识思想一样有效；然而，起初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理智的思想正以理智的形式存在，只能之后再将其重新构造出来。除非它们能再任意一方面让我们留意到，我们才能借助对已经形成的症状的分析，看出这些正常思想遭受了异常处理：它们罔顾矛盾，借助凝缩作用与妥协形成，以及多余的联想，并有可能借助回归作用，转变成了症状。我们的观点是，由于梦的工作和精神神经症症状的精神活动的特征完全相同，因此可以将癔症研究结论用在梦中。

于是，我们便从癔症理论中借用了如下内容：只有当一个源自幼儿期并处于压抑状态的潜意识欲望，转移到一个正常的思想系列中时，该思想系列才会接受以上异常的精神处理。我们据此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我们的梦理论：为梦提供动机的欲望，都从潜意识而来。连我都打算承认该假设了，尽管其普遍有效性不能得到证实，但也不能被否定。不过，一定要就我们的心理学框架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以阐明我们频频使用的“压抑”一词是何意思。

关于原始精神机构的假设，我们已经深入讨论过了，假设其活动调节是靠尽可能避免兴奋累积和兴奋刺激实现的，因此其构造被设计得好像反射机构。至于最开始被当作身体内部变化实现方式的运动能力，能随心所欲地掌控释放通道。随后，我们对“满足体验”的精神结果展开了讨论，已经能就此提出第二种假设，大致意思是兴奋累积（不用追究累积效果是怎样实现的）造成了痛苦的体验，精神机构因此变得活跃，减少兴奋的感觉，以重复这种满足体验，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精神机构中这种始于痛苦、终于快乐的倾向，便是“欲望”。我们曾说，能让机构运作的唯有快乐，快乐与痛苦的体验自主调节机构的兴奋过程。最开始的欲望好像是对满足记忆的幻觉精力贯注，这些幻觉若无法维持到能量耗尽，便说明其无法中断需求，无法从满足中得到快乐的体验。

因此，提出第二种也就是第二系统的活动就变得很有必要了，该活动不允许记忆的精力贯注进入知觉，给精神力量造成约束。反过来，它将需求引发的兴奋导向曲折之路，最终借助自主运动改变了外部世界，将达成满足的对象的真正知觉变为了可能。我们已经给出了这种精神机构的示意图。这两个系统便是所谓潜意识和前意识在充分发展的精神机构内部的萌芽。

要想借助运动力量，对外部世界进行有效改造，一定要在各种记忆系统内部积累大

量经验和各种目的性观念在这种记忆材料中唤醒的各种联想的永久记录。接下来就能往前推进我们的假设了。第二系统的活动一直在探寻着，交替加强或减弱精力贯注，一方面要能自由掌控所有记忆材料，另一方面若将精力贯注盲目扩散、浪费到各条思想道路上，最终只能使改变外部世界的力量减弱。因此，我不得不假设，第二系统为提升效率，只将很少的能量用于移置作用，剩余的大半能量都维持静止状态。这些过程的机制如何，我并不清楚。若想对这些概念有深入了解，就要从其内部找到一种物理学类比，以及一种能描绘与神经元兴奋相伴产生的运动的方法。我坚持认为，第一个 ψ 系统以追求大量兴奋的自由释放为活动目标，第二个系统却利用第一个系统产生的精力贯注压抑了这种释放，同时让精力贯注转变为静止的，毋庸置疑，这使得精力贯注达到了更高的水准。我据此假设，第二系统掌控的兴奋释放机制，必然迥异于第一系统掌控的兴奋释放机制。自身的探索性思想活动结束后，第二系统会马上解除压抑和对兴奋的约束，让兴奋从运动中释放出来。

若考虑到第二系统对释放的压抑和痛苦原则①的调节作用间的关系，免不了会得到一些有意思的推断。首先来观察跟满足这种基本体验相对立的体验——外部恐惧。假设原始精神机构被一种痛苦兴奋源头的知觉刺激到了，就会出现不协调的动作展现，直至其中一种运动将知觉兴奋释放出来，并将痛苦体验终结。若知觉再次出现，运动也会马上再次展现出来（可能只是一个逃避动作），直至知觉再次消失。机构在这种状况下，不会再以幻觉或其他任何一种方式，维持对痛苦源头——知觉的精力贯注。反过来，一旦痛苦的记忆印象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复苏，会马上被其铲除，因为这种印象的兴奋进入知觉后，一定会引发——准确说来是开始引发——痛苦。事实上，逃避记忆就是在重复过去对知觉的逃避，在下列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这种事：跟知觉不一样，记忆的强度不足以将意识激活，所以无法从意识中得到新的精力贯注。面对痛苦的记忆，精神过程作出的这种轻易而规律的逃避，向我们

提供了精神压抑的原型与原始典范。这种逃避痛苦的方式，在成年人正常的心理生活中依然很常见。

所以依据这种痛苦原则，第一 ψ 系统不能往其思想中引进任何不快事件，唯一的例外是欲望。由于第二系统的思维活动要能自由利用经验建立一切记忆，因此上述状况若一直没有改变，必然会对此形成阻挠。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第二系统的活动彻底避开了痛苦原则，罔顾记忆的痛苦，自由行动；第二种可能是，找到一种能对痛苦记忆进行精力贯注的方法，避免痛苦的释放。由于痛苦原则在第二系统中明显也对兴奋进程发挥着调节作用，跟在第一系统中没有区别，因此第一种可能可以排除了。仅余的一种可能，也就是第二系统对各种记忆进行精力贯注，以压抑记忆释放，而（相较于运动的神经分布）对痛苦发展方向的压抑自然也包含在内。因此，我们作出了一个假设，以两种方向，分别是痛苦原则与（前一段的）神经分布最低消耗原则为出发点，该假设便是第二系统的精力贯注压抑了兴奋的释放。要完全理解压抑理论，最重要的是以下这点，一定要铭记：任何观念，只有当其压抑自身痛苦的发展时，才能受到第二系统的精力贯注。所有能避开这种压抑的观念，都会因对痛苦原则的遵从，迅速遭到抛弃，所以无法进入第二系统。不过，对痛苦的压抑不一定非常彻底，却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让第二系统了解记忆的性质，以及该性质或许无法迎合目前的思想进程的目的。

第一系统独自承认的精神过程，我们称其为“原发过程”，第二系统压抑产生的过程，则称为“继发过程”。①

第二系统被迫修正原发过程，还有一个原因。原发过程极力想要释放兴奋，以利用积累起来的兴奋建立一种“知觉同一性”。继发过程割舍了这一目的，用建立“思想同一性”代替它。所有思维都只是满足记忆到该记忆同一性贯注的循环，一定要

顾及不同观念间的联系通道，避免被这些观念的强度误导，走上错误的道路。然而，观念的凝缩作用、中介结构与妥协结构，显然都会对其达成统一性造成阻碍，因为这些观念间的彼此替代，脱离了以第一个观念为起点的正道。因此，在继发性思维中，要小心避免这种过程。尽管在其他某些方面，痛苦原则为思想过程提供了最关键的一些标志，但是在建立“思想同一性”途中，该原则却为其设立了阻碍，这些都比较明显。所以思维一定要逐渐从痛苦原则仅有的规定中释放自己，同时将思维活动内部的感情发展降至最低，行动时只将其当作一个信号。① 唯有利用意识达成的过度精力贯注，才能实现这种功能作用极度巧妙的活动成果。可是该目标就算在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中，也难以完美达成，痛苦原则的干涉总会让人们的思维犯错。

不过，这并非精神机构中让展现为继发性思维活动产物的思想向原发性精神过程屈服的功能缺陷——这就是当前我们描绘梦和癔症症状的形成的公式。这种功能缺陷源自我们的发展史中两项元素的聚合，其中一项元素对两个系统间的关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为该元素完全被精神机构掌控，而另一项元素能实现对自身不同程度的感知，同时在精神生活中引入器质性根源的本能力量。两项元素都源自童年时期，是从幼儿时期就持续不断变动的精神与躯体有机体沉淀形成的。

在称精神机构内部发生的一个精神过程为“原发过程”时，我除了要思考相对重要性与有效性外，还要想到该名称能点明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只具备原发过程的精神机构是不存在的，这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并且真相很有可能是，精神机构中最早出现的是原发过程，继发过程在之后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出现，同时压抑、掩饰了原发过程，更有甚者，它要彻底占据主导地位，必须等到壮年。正是因为这些继发过程出现缓慢，人们包含了潜意识欲望冲动的生命核心才能一直不被前意识理解、压抑；前意识的作用也只能一直局限于引领潜意识的欲望冲动走一条最

便捷的路。这些潜意识欲望能强行向前意识的所有精神倾向施压，这些精神倾向会被迫屈服，或是努力将这种压力导向更高层次的目标。继发过程出现滞后，还造成了一个结果：前意识无法向大部分记忆材料进行精力贯注。

那些源自幼儿期、不能被摧毁或压抑的欲望冲动中，有一些欲望的达成跟继发性思维的某些目的性观念产生了冲突。因此，这些欲望达成只能产生痛苦的感情，不能产生快乐的感情，所谓“压抑”的实质就是由这种感情的转变构成的。压抑的问题是，这种转变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动机力量。可是现在我们只能对这个问题点到即止。我们只需要知道，这种转变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只要回想起童年原本不存在的厌恶最初出现的形式），以及这种转变和继发系统活动的关联。潜意识欲望一定要借助一些记忆，才能释放感情，既然这些记忆根本无法靠近前意识，那这些记忆中附着的感情释放自然也就不会受到压抑了。这种感情生成导致这些记忆观念在将自身欲望力量转移给前意识思想后，依旧无法抵达前意识。反之，痛苦原则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前意识和这些移情思想中间拉开了距离。这些思想遭到了舍弃——也就是受到了“压抑”——所以打从一开始就被阻止进入前意识，于是，大量累积的童年记忆便成了压抑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

若情况顺利至极，痛苦的产生会在前意识中移情思想的精力贯注撤回后，马上终止。该结果证明，痛苦原则的干涉是有目的的。然而，若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欲望受到了器质性强化，随即传输给移情思想，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况了。这时就算这些移情思想不再受到前意识的精力贯注，这种强化也会让它们进入一种尝试借助自身兴奋突围出去的局面。由于前意识又使自身对压抑思想的抗争得到了增强（形成了反精力贯注），因此出现了一种防御斗争，其后那些作为潜意识欲望工作的移情思想，就借助症状形成的一种妥协形式，从重重包围中冲了出去。不过，从这时开始，也就是从受到压抑的思想被前意识放弃精力贯注，又被潜意识欲望大力进行精

力贯注时开始，受到压抑的思想就被迫向原发精神过程屈服，追求运动释放是其目的之一，此外它们还会追求知觉同一性的幻觉复苏，前提是这条路是通畅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受到压抑的思想，才会出现我们描绘的那些非理性过程，而眼下我们又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全局了。那些诞生于精神机构内部的非理性过程，便是原发过程。一旦前意识不再对观念进行精力贯注，观念只能自寻生路，并能从努力求生的潜意识处获得不受压制的能量，产生非理性过程。这种说法也被其他一些观察证实：这些被描绘成非理性的过程，其实是从压制中获得解脱的精神机构的一些活动方式，而非被歪曲的正常过程——理智方面的虚伪。我们据此发现，相同的过程也主导着从前意识兴奋向运动的转移，潜意识的观念与词句间的关联也很容易出现移置与混淆，因为其总不被注意。最终，我们能在这些基本方式的功能作用受到压制时，从以下事实中找到证据，证明活动在增多：若准许这些思维方式强制进入意识，便会形成一种滑稽效果，即必然要将多余能量通过笑声释放出去。 ①

精神神经症理论唯一确定的是源自幼儿期的性欲冲动，尽管在童年发展时期，它们已受到了压抑（也就是感情转移），但是到了发展后期，它们能再复苏（无论是从最开始的双性发展而来的性体质的结果，还是性生活过程恶劣影响的结果），产生动机力量，推动各种精神神经症症状的形成。 ②要补足压抑理论中依然存在的显著不足，唯有借助这些性的力量。若要问在梦的理论中，这些性因素和幼稚因素是否一样重要，短时间内我不会解答；在这方面，梦的理论并未达成圆满。所以以下假设已经超出了验证的范畴，即梦的欲望源头永远是潜意识。 ③ 在产生梦和癔症症状方面，精神力量的作用性质有何不同，我同样不打算细究。这一对比的其中一方，我们的正确理解还不足够。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关键：我得承认，我开始全面论述两个精神系统及其活动方式与压抑，就是基于这一点。当前的问题不是我有没有对受关注的相关心理因

素形成大致正确的观点，也不是我在描述这一极度复杂的问题的心理因素时，有没有扭曲或偏私。无论在解释精神的稽查作用和对梦内容进行的正常与非正常润饰作用时，发生了多少变化，这些过程都在梦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任谁都不能否认从本质方面看，它们跟能够观察到的癔症症状形成过程非常相似。总之，梦不是病理现象，它不会破坏精神平衡，也不会对功能造成损害。有这样一种观点，从我和我病人做的梦推导正常人做的梦，不会有半点结果，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必然是错误的。若我们的争论能从现象上溯至动机力量，必定能推导出，神经症采用的精神机制已经存在于精神机构的正常结构中了，说其是病理干扰影像心灵时的产物是不成立的。两个精神系统与双方间的稽查作用，两种活动相互抑制与重合，两个精神系统与意识的关系——或是对观察到的事实作出的一切更加正确的解释——共同构成了精神机构正常结构的一个组成。而梦向我们指明了一条路径，能据此理解其结构。即便我们要求自己只能对已确立的新知识加以利用，我们依然能说梦已经证实，在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心灵中，存在同样的受到压制的材料，且这些材料都能维持自身的精神功能作用，这种受到压制的材料的展现之一便是梦；所有梦从理论角度说都应该是这样的，而从经验角度说，至少在大部分梦中都能观察到，展现尤为清晰的是那些特征鲜明的梦生活。在清醒生活中，受到压制的材料因为心灵中的矛盾被消除（一方被另外一方消除），跟内部知觉间的联系中断，无法表达。然而，到了夜里，借助妥协之类的方法，受到压制的材料强制进入了意识。

就算无法撼动神明，那我也要撼动地府。 ①

梦的解析是理解心灵的潜意识活动的通途大道。

我们能借助梦的解析，更深入地理解所有机构中最奇妙的精神机构的产物。这种进步当然是很小的，却是一种开始。而依照能被称为病态的另外一些机构的结构，这

一开始又将我们更深入地解析梦变为了可能。因为疾病，最低限度是那些一般意义上的“功能性”疾病，不一定是机构解体，或由机构内部的新分裂造成的。可以动力学为基础，对它们进行解释——部分力量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增强了，部分力量却减弱了，导致很多在发挥正常功能的力量，却看不到效果。至于这种精神机构是怎样由两种动因组合形成，发挥出了远比一种动因更加完善的作用，我想另外找机会论述。 ①

六、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认真思考一下上述几节对心理学的讨论，会发现它们会让我们作出这种假设：与精神机构运动端接近的是兴奋的两种过程或释放方式，而非两个系统。对我们来说，这没有差别，因为一旦我们能用某种更接近未知现实的事实作为替代物，就能舍弃以上理论框架，因此我们要尝试对一些可能被曲解的概念作出修正。之前，我们很草率地从字面意思上将这两个系统理解为精神机构的两个位置，比如在表达“压抑”与“强行进入”两个概念时，便出现了以上错误。我们可以说，一个潜意识思想要强行进入意识，先要进入前意识。这并不表示就像复本能跟原本同时共存一样，一种新思想在一个新位置上形成了；至于强行进入意识的概念，也要跟一切存在位置变动的概念严格区分开。另外，我们可以说，一个前意识思想受到压抑或是驱逐，之后由潜意识取而代之。因为这些意象的源头是争抢地盘的观念，很容易据此想象到，一个位置上的精神产物真的被消灭了，另外一个位置上的新精神产物便取代了它。将这个比喻替换成更贴合实际的状况，便是某个具体的精神产物存在一种精力贯注的能量，增减不定，导致论述的结构既能受也能不受某种特殊动因的掌控。这种做法就是再度将地形学的表达方式，替换成动力学的表达方式。我们眼中的灵活性，指的是其神经分布，而非精神产物。 ①

但我的观点是，继续对两个系统使用形象化比喻，依旧不失方便、合理。只要尽可能少使用这种展现方法，通常情况下，不要将观念、思想、精神结构当成神经系统一些器质性元素内部包含的，而要当成它们之间抵抗、联想作用的产物。内部知觉的对象全都是虚的，一如光线透过望远镜形成的影像。不过，我们的观点是，可以假定存在这两个系统（系统自身并非精神实体，不会被精神知觉感知到），二者就如望远镜成像的透镜。根据这一比喻，可将两个系统间的稽查作用比喻成光线穿越一种新介质时，出现的折射作用。

以上内容都在论述我们自己的心理学。是时候对一些主宰现代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及其跟我们的假设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了。利普斯有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相较于心理学自身的问题，心理学的潜意识问题基本不算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心理学通过文字解释将“精神”当成了“意识”，并认为“潜意识精神过程”显然是在胡说八道，那医生必然无法用心理学评估变态心理状态的观察结果。医生和哲学家要统一路径，前提是他们都了解到“潜意识精神过程”是“恰当、合理地表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面对“意识是精神必不可少的特征”，医生唯一的反应就是耸耸肩；那些坚信哲学家的说法的医生，可能只是觉得双方不是在就一回事展开探讨，或不是在就同一门学科展开研究。因为就算只是对神经症病人的心理生活做一次观察，或只是对其一个梦做少许分析，其都必然会相信，在不引起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同样能出现极度复杂且理智的思想过程。①的确，医生对这些潜意识过程的感知，必须要等到能够交流或观察的潜意识对意识发挥出一定影响后。不过，这种意识的影响能展现出一种精神性质，迥异于潜意识过程，导致内部知觉无法辨识出取代了潜意识过程的就是它。医生一定要能从意识效果自由推导出潜意识精神过程。从中他能了解到，意识效果仅仅是潜意识过程一种间接的精神产物，后者并未变成意识，意识甚至感知不到它的产生与活动。

要想正确认识精神源头，一定不能过分高估意识的特性。一如利普斯所言（1897年，第146页之后），一定要假设精神生活以潜意识为普遍基础。潜意识的范围很广阔，更小的意识范围包含其中。一切有意识的事物，都拥有潜意识的初级阶段；潜意识一定要拥有精神过程的所有价值，才能一直留在初级阶段。潜意识是真正的精神现实；我们不理解其内部实质，一如我们不理解外部世界的现实；无论是借助意识资料展现潜意识，还是借助感官跟外部世界往来，都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

潜意识精神生活确定后，意识生活和梦生活由来已久的对立就渐渐消失了。早期作者密切关注的很多梦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如今也已不复存在。所以那些成功展现于梦中的令人惊讶的活动，其源头已经从梦变成了白天也在活动的潜意识。如果真如斯尔纳（1861年，第114页之后）所言，梦好像是在象征性地展现身体，那这些展现的源头便是一些潜意识想象（可能是源自性冲动），在梦中和癔症恐惧症及其他症状中都有展现。若梦继续从事白天的活动，最终完成，甚或制造一些有价值的新观念，那我们就要剥除梦的伪装；这种伪装是由梦的工作形成的，同时标志着一些起源于心灵的神秘力量在从旁辅助（参考塔蒂尼 ①《魔鬼的颤音奏鸣曲》）；白天造就了相似结果的同一种精神力量，便是梦中理智成就的源头。我们也许过分高估了智慧与艺术产品的意识性质。歌德、赫尔姆霍兹等最具创造力的人都曾表示，以基本现成的形式呈现于他们脑子里的灵感，是他们主要的创作源头。在其他某些需要集中精力发挥理智功能的状况中，自然也会有意识活动参与。可我们若忽视其他，只留意意识活动，就是高估意识活动的功能了！

将梦的历史意义当成一个独立主体进行探讨，是很不划算的。一个领袖铤而走险，可能是由某个梦直接促成的，最后改写了历史。可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必要前提是梦被当成一种神秘的力量，且迥异于心灵其他熟悉的力量。这种问题在以下情况下就不会出现：将梦视为一种展现方式，因在白天受到抵抗的压制，到了夜里便被深

藏于心中的兴奋增强。 ②然而，古人之所以极力推崇梦，是建立在正确的心理洞察基础上的，是对人类心灵中无法掌控、毁灭的力量，对形成梦的欲望，还有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的“恶魔一样的”力量的推崇。

可我称其为“我们的”潜意识并非无心之举，因为哲学家或是利普斯的潜意识都代表意识的对立面，但我论述的潜意识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争论得如此激烈，仅仅是为了证明还有一种潜意识精神过程存在于意识之外。利普斯进一步主张，精神的所有内容都以潜意识的形式存在着，部分以有意识的形式存在着。然而，我们并非是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才收集了各种跟梦和癔症症状的形成相关的现象；要有力地证明这些现象，只要考察正常的清醒生活即可。我们在分析精神病理结构及其首当其冲的现象梦时，得到了一个新发现：原来潜意识（也就是精神现象）是两个独立系统的功能，无论在正常生活中还是病理生活中，都没有区别。所以存在两种尚未被心理学家区分开的潜意识，它们从心理学角度说，都属于潜意识；但根据我们的说法，它们一个是无法进入意识的潜意识，另一个则是自身的兴奋能进入意识的前意识，前提是要遵守一定规定，可能不需考虑潜意识，却要经受新的稽查作用。兴奋一定要经过一系列不变的或是多层次的动因（这些动因的变化能借助稽查作用辨识出来），才能进入意识。我们可根据上述事实，给出一种空间类比。两个系统间的关系和它们跟意识的关系，我们都说过了，还说前意识系统好像一个筛子，隔在潜意识系统与意识系统中间。

在隔绝潜意识与意识间的通道之余，前意识系统还操纵了随意运动的力量，同时享有精力贯注能量分布的主导权，我们熟知的注意就包含其中。 ①

另外，一定要避开经常出现在最近的精神神经症文献资料中的“超意识”与“下意识”的区分，因为这种区分好像就是为突出精神与意识的等同性的。

那在我们的示意图中，曾主导一切并掩盖其他一切的意识，还剩下哪些作用？其唯一的作用就是为感知精神的质提供了一种感官。唯有将意识知觉当作一种特殊系统的固定功能，才能符合我们设计示意图的基本想法，所以将其缩写为Cs是很恰当的。该系统从机械性质角度说，类似于知觉系统Pcpt，能轻易感知各类性质引发的兴奋，但无法将各类变化的痕迹保存下来，即不存在记忆。精神机构将知觉系统作为外部世界的感觉器官，而意识的感官系统的外部世界就是精神机构，这便是其在目的论中的合理成分。在此，我们需要再度遵从动因层次原则，精神机构的结构好像已经被该原则掌控了。兴奋材料进入意识感官，有两种渠道：第一种源自知觉系统，在变成意识的感觉之前，它被各类性质主导的兴奋好像要接受新的修正；第二种源自精神机构内部，经过一些修正，它们马上就能进入意识，而它们的量的过程被感知，是建立在快乐与痛苦不同程度的质的基础上的。

部分哲学家了解到，就算意识不参与，某些合理的、极其复杂的思想过程依然能发挥作用，他们因此无法确定意识的一切功能，步入困境。意识在他们眼中，好像只是已经完成的精神过程多出来的一份反映。但我们却借助意识系统与知觉系统的类比，从这种困境中脱离了出来。已知我们的感官引发的知觉结果是，将注意的精力贯注引到正在传输感觉兴奋的道路中：作为调节器在活动的知觉系统的质的兴奋，会释放出精神机构内部不同的运动量。而意识系统的感官，也能被视为拥有同样的功能。在感知到新性质时，意识的感官能形成一种新作用，对精力贯注的运动量加以引导，同时用恰当的方式进行分配。它借助快乐与痛苦的知觉，对机构内部的精力贯注进程施加影响，如若不然，潜意识结构便会借助量的移置发挥作用。一开始可能是痛苦原则在对精力贯注的移置作用进行自动调节，但更大的可能性却是意识能对这些性质作出更加细致的二度调节，更有甚者，它能跟第一种调节形成对立，并能背离原先的计划，更有甚者，能贯注能量，同时对那些可以释放痛苦的联想进

行检查，以此完善精神机构的功能。从神经症心理学中，我们了解到，在精神机构的功能活动中，由各种感觉性质的兴奋引发的各种调节过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自动发生的感官调节过程中断了痛苦原则原发的自动的统治，和之后对功能活动效率的限定。而我们发觉，相较于压抑（起初发挥过作用，最终却损伤了压制与精神掌控）对知觉，压抑对记忆更易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从精神的感官兴奋中，记忆无法得到多余的精力贯注。一方面，因受到压抑，一个必然要被排斥的思想的确不能拥有意识；可另外一方面，某些情况下，这种思想也会因为别的原因受到压抑，从意识的知觉中退出去。以下程序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解除压抑。

下列事实能最清楚地阐释，意识感官对运动量的调节性影响引发的过分精力贯注的价值：这种过分贯注形成了一个新的质的系统，进而形成了性的调节过程，人超越所有动物的优越性能，便由此构建起来了。思想过程仅仅伴随着快乐与痛苦的兴奋，并且这些兴奋必定是受限的，因为其有可能对思想过程造成干扰，至于思想过程本身，却与质没有关系。思想过程为得到性质，便在人类跟语言记忆之间建立了关联。人类这种性质的语言记忆痕迹足够引发意识的注意，另外将一种新的精神贯注赋予思想过程。

要想掌握意识问题的一切复杂性，必须对癔症思想过程加以分析。根据癔症思想过程，从前意识到意识的贯注的过渡同样要经过稽查作用，与潜意识与前意识间的稽查作用类似。①这种稽查作用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即达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因此它不会作用于低强度的思想结构。在精神神经症中存在很多例子，能说明思想怎样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或在满足什么条件时进入意识。此处的心理学观察，就以接下来这两个病例收尾吧。

去年，我受邀去给一个女孩会诊。她很聪慧，看上去十分镇定，但衣着怪异。女性

通常都很注意自己的衣着，她却有一只长筒袜没提上，外套还有两个扣子没系上。她表示自己的腿很疼，还主动让我们看她的小腿。不过，她表示最重要的是她的身体内部有种感觉，像是“插入”了一样东西，在身体中“进进出出”，不断“摇动”，间或还会让她整个身体有种“僵硬”的感觉。一起参与会诊的还有我的一位同事，他看着我，认为她的主诉理解起来没什么难度。她的母亲却完全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尽管她必定经常听女儿说起这些情况，这一点让我们尤为惊讶。至于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病人自己也不理解，如若不然，她便不会这么说了。这个病例中的稽查作用多半是被蒙蔽了，让一种在正常状况下应该存在于前意识的幻想，伪装成纯真的主诉进入意识。

在第二个病例中，病人是个十四岁的男孩，到我这里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原因是他出现了抽搐、癔症性呕吐、头疼等症状。我跟他说，治疗之初，他要闭上眼睛，之后他能看到哪些画面，或想到哪些观念，要报告给我听。他表示自己看到了一些画面，他来接受治疗前的印象以视觉形式复现在了记忆中。彼时他在跟叔叔玩跳棋，到了这时，棋盘又复现在他眼前，他开始研究该怎么下这盘棋。之后，他看见棋盘上多了一把匕首，这是他父亲的匕首，通过想象，他将它放到了棋盘上，随后他又看见了一把镰刀，变形成为一把很大的镰刀，有着很长的把手。最终，他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在他家的草坪中，一个老农夫正拿着一把大镰刀割草。这组画面的含义，我只用了几天就搞清楚了，原来这个男孩正在担忧家中的困境。他的父亲十分严肃、易怒，婚姻很不美满，教育孩子也多靠胁迫。他的父亲和他性情柔和的母亲离婚了，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做他的继母。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在父亲再婚后很快病发了。他将自己对父亲的愤怒压抑下去，以上这组画面的源头便是这种压抑的愤怒，要理解其主要含义，难度并不高。这些画面内容的源头是他记忆中一个神话，镰刀是宙斯阉割自己父亲的工具，大镰刀和老农夫的形象表示克洛诺斯，他将自己

的子女吞进腹中，宙斯便对他作出了这种不孝的举动，以报复他的暴行。父亲的再婚给了这个男孩在想象中报复他的良机。他在许久之前，曾因为玩自己的生殖器被父亲批评、威胁过很多次。在这一病例中，借助一组看似无意义的画面，长期受压抑却依然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记忆与其衍生物，曲折地进入了意识。

所以我的观点是，梦的研究的理论价值扩充了我们的心理学知识，推动了我们对于精神神经症的理解，让我们在当前这种知识前提下，也能进行有效的精神神经症治疗。若我们能彻底理解心理机构的结构与功能，会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实在不可估量。可又有人质疑，梦的研究在理解心灵、揭露个人隐藏特征方面，有什么现实价值。梦中展现的潜意识冲动，能不能将心理生活内部真实力量的意义呈现出来？受到压抑的欲望的伦理意义，我们是否能视若无睹？——这些欲望既然能引发梦，将来也可能引发别的后果。

我尚未对梦这个领域的问题展开研究，没有解答这些问题的依据。可我认为，那位罗马皇帝的行为必然是错误的，他仅仅因为一个人梦到刺杀他，就将此人处死了。他应该搞清楚梦的意义很有可能大大有别于梦的内容。梦的内容不是弑君，梦的意义却可能是——柏拉图有句名言，好人时常因为梦到坏人做坏事感到满足，这句话难道不应该记住吗？因此梦中犯的罪应不予追究，不过我不能确定潜意识欲望会不会变为现实。一切中介思想或过渡思想，当然都不应被当作现实。若要将潜意识欲望还原成最基本、最真实的形态，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精神的现实不应跟物质的现实混淆，前者是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所以我们拒绝为梦中的不道德承担责任，好像是多此一举。在对精神机构的活动方式与意识和潜意识间的关联有了正确认识后，我们会发现梦与幻想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消失了。一如萨科斯（1912年，第569页）所言：“若想在意识中找到梦展现的跟目前（现实）情境相关的某个事件，那梦中巨大的事物在分析的放大镜下仅仅显示为一只微小的纤毛虫，便不足为奇

了。”

通常情况下，依据一个人的行动和有意识表达的思想，已经足以达成判定此人性格的实际目的。由于很多冲动就算强行进入了意识，也可能被心理生活的各种力量抵消掉，无法发展为行动，因此此处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行动。不过，一般说来，以上这类冲动不会被精神阻碍干扰，原因就是，潜意识因素很清楚它们会在其他某些阶段受到阻挠。不管怎么样，对人类美德骄傲生长的这片土地有深层次的了解，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好处。在各类动力因素的作用下，人性变得越来越复杂，无法再在展现时采用二选一的简便方法 ②，达到跟古代道德哲学的契合。

让我们掌握预测未来的知识，是否就是梦的价值所在？当然不是。 ③若说我们从梦中获得了跟过去相关的知识，可能更加真实，因为梦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以过去为源头。但梦能预测未来的古老信念，自然也有真实的成分。梦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方式，就是将欲望展现为现实。可梦者展现成当前的未来，却被其坚不可摧的欲望塑造得跟过去一模一样。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附录一 论梦（1901年）

I

人们在所谓的前科学时代，能比较容易地解析梦。醒来以后，他们若还能记得一个梦，就会把其看成是一些恶魔的或神明的力量作出的善意或恶意的提示。自然科学

思想模式兴起后，所有这些精妙的神话都转变成了心理学，时至今日，接受过教育的人基本不会再质疑梦是做梦者心灵的产物了。

在抛弃了神话假说后，对梦进行解析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在长达几百年间，以下问题和其他某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梦起源的条件，梦和清醒心理生活的关联，梦对各类在睡眠状态中强制进入知觉的刺激依附，梦迥异于清醒思想的很多奇怪的内容，梦的观念意象和附着于梦的感情间的不连贯性，以及梦转瞬即逝的特性——清醒思想当它们是异己，弃之不理，使它们在记忆中不再完整或直接消失。不过，梦的意义问题，才是最吸引我们的。这个问题有两种意义，第一要探寻跟做梦相关的精神意义，梦和其他心理过程的关系，还有梦或许具备的生物性功能；第二要探寻梦到底能不能解析，个人梦的内容是不是也有“意义”，一如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在其他精神结构内部的发现。

有三种思想线索能对梦的意义作出评估。一种像是在回应古代对梦的过分高估，展现于一些哲学家的作品中。他们的观点是，梦的生活的基础是心理生活一种特殊的状态，更有甚者，还将这种状态盛赞为向更高精神境界的升华。比如舒伯特（1914年）就曾表示，梦是精神从外部自然界力量中的解放，以及灵魂从感官约束中的解脱。其他部分未到达这种高度的思想家，也都坚信绝大多数梦的源头都是心理冲动，呈现为不能在白天自由展开的精神力量的展现（参考斯尔纳“梦的想象”，1861年，第97页之后；沃尔科特，1875年，第28页之后）。很多观察者都赞同，最低限度，要让梦的生活在一定活动范围中（比如在记忆中），拥有高级功能作用的能力。

而医学领域的作者，大多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梦要达到精神现象的水平，很有难度。他们认为，感官刺激或躯体刺激是梦仅有的刺激物，它们要么从外部刺激

睡眠者，要么在其内部器官中偶然活跃起来。在他们看来，梦到的事物就如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在钢琴上乱弹发出的声音，一点意义都没有（斯图吕贝尔，1877年，第84页）。宾兹（1878年，第35页）形容梦是一种躯体过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用处，在不少梦例中还显然是病态的”。梦的生活的所有特征都能解释成各种不同的器官或是没有入睡的脑细胞群的不连贯活动，由生理刺激引发。

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点却基本不受这一科学结论的影响，对梦的源头也少有留意：它好像坚持，不管怎么样，梦都具备一种关系到未来的意义，能借助对其错综复杂的内容的解析过程，将这种意义找出来。该观点应用了以下方法解析梦：以一个固定线索为依据，将记忆中的梦的内容逐个移置，或是用另外一个跟梦存在象征关系的整体，将被当成一个整体的梦移置。面对这种尝试，严肃的人一笑而过，表示“梦是空谈”。

II

我曾在某一天惊奇地发现，距离真实最近的梦的观点是普遍流行的那一种——尽管其依然有一半迷信成分——而非医学领域那一种。在梦这个主题中引入了一种对治疗恐惧症、强迫症、妄想狂等相当有效的心理研究方法后，我得到了一项新结论。其后，它在“精神分析”的名义下，被一整个学派的研究者接纳。很多医学研究者观察到，梦的生活和清醒生活中很多不同的精神疾病间，确实存在不少相像的地方。所以在心理病例结构研究中成效颇佳的研究方法，应该也能应用到梦的研究中。恐惧症、强迫症有别于正常意识，一如梦有别于清醒意识；跟梦的源头的一样，它们的源头也是意识理解不了的。在这些病理结构中，实际思考引发了对其源头与发展模式的研究；因为一旦找到了这样一种思想链条——虽然不为意识所知，却关系到脑子里残留的病理观念——便等同于为这些症状作出了诊断，据此就能把

握那些还没有受到束缚的观念，这点已被经验证实。所以我对梦的解析，会以心理治疗为第一步。

这种方法描绘起来不算困难，不过一定要在指导、训练过后，再付诸实践。

若将这种方法用到某个人（比如恐惧症病人）身上，就要求他在相关问题的观念上集中注意，要注意脑子里发生的一切事，一件都不能落，然后报告给医生听，而不要像之前经常做的一样思考这种观念。若他表示自己什么事情都注意不到，我们就要竭尽所能让他相信，他的心灵中不可能什么观念性材料都没有。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他脑子里就出现了数不清的观念，同时引发了其他观念；可他判断这些观念全都没有意义或是不重要，跟要思考的主题也没有关系。我们马上就能了解到，就是这种批判的态度阻挠他报告这些观念，之前同样是这种态度，让这些观念没能变成意识。若能诱导他放弃这种批判的态度，让他对自己始终留意的思想链条一路追寻下去，就能获取大量心理材料，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些材料显然关系到起初的病理观念；这种病理观念跟其他观念有何关联，将迅速被它们揭露出来，到了最后，我们便能用一种简明的方法，把病理观念替换为一种恰当的观念。

在此，我们无法详述该实验的前提条件或频频成功造成的后果，只能说要得到能解决一切病理观念的材料，只需满足以下条件：将自身注意精准地转向“干扰思维”、一般会被我们的批判官能当成没用的垃圾丢弃的“不随意”联想。

若在自己身上应用这种方法，我们马上就能因记录下开头难以理解的联想，把研究工作大大向前推进。

在梦的研究中采用这种方法引发的结果，我立即就能说出来。事实上，所有梦例都应该契合其目的；可我因为一些特殊的理由，将选择我自己做的一些梦，其中部分

梦在记忆中好像很模糊，无意义，部分梦却很简单、清晰。昨天晚上我做的一个梦，应该就能满足这些条件。醒来以后，我马上记录下了以下内容：

“我跟同伴一起用餐或吃客饭.....正在吃菠菜.....坐在我身旁的是E.L.太太；她的注意力全都在我身上，还将一只手放到我的膝盖上，很亲昵。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把她的手挪开，随后她说‘但是你的眼睛一直那么好看’.....出现了模糊的双眼的图像，似乎是一双眼睛的画像或是素描.....”

这便是完整的梦，或者这就是我记忆的全部。我认为它好像很模糊，没有意义，同时又很惊人。我跟E.L.太太根本不是朋友，我觉得自己也没有欲望想跟她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没见过她，近几日也没人提及她——这点我可以确定。梦的过程中一点感情都没有。

经过深入思考，我依然没能形成对这个梦更深入的理解。但我决定记下我对这个梦的联想，过程中不怀有半点成见与批判。我发现把一个梦分解成多种成分，分别找出每种成分引发的联想，会对梦的理解很有帮助。

我跟同伴一起用餐或吃客饭。我立即由此联想到昨晚发生的一件事。我跟一个朋友参加完一场小宴会，朋友说要帮我叫一辆出租车，送我回去。他说：“我更愿意叫一辆装了计程器的出租车，人总要找些东西看，看计程器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等我们坐到车里，司机把计程器打开，只见上面显示出60赫勒①的价码，我继续开他刚才开的玩笑，说：“刚坐进来，我们就欠了一笔60赫勒的债。我总会由装了计程器的出租车联想到‘客饭’。它会不断提醒我想起我欠下的债，我因此变得既贪心又自私。我的债务好像增加得过快，我很担心会上当；吃‘客饭’时也是一样，我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可笑的感觉，我得到的很少，一定要密切关注自身利益才行。”随后，我又援引了这样一句话，跟上文没什么关联：

你将生命赐予我们，

又让这些可怜人去犯罪。 ①

“客饭”还引发了另外一种联想。几个星期前，我跟太太在蒂罗尔山区一家旅店用餐。我不想跟坐在我们身旁的一些人打交道，我太太却流露出了对他们的兴趣，这让我十分不满。②我让她多关注我，少关注那些不认识的人。这好像是我在吃“客饭”时遭遇的又一次不公。我对照了我太太用餐时对我做出的举动和梦中E.L.太太对我做出的举动，结果十分惊人，梦中E.L.太太“注意力全都在我身上”。

随后，我发觉梦中这件事其实是复现了我偷偷向太太求婚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给她写了一封热情的求爱信，作为回应，她在桌布的掩饰下爱抚了我，但到了梦里，对我极为陌生的E.L.太太却取代了我太太。

E.L.太太的父亲一度是我的债主。我不由得留意到，这表明这个梦的内容的一些部分，必然跟我的联想存在关联。以梦的内容某个元素为开端的思想链条，会迅速将人带回梦的另外一个元素。梦中没有显露出来的关联，却因为我对梦的联想彰显出来了。

若有人罔顾他人的利益，却希望他人能顾及自己的利益，这种幼稚极易引来一种轻蔑的质疑：“你觉得就凭你那好看的眼睛，我就什么都能为你做吗？”这说明E.L.太太在梦中说的“你的眼睛一直那么好看”只有一种意思：“别人为你做任何事，都是出于爱；你一直没为你得到的一切付出过什么。”但实情刚好相反，不管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付出的代价都是极高的。我必然对我朋友自己出钱叫出租车送我回去一事记忆深刻。

昨天请我们用餐的那个朋友，刚好也经常让我欠他人情，前不久，我又错失了一个

良机还他的人情。我只送了一个碗给他，这个碗式样古典，四周画满了眼睛图案；众所周知，这种眼睛图案能避免灾祸，另外他还是一名眼科医生。我曾让一位女病人去跟他商议配眼镜，当天晚上，我曾问他这位病人的状况如何。

眼下，梦的内容的元素基本都有了新的前后文关联。不过为了连贯性，还要解答为何梦中会出现菠菜。因为我从菠菜联想到前段时间，我们一家人用餐时发生的一件事。我有个孩子不愿吃菠菜——他有一双令人赞叹的好看的眼睛。我幼时也是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喜欢吃菠菜，后来，我的口味变了，这成了我最喜欢的蔬菜之一。这种菜把我和我孩子的童年生活联系了起来。这个年幼的食物品尝家的妈妈说：“有的孩子很少有机会能吃到菠菜，你能吃到应该很开心才对！”我由此联想到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在这种关联中，歌德那句诗：

你将生命赐予我们，

又让这些可怜人去犯罪。

得到了全新的意义。 ①

我要暂停一下，对我的梦的解析得出的结论做一番考察。我在探究那些脱离了上下文、独立出来的元素引发的联想时，得到了很多思想与回忆，它们必然是我的心理生活的关键产物。这种从梦的解析中彰显出的材料，跟梦的内容关系密切，但这种关系是种新材料，我无法或是从来没有从内容中推导出来过。梦没有感情，不连贯，且很难理解；可在找到梦背后潜藏的思想后，我便感受到了一些情感冲动，激烈且有据可循；这些思想马上组合为逻辑链条，部分核心观念展现过很多次。“自私”和“无私”“欠债”和“不付代价”这些元素，都属于这种核心观念，但并未彰显在梦中。我原本能在解析出来的材料中间建立更密切的关联，同时指出它们能

在一个点上聚集，不过我最终没有公开这么做，因为这不属于科学性质，仅仅是私人性质。由于在解析梦时要揭露很多我并不想承认的事，大量我请愿保密的事都被迫泄露了出来。有些人会质疑，要证实这些由解析发掘的材料的意义与关联，我可以选用别的解析结果更适合公开，所以也更能取信于人的证据，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因为对我而言，我要解析的所有梦都需要慎之又慎，它们全都会引发这种很难对外公开的状况。我不会为了避开这一难题，转而解析他人的梦，除非我能抛开所有伪装，却又不会对我信任的人造成伤害。

到了这时，我只能判断解析过后的梦是一种思想过程的替代，被意义与情感充斥。这些思想引发梦的过程的性质，我们尚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以下观点是错的：认为梦没有精神意义，完全是物理的，以及认为梦是睡眠引发的各组脑细胞群的不连贯活动的过程。

还有两件事昭然若揭。相较于我想象中梦替代的思想，梦的内容要简短很多；解析揭露出来的梦的刺激物，是做梦前一晚一个毫不重要的事件。

这个结论意义如此深远，我若只是解析过一个梦例，自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我若从经验中得知，所有梦引发的联想都能形成相同的思想链条，梦的要素在该链条的各种元素之间反复出现，用一种合理、清晰的方式连为一体，那我就不用因在第一次实验中观察到的联系完全是偶然的而心存顾忌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使用一种术语，将我们的新发现具体化。我会把我记忆中的梦称为“梦显著的内容或显意”，把我在解析中发现的相关材料（先不进行深入区分）称为“梦隐藏的内容或隐意”，以对二者进行对比。眼下有两个还未被阐明的新问题，摆在我面前。一是将梦的显意转变为我记忆中已经明确的显意，经历了怎样的精神过程？二是该转变的产生，有何必不可少的动机或动机群？我把梦的隐意向梦的显意转变的过程称

为“梦的工作”。我们已知的解析工作便是该活动的对立面——让该转变向反方向转换。另外，梦还引发了其他诸如梦的刺激物、梦的材料源头、梦的意义、梦的功能、梦被遗忘的原因等问题，我会在梦的隐意而非显意基础上探讨这一切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会尽量避免把显梦和隐梦混为一谈，因为我已经把自古以来文献资料中跟梦的现象相矛盾、存在错误的观点，都归结为对我解析的梦的隐意缺乏认知这项原因了。

III

我们要格外留意隐梦向显梦的转变，毕竟这是已知的精神材料从一种表达方式向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转变的第一项事实，是从马上就能理解的一种表达方式向只有经过努力、指导才能理解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的转变，但一定要将这种转变视为心理活动的一项功能。

根据梦的隐意与显意的关联，可将梦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那些能辨识、有意义、能理解的梦，即在将它们引入我们的心理活动背景时，不需要花费太大精力。这种梦数量繁多，大多都是短梦，由于自身并无新颖、惊人之处，因此很少会被留意到。顺便一提，这种梦的产生能有力地反抗梦以脑细胞群各自独立的活动为源头的理论。尽管它们并未彰显出减弱、零散的精神活动的痕迹，但我们从未对它们是梦产生质疑，或是把它们跟清醒生活混为一谈。第二种梦自身是连贯的，且有清晰的意义，但由于我们不了解这种意义跟我们的心理生活的关系，因此对这种梦感到很疑惑。举个例子，梦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亲人在瘟疫中死去，做梦者会为此感到惊讶：“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对梦中发生的事，他根本不可能产生期待、担忧、假设。而第三种梦则是无意义、不能理解的，看上去不连贯、混乱且没有意义。大部分梦都有这些特性。在这些特性基础上，才出现了那些对梦的轻视，

梦源自受限心理活动的医学理论。这种梦经常展现出异常显著的不连贯性，特别是那些复杂的长梦。

显然只有对第二种，特别是第三种梦来说，梦的显意和隐意的比较才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些梦才存在一些谜题，要解答这些谜题，只能用梦的隐意取代显意。刚刚我记录并解析的这个混乱难解的梦，就属于第三种梦。不过，我们又遭遇了阻碍我们完全了解梦的隐意的动机力量，这是我们预先没有想到的。这种经验的反复出现，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质疑，有种紧密、规律的关系，存在于梦不能理解、混乱的性质和报告其隐藏梦念的困难中间。不妨先来关注第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梦——这种梦的显意和隐意是统一的，梦的工作好像并不多——之后再探讨上述关系的性质。

此外，对这种梦的研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创造了一些便利，因为儿童做的梦就属于这种类型——有意义，但不会让人疑惑不解。顺便一提，此处有了更深入的证据，证明睡眠期间大脑皮质的不连贯活动并非梦的源头。因为这种精神作用的衰减是成年人而非儿童睡眠状态的特性，这是什么原因？而另外一方面，对儿童精神过程（这种过程可能遭到了严重的简化）的解释，也有理由成为研究成年人心理不可或缺的基础。

所以在此我会记录几个我收集的儿童梦。有个十九个月的女孩早晨呕吐，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保姆说要不是她吃了草莓，就不会这样。饿了一天，到了夜里，她在睡梦中叫起了自己的名字，并说：“草莓、野（草）莓、煎（蛋）饼、布（丁）！”就这样，她在梦里饱餐一顿，并对自己菜单上异常好吃的佳肴予以强调，因为她知道自己近期吃不到这种佳肴了——有个二十二个月的小男孩也梦到了自己吃不到的美食。做梦前一日，他被迫将一篮樱桃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叔叔，

他自己却不能吃。梦醒之后，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赫尔曼把樱桃全都吃光了！”——有个三岁三个月的小女孩，有一回在旅行期间乘船游湖。下船的时候，她哭起来，不愿下去，对她而言，这段航程必然是不够的。第二天早上，她说自己夜里又去游湖了：她被迫中止的旅程在梦中得以延续——有个五岁三个月的男孩去达赫斯坦山周边地区旅行，结果并不满意，每看见一座山，他就会问是不是达赫斯坦山，最终大家邀请他去参观一座瀑布，他都不肯。大家觉得他是累了才会这样，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得到了更恰当的解释，他报告说自己在梦中登上了达赫斯坦山。他显然觉得此次旅程必须要登上达赫斯坦山，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看见这座山，因此非常失望。而梦实现了他在做梦前一日的期望。——有个六岁的女孩做了一个差不多的梦。①有一回，她们外出旅行，由于时间太晚了，父亲决定放弃前往最终目的地。回家途中，她留意到一个标牌，上面写着一个地名。父亲承诺下回也带她到这里旅行。翌日早上，她跟父亲说，她梦到父亲带自己去了这两个地方。

这些儿童梦的共同要素都很明显，都将白天很想实现但并未实现的欲望在梦中达成了。这些梦全都是欲望达成，很单纯，不带半点掩饰。

还有另外一个儿童做的梦，同样是个欲望达成梦，尽管表面看来好像很难理解。有个女孩还不到四岁，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被人从乡间送到城市中。当天晚上，她在一个无儿无女的姨妈家借宿，睡在一张很大的床上——对她而言确实很大。翌日早上，她说自己梦到床太小，她都躺不下去。我们能轻而易举地看出这是个欲望达成梦，前提是我们对孩子都想“长大”还有印象。对于这个本应长大、实际却很小的孩子来说，这张床的尺寸给出的提示是很令人不悦的，所以她在梦里对这种她不喜欢的关系做出了纠正，她已经长得很大了，以至于这张大床都不够睡了。

即便是复杂、微妙的儿童梦，也能很容易能辨识出是欲望达成。有个八岁的男孩梦

到自己跟阿喀琉斯坐在同一辆战车上，帮他们赶车的是迪欧米底。做梦前一日，他被希腊神话故事里的英雄迷住了，显然他是将这些英雄当成了自己的榜样，不能跟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对他来说是件憾事。①

我收集的这为数不多的梦例，更深入地阐明了儿童梦的特性，也就是它们跟白天生活的关联。在梦中达成的欲望都是白天残留的，且通常都是做梦前一日残留的，还伴随着强烈的情绪。能进入儿童梦中的，都是最重要、他们最关注、最惊讶的事。

这种幼儿型梦例，在成年人中间也大量存在着。很多人夜里受到口渴的刺激，为了消除刺激，继续睡觉，一般会梦到喝水。这种“方便梦”经常形成于清醒前夕，起床的必要性此时已经相当明确了。做梦者会梦到自己已经起床了，正在梳洗或是已经到了不允许迟到的学校或办公室。我们经常在旅行前一天晚上梦到自己已经到了目标地点；而在看戏或赴宴前夕，也时常会在梦里先行感受这种快乐，至于原因，好像是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欲望达成在其他一些梦中会展现得更加迂回，一定要先建立一些关联，或找到一些意义才能辨识出来，即一定要开始进行梦的解析。比如有位先生跟我说，他年轻的太太梦到自己来了月经。我认为，若这位年轻的女士不来月经了，她就应该想到自己怀孕了。所以她说这个梦，其实是表示自己怀孕了，这个梦就是为了展现她想延后怀孕的欲望达成。这种幼儿型梦在异常或是极端的环境中尤为广泛。根据一名北极探险队队长的记录，在冰天雪地中度过寒冬，食物单一，供给不足的这段时期，探险队员们时常像儿童一样，梦到自己在畅快地享用美食，有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烟草，有时还会梦到回家。①

有种现象并不罕见，就是在那些比较长而复杂、整体十分混乱的梦中，总会突显出一个格外清晰的部分。这个部分有显著的欲望达成，却混杂着其他一些不清不楚的材料。不过，一切有解析梦的经验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成年人做的梦哪怕一下

子就能看透②，也有可能存在其他一些意义，隐藏在显著的欲望达成背后，而不会像儿童梦一样简单。

若梦的解析能将成年人无意义、混乱的梦上溯至做梦前一日强烈欲望的达成，就像幼儿型梦一样，的确简单、圆满地解决了梦的谜题。但这种期许无疑不会得到梦的外表的支持。梦通常都被一些最无关、怪异的题材充斥，内容中不会流露出半点欲望达成的痕迹。

不带半分掩饰的欲望达成的幼儿型梦讨论到最后，还有一个始终非常显著，且在这种梦中展现得尤为准确的梦的主要特征，不能不提。这种梦全都能用一个祈使句替换：“如果能在湖上玩得久一些就好了！”“如果已经洗漱完，穿戴好就好了！”“如果能保留这些樱桃，不送给叔叔就好了！”而梦赐予做梦者的，比祈使句更多。它们彰显出欲望已经达成，且将这种欲望达成展现为真实与现在时，梦的构成材料多半是情境与感觉意象，且都是视觉性质的。所以幼儿型梦中同样存在一种能被称为梦的工作的转换：用现在时表达出了祈使句要表达的思想。

IV

这种转换即便是在混乱的梦中，也是存在的，尽管这时被转换的是不是祈使语气，我们并不能确定。不过，通过解析我报告的一个典型梦的两段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为这种猜测提供了证据。解析显示，我因为我太太用餐期间对其他人的关注，十分不快；梦的内容却刚好相反——取代我太太的那个人对我倾注了所有注意力。可是一次不快的体验能引发的最恰如其分的欲望，就是出现其对立面，梦中展现的欲望达成就是如此。这种关系就存在于解析过程中揭示的痛苦观点“不管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付出的代价都是极高的”，与梦中的女士所说的“你的眼睛一直那么好看”之间。因此，梦的显意和隐意间的对立，也是欲望达成。然而，

更突出的却是梦的另外一个成就：推进不连贯的梦的形成。对比所有梦例中观念元素的数量或其占用的时间，与梦、解析得到的梦念、从梦中找到的观念的痕迹等，都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梦的工作做了大范围的压缩或是凝缩。这种凝缩作用的程度如何，一开始我们无法判定，随着对梦的解析不断加深，得到的印象好像也越来越深了。梦的内容的所有元素都能联接两个甚或更多的方向，梦的每个情境好像都是由两个甚或更多的印象或经验组成的。举个例子，我曾梦到很多人分散在一个游泳池的各片区域，有个游泳者到了泳池边缘，旁边有个人好像要帮忙拉她上岸，正俯身对着她。这一情境是我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件事和两幅画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我在做梦前没多久，才刚刚看过其中一幅画。这两幅画分别是施温德创作的梅露欣传奇故事连环画中的一幅，展现了池子里的水中仙子受惊的场面（参考很多人分散在一个游泳池的各片区域）；以及意大利一位了不起的画家画的洪水。而我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我曾看见一名女士在泳池中待得太久，到了男士使用泳池的时间，于是游泳教练便帮忙拉她上了岸。我挑选出来解析的梦例，在解析情境时引发的一切微不足道的回忆，都对梦的产生发挥了作用。先说说我向太太求婚时发生的那件事。其中太太在桌子底下爱抚我的手，给梦提供了一个细节“桌子底下”，我一定要在梦的记忆中加入这个细节，将其视为一种事情发生后的思考。在那件事中的确有一个情节是“转到我身上”，这种元素经过解析是种欲望达成，展现为一个事实的对立面，该事实关系到我太太用餐期间的举动。这种近期回忆背后还隐藏着订婚以后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个完全类似却更加重要的情节，我们因此一整天都没理睬对方。而把手亲昵地放到我的膝盖上，却是一个跟其他人相关的截然不同的背景。梦中该元素转变成了两个记忆系列的出发点——诸如此类。

为了构建梦中情境而组合起来的梦念材料，本身自然也一定要跟该目的契合。在一切构建元素中，必然存在一个或多个共同元素。梦的工作过程，一如弗朗西斯·高尔

顿合成家族照片的过程，好像是将各种不同的元素重合起来。相互之间的共同元素在这种重合而成的画面中鲜明展现出来，而彼此矛盾的细节却相互抵消了，只是抵消的程度各不相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构建方法也能说明为什么梦的内容的很多元素的模糊程度各有差异。梦的解析工作据此制定了以下规则：解析梦时，若能用“要么……要么”表示一种不确定性，那为了达成解析的目的，我们需要将其替代为“和”，同时将各个显著的选择视为一组联想独立的起点。

若各个梦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共同元素，那为了让在梦中赋予这些梦念共同的展现，梦的工作便会创造一个共同元素。将两个起初没有共同点的梦念组合起来的最便捷的方法是，对其中一个梦念语言形式作出修改，让其跟另外一个与这种语言形式紧密关联的梦念在中途汇合。眼下有一种相似的过程，找到一个押韵的词语，再用相同的方法在其中找到一个相似的发音，作为两个词语的共同元素。梦的工作多半就是创造这种表面看来毫无关联，却又异常巧妙的中介思想；在梦的显意与梦念间的混乱中，有它们作为连接纽带，而不管是在形式还是本质方面，它们都极富变化，且都取决于梦的活跃因素。之前解析的一个典型梦，便为此提供了例证：为了让一个思想能跟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接触，赋予前者一种新形式。我在解析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思想：“有时候真希望不付出代价，就能得到一些东西。”可这种形式的梦念无法成为梦的内容，它因此得到了一种新形式：“真希望能得到一种享受，而不必花费（kosten有两种意思，一是花费，二是品尝）什么。”梦中之所以会出现“菠菜”，是因为“kosten”的第二种意思契合了用餐的观念范畴。每回餐桌上摆了一盘菠菜，孩子们不愿吃，妈妈就会劝他们：“尝（kosten）一口就好。”在运用词语的两种意思时，梦的工作竟表现得这样随便，好像有点反常，可更多经验会证明，这是很常见的。

梦的内容独有的、清醒生活不具备的一些元素，从凝缩作用中得到了更深入的解

释。出现在我们脑子里的“集合的”“复合的”与怪异的“复合结构”，跟东方民间传说里虚构的“复合动物”有点类似。但后者在我们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形式，到了梦中却接连变动，新复合形式层出不穷。这种结构在我们的梦中就经常出现。

这种复合形象的构建方式多种多样。可将两个人的样貌组合为一个人；也可一个人兼具这个人的样貌和那个人的姓名；还可将这个人放到那个人所处的情境中。这些情况全都在梦的内容中，将不同的人物组合成了一个人，其意义是想点明“和”或“好像”的关系，或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比较某些原型人物，更有甚者，在梦中就实现了这种比较。但复合人物的共同元素通常都要经过分析才能找出来，而要对外展现，必须借助梦中的复合形象。

无数梦中的复合结构的形成方式都充满变化，其解析也要依照相同的规则。这种例子根本用不着列举。要彻底消除这种复合结构的奇特性，只需把它们跟我们清醒时的知觉对象坚决区分开来，同时记住它们是由梦的凝缩作用造就的，在简便、有效地增强各个组合对象的某种共同特性。通常说来，只有经过解析，才能发现这些共同元素。梦的内容好像只表示：“这些事物全都拥有一项名为X的共同元素。”要揭露梦的意义，一般的捷径就是对这些复合结构进行解析。举个例子，我曾梦到我跟之前的一名大学老师坐在同一张凳子上，这张凳子正以很快的速度往前移动，周围还环绕着很多凳子。这是由一座阶梯教室和一条活动的路①组合而成的。我不会再深入解析了。还有一回，我梦到自己坐在一节车厢里，膝盖上放着一顶圆筒帽，是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我马上由此联想到一句俗语：“手拿帽子，便能走遍全国各地。”我由这个玻璃制成的圆筒帽产生了一种曲折的联想——一个炙热的煤气罩。我马上意识到，我想得到一项能让我发财、独立的发明，就跟我的同胞奥厄尔·冯·威尔斯巴赫博士一样。其中还展现出我不想留在维也纳，想到外地旅行。我在梦里带

着我的发明——一顶玻璃制成的圆筒帽外出旅行，这个发明尚未获得半点实用价值。——梦的工作尤其喜欢将两个相反的观念用一个复合结构展现出来。比如一位女士在梦里看见自己像圣母领报图里的天使（表示纯真；另外她本人就叫玛丽亚）一般，手拿长花枝，花枝上却开满了很大的白花^①，类似于山茶花（这关系到“茶花女”，与纯真相反）。

下列方式能对大多数已知的梦的凝缩作用作出总结：梦的内容的所有元素，都被梦念材料“多重决定”，其源头不是梦念中的某一个元素，而是全部元素，在梦念中，这些元素相互之间的关联不一定很紧密，它们分别隶属的梦念，距离可能是最遥远的。一个梦的元素从最严格的意义来说，是梦的内容中一切相关材料的一个“代表”。解析也将梦的内容和梦念间另外一种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出来。借助联想，一个梦的元素能导向多个梦念，同样的道理，一个单独的梦念，一般也能借助超过一个梦的元素展现出来；联想的各条线索在梦念向梦的内容汇聚期间多次交叉重叠，过程并不简单。

梦的工作最重要、最特殊的特性，便是凝缩作用和从思想到情境的转换（“戏剧化”）。不过，一定要对材料做出压缩的动机，我们至今尚未谈及。

V

在我们即将讨论的复杂、混乱的梦中，梦的内容和梦念的差异只借助凝缩作用和戏剧化是无法阐释清楚的。有证据证明有第三种因素在发挥作用，需要认真思考。

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借助解析对梦念有了一定了解后，发觉显梦的材料跟隐藏的梦念材料存在巨大差异。这必然是经过密切检查，突出的外部现象，因为到了最后，我们发觉梦的内容全部是从梦念中派生的，而梦的内容展现了几近全部的梦念，不

过依旧有一些差异。解析表明，被当成主要内容、清晰展现于梦中的事物，在梦念中却只发挥着微不足道的附属作用，而我们猜测在梦念中占据着最关键地位的事物，到了梦的内容中，不是完全不以观念材料的形式呈现，就是在一些遥远、模糊的区域内进行暗示。可以说：精神强度在梦的工作过程中，从思想和观念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我们认为不太重要的事物中。该过程最能隐藏梦的意义，以及梦的内容与梦念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所谓的“梦的移置作用过程”中，精神强度也就是思想的意义和感情的潜能，转变成了感觉的生动性。当然，我们能够假设显梦中最清晰的元素最重要，然而，被证实是直接从梦念中派生出来的却（因为移置作用）多半是那些不够清晰的元素。

我提到的移置作用，也能说成是“精神价值的转换”（尼采的话）。但要细致评估该现象，一定要补充一点，在不同的梦中，这种移置作用或转换的程度有很大区别。有的梦基本不包含移置作用。这种梦都有意义，很容易理解，比如那些不带半分掩饰地表达欲望的梦——我们已经辨识出来了。而在另外一些梦中，梦念的精神价值却完全没有保留，或由一些琐碎事务取代了梦念的全部重要观念。我们能在这两种极端中找到一系列过渡的梦例。越是模糊、混乱的梦，移置作用在其结构中占据的比例就越大。

我们的典型梦至少展现了移置作用的内容好像有一个核心，有别于其梦念的核心。梦的内容中最突出的情境是，一名女士好像要跟我亲近；梦念的侧重点却是获得无私的爱的欲望，得到一种爱，却“不必付出半点代价”——该观念在短语“好看的眼睛”，以及跟菠菜关联不够紧密的暗示背后潜藏着。

在借助解析解释了梦的移置作用后，我们将得到对梦最激烈的两大争议问题极其可靠的消息，这两个问题一是梦的刺激物问题，二是梦和清醒生活的关联问题。部分

梦直接显示以白天发生的事为源头，其他梦却没有半点线索，引向这种源头。而利用解析就能发现，所有梦都能上溯至前几日的某个印象，更准确的说法是做梦当日，也就是“梦日”的某个印象。也许是我们白天非常关注的印象，刺激形成了梦。这种梦可说是延续了清醒生活中我们最关注的事。但前一日跟梦的内容相关的印象，通常都十分细小、微不足道、容易遗忘，回想时不得不费一番力气。这种梦就算有连贯、易懂的内容，也好像只关注一些琐碎小事，这些事都毫不重要，清醒时我们根本不会留意。梦的内容尤其喜欢展现一些毫不重要的琐碎小事，是梦得不到重视最重要的原因。

引发这种否定判断的假象，已经在解析中揭露出来了。若梦的内容的刺激物是一个毫不重要的印象，解析必定能找到做梦者的一段重要经历，证明这个印象会刺激到他。借助大量联想与该经历建立关联的某个不重要经历，取代了该经历。如果梦的内容中的观念材料毫不重要，缺乏吸引力，那这些小事和做梦者最看重的精神事物间丰富的关联，就会在解析中显现出来。若进入梦中的印象与材料，不是富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而是既不重要又很琐碎的，那必然是因为移置作用。在解答梦的刺激物和做梦跟日常生活间的关系等问题时，若以梦的隐意取代显意得到的新观点为依据，便能推导出以下结论：白天我们觉得应该关注的事物，梦必然不会关注，白天对我们毫无影响的小事，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梦。

我们解析的那个典型梦的刺激物是什么？必然是那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朋友出钱让我免费坐车。由于我曾在交谈期间对比了计程车和用餐，因此梦里吃“客饭”的情境便包含了针对这一微不足道的刺激的暗示。不过，这件小事背后隐藏的重要事件，我是很清楚的。我曾在前几日为我喜欢的一位家人支付了一笔很大的开销。梦念表示，因为这种爱不可能“免费”，所以此人会向我表达谢意也是很正常的。可梦念中突显的却是不付代价的爱。我曾在前段时间跟这名家人一起坐了好几回车，

我将他跟我和朋友坐车一事关联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这种毫不重要的印象，因为类似的联想变为梦的刺激物的情况，还要受另外一个对梦真正的源头并不适用的条件约束，也就是该印象一定要是以梦日为源头的某个近期印象。

梦的移置作用探讨到最后，我还要提醒大家留意梦的形成中一个突出的过程，凝缩作用与移置作用在该过程中共同发挥着作用。我们已在凝缩作用中发现了一种方式，两个在梦念中存在共同点，也就是接触点的观念，到了梦的内容中，就被某种复合观念取而代之：比较突出的那个核心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某些不突出的从属细节却成了一些不同方面的代表。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组合起来，不是复合观念，而是“中介共同统一体”，跟两种不同的元素都产生了关联，一如平行四边形两个分量产生的合量。举个例子，我曾做过一个关于注射丙基（propyl）的梦。起初，我解析的梦的刺激物是一个戊基（amyl）在其中发挥作用、毫不重要的经历。梦是否将戊基和丙基混为一谈了，我尚无法证实。但这个梦背后一系列的观念中包含了我第一次去慕尼黑的记忆，当地的propylaea ①让我很震撼。我从解析的细节中得到依据，推测从戊基到丙基的移置作用，是由第二组观念对第一组观念的作用引发的。丙基好像成了一个中介观念，联系起戊基和propylaea，借助同时产生的凝缩作用与移置作用，以妥协的身份，进入了梦的内容。 ②

要找到梦的工作这些难以理解的努力背后隐藏的动机，当务之急是讨论移置作用的过程，而非凝缩作用的过程。

VI

我们无法从梦的内容中找到或辨识出梦念，责任主要在移置作用的过程，除非我们

能搞清楚梦念为什么要进行伪装。但另外一种相对温和的转换，也是梦念需要经历的，我们因该转换发现了梦的工作另外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成就。我们时常惊讶于解析过程中最先遭遇的是梦念非同一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是我们的思想惯常使用的散文体语言形式，而是反过来用明喻、暗喻或是诗一样的语言形象，象征展现出的一种形式。为什么梦念展现形式会被强行束缚，并不是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梦的显意大多由图画一样的情境构成，为了适应这种展现方式，梦念一定要先作出一些改变。若想更容易地理解梦的工作因顾及在梦的内容中的展现力，必须作出的修正，不妨想象自己要在法庭上借助一组图画展现一篇社论或是辩护词。

通常说来，梦念的精神材料都包含着清晰的经验记忆——大多要上溯至童年早期——并一般展现为视觉形象。这些梦念会抓住一切机会，对梦的内容的形式发挥决定作用。它就好像一个定型作用的核心，为影响梦念材料的分布，将它们都吸引到这边来。一般情况下，梦的情境都只是复现了这种清晰的经验，其中加插了某些事物，因此复杂化，梦中基本不会直接复现真实的情境。

但除了情境外，梦的内容还包含部分视觉意象和语言的不连贯片段，乃至没有修改过的思维片段。所以我们也许有必要将梦的工作各类有效的展现方式罗列出来，以梦需要的特殊展现方式为依据，将梦念复现出来。

解析证明，梦念是一种精神合成物，拥有相当复杂的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间存在多种逻辑关联：代表前景与背景、各类条件、枝节与阐释、一系列证据与反证。各个系列的思想，都有其对立面。我们在清醒思维中熟知的所有特性，在这类材料中都很充足。若将这些全都变为梦，精神材料就会向一种将其大幅凝缩的压力、某种好像能创造新形式的内部分裂作用与移置作用、那些最适合构造梦中情景的部分屈服。若考虑到材料出现的源头，可将该过程概括成“回归作用”。但精神材料内部

的逻辑关系却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消失了。梦的工作好像只是接收了梦念的实质内容，并进行处理。梦的分析工作一定要完成的任务之一，便是重建被梦的工作毁坏的关联。

梦的展现方式远不及理智的语言丰富，但梦依然有可能复现梦念展现的逻辑关系。它甚至经常将这些关系顺利替换为本身结构的标准特性。

首先，梦要将梦念所有材料组合成一个单独的情境，就要考虑到梦念各个组成部分间必然存在的关联。一如画家在帕纳萨斯派画中展现诗歌的内容，梦在复现梦念的逻辑关系时，会借助时间与空间的相似性。它们必然要组成一个概念群，可事实上，它们断然不会在同一座山上出现。梦在执行这种复现方法时相当注重细节，一旦梦的内容中出现了两个异常接近的元素，就表示梦念材料中有与之对应的密切关联。有时候经过解析，会发现一晚上做的多个梦都源自同一个思想系列。

两个梦念间的因果关系，或是不展现在梦中，或是被两个长度不一的梦的顺序取代。这种展现顺序一般都是相反的，梦的开头表示结尾，结尾表示起因。梦中一件事向另外一件事的迅速转换，好像也是因果关系的代表。

梦中绝不会展现出“要么……要么”的选择。在梦的正文中，这两种选择的有效性好像是等同的。在梦的记录中，若出现了“要么……要么”，可以解释为“和”，这点前面已经提过了。

梦有种偏好，用相同的元素展现对立的观念。①梦中好像从未出现过“不”。在梦中，两种思想的对立，也就是颠倒关系，能用最突出的方式展现出来。其有可能转变为对立面的另一段梦的内容，并展现出来——就像事情发生过后进行的思考。紧接着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能展现矛盾：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运动抑制感，同样能展

现两种冲动的对立，也就是意志冲突。

梦的形成机制格外偏爱这些逻辑关系——相似性、和谐、拥有共同属性——中的一种，也就是一种而已。在这样的前提下，梦的工作把展现一致性的事物全都集中为一个新统一体，为梦的凝缩作用奠基。

要阐述梦用于展现梦念逻辑关系的规范方法的所有内容，这组简略的评论肯定是不合适的。在这方面的构建过程中，不同的梦都表现得非常细致，维持着跟梦念程度不一的紧密关联，对推动梦的工作的应急方法也做了程度不一的利用。还有一种状况，其中会展现出模糊、混乱、不连贯。可一个梦若存在显著、惊人的荒诞性，内容包含着明显的荒诞部分，就是它有意为之了；为了展现梦念的一段理智内容，它才公然忽略了所有逻辑关系。梦念的矛盾、讥讽、嘲笑，都是由梦的荒诞性展现出来的。因为这个论点显然跟梦是不连贯、没有批判力的心理活动形成了对立，为了重点阐述这个论点，我将列举一个案例。

我熟识的M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受到批判，这种批判在我们看来太过偏激——发表批判的人是歌德无疑。结果自然是M先生失去了立足之地。用餐时，他冲着几个人大发怨言；不过，他对歌德的敬重并没有因此事减少。我尝试把时间搞清楚，可是好像很难。歌德是1832年去世的，他必然是在那之前发表了对M先生的批判，因此，彼时的M先生必然还很年轻，也许才十八岁。但具体年份我无法确定，以至于全盘计算都变得非常模糊。顺便一提，歌德是在自己有名的论文《论自然》中发表了这些批判。

这个梦的荒诞性在我表明以下状况后更加突显：M先生是个年轻的商人，对诗歌与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只要我深入解析这个梦，就必然能揭露其荒诞性中囊括了多少“方法”。

这个梦的材料有三种源头：

1. 聚餐期间，我结识的这位M先生曾经邀请我去给他的弟弟做检查，此人有（全身瘫痪）迹象。我跟病人交流时，发生了一件很窘迫的事，他无端说起哥哥早年做过的荒诞事。我问了病人的出生日期（参考梦中歌德去世的时间），为了确定他的记忆有没有问题，还让他做了一些数学题。

2. 我担当编委的一本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批判性质的文章，带有“毁灭性”。作者是一名年轻的评论家，针对的是我柏林的一位朋友F所写的一本书。我要求编辑对此事作出弥补，编辑在致歉过后拒绝了我的要求，因为这件事，我跟这本期刊断绝了往来，不过在绝交信中，我表示不想让此事影响我们的私交。这个梦真正的源头就是这样。我对我朋友的作品受到批判记忆深刻。我认为该作品中有一项生物学领域的重要发现，过了这么多年，到了今时今日，该发现才开始得到权威人士的关注。

3. 前段时间，一位女病人向我描述了她兄弟的病情，他在癫狂状态下高呼：“自然！自然！”在医生们看来，他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读了歌德那篇以此为主题的优秀论文；二是他为了钻研自然哲学过度疲惫。我却表示，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他带着没受过教育的人加入的性色彩，喊出了“自然”这个词语。我的这种观点必然有正确的成分，因为没过多久，这名不幸的年轻人居然将自己的生殖器切了下来。而他刚好是在十八岁那年疯掉的。

在梦的内容中，我的自我背后首先隐藏着那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朋友。“我尝试把时间搞清楚。”我朋友在那部作品中研究了生命的年代资料，同时说明在生物学方面，歌德一生的意义是普通人的若干倍。然而，这个自我又跟一名瘫痪病人进行了对比，“具体年份我无法确定”。梦就这样将我朋友展现得像个瘫痪病人，简直太荒诞了。但梦念却嘲讽道：“自然啊，你（评论家）是个天才，博学多才，他（我

朋友F)却是个疯癫的白痴。可是正好颠倒过来，就不可能吗？”这种颠倒在梦里数不胜数。比如歌德批判那个年轻人是很荒诞的，经常是年轻人去批判了不起的歌德。

我很确定，所有梦都被利己主义动机驱动着。①上述梦中的自我，其实不光是我朋友，也是我本人的代表。由于他的发现的命运好像预示了我的发现将来的命运，因此我把我等同于他了。我若坚持强调性欲在精神神经症病人的患病原因中发挥的作用（参考那位十八岁的病人高喊“自然！自然！”的暗示），就会受到同样的批判；而我已经做好准备，用同样的嘲讽态度迎接它们。

对梦念的研究继续深入，便会继续发现讥讽、嘲笑跟显梦的荒诞性彼此关联。众所周知，歌德之所以提出头盖骨的“脊椎说”，源自他在威尼斯海滩浴场中发现了羊碎裂的头盖骨。我朋友自夸他曾在学生时期策划了一场风波，一名老教授因此辞职。这名曾经（在比较解剖学领域）很有名的老教授，罹患老年痴呆症后便无法工作了。所以我朋友的行动正好有助于反抗这种制度弊端，该制度规定德国大学的学术人员无年龄限制——年龄无法抵抗愚蠢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曾有幸在这样一位上司手下工作，他为人顽固，数十年来一直因智商低下为人熟知，其职位却从未受到威胁。我由此联想到以威尼斯海滨浴场的发现为依据出现的一句话。联系这位上司，医院有些年轻的同事改编了彼时一支流行歌曲：“这压根儿不是歌德写的，这压根儿不是席勒编的……”②

VII

我还在继续思考梦的工作。我必须在精神材料的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形象化处理之外，指出其另外一项活动，尽管并非所有梦中都会出现这种活动。关于这种梦的工作，我不打算做细致探讨，所以只点明一点，猜测是理解其性质最简单的方法

——尽管这种猜测也许不符合实际——其作用只在梦的内容形成后产生。其功能是为梦的各个组成作出安排，使之接近一个连贯整体，一个梦的合成。通过这种方式，梦得到了一种外观（尽管其的确无法将梦的内容全部隐藏起来），据此接纳了被扭曲、被稍稍修改的最早的初步解释。顺便一提，这种对梦的内容的修改，只有在不被细节过分约束的情况下才是有可能的；但其展现出来的梦念，依然可能存在令人惊讶的曲解。解析梦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梦的解析的企图搞清楚。

梦的这部分工作有着格外突出的动机。最后对梦作出的修饰，是为了实现可理解性；这类活动的源头就这样揭露出来了。它对梦的内容的处理，非常类似于正常精神活动对展现出来的知觉内容的处理，在理解梦的内容时，它以之前的一些观念为基础，在感知到梦的内容后，它马上以能够理解的假设为依据，对其作出安排；期间，它承担着风险，可能会扭曲梦的内容，但若无法让内容和所有熟知的事物达成统一，它便会受到最匪夷所思的曲解。大家都知道，在看到一组陌生的符号，或听到一组不懂的词语时，我们不可避免会马上以部分已知事物为基础扭曲知觉，以实现可理解性。

这种梦被完全类似于清醒思想的精神活动修饰过，不妨称其为“构造完整”的梦。这种活动在其他某些梦中很失败，更有甚者，连安排或解析材料的企图都没有，再加上醒来以后，我们感觉自己跟梦的工作最后一部分是统一的，据此判断梦“彻底混乱”。但从分析角度说，这种由不连贯片段胡乱拼凑的梦，跟认真修饰过，且有外观的梦的价值，却刚好是等同的。前一种状况的确还帮我们省了一项麻烦：去除梦的内容的附加成分。

但以下假设也是不成立的：①梦的外观仅仅是人们心理活动的意识动因对梦的内容错误、随意的修饰。梦的工作在构建梦的外观时，频频利用事先展现在梦念中、表

达欲望的想象物，它们的性质跟清醒生活中的“白日梦”是一样的。解析梦时揭露出的表达欲望的想象，多半都被证实是对幼儿期一些情景完全或经过改动的复现，所以梦的外观在部分案例中直接揭露出了梦真正的核心，而这种核心之所以扭曲，是其他某些材料作用的结果。

以上四种活动，便是梦的工作全部的活动。若坚持“梦的工作”的定义就是把梦念转换成梦的内容的过程，必定会得出结论，梦的工作并非创造性的，不会形成想象物，不会作出判断，不会给出结论，其所有功能就是借助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将材料及其修改形象化，最后再加上少许解释性的修饰。在梦的内容中，我们确实也找到了各类事物，应将其视为其他更高级理智功能的产物，然而，对所有梦例的解析都确凿无疑地表示，在梦念中已经完成了这些理智活动，梦的内容仅仅是将它们拿过来。梦中给出的结论，仅仅是复述了梦念的结论；若不对其作出修正，直接引入梦中，也不会让人看出什么问题；但梦的工作若将其移置到其他材料中，看起来就非常荒诞、愚蠢了。梦的内容中的计算，仅仅表示梦念中存在计算；后者都是有理智的，但若其元素接受了凝缩作用，或其数学运算被移置到了其他材料中，那梦的运算结果便完全无法想象了。即便是梦的内容的语言，也由原先的复合产物变成了说过、听过、看过的语言混杂体，在梦念中，这些语言重获新生，准确复现，但其源头却被彻底忽视，其意义也被改得面目全非。

以上观点也许能从下列例证中得到证明。

1. 这个看似纯真、结构完整的梦，是一名女病人做的。

她梦到跟提着篮子的厨子一块儿去菜市场。肉贩在听到她的几句询问后说：“那个再也买不着了。”他把另外一个东西交到她手上说：“这个也不错。”可是她没有接受，又去找女菜贩，对方想游说她买一种成捆、泛黑的特殊蔬菜。她说：“我不

想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那个再也买不着了”一句源自治疗。我曾在几天前用一模一样的句式跟病人解释，童年的早期经验“再也回想不起来了”。在解析中，“移情”和梦代替了这些话。因此，我便成了那个肉贩。

第二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则出现于另外一种情境中。前一日，她责怪厨子（刚好他也出现在了梦中）：“你注意一下你的行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毋庸置疑是表示，对于这种行为，她既不理解，也不纵容。移置作用让这句话中相对纯真的部分进入了梦的内容，但在梦念中发挥作用的却只有剩余部分。因为想象情境已经被梦的工作减弱至完全无法理解、极度纯真的程度，而刚好是我在这种想象情境中，借助一种特殊方式，向那位女士做出了不检点的举动。不过，病人在自己的想象中期盼的这种情境，仅仅是她此前经历的翻版。 ①

2.这个梦含有数字，意义很明显。她正准备去交纳一些费用。女儿从她（母亲）钱包里拿出三个弗洛林，六十五个克鲁斯。做梦者问女儿：“只要二十一个克鲁斯就够了，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

做梦者是从外国过来的，她女儿正在维也纳读书。她要想继续在我这里接受治疗，唯一的条件是她女儿继续待在维也纳。女校长在她做梦前一日来征询她的意见，要不要让她女儿再在学校待一年。这样在之后的一年，她的治疗就能继续了。梦中的数字可以从“时间就是金钱”一句话中获得意义。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即三百六十五个克鲁斯或三个弗洛林加六十五个克鲁斯。而二十一个克鲁斯则是说学年和治疗都余下三周二十一天。这位女士显然出于金钱方面的考虑，拒绝了校长的提议。这便解释了梦中为什么提及钱少。 ①

3.有位女士年龄不大，却已经结婚多年。她听说一个年龄跟她相近的熟人爱丽丝刚订了婚，因此做了这样一个梦：

她跟丈夫在戏院里，前排有一边的座位一个人都没有。丈夫说爱丽丝及其未婚夫也打算过来，可是只能买到不好的座位——用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这种票他们自然不会买。她认为，就算买了，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坏处。

梦念材料中这些数字的源头及其受到的移置作用，是我们感兴趣的点。梦中一个半弗洛林的源头在哪里？在做梦前一日发生的一件小事。她丈夫送给她的小姑子一百五十个弗洛林，对方很快买了一件珠宝，花光了这笔钱。一百五十个弗洛林相当于一百个一个半弗洛林，这点需要留意。至于三张票的三，唯一的解释便是那个刚订婚的女朋友刚好小她三个月。梦中的情境复现了一件丈夫时常用来取笑她的小事。有一回，她心急火燎地为了一场新戏提前买好了票。结果到戏院后，却看到戏院前排有一边基本没人，她那样着急买票，完全是多此一举。除此之外，梦中有个荒诞的细节，两个人要买三张票，同样需要留意。

这个梦的梦念就是：“这么早就结婚，实在荒诞。原本我可以不必这样心急火燎。爱丽丝的情况说明，到了最后，我总能嫁出去的。我的确应得到一个比现在好一百倍的丈夫”（一件珠宝）“我只需耐心等待即可。我的财富（或者嫁妆）要买我丈夫这种男人，足可以买三个。” ①

VIII

我们已经借助前文中的讨论，了解了梦的工作，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过程，尚未发现有什么与之类似。我们好像把过去由梦引发的惊奇全都转移到梦的工作上了。但梦的工作其实只是一系列精神过程中最先被发现的一种，这一系列精神过程

还能引发癔症症状、恐惧症、强迫症、妄想。其他这些过程还具备凝缩作用，特别是移置作用这种固定特征。另外一方面，向形象化形式的转变，依然是梦的工作的特征之一。若这个解释把梦当成了一个独立系列，跟精神疾病的结构并列，那找出类似于梦的形成过程的主要决定条件，就变得更有必要了。若说这些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并不包含睡眠状态或疾病，我们会很吃惊。正常人日常生活中诸如遗忘、口误、笨拙动作和某种特殊错误等很多现象，其源头都跟梦和该系列其他成员的精神机制相似。 ②

移置作用是上述问题的关键，梦的工作的特殊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在深入研究该问题时，我们会发现移置作用最基础的决定条件是纯粹精神方面的，其实质有些类似于动机。解析梦时，应该对那些不可避免的经验进行思考。我在解析典型梦时被迫中止对梦念的报告，因为部分梦念我不愿说给陌生人听，部分梦念必然会在一些重要领域伤害到交往对象。另外我曾补充说，无论选择哪一个梦例，对其解析的报告都会遭遇相同的状况：解析一切内容模糊或混乱的梦时，都会存在一些梦念不得不保密。若我只靠自己，不牵涉其他任何人（如我的梦这种个人经验，一般不会故意牵涉到其他人），继续往下解析，最后总会遇到一些梦念让我惊讶。我对这些梦念的存在没有意识，对我而言，它们是异己的，更是让我厌恶的；所以尽管这些梦念贯彻了解析的过程，无法消除，我却一直竭尽所能想要发出抗议。这种普遍存在的事态只能用一种方法阐明：假设这些思想真的在我的心灵中存在着，且有一定的精神强度或能量，但是由于其处在某种特殊的心理情境（这种情境我称之为“压抑”）中，我无法意识到它们。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种因果关系存在于梦的内容的模糊性和部分梦念的压抑状态（也就是无法进入意识）中间，为了避免被禁止的梦念显露出来，梦只能变成模糊的。“梦的歪曲”的概念就这样出现了，它源自梦的工作，以异化也就是伪装为目的。

为了验证这件事，我会以我选择的解析梦例为依据，研究到底是何种梦念以伪装的形式进入了我的梦，而梦念若不带伪装，多半会被我拒绝。我曾因免费乘车回想起近期花高价跟一名家人乘车，“要是我能得到一次爱的体验，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好了”，便是对这个梦的解释。而我在做梦前没多久，又为这位家人支付了一笔巨额开销。我从这些前后关联中得出了结论：这笔支出让我很心疼。梦中我想获得无偿的爱的欲望，在我辨识出这一冲动后才有了意义。不过，老实说，我付这笔钱时不带半点迟疑。而我本人并未意识到这种相反的感觉流：我对此举感到后悔。说到未意识到的原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跟此处要说的的问题相距甚远。我知道该怎样解答它，可那是另外一种关系了。

若我解析的是其他人的梦，而非我自己的梦，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但会有不同的依据。若做梦者是正常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点明梦念的前后关联，让他辨识出受到压抑的观念。他要是不愿承认，我也没有办法。但如果做梦者患有癔症等神经症，他在接受解析揭露的压抑观念时会更容易，因为这种受到压抑的观念跟他的症状存在关联，因为他用受到压抑的观念替代了这些症状，因此觉得症状减轻。以我之前援引的一个用一个弗洛林五十个克鲁斯买三张戏票的女病人的梦为例，通过解析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她对丈夫估价很低（参考她那种观念：她能找到一个“好过他一百倍”的丈夫），她对这桩婚姻心生悔意，情愿再找一个丈夫。她表示自己爱丈夫，她对丈夫的这种轻视并不为她的感情生活所知，然而，她的所有症状得出的结论却跟梦一样。另外，有段时期，她曾有意地不去爱自己的丈夫，这种受到压抑的记忆恢复后，她的症状和梦的解析的抵抗都消失不见了。

IX

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压抑的概念，同时在梦的伪装和受到压抑的精神材料间建立了关

联，接下来就能用普通的词句表达从梦的解析中得到的重要发现了。我们发现，它们在能被理解、有意义的梦中是没有经过伪装的欲望达成，即梦在那种状况下，展现了一种欲望达成，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欲望，它是我们白天生活的残留，自然能引发我们的兴趣。而对那些模糊、混乱的梦的解析，我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梦的情境再度展现了欲望达成——这种欲望都源自梦念，不过，其展现形式并未被辨识出来，要寻求解释，只能在解析中进行追溯。这种欲望不是受到压抑，不被意识接纳，就是跟受到压抑的思想密切相关，同时以其为基础。所以这种梦就有了这样一项规律：它们是受压抑欲望伪装的达成。这进一步证实了梦能预示未来的观点，这点很有意思。然而，梦向我们展现的未来是我们期待的未来，而不是即将出现的未来。在这一点上，大众坚持了一贯的观点：只相信自己期待的。

可依据对欲望达成的态度，将梦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没有经过伪装，展现的是受到压抑的欲望，这种梦很少出现在成年人身上，一般都是幼儿型梦；第二种展现了伪装过后的受压抑欲望，梦大多都属于这种类型，要理解这种梦，一定要进行解析；第三种展现了某种受压抑的欲望，不过，压抑并不充足或不带伪装。第三种梦通常伴随着能让梦中断的焦虑，这时，梦的伪装被焦虑取代；第二种梦之所以能避开焦虑，要归功于梦的工作。这种在梦中引发焦虑的观念内容，一度是一个长期受压抑的欲望，这点很容易证明。

另有一种清晰的梦，包含着悲痛的内容，却没有悲痛的感觉，所以不能算是焦虑梦，却一直被用作论证梦没有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证据。通过解析这种梦，我们发现它们都属于第二种类型，其中包含着伪装上佳且获得满足的受压抑欲望，而移置作用怎样巧妙地达成了跟伪装欲望的契合，也在解析中展现了出来。

有位女士梦到姐姐仅余的一个孩子夭折了，当时的环境跟几年前姐姐第一个孩子夭

折时，她亲眼目睹的环境一模一样。对此，她并无悲痛的感觉，不过，对于这一情境能够展现她的某种欲望，她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其实没有必要。几年前，姐姐第一个孩子夭折，她在孩子的棺材旁见到了自己爱的男人，跟他交流。显然，若姐姐第二个孩子也夭折了，她便会在姐姐家跟这个男人重逢。她对这种重逢心生渴求，却又对这种感情作出了反抗。做梦当日，她买了一张入场券，准备去听她还爱着的男人演讲。她做的是一种急不可耐的梦，总是出现于旅行、看戏等娱乐活动前夕。梦的情景被移置到最不适合形成欢快感情的事件中，以隐藏她的欲望，尽管此前她确在这种事件中体会过这种感情。梦中的感情行为跟梦境并不契合，它与之契合的是梦的背景中隐藏的真正内容，这点需要留意。梦境是对她长久以来期盼的会面的预示，并无基础能产生任何悲痛的感情。 ①

X

哲学家直到现在都没找到关注压抑心理学的机会。所以为了向这个还未解答的问题靠拢，我们不妨先借助梦的形成中所有时间的发展过程，构建一种形象化意象。我们得出的图示——不光是源自对梦的研究——确实非常复杂，但要想进一步简化却是不可能的。我们假设心灵机构存在两种思想构建的动因，第二种动因的产物可以自由进入意识，而第一种动因的活动要进入意识，只能借助第二种动因，而且第一种动因的活动本身就是潜意识的。两种动因间存在一种稽查作用，能阻挡其他材料，只准许跟自己统一的材料通过。依据定义，被稽查作用阻挡的材料，就是受到了压抑。两种动因间的强度关系，在一些诸如睡眠状态的条件下发生了改变，让受压抑的材料不再被阻挡。若在睡眠状态中，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是因为稽查作用的松懈。先前受到压抑的材料，在这种状况下就能进入意识了。但因为稽查作用只能减弱，不能彻底消失，所以在进入意识时，受压抑的材料一定要接受某种改变，减弱其进攻性，于是，一种动因的目的跟另外一种动因的要求互相妥协，形成了意

识。压抑——稽查作用的松懈——妥协产生，是梦和其他很多心理病理结构的基本形成模式，且我们能观察到，后者的妥协形成也伴随着凝缩作用、移置作用、表面联想的应用等过程，跟梦的工作没有区别。

在解释梦的工作时，我们提出了一个假设，有种“超凡”元素在发挥作用，这点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已经产生了一种印象：模糊梦的形成，就像一个依附于另外一个人的人，被迫说出一些让另外这个人中的人不悦的话。我们就以这个比喻为基础，形成了梦的伪装和稽查作用的概念，同时努力将这种印象转变成心理学理论，尽管还不够成熟，但最低限度，理解起来没有难度。一旦我们在更深入地研究该问题时，有能力辨识出这两种动因了，就有希望发现其中存在证据，能证明我们一些彼此关联的假设：第二种动因掌控着通往意识的路径，同时阻挠第一种动因进入意识。

睡眠状态结束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稽查作用便恢复了自身所有力量，能够把它松懈时进入的事物全都清除出去。不管怎么样，这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梦为什么会被遗忘，并且已经在无数观察中得到了证明。在梦的描述或解析过程中，经常有好像已被遗忘的梦的内容再度出现。这种遗忘后又再出现的梦，通常是我们寻找梦的意义最佳、最直接的方法。而它之所以被遗忘，也就是再度受到压抑，可能就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XI

在了解到梦的内容是欲望达成的展现，其模糊性是稽查作用导致的受压抑材料的改变后，要了解梦的机能就不是难事了。通常都认为梦是对睡眠的干扰，我们的观点却与之相反，一定要将梦视为睡眠的守护者，这很让人惊讶。

我们能很容易地接受儿童梦符合这一观点。无论睡眠包含的睡眠状态和精神改变是

什么样的，其实现都要借助睡眠，这种睡眠不是强加给孩子的，就是疲惫感导致的，另外还要阻挡除睡眠外各种能作用于精神机构的刺激，这样才有可能进入睡眠。我们已经熟知了排除外部刺激的方法，可要掌控干扰睡眠的内部心理刺激，有哪些方法呢？来看看母亲哄孩子睡觉时是怎样做的。孩子不断提出诸如再亲吻他一下、再出去玩一次之类的要求。母亲满足了他的部分要求，另外那些要求延迟至翌日，孩子慑于母亲的权威答应了。格罗勒^①曾讲过一个坏男孩的故事，很有意思，半夜三更，他醒过来冲保姆大叫：“给我那只犀牛。”好孩子不会这样大叫出声，却会梦到自己在玩一只犀牛。因为做梦者在睡眠期间，相信梦展现的欲望已经达成，所以梦便排除了这一欲望，继续睡觉。毋庸置疑，梦象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了信任，因为知觉的精神外表隐藏了这些梦象，儿童的能力尚不足以区分幻觉或想象和现实。

成年人却已具备了区分的能力；他们也明白欲望本身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在漫长的实践中学会了延迟欲望，直至他们能通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改变外部世界，达成自身欲望。所以成年人很少甚至从来不会在睡眠期间借助简短的精神路径达成欲望；一切看似用儿童梦的模式构建的内容，解释起来都会更加复杂。而另外一方面，所有知觉健全的成年人的精神材料都出现了分化，儿童却不会这样。一种精神动因产生后，在经验生活的引导下，主导并束缚着心理冲动，并一直十分严格地坚持下去。而它和意识跟随意运动的关系又让它得到了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武装。因为对生活没有用处，儿童时期的部分冲动被这种动因压抑，一切源自这些冲动的思想材料也都处于压抑状态中。

因为我们用来辨识正常自我的这种动因，集中在睡眠欲望中，它好像在睡眠的心理生理条件逼迫下，将它惯于在白天抑制受压抑材料的力量减弱了。这种松懈对它自身的确是无害的，但这种儿童的受压抑冲动再怎么活跃，作为同一睡眠状态的结

果，它们依然很难进入意识，通往运动的路径也受到了阻挠。不过，一定要避免睡眠被它们干扰。无论何时都一定要假设，再沉的睡眠都存在一定量的自由注意力负责抵御感觉刺激，某些情况下，这种保护会觉得相较于继续睡觉，醒过来是更好的选择。否则，我们能在任意时间被一些拥有特殊性质的感觉刺激惊醒的原因，就无从说起了。一如许久之前，生理学家布达赫（1838年，第486页）所说的，孩子低声哭泣的声音会将母亲惊醒，磨停止转动时会将磨工惊醒，而大部分人都会在别人低声叫自己的名字时惊醒。这种一直保持警惕的注意，同样会指向源自受压抑材料、展现欲望的内部刺激，并与之结合产生了梦，梦这种妥协的产物，让这两种动因都得到了满足。通过对欲望已获得满足的展现，梦为受到压抑或受到压抑的材料促进形成的欲望，提供了精神方面的满足；另外又通过让睡眠继续，使另外一种动因也获得了满足。我们的自我在这方面就像儿童，它们信任梦象，好像想说：“没错，没错，你是正确的，让我继续睡觉吧！”醒来以后，我们对梦的低估，以及在这种低估和梦的混乱、明显不符合逻辑的性质之间建立的关联，可能仅仅是睡眠中我们的自我对受到压抑的冲动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可能还受睡眠干扰物的运动无能影响。有时在睡眠期间，我们也能感知到这种轻蔑的判断。若梦的内容超出稽查作用的范围太多，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这仅仅是个梦而已！”——睡眠因此得以继续。

某些诸如焦虑梦之类的边缘性梦，无法承担起避免睡眠受到干扰的功能，反过来还会将睡眠突然打断，而这并不能作为驳斥以上观点的证据。采取这种做法时，梦仅仅表现得像个忠诚的守夜者，起初，他为了不惊醒市民，压抑干扰，之后他若觉得引发干扰的原因太过严重，他一个人应付不来，为了继续工作， he 就把市民都叫醒了。

梦作为睡眠守护者的功能，在睡眠者的感官受到外部刺激的冲击时格外突出。大家

都知道，睡眠时产生的感官刺激，会对梦的内容造成影响，这一点借助实验便能证明，医学在梦的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很少，这便是其中之一（顺便一提，对该成果的评价过高了）。不过，该成果中还存在一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由于梦中无法正确辨识实验施加给睡眠者的感官刺激，因此解释会有无数种，出现的只是其中一种，而将这一种挑选出来的，很明显只能是独断的精神决定作用。可独断的精神决定作用这种事物，必然不会存在于心灵中。面对外部感官刺激，睡眠者的反应方式有以下几种：醒过来，或是继续睡觉，对刺激置之不理。在第二种状况中，他为了消除外部刺激，或许会借助梦，与之对应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他为了消除刺激，可能会梦到自己处在一种跟刺激截然相反的情境中。例如一个会阴长了脓疮的睡眠者，他免受干扰的方法是梦到自己正在骑马，马鞍是能缓解他疼痛的泥罨剂。①而发生频率更高的是，解释把外部刺激放到了一个正期待被满足的欲望的前后关系中，如此一来，外部刺激就失去了自身的真实性，好像被当成了精神材料的一个组成。所以有人会梦到自己创作了一部喜剧，其中包含着很特别的情节，在戏院演完第一幕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醒来时，声音已经消失了，所以必然是做梦者在干扰消失前成功延长了睡眠，不过，他推断肯定有人拍打过地毯或是床垫，这种推断是对的。睡眠者在被巨大的声音惊醒前做的所有梦，都在努力延长睡眠——哪怕只是延长片刻，用另外一种原因为这种叫醒他的刺激作出解释。

XII ②

一旦接受了稽查作用是梦的伪装的主要原因，便不会再惊讶梦的解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成年人的梦，解析过后都要上溯至性欲。该论断针对的并非那些不带伪装的性内容的梦——通常被描述成“性梦”的就只有这种梦，毋庸置疑，所有做梦者都做这种梦，对其很熟悉。“性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都相当惊人：一是选择作为性对象的人物，二是对做梦者清醒时强加给性欲的各类限制置若罔闻，三是对一

般被认为是“性欲倒错”的很多奇特的细节暗示。但另外也有很多梦的明显内容中并无性欲元素，解析过后，却发现其是性欲的达成；而解析也表明，“前一日残留”，也就是清醒生活遗留的思想，要展现在梦中，只能借助受到压抑的性欲。

个中原因不必用理论阐释，不过，要对该事实作出解释，就应该点明其他一切本能都不会受到文化教育的压制，而对大部分人而言，最易从最高精神动因的掌控下逃脱的本能中，就包含了性本能。在了解了通常情况下，幼儿期性欲表现得都不醒目，且多半会被忽略、曲解后，我们便能推断，基本上所有文明人都保留着幼儿期的性欲形式。由此，我们明白了，受到压抑的幼儿期性欲是如何将最频繁、最强大的动机力量提供给梦的构建的。①

表达性欲的梦，要在梦的显意中展现得纯真，没有性欲，只能借助一个方法。性观念材料绝对不能展现为本来面貌，但务必要在梦的内容中替换成暗示、隐喻和某些相似的间接展现形式。可梦中使用的间接展现形式用不着立即就能看出来，这是其有别于其他间接展现形式的地方。满足这些条件的展现方式，通常都被说成是其代表的事物的“象征”。大家已经留意到，语言相同的人，使用的象征也相同，但使用的象征相同，语言却未必相同，这点非常有意思。因为自己使用的象征有何意义，做梦者并不清楚，所以起初很难找出这些象征关联的源头和它们取代、展现的事物。但这项事实是确凿无疑的，于是解析梦的技术便成了关键。因为要在不知道做梦者的联想的情况下，理解梦的内容的各种元素，或是梦的各种片段，或是完整的梦的意义，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梦的象征作用的知识。②现在我们正在向通俗的解析梦的方法靠近，同时又返回到认为解析梦和借助象征解析梦的方法相统一的古代解析梦的技术。

我们对梦的象征所做的研究还很不完备，却能提供一些一般性论述和很多专业知

识。部分象征意义普遍而单一：皇帝、皇后（或国王、王后）象征父母，房间象征女性，③房间出入口象征身上的开口。大部分梦的象征都表示人、人身体各部位、带性色彩的活动，尤其是生殖器，各类事物都能作为它们的象征，展现出来的效果多半会让人惊讶。男性生殖器用锋利的武器或树干、棍棒这类又长又硬的物体表示，女性子宫则用橱柜、箱子、车厢、炉子表示。这些替代物的共同元素马上就能辨识出来；其他某些象征的关联却很难理解。比如楼梯或是上楼代表性交，领带或是围巾代表男性生殖器，森林代表女性生殖器，在借助其他某些方法找到其内部象征关系之前，我们不会相信它们的象征意义。另外，很多梦的象征都兼具两性的性质，要确定其表示的生殖器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只能联系前后关系。

部分象征传播得很广泛，属于同种语言或文化的做梦者都会遭遇。另有部分象征却是个人以自身的观念材料为依据形成的，只出现在极为严格、特殊的范围内。我们能在第一种象征中识别出某些象征要求展现出一些性观念，从语言的使用方法中，我们能找到相关的直接证据（比如“施肥”“播种”）。另外一些关系到性观念的象征，好像能上溯至人类最早期以及人类概念最模糊不清的功能。形成以上两种象征的能力，当前尚未衰竭。而最近才出现的事物（飞船等）也能马上被用作性象征，且应用范围很广泛。

顺便一提，以下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一旦深入了解了梦的象征作用（也就是“梦的语言”），就能彻底返回到古代解析梦的技术，用不着再去问做梦者对梦有何联想了。我们无法在将个人象征和使用普遍象征时的不稳定性彻底抛开后，断定梦的内容中的任意一种成分需要进行象征性解释，或梦的所有内容都需要进行象征性解释。跟梦的象征作用相关的知识，只会让我们解析梦的内容的一些成分，断然不会让我们放弃之前提及的技术规则。不过，在做梦者联想不够或彻底失去联想的情况下，从它那里能得到有价值的帮助。

在理解大家都知道的“典型梦”和部分人“经常做”的梦时，梦的象征作用同样不可或缺。

若我在对梦展现的象征模式的简短论述中，说得还不够全面，那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我会提醒大家留意，在这个主题上，我们掌握的最重要的知识的一个方面。梦的象征作用大大超出了梦的范畴；其在童话、神话、传奇、笑话、民间传说中，同样影响巨大，并非仅属于梦。我们能借助它，上溯至梦和这些事物的紧密关联。梦的象征作用很有可能是潜意识思维的意象特征，不应假设其是梦的工作的独创。梦的工作的凝缩作用、移置作用与戏剧化用到的材料，都是从这个潜意识思维中获取的。①

XIII

我无意在这篇短文中清楚解释梦的一切相关问题，连我在其中讨论的这些问题，我都不敢说已经解决了。大家若对梦的所有文献资料感兴趣，可参考圣·德·桑克提斯的作品（《论梦》，1899年），若想了解对我的观点的详细论述，可参考我的《梦的解析》（1900年）。①接下来，我只需点明我阐释的梦的工作主题的方向。

我已经说过，梦的解析的任务在于，把梦替换成潜隐梦念，即将梦的工作编织的事物揭露出来。我在采取这种做法时，提出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新问题，牵涉到这种梦的工作自身的机制，以及被描述成压抑的性质与条件。而我另外还确定了梦念的存在——这座最高级、丰富的精神结构仓库展现出了这样的特征：其拥有正常理智功能的所有特性，但在以伪装形式进入梦的内容之前，其不会接近意识。所以我只能假设，由于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做梦——大部分正常人都包含在内，因此基本上所有人都拥有梦念这种思想。梦念的潜意识材料与其跟意识、压抑的关系，在心理学领域进一步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只能先等解析将其他心理病

理结构，如癔症症状、强迫症观念等的源头弄清楚再说。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附录二 论梦的解析理论和实践（1923年）

《梦的解析》最后几版①问世后，出现了一些出人预料的情况，我因此不想再将以下观点作为修订、补充，列入正文，而是将其独立成篇。

I

梦的解析在解析过程中有以下几种技术程序可供选择：②

1. 解析者解析时可依照时间顺序，并要求做梦者在联想时依照其叙述梦的内容的顺序。这种初始方法十分经典，我认为要对自己做的梦做自我分析，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2. 解析者也能从梦中挑选出一个特殊的元素，以此作为解析工作的起点。比如可以挑选最感动的片段、最清晰的片段、最感性的片段，或为了跟清醒时说的话相关联，以梦中说的话为起点。
3. 解析者也可以完全抛开显梦的内容，只问做梦者从自己对梦的描绘中联想到了前一日发生的哪些事。

4.除此之外，若做梦者已经熟知了解析梦的技术，解析者可以让其自行决定从何处开始谈论对梦的联想，事先不要给予其半点指引。

要问以上哪种技术是完美无瑕的，或一般都能得到好结果，我也不知道答案。

II

还有一个问题更加重要，解析工作是不是在抵抗压力下开展的。解析者很快就能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大小。人在压力大的情况下，能顺利找出梦的关注对象，至于梦对这些关注对象说明了什么，却无法辨识出来，一如人努力想将远方或声音很低的对话听个清楚。这时，解析者也许能够确定自己无法跟做梦者达成合作，只要向其提供一些象征可能的解释就足够了，用不着过分参与或提供帮助。

大部分高难度的解析都属于这种类型，所以解析者无法从中获得跟梦的形成性质和机制状况相关的更多信息。而梦的欲望达成可能的藏身处，这个再三出现的问题是解析者最不可能从梦中得到解答的。若抵抗压力过大，解析者就会发现做梦者的联想没有深度，只有广度，面对已经描绘过的梦，做梦者没有产生期待的联想，却持续出现不会引发联想的梦的新片段。

解析工作只有在抵抗程度恰当时，才能正常开展，这时做梦者的联想开始脱离显梦，跟大量的主题与观念产生关联，由此产生了另外一组联想，在被寻觅的梦念中快速聚集。解析者和做梦者只有在这种状况中才有可能实现合作，抵抗压力过大，便无法取得任何成果。

就算没有真的表现出抵抗，要解析在解析期间产生的梦也是不可能的。它们自由解析了隐藏在背后的潜在梦念，这足以媲美成功的创新作品。这种经过艺术加工的作品有着隐约可见的基本主题，虽然这些主题已经做过调整、改动，只是程度深浅不

一。治疗期间，这种梦发挥的作用是，在没有实际内容的前提下，将做梦者的思想与记忆引进来。

III

若不过分严格区分，我们基本可将梦分成从上往下的梦和从下往上的梦。从下往上的梦是（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欲望引发的，借助某种方式，这种欲望在白天残留中得到了展现。可将这种梦视为受到压抑的材料在渗透进清醒生活中。从上往下的梦对应着前一日的思想或是意向，夜里又在自我受压抑的材料处得到增强。分析面对这种状况，多半会努力把潜在梦念引入清醒的思维结构，而不再顾及这些潜意识的关联。这种区分并不是在修改梦的理论。

IV

梦生活可能会在某些分析或分析的某个阶段，脱离清醒生活，一如“连续故事”（白日梦小说）中幻想活动脱离清醒生活。梦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以另外一个梦为起点，前者的次要元素却是后者的中心点，诸如此类。然而，更经常发生的状况是，梦与梦互不干涉，却进入了清醒思维的一些系列。

V

梦的解析分为翻译与评价两个阶段。解析者在第一个阶段中，不能被第二个阶段的一切考虑影响到。一如阅读外语作品，以列维的作品为例，在探讨作品是历史、传说还是列维的评论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作品内容。①

解析者能从一个翻译正确的梦中得到怎样的结论？在这方面，分析实践很难避免错误和高估，这部分对“神秘潜意识”的评估过高，我对此深有体会。因为人们很容

易忘记梦仅仅是种思维方式，跟其他思维方式没什么两样，在稽查作用松懈、潜意识增强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在稽查作用运行、潜意识修正的情况下就会扭曲。

以一个所谓恢复梦为例。若病人在这种梦中表现得好像已经摆脱了神经症的束缚——比如已经战胜了某些病态恐惧，或抛弃了某些情绪依恋——我们便会产生一种倾向，认为其已逐渐恢复，生活步入正轨，诸如此类。这也许是事实，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恢复梦只具备便利梦的价值，也就是为了避免将要开始的另外一部分解析工作，展现出最后恢复健康的欲望。恢复梦借助这种方式频频发生，比如在病人将要进入新的、非自己所愿的移情阶段之际。分析过去几个小时后，部分神经症病人会表示自己已经痊愈了（做了这种梦），原因就是，他们想摆脱那些他们虽不愿意，却还是要在解析中讨论的事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战争神经症病人身上。他们觉得相较于在前线作战，军医给他们做的治疗更加难受，所以他们抛开了原先的症状。这些病人遵守的是相同的经济规律，这两种状况下的康复，已经被证实是短时间的。①

VI

就算是解析正确的梦的价值，要从整体上进行评估，对我们来说难度也很高。若病人身上出现了这种矛盾情结的冲突，那他萌生了这种不想继续治疗的念头，并不表示他的情绪冲动进入了永恒的安宁，也就是这种冲突已获得解决。就算是在包含着相似内容的梦出现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暗示。通常说来，处在这种冲动中的做梦者每晚都会做两个梦，两个梦中展现的态度彼此对立。这种情况下的进展源自以下事实：彻底孤立这两种对立冲突，两个梦都能借助潜意识的增强，得到最大限度的掌握、理解。若情绪矛盾的两个梦有一个被遗忘了，解析者不要觉得只要对一方有好处，就能轻而易举地下定论。两个梦有一个被遗忘了，表示当时的确有一种倾向在

短时间内占据了主导，可实际上，这种状况当天就有可能发生改变，翌日晚上就可能出现跟之前的状况彻底对立的展现。除非对其他所有的展现——清醒生活的展现也包含在内——加以考虑，才能确立这种真实的冲突状态。

VII

梦应该被赋予怎样的价值，跟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梦对医生“暗示”影响的易感性存在紧密关联。一开始，医生也许会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惊讶。^①但更深入的思考会将这种惊讶替换为一种认知：对病人的梦的影响是病人意识思想指引的结果，而非解析者的错误或耻辱。

显梦被分析治疗过程影响是一项事实，用不着再证明。我们的知识储备显示，梦以清醒生活为源头，从其中挑选材料，进行加工。出现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的，刚好就是清醒生活的印象，该印象迅速变成了该过程内部最强大的组成。于是，病人梦到解析者跟自己讨论过的事物，以及自己由此产生的期待，就不是什么令人困惑的事了。最低限度，“实验”梦中熟知的事实揭露出的内容，不会令人困惑。^②

不过，我们从这里进入了另外一个问题：解析者能不能影响或是暗示经过解析揭露出来的潜隐梦念？很明显不能。因为潜隐梦念的某个组成部分，关系到潜意识梦念的产生，刚好能被意识到，做梦者会据此回应医生在他们的清醒状态中说的话，无论这种回应是统一的抑或是相反的。实际上，若能将梦替换成梦包括的梦念，那人对梦的暗示能达到何种程度，就跟被分析的病人接受暗示的影响能达到何种程度这个更普遍的问题达成了统一。

解析者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对梦的形成机制本身和标准意义上的梦的工作施加半点影响。

所有真实的梦中，除了前面讨论过的梦的潜意识梦念这个部分外，都包含了受到压抑的欲望冲动的预示，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梦。可能怀疑论者会说，因为做梦者明白自己应该将它们制造出来——这依旧是解析者的期待——所以它们才会存在于梦中。然而，解析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若某个梦能解析为做梦者此前的经历，那追问医生的影响是不是也能在这种梦的内容中发挥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该问题在所谓的“验证”梦中最为关键，③因为这导致梦好像变成了分析过后的产物。某些病人只能得到这一种梦。病人要复现那些已经遗忘的童年经验，必须要在自己的症状联想与其他信号中构建已被遗忘的记忆，同时将这些构建提供给自己。①之后，这种验证梦就出现了，由于这种梦并非源自做梦者的潜意识，而是听了医生的话才想象出来的，因此人们会质疑其是不是根本没有证据价值。这种含混不清的状况是分析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因为解析者若不为这些病人解析、构建、提醒，那病人心里压抑的东西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若病人在分析过这种“随后产生”的验证梦后，马上觉得自己回忆起了之前一直被遗忘的事，那就表示情况好转了，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就算是这样，怀疑论者还是会说这种记忆是想象出来的，这种感觉也极少出现。这种受到压抑的材料，循序渐进地被通过；一切不完备都会对确定感觉的形成造成阻挠或延后。而且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种潜意识幻想，而非对被遗忘的真实事件的记忆。虽然这种幻想间或也能形成主观的确定感，但难以形成记忆。

那验证梦是否真是暗示的结果？是否真是“回报性”梦？就是那些被怀疑在抵抗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的病人，一味做着验证梦。人们无意利用自身权威或借助争论，让这种怀疑减弱。这种怀疑将一直存续到更深入的分析过程找到其结果之时。在某些

特殊阶段，解析者也许也会有相同的质疑。而同样是这类问题的复杂性，最后让他们确定下来。这跟拼图游戏有些类似，一幅刚刚能放入一个木框的彩色图片被切分成形状怪异的很多片，若能将这些难以辨识、让人困惑的图片碎片成功拼凑起来，就赋予了这幅画某种意义，其设计就变得完美无缺了。这全部的碎片刚好能填满整个木框。——若满足这所有的条件，就表示该问题已经找到了唯一的解答。

对病人而言，这种类比在分析工作完全做完之前自然是无意义的。我因此回忆起跟病人的一次讨论，在他激烈、偏执的质疑中，展现出了一种异常的模糊态度。他对我为他的梦做的解析百分百赞同，而我假设的理论跟他的梦的解析这样契合，让他大吃一惊。不过，他又问，验证梦会不会有背离我的说法的例外？我说他的梦提供了若干细节，而这些细节我一直没有质疑过，然而，此外他在分析中的行为展现，都不带有依赖特征。随后，他又说起了另外一个理论，由于我能在他接受我的解析后给他一个希望，说他能够被治愈，因此他问他需要接受治疗的自恋欲望，是不是不会让他做这种梦。我只可以回答他，我从来没见过梦有这种形成机制，不过我借助另外一种方式确定了这一点。他回想起他对解析毫无了解时也就是解析前做的一些梦。这些梦的分析不可能带有暗示，结果却跟之后的梦一模一样。早期的梦的确不如治疗期间做的梦清晰，他的矛盾的强迫症，在这种思想中再度活跃起来，不过，二者的相似感却让我觉得非常满意。有一项事实不能忘记：人类在精神分析出现前，已经养成了做梦的习惯。

VIII

相较于非精神分析背景做的梦，精神分析期间做的梦对受到压抑的材料的揭露，很有可能达到更深的程度。可是由于这两种状况无法进行比较，这点根本得不到证实。分析过程中对梦的运用，跟最开始的目标相距甚远。另外一方面，要在分析中

揭露受到压抑的事物，借助梦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借助某些潜意识的动机力量，才能阐明这一点，相较于其他时间，这些动机力量在睡眠中能更有效地实现分析目的。病人对解析者的依赖，是此处问题的关键，这种依赖源自病人的父母情结，即所谓移情作用的积极方面。实际上，在很多能回想起被遗忘、被压抑的事物的梦中，要寻找其他潜意识欲望——能划归为梦的形成的动机力量——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从分析理论角度看，认为分析中有用的梦基本都是回报梦，且以解析者的暗示为源头的说法，是正确的。我只想针对我在《精神分析引论》（1916年至1917年，第二十八讲）提出的理论，对这种情况做少许补充说明。彼时我论述了移情作用与暗示的关联，还展现了我们的感受中对暗示操作的认知如何影响了我们结论的可靠性。

我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年g，标准版，第十八卷，第18页之后）中论述了童年早期性发展阶段的种种痛苦经验，向某一复现过程成功转变的机制。我被迫用这些经验解释某种呈现为“强迫性重复”形式、激烈至极的上升驱动力，这种驱动力能战胜以快乐原则为依据、附加于其身上的压抑，尽管不必等到“治疗工作在中途与它相遇，方能减少压抑”。而对强迫性重复发挥促进作用的，刚好就是积极的移情作用，这便是此处需要补充的一点。治疗和强迫性重复之间，就此形成了一个联盟，以反抗快乐原则为初始目标，以确立现实原则的主导作用为终极目标。这种联盟中时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强迫性重复放弃履行自身职责，同时又对受到压抑的欲望只借助梦境的形式回归心存不满，这点在我提及的这篇论文中已经谈过了。

IX

现在，据我所知，创伤性神经症中发生的梦，是梦是欲望达成规律仅有的真正的例外（同上，第八卷，第32页之后），惩罚梦只是表面看来是例外（同上，第五卷，

第557页之后)。我们在后一种梦中遭遇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潜隐梦念的一切材料都没有进入显梦。反过来，显梦中却出现了很多迥然不同的事物，也许会被视为对梦念的反向形成、排斥、彻底对立。我们只能把这种对梦的冒犯当作自我的批判性力量，为此一定要假设，就算在睡眠状态中，自我的批判力量也会因被潜意识欲望达成激活而短暂重建。自我能够借助惊醒回应梦的痛苦内容，它另外还找到了一种避免干扰睡眠的方法：构建惩罚梦。

比如我的《梦的解析》中论述的诗人罗塞格那些有名的梦例，大家必然会质疑其中存在一个受到压抑、带着自大狂内容的变式，但真实出现的梦却告诉他：“你是个受雇的裁缝，才能平庸。”但这样寻觅一个受到压抑的欲望，作为显梦的动机元素，自然毫无用处；自我批评的欲望达成，同样能让人产生满足感。

若能想到以下这点，我们就不会惊讶梦有这种结构了：梦的扭曲在稽查制度中以极高的频率活动，将某种特殊的元素，用对立或是相反的材料取而代之。这不过是朝把梦的内容中的特殊片断替换成防御性抵抗，迈出了小小的一步。接下来的一步会让显梦被惩罚梦彻底取代。针对显梦伪装过程的过渡阶段，我来列举两个典型梦。

在为一名女士分析的过程中，出现了交流阻碍，这名女士对自己的父亲存在强烈的感情固着。在此摘录她的一个梦：在梦中，她只穿了晨衣，跟一名女伴在房中坐着，有位先生走进来，她很窘迫。这位先生却说：“这个姑娘的衣服真漂亮，我之前见过她。”——这位先生同时代表了我和她父亲。不过，这个梦什么意义都没有，除非能将这位先生这句话里的关键部分全都替换成相反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穿衣服真漂亮，我之前看到过。”三四岁时，她曾在父亲房中睡觉。梦中发生的所有事都在暗示：她曾在睡觉期间，为了让父亲高兴，把自己的衣服丢出去。她在治疗期间之所以不肯坦承，动机就是之后她对这种裸露带来的快乐的压抑，也就是她

不愿再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

这个梦还存在另外一个梦境：她正在阅读她的病历的打印本。其中包含着这样一段内容：“有个年轻人杀死了自己的未婚妻——可可——其源头是肛欲。”这种念头形成于她梦到可可^①之际。相较于上一个片段，解析这个片段的难度更高。最终，我发现她睡觉前读了我的《一个婴儿期神经症案例》（1918年），其中的基本观点是，病人看到或想象自己看到了父母性交。她曾在这个病例和自己的病例间建立起关联。而她的病例中还有别的证据，能证明她也看到过这种景象。年轻人杀死自己的未婚妻，把对虐待狂式的性交模式的评价清楚表述了出来。然而，可可这第二项元素却严重偏离主题。她只能由可可产生一种联想，就是她母亲曾表示可会让人头疼，另外她坚持认为，自己还听其他女人这样说过。在此基础上，有一回，她得了母亲那种头疼症，就将自己等同于母亲了。眼下要在这两个梦的元素间建立关联相当困难，除非假设她想摆脱看见性交的后果。不是这样的，她是在表示性交和生孩子没有关联，（一如神话中提到的）孩子是从食物中而来。而肛欲应该是梦中一种解释的意图，为了补足她的婴儿期理论的不足，加入了肛门出生。

X

在梦境中，做梦者的自我会出现两次乃至更多次，一次作为自己，一次隐藏于其他人物背后，让人惊讶。梦的构建过程中的润饰作用，显然是为了消除自我的多元性，多元自我不能跟任何背景达成契合，但其重建借助的却是解析工作。这种多元性在清醒思维中，不会比自我的多种展现形式更突出，尤其是在以下情况下：自我将自身分为主体与客体，或将自身某个部分当成观察的动因，另外一个部分当成批判的动因，与之对应，或对比现在的情境与过去的回忆——那也一度是自我。比如这种句子：“当我想到我以前怎样对待这个人，‘或是’当我想到我以前也是一个

孩子。”至于以下观点则是一种无意义、无根据的猜测，要予以反对：出现在梦中的一切人物，都能视为做梦者自我的分裂或复现。我们只要坚持这样一项事实：解析梦时一定要区分自我和观察的、批判的、惩罚的动因的自我理想。